世界文学丛刊 12

SHIJIEWENXUECONGKAN · SHIJIEWENXUECONGKAN · SHIJIEWENXUECONGKAN

天上的摇篮

责任编辑：杨乐云
封面设计：何燕明

世界文学丛刊第十二辑

天上的摇篮
——罗马尼亚当代文学作品选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25印张 2插页 392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统一书号：10190·162　定价：1.70元

编辑说明

这一辑《世界文学丛刊》选收了罗马尼亚二十位当代作家的作品．内容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游记和剧本。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题材广泛、风格迥异、体裁不同的作品，使读者能略窥今日罗马尼亚文坛风貌。选材以七十年代为主，但也收了若干老一辈作家较早时期的作品。

罗马尼亚文学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倾向，这首先表现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上。在克服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简单化的弊病之后，作家创作的视野有所开阔。而剖析社会、评价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某些挫折、揭露和鞭笞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则已成为七十年代许多小说和戏剧创作的主要题材。在艺术上，作家们也表现了勇于探索的精神，尝试着以多种艺术手段体现构思和主题。

本辑选收的作品，有些是罗马尼亚当代文学的名篇。老作家杰·博格扎的《雅科布·奥尼夏之死》写一个矿工在圣诞节前夕偷乘架空缆车不幸致死的故事。博格扎在罗马尼亚有“报告文学之父”的声誉，从这篇小说里我们也能看到优美的报告文学的风格。通过这个矿工的悲剧，作者对高高在

上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深刻而含蓄的谴责。康·基里察的多部曲《樱花少年》是备受罗马尼亚少年儿童欢迎的读物。本辑选收了该书第二部《白衣少女的城堡》中的部分章节。几个主人公活泼、淘气但生气勃勃的形象跃然纸上，刻画动人。

值得一提的是本辑中的诗歌部分。这些诗不仅风格多彩，而且清新的诗意中蕴含着隽永的哲理，读来耐人寻味。

由于篇幅所限，本辑选收的作品远不足以反映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全部情况。许多作家的作品只能割爱，另一些又只得以摘选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虽然在摘选时我们尽量做到既照顾故事的完整性又突出作品的艺术特色。作品次序按作者姓氏罗文字母先后排列，每篇都附有作者生平及创作简介。

1983年1月

目　　录

小说·散文·游记

诗　　歌

冯志臣译

剧　　本

小说·散文·游记

雨　　中

尤·巴尔布
李家渔译

山峰象一个光秃秃的石灰岩额头矗立在近旁。下面，森林沿着一条山谷绵延出去，林边的枝叶泛着一片新绿。青草被风吹得伏在地上，四外象一个千年沉睡的大海，如今被卷起了滚滚波涛。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星期六的晌午时分，割第一茬牧草的时候。天空时明时暗；太阳时而把人炙烤，时而又失去了全部热力，散发着阵阵凉气，袭击着人们的背脊梁。

他们一共六个人，大家都累了。落在后面的是黎桑德鲁、伊里叶和雷别加。雷别加在战后又获得了烟贩子的绰号，因为他在前线负过伤，回乡后领到了一张卖香烟的许可证。他们是三弟兄，年纪最轻的是马林——户籍簿上登记的名字是伊里叶。他跟两个哥哥一样，给地主家做短工。他还不满十八岁，明天是他成亲的日子。黎桑德鲁跟雷别加一样，也上过前线。三人象是烦恼，又象是友爱地说着话儿：

“怎么啦，烟贩子？”黎桑德鲁想着刚才的话碴儿，问道，“你累了吗？”

“是累了，真见鬼！”

身体残废的雷别加仰望着天空说：

“这混帐的天气！日头一会儿缩进去，一会儿又钻出来……”

他身材又高又瘦，脸色铁青，走起路来左腿微微地拖在后面。人们都知道，瘸子大都是些色鬼。他望望山坡上，看是不是有娘儿们出现。晌午了，送饭的女人们该来了。

黎桑德鲁用一把草擦了擦镰刀，望着小兄弟马林：

“老三，你学会背‘我们在天之父’了没有？要是明天事到临头才从裤筒里去找，可是找不到的……”

“哈——哈——哈——！”大哥雷别加笑了。

马林望了望他，刈着草，一声不响。他感到背上发凉，便不停地挥动镰刀。

直到一个星期以前，一滴雨也没下过。现在呢，下起来就没个完。早晨淅淅沥沥地下了好大一阵，后来停了。到了十一点钟，又是黑云压顶，不一会工夫，小路上便布满了水洼。刈草的人们跑到树下去避雨，并且招呼他们道：

“喂！快到树林里去吧，圣以利亚① 瞧见你们了！”

见你的鬼吧，他们才不去哩！他们并不怕雨，再说他们得把草割完，因为明天是星期日。他们的衬衫后背湿漉漉的，才被吹干，一会儿又得脱下来拧拧。

雨到现在还没有停。一个小时以前，风吹拂着绿绒毯似的田野，地皮被吹干了。可是紧接着，头顶上又是乌云滚滚，闪电掠过森林，在那些深绿色的树冠下面奔窜，天空中

---

① 圣以利亚，基督教司雷电之神。

雷声隆隆。

“你听，雷公公又在打老婆了，这个鬼老头子。”残废人又说，他的眼睛仍然盯着山脚下，想第一个发现给他们送饭来的妇女。

马林停住了刈草，瞪大两眼看着镰刀。

“这是什么，啊？”

一只五颜六色的甲虫从草丛里跳出来。

“我差点把它砍死了。”小弟多半是自言自语地说。

烟贩子又挥动起镰刀来。

“知道吗，在前线的时候，我们也遇上过这样的天气。大雨下个没完没了。你在听我说吗，黎桑德鲁？”

“我听着呢！”

“那雨呀，简直就要把房子掀倒。你随便往哪里一看，到处都是稀泥。要是有这么多黄油抹面包倒不错……”

“我在前线也呆过两个冬天……”

黎桑德鲁咧着嘴笑了，露出满口金牙。接着他又仰起头去望天空。在三兄弟中，他长得最丑，仿佛没有吃过饭似的，身子瘦得象根电线杆，又瘸着一条腿。

“你听说了吗？”雷别加又问道。

“听说什么？”

“我们就要分东家的地了……”

二弟继续刈着草，半信半疑地望望他的哥哥。

“你瞅我做什么？上个星期天，下面皮阿特拉和奥西卡村的人们扛着犁头去耕修道院的地。神父、修道士们，老老少少都出来了，诅咒他们，用大棒子揍他们……”

“谁允许他们这样干的？在我们这儿，只要我们提起这

样的话头，乡警们便如临大敌似的看着我们……”

“还有谁呢？共产党人呗！谁要是象我和你一样上过前线，就不能再旁观。有命令……”

“这么说……”

马林侧耳听着他们的交谈，一边继续刈着草，心里仿佛有什么不痛快似的。远处响起了一声沉雷，就象那座白石山就要坍塌到他们头上似的。他们一齐向上面眺望。

“要知道，在这种鬼天气，送饭的女人们也不会来了。”雷别加有些担心地说。

“她们会来的！因为她们想你了。嘿，嘿，嘿……！”

接着，他们都不吭声了，只听见镰刀的刷刷声。他们搜索着，看草丛里是不是有蛇。残废人感到自己的腿一阵钻心地痛。“都是这该死的天气闹的。”他肚子饿了。活儿还没有干完，天色却越来越暗。草丛里也没有花花绿绿的甲虫闪烁了。一切顿时寂静下来。风住了。

“喂，又要下瓢泼大雨了，我们怎么办？”黎桑德鲁问。

“不会把我们浇化的，沉住气干我们的。要不，一会儿那家伙来了，又得瞧他那副难看的脸色。我不想让他以为我们是在白吃他的饭……”

“来就来吧，我可不怕他！”

二弟厌恶地啐了一口，淡淡地问道：

“烟贩子，要是共产党人也来到我们这里，会怎么样呢？”

“还能怎么样？让他们来好了……”

“是这话。可是，象我们东家这样的富人，我们得让他

们干活。他们不情愿，我们就得逼他们一下。谁没有地，谁就有一份！”

“我们会逼他们的。我们都是穷小子，怕什么？”

雷别加低声地、仿佛开心地笑了。

马林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继续慢慢地刈草。

“你在听吗，老三？”残废人兴奋起来。

“他在听。赞菲拉要给他半顷叫人垂涎的好地哩！明天，他就要变成地主老爷了。有这样一份嫁奁，真是没说的……”

暴雨突然从天而降。开始，它扑打着森林的树叶，密集的雨声汇成哗啦一片。接着，它蔓延到原野上，野草被打得匍伏在地上，默默地闪着碧绿的颜色。

“走，快到树林里去！”在前面打草的三个邻居喊道。他们望着天边和山峰，象是在猜测这场雨究竟要持续多久似的。

“好，我们就去！”黎桑德鲁并不热心地应道。他在心里咒骂今天的一切：骂太阳、骂雨、骂田野、骂那个晚上将要斤斤计较地付给他们工钱的人。他们得把工钱凑在一起，明天给小弟弟举办婚礼。他们的弟弟请不起神父，办不起筵席，跟所有的穷人一样，他一无所有。

“我们怎么办？”烟贩子问。

“我们继续干，要是到天黑还不能把东家的草割完，我们会半分工钱都拿不到的。”

他们这些话全说得平平淡淡，带着内心隐隐的担忧，又充满了鄙夷。

背后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隆声，雷就落在附近树林里的

什么地方。马林吓了一跳。

“你怎么啦？怎么啦？”残废人粗声粗气地问。

小兄弟没有应声。

“他有些害怕……”黎桑德鲁笑道，但仍然禁不住有点担心，“要是撇下女人不去搂抱，活儿又没有干完，特别是现在就要举行婚礼……”

马林想说点什么，但他仍旧闷着头干自己的活儿。他的衬衫紧贴着身子，变得沉重了，带着被淋湿的新草的气味。树林那边，邻居们在向他们招手：

“喂，快过来吧！”

烟贩子向那边瞅了一眼，又听见了天上隆隆的雷声。他有些高兴地大声说：

“呆在树下，雷会送他们去见魔鬼的！”

周围山谷里的回声更大了，空气在颤动，感觉不到雨了。他们执拗地继续干着活儿。没有刈完的草不太多，却也不很少。阵雨过去了，夏天就是这样。浓云垂得更低，把石灰岩山头笼罩住了。

马林感到身上发冷。

“我要到树林里去。”他说。

“别干蠢事，你就在这里呆着！现在你不能躲到树下去！”

“我冷得很……”

“忍着点儿……”

“我受不了啦……”

可是，他并没有去。镰刀柄从他的手里滑了下去，水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他出了汗，现在感到浑身冰凉。“偏偏

在明天我会生病。”他这样想道。黎桑德鲁有一件长衫放在路边。他怜悯自己的弟弟，便放下镰刀向那里跑去。衣服变得象铅一样重，因为雨水穿过草叶，把它浸透了。他拿着衣服往回走的时候，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这衣服很大，给三个人避雨都够。”

“喂，你们俩过来！”他招呼雷别加和马林道，“躲在树下也不好，雨水会象穿过筛子一样滴下来的。你们把镰刀收起，我们挤在一起避一避，等雨停了再干……”

残废人又看了看那块草场，想计算一下他们还有多少活儿没有干，然后转身向黎桑德鲁走来。马林扔下手里的活儿，也走上前来。烟贩子大大咧咧地走着，把镰刀扛在肩上，想向他们表明他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在乎。他的赤脚在草丛里吧唧吧唧地响着。黎桑德鲁看见来到他跟前的烟贩子一双本来就很小的眼睛，因为雨水沿着额头往下流，眯缝得更紧了，便嘟囔了一句：“这该死的瘸子！”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一个雷从头顶上方落下来击中了他们，顷刻之间把他们打倒在地上。

树林里的人们只见一道短促的亮光飞快地在地上一闪，听见一个人的惨叫和那象一根烧红的铁丝一样的闪电撕裂衣服的声音。紧接着，吓人的雷声在离他们这么近的地方响起，以至他们感到整个森林和原野都在一瞬间同时着了火。但是，接着就只能听见雨水扑打野草的声音了，就象有人赤着脚向前后左右奔跑一样。

雨点稀了。妇女们的手忙脚乱也已停止。只听见邻居们在低声哭泣。人们在地上并排挖了三个能把被雷击的人埋到

路肢窝的坑。他们用树条子架着将三人放进坑里，免得自己也触电。然后，在三人的周围填上松土。雷别加那黑油油的脸变得铁青。黎桑德鲁睁着两眼，身子僵直，嘴不能动。马林困惑地望着周围那群黑压压的妇女，她们全淋了雨，衬衫紧贴在身上。

“烟贩子死了。”一个妇女说，“你瞧他……”

“他没有死，而是中了邪了！”

她们的耳语被细雨的沙沙声淹没了。天更凉了。草丛里放着装饭菜的锅子。洋葱汤的酸味打老远就能闻到，玉米粥也凉了。雨水无情地落在陶碗上，妇女们用一块布把它盖着也不顶事。

人们再也不觉得肚子饿了。他们面面相觑，神情木然。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有一个人为了打破那不自然的沉默，问道。

“我们当时正在那边的树下避雨。我们叫他们，可他们不愿意去……”

“他们急着干活，明天那个小的将要同赞非拉一起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

“赞非拉在哪儿？”

“她在另一个村子干活，傍晚才能回来。”

“他们的妈妈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她就要来了，真可怜！”

妇女们恐惧地望着那三兄弟。

“烟贩子好象动了动……”

她们沉默了一阵，可是雷别加并没有动。他身体僵直，眼皮一眨不眨。

“我们把眼皮给他掰开吧，看看他是不是死了。”

“可别去碰他，那样雷也会把你们打着的。”一个老人对她们说，“你们这些疯子，还是躲远点吧！”

“嗬，你这糟老头子别吓唬人。这种事我们也见过。干吗这么凶？三年前，就在伯尔切什蒂村，也有几个人被雷打了。人们把他们埋在土里，有一个人现在照样干活呢，屁事也没有。……”站在前面的一个妇女说。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聚集在土坑周围的人带着一种缺乏怜悯的好奇心望着那三个遭雷击的人。

“他们也该避一避呀！”

“他们当时正在野地里，闪电击中了镰刀，就完了……”

山下传来了一声拖长的呼唤声，人们的心猛的一阵悸动。

“黎桑德鲁——！雷别加——！马林——！我的孩子，你们在哪儿？在哪儿？”

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沿着那满是泥泞的小路跑来。

“他们的妈妈来了，你们闪开点！”

女人们退到一旁，给她让出路来。

喊叫声停止了。那妇女也不再奔跑，她象走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似的，缓缓地向前挪动着步子，她的眼睛仿佛看不见东西了，双手伸出在空气中摸索，指头微微地颤抖着。

“黎桑德鲁，黎桑德鲁……”她轻声地呼唤着自己的儿子，仿佛他就在自己跟前，她不愿意惹他生气似的，“黎桑德鲁，你在哪儿？黎桑德鲁！”

她看见了他们，看见了她那被土埋到胳肢窝的三个儿子；可是她强忍着，不愿意立刻爆发出大声的嚎啕。

“雷别加，我的雷别加，你在哪里，孩子？”

妇女们突然一齐哭了起来。她们背过身去，象是要避开一道刺眼的强光似的。只听见雨点打在草叶上的刷刷声。

“马林，你哑了？你在哪儿，马林？”

她来到他们跟前，两手在空气中摸索。他们要是站在地上，她就可以碰到他们的身体；可是她什么也没有摸着，她又不愿意看他们现在呆的地方。

“你们都成了哑巴啦？为什么不说话呀？”

空气中弥漫着妇女们送来的饭菜的酸味。被雨淋湿的青草味和雨中树林散发出的清新气味都被压下去了。

突然，那妇女呼天抢地的声音爆发了。大伙儿都预料到这场哀恸；可是一听到它，他们都捂住耳朵，在草地上后退几步，仿佛打算走散似的。

“黎桑德鲁！雷别加！马林！你们都在哪里哟？”

她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脚下水洼子里溅起的泥浆落到身旁几个男人的裤腿上。那几个男人正惴惴不安而又集中注意地看着她，准备一旦她有什么举动就上前阻止。

她离埋在土里的三个儿子只有几步远了。但她并不站起身来，而是在草地上往前爬。她挨个儿地看了他们一遍，又回过头去用一种默默的惊异和恶狠狠的神情打量着周围的人们，仿佛是在无声地谴责和质问他们，也象是在寻求他们的解释和怜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向她走近一步，可是她举起一只手怒吼道：

“别碰我！”

老头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仿佛被这声吼叫击中了似的。他只好心情紧张地看着她，被雨水浇湿了的身子冒出了冷

汗。

那妇女在脸色紫青的烟贩子面前停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他那一眨不眨的眼皮，然后爬到面孔同样发青的黎桑德鲁跟前。当她发现小儿子的眼睛还睁着，便要去吻他那干燥的嘴唇。老头一把揪住她的肩头，恶狠狠地把她推到后面去。一时间，人们都觉得老头抓不住那妇女了，只听见她大声喊着："放开我！放开我！"于是，便一齐扑上去，用拳头把她乱打起来。

那妇女很有劲，她几次站起来冲向那刚挖好不久的土坑，可是每次都被推了回去。当她再也无力同那些骂她、向她说一些不明不白的话的人们拼搏时，便侧着身子往下一倒，头贴在地上低声地哭泣起来。

半小时后，乡警来了。警长身穿咔叽布大衣，肩上挎着一枝步枪，枪托在他那肥胖的屁股上一甩一甩的。他打老远就骂开了，人们一声不响地给他让开路。

"你们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呆一会儿？尽给老子找麻烦！娘的！就差出这种混帐事了，别的我全办完了！"

当他发现那三个被埋在土里的人时，便停下来，叉开双腿站定，然后回过头去对跟在身后的两个士兵说：

"快把这些人给我轰走！别他妈的象牛犊子一样站在这里瞧热闹！谁也别呆在我身旁！怎么，这里是耍猴戏，还是你娘生孩子？有什么好瞧的！"

"长官，你别骂人呀！"那老头说，"我们有什么过错？"

"你们有！谁让你们下雨的时候到野地里来打草？鬼才

见过下雨天割草的！”

“你要是有，也会来割的！”站在后面的一个人说。

“住嘴！你们不想活了？”接着，警长用眼睛扫了男人们一遍，随便问其中一个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刚才在树林里避雨的三人之一把经过情况扼要地叙述了一遍。那两个乡警一直望着被埋在坑里的三个人。警长把事情全都了解以后，大声说道：

“谁也不要靠近！小心触电。或者，你们不知道触电是怎么回事儿？”他嘲讽地看了看众人，然后转过脸去对男人们说，“你们跟我到警公所去写一份报告。我那里有你们的编号，就象牲口一样。医生嘛，我派一个士兵去叫，他的家离这里有七个村子的路呢！”

他很生气，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过他也不能马上离开。他看见了那倒在泥水里的妇女，又想骂她；可是马上改变了主意，走到三兄弟的跟前，仔细地将他们打量了一番。

“烟贩子已经死了，”他满有把握地说，话音里带着几分惋惜，多少有点人味，“你们给他点一支蜡烛，听见没有？跑去找神父，叫他马上来……黎桑德鲁还能活到天黑。”他稍微冷静了些，下结论道。

“兴许他不会死，警长先生。”那老头说，话刚出口，他又为其他人听见他多嘴多舌而心慌起来。

“他活不了！”警长不容争辩地打断了他，“这个小的，伊里叶吗……”

“他叫马林，警长先生……”

“他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可是户籍簿上写的是伊里叶。

这小子还能活动，要是他走运的话，能活到明天中午……”

他蹲下身去喘着粗气，从衣袋里掏出手绢擦擦额头。粘胶的咔叽布大衣使他身上发热，他解开了领扣，细雨刷刷地打在他的帽檐上。

“你们为什么不用一块毯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把他们盖起来？”他气冲冲地责问大家。

“到这份儿上他们还在乎淋雨呀？”人群中有人愚蠢地取笑道。

警长没有回答他。人们沉默着。乡警长挨个儿地打量他们，一面用手掌拍着枪托。

“瞧瞧吧，烟贩子，黎桑德鲁，伊里叶，你们不是想要土地吗？现在土地埋到你们的颈脖啦！呸！”他啐了一口，转过身去大步地走了，一面扭过头来嚷道，“你们统统回家去，别在这里搅和了，要不，你们他妈的会倒霉的。让他们三人呆在这里，他们不会感到寂寞的。你们那些到警公所写报告的人，跟我来！……”可是，人群没有动一动，男人们并没有跟着他走。没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警长恼怒地回过头来问道：

“你们没长耳朵？”

谁也没有答话。

“喂，你们那些人，跟我到警公所去写事故报告！”

一个男人老大不情愿地回答说：

“你先走吧，警长先生。我们随后就去……”

雨没有停。天黑下来了，越来越冷。凉风把还没有割的山草吹得伏在地上。山峰被雾气和雨笼罩着，显得更远了。

女人们用手护着在雷别加的头顶周围点起五支短蜡烛。熔化的蜡油扑簌簌滴到湿草上，微弱的蜡光摇曳不定，随时都可能熄灭。一旁，老母亲突然脸色变得煞白。她跪在地上，背上披着不知谁拿来的一块毯子，低声地抽泣着：

“米哈拉凯，你在哪里？看看你的儿子们怎样被土埋到脖子吧！你在哪里呀？……你死了，一个人去了，留下我孤零零地把他们拉扯大。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吧，一棵棵松树一般的小伙子，就快剩下一堆灰了……”

“你别哭了吧！”一个女人劝慰她说。可是老妈妈没有听见，她把手指头插进土里，拔起一把草来。

“人家把他们送上前线，米哈拉凯，象对待耶稣一样折磨他们。老大断了一条腿，可好歹逃出了性命，米哈拉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上帝啊，上帝！……黎桑德鲁也活着回来了，当家的。他一点伤也没有负，身体象一株壮实的树，我苦命的孩子啊！……”

“你别哭了，歇息一会儿吧！”那女人不停地劝她，一面用手掌护着蜡烛，免得被风吹灭。

熔化的蜡油簌簌地滴到草上，烫焦了草叶，发出一股糊味。

“你干的什么事，马林？叫我怎么是好啊！明天是你成家的日子，我的孩子。你就要成家了，现在你却呆在这坑里，孩子，泥土埋着你。上帝啊，你睁一睁眼吧，上帝啊，救救我吧！”

天越来越黑了。烟贩子青色的脸膛在蜡光中显得更加暗淡。他的胡子显得更长了，有人带着一线微弱的希望说：

“没准儿他没有死吧，是警长弄错了。瞧，他的腮帮子

上胡子拉碴的！你们看呀，好乡亲们，叫叫他试试！”

谁也没有走上前去。男人们蹲下来，轮流呼唤老大的名字：

“雷别加，你听我说！睁开眼睛吧！烟草专卖公司发给你卖烟许可证了……”

“烟贩子，你也给我来一盒雷梅夏牌的香烟吧，我也想过过瘾呢。你听见没有？”

“雷别加，你到布加勒斯特去弄一个白铁招牌吧，卖喀尔巴阡牌香烟给我们抽，气死那个酒店老板，因为你卖烟得的酬金多……”

男人们忍着痛苦逗乐，很快就累了。

“神父来了！”有人说。

“看他走起路来多艰难啊，因为没有吃上斋供……”

人们闪到一旁。神父大人身穿一件黑色长袍，胶靴被泥水弄脏了。

“晚上好，我的好乡亲们！”他用手理着搭到耳朵上面的白发，软绵绵地说，“可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他显出惊讶的神情，仿佛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野地里来似的。

天越来越黑了。妇女们闪到一旁，神父这才看见那三个被埋到土坑里的人。蜡烛照着雷别加那张铁青的脸，恍惚不定。神父全然不动声色，他抬起眼睛望了望那已经隐没在黑暗中的山峰，从身上掏出一本黑皮的书，看都不看就念诵起来：

“他是万物的主宰，他在天上维持着绝对的秩序，从而使我们敬畏。他的仆人你能数清吗？有谁不受到圣光的超度呢？那么，人怎么能在上帝面前感到正直无罪，而刚落地的

婴儿怎么会清白无辜呢？看吧，在他眼里，就连月亮也黯淡无光，星星也不是纯洁无瑕。何况人呢？人不过是一只甲虫，而他的孩子，只是一条蛆！……”

赞非拉是神父走后来的。现在，她坐在马林身旁，望着他。雨住了，妇女们拿来几盏灯放在三人周围。黎桑德鲁的脸也变青了，闭上了眼。警长说对了，他是夜里十一点左右死的。人们默默地在他面前也点上了蜡烛。夜过得很慢，尽管天很冷，又刮着风，人们还是不肯离去。周围的湿草被踩倒在地上，一切都散发着糊味。人们把蜡烛一支接一支地点燃。除了母亲时时发出的哽咽而外，四外一片寂静。可是将近拂晓的时候，连哽咽声也停止了。

天亮了。升起的太阳照着土坑周围那些一动不动、身上的破衣服被雨淋湿又被风吹干的妇女。此刻，她们全朝着山坡上望。雾气散开后，她们能够看见山脚下自己的房屋。赞非拉的家坐落在一个山嘴上，马林睁开眼睛，便看见了那涂了白石灰的篱笆墙和那棵作为婚礼象征立在门前的青松。他突然开口说话了，人们象看奇迹似的一下子围拢来。

“赞非拉，赞非拉……”

那姑娘跪在他跟前。她不能靠得太近，因为其他人不让。

“什么呀？”

“那是我们的婚礼松树吗？”

“是的……”

又是一阵沉默。只听得见这阳光明媚的黎明的第一阵风的呼呼声。

姑娘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被土埋着身子的人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双臂，就象要从坑里爬出来似的。可是，手臂不听他的使唤，又一动不动地、无能为力地耷拉在两旁。马林看着自己僵硬的、蜡黄的手指和发青的指甲。

"我要从这里出去，"他带着绝望的信心说，"我要出去，你听见了吗……喂，你们听我说，"他声音尖细微弱地对人们说，"我要从这里出去，出去，我们要举行婚礼……"

他精疲力尽了，又坠入了深沉的昏迷之中。男人们呆呆地望着他。

将近中午，人们走散了一些。警长又来找人了，虽然他明明知道只有医生在场才能写事故报告。他强行把妇女们赶走，用枪推她们，并且威胁要罚她们的款。有些人肚子饿了。神父派人来喊她们。这个礼拜天没有一个人去教堂。可是谁还有心思去做礼拜呢？孩子们被士兵驱赶着往山坡上跑。云在森林上面滚动，变成了雾，可并不能把太阳遮挡。黄澄澄的阳光照着湿漉漉的原野。牧草散发出醉人的气味。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宁静而又暖和的日子，一个办喜事的好日子。

马林醒过来了。他恶狠狠地把母亲从自己身边赶走。

"赞菲拉，你留下跟我呆在这里！"

"我留下。"她顺从地说。

"这些人都回家去，别打扰我……"

男男女女的乡亲们退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了。尽管草稍微干了一些，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坐下。人们一个个都累坏了，但他们似乎都担心会发生意外，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出事，所以不能离开，说什么也得阻止出事。

马林和赞非拉两人单独呆在那里。又传来了慢悠悠的钟声。

“赞非拉，几点了？”马林仰望着天空问道。

“快晌午了。”姑娘轻声回答，仿佛怕被人听见似的。但是，人们离得很远，听不见他们说话。

“我们要迟到了。”

赞非拉不明白他的意思。有一瞬间，她以为马林神志不清了，便没有再说话。

“赞非拉，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姑娘吃惊地望着他，接着低下了头。

“赞非拉，你不会再嫁给我了。”

“为什么不嫁给你？”痛楚地、使人压抑地沉默了片刻之后，她奇怪地问。

“你妈不会再让你……”

“所以我才不能……”

“可是她在哪儿呢？”

“她在家里哭，她不愿意来看你……”

“这会儿她就要跟吹鼓手们在一起了……”

“她还有心思管吹鼓手？……”

几滴眼泪从小伙子那发青的脸上滚落下来。他那麻木的双臂又猛地一使劲，象是再一次想从土坑里爬出来似的。

“去把神父叫到这里来！”他突然决定道，声音也似乎突然增大了。

“做什么？”

“给我们主持结婚仪式！”

赞非拉又象看一个疯子似的看着他。

“也许你不愿意嫁给我了吧？我如今是个残废……”

“你没有残废，会过去的。你既然能说话，就一定会脱险。”

被埋在土里的人的眼里闪出一种不知害臊的欲望，一种男性的放荡神情。

“我再这样呆一天，就会身体健壮地出去。告诉你吧，我会紧紧地把你搂住，就是你把你妈叫来，也别想解脱开！”

姑娘的脸颊上泛出了红晕，她看了看周围。

“别说了，人家会听见的！”

“听见又怎么样？到时候，我要看看你是含苞的花朵，还是已经开过了……”

马林似乎被一种奇怪的念头引得快活起来。他的神情就象是一个马上就要从土坑里爬出来的人，他要向姑娘证明他说的不是空话，要把跟她说的一切都做到。

“我有了力气，我要把你的腰身挤碎……”

当着人们的面，赞菲拉也不感到害羞了。也许她无意识地认为这些话会使小伙子心里感到舒坦。

“你说话呀，怎么不吭声了？”她以一种只有他了解的音调说。

周围一片寂静，小伙子沉默着在选择要说的话。突然，响起了木匠的榔头敲击的声音。马林开始装作不明白，接着他飞快地回过头去看看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人脸色铁青，满腮毛刺刺的。马林的眼睛深处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高兴。

不过，他仍然有些害怕地问：“今天谁还在干活？”

他的问话人们也听见了，因为他几乎是在大声质问。

“也许是谁家的孩子，在敲篱笆墙吧……”

马林聚精会神地听着。那声音在这里听起来象是小提琴演奏的曲子。

敲击声越来越响了。它碰在秃兀的石灰石山坡上，远近的山谷扩大了它的回声。

然而，他那熟悉的耳朵分辨出了男子汉用锄头使劲敲木条子的声音。

“是在给我做宝座吗？”他忿忿地问，瞪大的两眼充满了仇恨的神情，“我不走，我不愿意走。你们快去把神父叫来。还有你的妈，赞非拉。我妈已经在这里了。去叫神父，我们要举行婚礼。按照我们说定的，现在就举行！喂，你们谁去？”

谁也没有动一动。

“马林……”他的母亲放大胆子，低声地呼唤着，又向他跟前爬去，人们好不容易才拽住了她。

“你去吧，妈，你没听见我的话吗？把神父找来。你呢，赞非拉，去叫你妈来，把戒指也拿来，我们要把它们戴在指头上！把吹鼓手们也请来！你们没听见吗，妇女们？”

妇女们害怕地站起来，向山坡走去。其他人困惑地目送着她们。

神父大人不愿意来。晌午过了，天色越来越暗。非常热。看不见太阳，大雨又要来临，从森林那边刮来一阵阵凉风。马林呆在土坑里，咒骂着他所知道的一切神圣的东西。他妈隐忍地听着，小声地央求他：

“马林，你是在造孽，孩子，造孽啊！”

赞非拉领着她妈和吹鼓手来了。吹鼓手是三个干瘦的茨冈人，他们不住地仰起头望着那压顶的乌云。

“你来啦？被埋在土里的人问那长得跟他妈差不多的妇女，语气平静了些。

“我来了……”

“饭菜预备好了吗？”

“预备好了……”

“人们呢？”

“人们都在这里。我也没有请所有的人……”

她以一种嘲讽的目光望着他们，仿佛要让他们作证，表明发生这场灾祸是她无法阻止的。

马林不再看他的岳母了。

“赞非拉，”他对那姑娘说，“你没有带一瓶烧酒来给大伙儿喝？给他们喝酒，把吃的也拿来，然后，我们让吹鼓手演奏。神父不来给我们主持又怎么样？我照样今天举行婚礼！等我从这里出去，我要放一把火把教堂烧掉……喂，提琴手！拿着你们的家伙到前面来。给我拉一段吧，瞪着眼瞧我干吗？”

吹鼓手们强装笑颜，一个跟一个地走上前来。姑娘和她妈回去拿酒和饭菜去了，以便分给众人吃喝，因为已经准备好了，不吃掉也没有什么用处。赞非拉的家不太远，半小时后，母女俩就抬着一个装得满满的酒菜篮子来了。不过在这之前，医生坐着警长的轻便马车沿着泥泞未干的小路来到了现场。驭手座位上坐着赶车的士兵和半路上车的警长。

三人下了马车。警长又开始驱赶人群。他惊愕地看了吹鼓手一眼，不过什么话也没有说，便去注视那新来的脸色苍

白的年轻人了。年轻的医生尽管在路上已经从警长那里了解了情况，但仍然问三个人埋在坑里多久了。

马林仔细地打量他，想猜测自己是否有救。一阵使人痛苦的沉默。空中，有一只贪婪的老鹰在盘旋，它那冷酷的目光注视着聚集在野地里的人群。妇女们又象是被人从后面推着一样使劲往前挤，人们好容易才将她们挡住。

医生什么也没有说。对黎桑德鲁和雷别加，他只是略微瞥了一眼。

“你觉得怎样？”他问马林。

“这泥土把我挤得厉害。”

“你饿吗？”

“不饿。”

“哪儿疼吗？”

“没有。”

“身体直挺挺的，你能活动吗？……”

“我的手仿佛没有了……”

马林略微带希望地看看自己僵直的手指头，但还是不能将它们活动。

“你感到憋得慌吗？”

“有一点儿。”

“是因为心脏，还是泥土挤得你疼？”

“好象是泥土。”被埋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撒谎道，尽管有几次他感到心脏跳动得越来越微弱了。

医生站起身来，又看了看他那开始发紫的面孔，然后同警长绕过好奇的众人走到一旁去。

“他能活吗？”警长悄悄地问。

“只要他心脏好的话……”

“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如果到天黑他不会死的话，我们送他到什么地方去找个医院……”

两人想上那辆轻便马车，但是一道人墙把他们拦住了。人们什么也没有问，可是医生猜到了他们的心思，说道：

“你们让他安安静静地呆到天黑，他不会死的……”

只有男人们心里不由得嘀咕，可是接着他们又都高兴起来。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好乡亲们？”马林在坑里用一种疲惫的欢乐音调说，“喂，吹鼓手，喂，茨冈人，演奏起来吧！妈妈，她们母女俩怎么还没把酒拿来？让大伙儿喝酒。妈妈，到天黑我就好了，脱险了……我得救了，弟兄们！因为我手里没拿镰刀，闪电绕过了我…………”

酒喝光了。人们的脑子晕晕沉沉的，带着愁苦。妇女们仍然没有在草地上坐下。又要下雨了，空气令人窒息。

“赞非拉，我是怎么对你说的？”埋在坑里的人注视着姑娘的脸说，话音里带着柔情蜜意，近于讨好。

“你安安静静地呆在那里吧，安静点……”赞非拉说不出别的话。

吹鼓手们喝足了酒，开始演奏起来。

两只小提琴和一架洋琴发出一些毫无意思的声音。

周围的男人们想大声地说点什么，但这种毫无禁忌的作乐，似乎是一种亵渎行为。他们望着那两个被土埋到胳肢窝的僵硬的死人和第三个人那张越来越发紫的面孔。有些人认

为这得怨那阴沉沉的天气，因为天色又晦暗下来了。只有妇女们高声地说着话，心怀恐惧地望着上面的山坡。有人说，木匠捎话来说活儿已经干完，不知道将那两口做好的棺材怎么办。

两个亲家母跑去追医生，想知道马林究竟能不能活过来。她们等糊涂了，到现在才清醒过来。被埋在土坑里的人一面催促吹鼓手，一面跟赞菲拉说话。

“等我放火烧了教堂后，看看谁来审判我！我去找共产党，跟他们一起来，把那些家伙的土地没收了分下去。我们只要有了土地，就什么也不缺了。我们再不替别人干活……”

他觉得心里憋得慌，但不敢把这件事流露出来。姑娘看见他的脸颊开始变青了，渐渐地，马林从她脸上的恐惧表情猜到了一切。他心里升起了一种对所有人的无比仇恨，又企图活动自己的双臂。他现在从自己身体内部寻求力量，他觉得似乎可以活动双腿了，想到这里，他兴奋地冒出了热汗。接着，他陷入了一种短促的绝望，又同自己拼搏了一阵。他再次呼叫吹鼓手，咒骂他们。他觉得周围的人喝醉了，在嘲笑他。他的两颚又麻木了，就象最初的感觉一样，仿佛戴着一个石膏面具。他语句不连串地说着话，以便忘记全身骨头象得了重感冒似的冰凉。他看了看两个哥哥的脸色，急忙问赞菲拉道：

“告诉我，我的脸是不是变青了？”

“没有。”姑娘撒谎说，心里越来越恐惧。

“你没骗我吧，赞菲拉？……”

“我没骗你……”

他心里又是一阵高兴，叫过吹鼓手来，让他们演奏，并

大声地对姑娘说：

“赞非拉，你在我跟前跳舞吧！”茨冈人似乎愣住了，可是埋在坑里的人斥责他们道：“喂，你们是聋子？”

妇女又开始哭起来。烧酒带来的醉意片刻之间消失了。两位老亲家也没有再回来。天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冷雨。

“跳吧，赞非拉！”马林命令道，“你没听见我的话？”他转过脸去看着两个死去的哥哥，又说，“喂，黎桑德鲁，雷别加，你们听见了吗？吹鼓手们怎样在我的婚礼上演奏啊！”

姑娘一动不动。她大声地哭着，心乱如麻。后来她再也忍受不住了，便站起来，拨腿跑开了。雨点越来越密。被埋在土里的人那越来越青的脸被雨水冲刷着。雨扑熄了蜡烛，熔蜡嗞嗞地落在他身旁。这时，马林才感到无比的恐惧。吹鼓手们懒洋洋地演奏着，请周围的人们原谅。当洋琴和小提琴被水泡湿后，他们也忍受不住了，拔腿向光秃秃的、无情的山坡那边跑去。

〔后记〕 尤金·巴尔布（Eugen Barbu, 1924—）罗马尼亚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杂文与报告文学作家、翻译家，罗共中央候补委员，科学院院士，大国民议会议员，布加勒斯特《文化周刊》总编辑。

巴尔布出生于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工人家庭，1945年毕业于大学文学哲学系。1955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基层劳动》。1957年，长篇小说《坑》问世，使巴尔布名声大震。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易稿十三次，足见作者惊人的耐心和严谨的写作态度。小说以布加勒斯特奥洼图拉

圾站的关闭为背景，淋漓尽致地描绘城市郊区贫民窟的生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作家描写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如酒店老板、电车司机、垃圾工人、苏打水贩子、泥瓦匠、屠户、流氓小偷，等等。他们那悲惨的、滑稽的、荒诞的、冒险的、浪漫的、多情的、冷漠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一部“人间喜剧”。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没有战间文学中那种对城郊生活虚张声势的描写，表达了作家对这个堕落、麻木、无力反抗的世界的同情，和对人间苦难无人过问的状况的愤怒。在艺术上，小说风格独特，作者同时写了许多各自独立的“线”，中间用所谓的“勾子”贯串起来。《坑》的另一个特色是语言生动。郊区市民的俚语、茨冈人的土语、偷马人的黑话等大量涌流，绘声绘色地塑造了一个个小人物的鲜明形象。这部小说对当代罗马尼亚小说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被誉为罗解放后小说创作的里程碑，曾多次重版发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

巴尔布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公》（1969）。这部小说波澜壮阔地再现了罗马尼亚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国家主权任人宰割的一段历史。作者以大量史料为依据，真实地描写了各种力量纵横捭阖的权力之争。小说两个突出的特点是大量的旁征博引和语言的现代化。长篇小说《北郊公路》（1959）反映共产党人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和准备“8.23”武装起义，是这一题材的作品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长篇小说《创世》（1964）反映解放初期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最近一部长篇小说《匿名者》（第1卷，1975；第2卷，1977）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社会、政治、历史面貌的缩影。巴尔布的小说创作语言生动流畅，常常使用民间土话以增加作品的色彩。作者不重心理描写而重情节和结构，常常通过环境描写以烘托气氛（如这里介绍的

短篇小说《雨中》），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巴尔布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文学评论集、戏剧、诗歌、电影文学剧本、游记等作品多部。

巴尔布1970年曾来华访问，回国后写了《中国纪行》一书。他是罗中友协的理事。

短篇小说《雨中》译自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巴尔布短篇小说集《新娘》。

——译　者

请 求 接 见

扬·伯耶舒

李家渔译

十年前，我去登了记。我想请求某人接见，要他为我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那里的人告诉我，为了这件事，我得登记上姓名，留下电话号码，等候通知。

一天，电话铃响了，一个说话带鼻音的人通知我：

“明天上午十点钟，上头的人接见您。”

“谁？”

“您不是请求过接见吗？”

“是的，不过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明天上午十点接见您。”

第二天九点半钟，我到了大门口。传达室的人动手给我写进门条。他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可是，他不会写字。上扫盲班的时候，他经常逃学。他每写一个字用五分钟。

“你要我帮你写吗？”

“不，因为笔迹认得出来。”他回答我。

他十点半钟写好了入门证。我一口气跑到楼上。办公室主任正在织一方台布。她飞快地舞动着织针。我只见过开电

梯的女工才有这样敏捷的手。

"我可以进去吗？"我问。

"不行，"她回答说，"头头有事。他正在喝咖啡。"

"好吧，那我就别打搅他了。"

"趁这个机会，你把这份表填一下吧。"

"一定要填吗？"

"是的，不过你得自觉自愿地填写。"

那份表一共有二十五页，八十五栏，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姓氏，本名，别名"，"喜欢什么颜色"，"父母是否已经去世，多大年纪去世，原因"，"从前和后来有过什么坏习惯"，等等。

我越来越觉得那份表有意思，很乐意地填写起来。再说，用的时间也不算长：六个月我就填好了。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我问办公室主任。在我填表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

"现在不行，"她回答说，"他在抽烟。"

我这个人也是个烟鬼。我知道，安安静静地抽一支烟是一种何等的乐趣。于是，我等了差不多一个月：头头抽的是卷烟。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办公室主任走到门边，从锁孔里往里面瞧了瞧。

"现在不行，他正在打盹儿。"

"如果他在打盹儿，我就不打扰他了。我自己在办公室的时候，要是被甜蜜的睡意缠住了，我不也常常爱打个盹儿吗？"

我于是开始等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过去

了。忽然，我开始感到厌烦起来。

这时，办公室主任正在织台布。

于是我对她说：

“我从小做手工活的时候，手就很巧。您愿意我帮帮您的忙吗？”

“好哇，”她同意道，并且指着一方精美的小台布对我说，“这张也是一个请求接见的人织的。”

一个星期之内，我就学会了织台布，并且动手干起来。我织好了十来张台布后，又问她：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办公室主任从锁孔里瞅了瞅，对我说：

“现在不行，他正打哈欠。”

我心里想：“这说明他还没睡足，并且心情肯定烦躁。我宁愿再等。”当我又织好一张台布时，办公室主任又往锁孔里瞧。

“不能进去，”她对我说，“头头正在剔牙缝儿。”

就这样又过去了五年光景。在这期间，我爱上了办公室主任，尽管她在脾气方面有些小毛病，工作方式也似乎有些落后。我们俩结了婚。婚礼就在候见室里举行的，也没怎么操办，只喝了点可口可乐和咖啡。蜜月过后，有一天早晨，我装着动了肝火，就象过去时代的男人们那样，“请她”——原谅我亵渎了“请”这个字眼——吃了三记耳光。

“告诉我，”我对她说，“你让不让我进去见头头吧；你要再不让，我就杀了你。你是我的妻子，我有这个权利，即使没有这个义务的话。”

她哭了起来，抽抽嗒嗒地对我说出了下面这段动人的

话：

“亲爱的，原谅我吧。我把真情告诉你。我的头头已经不存在了。他死了，被家属运去安葬了。可是，我感到我是这样喜爱这个工作岗位，至今舍不得离开它。于是，我没有把他的死讯告诉任何人。我的工资不高，但工作很愉快，房间又明亮又暖和。你也留下吧，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度晚年的。”

我真的照她的话办了。我们在候见室里安了一个永久性的家庭。谁也没来打扰我们。时不时地，电话铃响了，她就回答道：

“等一等，头头没有空。您下次再来，或者把您的电话号码留下，我们通知您。”

一次，有人送来了一份文件。我们收下了，签了字，将它编了号，并且向那人保证他会得到答复。还有一次，有一个人来请求接见。

“请等一等，”我说，“头头没有空。您把电话号码留下，我们通知您吧。”

如果有人坚持请求，我们就用那份有八十五栏的表格去考验他。通常，人们只能填到第六十七栏就中辍了。我是个例外。

岁月在流逝。用我们的薪水，日子凑合能过。从一个时期以来，再也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谁也不来电话，谁也不送文件来，也没有任何人来请求接见了。在生活的激流中，人们把我们忘记了。不久，我们就要退休了。我们将会有一个安安静静的晚年。只是有时候，当我夜里被失眠所苦的时候，我便躺在床上暗暗问自己：“当年，我到底为什么事去请求上面的人接见我呢？”

意 见 簿

扬·伯耶舒
李家渔译

我突然感到肚子饿得慌，便走进郊区的一家名字优美动听的餐厅。我坐在桌旁，约莫等了二十二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叫了九次服务员，所有用来打招呼的字眼都用到了：“喂”，“服务员”，“同志”，“小青年”，“劳您驾”，“您要是不生气的话……”等等。最后，他总算来了，一副没好气的脸色：

“你穷嚷什么？你又没呆在北风和冰天雪地里，雨浇不着，雪打不着，还不知足！”

我这个人已经习惯于忍气吞声，对别人的挑衅向来不回答。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我问。

“肉排和腊肠。”

“什么肉排？”

“除了猪排，还能有什么？”

“别的呢？”

“什么也没有。”

“我要一片干奶酪，几个西红柿，一份色拉和……”

“先生，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没有时间耽误了。”

又过了二十二分钟，他才回来。

“先生，给我来一份肉排，要瘦一点的。”

“放心吧，我现在就给猪减肥去。”

过了四十五分钟，他把菜端来了。盘子里有一块泡泡肉、一块皮厚得可以用来做军用靴子的猪蹄、一团软骨和几块腱……

“先生，”我说，“你给我的菜没法儿吃。”

“怎么，我强迫你吃吗？你用自己的钱买的，哪怕是拿去喂狗或者喂猫，都与我无关。”

果然，我的桌子下面大约有五只猫，四条狗。它们相安无事地挤来挤去。

“亲爱的，”我说，“请把你们的意见簿给我。”

“什么？”

“把意见簿给我。”

“你想干什么？”

“我要写点……”

“你干吗不呆在家里写？给你的父母或亲戚写嘛，祝他们身体健康，百事顺遂。”

我象大理石一样冷静，象气锤一样顽强。

“你要是不给我意见簿，我就向商业检查处反映。你们有电话吗？”

“有，可是上了锁。”

“把你们的负责人找来。”

“怎么，我是你的听差？”

我只好亲自去找餐厅负责人。我走进办公室、仓库、厨房、洗碗间，最后在酒窖里找到了他。负责人正同他的几个朋友坐在一个酒桶上吃风肉。他们真是开心极了。我把他叫到一旁说，要是不给我意见簿，我就给报社写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负责人一听愣住了。他问我遇上的是哪一个服务员，然后说："很清楚，那是个最无耻的家伙，我明天就解雇他。您请坐回桌旁去，我亲自来招待您。我就不信您不满意而去。"

他们给我上了一份非常出色的瘦肉牛排，那颜色真象是出自伦勃朗的画笔。还有一盘精心挑选的蔬菜，外加烤小面包。

"您要不要先来一份鲶鱼和鳕鱼干？"

"天哪！你们哪里有这样美妙的海味呢？"我惊讶地问。

餐厅负责人悄悄地对我说：

"您放心，为了招待我们尊敬的顾客，我们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再给您来一小瓶存放了十二年的莱茵兰白葡萄酒，您觉得怎么样？"

我象一个国王似的大吃大喝。餐厅主任领着三个招待员围着我团团转。最后，当他们把帐单递给我时，我发现酒和小吃都没有上帐，说这是公司向我表示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接着，他们把意见簿递过来。我取出钢笔写道："毫无疑问，这是东南欧服务最周到的餐厅。"然后，我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餐厅的全体人员一直把我送上汽车，眼里含着热泪跟我告别，向我保证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我，并且谨慎地暗示我：

最好能将他们的好名声写几句登在报纸上。

过了几天，我走进了一家属于同一等级的餐厅。我点饭菜，服务员很有礼貌地回答我，并且给我端来了一份说得过去的肉排。可是，我暗暗想：我何不重复上次的样子，让他们象招待公爵似的招待我呢？于是，我要他们把意见簿给我。餐厅主任亲自把它送来放到我桌上，并且给了我一支圆珠笔。我提笔写道："这家饭馆的服务是不周到的，肉排简直无法下咽，招待员不讲卫生和没有礼貌。"餐厅主任不卑不亢地拿走了意见簿。

五分钟后，来了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胖女人。她自称是管冷餐的，质问我为什么跟她的肉排过不去？为什么要侮辱一个已经有二十五年工龄的老职工？

"你是干什么的？瞧你那股酸劲！你凭什么跟我过不去？我没去把我男人叫来把你的骨头打折，你就该谢天谢地！你这个流氓！"

这时，服务女工开始打扫我周围的地板，命令我马上站起来，并且用笤帚柄狠狠地揍我的小腿。然后，她威胁我说要去叫值勤民警，说我竟敢向她调情，答应送她回家。整个餐厅里的人都望着我。招待员走过来对我说，他不招待发酒疯的人。说着端走了我面前的肉排，同时狠狠地往我的鞋尖上踩了一脚，把我绝对必须的两个趾头踩碎了。当我被他们推推搡搡地掀出门外时，在街上迎面撞见了餐厅主任。他正在给我的汽车轮胎放气，其原因，说是我把汽车停在餐厅的内部存车处了。当我拔腿逃走时，他对我喊道：

"喂，你既然这样爱写意见，干吗不去当作家呀！"

从此，我真不知道走进一家餐厅时该如何是好了：是向他们要意见簿呢，还是不要？

〔后记〕扬·伯耶舒（Ion Băieşu）罗马尼亚当代散文和戏剧作家。1933年出生于布泽乌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曾任《青年火花报》、《蜜蜂》等报刊的编辑和大学生刊物《课堂》主编。

伯耶舒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写诗歌和小品文。他五十年代出版的两本小品文集《痛苦与欢乐》（1956）和《后来者》（1959）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合作化过程中的农村面貌。从六十年代起，伯耶舒致力于幽默小品和幽默小说的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具有幽默感的人》（1964）、《蓝草》（1973）、《消防队员和作品》（1976）和《病态的爱情》（1980）等。

伯耶舒有高度的政治热情，目光敏锐，对社会生活观察深刻。现实世界里的任何腐朽、落后和不健康的思想和作风都逃不过作家的慧眼，受到他无情的揭露、讽刺和鞭笞。他不写长篇巨著，不描绘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然而，他那短小精悍的作品（长者不足万言，短者仅千来字）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击中要害；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他的语言朴素自然，无雕琢之痕，在罗马尼亚当代文坛自成一格。

作为剧作家，伯耶舒写了话剧、讽刺喜剧、电视剧、电影文学剧本多种，如《别让命运孤独无依》（1965）、《宽恕》（1968）、《擦脚毯》（1972）、《基茨米亚》（1973）、《作法自毙》（1974）等。这些剧本大都探讨人在当代世界的人格、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往往把现实与幻想结合在一

起。伯耶舒的戏剧创作深受罗马尼亚杰出戏剧作家卡拉迦列的影响，采用传统喜剧的风格，语言幽默，剧情紧凑，节奏很快。

这里选刊的幽默小说《请求接见》和《意见簿》，分别译自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1976年版《消防队员和作品》和1980年版《病态的爱情》两书。

——译　者

雅科布·奥尼夏之死

杰·博格扎
李家渔译

圣诞节来到了整个日乌河谷。从洛内亚到卢佩尼，这个盛大、哀伤、对许多人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的节日又一次降临了。整个工区笼罩着深沉的、几乎令人压抑的寂静。四处没有一个车轮在转动；事物全僵滞了，万籁俱寂。夜里十二点，最后一列火车从车站开出后，就听不见任何一点动静了。就连晚上十点和清晨四点的汽笛都不曾拉响。

拂晓，薄雾飞快地扩散开来，清冷的、不甚分明的亮光弥漫在整个河谷，天空和大地都仿佛是一团巨大的冰块。半明半暗中，工区象是沉降到海洋的底部，四周的海水冻结了，把它们死死地固定住。一夜之间，寂然无声的圣诞节把河谷推向北方，将它变成一个北极之乡。

万物都仿佛要这样永无止境地被钳住。谁敢轻举妄动，去打破这巨大的冰层呢？

然而就在此时，在这巨大的不安之中，一个人从两百米的高空跌落下来，周围很远的空气都被一声吓人的惨叫震破了。门开了。人们把头伸到窗口。不一会儿，矿务局和贝特

罗沙尼矿业稽查处办公室的电话铃发疯似的响了起来。

“工程师先生，在德尔日阿，有一个人从架空缆车上掉下来摔死了！”

在那个圣诞节的清晨，日乌河谷的第一次电话就是这样开头的。这件事完全异乎寻常和令人难以置信，稽查处处长瞪大了眼睛，对着受话器一迭连声地喊道：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在发生过如此众多的不幸和灾难的河谷，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呢？工程师说不可能有人在那个早晨从架空缆车上掉下来，是因为缆车昨天晚上就停开了。

“他是刚才掉下来的，工程师先生，就在刚才！”电话另一端报告噩耗的人声音沙哑地坚持道。于是，开始用电话呼叫阿尼诺阿萨和佩特里拉的缆车站、线路延伸点和宪兵站。在日乌河谷，从一头到另一头，电话铃长时间地响着。准备度假的人们听着这持久的电话铃声，觉得它有些异样，象是一种不祥之兆。他们伸手拿起听筒，吃惊地听着，无数次地对受话器重复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阿尼诺阿萨负责架空缆车的主任工程师到伏尔坎去了。电话铃声追着他的踪迹四处响起来，终于将他找到。当他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他的回答也跟别人一样，只不过口气里把握性更大：

“不可能！架空缆车从昨天晚上就停开了！”

“那个人死在德尔日阿山谷。他是今天早晨刚掉下来摔死的。雪地上溅满了血迹。”

于是，所有的人眼前都浮现了这幅景象。他们认为这是真事，毋庸置疑。然而，顷刻之间，每个人的脑子里都相继

掠过了一个疑问。他们相互转告，通过群山间的电话线路，将这疑问送向德尔日阿架空缆车站。

“怎么？这是怎么发生的？”

谁也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在每一个有电话机的房间里，电话铃都响过了。在办公室，在工程师的住宅，在缆车线路延伸点，在矿井入口，在四面八方，被通知的人们又去通知别人，大家相互询问。这原是圣诞节，河谷里笼罩着无边的寂静。可是此时，寂静被打破了，电话铃声撕裂着空气，震撼着人们的心。

每个人都被别人从两三个不同的地方呼唤过两三次，又同样通知了两三个不同地方的别人，就象在森林里一样，一百个人相互呼唤，一瞬间就会响起数不清的回声。人人都呆在暖和的房间里不忍离开；而在那一边，在积雪覆盖的群山之间，躺着一个摔得粉身碎骨的人。人们企图从远处了解他为什么死在那个晴朗肃穆的圣诞节早晨？他是怎么死的？

“来几个人用担架把他抬走。他不能留在这里过夜，狼会吃了他的……”从电话的另一端又传来了刚才把人们惊醒的那个沙哑的声音，如今已经语不成句了。通知佩特里拉救护队的电话重新响了起来。

* * *

阿尼诺阿萨的教员来到佩特罗沙尼市广场时，是上午九点四十五分。三三两两的人们已经开始聚集在那里。他走近人群，突然用手比画着对他们说道：

“乡亲们，在德尔日阿那边，发生了一件极大的灾难，我亲眼看见的……”

他其实用不着说明这一点。他的眼睛还充满着恐惧，瞪

得很大，眼神发白。尽管天寒地冻，他的面颊却象死人一样苍黄。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说，从没见过一个人在这样的冷天脸色如此蜡黄。他的目光象死神一样冰冷惨白。

阿尼诺阿萨的教员亲眼目睹了那天清晨的惨祸，因此他有可能了解到电话机旁的人们无从得知的情况。这时，四处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在矿业稽查处，电话铃已经响了十二次。

“对，我听着。他原先呆在吊斗里，后来爬到了外面？可是，我的上帝，他到上面去干什么？”

“他想双手攀着缆索过去？哦，我懂了。”

就这样，在那个圣诞节的早晨，佩特罗沙尼矿业稽查处处长开始调查日乌河谷这起从未发生过的最奇特、最悲惨的不幸事件。下面就是如实写进调查卷宗里的事件经过报告。

* * *

身穿黑色大衣的人们乘坐两辆雪撬从矿务局出发了。警察的大衣显得格外耀眼。佩特里拉的几个人同时扛着担架出发，准备翻越山梁。阿尼诺阿萨的教员也随同雪撬返回他被惨景吓坏了的地点。工区上千个烟囱里静悄悄地飘出袅袅的炊烟。开始，阳光照射到人们的脸上，使他们几乎感到很惬意。帕伦格山出现在眼前。从两侧望去，它宛如一根晃眼的光柱。阳光直射到它那白雪覆盖的山顶，三个雄伟的山峰矗立云天，象是三个壮丽的、由光束组成的金字塔。只有南面的群山，因为掩在阴影里，轮廓比较暗淡，仿佛笼罩着一层淡蓝色的雾霭。然而西面的一切都放射着光华。他们也沿着那个方向走了一阵。雪撬的铃铛优美和谐地响着，使人们被电话铃声激起的恼怒渐渐平息。节奏丰富而又豪放的铃铛

声，恰似一层积雪，铺展在仍然充斥着人们脑子的电话铃声之上，将它整个儿覆盖起来，使它渐渐消失。

到了一个地方，他们突然感觉到了寒冷。雪撬又拐了一个弯，向北面的一条狭窄的山谷驶去。一道山梁挡住了太阳，背阴处是这样寒冷，人们赶忙裹紧大衣，身子瑟缩着。

“昨晚是零下二十度。”一辆雪撬里有人这样说。大家冻得更厉害了。然而，他们要去的北边，却是一片光明。那儿，阳光不仅照着山顶，而且直泻山脚。群山构成一个整体，光芒四射，象是一个辽阔的、面朝南方的白色王国。可是，雪撬仍然在背阴的寒冷之乡滑行。人们只是偶尔才从大衣领子里伸出脖颈，神往而又疑惑地望着前面那巨大的、白亮亮的世界。

他们从另一侧山坡到了佩特罗沙尼的正面，沿着一道更深的河谷向上游走去。接着，他们当中有人抬起头，看见白皑皑的群山之间，有一个黑点高悬在深渊之上，象是一只停在半空里，准备俯冲捕食的老鹰。不一会儿，又看见了一个黑点，也是高悬在深谷之上。随着雪撬的奔驰，半空中那两只猛禽也在白茫茫的群山背景上移动。它们滑翔着，滑翔着，直到它们的轮廓映在无垠的蓝天里。天空中一朵云彩也没有。

那便是缆车的吊斗。不一会，雪撬驶到了它们的下面。山谷两边，坡顶上各屹立着一个高高的铁架。四条缆绳连接着它们的顶端，其高度超出了人世的界限。那儿，就象吊着摆动的梯形吊杠的马戏院屋顶下面一样，正是那冒险与疯狂的王国。人们望着那些黑点，想起自己为什么来到那里，心里不由得掠过一阵寒噤。

他们开始沿着一条羊肠小路，从西侧步行登山。他们将翻越到山的另一侧，那里是悬崖峭壁，峡谷深渊，没有雪撬路。他们抄近路上山。电话铃的丁零声没有了，雪撬铜铃的当啷声也没有了，只有脚下积雪单调的响声。脚踩到雪上喀嚓喀嚓，犹如裂帛一般。由无数铁条构成的电缆支柱在前面逐渐增大，看上去象一张爱克斯光相片。山路越来越难攀登了。人们浑身发热，呼吸开始艰难起来。他们中间有人说道：

“爬这样的山，即使天气再寒冷，你也会浑身冒汗！”

这时，正在爬山的六个人中，有一个人的心上，什么东西痛苦地震颤了一下。他仿佛有所领悟，仿佛那两只相互找寻多时的大鸟在天空相遇了，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使他感到不安。

如果主任工程师这时滑倒在雪地上，他会睡去，进入梦境，说不定就会更容易看见一个四肢摔断，脸上沾满煤渣、鲜血和雪污的人向他走来，又一次重复道：“是的，爬这样的山，即使天气再寒冷，你也会浑身冒汗！”这时，那两只大鸟将会化成一张脸，一个熟悉的名字。队伍中说出那句话的人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正好解开了这一奇异事件之谜，而另一个人的心仿佛领悟到了什么似的战栗了一下。

* * *

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就在那个地方，如今摔得粉身碎骨躺在山那边的人也说过同一句话：

“爬这样的山，即使天气再寒冷，你也会浑身冒汗！”

的确，他汗流浃背，额头、前胸和整个后背都湿了。到佩特罗沙尼的路程才走了一半。接下去，从那里到佩特里拉，还得

沿着日乌河走三公里。

从阿尼诺阿萨到佩特罗沙尼，路上要经过三道深谷，三座高山。下山，上山，再下山，没有比这更累人的事了！每当他爬上一道山梁，看到自己还得下到深谷，然后再登上对面的山梁时，心便被一种无言的愤怒攫住了。"这是地地道道的惩罚！"他嘟囔道，想起自己确实是在受惩罚。

对于受惩罚他并不觉得丢脸。主任工程师曾拍着他的肩膀说："奥尼夏，你应当理解！"他理解了。两个月，天塌不下来！当时，他一点也不觉得遗憾。那是秋天，酿李子酒的时候，有一天他踉踉跄跄地来接第二班。就是说，他走路时打着趔趄。人家不让他下矿井。他挣扎着推开那些人，强行钻进升降机里。人们在井口大声喊叫，可是徒劳。出事了吗？什么事也没有出！大家都承认他没有捅什么娄子。他走进他的坑道，没有跟任何人拌一句嘴，安安静静地干活，结果多挖了一车煤。可是，他们仍然处罚了他。

班长、工长和工段工程师都不想处分他。他们非常了解他——雅科布·奥尼夏。可是，主任工程师是个胆小鬼："我们应当报告布加勒斯特总局。""为什么要报告布加勒斯特？"工段长问他。"你还年轻，"他回答说，"还没有尝过生活的苦头。你瞧吧，有一天别人也这么干，闯出祸来，我们要处罚他，他就会到布加勒斯特去告我们的状。到那时候，人家就会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处分奥尼夏？'所以，我们得把事情报告上去，这样保险些。"

于是，他们把事情的经过报告了布加勒斯特，并且补充说明，雅科布·奥尼夏是一个能干的矿工，在阿尼诺阿萨已经干了十七年，不应当给他惩罚。两个星期后，布加勒斯特

回答说："给予惩罚！把他调到佩特里拉去干两个月。"大家都为他感到惋惜，他们把手放在他的肩头说："奥尼夏，你应当理解！"

他从11月1日开始接受处分。从阿尼诺阿萨到佩特里拉的直线距离是六公里。架空缆车走的就是这个距离。装煤的吊斗在空中走半个钟头。可是他步行着翻山越岭几乎需要三小时。当他上早班的时候，凌晨三点就出发。老婆和孩子都还在睡觉。四点半钟，当汽笛响起，把人们叫起来接班时，他正在爬第二道山梁。到六点钟，当需要签到和领矿灯的时候，他刚到佩特里拉。

他就这样走了七个星期。这段时间，他三个班次都上过。现在，他在上中班：下午两点上，晚上十点下。还有几天，他的灾难便结束了。结束了也好，他实在受不了啦。路途很艰难。他已经穿坏了一双高腰胶鞋。仿佛他这一辈子，从记事时起，他没有做过别的事情，只是在上山下山。在他的头顶上，总是有那象黑色大鸟一样的缆车吊斗飞过。而他却在走自己的路，时而爬上山顶，时而下到深谷。

开始，还是秋天。山坡上到处是叶子已经发黄的象蜡烛似的白桦树。如果只是一次散步的话，这段路再优美不过了。帕伦格山始终在眼前，山脚一片青紫，山顶是皑皑白雪。冬天已经来到了那里，而在德尔日阿山坡上，人们还在和煦的阳光下放牧牲口。

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开始下雨了，小路上满是泥泞，行走非常艰难。他一边同山坡搏斗，一边愤怒地想着布加勒斯特的那些老爷。"让他们到佩特里拉来呆两个月看看！"他们哪里知道阿尼诺阿萨在什么地方，佩特里拉又在什么地

方！让他们到这里来，深夜三点钟，当鸡还没叫头遍的时候在这泥泞路上走一遭吧。以后的日子更艰苦了。雨少了，却下起了雪霰。至少，要是能允许他坐架空缆车就好了！可是，架空缆车是谁也不能坐的。只有线路检查员每天乘车往返一次。检查员站在红色的斗车里，象一个张开双翼的蝙蝠，越过深渊上空。

圣尼古拉节的前一个星期——当时他在上中班——开始刮暴风雪了。三天以后，满山遍野全是白茫茫的积雪。有时候，雪下了一整夜，可是第二天，德尔日阿的人们仍然不得不去攀登那山间的小路。快过圣诞节了，需要钱，他们常常挎一褡裢的苹果或扛一只小猪到阿尼诺阿萨或佩特罗沙尼去卖。

* * *

当奥尼夏到达佩特里拉时，几个寡妇老太太正在煤矿门口向下早班的工人兜售圣诞花。他走进院子，接着他想起了孩子们，便又回去买了一枝圣诞花。两点钟，下井的预备汽笛长鸣起来。他急步向矿井入口走去。院子里，露天放着一只烧得旺旺的大铁炉子，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姑娘在霍霍作响的炉旁烤手。奥尼夏走过她身边，微笑着向她打了一声招呼："你好！"

聚集在井口的工人们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枝圣诞花，便打趣道：

"啊，奥尼夏，你要是把花带进坑道去，你就会看见它将变得多么漂亮了！"

"嗨，雅科布，拿到下面去吧，给马儿去祝贺圣诞节！"

可是，他把花儿留在上面了，交给一个矿车工人保管

着，自己安详地下了坑道。跟他在同一个掌子面上干活的搭当是钦巴地方来的。两人干活十分默契，一个班次挖了十四车煤。

那一天，在整个煤矿，人们的话题离不了葡萄酒、腊肠和猪肉。

三天前，奥尼夏已经把家里的猪宰了。至于酒，他将明天上阿尼诺阿萨去打。他们眼前是乌黑的煤层，可是脑子里却不断地闪现出一块块又红又白的猪肉，就象放在自己家中木盆里的那样。于是，他们更使劲地、几乎是怒气冲冲地操纵着风镐。大块大块的煤滚落在他们的脚边。唯有一向喂养得很好、膘肥体壮的马匹依旧静静地拉着矿车，对于人们普遍的焦急心情无动于衷。就连那匹广知煤矿秘密、具有如此聪明悟性的老马，也没有预感到明天是圣诞节，为此它们可以获得恩典，在厩里休息两天。

然而，为了把事情干好，免得在以后的两天里发生什么意外，从下午五点来钟开始，他们便放下风镐，拿起斧头，动手加固坑道的撑木。到下班的时候，整个坑道又结结实实地打上了一层白色的新木条。煤层几乎看不见了，只能闻到一股清新的松木香气。现在，煤矿在今后的两天里也能确保安全，静静地度过自己的圣诞节了。

* * *

院子里灯光照射，天上飘舞着轻盈的雪花。矿工们微微缩着肩头，象一群影子似的走向大门。每个人的胳膊肘下或者背上，都带着自己那块圆木板。他们相互道别，各自走散，最后只剩下奥尼夏一个人了。这时，他才迈步离去。他从铁路桥上过了日乌河，然后爬上布科维纳工区。黑暗中，

缆车吊斗从空中掠过，它们经过轮箍时发出的清脆的辚辚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今晚是第五次。”奥尼夏想。只不过这次比以往的哪一次都更冷，他在上面会冻得够呛。但是，比起步行翻越山岭来……

在这以前，雅科布·奥尼夏已经有四次偷偷坐过架空缆车回阿尼诺阿萨了。这一次他也要这么做。

人不知鬼不觉，他象一只鸟儿似的直线飞过了那三条深谷。用不着爬坡下沟了。他经过它们的上方，怀着满腔的仇恨和兴奋从高处俯视它们，就象俯视一些如今对他已经无可奈何的死敌一样。山谷宛如一条条无能为力的恶龙在他的脚底下挣扎。它们很想再加害于他，却已是鞭长莫及。他乘坐着架空缆车飞过它们的头顶，每次都觉得自己在它们的咽喉处刺上了一戈，犹如圣乔治飞马踏蛟龙一样。

雅科布·奥尼夏经过布科维纳工区。路旁的两排房子灯火通明。屋里的人们正在准备过圣诞节。屋门前，女人们用脸盆倾倒过碱水的地方，积雪呈现出黑山羊和其他稀奇古怪的动物形状。在他的家里，这会儿地板该已擦洗干净，散发着节日的气息了。

缆车吊斗带着辘辘的响声不断掠过工区的上空。山坡上的什么地方，一群孩子在唱圣诞歌。

在缆车线路的延伸点，奥尼夏象猫一样偷偷地爬上木头塔架。他到了上面的平台，缆车吊斗一只接一只地慢慢经过他的身旁。你只要象在火车站月台上一样，趁火车尚未加速的当儿攀上车厢就行了。他朝监车员的亮着灯光的小屋看了几眼，让过去两只吊斗，当第三只过来时，他把斧头和圣诞花往里一扔，双手使劲地抓住吊斗的边，纵身跨了上去。他

用脚探了探吊斗的里壁，发现一截木头，便飞快地坐到上面。下面，监车员的小屋旁边，一只狗开始吠起来，他低下头，将身子缩成一团。可是，谁能看见他呀？吊斗在高空徐徐地向阿尼诺阿萨滑去。过一个小时，他就到家了。

每一次，当他开始在空中滑行时，都曾幸福地想：那些设想过自己身在天堂，并且向人讲述那里情形的人，脑子太贫乏了。只有当你乘坐缆车吊斗越过高山深谷，用不着去费力地徒步跋涉时，才可以称之为天堂哩。

后面，佩特里拉渐渐隐没下去，它那数十朵灯光有如西沉的北极星座。可是，不一会儿，当他接近佩特罗沙尼的上空时，景色才象难以令人置信的童话世界一般突现在他的眼前。奥尼夏手里拿着圣诞花束，静坐着，观赏着。

放眼望去，人间犹如不停地闪耀着光明的海。万家灯火簇聚成团，绵延到群山脚下，把夜空照亮。市中心，密集的灯光连成一片，分不清朵数。杂至纷呈的电灯就象集市上的人山人海。偶尔，有一盏灯比其他的高出许多，犹如人群中鹤立鸡群的高个子。再过去，是郊区街上的路灯，一盏接一盏，排成直线。更远的地方，灯光逐渐稀落，可仍是东一朵西一朵，一直延伸到夜的尽头。

黑暗中，一条河流穿过灯光的海洋，将它劈成两半。可是，就在它那象沥青一样漆黑的河面上，这里那里也闪动着红红绿绿的亮光，就象一些奄奄待毙的萤火虫。那是火车站。它那二十条线路之间的积雪上，覆盖着煤灰和炉渣，因此，看上去整个儿比夜色还要黑。

从城市里传来一阵阵的嗡嗡声，仿佛一箱蜜蜂发现了一朵香甜的花，争先恐后要把蜜汁采尽似的。在这片灯光海洋

上方，架空缆车载着奥尼夏缓缓地向阿尼诺阿萨飞去。灯光渐渐沉没下去了，但是速度非常缓慢，仿佛整个世界正在滑向无底深渊。架空缆车的缆绳轻轻地、不知不觉地将吊斗引向第一道山梁。

北方，白雪覆盖的群山在黑暗中看得很分明，它们自行移动过来，越来越近，仿佛要跟他拉手似的。当他到了第一道山梁上空时，背后的佩特罗沙尼市还遥遥在望。它仿佛沉到了海底，数不清的灯火融汇成一片巨大而寒冷的光焰。快到第一个线路延伸点了，奥尼夏把身子缩到吊斗底部，以免被人发觉。这样，他感到不怎么冷了。他使劲缩紧身子，紧紧贴住那段木头，以便抚慰一下遍体灼痛的身子。在荒凉、冰冷的山顶上空，缆车吊斗鬼影似的在铁架之间默默溜过。

接着，到了三个山谷的第一个，架空缆车的绳索没有任何支撑，从一边山脊拉到另一边山脊，中间形成一个微微的弧度。吊斗沿着弧线在黑暗中，在深渊的上方滑行。它越过前面的山梁，到达那强大的支柱上面，支撑了片刻，以便获得新的力量，然后立即驶向第二个，也就是最深的一个山谷上面，山谷里，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几点亮光。那是德尔日阿山村的房舍。缆车吊斗在山村上方静悄悄地向前走了一阵，接着便停止了。吊斗的轮子在缆索上滑动的吱吱声听不见了，突然一片寂静。

时间最多不过晚上十点半钟。奥尼夏在吊斗里蜷缩着身子，等待着。他竭力把双手伸进衣袋，可是在衣袋和太短的衣袖之间仍然有一节裸露的手臂，他感到那地方刺骨地寒冷，仿佛他的手上戴着一副冰手铐。疼痛从前臂传到胳膊

时，变得非常剧烈。为了镇住痛觉，他使劲挤压肋骨。在这样的冷天，也许还是步行好。可那样他要过了半夜才能到家。幸好这时不刮风。缆车一会儿就会重新开动。他好不容易卷好了一支烟。

烟快吸完了，缆车仍然没有出发。这时，就在他吸最后一口烟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仿佛被一颗火星点着了一样，顷刻之间一切都毁灭了。

在煤矿里，当瓦斯爆炸时，情况就是这样。矿车线路的铁轨拔地而起，歪扭在空中。坑道里横着头发和衣服烧焦了的死人，间或一匹死马的尸体堵住了去路。

从他坐上架空缆车出发起，瓦斯就不断渗进他的脑海。现在终于爆炸了。他被摧毁得这样厉害。本来可以不发生任何事情的。然而，火花迸射出来，心中的一切全坍塌了，冒着浓烟。一个人怎么会受某种意念的驱使就干出如此倒霉的事情来呢？闪现在他脑袋里的仅仅是，明天是圣诞节！架空缆车不会再走了，得在这里停两天。这个想法如此突如其来，以至于不知道他是否来得及去思考，它就象一道闪电似的掠过他的心间，给他带来了灾难。

瓦斯爆炸了，瞬息之间一切都被摧毁。架空缆车不会再走了。他成了高空、寒冷和死亡的俘虏。他感到非常痛苦。内心的恐惧使他两眼僵直。他以异样的眼神望着世界，就象看一个狡猾的大敌一样。从秋天喝醉酒开始，事情的全部经过在他看来都象是一个为他设置的可怕陷阱。

所有的人这会儿都呆在自己暖和的家里。矿井里和地面设备跟前都已空无一人。河谷里两天两夜不会有任何动静。而他，悬在深渊上空的吊车里，将会饿死、冻死。他想喊

叫，可是，他喊不出来。德尔日阿附近的树林边上，传来了狼嚎。

从现在起，时间将令人多么难熬！他怎么办呢？那些在矿井事故中逃得活命的人们，矿灯熄灭，衣衫破碎，步履蹒跚地走出井口。这个想法涌进他的脑海，继续将他折磨，加深了他的痛苦。然而，无论这些痛苦有多么剧烈，也已开始减弱，代之而起的是控制了他全身的两种明确的感觉：他饿，他冷。饥饿和寒冷不可抵御地、越来越残酷地将他折磨。他感到自己实在忍受不了啦。

这时，帕伦格山那边，月亮升起来了。

哪一个临死的人曾经观赏过这样瑰丽的景色呢？几滴眼泪从奥尼夏的眼眶里滚落出来，流到粗糙的脸颊上，立刻结成了冰。“天哪，我的上帝，救救我吧。天哪，我的上帝……”他嘴里喃喃着，眼睛却木然望着开始展现在他面前的壮丽景象。

群山长长的影子开始活动起来，以一种令人心惊的缓慢速度在地面上滑行。大片的黑暗旋转着，在雪野上移动，带着皇后般的雍容仪态，企图相互连接起来。此时，山顶却闪耀着眩目的白色冷光，闪烁不定，时而变幻成蓝色，在山峰上跳荡，给人以虚幻、寒冷的感觉。月亮静悄悄地在冰冷的、镜面似的天空浮游。北面，群山宛如一座座巍峨的大理石庙宇矗立着。“天哪，我的上帝，救救我吧。天哪，我的上帝！”高悬在深渊之上的人的嘴唇继续机械地喃喃祈祷着。

此时，这幅只有群山的影子在移动的、北极一般的景象骤然变得暖和起来，希望在奥尼夏的心中萌芽了。然而，这希

望犹如在群山顶上跳荡的白光一样虚无缥缈，对命运的操纵无能为力。命运仍然象当初一样，向着这个阿尼诺阿萨矿工的胸脯、心脏和生命压迫下来。

* * *

就象成了传统似的，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夜，野狼同往年一样闯进了德尔日阿的山村，那儿有几个羊圈。开始，只听见低沉的啪嚓声，接着，许多狗发出了绝望的狂吠。不一会儿，所有的家门都打开了，妇女们挑亮了灯捻儿，男人们跑到屋外，扯着嗓子高喊起来。他们拿起草叉，光脚踏着雪地向羊圈跑去。

这场搏斗似乎是在村口进行的。那儿，有几个人喊叫得更加厉害，相互鼓劲。狗群在狂奔，吠声汇成一片。茫茫的雪地上，一些黑点象幽灵似的晃动。看来，野狼偷到了一只绵羊，想叼着它撤回树林子。巨大的红色亮光闪了几次，枪声在山谷里久久地回荡。

雅科布·奥尼夏高悬在深渊之上，观看着下面发生的这一幕。开始时他怀着一线希望；接着，这件事仿佛成了另一个世界里的奇观。这一切对他有什么用处呢？在下面，人们脚踏在地上，可以同野狼搏斗。他们可真不错啊！他的脑海里发出了失望的呼喊：“弟兄们，别让我死在这里，弟兄们！”可是，他的喉咙却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谁能听得见他呢？

下面，犬吠声已经平静下来，野兽显然被赶跑了。可是严寒的巨狼从空中向他袭来，企图把他撕碎。至少，他再也感觉不到血管里流动的热血了。寒冷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那顶始终为他挡风御寒的旧毡帽，如今变得象一张薄薄的卷

烟纸。当他把帽子摘下来，把握紧拳头的手伸到里面去暖和时，他感到额头上有一圈灼热的疼痛，象被硫酸烧着了一样。高统胶鞋里，双脚僵硬得象两截木桩子。他感到肚子饿。剧烈的、难熬的饥饿摧残着他。他觉着胃里有一个空洞，一块真空，将他残暴地折磨，比脚下的深渊更加使人难以忍受。在树林深处，野狼撕碎了那只绵羊，吃饱了肚子。它们真不错啊！所有那些脚踩在地上的人都不错啊！只有他被悬在半空中，寒流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无情地把他吞噬。

然而，临死的痛苦仍然很长，充满着幻觉。他好几次尽力集中听觉，希望象闪电一样掠过他的心头，他觉得架空缆车似乎又启动了。也许只是出了点故障，也许还会出发。想到这里，灿烂的火焰从他的大脑里迸发出来，把人们所熟知的光芒洒向人间：他又将回到家中，呆在暖和的房间里，脚下是用碱水擦洗干净的地板。可是，架空缆车仍然静止不动，僵滞在寒冷的夜空里。如果阿尼诺阿萨的人们知道的话，也许会来救他的。可是，主任工程师将会怎样说呢？当然又要处分他。成千上万的思绪和熟悉的面孔漫无头绪地涌进他的脑海。佩特里拉的同伴，老婆，主任工程师，孩子，阿尼诺阿萨酒店的老板，德尔日阿的牧羊人，都一一来到吊车旁边，跟他讲话，斥责他或劝告他，然后又都消失在黑夜里。

他发现了斧头柄和车底部那段木头，冰凉的脑海里慢慢产生了一个好主意。他把木头竖立起来，开始劈木屑。斧子砍在冰冷的木头上发出空洞的响声。接着，他准确地猛击一下，将木头劈成两半。在月光下，他挥动斧头的神态很象一

个好当家人在干活。不过，如今他被困在那里，与世隔绝了。

他用冻僵的手把第一根火柴伸到木屑下面，可是，火柴燃完了，木屑还是没有点着。他迫不及待地划着了第二根，将它举在木屑堆下面，火柴已经燃到他的手指了，木屑照样没有点着。于是，他拿起那枝圣诞花，用第三根火柴将它点着。纸花一朵接一朵地着了，花瓣扭动起来。他把纸花依次塞到木屑下面去，木屑终于点着了。

此时，也许是午夜过后的一点钟，说不定还要晚些。月亮游过了帕伦格山顶和苏尔杜山口那黑魆魆的树林上空。群山的巨大影子仍然在白茫茫的雪野上慢慢移动。其他一些比较小的、颤动不已、时隐时现的影子表明人类和他们的悲剧在这个无声的黑夜和寒冷王国中的存在。火光映照着奥尼夏的下半身，他的胸部和肩膀的影子，则象巨人似的直伸到吊车外面，消失在黑暗之中，也许一直映到北边那些象一根根白柱子似的、笔直的山峰上。山那边便是萨尔米塞杰图察①遗址。雅科布·奥尼夏是这个古老地区的最后一个达契亚人。他守着一堆松枝篝火，在野地里过夜。然而，在两千年艰苦的岁月里，在那千百万孤独无助、夜夜与篝火为伴的人们中间，曾有谁比他更痛苦、更悲惨呢？

在德尔日阿有一个老牧羊人。自从被国王的宪兵打了一顿之后，他就变得有些呆傻。在那个悲惨的夜晚过后的第二天，他听说了夜里发生的事情，他对人们说：赶跑狼群以后，大约鸡叫三遍光景，他又一次来到门外，不禁吓呆了。

---

① 罗马尼亚历史上达契亚国的都城。

在山峰之间很高很高的地方，他的眼睛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地狱的一角。黑夜里，那儿有一口装满柏油的大锅，就象教堂墙壁上绘的罪人下油锅的那种，有个人被火红的烈焰烧烤着，不停地扭动身子挣扎。被这幅偏偏在圣诞夜看见的地狱景象吓坏了的牧羊人马上回到屋里，跪下祷告起来。过了一会，他从窗口向外看，只见火焰熄灭了。又过了一会，装油的大锅也消失了。

* * *

阿尼诺阿萨的教员的老婆秋天生孩子时死了。佩特罗沙尼东正教神父请教员在圣诞节的第一天去望弥撒。大清早他就离开了家。天气干冷。他爬上第一道山梁，接着爬上第二道山梁，然后走下德尔日阿山谷。突然，他看见了小路上昨夜搏斗的痕迹：积雪乱七八糟，狗与狼厮打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大撮一大撮的毛。不一会儿，他看见了血迹。他感到一阵恶心。雪白的医院病房，偶尔出现的鲜红血迹，这一切都还记忆犹新，他的整个心身还为之感到痛苦。

为了不看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场面，他抬起头仰望天空。第一瞬间，他便看见了那件正在酝酿的不寻常的事件。高空，在架空缆车线上，有一个人骑在吊斗的边上，正在向下张望，仿佛要目测山谷的深度。他怎么到了那上面？他想干什么？可是，教员来不及细细思索。

他站在那里，只见吊车上的人又考虑了片刻，便双手抓住缆索，将双腿悬在空中。接着，又犹豫了片刻之后，那人便双手交替向前移动。教员的胸膛憋得透不过气来，他一辈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他明白了：那个人想手攀钢索越过深渊，到达立在山顶的支架上。他得攀四十米左右。教员

感到自己顷刻之间就要晕倒了。

在蓝天下，吊车和人成为两个不同的斑点。那人身影慢慢地远去。当他举起一只手向前伸去的时候，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眼看有脱离缆索的危险，于是他急忙伸出另一只手。接着，他的一只手痉挛着，仿佛要抓住一只鸟似的举起，另一只手也迅速移动，避免一只手承受全身重量。两只脚仿佛要帮助他向前移动似的扑打着空气。

可是，他象一个力乏的游泳者似的，眼望着遥远的岸边，两只手移动得越来越费劲了。他离开吊车已约摸有十来米远。他双手吊在缆索上停下休息以便积蓄新的力量，这个时间也越来越长。有一次，他举起一只手想向前移，可是很快又缩回原处。教员看着这情景，死亡的恐惧穿遍了他的全身。

空中，吊在缆索上的那个人再也没有力量往前移动了。他双手抓住缆索停在原地，两条腿垂死挣扎一般蹬踢空气的次数越来越稀少。教员的心猛烈地狂跳，喉咙里感到一股血的咸涩味。接着，解脱危机的时刻到了。

一只鸟飞过架空缆车线路上空，也许上面那个人还看到了它，他的最后一个念头是："啊！我要能长上翅膀该多好！"然后，他两手一松跌落下来。他的手脚在空中痉挛着，划动空气，发出呼呼的声音。与此同时，他也象是落在教员的身上一般，把教员从头到脚劈为两半。

* * *

圣诞节的头一天。当佩特罗沙尼人登上山梁时，远远望见下面德尔日阿山谷里有一大群人在雪地上慢慢移动。从佩特里拉抬着担架去的人们正在那里等待着。

那地方正是狼群退回树林时经过的道路，地上还保留着夜里那场搏斗的痕迹：一撮撮的毛，一摊摊的血迹。从空中摔下来的人着地时，积雪象被击碎的石头一样溅得到处都是。他的身子摔得粉碎，肉、骨头、衣服、染上鲜血和煤渣的白雪模糊不清地搅和在一起，冻结成了颜色不同的一整块，看着实在叫人揪心。曾经蕴藏过他的整个生命，但并没有能将它保全的那两只大手肿胀着，颜色发紫，肉皮也不见了。他的脸是完整的，朝着天空。两只僵死的眼睛望着他跌落下来的高空。现在，他的全部斗争已告终结。架空缆车线路下面的山谷，就象咽喉被刺了一戈的恶龙，已经凶恶地报了仇。刺它们的人摔在最深的山谷里……

空中的吊车象一只黑色的怪鸟。山谷两边，铁塔架矗立云天。

佩特里拉的人们扛着铁铲走来，准备铲开积雪。

* * *

运送死者的队伍经过阿尼诺阿萨时正是午饭时分。所有的窗口都有脸色阴沉的悲伤的人们目送着队伍过去。大家都认识雅科布·奥尼夏。他在圣诞节的第一天突然死去，使他们心里感到深深的悲痛。

为了把遗体停放在里屋，必须经过厨房。厨房的木盆里，放着几天前宰好的猪肉。孩子们站在木盆周围哭泣。雅科布的妻子揪着自己的头发，呼天抢地。当死者被抬进去的时候，在场的人鞠躬致哀；然而，他们的脸上与其说带着虔诚，莫如说流露出一种阴沉的、有几分吓人的表情，一种痛苦的无声的抗议。

他们中间的又一个人突然死了。他不该死。

* * *

两天后，当架空缆车重新开动时，人们检查了全部吊斗。在雅科布·奥尼夏乘坐过的那只吊斗里，他们发现了斧头和圣诞花。那枝花只燃了一半，残存的花朵被煤灰染黑了。

1945年

〔后记〕杰奥·博格扎（Geo Bogza）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和散文作家，罗作协副主席，科学院院士，大国民议会议员。

博格扎1908年生于罗马尼亚著名的石油城普洛耶什蒂。在家乡度过童年之后，十三岁考入加拉茨航运学校学习，四年后肄业回乡。二十岁时独自一人在肯皮纳创办刊物《乌尔姆斯》，从此登上文坛。他的早期创作受到风行一时的先锋派的影响，写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诗歌。1934年以后，博格扎脱离了先锋派影响，创作了不少感情纯洁、炽热，几乎具有古典主义一般明快风格的爱情诗（《愤怒、爱情与死亡之歌》，1945）。博格扎半个世纪以来创作的诗歌作品汇集在1978年出版的大型诗歌选集《猎户星座》里。

博格扎对罗马尼亚当代文学的主要贡献是他为数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1933年以后，博格扎充分发挥了他作为抒情诗人和散文作家的杰出才华，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他在这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使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摆脱了报刊文章的如实报道，提高到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真正的艺术高度。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在罗马尼亚被确认，并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盛行一时，是与作为开拓者的博格扎分不开的。他当之无愧地被公认为罗马尼亚报告文学之父。他

深入广泛地调查现实生活，把社会上富于戏剧性的、活生生的、震撼人心的事件和人物写进作品，象摄影艺术家一样，从不同的高度、距离和角度摄取生活的画面，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他的报告文学集《石油世界》（1934）、《鞣革匠》（1934）、《石头之乡》（1935）等，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劳苦大众的痛苦生活，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和对罪恶的旧制度的抗议。《日乌河谷的人们和煤炭》（1947）、《宏伟的大门》（1949—1951）、《面对原子》（1955）等，反映了解放后建设新制度的人民的斗争与业绩。1940年初版、1976年修订再版的《奥尔特河的书》以拟人化的手法，把奥尔特河作为罗马尼亚民族的象征，描绘她的英雄形象，歌颂她战胜重重艰难险阻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博格扎的作品文笔犀利，语言洗练，诗意浓郁。他曾多次荣获国家的高级勋章和奖章，并于1978年获得全国作协大奖。

这里介绍的短篇小说《雅科布·奥尼夏之死》创作于1945年，是博格扎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说选译自布加勒斯特海鸥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景与情》一书。

——译　者

白衣少女的城堡（选译）

康·基里察

李家渔译

故事梗概

白衣少女劳拉从首都来到某城奶奶家度暑假。这里是樱花少年的家乡。劳拉早就熟悉这个少年小组的种种英雄行为，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慕之情．想同他们交朋友，并约他们一同去探索一个古城堡的秘密。可是，在结识他们之前，劳拉却同樱花少年小组的成员发生了种种误会。奶奶对劳拉管束过严，不许她出门活动。她忍无可忍，逃离奶奶家，独自一人去寻找古堡。在古堡附近野兽出没、蛇蝎满地的深山密林里，三个前去考察古堡的古钱币学家发现了劳拉，为了她的安全，把她带进古堡。由于考察任务紧迫，他们没有来得及把原因告诉她，只让她呆在一间小屋里不许乱动。劳拉以为自己被坏人绑架，便通过一个过路的牧羊人捎信给樱花少年，但仓促之间忘了在信中写明古堡的位置。樱花少年立即出发寻找和搭救白衣少女。他们一面派人沿着送信人的踪迹侦察，一面到附近古堡遗址去搜索。在发掘一个古迹废墟

时，他们发现了参加修建那座神秘古堡的大臣留下的一份文件。文件用一连串的哑谜描述古堡的位置和构造。樱花少年们绞尽脑汁，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费尽辛苦，找到了古城堡的后门。他们经历了种种艰险和周折，终于打开了藏在石柱内的、连接古堡前后院的暗道，揭示出了这个全国最神秘、最隐蔽的古堡的奥秘，并为国家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樱花少年与劳拉相见了，他们之间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第 一 章

一

夏日的宁静笼罩了这座小城。青少年们从大清早起就到河里洗澡去了。院子、街道、住宅区到处是一片空旷、慵困和寂静。

炎热、倦怠和无所作为，特别是几个同伴的突然离别，使樱花少年们的心里非常难过。维克多出国了，他去参加一个为期几周的青年夏令营活动。约内尔跟全家到老远的外地度假去了。乌尔苏在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特别是他将参加一场同全国青年拳击冠军之间的友谊赛，为此正在作准备。剩下的人——玛丽亚、丹和卢奇娅只得读书、写字或者沉湎于梦想之中，艰难地打发日子。

要不是狄克那天到学校去找狄莫菲伊老爹的话，说不定我们的樱花少年还得好多天无所事事哩！

你们猜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在校园的水井旁……站着一个姑娘！那姑娘皮肤黝黑，波浪似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穿

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狄克还没有到那样的年纪，他还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用手捂住嘴巴发出轻声的惊叹："天哪，她长得多漂亮啊！"我们这个头发蓬乱的塌鼻子小男孩对那姑娘的印象是最实际、最具体的，他只对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她是谁？"

为了不被对方发现，免得在姑娘面前脸红，我们这位樱花少年心里盘算，作为一个侦察员——这个头衔是他临时自封的，没有征得任何人同意——最好的办法莫如潜入校园，找一个最隐蔽的观察所。狄克比任何人都更熟悉学校那些明的和暗的通道，以及每条通道的入口和出口，因此，不到一分钟，他便从一棵大树后面跳过了篱笆墙，然后象蛇一样绕过树丛和花坛，钻进那座高大的石头台阶下面一个三角形的洞里。他把这个洞当作观察所，在黑暗里调动他的视觉、听觉和感觉神经，监视着那个奇怪地出现在校园里的白衣少女。

一头波浪形黑发的姑娘一动不动地站在水井旁，两眼茫然地望着蔚蓝的天际。她的姿势给小男孩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一位跟我姐姐一样，看来正在心里默念着诗歌哩。当那姑娘摇了摇头，并且象劈斩空气一样把手猛的一挥时，狄克立刻作出了一个对她不太友好的判断，不过他很快就进行了纠正："这一位大概有点痴呆……也可能有一只黄蜂跟她捣乱了吧。"可是，没想到那姑娘经过石头台阶时，竟用一种恶劣、刻薄的语气说："这个城里的探子真愚蠢！"这句话使狄克的一切思路全停滞了，甚至使他的嘴微微张着合不拢来。暂时，他再也作不出任何别的判断了。过了几秒钟他才定下神来。为了表示他不肯轻易示弱，他朝姑娘远去的方向

使劲地伸了伸舌头，接着又威胁地补了一句："你等着瞧吧，机灵鬼！"

二

狄克需要第一个可以透露秘密的知心朋友。两秒钟内他就选定了丹。这一选择是不得已的，因为早上为了一朵花他跟姐姐吵翻了。就是说，他没有得到玛丽亚的同意就把花园里最美丽的一朵鲜花摘去制作精美的标本了。玛丽亚责备他时，他先说她是个爱嫉妒的姐姐；后来，当玛丽亚越来越提高嗓门的时候，他却不吭声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朝她做鬼脸，面部表情和舌头配合得如此巧妙，任何漫画家和喜剧演员看了都会嫉妒得要命的。他跟乌尔苏倒是没有吵嘴，可是谁知道上哪儿去找他呢，因为乌尔苏每天上午都要到远处河边的什么地方去进行秘密训练。

丹正在屋后一棵老胡桃树的浓荫下专心看书……小机灵鬼狄克把自己在校园里的经历告诉了他。丹瞪着两眼听他讲述，并没有打断他，尽管内心的好奇已经到了极点。

"你肯定她不是我们城里的人？你敢担保？"

"就象我可以肯定我姐姐是我们城里的人，并且还是一个讨厌鬼一样！……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再说，她们俩也非常相象，"狄克想起了早上那场鲜花引起的风波，说道，"两人都一样叫人恶心，并且都跟我过不去。"

"她到我们城里多久了？"

"我说不准，但我猜想她刚来不几天……"

"你是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

“根据她在我们校园里和街上走路的样子。看得出来，她不是第一次走在那些地方的。”

“啊！这么说，她到这里有几天了，还不想来认识我们！”丹立即注意到，“她一定有点儿自命不凡。”

“她甚至还嘲笑我们呢。她说我们城里的探子真愚蠢。”

“这说明她发现你了，并且听说过我们。她说你是一个愚蠢的探子，的确是想嘲笑我们。她是语意双关。这说明她并不傻。”

“不，她是个傻瓜。我要给她点颜色看看！”狄克气愤地说。

“给她什么颜色看？我们应当采取外交方式，稍微使她规矩一点。如果她是一个能干的女孩子的话……”

“她傲慢极了，我亲眼看见的。”小机灵鬼又火了，但是马上就平静下来，“可我们怎么才能够稍微戏弄她一下呢？”

“我们来给她写一封信吧。”丹提议道，“可由谁交给她呢？谁来充当那看不见的邮差？”

“还能有谁？你要是同意，我化装成邮差。”

“你知道她住在哪里吗？”

“不等你写完信，我就会侦察出来。”

这样，起草信的事不言而喻落到了丹的头上，他也毫不推委地接受了；狄克呢，立即承担了侦察的任务。

三

于是，傍晚时分，中学附近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个怪模怪样的人。他是一个男孩子，穿着一身破衣裳，一只眼睛用白绷带扎着，头戴一顶尖尖的圆帽，手里拄着一根粗木棍。他一瘸一拐地走着，一面用那只好眼睛察看每一个院子、阳台和花园。最后，受伤的人疲乏地坐在人行道边上，用手揭去眼睛上的绷带，一面嗑着瓜子，一面偷偷地用两眼注视着面前那户人家阳台上的情景。

阳台上，一个皮肤黝黑、穿一身洁白连衣裙的姑娘正在同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太婆说话。通过姑娘的手势，飞快地嗑着瓜子的受伤者已经明白了七八分：阳台上进行的交谈并不那么友好。但是，他一句话也听不见。在极其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他重新把绷带拉上遮住那只受伤的眼睛，然后瘸得特别厉害地横穿过马路。他悄悄地往对面的人行道边上一坐，又开始嗑起瓜子来，一面侧着耳朵象录音机似的把阳台上的对话记录了下来。

“我跟你说过了，劳拉！”老太婆厉声威胁道，“你跟这里的二流子们没有什么交道可打的……这一点你必须明白，别再罗嗦了！”

“好可恶的老婆子。”受伤的人在心里说。

“奶奶，我求求你，千万次地求你……”说这话的人声音象银铃般清脆。

“你爱到哪里去散步都可以，”老人用一种普普通通的语调继续说；受伤的人马上评论说她的嗓子是令人恶心的，

象破锣一样，“可是，我不许你交朋友。你爹把你交给我照料……我说了算，劳拉！我不听你的请求，没有什么可通融的。”

“可是爸爸说……”

“别提你爸爸了。孩子们怎么成长，我比他清楚。他也是我拉扯大的……尽管说他理当感到惭愧才是……从你还是这么一丁点的小人儿起，他就没来看过我了……”

受伤的人没有看见老太婆比划的手势，可又听见白衣少女银铃般的声音了：

“奶奶，你听我说呀，你想想看，这么长时间一个人孤零零地呆着。这简直是一种折磨。我还不如到爸爸那儿去……”

“可是，我一个人呆了这么久也没有抱怨过。不许你再跟我说‘还不如到爸爸那儿去’，我会气坏的……你很清楚他在什么地方。”

“奶奶，原谅我吧，我不是成心要气你。真的，好奶奶……我这样说是因为爸爸教育我要诚实……”

那个命运如此不幸、眼睛和腿都受了伤的男孩有好大一阵不再听见阳台上的说话声。他没有回过头去，因此，他没有看见白衣少女正纳闷地两眼紧盯着他。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暗自问道。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找出答案，一只样子凶猛的鬈毛狗已经从院子里窜了出来，站在他面前狂吠，露出利齿向他威胁，完全不考虑他那副可怜的模样。瘸子在心里咒骂着，可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在那只狗的背脊梁上狠狠地揍几棍子。

白衣少女的声音把他从好斗的思想中解脱了出来：

“奶奶，你有一小块面包吗？我看我们家门口有一个讨饭的孩子。真可怜！他瞎了眼，又断了腿。我想，他还是个白痴……”

受伤的人真是倒霉透了。那条狗不停地对他汪汪地狂叫，而白衣少女又发现了他……于是，他象处在这种情况下的其他聪明绝顶的男孩一样，当机立断。他慢慢地站起身来，瘸着腿在人行道上走了两步，然后，猝不及防地朝那只可恶的鬈毛狗猛揍了一棍子，接着又狠踢了它一脚。直到那条狗开始哀嚎起来，他才拔腿飞也似的跑了。他跑得如此之快，那条狂叫着的看家狗即使没有负伤和没有失去勇气的话，大概也不可能追上他……

四

狄克一口气跑到了丹的家门口，他还没有工夫，或者大概忘了把眼睛上的绷带扯下来，把身上的装束脱掉。

“你到这里来干吗，二流子？”丹的妈妈的声音在院子门口迎着他，“你想让我把狗放出来咬你？……”

丹惊奇地注视着那个毫无顾忌地跨进他家院门的流浪儿童，过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了他的身份，于是急忙过来说，可是已经晚了：

“算了，妈妈。你知道他……”

“什么算了！我看你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搅在一起了！出去，流浪汉！格里威、阿佐尔！快给我咬！”

狄克无可奈何。尽管他知道丹的妈妈呼唤的是两条想象中的狗，他仍然退出了院子。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又从房子

后面的什么地方绕了回来。绷带没有[illegible]上的一道口子却又增大了好些，因为跳篱笆墙的时候，有一个树杈他没有发现。丹听他讲了侦察过程中的倒霉经历，安慰了他一番；然后，尽管天色已经相当黑了，他仍然用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把那封写了整整一下午的信念给狄克听：

“尊敬的不相识的姑娘，如果我是一个诗人，这封信将全部用诗写成。因此，请原谅大自然没有给我这样的天赋。但是，我把世上男青年所可能具有的一切才华献给你。你的容貌无时无刻不萦回在我的眼前……”

“天哪！你可真能编瞎话。”狄克打断他说，“你从来没有见过她……”

“你不明白这是一封信吗？继续往下听吧：‘你象一个洁白的仙女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他的皮肤是黝黑的……”

“嘘——！‘你在虚幻的世界里翱翔，引来了众多英俊而无畏的面孔向你瞩目。我同他们奋力搏斗，直到筋疲力尽，为的是能够享有这样的幸福：独自将你观看，抚摸你的脚印，亲吻那抚慰过你的面庞和金发的鲜花……’”

“什么金发？我对你说过，她的头发象沥青一样乌黑……”

“是的，你说得对。这里应当改一下。”丹同意道，“不过，‘象沥青一样乌黑’不行，没有诗意。我们再找一个别的比喻。”

“乌黑，乌黑……”狄克思索道，“乌鸦的羽毛！……不行！带有贬意……还有什么是黑的？……小狗冲比的尾巴……墨水！爸爸用的墨汁！象墨汁一样漆黑……你觉得怎么样？”

“不行，不好听。”丹说，“象木炭一样黑……”

“不，我不喜欢这个比喻！……我们怎么想不出一种又黑又漂亮的东西呢？”

“我有主意了。你看怎么样？我们就象诗人们那么办。当我们想不出形容某个事物的词儿，我们就找一个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用的万能钥匙，诗歌语言的万能钥匙。比如：‘绝妙的’……或者‘神奇的’。‘你那神奇的头发’。‘神奇的’，可以！接着往下念吧……‘然而当那给别人带来幸福的黎明到来的时候，我却被带到一个悲伤的世界，就是说现实的世界，因为它隐藏了你的容颜，遏止了我的胆量，扩大了我的悲伤。’”

“等一下。你不觉得‘扩大’这个词使人联想到‘扬声器’吗？……真的，丹，你别生气。”

“嘘……‘我想你是一个慷慨、高尚的姑娘，你的心灵充满了崇高的、炽热的情感。你随时准备去抚慰那些巨大的痛苦……因此，请用你那动人的目光垂顾一下我这个听到你的脚步声心就狂跳不止的神秘青年吧……’这句话是受爱明

奈斯库① 启发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狄克对丹的话信以为真，“不过‘神秘青年’这个说法……”

“嘘！——‘重新给他从前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欢乐，特别是鼓起他飞到你的心房的希望吧。而如果你觉得这个愿望太大胆了，请你至少允许他握一握你的纤手，听听你用银铃般的嗓子轻声告诉他你的姓名吧！’……”

“你怎么知道她说话的声音象银铃似的？你真是说得一点儿也不错……”

“生就一个诗人的心灵，你有什么办法呢……”

“是吗？……”狄克表示怀疑道，“刚才说到头发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诗人的心灵呢！……”

“你也别妄加评论了，最好还是听着……‘让他离开你那永生永世珍藏在他那博大和善良的心中的容貌。而你要是愿意的话，过一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以后，请你再次来到我的面前……’”

“我担心那时候她会变得跟她奶奶一样了。”狄克心里暗暗想道。

“……‘你会发现我仍然在将你等待，只有唯一的一种感情才会使我这样坚贞、专一。迷人的陌生姑娘，请你接受

① 米·爱明奈斯库（1850—1889），罗马尼亚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

我如此惴惴不安而又满怀希望地向你提出的约会吧，明天下午六点钟请你到大众公园来，我在那条凳子上等你。凳子后面是那个比任何别人都更卓越地赞颂过爱情的人——伟大的爱明奈斯库的塑像。’怎么样，狄克？你说说看！这封信准能把她引来相见……”

“这我可不信。”

“为什么，塌鼻子？”

“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姑娘，她要是接到这封信，肯定会无动于衷，冷若冰霜。”

“你说的是一个姑娘？！”丹惊讶地问，“你以为一个姑娘对我这封信能不动情？”

“对，卢奇娅就是的。她会向你论证心里是没有房子的；人的嘴里不可能有银铃，只有集市上才有；不是所有的鲜花都能去吻，因为有些花是苦的，更不要说荨麻等等了。我对她非常了解。”

“可是你的白衣少女准来，狄古肖尔①。你想想吧，孤单单地一个人在这里，突然有人给她写信，并且又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啊！……她一定会来。我们怎么把信送给她呢？”

“这就得看我的了。你什么时候把它给我？”

“你要是等着，我这就给你。如果不，就明天早晨。可你要注意别让她发现是谁给她的，要极其秘密地给她。”

“她要是真来了，我们怎么收场？你知道……”

“她要是真来？你知道我们怎么办？我们躲在塑像后面那棵大橡树上，并且事先给她准备好一个纸条。我们让她在

① 狄克的昵称。

那里等上半个钟头，然后用弹弓把纸条给她射到怀里去。”

“你打算在纸条上写些什么呢？”

“无非是这样一个意思：‘……讨厌的、傲慢的陌生姑娘，我们是想戏弄你一下，好叫你的鼻子别再翘得那么高，别再那么自命不凡。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同意吸收你加入我们的组织。——两个樱花少年。’你觉得怎么样？”

“太棒啦！……告诉你吧，丹。有一次我曾经想，你就象我们化学老师说的那些傻瓜一样，有点笨头笨脑；可是我现在才感到，你实际上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明天早晨我来找你。”

丹张口结舌地听着狄克讲的话。莫非这小家伙是在嘲笑他？可是，他说得那么天真呀……

五

进家门前，狄克小心翼翼地扔掉了他那身破衣服，免得引起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免得招来父母的责备。父母问他到哪里瞎逛去了，他只是含糊其辞地回答了一声。而当爸爸对他说玛丽亚有客人时，小家伙便心里忐忑不安地向那间淡蓝色的、窗户很大、摆着钢琴的房间走去。但是，因为看见屋里没有穿洁白连衣裙的姑娘，他便只是闷声闷气地道了声“晚安”，并且厌烦地皱了皱鼻子。他这副脸色尽管被玛丽亚和卢奇娅视若无睹，却引起了乌尔苏的微微不安。

“你怎么啦，狄古肖尔？”大个子问，“足球踢输了？”

乌尔苏的问话使狄克猛然一惊，顿时谈笑自若起来。

“什么？！哪有的事！我们把他们刷得惨极了。五分钟之内，我们连进三个球。比分七比二，因为天黑中断了比赛。”

“你大概一次射门就踢进两个球吧！”卢奇娅讥诮他说。

“不，我可怜了你。守门的是你那个黑炭团表哥，你知道，就是那个下巴上长着个吸盘的角色。”

“我那个黑炭团表哥昨天就到海边度假去了。你大概把他跟你那个到山区去了的表哥弄混了吧！”

“说实话，狄克，你究竟上哪里去了？”玛丽亚斥责他说。

“采集植物标本去了……樱草花、羊齿草、蘑菇、水荨麻……”

“采集的植物在哪儿？哪怕一片荨麻叶，一株羊齿草……”

“在哪儿吗？”狄克正思索一个同学的名字，可是想起刚才卢奇娅表哥的事，便马上诌出另一个回答，“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一只小羊羔，它饿得真可怜，我把那些植物给它吃了。那羊羔特别小……刚生出来……”

“要是它妈能够在七月里把它生出，真是一头了不起的母羊。”卢奇娅接过去说道，“你不知道开春的时节才有小羊羔活蹦乱跳吗？”

“说到头来，你们干吗老是盘问我？是我把那些植物吃了，行了吧！它们好吃极了，特别是荨麻，吃下去什么事也没有。现在你们没有什么好问的了吧？”

其他人真的不再问狄克什么了，可是几乎大家都知道小机灵鬼对他们隐瞒了什么事情。塌鼻梁男孩子的眼睛不再那么炯炯发光了，他意识到自己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便打算改变话题：

“可是你们聚集在这里干什么！是冲比的生日吗？”

“我们收到了维克多从索尔兹伯里写来的信。”乌尔苏回答他说，“就是说，玛丽亚收到的。他也问候了你，说是给你买一个了不起的手电筒。”

狄克一把从玛丽亚手里夺过信来，一口气读下去。当他读到手电筒的地方时，忍不住蹦了起来。

“嗨！你们看着吧！用这手电一照，我会叫你的脸也变白净的……”后面这句话是对玛丽亚说的，正在这时，他想起了另一个肤色也很黑的、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就连……”他差点说漏了嘴，便急忙止住了。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印象了。狄克的表现完全是令人奇怪的。乌尔苏急忙帮他摆脱困境。

“明天下午六点钟，你来看我的最后一场训练吗？后天我有比赛，我想你是知道的，狄克肖尔……”

“你干吗还需要训练呢？”狄克明白他的意思，便顺着台阶下，“难道你还有对手吗？”

的确，乌尔苏穿着背心，露出古铜色的肩臂的时候，简直就是力量和健美的化身。稍一活动，他的肌肉就象一条条蛇似的在皮下鼓起。

“你别那么乐观，”乌尔苏回答小机灵鬼说，“那人的身高和体重都超过了我，并且连续两年来都是全国青年拳击冠军。”

“你看见他了？”

“去年见过。比赛第二局的时候，他把对手打倒在地上起不来。他的拳头真可怕，挥出去象铁锤似的，带着嗖嗖的风声。而且，他的动作也非常敏捷，狄古肖尔。”

“你一定得跟他对阵吗？我听说要根据体重划分一些等级嘛……”卢奇娅有些担心地说。

“你不用害怕。”狄克企图安慰她，“乌尔苏有办法制他。他的右钩拳！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招架得住。乌尔苏，我看见过你击沙袋的训练。我的妈呀！你知道的，你佯攻左侧，向左前方跨出一步，然后整个身体一转，把右拳猛地挥出去，跟你教练教的完全一样。我打保票……”

“他的教练认为他是将来全国重量级冠军……”乌尔苏不太有把握地说。

“他要是看见你，就会说他是将来的过去的全国冠军。你只要从右边给他一下子，他就得更换职业和几颗门牙了。”

“那么，明天你来吧！”

狄克踌躇了片刻，看来，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撒谎：

“我来！”他说得简洁肯定，这就使他的谎话更能骗人了。

小家伙同卢奇娅、乌尔苏一起走出玛丽亚的房间，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送客人了，只得让玛丽亚去代劳。他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里，往床上一躺，便开始考虑起这一天他所完成的和策划的种种事情来，直到妈妈叫他吃饭，他才急忙回答说，一个钟头前他在丹的家里吃过了几片点心。这又招来了妈妈从医学观点对他的一顿责备，比如，饭前吃甜食不好，

因为这会减低食欲，造成胃功能紊乱，等等。

“算了吧，妈妈，你在家里说话也象医生一样，可是你知道，孩子们……”

在这样的回答面前，妈妈只好微微一笑，宽厚地点了点头。这个表示使小机灵鬼感到特别愉快。他的心恢复了平静，或者，认真地说，他的心更不平静了，因为心中翻腾着多少思绪和多少不安的梦想啊！——他的眼前浮现出拳击手的形象，激动不安的场面，观众们狂呼大叫，其中有几个讨厌的老婆婆和一个身穿洁白连衣裙的少女。

第　二　章

二

狄克一大清早就到了丹的家里。他们把那封信重新读了一遍。按照前一天晚上丹的建议写好了小纸条，两人便出发到大众公园去侦察。爱明奈斯库塑像后面二十来步远的地方，有一棵巨大的枝叶繁茂的橡树，必要的时候，它可以成为理想的观察哨所。要攀上大树，只能凭借原始人的冒险手段：手和脚。丹对此觉得不太合适，但是，因为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完成这一天的第一项活动日程，观察别人而不被别人发现，他只得努力寻求祖先的本领。他用心地注视着狄克那卓有成效的尝试，经过一番自我斗争之后，他也下定了决心冲上去。这时，狄克成了参谋，他只好唯命是从，就是说，先用手抓住一根树枝，然后用脚蹬住一个树窟窿，接着再抓住一根树枝，然后用膝盖顶住一个树杈杈，最后就到达了树冠

中间。当然，腿上擦掉了一点皮，呼吸也感到困难，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登上了征服者的宝座。

“你要知道，我会成为杂技演员的。哟！从这里看得可真清楚！”

果然，在浓密树冠的隐蔽下，整个公园，就是说他们面前的半个公园真是一目了然。尤其是塑像前面的那条长凳——它已成为他们的同谋者了——简直近在咫尺。

“太妙了！”狄克高兴起来，我们让她在那里等上半个小时，然后我用降落伞把纸条给她送过去，如果你要我给她送到怀里去的话。说真的，丹，打弹弓谁也比不上我。”

丹愉快地表示同意。把最后的细节安排停当后，两个战略家下了橡树，然后分手各自忙自己的事去了。就是说，丹继续去读他的书，这确实是一件愉快的事。狄克呢，他必须绞尽脑汁把那封信送到某个地址……送给那白衣少女——咱们私下里说说，这是一件更为愉快的事。

小家伙先到恶老太婆居住的那条街的食品店去，打算搜集一些本区发生的新闻，当然啦，最重大的便是有关白衣少女出现的新闻。他巧妙地使了一个眼色，把他最喜欢的售货员——或者不如说最喜欢他的那个售货员——叫到外面。那天早晨店里的顾客不多，他们俩便从容不迫地闲聊起来。当然，小机灵鬼并没有单刀直入，而是拐弯抹角地问他有什么新的货色要到；接着谈起了一些顾客如何不识好歹，不讲礼貌，特别是一些干瘦的、站都站不稳的老太婆；然后，又说到一些不知害臊的姑娘，竟然有胆量全身穿白……

“你等一等，”那个售货员说——狄克对他的智力并不佩服，而且也不无道理——，“我们这条街上就有一个又高

又瘦的恶老婆子。几天前她家来了一个白衣姑娘。啊呀呀……”

“真的？”

“可不！据说那老太婆有几个儿子是大人物，著书立说，研究什么圣像之类的。可那老婆子真坏。我听见她对那姑娘说，不许在我们这个城里交朋友。姑娘是布加勒斯特人，名叫劳拉。我想她还有两三年就高中毕业了。这会儿老太婆就该上我们店来买东西了。”

正在这时，狄克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太婆手里提着一个篮子向食品店走来。小家伙若无其事地让她走进店里去。老太婆买东西非常罗嗦，不断地挑三拣四。在这段时间里，狄克一直在思索怎样完成秘密邮差的任务。让别人把信送去？狄克不信任陌生人；他那个圈子里的小鬼头们呢，他简直不能把秘密使命交付给他们。“这帮家伙比小姑娘还要好奇。他们会缠住我没完没了地追问。”把信偷偷塞到老太婆的篮子里将是不可原谅的冒失举动。因为在回家的路上，她至少要把篮子里的东西翻腾好几遍，信必然会被她发现，那将是莫大的灾难。那么，怎么办呢？有了！长着一头蓬乱黄发的小男孩真想欢呼一声，感到简直要飞起来了。他象离弦的箭似的冲进食品店，挤到顾客的前面，要售货员给他拿一个列伊的大头针。

不难想象，他这种不知趣的、厚脸皮的举动引起了顾客和售货员的奇怪、不满、惊愕和愤怒。

“怎么着？我们这是在丛林里？返回原始森林了？”响起了老太婆沙哑的声音，“你听听，先生！我也有过孩子，谢天谢地，他们今天也还活着，都长大成人了；可是……”

狄克为了宽她的心，谅解地说：

“您大概不明白孩子们是怎么回事吧……可您要知道，他们都会长大成人的……”

“这太岂有此理了！无耻之尤！你听听，太太，他说这话多么不要脸！”

“我们这里没有大头针！五金商店有卖，就在市中心，电影院下面一点。”

“可是，你要大头针做什么，坏家伙？”

“我脚上扎了一根刺，没东西把它挑出来。真是疼死我了……”

“可怜的孩子。我们呢，反倒骂他。”

“真可怜！你们给他找一根大头针吧。找根别针也行……”

“唠，把这根针拿去吧，小鬼头……用它挑刺儿比大头针好……”

“谢谢您，大婶。”狄克感谢道，“愿您的孩子们平安……还有那些大人物……”

“上帝保佑你！可是你哪一只脚被刺扎了？”

狄克却没有答话，一转眼就飞出门外去了。这时，老太太们才想起他的脚并不瘸。

“这个蠢货是不是把我们给骗了……你看见了吗，太太？”

“这号二流子我见过……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上帝保佑！有些人甚至把手伸进你的衣袋里去呢……那可不是为了暖和暖和……”

“哎呀，我的钱包哪儿去了？你们快给我追呀！他偷了

我的钱包啦。不得好死的东西！就是那个要大头针的小流氓……”

“瞧他装得多象！快把民警叫来！”

“可这是谁的钱包呀？就在柜台旁边！”

“谢谢你，是我的。我冤枉了那个可怜的孩子。唉，唉……饶恕我吧，上帝！……”

“说不定他的脚真的扎了刺。我那个孩子，三十年前……”

“怎么没有可能呢？说不定他后来穿上鞋，感到疼，才知道……”

“可怜的孩子！你们没看见他多懂礼貌？……”

这些出尔反尔的议论，狄克一点也没有听到。他躲在离老太婆和白衣少女住的房子不远的一个街角上。他在拐角处窥测着，见那恶老婆子慢腾腾地过来了。他把她让过去，然后，当老太婆在院门附近停下来的时候，他突然飞快地向她跑过去，仿佛无意间碰了她一下。他说了声对不起，停都没有停下就继续跑走了。一切都是在一眨眼的工夫发生的。

“愣小子！”老人骂道，“你没有别的地方好撒野了？跑到人行道上来瞎窜什么？我的上帝！好象又是刚才那个野小子，说不定他偷了我什么东西吧！”

老人很快就看到她什么东西也没有少。可是，她压根儿没想到她身上会多出东西来。谁能想到呢？要那样的话，她也许就会发现，她的裙子上别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白衣女俘收”。不过，那信封并没有在裙子上呆多久，因为，一只纤细的手不声不响地把它摘下来，拿到胸前：白衣女俘虏收到了信。

三

下午五点正，乌尔苏来到训练馆。他知道他的老师非常注重准时，教练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身材魁伟，肩膀宽阔，脖子粗壮。他跟往常一样，微笑着迎接自己的得意门生。尽管他曾在拳击沙场上长期征战，并以此自豪，他的面孔却不象一个拳坛老将，不如说他更象一个普通人，一个习惯体育锻炼的知识分子。你根本看不出他曾经是重量级拳击大王。同时，他那一整套的拳击思想也跟从事这一运动的其他大师大不相同，尤其跟那些认为拳击顾名思义无非是体力和耐力运动的人大不相同。乌尔苏的教练并不否认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但是，他不停地向学生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在拳击比赛中，机智和心理状态至少与体力和耐力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他坚持认为，拳击运动员必须掂量和判断对手，必须认真研究对手的风格和进攻方式，然后，根据这种研究的结果进行较量……

"关于你的对手，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教练问乌尔苏，"他的力气比你大；他跟你一样敏捷；他比你经验丰富。这样一比，他是两胜一平，你是两负一平。从推理和心理上来说，这种局面势必导致一个结论：把握性。你的对手是自信的，他对胜利有把握，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他会取胜。于是，我认为我们必须从这里寻求出路，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就是说，我们要针对他的自信和对胜利的把握来制定我们的战斗策略和我们的全部战斗思想。你明白吗，乌尔苏？"

乌尔苏记住了这番话的实质，可是教练的想法同他对明

天这场比赛的想法不一致。因此，他只是点了点头，他的姿势则更多地表示了自己的疑惑。

“对手很自信。你要加强他这种把握性，送给他几次轻而易举的得手。让他放下心来，对你产生轻视的想法。你引他向你进攻，并且老是犹犹豫豫地防守。到第二局，他肯定想要结束比赛。这时，你就对他使用右钩拳。我保证你会把他打倒。没问题！”

乌尔苏心事重重地望着老师。教练阐述的战术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他自己的考虑相违背的。然而，老师的逻辑似乎无懈可击。大师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该 开 始 训 练了。可是，乌尔苏的不安和疑问并没有消失，甚至也没有减弱。他感到必须把心里话向某个人诉说，因此他才叫狄克来看他训练。他要象对一个朋友似的跟小家伙谈一谈，至少让自己的心里轻松一点，他并不指望从狄克那里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但是，他不明白狄克为什么迟迟不来。

乌尔苏本来还有一个可以诉说心事的人，可是他想都不敢往那人身上想。她就是卢奇娅。自从黑山洞探险的种种经历以后，两人的友谊冷淡了。如果说在山上，在面临危险的情况下，他们的不同性格彼此靠近，并且令人愉快地融汇在一起；如果在极大的恐惧和不安之中，两人心中那股热烈、甜蜜、自然而然、有时几乎是不知不觉的情感曾经得到交流的话，那么，回到生活平静、单调的城市以后，他们俩都感到有些后怕，感到几阵寒流压倒了那温柔而又热烈的东西。乌尔苏回想起他抱着吓晕了的卢奇娅①，脸颊贴着她的头发，

① 这里指的是樱花少年们在黑山洞探险时，乌尔苏勇敢地救出险些遭到老熊伤害的卢奇娅的情景。

额头挨近她的面庞和嘴唇的时刻，便感到一阵强烈的震颤穿遍他的全身。他老是觉得自己犯了亵渎罪。他在卢奇娅面前感到的腼腆加重了，同惧怕和羞耻的心情掺杂在一起。由于这个缘故，他有时在她面前显得过于孩子气。乌尔苏这种与山上的表现迥然不同的态度，使卢奇娅重新变得同过去一样：头脑极度清醒、神情冷淡和无动于衷，殊不知她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期望用别样的目光看待鲜花和色彩的少女的痛苦。她不理解乌尔苏，也许每当回忆起往事时她心中的颤栗使她不打算去理解。

当乌尔苏看见卢奇娅走进训练馆的大门时，他感到自己仿佛遭了雷击。他根本没有想到，卢奇娅的突然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少女的第六感觉告诉她：在明天这场比赛之前，乌尔苏需要一个知心朋友的鼓励。姑娘感到，她呆在乌尔苏的身边会使他镇定下来，增加他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她感觉到了一切吗？……不，她只是判断了一切，并得出这个结论。她只是领悟到了这点——纯真的姑娘啊！

卢奇娅的出现使乌尔苏思绪翻腾，各种想法、疑问和激动不安扭结在一起……高山、岩洞、深渊……猛然间，他眼前看见的只有那个金发姑娘的面庞了：一双丹凤眼，薄薄的嘴唇，脸颊白里透红。他向卢奇娅跑过去，用那双因为戴着拳击手套而显得格外巨大的手抱住她的肩膀，使劲地把她搂在自己的胸前。卢奇娅涨红了脸……她用恐惧的目光看着进攻者的眼睛……乌尔苏缩回了双手。他吓坏了，不由得倒退了一步。卢奇娅也吓坏了，她的胸脯猛烈地起伏着，一口气跑到街上，脑子里什么也不愿再想了。

四

几乎在同一时刻，另外两个樱花少年正坐在爱明奈斯库塑像后面的橡树枝上，经历着艰难的时刻。他们已经开始尝到了失败的苦味。他们是五点一刻就爬上树去的，静静地等待了已有半个钟头，可是接下去的时间更是充满了焦急和不安。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担心地问：

“六点了吗？”

“六点正。你要知道，她不会来了。我要是她的话，六点以前就会到这里。真是个鬼丫头！”

“别说话！右边有人来了。”

橡树上的人静了下来。从林荫道的右边走过来了一对恋人。他们是那种惯于在酒吧里哗众取宠的角色。两人一面踏着舞步，一面相互抚摸着脸蛋走来。可是，他们突然止住步，坐到了爱明奈斯库塑像前面的长凳上。好一阵子，他们的脚跟还在继续蹦达，肩头也合着节拍耸动。然后，两人开始唧唧哝哝地说起话来。

“这两个人怎么偏偏挑了这条凳子坐呢？”丹气愤地问。

“这都怪你。”狄克回答说，“你本来应当在凳子上贴一张‘有人’的条子。你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怎么？你以为我们这是在剧场里吗？”

“我把他们从凳子上赶走。”小机灵鬼也生气了。

“怎么赶呢？你想冲他们嚷，把我们暴露出去吗？”

“胡说！……用我的弹弓。要不了一分钟，他们准会走。”

狄克取出弹弓，在橡皮发射器上放了一颗橡果，拉开弦向长凳瞄准。可是他并没有立即把子弹射出去，而是等待着。长凳上，那个留着一头女人一样的长发的青年正在慢条斯理地吸一支烟。拿着香烟的手大大咧咧地搭在长凳的靠背上。于是，不到一秒钟，他便象被火烫了似的跳起来。手里的香烟简直象是被人夺走了。

“你怎么啦，我的小蟋蟀？”那个嘴唇绯红、眉毛漆黑的姑娘害怕地问。

“没……没什么。”“小蟋蟀”壮着胆子答道，“我正在观看，你知道，一些特别漂亮的蝴蝶。”

狄克准备发射第二颗子弹。“小蟋蟀”找到了一个最舒适的姿势。他叠着腿，后背尽量往下沉，就象要把身子倒过来坐似的。樱花少年射手觉得这个姿势实在太不雅观了，于是把第二颗子弹不偏不斜地射到他的皮鞋鞋底上。啪的一响，周围都听得很清楚。“小蟋蟀”如此迅捷地站起来，并且如此不加掩饰地落荒而逃，以至那红嘴唇的女伴不得不起身追赶他去了。

“小蟋蟀们”撤离几分钟以后，从左边又出现了两个人：一个又矮又胖的老太婆和一个戴眼镜的孱弱男孩。狄克又预备好弹弓。

“他们只要在长凳上坐下，我就把那个四眼狗孱头变成障碍赛跑的冠军。你瞧瞧，这家伙有多笨！”

真是的。那个瘦弱的男孩子正走到长凳前面，不知怎么脚下绊了一下，差点儿跌倒在地上，幸亏他扶住了长凳。

“天哪，乖孩子！你怎么啦？”树上的两个人听见老太婆这样说。

“唉，天哪！让他们坐下吧！”狄克拿着准备好的弹弓，暗暗地哀求道，“看我不把他变成地老鼠！”

黄头发的樱花少年气坏了，他真想把弹弓上的子弹发射出去，瞄准谁都可以。但是，因为老太婆扯着那孱头的手快步地走了，他便没有松开拉弦的手。林荫道上，又过去了两个严肃的人，接着是一个军官，然后是两个农妇，一个神父，一个两手垂膝、长着米老鼠一样鼻子的高个子，一个电线杆一般的年轻女人，她手里拉着的两个小女孩大声嚎着找妈妈，狄克的两个同学，其中一个身上那肥敦敦的部位被射手“敬”了一颗“子弹”，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她把身体俯向手推车，嘴里不住地喃喃着：“楚古洛依，楚古洛依……”，一个手里托着一只玻璃缸的漂亮女服务员，又是刚才那个军官……

“六点半了。”丹说，“我们怎么办？我想，是那封信没有送到。要不，也许它落到了老太婆手里。”

“要是她觉得信侮辱了她，没有把它读完呢？”

“不可能！她还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东西。”

“也许你是对的……”狄克慢慢地、语带双关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的信写得不够水平？”

“我们还等吗？”射手气咻咻地打断他说。

“我是不想等了。要是你愿意等的话……”

“我也不想等了！我受够了。好！咱们走着瞧……”

狄克很快溜下树来，可是丹比他更快，因为失去了平衡，径直摔到了地上。两人的模样儿活象败军之将。在橡树上等了一个多钟头——徒劳！

“你的毛丫头是一个谁也比不上的胆小鬼。”丹自我安

慰地说，“她一点浪漫主义也没有。既然她不敢接受一次意想不到的、冒险的约会……”

“全怪那个恶老婆子，我知道。我想她一定是用铁链把她的手脚锁起来了。”

两个失败者走近长凳。丹想坐一会儿，可还没有靠近那木板靠背，他就象背上被扎了一颗钉子似的跳了起来。

“你快看，狄克！这是什么？谁把它放在这里的？什么时候？”

狄克顺着丹的手看去，只见凳子的靠背上贴着一张纸条。他马上把它揭下来，大声地念道：

“……尊敬的孩子们！我收到了你们的信，它确实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对你们的……怜悯之情。我也曾‘垂顾’了你们一眼，当我看见你们多么敏捷地爬上树时，我真的对你们充满了敬佩。然而，遗憾的是，你们‘抚摸’不到我的脚印。我担心你们会因此认为我是个仙女，这在你们那样的年纪，我并不感到惊讶。我的意见是，你们还是找一些更接近自己的年龄和能力的事情做吧。比如，参加一場踏板车或儿童车比赛，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你们不能获胜，我这‘慷慨的心灵’将去抚慰你们的‘巨大痛苦’。这就是我的答复。——‘白衣女俘’。

“另外：我敢打赌你们会在树上呆到六点半。……而当你们读到这几行字的时候，你们脸上的表情将会叫人……”

白衣少女最后的设想一点也没有错。两人的面部表情着实可悲。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樱花少年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

们面面相觑，无计可施。丹的心里很窝火，他出的写信的主意破产了，他受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姑娘的嘲笑，而且据狄克说，那姑娘的年纪并不比玛丽亚和卢奇娅大。使狄克感到恼火的问题要具体得多："是谁，什么时候把纸条贴到长凳上的呢？"他气恼得真想哭一场，因为他被一个毛丫头牵着鼻子走了。更不说那关于踏板车和儿童车比赛的奚落了。

"全怪那个恶老婆子！"小家伙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是能让一只老鼠在她背脊梁上爬就好了！等着吧，我会这样干的！"

丹不理解老太婆在他们遭受的这一打击中起了什么作用。老实说，就连狄克自己也不知道奶奶在这出戏弄他们的恶作剧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他这样说，是想随便找个什么人出气。那姑娘的机灵尽管使他恼怒到了极点，却在他心里激起了一种尊敬和钦佩的感情。当然啦，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藏着，丝毫不露。因此，老太婆便成了他怒火的发泄目标。

"可是，纸条究竟是怎么到这里的？"狄克问，"是谁，什么时候把它送来的？真是不可思议！"

"无论如何，不会是在我们来到公园以前送来的，因为那样的话，开始我们就发现它了。狄古肖尔！我敢肯定纸条是五点半以后写的。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够监视上她，她反倒发现了我们，竟然如此这般地嘲笑了我的信！我发誓一辈子也不会饶恕她！"

"我们来回想一下谁从林荫道上走过，谁在长凳上坐过吧。"刚才的射手重新变得实际起来。

"'小蟋蟀们'！根本不可能！"

"老太婆和那个戴眼镜的孱头更不可能。"

“其他人根本没有在长凳上坐过。”

“那么，是哪个该死的鬼东西把纸条贴上的？根本不可能是用弹弓射过来的。”

如果狄克有这样的灵感，想到要在这一时刻去窥探一下白衣少女住的房子的话，他很快就会把谜底揭开的。又高又瘦的老太婆正在阳台上着急地寻找自己的眼镜。与此同时，在里屋，那个皮肤黝黑、神色疲倦的姑娘正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白色连衣裙。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扔着一条远足旅行时穿的短裤、一件男孩子的厚上衣和一个样子挺可笑的褪色圆帽子。穿上这套服装，戴上奶奶正在寻找的眼镜，她变成一个如此虚弱和傻里傻气的男孩子，以至竟然说服了一个正在闲逛的老太婆告诉她公园的出口在什么地方，并且领她走到门口。可是，狄克没有这样的灵感，因此他心里仍然是个疑团，特别是充满了一种再耻辱不过的失败的感觉。

不过，两个樱花少年也发现了十分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对手是很不好对付的。这次失败迫使他们面对现实，于是头脑冷静了，他俩一致同意把白衣少女的事拿去同其他樱花少年们讨论。当天晚上就讨论。因此，两人分头去找伙伴们：狄克去找乌尔苏——他还得赶去为自己的迟到向乌尔苏道歉呢；丹去找玛丽亚和卢奇娅。很长一段路，他们俩在一起默不作声地走着。当走到白衣少女住的那条街上时，两人才仿佛清醒了过来。这主要是因为，就在狄克曾把写给女俘虏的信别到老太婆裙子上的街中间，站着这两个樱花少年此刻最不想见到的人。

狄克的那个“鬼丫头”象一个芭蕾舞演员一样舞动着双臂，正在同一个身材魁伟的男青年愉快地交谈着。丹和狄克

心里一阵紧张，接着，他俩简直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发现姑娘的伙伴又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乌尔苏的对手，连续两年蝉联全国青年拳击冠军的那个人。

“我说，她长得可真漂亮呢！”丹尽管心里不痛快，仍然赞叹道。

狄克根本没有听见他的朋友随口说出的这句话。跟往常一样，将他苦苦折磨的是一些具体问题：这个大块头是怎么认识白衣姑娘的？既然白衣姑娘愿意并且能够交朋友，她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反倒跟这个“丑货”——他根本就不是这座城里的人——交上了朋友？那个坏老婆子怎么允许她天黑的时候跟他去约会？

“你听我说，丹，我真是什么也不明白了！”狄克抱怨道。

“我也一样，只明白了一点：她有一个可怕的私人保镳！”

他们两人在街中间停下，不约而同地想采取同样的策略：转身往回走，免得看见他们的敌人。正当他们要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行的时候，白衣少女无意中回了一下头，看见了他们。幸亏狄克脑子转得快，他急忙弯下腰去把鞋带解开，以便借故把它们重新系好。他想，要不是这一招，他就出丑了。可是，丹没有立即明白他的用意，问道：

“你这是怎么啦？什么时候绊着的？”

“你想让她认为我们是些胆小鬼吗？”狄克反问说，“掉点什么东西在地上，弯下腰把它拾起来！”

丹急忙把兜里的一条手绢掏落在地上，过后才感到自己显得很可笑。

“莫非你想？……我们已经丢人了！”

“她已经看见我们了！我敢肯定她现在正在取笑我们。”

“那当然！”丹喃喃道，“谁让我们象两个丑角一样在街中间跪拜呢？”

“我们干脆走到他们那边去吧！”小机灵鬼突然壮了胆说。

就象暗中约定的一样，两人尽量装出镇静泰然、若无其事的神态，迈着非常随便的步子向两个敌人走去。丹两眼盯着那个鼻梁微微有点塌、一双蓝眼睛特别大的姑娘；狄克瞪着那个大块头，眼里迸射着火焰。姑娘满面春风地向她的同伴讲述着什么愉快的事情。狄克尽管竭尽全力，也只听见了一句话：

“……一些小孩子！他们喜欢扮演乞丐、探子和蠢货之类的角色……”

这句话，特别是高个子的哈哈大笑，以及他那“真愚蠢”的评语使狄克差点儿气炸了肺，于是他几乎冲着丹大声喊道：

“嘿，要是乌尔苏至少把这家伙的鼻子向上挪动几厘米……我该有多称心！”

“哼！小丑！”狄克听见身后传来一声低沉、恶毒的斥骂。

丹感到很惊讶，因为狄克突然离开他，转身径直向那大高个儿走去。他两手抄在兜里走到那人面前，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

“请问，您要什么？”

狄克的问话和神情使大高个儿愣住了，就连白衣少女也发起窘来。樱花少年利用对方惊愕的片刻，突然进攻道：

“小姐，请您转告他，一旦需要扮演驴子的角色时，我们会通知您的……”

说罢，他转身安详地走了几步，然后撒开腿飞跑起来。樱花少年计算得非常准确。当狄克已经起跑时，大高个儿才醒悟到这侮辱是针对他的，于是打算去追赶狄克，可是，白衣少女忍住笑，将他拦住了。大个子挥动着拳头，对着狄克的背影骂道：

“下流胚！”

小家伙停在街心的什么地方，也做了个手势，然后大声说道：

“我叫狄克！认识你很高兴！”

这回，白衣少女再也忍不住笑了——笑声象一串真正的滚动的珍珠。狄克呢，在努力使丹相信，他预料到了他的对手会羞辱他，因此早就准备好了回击。

“真的吗，狄古肖尔？可要是他更加明确地强调说：‘你这下流胚！’呢？”丹问。

“那我就让他跟街上的随便哪个行人发生冲突。比如这个老头。我对老头说：‘先生，您听见了吗？那个二流子说您是‘下流胚’……事情对他就更严重。”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没想到大个子不会再以同样无所谓的态度对待他的第二次侮辱，也没想到白衣少女会笑得这样开心，以至没有工夫去劝阻她的朋友。因此，他没再回头瞧，也就没有看见大个子正向他们跑来。当他回头时，已经晚了。大个子离他只有两米远。诚然，狄克的起跑

速度会使任何百米赛跑冠军都感到羡慕。全亏这种象箭离弦一样的起跑才使他逃脱了一次可怕的报复。但是，大个子抬起的腿伸到了极限，皮鞋的尖头刚够着仓皇逃跑的樱花少年的屁股。

他白跑了差不多一百米，因为大个子已经得到满足，转身回去了。狄克停下来等着丹。当他的同伴来到身边时，狄克镇静得令人惊讶地说：

“你看见他怎样踢我了吗？”

尽管丹非常同情朋友的遭遇，仍然忍不住笑道：

“你好象说过能够用脚踢你屁股的人还没有出世呢！”

狄克带着几分鄙夷的神情瞧着丹说：

“首先，你要知道他的脚尖刚够着我。其次，我向你发誓，因为他这斗胆的尝试，我非得把他打倒在地不可，即使为此我得进行十年击沙袋的训练，并且再不做聪明的孩子，而得去当拳击运动员。”

小家伙说得这样平静，这样有把握，丹听了目瞪口呆。最妙的是，他竟然用不着训练十年，也用不着改变自己的职业，就实现了这一可怕的报复。

五

在训练馆里，狄克发现乌尔苏孤独地、闷闷不乐地躲在角落里。狄克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理，对乌尔苏这副模样感到非常吃惊。他哪里知道，将近一个小时前卢奇娅曾经到过那里，而且要是他没有迟到的话，当时那个场面的发展和结局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乌尔苏感到自己被摧毁了。他在一些痛

苦的思想和感情的重压下，在那个屋角里差不多呆了一个小时。

“你怎么啦，乌尔苏？”狄克问，“难道你害怕了？要不，难道也有人用脚踢了你的屁股？”

被问的人连眼睛都没敢抬起来看狄克。蓬头的小男孩突然变得激昂起来：

“乌尔苏，你一定得打败他！……狠狠地教训他一下，使他从此一辈子也不再想击拳了。你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吗？……”

他把在白衣少女住的那条街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可是，乌尔苏什么也没有听见，半句也没有懂。他老是想着他和卢奇娅之间发生的事，心慌意乱，背脊上仿佛有一条蛇在爬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反正他是个倒霉的人！狄克讲完了自己的遭遇，重重地、威胁地叹了一口气，接着想起自己迟到了很久，便急忙向乌尔苏道歉。这时，他才听见朋友开口了：

“唉，狄古肖尔，你要是不迟到有多好啊！咳！我的天哪！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对不起，请原谅我吧。衷心地请求你……还有一件事也得请你原谅……我向你隐瞒了一件事……”

“亲爱的狄古肖尔……我……我把卢奇娅得罪了，多么可怕啊！……”乌尔苏突然向他坦白道。

“就因为这你才感到伤心？我可不信……”

“是的……你根本不可能……你连想都想不到！我还是别说了吧。”

狄克发狂似的大笑起来。

“哈，哈，哈！……得罪了卢奇娅！你是个傻瓜！你不了解她。你可以用荆条在卢奇娅的背上抽一整天，她也不会觉得你得罪了她。她这是在装腔作势。”

“不，狄克，你不理解……不是那么一回事。”

正在这时，教练进来了：

“哎，进行得怎么样？你可要注意，乌尔苏！战术是明确的。你要设法增强对手的自信心，送给他几次轻而易举的得手。让他轻视你，放下心来，引他进攻，你老是防守，让他认为你怕他。到第二局，当他准备给你决定性打击的时候，你就对他使出右钩拳。你没有必要这样闷闷不乐的。我用自己的荣誉担保，你要不能把他打趴在地上，我就退出拳击界，因为这说明我对拳击一窍不通。嗨，别那么愁眉苦脸的了！我一生中对胜利从没有过象这一次这样有把握。你具有获胜的一切条件，而首先是战术！”

“对，对。”乌尔苏用一种很不坚决的口气说。

“快把衣服穿上。我们得把训练馆腾给你的对手。”

乌尔苏听从教练的吩咐，穿好衣服同狄克一起往外走。刚走几步，他又停下来，不好意思地说：

“狄克，你别生气，不过……”

“啊！——”小家伙马上明白了，“你想单独呆一会儿。我也正在想怎样告诉你，免得你见怪……你知道，我想再留一会儿，看看你的对手……哎呀！我差点忘了。我们决定八点钟在我那里碰头，商量一件……特殊的事情，全体樱花少年……”

乌尔苏点了点头；狄克悄悄地溜回大厅。他小心地钻进去，躲到几把椅子后面等待着。

当大个子进门时，狄克感到一阵寒气穿过脊梁。大个子穿着简单的运动衫，样子显得更凶恶。他高个子，宽肩膀，肌肉发达的两臂很长，脖子强劲。总之，一副职业拳击运动员的相貌，仿佛他一辈子都是在拳击场上度过的。他的教练象对一个孩子似的对他进行指导：

“就是说，我举起左拳，表示你得逼到对方跟前；举起右拳，表示退却；举起左掌，表示猛烈进攻；举起右掌，表示反击；举起双拳，表示躲闪；举起两只手掌，表示发出决定性打击。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一来，狄克有机会看到一场从未见过的最完善的拳击比赛的指导。学生几乎在转瞬之间就能领会老师的手势，并且加以执行。有时候，他在一秒钟之内就能完成两个动作：躲闪——反击，猛烈进攻——退却。看看一个简单的手势就能指挥一场激烈的近体搏斗，运动员几秒钟之内能几十次地把拳头挥出去，或者另外一个手势能把大个子的拳头变成一只可怕的活塞，这真是一件快事。

“很好！”教练说，“我相信你会取胜就象相信我还活着一样。亲爱的，许多教练正是在这里犯了错误。他们以为在激烈比赛过程中，一个拳击运动员还能保持清醒和判断。他们忘了‘旁观者清’这个道理。只有拳击场外的人才能看出拳击手看不见的东西，感觉到他们觉察不出的东西。全部问题就在于你怎样指导比赛者！好了，你现在去练习沙袋吧！你的对手很强，必须用大劲才能把他打倒。”

教练带着一脸满意的微笑离开了训练馆。他的学生开始击沙袋。狄克看见他打在沙袋上的拳头是那样有力，自己浑身肌肉都收缩了。蓬头发孩子想，这样的打击是谁也招架不

住的。每一拳打过去，沙袋就几乎在空中画了个九十度的弧形。它象一个发狂的钟摆似的来回摆动，仿佛它里面填充的不是沙子，而是棉花。“天哪，我真替乌尔苏担心！”大个子越来越凶猛地挥动着拳头，沙袋来回摆动得越来越频繁了。狄克的脑子里象闪电般地冒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念头。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欢叫起来。他从凳子后面悄悄地探出头来，蹑手蹑脚地溜到门边，等了几秒钟。

大个子把致命的一拳打向沙袋。在同一时刻，狄克也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行。他短促地尖叫了一声“啊——！”拳击手吃了一惊，回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可是，他还没有看清谁在喊叫，猛烈反弹回来的沙袋正好打在他的颧骨上。大个子象一件沉重的皮大衣似的摔倒在地——他平生第一次被打晕在地上了。樱花少年果然说话算了数。

第　三　章

二

然而，白衣少女还是来看比赛了。她坐在一排比较空的、离拳击场不远的座位上。她两眼环顾大厅，仿佛在找什么人似的。她发现了玛丽亚，便盯着她看。她恨不得跑到玛丽亚身边去。可是，玛丽亚的目光太瞧不起人了，她便没有去。有一瞬间，她陷入了沉思，突然她又摇了摇头，用手一划，象是驱赶一只黄蜂似的。

狄克和丹都听说了早上在恶老婆子的阳台上发生的事情，可是两人是这样为乌尔苏的心境所不安，以致只是无可

奈何地耸了耸肩膀，决定把“白衣少女一案”留到第二天去讨论。

尤其是狄克，他心里非常不安。小机灵鬼感到乌尔苏的教练根本不了解底细。他听见教练过多地对学生重复教导说：

“别害怕，乌尔苏！想想我对你说的，用你的战术和你的右钩拳，你是可以稳操胜券的。”

乌尔苏呢，回答得太机械了，他只是点着头，一声也不吭。他的点头动作和他的面部表情看不出任何信心。

教练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些话，乌尔苏不住地用同一种姿势回答他……狄克觉得运动员休息室发生的情景很不对劲。

小机灵鬼确信乌尔苏发生了一件非同一般的事。他非常了解他，知道他多么急切地盼望这场比赛，并且为它进行了多么细致周密的准备。可是你瞧，在临近比赛前的一个钟头，他的表情并不象准备在自己的生命途程中登上一个新高度的人那样激动和焦急，而是象送葬的人似的，哭丧着一张脸。

有一瞬间，狄克想到要把自己在训练时的发现，即另外那个教练用来指导学生的手势告诉乌尔苏。这样，乌尔苏便可以每时每刻都了解对手的意图。小机灵鬼把一切全记住了，甚至可能比那讨厌的大高个儿记得还要清楚。但是这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可怕念头。尽管狄克什么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他却有一颗诚实的心和真正运动员的品德。那样做是卑鄙的，无异于在一个拳击队员手里偷偷塞进一件武器，一件卑鄙的武器。把对手的战斗信号透露给乌尔苏，这和在他的手套里藏一块铅有什么区别呢？……而且，事情还

不止于此。乌尔苏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他，而且以后会一辈子鄙视他。

狄克又到运动员休息室里去了一趟。教练正在给自己的学生按摩，也不看他的脸。可是，狄克看见乌尔苏还是满脸愁云，并且似乎更忧郁了。他试着开句玩笑，说那个大块头到处吹嘘不等比赛开始就要把乌尔苏打趴。乌尔苏根本没有笑，甚至连鼻子也没有鄙夷地皱一皱。直到教练离开休息室去安排几个技术上的细节问题时，乌尔苏才总算开口了：

"卢奇娅来了吗？……"

不用说，狄克仍然用一句笑话来回答，他认为这是使自己朋友心情愉快的最好时机：

"她会来？……我敢打赌这会儿卢奇娅正在计算，如果一个拳击运动员每年参加二十场比赛，四次因弃权而失败的话，他面部的骨骼是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的……你好象不了解她似的！"

"她真的没有来？……"

"你干吗老去想她？！"小机灵鬼火了，"如果她对你使了什么坏的话，我发誓我要迫使她去学习拳击和摔交，以防备我的报复……"

"你听我说，狄古肖尔……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我说你呀，乌尔苏……你要是认为会有什么严肃的事，你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人……"

"不，狄古肖尔……你不理解……我把她得罪了……"

"哎，那又怎么样！见她的鬼去吧！我了解她……"

遗憾，狄克再没有时间安慰自己的朋友了。教练回到休

息室通知乌尔苏说，过几分钟比赛就要开始：

"乌尔苏，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增强他的自信！让他打消一切担心的念头……送给他几个轻巧的成功……吸引他……到了开阔地方就用右钩拳进攻他……"

别的话狄克没有听见，因为他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小房间，想去占白衣少女身后的那个座位。刚才离开座位时，他没有忘记在座位上放了一张纸条，纸条上用大写字母写着：狄克。坐下之前，他又朝乌尔苏做了一个有力的鼓劲手势。拳击场上的樱花少年似乎清醒了一些。他听见教练正在跟他说话，竭力想明白他的话的实质。教练讲的是推理、逻辑、战术和心理……乌尔苏感到一阵紧张，他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个战术是很合乎逻辑的，但它只能把我引向失败。我将服从……"作出了这个可怕的结论后，乌尔苏便跨上了拳击场。

两个拳击手上场使挤满了年轻人——主要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体育馆里爆发出一阵难以描写的欢腾。在狄克的身旁，二三十个男孩子组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拉拉队，充当指挥的就是那个精力永不衰竭的塌鼻子、蓬头发的樱花少年。

"乌尔——苏！乌尔——苏！乌尔——苏！……"男孩子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就象炸雷一样。

不用说，狄克比所有的人喊得都响。每当他兴头最高的时候，他都象是无意似的把嘴巴挨近白衣少女的耳朵大声嚷。然而，劳拉仿佛是一块大理石。她没有做任何手势，身子一动不动。她的沉静和无动于衷使小机灵鬼有点生气。有一次，他鼓足最大的勇气，轻轻地用手碰了碰姑娘的肩；当

她回过头来时，小家伙用一种挑战同时又是威胁的口气说：

“您打赢了一次赌……您知道，关于树上的那件事……实际上，那只怪我的一个可怜的朋友……您愿意给我一次报复的机会吗？就在现在……”

“我只打了一次踏板车比赛的赌。”劳拉不假思索地回敬他说。

“真遗憾，您不为一场健美比赛打赌。”狄克也不示弱，“我敢担保，您的朋友经过这场拳击比赛后，要比现在漂亮得多……”

白衣姑娘装作没有听见那些震得她耳朵嗡嗡直响的话。作为报复，狄克又对她那坚韧的鼓膜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

“乌尔——苏！乌尔——苏！乌尔——苏！”

拳击场上，乌尔苏对狂热的拉拉队挥了一下手，甚至还微笑了一下。拉拉队的好汉们因为自己被发现了，感到非常幸福，开始争论起来，每个人都说拳击手是冲着他致意和微笑的。

乌尔苏飞快地扫了他们一眼，他的眼睛绝望地在场子里寻找着什么。但是，他没有发现自己要找的目标。他在狄克身上停留了片刻的目光是茫然的、忧伤的。小机灵鬼感到一阵不安，这不安使全场顿时静了下来。男孩子们有一个严格的、简单的默契，只有在蓬头发的指挥发出信号时，他们才大声为乌尔苏喊加油……

场子里的安静继续着……突然，扩音器里的声音宣布拳击手的名字、级别、体重、规定的比赛时间、教练的名字、上场的方位……

场上又静了下来……接着，锣声响了！

大个子闪电般地发起攻击。乌尔苏退却，巧妙地闪开了最初的几拳，这使狄克顿时活跃起来，给伙伴们发出了相应的信号。热情的拉拉队的声音快要把墙壁震塌了。这群大声呼喊的人们的指挥者向大个子的教练望去，只见他举起了握紧拳头的左手。“近体搏斗。”他轻声地说。战术的突然改变使乌尔苏感到惊讶。大个子的拳头不再放空了。乌尔苏尽力想从这种别扭的局面中解脱出来，他佯装退却，然后闪电般地发起进攻。可是，大个子的教练似乎猜到了他的意图，便举起握成拳头的右手。他的学生马上退却了，使乌尔苏的进攻意图破了产。然后，教练举起右掌，他的学生象自动化机器似的反攻过去，一拳正好打在乌尔苏的下巴上。

狄克闭上眼睛，咬紧牙关，仿佛那可怕的一拳是打在他的下巴上的。当他睁开眼睛时，看见大个子的教练举起了左手掌：疯狂进攻！他再也忍不住了。

“当心，乌尔苏！”他用尽全力喊道。

可是，在人声鼎沸的大厅里，谁能听得见他的喊声呢？特别是，没等他喊完，大个子便按照教练的指挥发起了攻击。乌尔苏不住地退却，躲闪，左架右挡，奇迹般地使对手那有力的打击难以奏效。然而，他的对手总是占据着优势，活象一架永不疲劳的机器。

在那个蓝色的角落里，乌尔苏的教练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或担心。他的学生完全遵照了他的指示……

在退却中，在他扮演的一个单纯防守的拳击手的角色中，乌尔苏越来越坚信，教练指示他的战术只能把他引向失败……他招架着，躲闪着，顽强地自卫着……有时候，他企图用左拳或右拳佯攻，但是，对手每次都事先有了躲闪的准

备。

看台上，在拉拉队里，狄克提心吊胆地观看着拳击场上出现的不幸局面。突然，他发现场外指导发出的信号，一阵恐惧使他哑然失声。教练高举起两只手掌。几乎与此同时，大个子一拳打在乌尔苏的下巴上。这一拳的力量真吓人，而且不偏不斜，它的响声使全场顿时静了下来。乌尔苏身子一晃，弯下腰去，双膝跪在地上……裁判开始数数。大个子的教练的双手还是没有放下。他的学生在场子的角上等待着，钢筋铁骨一般的右手紧攥着拳头，准备发出那铁锤一样的第二次打击。他完全领会了老师的暗示：一拳紧接一拳，每拳都用最大的力气。数到八的时候，乌尔苏站了起来。大个子象箭离弦一样扑上前去，挥出右拳。乌尔苏尽管脑袋还昏昏沉沉的，可是还有躲闪的力气。拳头几乎擦着他的脸。这一拳的力量，特别是乌尔苏那奇迹一般的躲闪，使大个子退了回去，甚至几秒钟里使他感到一阵害怕。可是，教练的手仍然高举着，手掌也没有握成拳。

乌尔苏仍然感到对手那一拳的打击。他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对方那一拳太可怕了，象一个烧红的铁锤一样。他的脸还在发烫。要是别人，就会被这一拳打出场外。怀着一种绝望的心理，乌尔苏逼近对手，企图使用一个拖延时间的缓兵之计。可是，场外的指导教练猜到了他的用意，忙把右手握成拳头举起，就是说指挥他的学生迅速后退。在撤退的过程中，大个子又接到一个指示：左手掌上举，几乎与此同时，又是另外一个动作：右掌也举起来了：疯狂的进攻，并以决定性的打击作为结束。

乌尔苏吃了对手的左上拳，一下子倒在场边的绳索上。

大个子的教练舒了一口气，他举起双掌，做出一个夺取最后胜利的手势。完了！没有任何人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可是，还有锣呢……在鸦雀无声的场里，锣声格外响亮。双膝跪在地上的乌尔苏听到锣声，用最后的一点力气站起来，向自己的椅子走去。他重重地往椅上一倒，便闭上了眼睛。

拳击场一角，乌尔苏的教练正倚在他身旁，给他按摩，让他清醒过来，可是教练自己也似乎神志不清了。他感到不安。他意识到自己在部署战术的时候忽略了什么东西，可又没有想明白忽略的是什么。在第一局比赛中，他重新回顾了整套战术，并没有找出任何破绽。然而，什么地方总还是有个弱点。

几秒钟以后，亏了那浇在脸上的凉水，乌尔苏醒过来了。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眨了几下眼睛，然后，用两眼环顾场内。他看见的都是一些悲伤的面孔。他看见了狄克，向他微微地使了个眼色。那两拳是残忍的……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拳头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他又向场里环视了一眼，所有的人都神色忧伤地注视着他。

在拉拉队中间，也就是在他们的队长那里出现了奇迹。狄克看了看表，到第二局比赛开始还有三十秒钟。乌尔苏第二次环顾全场的目光使他最后明白了。他掏出小本子和铅笔，在飞快扯下的一页纸上写了几个字。他把纸条细心地叠起来。还剩二十秒了。要走到乌尔苏呆的场子角上不可能了，面前的障碍太多，并且还得绕过拳击场。他从衣袋里取出弹弓。还有十五秒了。用什么把纸条射过去呢？这个问题急得他气都出不来……在他的面前，白衣少女手里托着一包动都没有动过的糖果，正心不在焉地望着拳击场。狄克猛然一

惊。有了！他把身子俯过去，把手伸向纸包，急急忙忙地对劳拉说：

“请别生气……我需要一块糖……”

“很高兴……”姑娘脱口说道，“拿去吧，奶制的……”

狄克对她的奚落不予回答。没工夫。他用那张写了几个神秘字迹的纸条裹上糖果，准备好弹弓，把纸团放到发射器上，拉开弦。还剩七秒钟了。作为弹弓冠军，小机灵鬼瞄准过许许多多的目标，从麻雀到那些标榜个性解放的年轻女性嘴里叼的香烟，他都打落过。有一次他曾经同十个同学打过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赌：把一间屋子里的电灯泡打掉，但不能把窗户玻璃打碎！而那扇玻璃窗只开了指头大小的一个缝。这是他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由此，他获得了弹弓之神的称号……并且赢得了一个真正的足球。可是，他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热切地希望射中目标。他拉开橡皮筋，心里暗暗祈祷着。还有六秒钟了。狄克瞄准。屏住呼吸，把那不同寻常的“子弹”射了出去。

纸团正好打中了乌尔苏的胸膛，他吃了一惊。纸团掉到了他的脚边。他迷惑地向场中望去，只见狄克手里拿着弹弓，拼命向他打手势。他明白了。还剩三秒钟。他拾起纸团，展开念道：“你一定要赢！——卢奇娅。”还有一秒钟……

正在这时，乌尔苏的教练急忙挨近他的学生，仿佛要留住他，告诉他说：他的整个战术的逻辑推理是建立在一个大错特错的基础上的，必须完全改变。可是，锣声响了，他的学生从椅子上跳起来。乌尔苏打定主意要在第二局自始至终采用思考了多时的另一种战术。

锣声的余音未绝，对手还认为他神志不清的时候，乌尔苏便发起了攻击。这场技巧和力量的抗衡产生了许多无与伦比的精彩场面。打击、躲闪、反攻、招架、假动作、回位、跳跃，显示了力量、矫捷和健美。一时间，大个子的教练再也无法指导自己的学生了。比赛进行的速度，特别是乌尔苏接连不断做出的意想不到的动作，使他总是来不及发出信号。他站在场外，却比他场上的学生出的汗还要多。

乌尔苏的进攻使全国冠军感到吃惊。他原以为对手被他摧垮了，可是突然间……乌尔苏不停地在他身旁跳跃，在适当的机会用拳头打击他的身体和脸，闪过他的任何反击，挥出猛烈的上拳，用假动作摆脱近身的一切企图。各种动作连贯的速度是拳击场上从未见过的。观众沸腾了。拉拉队仿佛发了狂。欢呼声、赞叹声连续不断。再也没有人指挥他们了，因为狄克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兴奋得几乎要扯自己的头发。一瞬间，他看见乌尔苏准备用左拳攻击。只见他身体一转，向左侧横跨一步，扭动腰身，肩膀向右前方一压，钢铁一般的右臂猛一用劲，左拳却咄咄逼人地举起。大个子举起戴手套的双手，防备对手就要向他右脸颊打来的凶猛的一拳。然而，将要挨打的并不是那个部位。这是乌尔苏那了不起的声东击西……当小机灵鬼看见他右臂微微向后一缩，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把拳头挥出去时，赶紧捂住了眼睛。那一拳的响声一直传到狄克那里。当他睁开眼睛时，只有一个拳击手站立在比赛场上，另外那个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了。

裁判员放慢节奏地数着，可是没有用。接着，乌尔苏举起了手臂。胜利者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走下台阶。躺在场

上的对手开始活动了，可是，谁还去注意他呢！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乌尔苏，所有的话都是对他讲的，所有的心都跟他一起跳动。教练向乌尔苏表示祝贺，他的脸上带着内疚的神色：

“乌尔苏，你是怎么理解我的意思的？……我没有来得及对你说战术必须改变。正当我要告诉你的时候……”

乌尔苏低着头回答说：

“您对我说了，您过去对我说过……您教导我心理状态对一个拳击运动员起着巨大的作用。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您的逻辑推理是建立在对手取胜的把握这一基础上的，而我的推理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您曾让我送给他几次轻而易举的得手，以便增强他的自信，让他放心。可是，这种战术如果不能使他暗自放心，反而增强他尽快把我打倒的决心呢？特别是当他看到一切都进行得非常轻松时……他干吗不能想到从一开始就避免任何意外呢？我一直感到您的推理和它的使用只能使对手产生这种想法，而不会使他放心。”

“你的推理呢？”教练惊奇地问。

“我的推理同样是以对手对胜利的把握为出发点的。可接下去就不一样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一开始我就进攻，我就会摧垮他这种把握性，使他担心在这场比赛中败阵。我认为这会给他造成某种不平衡，对手由于担心和没有把握，就可以由我去摆布他了。第二局出现的局面就是这样。我感谢您，因为您教会我善于独立思考……不过您要知道，对于我的胜利，还有一个因素也起了作用……”

正在这时，另外那个因素以一个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金色头发、塌鼻子的小男孩的面目出现在休息室门口。男孩子一

步就蹦过去搂住乌尔苏的脖子，高兴得差点哭了起来：

“原谅我，乌尔苏，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获胜的。当我看见你把右拳挥出去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我可怜他，不愿看见他第二次被击倒。”

“卢奇娅在哪儿？”乌尔苏马上问道。

“哪个卢奇娅？”狄克以一种非常天真的神情反问。

“咳，纸条呀……你送过来的纸条？……”

“哦！——纸条！是我写的！你以为我是疯子，会让你因为她的缘故而输掉这场比赛？可你这是怎么啦？”

乌尔苏瘫软在沙发上。他真想再挨大个子一次，即第三次凶残的打击，而且当着卢奇娅的面挨打。

〔后记〕康斯坦丁·基里察（Constantin Chiriţă，1925—）罗马尼亚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早年曾在工学院学习，中途辍学。担任过《启明星》等文学和政治报刊的编辑工作。1949年，基里察发表处女作中篇小说《马戴赢得了生命》。之后，他的主要作品有描写工厂企业中革新精神与保守思想之间斗争的长篇小说《相逢》（1959），反映老少两代工人对待职业、工作和生活不同态度的长篇小说《钢》（1960），描写热爱祖国，具有高度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生活中保守、偏见等陋俗的阻碍，才华得不到发挥的长篇小说《热忱》（1973），侦探小说三部曲《白玫瑰》、《白海鸥》、《白天使》（1969），以及剧本《深层》（1974年获作家协会奖）等。

基里察的名著是他反映青少年生活的五卷长篇小说《樱花少年》（第一卷《樱花骑士》，第二卷《白衣少女的城

堡》，第三卷《幸运的车轮》，第四卷《白雪的翅膀》，第五卷《一路顺风，樱花少年！》）。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1956—1968），曾获作家协会奖，被公认为罗马尼亚解放后首屈一指的青少年文学作品。小说每卷人物大体相同，但各自独立成篇。主人公个性鲜明，形象感人。他们是一群十二岁到十六岁的孩子，活泼热情，聪明好学，机智勇敢，热爱祖国，乐于助人。作品语言生动流畅，幽默风趣。

《樱花少年》问世后曾多次再版，总印数已近三百万册，并被译成好几种外国文字。这部著作在罗马尼亚影响极大，成为每个青少年必读之书。有些地方的学生还自发成立了“樱花少年小组”，开展学习樱花少年的活动。

这里选刊的是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1976年罗文版《樱花少年》第二卷《白衣少女的城堡》第一、二、三章的节译。

——译　者

楼　梯

卢·德梅特柳斯

李家渔译

在去工地的路上，埃尔塞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空虚。早晨，当她从新居的卧室里醒来时，她本来满心喜悦。她喜欢那崭新的、洁白的窗帘。窗帘是妈妈昨晚匆匆忙忙地熨好给她挂上的，免得她下班回来时觉得屋子冷清、凌乱和陌生。她喜欢窗户下面那块小小的草坪。在新楼房粉刷好和安上最后几扇玻璃窗的时候，草坪就清理出来了。在她出世的老屋子里，窗前望去，看到的总是那一成不变的、沿着陡峭的斜坡通往下城区的胡同对面的灰暗墙壁；总是那些破旧的、微微变形和油漆剥落的百叶窗；总是那立方空气。那空气似乎千百年来一直停滞在那里，从来不曾换过。这里的街道都是空旷的。这是一条新建的大街，总有一天，矗立在它两旁的乳白色高楼将象项链似的把整个城市环绕起来。新楼房每天都在出现。巨大的吊车嘎吱嘎吱地响着，一次就吊起一堵墙壁，把楼房的骨架托上蓝天。当她站在浴盆的喷头下面时，她忍不住欢乐地呼喊起来。就连新抹的墙泥，尚未干透的灰浆的气味也给她一种新鲜愉快的感觉。然而，当她穿过门厅

和哈娜外婆的房间时，她发现这里同她那井井有条的卧室迥然不同。古旧的家具重重叠叠地堆在一起，显得如此混乱和滑稽，仿佛是被驱赶到一个陌生地方的一群牛马，它们挤在一起，不知道往哪里走。年深日久颜色发了黑的旧食橱被放在与它毫不相干的外婆的软椅和从贮藏室里搬出来的大铝盆之间。有一瞬间，她心里不禁升起了一种对这些东西的怜悯之情。它们在原来的老地方呆了不知多少年，从来没有被人挪动过。接着，她又对自己的多情善感暗自觉得可笑。她甚至还顺便对一个摇篮说："你好！你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我可不认识你！"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婴儿摇篮，象一个狭窄的、没有光泽的橡木槽子，四条长腿钉着带有花饰的大铜钉。这也是在清理老房子的阁楼时，外婆执意要把它带到新居来的。要是在搬家时，她埃尔塞能够一直呆在家里，要是她能够从工地上脱身的话，她会把许多象这个橡木槽子一类的老古董扔掉，因为它们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地方放。外婆心里怎么想呢？她以为新式楼房的一套房间能够装下那些谁也记不清的"回忆"吧？说到头来，即使现在扔也还不迟。去找一个旧货商人来，把这些东西白给他，甚至再补给他一些钱，只要他把这些古董从家里清除出去就行了。将来她跟约尼格结婚后有了孩子，她会让孩子睡在这种小棺材里吗？想到这里，她不禁笑了。她乐呵呵地走出家门，心里默默地哼着一首歌儿。

可是，到了路上，当她走在一些与她每天去工地的道路完全不同的街上时，她的心突然奇怪地揪住了。难道是真的吗？昨天老房子就被拆掉了？就在昨天？这么快？一天工夫就把那幢据外婆讲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房子全部拆除了？它

的墙壁完全是好好的。墙壁是那样厚，以至当阳光照射到窗户上时，你可以象一只猫似的躺在那宽宽的窗台上美美地睡一觉。那包了灰绿色屋脊的瓦顶上，这里那里出现了一些红色的斑点。屋顶时不时地添了新瓦，下雨时，雨水一点也浸不到椭圆的拱形天花板上来。只是近十五年来，深深的地下室开始发潮，潮气越来越重。渐渐地，简直象泉水似的往上冒，一阵一阵将地基淹没。到后来，潮气浸透了底层地板，并且逐渐上升，使楼板上也出现了大块的霉斑。不然的话，这所老房子可能永远不会拆掉，而会跟城市的整个这一区在一起被当作历史古迹保留下去。市人委的一个小组作出决定，要拆掉房子，排干地下的积水，原地盖一幢也许在外形上按照同一风格，但是室内却要舒适和清洁得多的新楼房。老房子的住户陆续迁入了新的住宅，埃尔塞和她的全家最后便离开了自己家族世代居住的祖屋。

房子真的被拆掉了吗？反正时间还早，她只要多走几步，绕一个小小的弯，就会看到（再看一次！）他们的祖屋是不是还挺立在那里。昨天搬家时，她比较轻松地离开了它。当卡车开动，驶向上城区的时候，她头都没有回一次。外婆上车后，却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可是今天，她觉得昨天她的身上似乎被割去了一大块肉。当时，她一点也没有感到疼痛。她必须回去，去寻找那未曾体验到的痛苦，亲身感受一番，然后才坦然地迈步向前。嗨，绕一个小弯吧！

瞧，那条街！瞧，那个很陡的拐角！冬天走在那里，风迎面刮来，道路很滑。瞧，那幢“大肚子”楼房！这是她小时候对那幢房屋的称呼，它的二层楼向街面鼓出来，下面用两堵墙支撑着，墙也随着楼层一起往外伸。绕过它去……在

它的后面……天哪！是一片天空！是密集的楼房之间的一块深深的、令人痛心的空隙！一个意想不到的缺口！它似乎把你胸膛里的空气全吸走了。他们把老房子拆了！而且，在拆房子的时候，把它的地基石都撬了起来。需要多少双手同时工作，才能够在一天之内把这一切都拆除干净啊！不过，还剩下一点，一个墙角和那座楼梯。看来，他们正干到这里，天黑下来了，他们也就在这里收了工。楼梯孤零零地翘着，没有任何支撑，上面一头伸向天空，下面拄在先前是过道的地方。“我放学回来时，总是蹦蹦跳跳地从那条过道跑进屋去的。”埃尔塞想。

地面上张着黑森森的大口子，光线透过它们射到从未见过天日的地下室深处去。到处是破砖烂瓦和断木头柱子。

还有那个裱着深蓝底子、大朵金花的壁纸的墙角。那里原是外婆的卧室。就是朝东的墙角，放衣柜的地方……不，不对！等一等，它是向东的吗？还是向北呢？是向北的。对，是放她的软椅那个墙角。上面曾经挂着外公那张绘在圆瓷盘上的画像。瞧，墙上还有瓷盘留下的痕迹……

“埃尔塞！”

“约尼格！”

“你也来了？”

“你也……？”

“你知道，我心里有点难过。我是在这里认识你的。去工地的路上，我想，我永远不会再到这里来了，你也再不会在那个窗口等我了。我正是在这里爱上你的。”

“有点伤感，是不是？转眼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真奇怪！怎么会留下了楼梯？刚巧是楼梯？”

“是呀，真不知道它怎么会立得稳的。”

“不仅是这样。恰恰留下楼梯！你记得那个楼梯吗？”

埃尔塞挨近约尼格。是的，她记得。可是，对她来说，这所房子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尽管他提到的楼梯也许是到目前为止她生活中最美好的楼梯。而房子意味着她二十五年来的生活，意味着她所认识的她们家中所有人的生活，以及那些尽管她不认识、却感到他们就在自己身后的人们的生活。就象是那山间的泉水，当它流到平原上的时候，仍然记得或保存着它发源的幽谷的阴凉和林中的鸟鸣。

“那天下午，我上你们家去。”约尼格说。

“你从大学里来，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装着设计草图的文件夹。”

“我们俩一块儿学习。我早就爱上了你，可我不知道你也爱我。”

“我也是老早就爱上了你，可我想都不敢想你会爱我。”

“我绘图的时候，望着你的手，免得去看你的脸，使我心慌意乱。你的手真美，显得略微大了一些。你那长长的指头在制图板上移动时，就象弹钢琴似的。”

“我该走了。当我想到自己该走了时，心里真是依依不舍。我望着你那低下去的颈项，它是多么细腻，多么娇柔。我望着你那垂到颈部的一束黑发，它比别的头发更长，微微地颤动着，又细又软。我心里想：‘我要是现在吻她呢？会闯下什么样的大祸？她会被吓坏，会生气的。那我就永远不能再到这里来，别想再看她那俯向桌面的颈脖和低垂的、朦朦胧胧的眼帘了。’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站起身来走了。”

“我送你到门口。然后，陪你出来，走到楼梯上。你走了，我感到绝望。我仿佛觉得当时你一走，就永远不会再回来，就连上课的时候，我也见不到你了。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什么东西就此结束了。这是最后一个夜晚。我当时那种伤感的情绪真是无法解释。”

“到了楼梯上，你眼望着我。”

“就在那儿，最上面的一级楼梯上，我靠着那现在已经没有了的墙壁，望着你。”

“于是，我捉住你的手，你没有把它们缩回去。”

“我望着你，猛然间，我明白了。就是说，并不是心里明白，而是感觉到，世界上除了你和我，就再也没有什么了。突然，我似乎整个儿地融化到你的身上。是呀，我觉着自己融化、溶解到你的身上了。因为，我再也分不出哪是你，哪是我。与其说我是我，还不如说我就是你。”

“就在这时，我吻了你。真奇怪，当我把你搂抱在怀里吻你的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到了你的存在。以前，我觉得自己爱的是一个幻影。当我在那个楼梯上拥抱你时，这种爱才成了现实。于是，我更爱你了。”

“明天，可能楼梯也不会有了。”

“好在今天我们还看见了它。我们上工地去吧，埃尔塞。算了，别往后看。”

“再看一次吧，约尼格。”

“别看了，埃尔塞，亲爱的。爱情伴随着我们。这里什么也没留下。嗨，走吧。”

整个上午，那座高高地翘在空中的古老楼梯时时都浮现在埃尔塞的眼前。在这个巨大的工地上，张着强大巨臂的吊

车这里那里嘎嘎地响着。重新打好的地基上，一幢幢高楼矗立起来。那楼梯的影子闪现在脚手架之间，混凝土搅拌机和大山一样的砖堆上方。姑娘尽量集中注意力，检查摆在面前的图纸，核对计算数据。她不时抬起眼睛，对正在房间另一头的桌上工作的约尼格嫣然一笑。约尼格暗中窥视她的目光，也同样报以微笑。接着，埃尔塞又望望工地。在它的上方，阳光从大片的云层里倾泻下来。她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个楼梯。它光秃秃、孤零零地悬在矗立的楼房之间。她重新低下头去审视案上的图纸。

后来，她同约尼格一起到第五组的工地现场去。工人们正在浇铸一些新的地基。那里的工作把她吸引住了，以至她把那座楼梯完全抛到了脑后。下午三点钟，全体工程技术人员有一个工作会议。尽管宣布说会议将会很短，可它却一直开到五点多钟。因为施工中出现了一些不曾料到的问题，材料运输跟不上施工的进度。

最后，当他们穿好衣服准备回家的时候，埃尔塞对她的未婚夫说：

“上我们家去吃饭吧，约尼格。”

“你们家难道真还需要我去打搅吗？你们的全部屋子都还乱七八糟，你妈妈可能还没有收拾出个头绪来呢。”

“那你就去帮助我们收拾收拾吧。”

这一点他倒是没想到！小伙子的脸刷地红了。真该死，他怎么没想到这点呢？她们家只有三个女人，其中一个大半天还得上班，第三个又简直什么也干不了。这样的家，你应当尽快地为它创造一点好的条件。昨天搬家的时候，他倒是去帮忙了。以后的事，他觉得自然应当由她们自己去对付。

他急忙挽起她的胳膊，两人肩并肩地向埃尔塞的新居走去。在一个街口，他们差点弄错了方向，朝旧居坐落的下城区走去。最近两年，他们俩每天都走过那条街，由约尼格把埃尔塞送到家门口。他们停住脚步，笑了起来。但是，埃尔塞的笑容很快收敛了。她又想起那在陌生的楼房之间奇怪地高翘着的楼梯。老房子不复存在了。也许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死了亲人的感情。祖父死的时候，她才两岁，当时的情景她一点也记不得。外婆和妈妈都还健在。实际上她还没有死过亲人。爸爸的死她没有亲临其境。然而现在，她的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突然死去了；要不，从一定意义上讲，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逝去了。尽管从年龄上讲，她早已超过了它们，但她还没有向它们告别，因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全部回忆都还留在她的脑海里，一直没有忘记。就连约尼格也似乎跟那所他们俩开始一道学习的房子，跟那座他们俩第一次拥抱的楼梯依依难舍。约尼格这时正双手将她的腰肢紧紧搂住，神情忧郁地瞧着她。埃尔塞只用眼角睨视着他，免得他看见自己眼里涌出的泪水。

当他们走上那带有未干的石灰气味的楼梯，埃尔塞取出小钥匙开门时，她又忍不住笑了。这是一把耶鲁锁钥匙，昨天刚刚放进她的小手提包里。她觉得这把钥匙跟原来那把她多年来所习惯的粗大笨重的钥匙比起来，简直象火柴棍似的小玩意儿。她不会告诉妈妈和外婆，说她到“那边”去过，看到了那种奇特的空虚，那带着蓝底金花壁纸的断墙残留在那里，仿佛在等待雨水将它冲刷，狂风将它吹倒。说不定她们有更多对往事的回忆装在心里，干吗要去告诉她们，惹得她们心酸呢？昨天，搬家的车子开动时，外婆都蒙上了自己

的眼睛哩。

门厅里还是一片混乱。妈妈在外婆的房间里收拾了一整天。外婆暂时躲到埃尔塞的房里去，那儿多少还算有点头绪。

“到厨房里吃饭去吧，孩子们。埃尔塞，食橱上有两个盖着的罐子，你把它们热一热，能吃多少尽量吃吧。”

因为劳累的缘故，妈妈的眼睛周围带着黑圈。可是她一点也不想坐下歇一歇，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料理。

在镶着瓷砖的厨房里，一个角上放着几盏灯、几捆书和一叠盘子。这些东西摆在地上实在有点别扭。

“你还记得那个炉灶吗？”埃尔塞问。

约尼格笑了，伸手挽住她的肩膀。咳，这个时候，干吗还去提过去的东西？它们象一些早已失去的奇迹，而失去它们又简直是一种不幸。确实，在老房子那间宽大的厨房里，有一个很大的灶头。炉膛很大，有两个灶眼，靠墙壁有一个砖砌的烟囱。约尼格第一次同埃尔塞走进厨房时，开玩笑地问她：灶头是不是为一些巨人、一些食量无穷的妖精垒的。可是，后来一段时间，他发现那两个又深又黑象山洞似的灶眼真不错，中午剩下的饭菜放在上面，第二天还是热的。

“你们看，我把外婆的衣箱、她的床和衣柜拖到她那边去了。这只漂亮的小箱子……我知道……原来是放在阁楼上的。它是这样漂亮，我都可以把它送给一家博物馆。你们看看吧，我想它一定很古老。把它放在哪儿呢？扔了，又怪可惜的！”

“哪只箱子，特鲁德？”外婆在隔壁房里说话了。在她那样的年纪，她的耳朵可真好。

“妈，不给你看过，我是什么也不会扔的。”特鲁德安慰她道，“你再坐一会儿，等我们把地方清理好，再请你过来。你看看哪些破烂东西可以扔掉。”

外婆不作声了。她相信，没有她的允许，她们是不会扔掉什么的。一个橱柜应该搬到这边来，而另一个得移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去，因为，开始放的那个地方，现在看来一点也不合适。特鲁德的钢琴，无论你怎样转动，仍然显得太大。虽说房间并不小，可是照她看来，它的窗户太大，门又多，墙角太少。带鹿头图案双扇门的镂花橡木食橱，上下两部分叠起来，顶上两层几乎够着天花板了。最后，外婆的房间好歹有了个头绪。这时正是掌灯时分，总算可以把老人家请到她的房里，看看东西的摆法是不是称她的心，住在里面是不是觉得舒适。嗬！八十三岁高龄的老外婆根本不要你背她，连搀扶都不用。你只要递给她一根手杖，让她感到在必要时有所依托就行了。她走得稳稳当当的，而且速度特别快，对她那样的年纪来说，简直太快了。只不过走上几米远，她就得停下来，扶着椅子深深地吸几口气，让她的心跳平静下来。

现在她也是这样。她很快坐到那把带高高靠背的暗褐色安乐椅上，把身子埋在里面，背靠着软靠垫，呼吸平稳而有节奏。她的眼睛往四下看看：

“我的小茶几在哪儿？”

可不！他们正要给她搬过来。约尼格飞快地跑到门厅，从一大堆大衣下面把它扯出来，安放到安乐椅旁边。

“我的针黹篮子！”

你瞧，篮子放在哪个箱子里了，箱子还没有打开。搬家

时，针凿篮子又不能随便放在什么桌上，尽管说那倒是它素常呆的地方。

“妈，我们会把它找出来的。反正现在你又不急着编织什么。”

“把台灯放在橱柜上，它的老地方，别放在窗台上。”

这下问题可来了！你要是把台灯放在橱柜顶上，电线就够不着插销。你又不能为了放台灯就把橱柜挪一个位置。

“明天吧，妈，明天再搞。等他们来安天花板上的吊灯时，请他们把线接长一点。”

“现在，把你们说要送博物馆的那只箱子搬过来！”

埃尔塞和约尼格急忙到门厅里去搬箱子。箱子很沉，把它抬起来时，它一点声响都没有。虽说只搬到隔壁，约尼格也担心埃尔塞抬不动。

“外婆，这箱子好重哟！它是空的吗？”

“我想，是空的。谁还会有什么宝贝忘在里面呢？”

箱子并不大，黑漆漆的，箍了几条宽宽的铁条，象缘带似的打成结后又展开，钉着护角，挂一把雕花的大锁。这时，它被放在屋中央，窗台上那盏台灯的小灯泡微光从侧面照着它。外婆久久地、默默地望着箱子，似乎要将它辨认、回忆，把与这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箱子相联系的一切往事都回想一番。

“是呀，”她突然开了口，“我想起来了。这是太祖婆弗里德里克的箱子。就是说，据太祖婆弗里德里克讲，箱子是她的祖父约翰尼斯·宾德尔留下的。我的外婆格雷特年纪轻轻，三十一岁就死了。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可是我的母亲和弗里德里克太祖婆却跟我一样，活得很老。太祖婆我还记

得很清楚。你有什么办法呢？她是九十二岁死的，那时我才八岁。我的外婆死了，太祖婆还活着，为她伤心痛哭。我们家族中的女人都年纪很轻就过门，寿命也长。有时候，她们自己祈求死亡来临，请死神不要将她们忘记。很少有象外婆和其他几个老祖先那样死的。我听人讲，她们死于暴病、瘟疫或其他灾祸……我们别说这些吧，这不是你们的事。”

“可是这箱子？这箱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的祖先——当时的皮匠行会会长约翰尼斯·宾德尔的。我们这位祖先和他的妻子赫米内大概生活在公元一千七百年以后，具体年代我也记不清了。你们到陵园去看吧，就在山坡上的教堂里。早先立在他们夫妇墓前的那块石碑，后来移去嵌在陵园教堂的一面墙壁上了。太祖婆弗里德里克指给我看过，那块墓碑上刻着他们的像。今天都还能看到刻在上面的像、碑文和行会的纹章——一块仿佛用大梳子梳理过的毛皮，以及这位祖先姓氏开头的大写字母J和B。你们把箱子打开吧，箱盖的内壁上也应当刻有那个图案。”

沉重的箱盖打不开，象是锁上了很久，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都没有人开过似的。

“钥匙吗？钥匙是有的，应当在什么地方。总有一天我会找到钥匙给你们把箱子打开的，因为我把钥匙放在衣柜的一个抽屉里了。现在这样乱纷纷的，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这原是一只旅行箱子，祖先约翰尼斯·宾德尔带着它出门卖皮货的。他在集市上，在那些拱廊下面，同皮匠和铁匠们一起摆地摊，把皮货放在上面。”

约尼格坐在椅子上，一直用眼睛瞟着埃尔塞，显得局促不安。他想跟她说点什么，可又不敢打断老人的话。外婆沉

默了一会儿，思想似乎停留在遥远的地方，接着，又象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道：

“你想想，我已经八十三岁了。弗里德里克太祖婆死的时候已经九十二岁。这些事是她亲口对我讲的；还不是关于她自己的事，而是关于她的奶奶的事。这就是说，我给你们讲的是发生在两百多年前的真事。你还以为这种事只有书本上才有，而不是家族中一些非常了解它们的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

“可是，教堂里那块靠在墙上的墓碑……埃尔塞！你还记得吗？啊？去年冬天，我们俩去教堂看古老的唱诗台时见过的……你记不得了吗？”约尼格大着胆子问她。

埃尔塞轻轻地惊叫了一声。怎么不！她记得的。那是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前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太阳突然钻出云层，照得夜间冻结了的积雪象珐琅似的闪闪发亮。他们俩一同爬上山岗。在教堂里，他们久久地观看那些雕刻着图案的唱诗台。埃尔塞曾经看过许多次，可是这回她觉得它们显得异常漂亮，因为她是跟约尼格在一起，因为约尼格很欣赏这些图案。然后，他们俩顺着墙壁往前走，观看那些原先盖在坟上、后来移到那里靠墙立着的墓碑。他们在一块石碑前面停留了很久。碑上有一幅图画，象是孩子画的，粗糙而又简单。画面上并排站着一男一女，粗线条刻画出的眼睛平视前方，女人的两手文静地交叉抱在肚子上，男人双臂下垂。他们那草草刻成的脚下，有一方毛纹很长、刻工笨拙的皮子。

“外婆！那女人的头上仿佛戴着一顶圆筒形软帽，上面罩一方头巾，身穿一条角角叉叉的、皱折很宽的裙子，是

吗？”

“那男人头戴皮帽，身穿一件宽翻领的长皮衫或者长袍，是吗？”

“长袍？”外婆生气了，“那是一件带盘花纽扣的短上衣。他脚上还穿着有一排纽扣的高腰靴子呢。你没有看清楚！要是长袍，就会拖到地上，你就看不见他的靴子了。”

“对，他是穿着靴子！”埃尔塞大声说。她想起，当时她有一瞬间想数一数那些扣子。一面数，一面在心里暗暗说“他爱我，他不爱我”，就象去年夏天有一回她数雏菊的花瓣时那样。她心中的“他”自然是指约尼格。她正在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约尼格问她：“你说，埃尔塞，这些人曾经相爱过吗？瞧他们在石碑上这副样子，表情如此严肃和冷漠，我暗问自己，这些人恋爱过吗？或者爱情是由我们发明的？”说完，他紧紧地挽住她的胳膊。毫无疑问，他认为这些衣着臃肿，带着死气沉沉的目光凝视远方的人，从来没有恋爱过。

“他们相爱过吗，外婆？”

“谁？”

“老祖先赫米内和她的男人约翰尼斯。”

“关于他们的爱情，我的太祖婆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她出世的时候，赫米内已经死了。她只是从她的母亲那里知道，那块石碑先前曾经是盖在她的爷爷奶奶坟上的，那坟就在山岗上教堂的石头地板下面。墓室有许多坟墓，可是，坟墓被盗过一次，我想，大概是在一千八百年前后。后来，墓室里到处扔着死人的骨头和他们入殓时穿的衣服，全是咖啡色的。你们知道，天鹅绒也好，呢料也好，绸缎也好，不论

它们原来是什么颜色，一埋到坟墓里，全都会变成咖啡色，跟泥土和骨头的颜色一样……是吧？我说到哪里了？对，一千八百年前后，坟墓被人打开，盗走了里面的财物。那时死人下葬时要陪葬许多许多的首饰，可不象现在这样。墓碑被掀到一旁，不少被砸碎了。完好的墓碑被搬到上面教堂里，让人们看看它们，追念死者。盗墓匪徒一直没有被抓住，他们的人数一定不少，才能干这种盗窃勾当。在地下墓室里，还扔着许多钢钎和镐头。”

“关于爱情，她什么也没有对你说过？”埃尔塞固执地问。

“我倒是相信他们之间没有过爱情。”老人沉思地说，“在我们的家族中，就是说在我们祖先的家族中，差不多人人都是工匠师傅。他们无论在行会还是在市议事厅里都是廉洁正派的人。他们的女儿都许配给自己的徒弟。姑娘爱那个徒弟，这种事是有的。但这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是自己终日厮守的男人。也有姑娘无法忍受那徒弟的情况，可是她毫无办法。师傅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在战争中死了，他养着徒弟，以便把自己的手艺、工具、房子和女儿都留给他。

“师傅总想把徒弟培养成人，使他成为畏惧上帝、精通手艺和手脚勤快的人，然后放心地闭上眼睛，因为他把一切都交付到好人的手里。赫米内爱她的男人吗？我不相信，因为，我听太祖婆讲，她太怕他了，一辈子都对他怀着惧怕心理。没有他陪着，她从来没有出过家门——可是那时候，哪个女人出门不是由她的男人陪着呢？——而且，也只有在礼拜日，她才跟他一起上教堂去，并肩站在诵经台前——工匠师傅们都有自己的诵经台。她打扮得花花哨哨，戴着金项

链，系着腰带，别着别针，满头插着首饰，脖子直挺挺的一动不动，担心他别怀疑自己扭过头去看什么人了。当男人因为她烧错了一道菜或者酒不够凉而生她的气时，便请她出去。不是让她离开家，不是的！过道门上了锁，钥匙他带着。他只是让她到楼梯上呆着……”

“哪个楼梯？”

“就是我们家那座通往下面过道的石头楼梯。他让她到屋外去，等他消了气，免得他火气上来了举手去打她，从而触怒了上帝。打她这种事倒是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她总是等他心平气和了再回屋去。当他数钱的时候，他也把她打发到外面去，尽管家里的房间并不少。可是他想，这样更好，免得女人从隔壁房间里听到钱币的锒铛声，钱对她是没有用的。她需要的只是礼拜日跟他上教堂时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好让镇上的人们看看，约翰尼斯师傅家的日子过得不错，他有的是钱给妻子打扮和给自己穿戴。弗里德里克太祖婆告诉我，师傅带着他的儿子和徒弟出门卖货的时候，他也把过道门锁上，带走了钥匙。留在家里的其他徒弟和伙计就在下房的作坊里干活，那儿也有他们睡觉的地方和通到街上去的门。他们同那条过道和通往上面师傅住房的楼梯完全隔绝开来。家里贮存着足够的食物，你要是需要空气的话，你就打开窗户吧，婆娘。你要是快咽气了，你就自己叫牧师吧。当然也是在窗口，因为街上的行人很多，或者，下房里的徒弟们也会听见，他们会去通知他的。牧师身上也有一把师傅交给他的钥匙，在这种真正需要的情况下，他是能够进屋的。

“有一次，约翰尼斯外出回来，发现我们的老祖婆赫米

内死在了那座石头楼梯上，无人收殓。也许是她在那里发病了，上不去楼梯，没法从窗口叫行人或者徒工去请神父吧？或者，她孤单单地同一个女佣人呆在家里，不知发了什么疯，心里憋得慌，便到楼梯上去透透空气吧？女佣人从窗口逃走了，她跳下窗户，被人接走了。人们发现赫米内死在楼梯上，可是从没有人怀疑过那个女仆，因为赫米内不象是被人杀死的。他们从外面回来，看见她安详地躺在楼梯上，身子都僵硬了。看来，被憋在房间里，她实在受不了，楼梯上她倒觉得自由一些。她那时六十三岁，在那监狱似的房子里关了四十五年。不过，约翰尼斯也死了。他比她年纪大得多，忍受不了孤独。据说他没有他的赫米内就活不下去。人们是这么说的。

“他的儿子戈特弗里德继承了父亲的全部家业。我记得，他们好象还有一个女儿，可是还没有出嫁就害霍乱死了。戈特弗里德四十三岁死了父母。他独身一人，还没有娶亲，因为他父亲约翰尼斯在满镇子里没有看中一个匹配得上他的姑娘。于是，他便造下了一件罪孽。他跟一个罗马尼亚族的姑娘勾搭上了。”

埃尔塞笑了，她看了看约尼格。约尼格也笑笑，困窘地涨红了脸。

“你听听，埃尔塞！”妈妈笑道，“你听见了吗？”①

“罪孽！”外婆生气地又重复了一遍，“当时？那个时代？当然，行会的权力已经不怎么大了，市场已经不能完全

---

① 埃尔塞是日耳曼族，她的未婚夫约尼格是罗马尼亚族，这种异族通婚的事在历史上是不允许的。

控制在他们手里，因为，在约翰尼斯师傅的晚年，机器生产的洋货已经开始涌了进来，抵都抵挡不住。可是，皮匠和铁匠们还是自吹自擂。太祖婆弗里德里克告诉我，他们捐了一大笔钱，将城墙上的塔楼修缮一番。可是，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出于骄傲心理，想显示一下他们的势力还很大，财富还很多。否则，他们就简直站不住脚了。戈特弗里德娶了一个罗马尼亚族姑娘。那姑娘是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农家女。他是在集市上看上她的。她叫玛琳亨。”

“玛琳亨？”

“对。她的原名可能叫玛丽瓦拉，或者玛丽乌察，可是人们都叫她玛琳亨·戈特弗里德。人们把戈特弗里德赶出了行会，孩子们！也不知他犯了什么大罪，人家将他审判了一通，干脆把他开除了。当时，他父亲死后，他已经成了一名师傅。他不能违反行会的律条，去娶一个农家女子，混乱萨斯人① 的血统，败坏他所出身的好人家的门风。

“这时，戈特弗里德便开始挣扎撑持。在他那样的年纪，不得不重新更换职业。霍尼亚伊公爵保护了他。为了争夺一块地产，公爵跟行会把头有过宿怨。公爵从多明俄会修道院买下了一份地产，行会把头呢，也想买。公爵把戈特弗里德带到他的庄园管理处，使他重新获得了荣誉和名声。戈特弗里德对帐目很在行，把公爵的庄园管理得非常出色。在那些年里，他和公爵都积攒了很多钱。他自己给玛琳亨重新施了洗礼，让她由原来的东正教，改信新教。她的女儿弗里

① 在罗马尼亚，人们称居住在西北部特兰西瓦尼亚的日耳曼人为萨斯人。

德里克生下来就是一个纯洁的新教徒。

“不过，玛琳亨的生活并不美满。虽然说戈特弗里德有胆量不顾人们的诅咒和行会给他的打击，娶了她，保护了她；以后却再没有胆量让她见人，更不敢跟她一起穿街过巷。看来，那件倒霉事强烈地震动了他的心灵，因此尽管他很爱玛琳亨，却把她象女仆似的关在家里。他既然不让她抛头露面，给她穿的衣服也就比女仆的好不了多少。就连上教堂，戈特弗里德也不带妻子去，仿佛他是一个未婚男子，或者死了老婆的鳏夫。

“他总是说他的妻子身体不大好，要么天气太热，要么天气太冷，反正是没脸让她见人。他跟她一起生了五个孩子。这种事他倒是做得到，不觉得丢人。自从结婚后，戈特弗里德从没有在自己家里请过客，也没有搞过什么庆祝。约翰尼斯师傅在世时，家里一年两度——一次不多，一次不少——就是圣诞节和六月里他庆祝生日，总要举行盛大的家宴，烤小猪和羊羔，杀鸡宰鹅，摆上整桶整桶的啤酒和葡萄酒。在这种时候，赫米内打扮得象公爵夫人似的，挨着她的丈夫坐在首席。玛琳亨可没有这样的福份。五个姑娘中，弗里德里克是大女儿，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姑娘们的生活是另外一个样子。戈特弗里德银钱满箱。玛琳亨对其他妇女的生活羡慕得要命。她站在窗前，望着那些去参加婚礼或洗礼的双轮和四轮马车，太太们的衬架裙撒满了车座；冬天，望着那些头带铃铛，身披绣毯的枣红马拉的雪橇，车夫在驾车人的座位上欢乐地吆喝。如果她自己的生活从未有过丝毫乐趣，那就至少让她的女儿们能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吧！弗里德里克和她的妹妹们——因为家庭富有，她们后来都嫁给了特

兰西瓦尼亚各地的商人——常常出去参加她们家中从来没有的舞会和娱乐。

“当时，舞会已经开始风行。那是什么样的舞会啊！它们不象从前那样，只在公爵和亲王府里举行。现在，富商和风雨飘摇的行会老师傅家里也举行舞会了。尽管这些师傅切齿咒骂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那是什么样的舞会啊！弗里德里克姐妹由父亲领着，而不象别的女孩子那样由母亲陪伴，因为对于她们的母亲来说，天气不是‘太冷’，就是‘太热’。玛琳亨象农妇似的身上裹一条披巾，缩着身子坐在我们那座石头楼梯上打盹儿，等候他们直到深夜，有时甚至等到天明。他们回来时，她被惊醒了。她查看她们的高跟胶底鞋或绒皮鞋，发现她们的鞋跟磨损了或者变歪了，她便知道她们跳了不少舞，过得愉快，她的心里也就高兴的了不得。

“小女儿们出嫁了，离开了家。最后，弗里德里克也出嫁了。她结婚得晚一些，因为她最初许给了一个在奥地利军队里服役的军官。他上了前线参加莱比锡战役，一去就再没有回来。弗里德里克的丈夫也是霍尼亚伊公爵庄园的一个管事，跟她的父亲是同事，当然比她父亲年轻得多，但办事远不如她父亲精明。太祖婆说，他长得很英俊，也许是全城最漂亮的男子。在舞会上，他跳起舞来不知疲倦，步子轻盈象一只蝴蝶。他跳小步舞，还领头跳一种叫瓜德利尔的新舞。女人们都缠着他；要不是怕解雇，他大概也乐意同女人们周旋的。公爵老年成了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要所有他的手下人都过纯洁无瑕的殉教者一般的生活。他允许太祖爷去参加舞会，却不放松对他的任何轻浮举动的监视。这是老公爵的一种怪僻：喜欢了解他手下人的一举一动，他有通风报信的人向

他秉报他们的行动。他要求办事员成为全城表率，因为他们是霍尼亚伊公爵老爷府上的人！对可怜的汉斯来说，被迫接受这种控制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天性要求他过另一个样子的生活。于是，他染上了一种嗜好。

“他开始把自己关在家里喝酒。他跟弗里德里克面对面地坐在桌旁，一罐接一罐地喝，她看着他那逐渐变得浑浊起来的漂亮眼睛，他那一头乱蓬蓬的浓密头发和他那耷拉下去、显得非常疲惫的面孔，不忍心自己回房里去睡觉。就这样，一夜接一夜，通宵达旦。”

“她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

“你以为那时候能够象二十年前你妈离开你父亲那样？当时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全城的人会怎么说呢？牧师会怎么说呢？公爵呢？他们的儿子——我的外公孔特对这样的父母又会怎么说呢？”

“可是，他们的儿子看不见他的父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

“他看见了。但他不去评判，他没有这个权利。这是他的父亲呀！他也愿意这样！父母毕竟还在一起生活，没有分开。退一步说，即使离了婚，弗里德里克指望什么过活呢？那时候，她能够象你妈那样去当中学教师？那时的女人除了烤面包做菜，还会做什么别的事情呢？她原先有自己的财产，可如今已经转到丈夫的名下。她的嫁妆已经给了他。

“弗里德里克太祖婆说，天快拂晓的时候，汉斯总是把头伏在桌上痛哭起来。他那蓝色的或灰色的外套上洒满了酒渍和泪痕。弗里德里克的心都要碎了。她知道，他哭是因为他喝醉了；可是她也知道，象他那样一个漂亮而热情的人，

生活本应当是另外一个样子。晚上，汉斯回家来，当她听见他从我们那座石头楼梯上一级一级地往上搬酒桶（他差不多每个星期喝光一桶），当她听见酒桶滚动的时候，她便明白这一夜将是什么样儿的了。于是，她想寻短见。不过，她没有。她活了九十二岁。丈夫死后，她又活了四十年。酗酒缩短了他的寿数。可是，太祖婆从来没有忘记他是多么英俊，也没有忘记，他从未对她说过他跟她呆腻烦了，想离家出走；而只是象小孩子冷了或饿了的时候那样哭泣。她呢，又无法安慰他。直到他死后，太祖婆夜里还从床上欠起身来，侧耳静听：她仿佛觉得汉斯正从楼梯下面把酒桶往上推，发出很大的声响。接着，他就要坐到饭厅的桌旁，面前摆着满满一杯酒……

"弗里德里克的儿媳妇，就是说我的外婆格雷特，我没有见过。她死的时候很年轻，才三十一岁。那时，她的女儿，就是说我的母亲刚满周岁。据说，她没得善终。当然，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什么。妈妈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她认为，让孩子们知道家中的隐事不好。事情又涉及到她自己的母亲，她觉得对人讲述她的不幸和罪过是一种大逆不道。有一次太祖婆无意中漏了一句。后来，我们这些孩子就追问她，缠住她不放，最后才发现了她的儿媳妇格雷特的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的，我们发现了。太祖婆上了年纪，有时候会把她不想讲的话也讲了出来。"

埃尔塞和约尼格等待着。妈妈垂下了眼皮，开始用鞋尖去擦一点残留在地板上的石灰浆。接着，她把整个身子都俯下去了，用鞋边使劲擦地板，仿佛在世界上她所关心的就是那个污点，仿佛刚才讲的话全都与它有关，必须马上把它擦

掉。

“罪过？”埃尔塞轻声地问，“什么罪过？”

妈妈的身子微微一震，并没有直起腰来。外婆沉默着。

“什么罪过，外婆？”埃尔塞追问了一句。

“这不能算罪过！”妈妈突然说道。她挺直了身子，望着外婆。

“杀人便是罪过，特鲁德，哪怕是杀死你自己。人的生命你是不可以夺走的，无论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不可以，因为这生命并不是你给的。就算你生了孩子，他们的生命也不是你给的。在一个夜晚，当你并不是在想孩子，而是在想你自己的时候，你孕育了他。你把他怀在肚子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你也可能生下他来就是死的。你生下来的不过是一团肉，这团肉如果会叫喊，有呼吸，那是出于一个更伟大的力量的意愿。我并不把这种力量叫做上帝。因为，我这一辈子对它的信念太热忱了，而我每次向它祷告时，它都没有显灵来搭救我，所以，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有，在什么地方。看吧，我活了八十三岁，我并不知道。可是，生命并不是由我们的意愿，或是我们的内脏产生出来的。既然我们不能产生生命，也就没有权利夺走它。对这一点，我跟太祖婆弗里德里克一样坚信不移。”

“那么……你的外婆格雷特自尽了，外婆？”埃尔塞的心静不下来。

“她吊死了！”外婆随随便便地说道，好象她刚才不曾尽量回避不肯透露这件事似的，“她就在那座楼梯上吊死的。太祖婆弗里德里克的儿子——我的外公孔特是从别的城市把她娶来的。她在这里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婆婆对她

倒是很好，婆媳关系很融洽，可是，她呆在家里寂寞得要命。据她自己说，她娘家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有供她骑着游玩的马和跟在她身前身后的狗，家里每天宾客不断。格雷特出身于名门贵族，她的姓是以'冯'开头的。一直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嫁了孔特，因为他不过是一个钟表匠。其实，人们也猜到了三分。孔特为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的所有大小教堂修钟。是弗里德里克送他到布达佩斯去学到这门手艺的。当他到奥拉迪亚地区格雷特的娘家所在的那个城市时，他一连几天都看见她在教堂里祈祷，哭泣。据说，她是为受骗的爱情而伤心。孔特爱上了她。格雷特的父亲答应把女儿嫁给孔特，大概是好让她尽快离家远走，因为满城的人都知道了她的恋爱与不幸。她就这样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家的房子，你们是知道的。可是当时的风俗习惯你们却不了解。我们家既没有花园，也没有狗，没有马。我们家族的女人，从来没有一个人上过马背。这种事只有贵族家才有，工匠师傅或商人家里是见不到的。格雷特呆在家里，等待她那去别的城市修钟表的孔特回来。她只有盼着他，因为除了他，再没有旁人可等。她架起织机织布绣花、缝补和编织。她盼望有一个孩子。直到临死的前一年，她才生下一个女孩。那时，她已经三十岁，原以为自己老了，在后嗣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指望。就在那时，她生下了我的母亲。我的外公外出归来，洗洗身子就去睡了。饭厅里摆着晚餐——一大桌饭菜为他'接风'。格雷特呆在尽头的小屋里，就是你原来住的那间，埃尔塞。我们家所有的孩子都是在那间屋里长大的。就是说，她陪着我的母亲在那间屋里，费劲地教她叫'爸爸'，好让孔特欢喜。太祖婆由一个女人陪着上陵园去了，只有格雷特

和她那刚学走路的女儿在家，她不断地教孩子说‘爸爸，爸爸’，女孩呢，只会伊呀不清地学着念道。她身上穿一条新的青缎子裙，上面绣着桃红花朵，头上系一条粉色头巾。后来，她想起应当去饭厅看看餐桌布置得怎么样了。推开饭厅的门，她发现孔特已经醒来，正把女佣人搂在怀里。格雷特没有叫嚷，也没有摔门。她安详地回到孩子身边。可是，女佣人看见了她，并且告诉了孔特。孔特不好意思马上去找妻子。他坐在那里，心里盘算着怎样对她说，为自己辩解，或者嘲笑她没有看清楚。他大概在那里呆的时间太长，直到太祖婆从陵园回来。

“这时，就听见楼梯上传来了一声吓人的惨叫和有人摔倒的声音。太祖婆摔倒了。她摸黑正上楼梯，好容易才辨清那些石级。突然，她抬起头来。只见一个巨大的人影悬吊在平时挂马灯的钩子上。在暗影中，她一下子认清了格雷特的缎子裙下摆，上面的花边在最后挣扎时扯破了。

“太祖婆一直没有原谅孔特。他们不得不把格雷特埋葬在陵园的边上，远离家族祖先们坟墓的墙角下，也没有请神父做超度仪式。她也没有原谅格雷特，因为她夺走了她无权夺走的东西，犯了杀人罪。她把自己的全部疼爱倾注到她的孙女，就是说我的母亲的身上，把她象圣女一样抚育成人，以便赎她母亲的罪孽。

“我的母亲确实是一个圣人，这一点我可以说。特鲁德也在这里，她也是记得的，因为我的母亲活了九十岁。我们家族中的女人都是这样，活得很长久。只有可怜的格雷特例外，因为她是一个外乡人，在我们中间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窗台上那个台灯座子，你们仔细看过吗？你们看见上面

跪着的天使那只举着黄铜火炬的小手有多美吗？先前那火炬是插蜡烛的。你们喜欢将它改进，装上电灯泡，我并不说不好。那是可怜的格雷特留下的蜡台。她从她父亲那里带来了这个蜡台和其他一些漂亮精巧的东西，有几只薄得象纸一样的玻璃杯（杯子早就打碎了），几个沉甸甸的银糖罐和几把象牙骨子、饰着羽毛的折扇。这些东西早就无影无踪了，因为尽管妈妈曾经珍惜地将它们保存着，可是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把它们翻出来，无意中就全给弄坏了。格雷特的遗物就剩下这个蜡台和她的最后一幅刺绣。那是她生下我母亲以后绣的，还保存在我的抽屉里。等我以后找出来给你们看。”

“她就吊死在那座楼梯上？我们那座楼梯？”

“就在那座楼梯上。后来，我母亲长大了，从佣人们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她每次走到楼梯的拐角处，总要停下来，为她的灵魂祈祷。妈妈是一个圣人。”

特鲁德站起身来，擦了擦她那困倦的额头。

“你们不饿吗，孩子们？”

“我们已经吃过一回了。”

“可是从那时起又过去了几个钟头。已经很晚了，快十一点了吧。妈，你不要吃点东西去睡觉吗？”

“让孩子们吃吧。我不想吃，也不想睡。脑子里回想的事情太多了。刚才说到我的母亲。她从小就爱行善，不加选择，也不管是在给谁做好事。比如，我知道，大约在49年底，当然，我说的是1849年，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爆发革命的时候，那时我母亲最多不过七岁，她就自作主张地把一个受伤的革命党人藏到她的房间里。她说，傍晚她看见一个‘病人’溜到墙根下。她站在窗口，看见他踉踉跄跄地躲到房后

的阴影里，两眼四下张望，想找一个藏身的地方。她知道她的父亲不在家，奶奶正在厨房里忙合，便下了楼梯，走出过道（那扇高大的过道门已经不象老祖先约翰尼斯的时候终日上锁了），把那人带进家，藏到她的房里。她不知道那人是谁，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懂得。她知道他得了病，无处安身。她还明白他求她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等他养好了身体就离开。那人怎么这样轻易地就跟一个孩子走，我至今也还不明白。看来他是走投无路、心情悲苦而又筋疲力尽了。下面，院墙外响着毛瑟枪的枪声。那人在家里藏了大约两个星期，太祖婆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就躺在那个黑色的大立柜里。那立柜足有一个贮藏室一般大，最近七十年来一直放在阁楼上，大前天我才把它送给了木匠。我真舍不得！母亲给他送吃的，护理他。一个七岁的孩子！你们别以为这是她亲口对我讲的。不是！还是太祖婆告诉我们的，有一天她怎样发现了那个陌生人在房间里。他大概觉得好些了，从立柜里走出来活动活动身子。弗里德里克险些儿吓晕了。她想叫仆人们来，可是陌生人哀求她不要声张。我母亲跪在她的面前。那人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身分告诉了她。原来，他是在贝姆将军①的军队里服役的匈牙利人。你们想想，孩子们，孔特家里窝藏了什么人！他要是这时候回来，老天爷，会闹出多大的乱子来！他会立即把那人交给警察局长；而对我的母亲，别看她年纪还小，我想他准会毫不留情地剥了她的皮……单是这么一件事，要是叫旁人知道了，就会使他倾家荡产，给

① 约瑟夫·贝姆（1794—1850），波兰将军，参加过1830—1831年波兰起义，是1848—1849年间匈牙利革命军首领之一。在取得对奥军作战的几次重大胜利后，他的部队被沙俄军队打败。贝姆最后流亡土耳其。

他带来灾祸，把他送进监牢。弗里德里克太祖婆让那个人在家里呆到天黑，她心里害怕极了，可同时又非常怜悯那人。天黑下来的时候，让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吧，革命者。我们可不需要你！好在你已经能够自己走路了。母亲一辈子尽做这种善事，因为在她的心中，爱人之心超过了理智判断。我想她也做了不少蠢事——漂亮的蠢事！正象其他人做了这么多聪明的坏事一样。父亲从来没有让她掌管过一文钱，免得她拿去胡乱花掉。可是，你以为她舍不得把身上的衣服和头上的耳环拿去送人吗？只要她有的话。因为，到后来谁也不给她买多的衣服和首饰了，从她手里散出去的实在太多了。”

“可是房子，那所老房子是谁盖的呢，外婆？”

“房子？我不知道。一个祖先吧。这不关你们的事。”

“不关我们的事？可是你知道吗？”

外婆不再回答了。看得出来，她是知道一点底细的，不过她不愿意说，她望着那有天使塑像的台灯座子，一声不吭。

“妈妈，你知道吗？”

特鲁德也显得很窘。她望着外婆，又疲倦地擦了擦额头。

“妈妈，我看出来了，你是知道的。你为什么不说呢？”

“这些事太久远了，你很难确切地知道。有一种推测。最后，我在档案馆里查阅过的城市编年史里面……”

“当然啦，你妈到档案馆里去考查过。看来，她读的那些书还是有用场的。她上过学，还不只念过一所学校，不象

我们这些人——她的家族中的其他女人。她刚在大学里学了一点历史，就跑到档案馆里去挖掘死人。这便是她的功劳，我可不知道她还干过什么更有出息的事。”

说到这里，外婆突然默默地笑了，笑得很开心。

“我刚才不也在你们面前挖掘了整整一个陵园里的死人吗？”接着，她又生气了，“我哪里知道你们会这样刨根问底地缠住我，让我给你们讲这么多事情呢？”

埃尔塞和约尼格都郑重其事地摇摇头，表示他们并不曾想刨根问底。可是，他们并不站起来去吃饭。两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反正你要是不告诉我们，编年史还在那里，我们也可以去看。”

特鲁德心烦意乱地扭着手指头，还是打不定主意讲不讲。

“为什么不关我们的事？开始外婆就说家族中有人死于瘟疫和其他灾祸，她也说这不关我们的事。难道还有比太祖婆格雷特悬梁自尽更不幸的事吗？”

“不幸得多。”外婆说，“好吧，你妈要是愿意讲，我不拦她。她看过档案，她知道；我没有看过，我不晓得。”

“你说吧，妈妈！”

“这是历史。”约尼格也腼腆地说，“它已经不再是某个家庭的家谱，会影响到后代。这是在很久以前就发生了的事，过了这么多代以后，它已经不可能给子孙后代留下烙印，或者污点。”

“并不是什么烙印，也不是什么污点。这件事太悲惨，太残忍了。说到头来，要想隐瞒它也是一种幼稚的想法。那所房子大概是在十七世纪中期，由皮匠行会会长希尔德布朗

特·沙非建的。他曾一度当过城市的市政长官。他有一个妻子，也许是他的结发，也许是续弦。总之，我从编年史里看出，他的妻子非常年轻。希尔德布朗特这个人有钱有势，他每年都要给教堂、麻风病人隔离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麻风病院捐赠很多的钱。麻风病人被集中隔离在山坡下面的河谷里，就是如今的铁路线那边。我觉得他的父亲似乎是麻风病人，被关在隔离营，正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才这样慷慨捐赠。至于探望，谁也不会再到营里去探望自己的亲人。也许只有礼拜日在野外设坛举行宗教仪式、麻风病人集中在隔离营的院子里的时候，才能远远地见一见。希尔德布朗特并不受人尊敬。难道是他跟教会有过冲突？一个象他那样虔诚的人？这是令人惊讶的。是他得罪了人，结下了冤仇，后来人家为了报仇而将他诬告？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要是他跟主教的关系不错，主教也会替他解脱。莫非是他的妻子古德鲁恩果真因为不知道什么奇怪的举动犯了罪，而这种举动被市政长官的仇人按照当时的观念加以解释，并且在证据面前谁也无法将她保护？总之，不幸的事件发生之后，市政长官的家产全部被天主教堂没收充公。这件事实在发人深思。当时，希尔德布朗特还是天主教徒，而他的后人便都信了改革教。也许是他的财产太多，招人嫉恨；也许是希尔德布朗特正打算改信改革教，于是天主教的主教抓住最后一个有利时机，以便剥夺他的财产。

“事情是这样的：市政长官被主教大人召去，对他说他的妻子是一个女巫。说是整个下城区的市民都看见她骑着一匹火马飞过人家的房顶，说她让离城镇最近的村庄下了一场腥臭的雨，把地里的麦子全烧死了。说夜里从他们新盖的房

子的地下室和临街的窗口冒出一股股绿色的火焰，邻居的妈妈们全都没有了奶。有时候，夜里，他们家的窗口闪烁着象猫眼一样的绿光，这件事城堡的更夫可以作证。更夫因为害怕，自从火焰熄灭以后，就再也不敢夜里走过他们那条街。还说市政长官本人也被比他年轻三十岁的女人的妖术迷住了。说他对事物的判断是善恶不分，遭人咒骂，整个行会的名声都被他希尔德布朗特玷污了。

“就在那一天，士兵们来抓古德鲁恩了。市政长官和她插上门躲在屋里，过道前面的橡木门尽管那样笨重和结实，还是被长枪和木夯砸开了。士兵们进了院子，上了楼，进了屋。听到动静，许多人聚集到门口。市政长官的妻子古德鲁恩被士兵们揪住头发从楼梯上拖下来。他们心里恐惧，不敢去碰她的身体。她的惨叫声震动了整个院子和街道。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可怜女人。士兵来抓她的时候，她正在给她的第二个孩子喂奶。编年史作者说，她对加在她头上的诬告一点也不明白，或者根本不承认。

“市政长官被解了职，也不再当行会会长，连普通会员都不再是了。后来，他从一个村子流落到另一个村子，帮农民鞣革，裁制皮袄，因为他只会这个手艺。房子给他留下了，因为就是把它白给人，也没人敢要。房子里有邪气。

“古德鲁恩被他们溺死在下面的湖里。他们把她按在水里二十来回。每次她快淹死的时候，他们又把她提出水面。她的肚子鼓得很大，人事不省。人们把她头朝下吊起来，直到把肚子里的水空出来，人也渐渐苏醒，便又把她浸到水里。到了第二十回，他们才让她死去。湖的四周挤满了全城和所有市郊村里的人。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处死过女巫了，人

们都渴望看看这种坏女人是怎么死的。围观的人是这样多，以至当他们怀着‘以上天的名义伸张了正义’的满意心情回城的时候，河上的木桥都被踩塌了。许多人从河里被打捞上来，有些被救活，有些却淹死了。这些人的死，编年史说，也是她——女巫的罪过，他们是她的殉葬品。因为当她从湖水里被提起来的时候，她曾经看过他们，她的眼光曾经落到他们的身上来着。

“直到过了三代，我们祖先的家业才重新获得了振兴。这是因为其他血统的男人加入了我们家族的行列。当然，这些人也是萨斯人，但是属于别的家族。他们娶了我们家族的姑娘。他们是新教徒，不怕教皇把他们开除。这时候，对巫术的迷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人类慢慢觉醒过来。

“一位十八世纪的佚名史学家从一些散失的史料中收集到这一切，并且记载了下来。能够找到证据，说明古德鲁恩是我们家族最早的祖先，这一点我不怀疑。至于玛特·沙非，编年史里记载着一个玛塔·沙非，‘乃一女巫所生’，是赫米内的先辈。据妈妈讲，她的太祖婆告诉她，沙非就是古德鲁恩所生。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们家族的一段最悲惨的往事吗？这不，我给你们讲了。”

房间里变得异常寒冷起来。埃尔塞战栗着，约尼格打着寒噤，特鲁德裹紧了自己的披肩。

“我们的祖先，或者旁人的祖先的经历就是这样。同时，即使我们不是他们的后代，事情也是一样。你们不觉得是这样吗，孩子们？回头望望自己的身后，你看见的是那连绵不断的漫长苦难。你似乎感到，你的身后响着沉重的锁链。你摆脱了这些锁链，自己也感到吃惊。你摸摸自己的身子，不大

相信你得救了。”

老外婆没有再听下去。她的思绪离开了面前的三个人，脑子里翻腾着对往事的回忆。

“是啊，这便是我们家族中妇女过去的遭遇。”她低声说，“所有这些事都是在我们前天刚刚离开的，你和约尼格都知道的那所房子里发生的。那所房子陪伴我们度过了幸运的日子和不幸的时刻，美好的年代和艰难的岁月。我现在还活着，就坐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是问，我这辈子是怎样在那所房子里度过的，我的一生是美满还是不幸，我没法告诉你们。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家境已经不那么富裕了。太祖婆弗里德里克在丈夫汉斯手里丧失了一部分家产；祖婆格雷特的丈夫孔特在他的妻子吊死后又毁败了一些，因为那件事对他的打击太大，神经有些失常了。我父亲也是一个钟表匠，手艺是祖父传给他的。1900年前后，他想做大规模的钟表生意，从维也纳采购了商品，在上城区的主要街道上开了一家钟表店。可是，当时城里还有一家钟表店，历史悠久又地处闹市。父亲开的店生意不好。他把本钱赔光了。我的丈夫开始是一个铺子里的营业员，后来做了鲍姆开的那家大商店的管事。那个商店就坐落在如今的中心食品商店的地方。那时，在城里不太繁华的街道上还有两家店铺，只是买卖的规模远不及鲍姆那家。我是靠薪金过活的。我学过什么吗？我学会了弹钢琴。我小时候，父亲有一次去维也纳办货，顺便给我买来了一架小小的羽管键琴。那大概是在1900年前后。后来，我的丈夫给我买了一架大钢琴。当我们把它搬进屋时，好容易才把它抬上老房子的楼梯，差点没给碰坏。1930年左右，我守了寡。钢琴对我起了作用。我在家里教授

钢琴课，以便供你妈特鲁德上大学。我们家整天都有胳肢窝下面夹着乐谱的大姑娘和男孩子进进出出，家里也似乎充满了生气。我等着他们，听见他们上楼梯的脚步声和谈笑声，直到门铃响起。我打开门，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不再跺脚，也不再笑闹了！我供给特鲁德上完了大学！让她念书，学本领。我让她愿意出门就出门，愿意回家就回家，想什么时候上街就什么时候去，爱嫁给谁就嫁给谁。她的婚事不太称心。这不是她的过错，可她离婚倒是做对了。幸好我母亲已经去世，要是她还活着，必定会被离婚这样的事吓坏，而且又是在战争期间！战争期间女人凭自己的意愿就离开自己的丈夫？守寡的女人倒是不少，可这是另一回事。由她们自作主张？母亲知道该会多么害怕！多么害怕啊！”

“孩子，我是1940年生下你的。我们既为自己担惊，又为你受怕。我们还没有体会到那么多萨斯人所感受到的那种狂怒，也没有他们那种无益的妄自尊大。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先辈，他们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有自己的功过，懂得他们与别人不同。我们既不狂妄，也不自卑。要是让我们——妈妈和我去发动战争的话，我们是永远不会干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向前看吧！从古德鲁恩到你，这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你说呢？而且，从我到你之间，也是一段路。是不是这样，妈妈？”

外婆困倦地闭目养神。她既不想吃东西，也不想上床去睡觉。她紧绷着脸，心情烦躁地、睡意朦胧地嘟囔着。唉，要是能把她的台灯拿过来放在床边有多好！那样的话，她的睡梦就会安宁多了。她就能够在被失眠所苦的时候，想点灯就点。不过，今晚她大概不会失眠，因为她睡得比任何时候

都晚。

门厅里那堆积如山的家具和各种物件，刚才都似乎显得小了一些，而现在又仿佛变得庞大和模样古怪了。老房子的角落里积累下来的东西实在很多，太多了！他们现在总算应该摆脱这些东西了。

“约尼格，你等一等。我们再吃点什么吧。你一定饿了。这个时候你到城里买不到什么吃的，而你那单身小伙子的家……”

“谢谢你们。我现在不能再打搅你们了，已经半夜过了。明天，我们得六点起床去工地。你睡吧，埃尔塞。”

埃尔塞也不再挽留，把他送到门口。她的身子在发抖，大概困了，也许是劳累的缘故。

“约尼格，我们别再到那里去了！”

“不去了，亲爱的。”

“在过去的一切全部消失以前，我们别再到那里去了。”

“我跟你说过了，埃尔塞，爱情伴随着我们来到了这里。”

“可是，那楼梯，你听见了，在那座楼梯上……”

“明天就什么也不会留下了。第一次拥抱，你看吧，是现在！在这道门前。”

“你的头发多好闻啊！好象春风的气味。”

“现在正是春天呀，亲爱的！你看，月亮在瞧着你哩。月光就象你的头发一样！”

〔**后记**〕卢奇娅·德梅特柳斯（Lucia Demetrius），罗马尼

亚小说家和剧作家，1910年生于布加勒斯特，为散文作家瓦西里·德梅特柳斯之女。1931年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哲学系，同年又毕业于戏剧艺术学院。曾在“13＋1”剧团当演员。1934年放弃舞台生涯，前往巴黎深造美学。回国后，先在工人业余大学任教，后在锡比乌、布拉索夫、巴克乌等地当导演。从1936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起，德梅特柳斯共写了十余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其中主要的有长篇小说《大潜逃》（1938）、《命运》（1939）、《家庭相册》（1945），中篇小说《首次公演》（1952）、《诺言》（1964）、《黎明的希望》（1967）及中篇小说集《幸福的旅行》（1979）等。她早期的作品大多写爱情题材。爱情是决定人物成功或毁灭的因素。1945年以后，她的作品有了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主人公有献身艺术事业的演员，道德堕落、丧失人性的资产阶级分子，追求安乐放弃爱情的医生，为新社会忘我工作的知识分子等。这些作品结构严谨，语言亲切自然，带有抒情气息。作家擅长心理描写，特别是对女性的内心世界的剖析。

罗马尼亚解放后，德梅特柳斯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戏剧创作，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她的主要剧作有《外省演出》（1945）、《新岸》（1952，获国家文艺奖）、《当代人》（1953，获国家文艺奖）、《三代人》（1956）、《家系》（1957）、《弗拉伊库和他的儿子们》（1959）和《柳树林》（1963）等。德梅特柳斯的剧作具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和强烈的时代感，即使是写历史题材，也都是探讨和辩论当代政治、道德和社会问题的。社会事件是人物心理冲突的基础。采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表现方法。作家善于运用对比反衬，通过一些家庭的兴衰概括而又深刻地反映社会和时代的变迁。

短篇小说《楼梯》译自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

1973年出版的《罗马尼亚当代中短篇小说选》。作品通过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一个日耳曼族家庭几代妇女的悲惨命运，反映这一地区近两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代新人的幸福生活。

——译　者

夜　半　雨

扬·瑕克兰让

李家渔译

人们昨晚就应当前来。奥雷尔象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走来走去，等待他们直到深夜。他只含糊其辞地对瓦娜说："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孩子们问他话时，他也答非所问。他是傍晚时分从合作社回家的，当时太阳正在落山，大地一片火红。他如坐针毡，一直挨到入睡。在睡梦中，他梦见的也是成串成串的星星和太阳：有的火红，有的血红。尽管他被乱梦纠缠，却有几次分明感到有人在摇晃他的肩膀，叫他起来。他听见门外有脚步声和说话声。有一回，他辨清了阿隆的声音，又听见瓦娜在跟人吵架，不知是跟阿基姆还是跟别的什么人。他又感到有人在将他摇晃，便醒来了。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屋外，免得惊醒跟孩子们睡在外屋的瓦娜。来到门槛边，他长长地舒了几口气，以减轻心中的重负。天正下着雨，他真想走到院子中间，站在雨里，象小时候一样，让沉甸甸的雨点扑打自己的头、脸和全身。但是，他没有去，而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用手掌摩擦着自己的胸脯。然而，他的思绪却径自溜走了，回到那遥远的童

年时代。眼前的一切全退去了，改变了。“那时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他朦胧中仿佛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跟别的孩子一道，在水沟和胡同里快乐地嬉戏，蹦蹦跳跳。老婆婆们责骂他们，说他们会冒犯上帝，得罪圣伊利亚，招来电闪雷公的惩罚。可是，毫无用处，他们根本不理睬这一套。他们站在水沟和小溪里，直到牙齿冻得打架。后来，当他们回家的时候，一个个浑身湿透了，除了眼球以外，全身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这自然招来一顿好揍。他们低声哭泣着；后来，他们总算得到了宽恕，跑到火炉旁，跟猫儿挤在一起烤火。夜里，他们梦见下更大更猛的雨。到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当天气暖和时，他们便牵上一只羊或一头牛，找借口溜出家门，到河边树丛里和山坡上去到处乱跑，采摘蘑菇。他们随身带着火柴和盐，在野地里燃起一堆篝火烤蘑菇吃，直到肚子撑得难受为止。这是在夏天，当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时候，并且象现在这样下过大雨以后。秋天，又有别的名堂，比方烧玉米和烤土豆，还有从乌叶日德尼人的葡萄园里偷来的最好的葡萄。冬天同样会给他们带来一些迷人的高兴事儿。也许正是从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代起，他的心里就种下了对周围事物的某种特殊的感受和反应方式。当小麦扬花的时节，从村边飞洒过来的春雨使他浑身上下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和切实的欢乐，仿佛雨水不是降到地里，而是渗进了他的心田。冬天，当大雪纷飞，雪水浸润着土壤，四外阒然无声的时候，他也同样有一种美满和富足的感觉。在这种日子，特别是在痛饮了几杯葡萄酒以后，奥雷尔·特尔泽亚感到自己就象一匹英俊的马驹。他在冬天曾经好多次感到过这种心情，每次他都开心地说：“是啊！马也必定有这样的感

觉，当它们内心的兴奋无法表达的时候！”然而，有些事物也使他心里难受，使他对自身的存在、对生命和世界都感到厌恶。秋天和冬天的浓雾，阴天和冷雨，黎明前的黑暗，这些总是使他恼怒。他不明白，也不去考虑，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他对自己的这些癖好不坚持，也从来没有关心过它们。当然罗，他也确实没有工夫去探究它们，去清理自己的思想。早年，他不得不去卖苦力干活。他放过羊，放过牛，为了挣两文钱和一口饭到处给人扛活，根本不大可能去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后来，到了如同他所说的“我们的年代”，他又操持起另外的行业，似乎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一个人。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不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挂在心上。他觉得做人应当是堂堂正正的，要始终和大伙儿在一起，同他们打成一片。他也曾有过烦恼，尤其在开头那几年，事事都不顺心，到处碰壁。那时候的事情可真难啊！比现在难多了！他真想撇下大伙儿，撇下党组织和合作社，什么都不管。这是因为他想的是一样，人们——阿隆和其他人——想的又是一样。他们不理解他，有些人甚至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另外一些人笑话他，毫不害臊地讽刺他。后来，生活安定了，走上了正轨。他觉得近两三年来，事事一帆风顺，他掌握了整个局面，领导工作也能够得心应手，按照他最初希望的方式顺利进行了。接着，在你根本不曾料到的时候，一切又都土崩瓦解了，完全倾覆了。他那种满意心情，那种在开展工作中感到的洋洋自得竟被证明是脆弱的、表面的，甚至是愚蠢的了。“是啊，不错！”现在他才象当年推矿石车一样艰难地承认道，“是我自个儿得意忘形了……我思前想后，考虑再三……到如今，如果你有

能耐……如果你就象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坚强有力、不可动摇的话……你就把这些疙瘩解开吧……”

雨水扑打着园子，把树叶、野草、花朵，以及地上的万物都惊醒了，掀动了。他想到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独特的声响，想到白天的雨水是白色的，而到了晚上，它却象沥青一样黑。可是，在黑暗中，雨的声音更优美、更特别、更迷人。接着，他又想起了昨晚发生的那件使他心里焦灼不安的事，眼前又浮现出了他的内弟阿基姆的形象。阿基姆嬉皮笑脸，说的话似乎不着边际，实际上却在旁敲侧击，暗有所指。

“奥雷尔，”阿基姆带着高人一等的神情，滔滔不绝地对他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更有原则性！别死抱住你那些理论和口号……以及你的那些穷操心！……你以为你一旦有了难处，你现在所依靠的那些人会有谁来搭救你？……甭想！……保不定他们还会落井下石，取代你的位置呢！……你是我的亲戚，我早就想直截了当地当面跟你谈谈这些事……到眼下为止，一切事情都在隐晦曲折地进行，没有直接牵扯到你……可这样更糟，因为，外姓旁人有可能把水搅混……当然啦，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你的……你照顾了我们，这不假……你给了我们帮助又从来不讲……你办得很聪明，就是这话……正因为这样，咱们才应当开诚布公地把这些事情谈一谈……咱们！明白吗？……你和瓦娜……”他略带惊异地听着阿基姆的话。他理解了他的弦外之音，可又似乎不大相信。他呷着葡萄酒，望着阿基姆，默默地听着，思量着他的话，象是要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保存起来……后来，片子断了，他的脑子几秒钟里成了一片黑暗。

就连事情发生的详细情由，他都想不起来了。他只知道自己跟阿基姆和他的兄弟——文图列斯库一家，瓦娜的一家——发生了口角，在合作社里大吵了一场，骂了娘，动了手。后来，他带着一个到现在还感到沉重的包袱，一种巨大的不满离开了那里。一瞬间，他想去请求撤换他。“我甚至跟一些普普通通的二流子干了仗，我还算什么合作社社长呢？”他忿忿地对自己说，“在这以前，我也没做过多少事……可是从今往后……”瓦娜看出了他心里烦恼，同往常一样问他出了什么事，他的衬衫怎么撕破了。可是白搭，他不回答她。他望着她，那神情仿佛不认识她似的。他似乎觉得，妻子的脸上有着阿基姆脸上同样的狡黠神色。确实，瓦娜长得很象阿基姆和她的其他弟兄。她皮肤黑魆魆的，面庞俊俏，眉毛很黑，身材修长，而且腰身柔软。她的眼神中总带着一种隐隐约约的热情或者忧伤。可是现在，面孔的相似有了另外的含义，它同至今还在他耳边回响的那些话联系起来了，同阿基姆——不仅阿基姆，还有阿基姆的其他弟兄，所有文图列斯库家的人——对他的狡滑和虚伪态度联系起来了。“我没有什么可对你说的！……”他简单地、闷声闷气地回答了瓦娜以后，便离开了她，不想看见那张使他更加恼怒和伤心的面孔。他在院子里呆了一会儿，希望有人——阿隆或其他人——会来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文特亚的儿子们干起架来。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来。也许他们还没有听说——“谁知道呢？”——也许他们到这时候，晚上十一点钟，还不愿意来干预这样的事。而这件事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又是同样有关的。他们的行为使他失去了镇静，同时又使他更加坚毅。“可不是嘛！”他最后对自己说，我相

信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却不愿意参与，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事，人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考虑，“……这说明阿基姆这个滑头说得对……说明我依靠的是一些靠不住的人……不然，他们就不会让我触这样大的霉头！……他们就应当事先告诉我……提醒我注意……他们既然没有这样做，说明他们是成心的……而我呢……”接着他抛开了这些念头，因为他的思路、他的假设跑得太远了。他走进屋里，躺下睡觉，打算安安静静地思考一下合作社里发生的事，甚至更早一些的事，想看看这一切是从什么地方、怎么发生的，这股旋风是怎么刮起来的；过去谁对他真诚相待，谁是虚情假意；为什么有些人在一段时间里对他客客气气，而后来似乎突然之间变得放肆和满身带刺了。他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并且根本没有理出个头绪来。他象一个受惩罚的人似的，头枕着双手望着天花板出神。他竭力想找出这场旋风的来龙去脉，把这团乱麻理清楚。事情是被他越搅越乱的，他怒不可遏，跟人动了手。“是啊，这倒是实情……”他想道，“可是，我的人在当时……甚至在事情发生以后……”外面传来了瓦娜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他总想站起来，走出去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可是每次他都克制了，没有去。有一瞬间，他想道：“这得怨她！是她怂恿我的……她心里完全有数……”接着，他心平气和了些，没有狠狠地责怪她；可仍然没有走出房间。“即使不是这么回事，”他又想道，“我总还是应当一个人把它想个明白……在这样的时刻……当你有了难处时……最好还是一个人呆着……”他耐着性子，执拗地等待着从合作社里惹来的怒火从心里消失。他懊恼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间或，他看见在遥远的地方，仿佛在世界的尽

头，有一个象他一样正直、英俊的人，由于愤怒而变得矮小、瘦弱了，佝偻着肩背。在他面前又不断闪出另一个更年轻的、手里拿着一把匕首的人，蹦跳着，叫骂着，仿佛象他自己，连那叫骂声也象是在合作社里那场吵架的声音。可是，这种吵架动刀子的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他是村里的一个小青年，在一次婚礼上，他差点儿把刀子捅进了另一个人的胸膛。从那时起，许多个春秋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可以说既下过地狱也上过天堂，生活的酸甜苦辣他全尝过。他打过仗，当过俘虏。后来，他带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和计划回到了家。"是呀，我折腾了一圈又返回了原地，回到了骂人、打架、动刀子的地步……"

雨不知不觉地小了。听不见它们的哗哗声，他觉得很惋惜。只有它们的回声还依稀可辨。近处什么地方的一个水槽口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大概是水槽堵了，水积聚在房檐底下。他没有弄明白，也不去久想。他走到院子里，心想院子里要是不铺上石子该有多好！那样的话，他就会感到脚下泥土的气息，就会让稀泥钻进他的脚趾缝，爬满他的脚背。可是现在这样，一切都是干巴巴、冷清清的。只有周围飘忽的雨丝抚慰着他的额头，象一个影子似的伴随着他。他的心多少平静了些。在走进牲口棚前，他想到了村外的庄稼地，想到地里的麦子和玉米。对此他也没有去久久考虑。打开牲口棚的门以后，他暗暗问自己还能不能一个人继续呆在这里。"是的，我最初是在这里当上农民的……以后，我才走远了……"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作任何回答。过去，当他的心里出现这种想法的时候，他总有一种惋惜的感觉。他知道，这样做至少对他来说更好一些，赞成并且理解。可是对

往事的回忆仍然引起他内心的伤感。作为农民的他——那个自小在田野里摸爬滚打的人，那个不曾有家业，却比任何人都更渴望有一份家业的人——仍然活着，在土壤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而另一个他——那个为了在村子里实行集体化而努力奋斗，牺牲了无数个白天黑夜的人——也存在，也活着，但是没有这样深厚的根基，没有悠久的历史，仿佛是纸糊的，有时也象是木头雕刻的。特别是现在，他几乎连纸糊的都不象，只不过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影子。

牲口棚里空气很重浊，充满了发酵的鸡屎味和储存时间过长的干草的霉味。他没有在那里久留，踏着自己的影子走到园子里。他沿着园中小径向那棵胡桃树走去。胡桃树是他小时候从村外野地里挖来树苗栽的。他曾经问了他父亲好多次，为什么村口长满了胡桃树。他父亲说，乌鸦常常到村里来找胡桃吃，它们衔着胡桃飞走的时候，要是有一个胡桃从乌鸦的嘴里掉到地上，它就在那里发芽生长。他听着父亲的话，半信半疑。他把胡桃苗拿回家种在菜园里，照料了它好几年。如今胡桃树已经长得高大茁壮，树冠如盖。他曾经好多次跑到它的树荫下去，不为别的，只想看一看它。这一回他也想这样；可是地上很滑，他便停住了。他感到脚下踩着的泥土很稀软，可是心里一点也不觉得激动。他甚至想到，人的感觉是不能预料的，它要是产生，就会不知不觉地产生，而要是不出现的话，那是怎么也不会出现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往左一拐向那块紫云英地走去，一面想道："就拿愤怒来说吧，它藏在你的心里……是的。可是后来，在你根本没有料到的时候，它涌进了你的脑子……把你变成一头野兽……你慌慌张张地要拿起刀子……或者，你喊叫和破口大

骂……很久没有说过的难听话你都说得出来……你会不顾一切，为所欲为……杀人罪就是这样犯的……当你喝醉了酒……头脑发昏……然后……”

紫云英湿漉漉、凉丝丝的。他心里感到很惬意，便在那里停留了很久。他长时间地擦着脚上的稀泥。有一瞬间，他想躺在地上，他甚至弯下腰去，不过并没有躺，只是顺手拔了一把紫云英，心想：有些事情只能在心里揣测，一旦去做便不再有意思，变得与当初的想象完全不同。“是的，”他一边转身往院子里走，一边继续想道，“我的变化就是这样……我要是去请求撤换……并且要是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的话……我就不会再是现在的我了……我会剩下两手空空……就会感到遗憾……”

他正要跨进院门的时候，突然惊讶地收住了脚。瓦娜站在门口。他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会在这里遇见她，一时竟不知对她说什么好。

“你没有睡觉？……你在做什么呢？……”妻子以她平常讲话的语调问他。

奥雷尔没有回答，只把还捏在手里的那束紫云英递给她。瓦娜接过紫云英闻了闻，然后生气地把它扔到院子里。她又追问他为什么不睡觉，而到外面来，在院子和菜园里到处乱走。

“这场雨……”他低声说，“我感觉到了……便走了出来……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睡觉呢？……”

“你别管我。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你心里不平静……我的心也不会安稳的……”

“可是，我的心里平静得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平

静……特别是这场雨把我的心浇开了窍……”

“我知道，”瓦娜对他说，“你总是喜欢夏天的雨……”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记得我并没有……”

“哎，你记得什么？”妻子低声问道，仿佛是开玩笑，话音里又带着一丝讥讽，“你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件事……对吗？”

“对，据我所知……”

“是的，你没有对我说过。可是你瞧，我还是猜到了几分！……你想都没想到我是多么善于猜透你的心思，我对你的想法是多么了如指掌……”

最后这两句话更加强了他刚才的想法：她虚伪而又毫不掩饰。言语象肮脏、重浊的污泥溅到他的脸上。他再不知道说什么了，好一阵子就这么困窘地站着。然后，他举起一只手，想默默地把她推开，走进屋去。可是，她不让步。

“你不用管我的事！”他严厉地命令道，“闪到一边去吧！……”

“偏不！”妻子回答说，“我根本不想闪开！……你要是不告诉我到底什么事使你心烦，我就不让你过去……”

“哟嗬！”他并不生气地想道，“就连这娘儿们也醒过来了！……她也开始发号施令了！……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赶上阿隆了……我们俩将成为同病相怜的战友……一块儿发起组织一个受压迫男人的工会！……”

“你说吧！”她又说，一面伸出手臂挽住他的腰。

可是，他仍旧一声不吭。于是，瓦娜便告诉他：她压根儿没有睡着。只要知道他心里烦恼不安，她就睡不着。

“你知道，”她仿佛离得很远似的，慢悠悠地对他说，

“当你离开家到外地去工作的时候，那是另一回事……我很放心，不会牵挂……因为我知道你在外面也是安心的，无忧无虑……可是，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事烦恼不安，我的心也会一样烦恼，得不到安宁……这是不由自主的……也许是习惯的缘故吧……说不定还有别的原因……”

奥雷尔心软了。他顿时感到一股柔情、一种喜悦和自豪感向他袭来。瓦娜心肠好，能体贴人，无论他有什么心事和烦恼，她都和他心心相印。这些事他都承认。要是他不去想当他把昨晚在合作社里发生的事、他跟谁吵过架告诉她以后她将怎样反应的话，他也许还会承认其他许多事情。“她马上就会换上另一副面孔了，”他又想道，“她顿时就会把她的好心抛在一旁！……就会暴露出她内心的真面目：一个文图列斯库家族的女人！……她就会大叫大嚷！……或者，要是看出这样不行的话，她就会采取另一种办法，甜言蜜语，象基督教徒或者神父一样跟我讲话！……什么好听的话她都会说！而我呢，象一个傻瓜似的，会听她的，并且象从前那样会赞同她！……因为，我这个人，当我过于注意观察周围，或者根本不看的时候，就是这样！……而至少是现在，我把事情搞得太乱了！……”

瓦娜沉默了片刻，等待着。然后，当她发现奥雷尔一点反应都没有，便停止了自己内心的披露，又一次厉声问他，究竟什么事使他烦恼。

“你不知道，出了一些问题！”他慢腾腾、干巴巴地说，“猛不防地……”

“社委会又开会讨论了吗？”

“哪儿也没有进行过任何讨论！”

“那是怎么回事？”

“正是这么回事，因为没有进行过讨论……要是有人说过一句半句话，也就好了……可是谁也没有说过任何话……就连阿隆……还有其他人……他们撇下我……让我独自伸着脖子去钻圈套……”

瓦娜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也没有再追问，免得惹他更生气。她劝他不要样样事情都这么认真，也让别人去伤伤脑筋。

“你这人就是这个脾气，总爱言过其实，把蚊子说成大象！”她又嗔怪他道，“有时候，你倒还能克制，控制自己的感情！……你善于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一点连我都佩服！……你知道，我甚至为你感到骄傲呢！……”

“是的，”他打断她道，“你说得对！……事情就象你说的那样……”

他转身走进屋去，横着身子往床上一倒，一动不动地躺着，想听听妻子要做什么。

瓦娜没有立即进屋。他听着，在脑子里想象她怎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又想走出去，或者把妻子叫进来，让她呆在自己身边。但是，他既没有出去，也没有叫她进来。他只是听着，脑子里浮现出她那轻盈、均匀的脚印。他又回想起了其他一些脚印，不禁宽厚地、几乎不由自主地笑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甚至记不清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在山坡上刈草。她呢，要到她的父母和弟兄们——就是如今跟他吵架的人——那里去。她在他的身边停下来，问他好吗，草打得怎么样。她说话的神情仿佛他们素不相识似的。后来，她走了，他目送着她，直

到她的身影消失为止。接着，他仔细地打量起她留下的那串长长的、均匀的脚印来。突然间，他的心里升起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他想伏下身去吻她的脚印，在她的每个脚印前膜拜一番。“人有时候真傻啊！”他现在宽容地，甚至带着几分自豪地想道，“你只要仔细想想……人的脑子里产生过多少念头……涌出过多少冲动啊！……人永远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或者，即使知道的话……”他听见瓦娜进了屋，便象小孩子一样等着她到自己身边来。可是，瓦娜轻手轻脚到隔壁屋里去了，他感到很遗憾。“是啊，”他思量道，“也许她生气了……因为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她……她养成了个坏习惯……什么事情都想知道……如今这种想知道一切、打听一切的习惯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啊！……”

他翻了个身，想睡；可是睡不着。接着他又仰过来，头枕着手，打算就这样熬个通宵。“你最好别让任何人插手你的事……”他又想道，“你永远洁身自好……看得清谁是谁非……”可是他马上又否定了自己这种看法，认为孤单单一个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既在于他自身，又在于所有其他人；不然，象走路一样，你是走不太远的。“在今天，正象阿隆说的，这是一种规律！……谁要是违背了它，就等于把自己打倒……即使他聪明……又很能干……”接着，他的气又上来了，他重新想起了他所依靠的那些人，他的朋友和同志，便又伤心地纠正自己道：“是啊，瞧我在别人的帮助下……在老婆和朋友的帮助下……落到了什么样的处境啊！……这些人对此是起了作用的……并且作用还不小……”这个判断也不能使他满意。他辗转反侧，想寻找其他结论，就这样一直折腾到鸡叫三遍。随后，他不

知不觉地就睡着了，把一切都抛到了脑后。他什么梦也没做，也不再产生有人摇晃他的肩膀让他起床的错觉。当他醒来时，发现窗户被阳光照得明亮亮的。天放晴了，太阳出来了。

等待看来没有指望了。他舒展了身子，心里越想越难受。在经过昨夜这场大雨之后，周围的一切变得更加明媚清新了。偶尔有一片李树叶子抖掉它上面晶莹的雨水，轻轻地向空中翘起。通往村外的路上，腾起一阵阵淡蓝色的水蒸气。这是星期天，四外一片宁静，整个村子显得孤寂、空旷。院子里也一样。家里的人都不在，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孩子们——玛丽瓦拉和卢楚在村里的街道上玩耍。他们象他小时候一样在水沟边跳来跳去。瓦娜也不知上哪里去了，他四处找不见她，便向园子走去。他发现树上的果子似乎大了一些，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似的。为了确切起见，他在心里纠正道："它们抖掉了花蒂，因而显得大了一些……可是，说不定果子真的长了……变得更丰满……接近成熟了……不管怎么说，它们真好看……今年的年成一切都好……只是眼下小麦正在抽穗，天别干旱，不然，小麦烧得够呛，麦秸长得老高，颗粒呢，却干瘪瘪的，灌不满浆……凡是有生命的、生长着的东西都是这样……要是没有适宜的气候，都会干瘪、萎缩的……也许，消除这种现象便是今天一切变革的含义吧……"胡桃花挂在枝头，黑黑的、软绵绵的，象一些水蛭。他抛开了变革，又去想果树，想它们开花的方式，它们的习性和生长规律。他走进紫云英地里，可是，在那里他不再感到昨晚的宽慰。紫云英的叶子几乎被风

吹干了。只有在你脚踩上去的时候，它的叶子上才会迸起一些水珠。溅起来，落下去，钻进土里，象夜空的星星躲进阴影里去一样。他俯下身去，抚摸着紫云英，想道："是的，星星也正是这样陨落和消失的……"他回头看了看：紫云英地头留下的犁沟，想到自己大可不必这样丧气。在这种讨厌的、紊乱的局面弄清楚之前，他是不会安宁的。他打算到村里去，看看他不顾后果干了这件过去从未干过的事情之后，人们在议论些什么，怎样看他，对他态度如何。可是，他哪儿也没有去，留在园子里，思前想后。他抛开了一个念头，马上又有十个念头涌进他的脑海。说到头来，多少紧张艰难的岁月过去了。如今他必须将它们一一加以评判。他必须回过头来向后看看。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这样做过，因为他不想违背自己的性情。再说他也没有时间。当年，在村子里，要干什么总是仓促上马。没有任何人向他做解释工作。相反，他得去向别人做解释工作。从一开始，他就被推到了这种处境：对别人说服解释。他必须告诉他们，将来应当做什么，怎么做。他诚恳地、一心一意地做了这项工作，把上面告诉他的事情和他认为生活中将要发生的事情向大伙儿讲述。"将来的日子一定会比从前强！……"他说，"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合作社成立前，他是这样说的。在成立大会上，他也大致是这样说的。他到处去张罗农具和牲口，为别人奔波，牺牲了不知多少白天和黑夜。"五·一"、"八·二三"、"十一月七日"在区上游行的时候，他也总离不了举一幅斯大林的像。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交流经验。回来后，他心里平静多了。凑巧，他参观了他在战俘生活后期劳动过的一个集体农庄，

遇见了仍然是农庄主席的伊万诺夫。那人当年对他们这些战俘很不客气。他常常同俘虏营的代表吵闹，说他们干活不讲质量。谈到俘虏的时候，他总是说：“不文明，没有文化！”而俘虏当中，偶尔有人说：“有文明，有文化，就是没有劳动工具……”不过，当他旧地重游时，这些都已经是往事了。集体农庄巩固了，发展了，欣欣向荣。农庄主席火气也没有过去那么大了。参观结束前的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篇祝酒词。突然间，他提议为“父亲”的健康干杯，为苏联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干杯。然后，他把他们送到火车站。在所有的人当中，奥雷尔是最激动的一个。他早先在安东尼斯库那支被人称作“没有希望的军队”里当兵的时候，曾经到过那一带。后来，他当了俘虏以后，又到那里进行过无益的劳动。如今他又作为客人到那里。他想，事情这样发展是不错的，甚至非常好，虽然说农庄主席有点瞧不起他们。他对代表团很客气，但总带着一种鄙视的神情。他回来后，把参观的地方告诉了阿隆。阿隆听着，一点不动声色，象一块泥疙瘩。末了，他说：“是呀，生活中的经历你简直无法预料。它一会儿把你摔在地上，一会儿又把你升到天上……”后来阿隆问他在那边看到些什么，是否有时间了解组织工作的诀窍，他是否确切知道他们的收入有多少，集体农庄庄员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他们的参观是走马观花的，看的东西倒是不少，但都是浮光掠影。最后他说，在他们那里确实有相当多的经验可以吸取。阿隆说，只是这些经验不应当生搬硬套。为这两人又争执起来。“既然是好的，为什么不能搬过来呢？”奥雷尔·特尔泽亚问。“因为他们过去的生活是一种方式，而我

们的又是另一种方式。”“那是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时期……可是，我们现在是一致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是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你又来讲你那一套玄妙的理论了……我说你呀，阿隆，你简直象个巫师，不是共产党人……”“不，我跟你一样，是共产党员……可是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区别……”“这种区别是什么，表现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对于世界的理解：不客气地说吧，我是脚踏实地的，而你却浮在空中……”“你是这样认为吗？”“对，正是这样……”他气呼呼地走了。以后有好一段时间他都躲着阿隆。有几次，他还取笑、羞辱阿隆。可是，阿隆并不生气。他象以前和以后的几次一样使奥雷尔服气了。他们之间这种争吵是不少的。现在，看来又要出现一次了。“特别是现在……事情远比合作社社长和党支书之间的争吵要严重得多……因为，他要是象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可以信赖的话，他就会给我打个招呼……就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提醒我注意……别让我任人摆布……谁也不管我……”

鸽群飞来又飞走了。它们在院子上空盘旋了一阵，但没有落下来。它们越过山岗，向远处飞去。奥雷尔带着一种惋惜的心情望着它们，暗暗自问：这些鸽子是谁的呢？于是，他又想起了阿隆。阿隆也养了不少鸽子。这是他唯一容许有的嗜好。除此而外，他仿佛是一块泥疙瘩，不通人情。别人讲话他总是听着，自己讲得很少。当他开口时，几乎每次都这样说：“特尔泽亚，也许你说得不错，不过，让我们再考虑一下吧……如果我们仔细斟酌的话……”特尔泽亚呢，特

别是最初那些年头，就说："让你的斟酌见鬼去吧！……它简直要把人急出病来……"有一回，他开诚布公地要阿隆让他安生过日子，别老给他念紧箍咒。当时他说："你要是不让我安生，总有一天我们俩会闹得人仰马翻的！""我们闹翻？"阿隆问。"是的，我们！""你同我？！""是的，我同你！""这是不可能的，老弟！""为啥？""因为我不会跟任何人吵架……就是说，谁也不会跟我吵架的……就连我的老婆……"确实，他没有跟阿隆吵过架。他许多次生了他的气，更多次地在心里咒骂他。"这家伙象一块泥疙瘩，一团板结的硬土……"特尔泽亚说，"无论你怎样摔打他，他都纹丝不动！……他跟你说什么党内民主……党外民主……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大伙儿的议论……可大伙儿呀，嗨！你要是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就拿眼下来说吧，而且不仅眼下……只要我当了群众的尾巴……我就一事无成……走进死胡同去……"

有一次，他曾请求上级撤换阿隆。当时，他俩倒是没有吵架。可是，他到区上去了，要求换支书。原因是阿隆那天晚上的一席话。他说："我说你呀，特尔泽亚，你不要死板地执行那些衣袋里装着'路线'到这里来的同志提出的任务……""我不懂你的意思，"特尔泽亚说，"为什么不执行这些任务呢?!说到头来，是谁领导我们呢？""党呗，还能是谁？……不过在党内工作的是人，而不是神……人们呢，你知道，他们鱼龙混杂，有些人出色一些，有些人并不怎么样……"特尔泽亚装作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阿隆明确地对他说，那些指导员到村里来呆一阵，拍拍屁股就走了；可他们还得继续留下跟乡亲们一起生活。要是事情干不好，

他们就会威信扫地，得不到信任，只好靠边站。阿隆又补充道：“比方说吧，一个人跑来让你种小麦，另一个人又来要你种稞麦，第三个人呢，命令你把麦地翻掉种上大麻，因为，同志，工业上需要大麻……想想看，你要是一一照着他们的话去办，会走到什么地步去……”阿隆讲的话很多，比任何时候都多。可是特尔泽亚只记住了一件事：阿隆想让他们村里的党组织脱离上级机关，脱离区委。尽管这件事相当复杂，但他下这个结论还是真诚坦率的。不过归根结底，它仍然是从他对书记的愠怒情绪，从一种难以表白的复杂心理和低人一等的想法产生出来的。“他想把我们孤立起来，第一书记同志，”他当时对维克多·若桑反映说，“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可他正是这么做的……”后来，他受到了一次用“沉痛”这两个字眼还不足以表达的教训。在改选大会上，阿隆没有被提名为常委候选人。可是会场里的人纷纷质问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和怎么回事。奥雷尔差一点就如愿以偿了。区里来的代表——一个又黑又瘦的同志——非常着急，想赶快结束会议离去。他说：“同志们，阿隆同志没有被提名！……选举委员会考虑过……这位同志工作很努力，但是，我们认为……”“哪个‘我们’?!”会场里有人问，“我们这些人也包括在你说的那个‘我们’里面，还是不包括呢？……”其他人也乱哄哄地嚷起来。直到把阿隆写到候选人名单里，基层党组织的成员才算罢休。大家一致投票赞成他，末了又一齐围在他身旁。区里的代表匆匆忙忙走了，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办事。这时，阿隆问奥雷尔：“哎，特尔泽亚，你觉得怎么样？”他干咳了几声，不知道怎样回答。“莫非你觉得遗憾吗？……”“我?!……不，我一点

也不觉得遗憾……恰恰相反，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觉得很高兴哩！……”他说的是实话，因为，会议结束后，他确实为没有发生他希望的事而感到高兴。这件事的出现是有人推动的，而在这种推动中，他起了主要作用，是他发动的。他想把这告诉阿隆，但是没有勇气，打算以后再说。不过以后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忙别的事情去了，然而他忘不了这件事，成了他心中的一桩耻辱，仿佛他杀过一个人似的。每当他想到这件事，便感到自己渺小无能，是一个无比卑鄙的角色。以前，他总是相信“为了我们的思想和原则”，只能做出美好的事情，使人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不会使他受限制。接着，他第一次痛苦地承认道：为了这些思想和原则并在它们的帮助下，也会干出一些“合法的”、从各方面看都可以找到理由的混帐事。他的心震颤了一下，但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他对阿隆的态度更为谨慎了，比过去更多地考虑阿隆的劝告了。他似乎喜欢起阿隆来了，工作上，他重视社委会，遵守社员大会的决定，事事处处与大伙儿打成一片。人们呢，也开始喜欢他了，出工的劲头也大了。在社员大会上，人们毫无保留地发表意见，感到自己为合作社，为村子担负着一份责任。他们象他一样，心中发生了某种变化，前进的变化。这很好，甚至太好了，以至于不可能不出现坍塌和陷落。“是的，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如今，他试图用一种方式、一种观点来衡量这种局面，“你苦挣苦扎、到处奔波……汗流浃背地干……后来，当你觉得人们更可亲了的时候……一个废物跑来在你耳边吹几句……给你出一些点子……他本想收买你……可你呢，竟听他的……后来，你发火了，伸手抓起酒瓶和刀子……想扑过去，把大伙儿都干

掉……”

土地被风吹干了，变得软绵绵的，奥雷尔坐在门外的台阶上。他在地上画的一个图形模糊不清了，他把它擦掉，重新画了一个圆形的九子棋棋盘，又从旁边捡来了一些小石子：九个黑的，九个白的，开始同想象中的文特亚的儿子们，同瓦娜的家族下起棋来。他们走黑子，他走白子。他接连赢了他们几盘。可是，他一点儿也不为这些胜利感到自豪，因为在现实中，也就象阿隆所说的在生活中，文图列斯库家族的人巧妙而又谨慎地战胜了他，封死了他的道路，逼迫他步步后退。文特亚的儿子们干得迂回曲折，有一段时间，他们开始拥护他。不管他有没有道理，他们都说他对。当然并不是那样死气白赖，而是有分寸地、一个一个地出场。有事没事，他们也常常上他家来走动了。干活的时候，他们全都很卖力气，你简直挑不出他们的毛病。相反，你还不得不表扬他们，因为他们所有的人，包括老头子、阿基姆、桑杜和几个姐妹，都是最积极主动的。那天晚上，当阿基姆被提名选进社委会时——名是会场里的人提的，群众提的——，他也就同意了。“为什么不能选他呢？！”当时奥雷尔想，“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就不能被选吧……既然他当之无愧，就选他得了……我们干吗要把事情搞得复杂化呢？……我们干吗比神父还要死守教条呢？！……”如今，他不会这样说了，可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事物按照自己正常的、自然而然的轨道在进展。后来，阿基姆同样在他的帮助下当了队长。而其他人——两姐妹和内兄内弟，每人都得到了一个较好的职位。他们是慢慢地达到这一步的，并没有为

此而强求，因为他们对职务并不感兴趣。瓦娜时不时地、并且在最恰当的时候为他们说一两句好话。他现在才明白，实际上是她渐渐地把他引进了死胡同。他很诧异，自己怎么没有清醒过来，没有意识到，没有引起警觉，因为这帮家伙，文图列斯库家的人——“还有她，这条母狗！”——干得迂回曲折，瞄准的目标却很高。他们的眼力很好，是一些精明的射手，不是半文不值的人。他们并没有象他预想的那样，去躺到犁沟里。他们象下象棋一样耍弄了他。他们走出一步，然后就等待局势的发展。接着，他们再走下一步，最后把他将死了。“告诉你吧，”阿基姆在酒馆里对他说，“不要说队长，就连副社长我也当得了……你要是不支持我，这对你可不好……如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拴在一起的人了……你想退都退不了……其他人，如同你说的，‘你的同志们’，有点斜着眼睛看你了……阿隆那泥疙瘩总是拽着你的缰绳……这样不好，换个样儿也不好……”“你胡说！……我从来没有受任何人操纵过……”“也许我不了解……可是如今，猛然间，你要是不考虑我们的话，那对你可不好！……一切都会倒个个儿……从社员大会开始……你们很重视社员大会……这样做很好……但我不知道你意识到了没有？在社员大会上，有些人的话是有分量的……因此，我说奥雷尔，我的姐夫和社长同志，你仔细考虑考虑吧，你是跟我们分手，还是更紧密地跟我们团结起来……”他把棋盘抹了，把棋子扔出老远又有什么用呢？这盘棋输掉了。破坏了的东西修理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文图列斯库家族的人使他同阿隆和其他人疏远了。他们象水一样渗透到他和这些人之间。象粘性的水渗入一切最隐蔽的角落，污染东西，在人们

之间散布不信任。当然，他们干得很巧妙，很周密。他们时不时地散布一句半句流言，让人们理解到奥雷尔是同他们，同文图列斯库一家和其他几个跟他们要好的人站在一起的。“奥雷尔是我们的人！我们的社长……姐夫奥雷尔是个有办法的人……我这个女婿很能干，因此，有一个时期，我对他比较严厉……特尔泽亚表哥……我们的奥雷尔……我们和我们的……”他现在才意识到，其他人只好一个个躲到一旁，默默地观看。最后一个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是阿隆。支书向来是这样，不容易动摇。但是，他还是动摇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什么也没跟他讲。也再不以任何一种方式教导他了……“可是这样，他们不是照样把我推到了那一步吗……对我来说，反正都是一样……可是对他们来说呢？那帮人究竟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公开跳出来了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并不是为捣乱而捣乱……他们必定有自己的目的和计划……他们瞄准着一个目标……想掌权！……对，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为了这个，文图列斯库一家才出动了……开头干得隐蔽曲折……后来，当他们认为时机成熟……认为把我控制了……便赤膊上阵……因此，那个一肚子坏主意的阿基姆才说我到了这一步就再别想往回缩……”

他停下来，从地上拾起他昨晚给瓦娜的那把紫云英。紫云英已经蔫了。他慢慢地把它们揉碎，然后厌恶地扔掉。他暗暗自问，瓦娜在整个这件事情里到底陷了多深。“她究竟知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她跟他们是不是一伙的？她跟他们串通过，还是没有？……会不会她也象他一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开始，他为瓦娜辩护，想证明她清白无

辜。可是接着他又更加严厉地指责她，用各种各样的话咒骂她，说她是卑鄙的母狗。“不错，是她让那帮家伙骑到我脖子上来的！……一会儿说这个适合干某件事……一会儿又说那个可以担负某个职务……现在呢，他们简直就要把你捏碎……是的……”他的心仍然平静不下来。相反，倒更激动了。他感到一阵心酸。身上的力气似乎跑掉了，钻进了地里。他不由得想道：夏天雷阵雨的时候，闪电也是这样钻进泥土里去的。他想到要是没有瓦娜，他就象缺了一只胳膊。也许事情果真是这样，她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那些最艰难的年月。早先，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嫁给了他。最初几个星期天，他们俩在一起跳霍拉舞时间不多，他觉得她对人冷淡而且什么也不懂。有一次，奥雷尔问她：“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姑娘？”“我怕你，非常怕你……”“怕我?!……可为什么呀？……”“是这样的，因为你在村里到处高喊格罗查万岁……”“那又怎么样？我没有这个自由吗？……”“不，你有的；可是这些事我爸爸受不了……”“他受得了的是什么呢，姑娘？……”“我也不知道。可他赞成的是马尼乌①、布勒蒂亚努②和另外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人……”“他跟他们是朋友吗？……”“哪里是什么朋友！……可他认为自己也是一个政界人物，大人物。他说

① I·马尼乌（1873—1953）罗马尼亚政治家，特兰西瓦尼亚人民反对奥匈帝国统治的斗争领袖，当过民族党和民族农民党主席。在担任罗首相期间（1928—1930，1932—1933），执行反对工人阶级的政策。1944年8月23日以后，他反对国家的革命变革。1947年被审判监禁。

② C·布勒蒂亚努（1866—1950）罗马尼亚政客，民族自由党主席（1934—1947），是该党右翼的领袖，在政界与马尼乌合作。8月23日以后，竭力反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你们是要消灭我们……所以……”他有一阵子没有理她。至于口号，他仍然不停地高喊，喊一些人万岁，叫另一些人去死。过了元旦后的一个星期天，他又邀请她去跳舞。然后，按照规矩，把她送回家。奥雷尔走进文特亚的家，问了声晚安便坐在一旁。家里的人以老头子为首正坐在桌旁喝葡萄酒。他们根本没有理睬他。姑娘呢，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他观看着，等待着。在这以前和以后，他都没有到他们家去过。他环顾他们的屋子，感到自己渺小、卑贱，就象他小时候有一个星期天偶然到村文书家去时的感觉一样。文书的家是那样暖和、富丽堂皇、充满异乎寻常的欢乐气氛，跟他家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啊！他家的房屋破旧、矮小，墙壁上挂着几只陶碗，房间尽头的两扇窗户之间供着一个圣像。此刻，他感到文图列斯库家的一切是这样漂亮，这样遥远，显示出有钱有势和家业兴旺的气势。要不是房间里的人争先恐后地大吃大嚼、不断地相互碰杯的话，他早就呆不下去了。可是，他仍象一个穷家子弟一样，忍气吞声地呆着。末了，他总算找到个机会对老头子说：“克勒门特大叔，你有一小会儿工夫吗？”老头子很不情愿地跟他走到廊子上。“我说特尔泽亚家的小子，你找我有什么事？连饭都不让人安生地吃！”“把你的姑娘嫁给我吧！”“你说的是哪一个？”“瓦娜！”“让我把瓦娜嫁给你？……”“是的，嫁给我！”老头子沉默了片刻，犹豫着。然后，他用手向门口一指，喝令他出去。奥雷尔走后，老头子还冲着他的背影，象骂乞儿似的挖苦了他一顿。瓦娜呢，被她爸爸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两个星期后，姑娘对他说：“大哥，我再不想回去了！……”“那么，跟我走吧，你愿意吗？”“愿意！”从此以

后，他们俩便生活在一起了。开头几年那个难呀，真没法儿说。他们租了一间屋，直到1947年才盖起了自己的新房子。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事事都艰难。冬天到了，房子还没有盖好，没安窗户，也没有粉刷。两人睡在牲口棚里，直到圣诞节。这时候，他们的头生孩子死了。那是个男孩，叫维奥雷尔。瓦娜也病得九死一生。她瘦了，皮肤也粗糙了。她经常咒骂她娘家——文图列斯库家的人，因为他们不给小两口任何帮助，完全不承认有她这个女儿和姐妹存在。后来，她的气渐渐消了，跟奥雷尔斯守着。她的心不知不觉地同他贴近了，能够跟他休戚与共了。她能体谅他。奥雷尔特别是心情烦躁的时候，回到家里总是大发雷霆，痛骂那些不理解他的坏家伙，骂他们不热爱“我们的共产党”。“我们拼死拼活地干，”他说，“可是他们呢，这些卑鄙的东西，尽给我们拆台……就跟修建那个什么名儿的修道院一样①……去他娘的修道院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吧……阿隆这家伙太象神父了……不停地给我讲经说道……什么我们不能退让呀，不能听之任之呀……还得考虑考虑，不能胡乱来呀……瞧他慢条斯理地把烟丝装进烟斗，象泥疙瘩一样沉默了……真他妈的是一块泥疙瘩！……”他更多地是自言自语，把思考的问题大声地说了出来。后来，他也习惯了同她讲话，回答她的问题，征求她的意见，对她讲的话也能给予考虑了。就这样，在合作社成立一两年后，他俩的心已经贴得这样紧，以至有一次当

① 这里指罗马尼亚著名的关于阿尔杰什修道院的传说。马诺莱师傅动手修建这座修道院之初，白天砌好的墙，夜里就全部坍塌了，日日如此。后来，马诺莱受到上帝的启示，将自己的妻子活活砌进墙内，修道院才顺利建成。

她病了住院的时候，他感到她离开他太久，要是再不出院的话，他也会病倒了。那时候，他从外面回来，发现家里乱七八糟。孩子们很小，他们也够可怜的了。这倒没什么，他什么都经历过，生活也不挑剔；苦的是他没个说话的人，有事不能跟谁商量商量。他把瓦娜从医院接回来的那天，他的心似乎平静了些，尽管从那时起，她差不多又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但是，有她在家里，在自己身边，一切都似乎是另一个样子了。"奥雷尔，你告诉我，"瓦娜身体恢复以后，有一天问他，"我不在家，你感到寂寞吗？你想我了没有？……""没有，我没想你，也没感到寂寞……""可是，你怎么瘦成这副模样，没有一点儿精神呢？……""我是在长啊，你知道吗？正象阿隆说的……我长高了，变得细长了……""那就好……""可不是好吗！……一个人要是停住不长，他就完了，死了……""是吗？""是的！"然后，她告诉他，她妈到医院去看过她一回。趁他不在家的时候也来过家里几次。"可这是怎么回事？""没什么，我想让你知道……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瞧不起人的是他们自己！……""这倒是的……妈也承认这一点……她说爸爸是罪魁祸首……可他现在也说感到后悔了……""后悔什么？……""后悔他起来反对你……妈是这样说的，他承认了：你是个能干的人……而现在……"

现在，奥雷尔企图解开这团乱麻，暗自问道："是当时他们的态度变好了呢，还是我后来变温和了呢？哎，至少……"文图列斯库家的人让他安静了一段时间，没有都来找他的麻烦。一年之内，只有老婆子，他的岳母，那个虚情假

意的内塔，上他家来走动。接着，阿基姆也来向他求点什么的。后来，老头子克勒门特也偶然来了。再后来，他们家的人就都象走亲戚似的不请自来了。开始，他很恼火。他无法忍受，很不习惯见到他们。有一次，他把这种心情告诉了瓦娜。她一听就生气了，顶撞并责备他说："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气量狭窄……""好吧，可是他们……""他们错了……""他们为什么错了？……""因为，他们自认为比别人高明，是根基深厚的庄户人，名声很好……""可现在他们不这样认为了吗？……""还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们也想入社了……阿基姆对我说了……事情要是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他们也要入社了……他说这是方向……""他这样说了?!……""是的，他是这么说的……""那就好，要是文特亚的儿子阿基姆也承认这是方向的话……"他是带着高人一等的神情嘲笑地说这番话的。可是后来，到了1957年，当文特亚一家人带着入社申请书来找他的时候，他就没再说什么了。当时他觉得不是合作社发展壮大了，而是其他没有入社的人获得了力量，向他们拥过来，占领了他们的地盘，从内部把他们打倒，把他们推到一旁。可是他克制住了，什么也没有讲，却把这种判断同他需要抛弃的某种思想方式联系起来。这是在他开始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摆脱某些粗暴做法和某种不讲情面的、严厉的、甚至残酷的工作方式时出现的情况。他仿佛从一个漫长的、深沉的梦里醒来了。真没想到他竟感到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并没有给自己增添光彩。在正派和用意善良方面，他觉得自己是无可指责的。尽管如此，他现在更明白了，他好多次缺乏考虑，急躁行事，不顾后果，咒骂、埋怨，对人粗暴，不加区分地伤害和

冤屈了一些人。如今想起过去干的某些事情，他不禁感到惊讶和脸红。他想，自己是个身体健壮、五大三粗的男子汉，却这样没有头脑，傲慢固执，心地狭窄。有一回，为了聊以自慰，他说："人呀，就象一个孩子，他绞尽脑汁，便说自己无所不知了……可是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懂……他的脑子开窍了……开他娘的窍！……要开窍就得及时，而不要这样马后炮……"

特尔泽亚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合作社社长。最初几年，事情真够棘手的了。当时，合作社很小，只有五十九户人家，占全村的十分之一。并且合作社底子薄，只有五头公牛、一匹马和三头母牛。事情搅得很乱，进行得非常糟糕。社员干活是一个样子，单干户又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最初入社的人好不容易才下地干活，而且很快就泄气了，老是问社里能有多少收入，多少积攒。他们拿着铁锹挥动两下，然后就十次、二十次地询问每走一步能得到多少报酬。而单干户们憋足了劲，眼睛总是瞟着他们，看他们干了什么活，什么活又晚了节令。要是单干户的土地有一小块没有种，这没什么，因为这种事从前也发生过。可是如果合作社有一块土地荒芜了，你看吧，流言蜚语马上就出来了。"你看见没有？……合作社的玉米苗都被野草淹没了！……地也不耪！……牲口也不刷洗！……这帮人就跟游牧部落一样！……天哪！可怜的家伙们脑袋都长到哪里去了！……如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变化，最好还是别变化的好。我们就守着自己的家业啦……让他们去建设他们的未来吧……爱上多高上多高，只是别把我们也拽着……因为，我们……"这些话倒是从实

际情况出发的，因为他们的事情并不是件件都一帆风顺，但是到后来，越传越奇特，如同一块发酵的面团越涨越大。“你听见了没有，阿隆？你听见了吗，我的同志？”他问党支书，“你发现没有？……”“我怎么没发现呢？”“那么?!”“没关系！……让他们去议论吧！……别理他们！……”“怎么能不管呢？他们在嘲笑我们！……说我们是流浪汉，一钱不值……说我们的党是二流子和乞丐的党……”“是呀，那又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怎么能这么问？……”“我怎么不能？……”“可这是诽谤，知道吗！……而我们……”“我们嘛，小伙子，如果我们不想丢掉手里的缰绳，就必须善于克制……要用大口径的炮从远处打……我当过炮兵，你知道……”“甭跟我提你的大炮了！……”由于这个缘故，由于他急躁行事，缺乏耐心，他们俩不止一次地争吵过。阿隆对他说：如果他不安分，就要把他送到大学去。“到哪个大学？”他问。“西比乌那所四周有黄色围墙的大学！……”“怎么?!”“就是这话！你要再不给我安分的话，那里正等着你！……”奥雷尔火冒三丈，差不多两个星期没有答理阿隆。不过，他也拿他没办法，克制住了自己，心里的火气却发泄到另一个人，就是说伊兹德罗尔的儿子伊昂的身上了。一天黄昏，伊昂没事找事，问奥雷尔关于合作社的一些传奇是不是真的。“说什么啦？”奥雷尔反问道，“因为关于它的说法可不少。”“关于播种的事……我听说你们的地既不种麦子，也不种玉米……”“那么，我们种什么呢？……”“种李子……人身上长的那种李子，你和我都有，每人两颗……然后，你们把它们烤着吃，因为你们那里连娘儿们也没有，用不着那玩意

儿……”这家伙一来有几分醉了，二来也是成心的。奥雷尔没有饶他，当天晚上就把他交给了民警。可是，伊昂在村里有自己人和亲戚。亲戚们听说了这件事，把奥雷尔家的窗户砸碎了，并且在他的家门口拉屎撒尿。这还了得！他想把那些人也马上逮起来。“我把他们统统宰了！”他咬牙切齿地骂道，“把他们都送到监狱里去！……他娘的……”阿隆及时劝阻了他。“你知道吗，”“泥疙瘩”对他说，“你最好去叫他们把伊昂放了，赶快把这团麦秸火熄灭吧……”“什么火?哪团火?这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它变得越来越尖锐……”“让它尖锐吧，照我跟你说的去做！……否则，全村的人都会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可不需要这样……”最后，他心平气和了，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特别是瓦娜唱的也是同一个调子。“好吧，”他后来说，“我饶了他，我去让他们把他放了……可要是让我再听见他说一句坏话，我就活剥了他的皮！……因为这些家伙全是反动派，自小就是！……”他跟人们的关系本来不是这样。只是因他急于求成，想尽快干出个名堂来。他甚至都不太清楚当社长有什么任务和职责，应当怎样工作。至于参考，他没有什么可参考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东西，以便知道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他们的合作社是周围地区和全国最早成立的合作社之一。方圆很远，都找不到另一个合作社社长。他只好跟阿隆商量，两人一起讨论，共同为一些事情伤脑筋；可那时候，阿隆也很难拿个主意。“你有什么意见，阿隆？”他有时问他，“这春耕生产怎么办？游行还去不去？……”“到时候看吧！”阿隆总是这样说，仿佛这不关他的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吧！……”有时候，他

又气又急，真想大声喊叫。后来，他跟阿隆相处惯了。有一回阿隆去党校学习了，奥雷尔比任何人都更想念他。接着，当他自己到克卢日去学习的两年期间，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他报名上学，并且能够毕业，也多亏了阿隆，因为，在学校里呆了几个月后，他就想离开那里。他写信告诉阿隆，说他这样一个成年人在课堂里坐不住，他离不开现场的实际工作。“归根结底，这才是根本！”他对党支书说。“可能是这样，”阿隆回答他说，“但两年并不是人的一生……”就这么两句，再多的话也没有了，因为阿隆是不喜欢多说话的人。他性格不同，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更稳重，更谨慎，甚至有点古怪，不可思议。也许正因为他们性格不同——他是个火爆性子，阿隆呢，沉着冷静，慢条斯理，就象一块泥疙瘩难得动一动——两人才最后得到和解。他们从前一起争吵，象两块磨石一样相互摩擦，尤其是在他的脑子开窍以前，在他能够客观地、透彻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前，老是这样。在合作社成立前和成立后，在大事小事上，他们的关系曾有过紧张的时刻，发生过无数次龃龉。有一年春天，他们准备修建牛圈，两人为此发生了一次这类争吵，一直吵到了区上。在那儿，倒不是他，而是书记输了理。阿隆大声疾呼，认为他们也应当象当时别的地方一样建一些大型的现代化牛圈，用砖砌，并且安上自动饮水器。奥雷尔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刚开始建一些花钱少、土坯垒墙、麦秸盖顶的牛圈就行了，免得花集体更多的资金。可是没用，因为其他人，首先是区委第一书记，都给他灌输什么标准呀，计划呀。当时的第一书记——还是那个维克多·约桑——最后突然严厉地责备了他。“你以为你是在集市上，还是在大街

上？”第一书记对奥雷尔说，眼睛也不看阿隆，“你是在区党委，因此，请你先把意见整理好再发言……”“我整理过了，……同志！”“第一书记同志！”“这样说也行！……另外，我也没有许多种意见，有些意见是为了在街上讲的，有些是为了在市场上讲的，而另外一些意见是为了在党委会讲的……”“好吧，好吧！你可以走了！你呢，支书同志，你再留一会儿！”阿隆留下了，在里面呆了很久。后来，当他出来时，脑袋发晕，额头上沁出了汗。他不停地骚着脑袋，嘴里嘟嘟囔囔。当时，他没有对奥雷尔说什么。后来，当他把区委第一书记对他说的话——维克多·约桑要撤换他，并且要开支部大会，讨论他的问题——告诉奥雷尔时，牛圈已经建好了，里面挤满了牛，第一书记已经被撤职，连普通书记也不是了。“在这件事情上，”阿隆对奥雷尔说，“你是对的，小伙子！……我必须承认，没什么可说的！……你考虑得对！……你的方向把握得准！……连党的文件都写到了这个问题！……”奥雷尔把手一挥，让他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他对阿隆说：“现在面临的是别的问题。因为，问题和困难总是不断出现！……”“嗨，这就是事物发展的条件之一嘛！”阿隆满意地急忙补充道，因为他喜欢讲哲学，尽管他的哲学道理不是每次都能讲到点子上，“困难和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在过去的十三年里，奥雷尔·特尔泽亚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做人的工作：怎样对待他们，让他们理解他自己也刚刚懂得的道理。从一开始，他心里就打定了主意，对谁也不偏袒。无论是多近的亲戚，多好的朋友，他都一视同仁。后

来，他也确实做到了对所有的人，不论亲疏都一律平等对待。他常常催促他们加紧干活，别让大雨给赶上。“喂，同志们！”他老是这样说，“加把劲，抓紧点，同志们！……我们党，同志们！……我们，同志们！……”他的话没有错，也不是为了掩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满腔热忱，象一团烈火，嘴上说的就是心里想的。可是，人们对这些事似乎并不太关心。有人甚至拿他的话来取笑，老远见他来了，就冲他喊道：“喂，同志们！……抓紧点！……我们，同志们！……”他听见了，心里恼火得很。有一次，他再也忍不住了，便喝住贝尼亚的儿子乔治，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嘲笑人。乔治用刚才一样的语言，半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不管有无必要都是尽说大话。这下子，特尔泽亚火更大了。“我非治治你不可！”他对乔治说，“你等着吧！为了这件事，我会找你算帐的！……”晚上，乔治上他家去，诚心诚意地恳求奥雷尔原谅他，别把他也交给民警。他提醒奥雷尔说，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奥雷尔，他是个穷得响当当的人。“你是了解我的，奥雷尔！”乔治对他说，“我们俩一块儿给人放过牛……那是为了挣两个钱……后来……”乔治说得很快，语句也不连贯。他吓坏了，他害怕奥雷尔。“可是他为什么怕我呢？”乔治走后，他问自己，“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穷人……他表现很好，为人厚道。就是说……如果他这样想，说明其他人也有这种想法，他们害怕我让他们吃苦头……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是不应当感到害怕的……这种局面是怎么造成的呢？……是谁让它滋生出来并在我们这里形成风气的？……是谁，并且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当时没有找到答案。他的内心感到不满。从那以后，他暂

时不太使用那些一般性的、口号式的话来给大伙儿鼓劲了。可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也许变得更严厉了。他在各方面倒都是正派的。但是，正派中包含着冷淡，使人们同他疏远，而不是同他亲近；使他们涣散，而不是更加团结。"你看待事情太认真、太强求一律了！"瓦娜时不时地对他说，"人们生来就不一样……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这是在从前！……如今他们是集体农民了，就应当一样！……"有时候，阿隆也扯扯他的衣袖劝他说："算了吧，奥雷尔，你说得也是。可是现在，我们应当开一个社员大会！……听听大伙儿都说些什么！……因为，要是没有他们，我们俩半文都不值！……你要知道，大伙儿在一起，我们就能办成不少事情！……你想知道的话，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此！在于大伙儿集合起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你要是真正想做群众的领头人，你就应该依靠这一点，而不要因为你被放到这个位置上就高高在上！……应该依靠这种活生生的力量！……否则，你手中的权力是一文不值的！……它甚至可能把你引到另外的方向去！……因为这种权力尤如一把双刃的刀，明白吗？……"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渐地敢于讲话了。他有一个时期谁也不答理，因为他认为人们不理解他，对他不公平。他的不满情绪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决定去要求撤换他。

"就象眼前这样，"他突然冲动地、愤愤地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时我工作得很顺手，接着我又落后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灾难呢？"这种与某些消沉时刻相联系的新的自我意识搅得他的心不得安宁。尽管他在获得这种意识的时候心里感到高兴，可是过后又感到苦恼

了。他当时感到自豪，因为他能够平心静气地、甚至痛苦地评判自己，他能够掌握自己的工作局面。然而，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他不希望有的软弱和消沉。至于他的粗暴态度和蹩脚的家长式的工作作风给他带来的烦恼，甚至胡子都急白了的灾难，他却似乎比较容易地、自然而然地就摆脱了。有一天，他对自己进行了这种没有预料却不可避免的剖析，内心变得豁亮起来，他说："归根结底，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党的号召进行的……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每时每刻把这些指示挂在嘴边呢？……是为了磨掉它们的含义吗？……是为了逃避我们所承担的职责吗？……而这些职责是只有在我们善于处理同群众的关系时才能完成得更好……不仅是对待群众的整体，而且是对待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这方面，特别是我……"当时，他确实非常高兴，比他后来发现与他的新的工作作风、与他要在村里和合作社里实现的事业相矛盾的另一种倒退现象时高兴得多。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学到"作风"这个新词的，但是他牢固地掌握了它。当他找到问题的要害时，他感到自己犹如站到了山顶，一条笔直平坦的道路展现在面前。从此往后，他会轻松愉快地，就象他爱说的那样沿着大道的正中往前走，不会再走弯路或回头路了，使他头疼的事也不会太多了。一段时间里果真如此。接着，事情又变得复杂了，特别是在全村人都入社以后。合作社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牲口更多了，需要修建新的牲口圈，所有的生产队和一切工作都得重新组织。当然，主要不是这件事使他生气。比任何困难都使他恼火和担忧的，是文图列斯库一家入社时他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他觉得似乎不是他们服了输，而是村里人求

了他们。他当时常说："过去的一切都白费了，现在一切都得从头来……"新入社的人要干活，他们吵吵闹闹，每个人各行其是，在暗地里气冲冲地发牢骚，想在这里也当家做主，不愿意靠边站。合作社过去在内部好不容易才树立起来的风气，对劳动的热忱和彼此的谅解，全都一风吹了，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事情又得重新开始，需要不知多少次的说服、解释、开会，把一切都组织起来并且进行调整。而他呢，似乎对这样的事再不感兴趣了，心里似乎有一种无能为力和奇怪的冷淡之感。记得那是开春时节，天气暖洋洋的，但有点干旱。他并没有生病，但心里的滋味跟病了差不多。他象害过一场伤寒病似的，有一天他对阿隆发作了，从来没有那样激烈地跟他嚷起来："你到底想怎么着？……这些组织和调整，我已经够了！……""是的，我知道，我也够了！……""那你打算怎么着？……""就干这一回吧，今后再不会有了！……如今全村人都跟我们在一起了！……全村人，知道吗？……就象你老早以前所盼望的那样！……你难道能船到岸边还落水吗？……能这样吗，奥雷尔？……"他心情平静了下来，受到了感动。他摆脱了烦闷心境，更坚毅地想改进工作作风，想做一个他老早就梦想的那种人：正直，勇敢，头脑清醒，心肠火热，既不脱离乡亲们，也不落在他们的后面，他把全村人发动起来，自己也从中得到了提高。他逐渐地、但比从前更快地实现了这些新的、真正的想法。这段时间，他享受到了难以忘怀的满足，有过真正的、崇高的欣喜时刻。开社员大会的时候，他常常望着会场上的人，他们也不再象以前开会时那样说到某个领导人时，两小时里十次、十五次地全体起立。现在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言，

人人都想为合作社的顺利发展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他偶尔听见有人无意中说："我们的社长真了不起！你跟着他干活心里好不痛快！……没想到特尔泽亚家会有这么出息的人……"这种满意和高兴的心情更加激励了他，但说不定也使他有点儿陶醉了。否则，就没法儿解释他怎么会让文特亚一家人把他——还不仅是他——花费了这么多心血才取得的成就白白地给毁了。"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半点儿过错。"奥雷尔自信地说，"这得怨她……因为她老在我跟前替他们每个人说话……然后，这些家伙……""可你是干什么的？"他又马上反问自己道，"你把过错推给别人……怪瓦娜……因为她老在你面前叨念……叨念又怎么样？……你干吗耳朵根软？……对她言听计从？……你不是也说过：他们既然入了社，也就不错了？……后来，你不是把前事全忘了！把孩子的死和他们干的一切统统都忘干净了吗？……是的，我忘了！……这是实情！……"

圈子无情地缩小了。犯过错误的人不少，甚至太多了。特尔泽亚想到每一个人，在心里把自己认为要对他们说的话说了。他用各种方式把他们挨个儿骂了一遍，包括阿隆、图多尔、伊西多尔和乌尔库的儿子。"是的，因为他们本来可以给我透个信儿……及时提醒我注意……别撇下我谁也不管……"末了，他又想到自己和自己所做的事，想到他最近一些年对待人们的方式。还有前些时候的。这个"前些时候"有一个界限，它跟某个时期相联系。那时候，党插手一切，他到处呵斥人，跟阿隆顶撞，也同自己过不去，就象石头在水里摩擦似的。甚至夜里睡着了他也梦见自己在会上大声嚷

嚷："喂，同志们哪！……我们，同志们！……"白天就不用说了，态度更加不可动摇。有时候，他真想把所有的人都送交民警局和安全部门，因为他们不听他的话，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这样：顽固，恶劣，落后，反动。"如果你们不要我，我可要你们！"他不论碰到什么人都这么说。直到有一回，左里拉的一个儿子顶了他："怎么，我说奥雷尔，你是阿列山德鲁·勒普什内亚努吗？""这人是谁？""怎么是谁？……你记不得了？教科书里写的……他把贵族老爷的脑袋全砍下来摆在饭桌上……""是的，我知道，可我并没有砍别人的脑袋……""你是没有砍，可是你把人当作地滚球一样来打倒……你白天黑夜都在逼迫人们，说什么'谁不拥护我们就是反对我们！'……我说，事情不能这样……因为我们并不是垃圾！……我们是人！……"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星期六，开完会以后。不言而喻，他不同意左里拉的儿子的说法。可是后来，他理解了他，就象理解了其他人，包括贝尼亚的儿子、伊兹德罗尔的儿子和伊昂一样。渐渐地，他明白了自己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错了。于是，他开始注意这些事情，注意人们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了。可现在他才意识到，正是这样他才走到了今天他所处的困境里。实际上，他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一夜之间他变得太宽厚、太通融了。在最初那阵子，他对人们在社员大会上讲的话很有保留，他认为"这都是空话，你要是说对，他们就会认为自己也有权参加领导了"。后来，他发展到完全依靠这些话，把它们全部加以认真考虑了。他甚至还认为——当然这思想是属于阿隆的——社员大会，全体社员的话应当在巩固合作社中起主要作用。有一个时期，他开始承认，如果合作社的每

个成员都有讲话的权利，他们对合作社命运的关心就会增强。这情况并不坏，它不可能，也不应当把他引向困境。然而，它确实把他引向了困境，因为，它使文图列斯库一家人入了社。不仅使他们，而且使那些跟他们要好的人有了发言权。如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尽管他们没有担任领导职务，却把合作社掌握在了自己手心里了。阿基姆在酒馆里对他说："告诉你，奥雷尔，我们通过投票就可以把你拉下台！……有一天我们和我们的人全起来，就能把合作社推翻……掀个底朝天！……你以为这样下去能行？……"说到这里文特亚的儿子阿基姆不作声了。接着，他胆子更大了。他告诉奥雷尔，从今往后轮到他们来对他说"谁不赞同我们，就是反对我们"了。他们已经习惯于接过他的话来为己所用。他们抓住一句话，改变它的含义，变成自己的话。这是因为，他们是亲戚，特别是现在，他们确实在合作社里拥有虽然看不见却不容忽视的权力。在这方面，事情是再清楚不过了。特尔泽亚尽管企图削弱他们，使他们不比别人突出，可是徒劳，他没有能做到。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苦恼，因为他再也做不到这件事了。唯一可以使他感到安慰的是，他没有袒护过任何人。他没有成心地、带有明确目的地使文特亚一家发迹。可是这丝毫无助于扭转局面，恰恰相反，倒使它变得更加严重，更不利于他。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象一个缺乏头脑的人落后了，被证明是一个傻瓜。他的形象黯然失色了，看不见了……

事情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这不假！……"他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推动它，或强使它朝这个方向发展。最初，他

提议让阿基姆当保管员。他说："我们有此需要，他人也精明……"接着，他放弃了一切保留，想改变自己的为人，变得"更通情达理、更明智"，永远抛弃过去那种对人处事的方式："刻板，生硬，令人讨厌"。总之，他想成为另外一个人。他这样做是诚恳的、全心全意的，"丝毫没有渺小的升官发迹的目的"，而是受到一种不便讲明却强烈得不可战胜的愿望驱使，一种对旧事物新理解的驱使。他相信自己不说永远也至少暂时能够高瞻远瞩了。"是呀，从今以后，我就要……"他满有把握地认为他已经一劳永逸地、而不是一时半时地洞察了世事。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了。他常常感到一种深深的满意，这种感觉几乎使他全身发痒，以至在田野上和村子里情不自禁地想唱起歌来。他觉得事情在节节胜利。一段时间以来，他处于一种近乎狂喜的心境中，认为自己对村里和世界上发生的事都比别人看得更远、理解得更透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全部问题就在于你要使他们的思想开窍，使它们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这就是领导的艺术！……"他甚至对文图列斯库一家也是这么看的，认为他已经掌握了他们。"他们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当他心里产生怀疑的时候，他好几次这样对自己说，"他们尽可以认为我对他们的想法一无所知！……如果他们为合作社干活的话，这就不错！……这些家伙确实也为合作社干了活，可是他们也在为自己干，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和计划。他们瞄准和追求的目标比他的远得多。他们一点一滴地夺走了他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东西：他对同志们的信任以及人们之间的友谊。即使他抓住了文特亚的儿子们用大车把公共财产偷回家去，他大概也不会象眼下这样恨他们。

“他们也会发展到偷偷把集体的东西往家里扛的，”他现在愤怒地、恶狠狠地承认道，“接下去……当他们说时机到了，认为自己的力量壮大了……他们就会以主子自居，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而我呢，真是愚蠢，竟迎合了他们，……帮了他们的忙……让这些沉渣浮到上面来了……我象是害了夜盲症啦！……”阿隆和其他人的态度倒还有所保留，不那么轻信，因为阿隆家在村里是以胸有城府著称的。他们提醒他注意，他却回答道：“你们说得倒容易，可是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你对人严厉吧，不合适；你对人宽容吧，又不合适……”后来他又补充道，最好还是对人宽容些，相信他们。“你要是一天到晚数落，说他们是什么人，干过什么事，多么混帐，你是改变不了他们的……你还应当忘记、回避一些事情……不然的话……”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合乎情理的。更确切地说，事情似乎就是这样，虽然看来象是一种辩解。奥雷尔现在不得不承认，他的脑子里产生出这种冠冕堂皇、合情合理的判断，是在文图列斯库一家使劲给他吹喇叭、明里暗里表示对他支持的时候。比如，至多不过两年以前吧，按合同上缴国家的玉米数量增加了，他们就在社员大会上支持和维护了他。当时，事情闹得很复杂，人们要求把问题讲清楚，为什么连问都不问他们一声就把事情定下来了？原因和目的是什么？有些人站起身来一甩手便走了；另一些人开始叫嚷起来。“如果走了半天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他们说，“如果根本不考虑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的话只能在会上说说，装装样子，实际上一点作用也不起……那我们可就要……”阿隆沉默着，一声不吭——直到现在，奥雷尔才明白了他何以如此。可是，文特亚的儿子

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发言。调子是阿基姆定的。阿基姆第一个在会场上站起来。一点也没有被会场的紧张气氛吓倒，相反，他讲得非常沉着冷静，有条有理。他说：“人心不足蛇吞象，真是不假！我们就是这样……人家给我们一个指头，我们就想要他的手；人家要是给了我们手，我们就想要他的脑袋……你们在哪儿见过这样的理？你们怎么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是社会主义和民主，就再不需要领导了呢？……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就糟透了！……人人各行其是，到处混乱不堪……怎么，你们不知道‘蛇无头而不行’这个谚语吗？……”阿基姆讲得好，甚至非常好。他的话把其他人感动了，使他们的心开了窍。不错，那些“开了窍”的人也是他的本家，文特亚家族的人，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过这在当时，在会场里并没有被看出来，仿佛没有那么回事似的。现在看出来了，可已经是马后炮，毫无用处了，因为他当时定下来的事没有再更改，而这是不应该的。此外，还有一次，当社里决定要买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时，情况也大致如此。买车，特别是买轿车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却得到文图列斯库一家人的谨慎而坚决的支持。“我们为什么不买一辆轿车呢，同志们？……我们既然有能力，干吗不买呢？……为什么要让社长同志老是乘坐那摇摇晃晃的马车到处走呢？……”

“冷眼旁观，静待事情发展倒是容易。”他突然想到阿隆和其他人，心里忿忿地想，“事后又说自己有先见之明，夸夸其谈……狠狠打击别人。在一段时间里，或永远把他打倒在地……你呢，落个一身清白……甚至提高了你的威信，说你不徇私情，为人正直！……可是，如果有人问你：当你

屋里他的心仍然不得安宁。“还是外面好些，”当他返身来到屋外时，暗暗地想，“呆在屋里的四堵墙中间，你似乎觉得一切都更狭窄，更令人厌烦！……而在外面，你朝周围一望，便觉得事物全是另一个样子……”

的确，外面的景色已经焕然一新，特别是现在，经过昨夜那场大雨，村里村外的上空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之后，仿佛能听到周围地面被吹干、水分渗透到土地的深层里去、果树和禾苗吮吸大地乳浆的声音。天空异样地晴朗、深邃 。这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果树抖掉了花蒂，露出了一串串果子，麦子悄悄地灌了浆，很快就会长出丰满的果实。这种日子是他一向喜爱的。只是现在，各种想法和不满情绪越来越顽强地折磨着他。也许正因为这个，他才呆在哪儿也觉得不安稳。最后，他又坐到台阶旁边的石头上，更愤怒地在地上乱画起来。接着，他想起有一天他也在这块凉凉的大石头上坐过。那是秋天，天气无比美好，阳光和煦而澄澈。空气中散发着玉米皮和再生草的气息。可是，他的心跟现在一样烦恼，如果不说更为烦恼的话。原因是合作社里出现了一种传染病，蔓延得非常之快。那就是小偷小摸，一些社员把拾到或拿到的一切都往自己家里扛。这种恶习是在合作社扩大——村里一半农户都入了社——之后突然出现的。他不知道如何煞住这股歪风。他逮住了几个偷东西的人，立即采取措施制裁了他们。可是，事与愿违。第二天，谁也不出工了，就连饲养场的人也不去了，牲口渴得嗷嗷叫。为了不至于玉米收不回来，地里的活扔下没人干，他于是吩咐看守庄稼的人说，除非发现有人用麻袋和大车把集体的东西往家里运，

批判的人犯错误的时候，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呢？你将如何回答？……他们将如何回答？……他们将为自己开脱！……将会支吾搪塞！……而我现在把一切过失背在自己身上！……坐立不安地在这里冥思苦想！……我等待着他们来问我，而不去找他们，指责他们！……”“对，我就应当这么办！”他这么一想，便起了床，找自己的帽子，打算出门去。他突然决定到村里，到合作社办公处去。可是，又同样突然地放弃了这个打算。“把过错往别人头上推是多么容易啊！”走到院门前，他想道，“你只需犹疑片刻……你就解脱了……你就对任何人都没有半点错误了……可是其他人……”他在原地停了一会儿，不知做什么好。然后，他转身向牲口棚走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找点活儿干，别白闲着。可是，这会儿在牲口棚里有什么事可做呢？不过他还是拿起粪叉把只有一头母牛的牛圈里的垫草扒平了一些。他发现自己编织的冬天给小猪御寒的篱笆墙破了一块，心里不禁一阵暗喜。他找来一把锹头和几颗钉子，慢腾腾地向破洞走去。刚才的愤懑似乎平下去了，消散了，可是他并没有忘记。他带着几分疑惑思忖着，暗暗自问，一个人的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意念。他又回想起合作社里惹来的那一肚子气，想起那场吵架和斗殴，心里不由得升起了一阵痛苦的、不可理解的无名忧虑。突然，他的思想停滞了，它仿佛已经分崩离析，变得模糊不清了。他心乱如麻，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他走出牲口棚，心里感到愤怒和烦恼，但更主要的是感到痛苦和伤心。他顺手把锹头向一只母鸡扔去，那母鸡正愉快地叫着满院子乱走，就象有什么喜事降临到它头上似的。接着，奥雷尔又感到后悔，便心情烦恼地走进屋去。在

她与他心心相印，休戚与共。过后，他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可是并不踏实。冬天开社员大会总结工作的时候，他又提起了秋收时的小偷小摸和浪费现象。人们对此毫无准备。会议快结束了，不料孺雷格的一个儿子站起来不满地大声责问：为什么一个劳动日只分到了一公斤半玉米。原先沉默着的人也纷纷跟着他吵闹起来。“你听见这些人说什么了吗？”他问阿隆。“听见了！”“你既然听见了，要知道我可要回答他们的！……我要把偷东西的事提出来！……”“嗯！”阿隆说，“这样也好！……只是注意方式！……你说吧！……”于是，奥雷尔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问孺雷格的儿子，秋收紧张的时候，他老婆拿了多少玉米回家。那人结结巴巴地答不上来。他老婆马上出来给他解围。“社长同志，”她说，“你回答别人向你提的问题！……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因为你面对的是人民！”“我会说的。可是你先告诉我，今年秋天你拿了多少玉米回家？……”“我是拿过！”那女人口气不那么硬了，“我拿了又怎么样？……别人也拿了！……所有的人都拿过！……”其他人也乱纷纷地插嘴了，他们向着那女人，想帮她说话。“那又怎么样？”他们说，“她拿去喂鸡了！……喂猪了！……又没有用大车往家里运！……”奥雷尔沉着冷静地等待着，然后直截了当地问道：他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见他，或者他的老婆和孩子拿过合作社的东西，无论是用大车装、麻袋扛或者用衣服兜。这下子人们哑口无言了。他们泄了气，打退堂鼓了。有些人承认说：不错，奥雷尔家从来没有人拿过合作社的任何东西。少数没有拿过集体东西的人——他们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是没有到地里去出工——则开始对那些损害集体财

否则就不要再声张。这个点子是阿隆出的，他别无他法，只好同意了。然而内心深处却感到痛苦和烦恼。每发生一次偷窃行为，他就仿佛身上剜走了一块肉。可是，他仍然好不容易克制住了。黄昏时候，他眼睁睁地看着收工回来的人身上驮着大包小包，把地里能弄到的一切都往家里拿。特别是妇女，身上藏满了玉米和土豆，连走路都很艰难。他看在眼里，沉默着，牙关紧咬。有时，他觉得庄稼的收割无止境地拖延，似乎永远完不了。他沐浴着如同梦境一般澄澈而和煦的阳光，晕头晕脑地在田野里跑来跑去，感到一切都已解体，他们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再也走不出来了。甚至夜里睡着了，他梦见的也是玉米棒子、土豆和胡萝卜。有时在梦中，甚至在醒着的时候，他眼前也浮现出黑压压的、一声不响的人群，他们下地回来，身上驮满了东西。他们就象大群的蝗虫，在经过的地方，留下光秃秃的土地。有时他忍无可忍，在梦中大叫起来："够了……够了！"醒来时他心情紧张，紧握着双拳。瓦娜问他："你这是怎么了？……前几天也这样叫过一回……"他把内心的烦恼告诉了她。瓦娜并没有象过去那样劝慰他；恰恰相反，她赞成他的想法，并且大发雷霆地痛骂那些乱拿集体东西的人。"你常常告诉我，集体的东西，哪怕一颗麦粒儿也不能动！……""现在就差你也去拿了！你要是干这种事，看我不砍断你的手指头！……""你不用担心，我想都没想过要去干这种事！……我也讨厌……小偷小摸！……这是我们合作社扩大后才出现的！……我们还不如不接收那些人呢！他们带来的一些习气真叫人汗毛都竖起来了！……"在接收那些人入社的问题上，奥雷尔不同意瓦娜的说法；但是，他很高兴，甚至感到自豪，因为

产的小偷小摸恶习进行了批评。"照这样发展下去，"他们说，"得到好处的只有会弄手脚的人！……不关心集体、专搞邪门歪道的人！……那么，说那些个空话，什么出工要勤快呀，干活要讲究质量呀，又有什么用呢？……"最后，阿隆讲了话，另外一些人也都发了言。他们的会开得很晚，当场就把紊乱和困难的局面扭转过来了。"是呀，可那时候，"奥雷尔现在回想道，"我行动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我的手脚放得开！……我没有在乌七八糟的事情里沾一点儿边！……可是，现在我浑身上下都是污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再讲话……准会把事情全都弄糟……越染越污！……"

孩子们在外面玩耍，不停地欢呼着。他们跑来跑去，时近时远，声音时高时低。奥雷尔笑了，他想走出门去，好好地看看他们。可是，他随即改变了主意，等待着，静听着。在村子的街道上，孩子们的游戏中断了，他们一个个停止了呼喊："喂，卢楚！……把马放到河里去，快！……火车头！……快放呀！……"接着，听见有人在问他们什么，奥雷尔听出了是特尔劳的儿子——看守人洛姆的声音。"我说你这个特尔泽亚的小家伙，你听见没有？……你爹上哪儿去了？人家让我通知他去合作社办公处……不管他是死是活，是囫囵个儿还是缺胳膊断腿，都得去！……""跟你说他在家里，你听不见吗？……我已经告诉过你一回了……不过，你不能去！……""这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妈妈让我们别在院子里玩，别把爸爸吵醒了，因为他睡得很晚。他很疲劳……心里烦恼……""你妈在哪儿呢？""到阿基姆舅舅

家去了……是他们叫她去的……别跟我罗嗦了吧，我忙着哩……”孩子们欢笑着向村边跑去了。特尔劳的儿子——看守人洛姆困窘地站在那里。奥雷尔在心里想象着他那焦躁不安的样子，想去找他，或者把他叫到院子里来。但是，在他打定主意之前，那人已经转身匆匆忙忙地走了。“他现在就要到社办公处去报告了，按照他喜欢饶舌的习惯，说我这会儿还在睡觉……说我睡得晚……我很疲劳……又心里烦恼……说我老婆吩咐……”他没有再揣摩特尔劳的儿子，思想停留在瓦娜说的话上面，停留在她上娘家——文特亚家去之前对孩子们的嘱咐。“可她到那里去做什么呢？”他疑惑地、恼怒地自问，仿佛直到现在他才明白瓦娜上哪儿去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屋子也没收拾……什么也没干……匆匆忙忙就‘到阿基姆舅舅家去了’……特别是这个阿基姆，他们家所有人当中的一个宝贝……表面上装得正直刚毅，肚子里却诡计多端，象泥鳅一样狡猾……”他停住了嘟囔，烦恼而厌恶地把手一挥，仿佛阿基姆和文特亚的其他儿子就在自己身旁似的。他又想起了瓦娜，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就象有人把一团纸塞进了他的喉咙似的。“我急急忙忙地责备这个，责备那个，这是白搭。”他伤心地、飞快地想道，“我这样思前想后，为自己开脱也没有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诚实的做法是去请求撤换我……去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然后干我自己的本行……好让我静下来寻思寻思，弄清楚谁有错，谁没有……”重新想到的这个打算也没有使他安心。即使把它付诸实行也不可能使他安心的。他也明白这一点，意识到不当社长他也摆脱不了内心的烦恼。他已经完全与这种工作融为一体了，没有它就没法儿生

活。辞掉职务以后，悔之莫及的心情将会长时间地折磨他。他知道有朝一日他会被撤换的，对此他有思想准备。就是说，他决心不象其他人那样，一旦从过去担任的工作中撤换下来就完全变坏了，如同他所说的：“露马脚了！”想到这里，他又对自己说：“如果你经不起考验，就说明你还没有受过锻炼，说明你喜欢的不是工作，而是能捞到好处！……”

“每一个胜利都是由一连串的失败构成的！”很久以前阿隆曾对他这样说过，“但是，也有一些失败是胜利和成功带来的……特别是在前线，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开始我们不断前进，仿佛事事都一帆风顺……可是后来，在我们不曾预料的时候，战线在薄弱环节被敌人突破了……一切全都颠倒了过来……”当时他笑了，认为这仅是阿隆的一种看法。可是现在他没有心思笑了。他承认支书说得对，尽管不情愿，可也不得不承认。他感到自己确实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一个呆子。他之所以落到现在这个处境，是因为他骄傲自大起来，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有一个时期，即使他六亲不认，对谁也不宽容，工作却很顺手。那时候，他无数次大发雷霆，扯着嗓子训人，严厉得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可是，什么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没有人能用甜言蜜语哄骗他。那时，他疑神疑鬼，斜着眼睛看人，觉得所有的人都好象准备捣鬼，所有的人都想破坏他建立起来的东西。当然，这种怀疑也使他自己难受，有时甚至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头脑却很清醒。他现在意识到这种态度不好，可是后来息事宁人的态度也不好。“好什么呢？见他妈的鬼！”他忿

忿地、甚至厌恶地说，“既然它使我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让我的头撞了墙……把我变成了受别人——一伙混蛋摆布的工具……”他没有再往下想，重新暗暗自问：文图列斯库一家究竟想干什么……他老觉得他们象一群猪，或者一群从未见过的野兽；长着狼一般的眼睛，犍牛一般的脖子，千真万确，活象一群怪物。他们奔跑过来，吞噬、衔走、掠夺、搜刮一切，他们窃窃私语，散布流言蜚语。他们有说有笑，见门就闯，从四面八方拥过来，就象在槽子前面争食的猪。他们不甘落后，想当发号施令的头头。他们不愿意出工，只想抄着手闲逛，把清澈的水搅混，在人们之间制造不和，象老鼠一样在黑暗中偷吃粮食。有时候，他们确实象一群又肥又大的老鼠浮现在他的眼前，尾巴足有指头一般粗，窜来窜去，你推我挤，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从洞里钻进钻出；阿基姆呆在一旁等待着什么，他捋着那剪短了的、比任何别人都更加精心修理的髭须；而他的连襟，那个呆头呆脑的格里戈雷呢，眼睛和胡子就跟绿林响马似的，身躯活象一只狐狸，并且已经开始秃顶了，正用一双白眼珠儿瞅着奥雷尔。挨了揍的牛就是用这种眼光看人的。另外几个也一样，只是眼神和态度各不相同。譬如说老头子吧，他坐在一个地窖似的小屋里，仿佛在捉跳蚤似的。“就是这么回事，”奥雷尔摆脱了幻觉之后，自言自语道，“因为正如我所说的，他们并不想抓权……不，他们觉得事情象现在这样对他们更加有利……通过我进行操纵……不过得把事情谈妥……省得再为定计策伤脑筋……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用不着防范任何人……”他仿佛又看见了阿基姆，并且听见他在自己耳边扯淡。“咱们是端着一个杯子喝酒的人，姐夫！”阿基姆

说，“你是知道的，人只有在酒后才吐真言……等他们喝过一杯烧酒，或两三杯葡萄酒以后……现在，咱们俩……”“咱们俩怎么样，你说？”他吃惊地问。“能怎么样呢，没什么……”阿基姆宽慰他道，“你不用担心，是好事，不是坏事……”“此话怎么讲？”“不怎么讲！……我是说，现在是咱们来好好谈一谈的时候了！……”“谈什么？……”“好多事情要谈，可是首先我应当向你表示感谢……”“你感谢我？……为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什么？你不明白？……因为你帮助了我们呀，帮助了我和我们的人！……”“好吧，好吧，可是我……”“我知道，你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你做事很有头脑……从容不迫，这样一来，谁也说不出什么……”“现在你的话我真的不明白了，我说阿基姆！……”“你不明白我的话？……你是在装糊涂，给自己打掩护……可是，这没有必要……就咱们俩谈谈嘛……开会的时候倒还有必要……可是在这里……”“这里怎么样？”他说，思想高度集中，他在考虑着什么，“说话的是咱们俩，无论在什么地方还不是讲一种话吗？……”“是的，你说得不错，可是，奥雷尔，你知道人为什么要长舌头吗？……”“我原来知道，可是忘记了……”“是为了尽可能地隐瞒自己的思想……”“原来是这样！……”“是啊，可是……”阿基姆不太相信地、举棋不定地又跟他兜了一会儿圈子，然后对他说：没有必要捉迷藏，因为他们——文图列斯库一家人个个都是全心全意地跟他站在一起的。“再说，只要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一向只有我们在各种场合真心实意地拥护你！……其他人……我想你也看到了……你是能够意识到的：谁跟你在一道，谁

在反对你……正因为这样，现在有必要……这种事情如果隐蔽曲折、人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情况更糟糕……也许会惹出更大的麻烦来……如果正大光明地安排好了，局面又会是另一个样子……只要两三个人在一起合计合计就够了……不必让那帮子傻瓜蛋什么都知道……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去做的。你知道……你听明白了吗，奥雷尔姐夫，特尔泽亚同志？……”他全听明白了，越来越清楚地感到由于瓦娜和其他人的过错，他陷进了什么样的困境，说不定这也怨他自己。他又要了点酒。“再给我来一公斤，戈古！”他对管理员说，然后，又东一句西一句地问文特亚的儿子阿基姆，以便把事情搞得更清楚，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意思，免得发生了误会。阿基姆以为从今往后事情就算定下来了，奥雷尔将永远是他们的人，于是更加缠着他不放，说话也更加无所顾忌。“咱们何必还要兜圈子呢，我说姐夫？”他最后对奥雷尔说，“这个合作社就象一个庄园，一个国家，在里面真正生活得好的只有强硬的大人物……掌权的人！……不然的话，你卖力气干活，拼命地干，你也能有收入，今天多一些，明天少一些，但总是没有保障！……可是，你要是执掌指挥权，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从一切方面来说，从长远的观点看，都是这样！……问题是你要善于掌握你已经取得的东西：印把子，领导权！……”“这么说，主要的是你得先抓住印把子，然后设法把它保住，是不是？……”“对，问题就在这里！……而咱们现在……这就是我要向你说的！……我感到高兴的是，你跟我说到一块儿了！你理解了我的意思！……不过咱们还应当进一步讨论讨论……咱们应该象一只手的五个指头：联合起来！……”这时，老头子克勒门特也凑过来

了。他问他们什么事情讨论得这样热烈，仿佛他不知道甚至压根儿猜不出他们在讨论什么似的。接着，其他人也走过来了，把奥雷尔团团围了起来，问这问那，补充阿基姆的意见，因为阿基姆实际上是一家之“长”，是这个心齐而又狡猾的家族的智囊。“你们的计划真不错啊！”过了一会儿，奥雷尔对他们说，“恰恰相反……”乍一听，那些人都欢喜起来。接着，他们明白了奥雷尔的语调里似乎带着嘲弄，于是他们生气了，开始嘟嘟囔囔，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说话，口气越来越带威胁性。“看见了吧？……我们主动来跟他谈！……开诚布公地……把心都掏给了他……可他呢？……哼！……”然后，嘟囔变成了怒斥，最后发出了威胁。他们告诉奥雷尔，既然走到了这一步，从今以后他别想往回缩。“你进了霍拉舞圈，就得跳到底！”阿基姆对他说，“别的出路你是没有的。因为其他那些人，你从前的朋友，认为你已经跟我们穿一条裤子了！……他们说得对！……因为事实如此，奥雷尔！……命运已经把我们连在一起了！……”“什么命运，你说？……你们和你们的命运统统见鬼去吧！……我原以为你们变成正派人了呢，哼！”“我们可从来都是正派人，知道吗？……你也别吵嚷，别发急，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把你给撤了！……现在我们在合作社有发言权了！……总有一天我们会把你打下去，另外找个人来代替你！不管谁都行，就是你不能再当社长！……因为你不但没有学乖，反而蔫儿了，脑袋瓜变死板了！……”“眼前我看最好还是你们自己准备着被撤换吧！……你们从哪里钻出来的，我就把你们送回哪里去！……一个个统统滚回去，滚回你们原来呆的地方去！……你们以为只要通过卑鄙的狡猾手段进行一

番安排，稳住脚跟，就可以……”“对不起！”阿基姆说，“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狡猾手段……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我们连一根手指头都没有动一动……我们没有强求什么，也没有在谁身上下赌注……是别人帮了我们的忙，由于他们好心，我们才见了天日……”“没关系，你们将同样由于这种好心而滚回去……”老头子见谈不出什么结果来，便下令撤退。“嗨，咱们走！……别理他！我看这小子……”可是其他人并没有离开他，至少是阿基姆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在他挑起的那场搏斗中，他猛地把奥雷尔推出去好远，低声地、咬牙切齿地骂道：“你们这些上层监察员都他妈的统统见鬼去吧！”他总是把那些在合作社和村政府担任职务的人叫做“上层监察员”，就是说空中监察员。接着，其他人也突然同时扑过来，一声不响地用拳头将他一阵乱打。他呢，要是他在那里没有象发了疯似的扯着嗓子大骂，要是他没有发火，没有比那帮人更猛烈地反击的话，他现在就不会感到为此后悔了。尤其是他还拔出了刀子，这个举动更使他大为不满……“唉，我真是善于把事情搞乱啊！”他现在叹气道：“明明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却把它当成了国家大事！……那帮家伙呢，正如我说的，根本无所谓……他们把瓦娜叫去商议……而她呢，马上就去了……她呆在那里，听他们叙述，也许还给他们出点子……这说明她在这些事情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她全都知道……”奥雷尔的眼前又浮现出瓦娜的身影，仍然象他昨晚从合作社回来时看到的样子。一个强烈的、无法排除的想法又在他的心里升起：他受了瓦娜的欺骗，瓦娜这头母鹿——有时他就是这么称呼她的——太象文特亚的儿子们，尤其是

太象阿基姆了，只有瞎了眼的人才发现不了这种相似之处。

太阳升高了，四处阒然无声，仿佛万物都沉入一种安详的、惬意的、充满神秘气氛的休憩之中了。只有太阳的烈焰静静地、无尽无休地放射出细细的金光。地上的一切沐浴着阳光，仿佛被阳光紧紧地拥抱着，无法挣脱。面对太阳，大地处在一种绝对的平衡状态。也许，只有奥雷尔才觉得一切都处于合理的平衡之中。周围的一切都在上升、增长，因为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一切都在沉降、崩溃。他走来走去，想找到一种他可以有所依靠的想法和判断；但是徒劳，他没有找到。而且，在这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他都看不出任何希望。他知道，在生活中，在世界上，有些东西一旦被毁坏，就再也无法补救了。现在，他和阿隆之间的一切联系都不知不觉地中断了。“是啊，是这样的，”他闷闷不乐地承认道，“可这也得怨他……因为，他要是象他自称的那样，他就不会让我落到这个地步……作为朋友，而不是作为支书，他不应当撇下我……”他丢开阿隆，重新恼恨地想到了瓦娜。可是，没料到他很快就想不下去了。他的恼恨和气愤突然中断了、软化了。他不得不承认，瓦娜在他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她从前——其实现在也一样，不过他不敢承认——对他所尽的不单单是一个妻子的职责，在最艰难的时刻她给了他极大的支持。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怎么就习惯于向她讲述自己所关心和感到不安的一切事情了。有时候，他因为参加会议，走了很远的路，或者在地里收割麦子和玉米，夜里很晚才回到家；她总是拿一本书艰难地念着等待他。她从不问他上哪里去了，怎么这样晚才回

来。也从不带着疑心的目光注视他。她知道他是工作回来——对此她坚信不疑——，于是急忙站起身来，热好饭菜给他端到面前，然后，象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似的坐在桌旁。他一边吃着饭，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牢骚。有时他谁都咒骂，特别在最初那个困难时期。那时候，他讲两句话就得带上五句口号；各种各样的习惯和倾向——有的健康、明白，有的则是含糊、丑恶——在他的心里翻腾着、扭结着。她总是耐心地听他讲话。他呢，有时觉得她只要听着就够了。他便可以更快、更容易地来检验自己的某些意见。仿佛一切想法只要拿到她那热情、美好的心灵的镜子里一照，就会顿时奇迹般地明朗了，得到了澄清。日复一日的"澄清"使他的心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豁亮了，获得了理解和掌握一切事物的能力。特别是到了现在，如果有人问他：这种使他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地位得到提高的、意义重大的变化首先应当归功于谁时，他就不能不提到瓦娜，提到他同她在一起过的安静而美满的生活。在这方面，其他人，比如阿隆、图多尔和乔治，就不如他有福份。尤其是阿隆，他跟玛丽茨的日子过得真够艰难的。那女人本来名叫玛丽察，可是她尽想入非非，象王室贵族一样自称玛丽茨。只有阿隆自己知道，由于她的缘故，他身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包袱。"我那口子呀，"阿隆有时候这样说，连她的名字都不愿提，"优点象狗身上的跳蚤一样，可多了！……出工她是不愿意的，因为她是支书太太……嫉妒心可强，老是疑神疑鬼……发现我跟年轻一点的妇女或姑娘说句话儿，她就会一个礼拜跟我叨叨个没完……追问那人说了些什么……为什么笑了，没有哭……为什么往后面瞧……如此等等。"而在奥雷尔·特尔泽亚家，情况可

好得多，也就是说大不相同了。这他自己清楚，别人也知道。阿隆更是了解。“喂，你是怎么说服你老婆出工的？”有一次党支书问他。奥雷尔对此感到惊讶，他疑惑地回答说：“根本没有说服啊！她是自愿下地的……瓦娜她……”还有一次，那是冬天的晚上，阿隆对他说：“你们家跟别处不一样……屋里更暖和、更舒服……我觉得甚至更亮堂……”他们俩一面喝啤酒，一面说着话儿。孩子们在玩耍；瓦娜在屋里收拾，仿佛没有注意到他们似的。阿隆走后，她问奥雷尔：“他俩干吗不离婚呢？这不是生活，是活受罪呀……”“嗨，怎么离？……这中间还有儿女……他俩也已不是可以轻易离婚的年纪了……其中有许多原因。在这方面，连我也不理解阿隆……他每次讲起这些事的时候，总说他背上背着过去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包袱……你不是也知道他俩是怎样结合的？……”“我知道，可是这样将就着苦苦煎熬真是造孽……”“是造孽，可是你瞧，世上就有这样的事……”他们没有久久地谈论阿隆的苦处，很快就轻松地把它抛开了。他们象那些幸福和满足的人一样，对自己的幸福和欢乐充满渴望和贪心。“可要是我们俩离婚会怎么样呢？”奥雷尔开玩笑地问她。“那可是一件重要的事！”瓦娜说，“特别是对你来说更重要……你是社长，马上就会找到另一个妻子，因为，如今想过好日子的姑娘，追求的不再是财产，而是职位……可我呢，就比较难了。”“才不难呢！……你比我更容易找……有你那样的眼睛……那样的腰肢……”“眼睛已经疲惫，腰肢也不再是那么细了……一切都消逝了，过去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老了，对不对？……”“是的，我们已经很老了……”“马上就会死了……”“死倒还得有

一会儿……”“可也不太久了……”“不，还差两三步！……”两口子就象相互了解和真正相爱的人那样无所不谈，说一阵笑话以后又扯到别的话题上去了。“你呀，奥雷尔，”过了一会儿，瓦娜对他说，“你也应该安分些了……我们已经不是小青年了……”“我知道，我们老了，就要伸腿了……”“不是这样吗？……”“怎么不是？这一次我不得不承认这点：我们快入土了……”“怎么会呢？……”“就是这样的！……阿隆有一次对我说：活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死亡……”“他这是打那儿搬出来的？……”“我想是从一本书上，因为他这人就喜欢书本和哲学……他说，人——不仅是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死亡，每一瞬间的欢乐和满足都是向死亡迈近的一步……”“并不完全是这样……”“不，正是这样。你知道……比如我吧，每当我跟你在一起，我们靠得很近很近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在死去，熔化在一团烈火中……”“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不克制自己呢？……”“因为这种死是诱人的……你总是需要它，没有够的时候……因为你……”他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告诉她，这种事是没法儿讲出来的；可是瓦娜就连形式上也不同意他的说法。“既然两个人如此亲近，象一个人似的，那他们之间就可以无所不谈……没有什么可害怕和羞臊的……只有那些貌合神离、相互欺骗的人才会害怕和羞臊……而不是我们……”于是，奥雷尔便向她讲述年轻时在弗罗摩萨河谷的山头上看见的一场野鹿格斗。“有一次，入秋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到河谷去，”他说道，音调突然变得柔和了，仿佛被回忆的热情软化了似的，“这时来了一个名叫伊昂的看林人。他问我要不要去看一件可怕的事情……我正不知道怎么回答，爸爸却让我

去……于是我就跟着守林人伊昂去了……我们绕来绕去走了很多路，正当我感到有些疲乏和烦恼的时候，伊昂做了个手势让我停下来向左边看……我停下来朝左边望去，开始什么也没有看见……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一小群母鹿茫然地站在林中空地的边上……也不吃草，也不躺下……我没有看见公鹿，只听见它的鸣叫……它就这样嘶鸣着从松树林走出来……我观看着，气都不敢出……它就象一头牛犊，也许比牛犊还大……这也许是因为那角的缘故，它的角实在太美了，简直象头上顶着一片树林子……也说不定是因为它嘶鸣的缘故……我不知道！……它发出的声音不象牛叫……象一种充满愤怒、痛苦而又带着欢乐的低沉长啸……”“可它们没有格斗吗？”对他的故事瓦娜听得一知半解，问道，“我听说在这种节令它们要相互用角搏斗的……”“是的，守林人伊昂告诉我，它们是要搏斗的。可是我们见到的这只公鹿没有一个竞争对手……林中草地的另一边又出现了一只公鹿，可是它没有走近……看来它还年轻，也许它曾经到过那里……我们这只公鹿又若无其事地长鸣了一阵……群山和森林回响着它的叫声，仿佛我们身后的松枝和树叶都被震得颤抖了……守林人对我耳语说，因为是秋天，树叶都枯黄了，鹿鸣声才显得这样低沉……可我没有理会他，两眼只盯着那只公鹿。只见它走进母鹿群中。过了一会儿，它选中了一只母鹿，开始围着它转圈子……它挑逗了母鹿几次，然后，追逐着它，同它交尾了……它们干这种事是那样强劲，那样纯洁，真是美的没法儿说……过后，公鹿似乎有些得意，便用角去牴一棵小松树，直到把它撞倒才罢休……遗憾的是，守林人这时扯扯我的衣袖让我走了……”“你们为什么要走？”瓦娜被他的

动人故事陶醉了，问道，“为什么不留下呢？”“因为已经是黄昏了，他要让我们在天黑以前赶到一个护林站去……”“那你为什么感到遗憾呢？……”“我不知道……就是说我过去不知道……我当时懂了某些事情……开始明白了……可是这次经历我忘记了，直到后来，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想起来……”“什么时候？”“当我们俩认识以后……”“是吗？”“是的！”于是他向瓦娜讲起什么时候，怎么想起山上的公鹿和守林人的话的。“鹿根本不是一种动物，”伊昂当时对他说，“它有灵性。”瓦娜听着他的话，久久地沉默着，仿佛在回味奥雷尔向她讲述山上见到野鹿时的情景。这件事也发生在秋天，奥雷尔当时在小树林里收拾再生草，她从地里收玉米回来。她绕路到树林里去看他。他们两人在树林子里呆到很晚。如今，她也才告诉奥雷尔说，当时她看见一片枯黄的杨树叶在落日的余晖里摆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片叶子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它在夕阳里摇摆、挣扎，象一片没有生命的翅膀……”

胡同里传来了脚步声，奥雷尔吃了一惊，立刻停止在地上画那些奇形怪状的图案。可是，他并没有从台阶上站起来。他缩着身子坐在原地，从指缝里向院门口瞧。他看见瓦娜进了院子，向他走过来。开始，他觉得仿佛是一大团浓重的乌云向他飘来。一切都倾倒了，乱成一团。他的脑子一阵嗡嗡响，全身震颤。他想站起来，可是不能够，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瓦娜问他。她停在他的面前，靠得这样近，以至他只能看见她的脚。

“我在这里坐坐！”他迟疑了一会儿才回答。

接着，他又从下到上地打量了她一阵。她脸上的表情对他来说是多么熟悉和亲切啊！过去，即使她不在他的身边时，他也能在黑暗中看见它、感觉到它。可是此刻，他又觉得那表情太象阿基姆的了，笑眯眯的，一副狡猾相。他真想站起来给她两个嘴巴，把她推倒在地上用脚去踩，把她和她的整个家族全都踩个粉碎。接着，他又自责了，费力地——仿佛被他们俩年轻时候一同砌起的台阶粘住了似的——站了起来。他向屋里走去，嘴里喃喃着，脑子里回想着昨晚在酒店里的冲动，打架、动刀子……“咳，”他嘟囔道，“当时我要是克制住自己的冲动……情况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瓦娜跟着他走到门槛边，等着他说点什么。然后，见他什么也不讲，便说：

“相信我，并不是我要这样的……我没有想过……不知道他们怀着什么目的……我也受骗了……我跟你一样，变得自信起来……现在我全明白了……因为我刚才到他们那里去过……他们叫我，我就去了，想看看他们打算干什么……我看见了，也明白了……知道他们心里怀着什么鬼胎……”

“她在撒谎！”奥雷尔一边听着，一边思量，“弥天大谎！……是他们教给她的……他们告诉她怎样说，今后怎么处事……以便把我更好地蒙在鼓里……把痕迹全都抹掉……等待新的更好的时机……将我打倒……”

“……阿基姆说出了这样的事他很后悔，……不过他多半也是闹着玩的……”

“他这样说了？”他鄙夷地问，声音沙哑、短促。

“对，他就是这样说的……说是他想拿话来考验考验

你，看看你的立场有多坚定……不过我可不信他的……我再也不能相信他了……无论对他，还是对老头子，我都不能再相信了……”

她继续对他说自己的心里话，诉说自己是怎么变得赞成起她娘家，文特亚一家人来的。奥雷尔听着，在心里不断用同一句话来回答她：“她在撒谎！……弥天大谎……是他们教给他的……”后来，当她对他说，她再没有任何亲人了时，他转过身来尴尬地笑了笑，就象心地善良的人故意装作狠心的样子，问她这话是否当真，她自己是不是相信她说的话。

“因为，太太，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事。”他用最后一点力气补了一句。

“不错，”她疑惑地、甚至有些慌乱地回答说，“我从前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你应该理解……也许你也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了……理解了……我要是早得多，而不是现在才感觉到就好了……你现在跑来对我说这种话……不知是受谁的指使……抱着什么样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过后好再向我求情……替人家说好话吧……”

“你怎么能这样说？”她说着，走到他的跟前，想扯扯他的衣袖，让他清醒过来，“是我自己要说的……现在，既然我已经说了……”

“别说了！”他打断了她，把手一甩，扭身走开了，我听够了！……够了！……”

瓦娜站在屋中间，显得更为困窘了。她想再说点什么，可又不敢。然后，她转身出去了。奥雷尔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又回想起她年轻时候的那些神奇的脚印。他真想象

个小孩子一样伤心地大哭一场。他感到胸膛里的心在疼痛，脚掌又痒又烧。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他只感到浑身精疲力尽，仿佛搬运了一整天石头似的。

“你瞧，我们没有争吵，也没有打架，可事情仍然有些不妙。”奥雷尔后来想道，“也许她并没有骗我呢……也许她对我说的是真话呢？……如果是这样，我对她的指责就太重了，太不公正了。真是可怕！……那么……”“可是，她为什么替他们说好话呢？怎么，在这以前，她不知道、不了解他们吗？……”“可你呢，你不知道、不了解他们吗？……”“怎么不了解！……”“那么，你怎么也说过他们老实了……转变了？……也许她也说过这话……她也自以为是了……受骗了……”“是呀，也许是这样的，可她比我对他们更了解……她是跟他们在一起相处长大的……再说她也缺少心眼！……”“你就不缺？！……你简直是个傻瓜！……他们利用了形势，就象雄蜂一样混在蜜蜂群中！……把你们花了几年工夫才办成的事搅乱了，破坏了……而你现在……”“是啊，我对这工作……对我做过的一切都是真心诚意……这一切要是毁于一旦，我感到惋惜……我不能不感到惋惜……我不能为此感到自豪……”“你可别自豪！……可是灰心丧气也没有必要……这样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可惜的……”此刻，他仍然找不到出路，也没有弄清究竟谁有过错。最后，他往卧榻上一躺，想休息一会儿。他并不想睡，只想躺一会儿，让脑子清醒清醒。然而，没过多久他便睡着了，把一切烦恼和欢乐都丢开了。过了好一阵，他才朦胧地觉得自己来到一块宽阔的、长满果树的平地上。往四下里看，周围

全是果园。天气也象是眼下这种春夏之交。年成很好，预示着丰收。树上的果子开始长丰满了。野草青翠茂盛。一切都象他喜欢的那样茁壮、丰富、动人，果实累累。特别是那些水果，马上就要成熟了。它们是那样肥大，那样诱人，简直使他垂涎欲滴。他就这样在卧榻上躺着，翻来覆去。在梦中，他从田埂上站起来，走到一棵年幼的苹果树旁，伸手摘下一个苹果。可是当他把苹果送到嘴边时，不禁吃了一惊，奇怪地打量着它。苹果很好看，可是硬得象石头。他又用牙齿试了一下，毫无办法，根本别想咬下一小块来。他扔掉苹果，继续向前走。咬过苹果的牙齿阵阵酸疼。后来，牙齿不疼了，可是周围的果园也不见了，仿佛转瞬之间被人搬走了似的。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山岗顶上。脚下的山谷里有一条大河，河水平静，有些地方闪着银光，特别是那些树影浓密的河湾里，水流更加平缓，颜色更加深黑。沙滩上的鹅卵石在阳光下闪着亮光，象白色的火焰。周围很远的地方都没有半点声响。山谷里呈现出一派安详静谧的景象。忽然，从下面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嘈杂声。他茫然地回头望望。接着，当他再次转身眺望那条美丽的、银白色的大河时，只见河滩上，从近处到远方，全挤满了又肥又壮的牲口。他那颗似乎是空虚和寂寞的心里，涌进了一股新鲜的、强烈的暖流。他兴奋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这是现实生活中而不是梦境中发生的事，因为，他长期梦寐以求的就是合作社的地段里能挤满牲口，悠然地饮水放牧。因此，他不忍心离开山岗。他懒洋洋地歪在草地上等待着，也许他并没有在那里呆多久，只见河滩上的牲口群缓慢地、步调一致地移动起来。“这倒真不错哩！”奥雷尔在梦中说，象一个孩子实现了自

己最大的、最孜孜以求的愿望一样，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欢乐和愉快，“这能创造一大笔财富呢！……”他得意地吹了一声口哨。当他听见有人叫他时，才快快地扭动身子，站起来慢腾腾地、恋恋不舍地离开山岗。人家叫他上社管会。他挺不情愿地、迷迷糊糊地向那里走去。当他稍微清醒了些时，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合作社办公处，阿隆和社管会的其他成员坐在他面前。阿隆久久地打量着他，仿佛此时才想认识他，真正深刻地了解他似的。别的人也沉默着，等待着。除了他们和那张会议桌，周围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想跟我说什么！”奥雷尔突然大声地说，就象一个决计要尽快将一切了结的人一样，“我根本不感兴趣！……你们如果想知道的话……我翻来覆去地苦思苦想过了……最后作出了一个决定……最好的决定！……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我再不当社长了！……”接着，事情乱套了。其他人争先恐后地质问他、责备他，说他同文特亚家的人一般见识，现在又要甩手不干……他抗议，激烈地为自己辩护，大叫大嚷，不断地提起他通知他们的那个决定。这场争论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就象梦中从高处跌下来一样，你似乎觉得永远到达不了地面。奥雷尔记得的只是他怎么执拗地为自己的决定进行辩护。他的心里有一种受压抑的感觉和深深的不满。他同样愣愣地向家里走。他经过一座白色的、神奇的、从村子上方飞架过去的拱桥，一面走一面向下面的村子俯瞰，越走近自己的家，越觉得村子渺小。到了家里，他仍然没有能够摆脱这种新的强烈不满。他在卧榻上做着梦，扭动几下身子，总算找到了一个舒服的位置，便不再嘟囔了。然后，他舒展了身子睡熟了，仿佛被一条没有尽头的银白色大河漂走了似的。

他醒来时，已经很晚了，太阳快要当头。开始，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摸了摸卧榻，还没有完全清醒，便听见身旁人声杂乱。有一个人的声音他觉得特别熟悉，象是党支书阿隆的声音。“对，是他的声音！”当他又清醒了些时，心里这样说。可是，他仍然没有从床上坐起来。他回想起刚才那个将他苦苦折磨的梦，心里乱糟糟的。每当他过于疲乏，过于激动，或者心里惦记着什么事情、深深为它所苦的时候，常常发生这种情形：参加过的争论、经历过的巨大不安就会在梦中出现，象刚才一样，有时候甚至延续得更长，将他的精力耗尽。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感到不安和后怕。可是，此刻他却没有时间感到不安和后怕，也不可能再去考虑梦中经历的一切了。阿隆和其他人正等待他作出决定。他们来到这里不是徒然的。有一个人甚至低声地问要不要把他叫醒。他再也躺不住了，便下了床，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招呼也没有打，就走到隔壁屋里去了。

“早上好，社长同志！”阿隆在一旁开玩笑地说，“你真是睡得香啊，不含糊！……可我们呢，你瞧，找上门来了！……俗话说：公牛不去找母牛，母牛就来找公牛！……”

“你那些谚语和哲学理论并不总能用到点子上！”奥雷尔在一把椅上坐下，说道。他望着众人，望着图多尔、阿列克山德鲁、约瑟夫、农艺师和其他人，因为社委会的全体人员都在场。他不明白他们全都到他家里来干什么。几小时前，他是多么希望他们能来啊，可现在他却对此感到疑惑和烦恼。“没关系，”过了一会儿他又暗想，“我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作出的决定告诉他们！然后，就此了结！……”

“你们知道，”他然后飞快地、慌里慌张地说，语气似乎有些不合适，“昨天晚上，在合作社里，我跟……而现在……”

“是的，我听说了！”阿隆笑眯眯地说，那笑容使奥雷尔更加生气，“不应该这样！……就是说，如果问题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的话……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也没有什么！……这样也好！……甚至很好！……它使我也担心的一种局面明朗化了……可我们并不是为这件事才到这里来的……”

“那你们为了什么？”奥雷尔用同样的语调问，“今儿是星期天！……是休息日！……”

“是呀！”阿隆回答说，“就连上帝也只工作六天，到第七天，他就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是他比较轻松，没有这么多事情！……我们呢，只要太阳还没有毁灭……我们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这正好表明我们的事业在发展，我们在前进！……我过去也这样说过……”

其他人也插话了，大家提醒他说，他们早就定了这个星期日要开一次社委会，研究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同奥雷尔说话的神情，对待他的态度跟阿隆一样，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别扭，没有丝毫不信任的迹象一样。这使奥雷尔完全解除了武装。他甚至不敢开口告诉他们他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他的脑子里涌出过多么反常的想法。“可是，我仍然应当感谢他们！”当他们走进临街的那间屋子，围着桌子坐下来后，他思量道，“因为他们主动来到我家……对，我应当向他们表示这点……”他也点起一支烟，谨慎地清了清嗓子，想让自己的话音更庄重、

更具有说服力。可是，他看了一眼大伙儿，感到这种小小的客套也是多余的。他觉得他又重新找到了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节奏，回到了同志和朋友中间。他心里感到无比高兴，但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所高兴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新的、强烈的高兴心情能持续多久。

"那么，让我们看看从什么问题开始吧！"他停顿了片刻又说，"我记得是有关……"

其他人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开始翻阅自己放在桌上的笔记本。

瓦娜站在门边望着他们，她的表情是那样平静，那样安详。

〔**后记**〕扬·琅克兰让(Ion Lăncrăn Jan)，罗马尼亚小说家，1928年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当过工厂学徒，中学毕业后曾先后在《青年作家》、《启明星》、《文学报》、《罗马尼亚生活》等文学报刊担任编辑。

琅克兰让的创作以描写农村题材为主。1963年，他的三卷集长篇小说《科尔多万一家》问世，使他蜚声文坛。小说通过解放初期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一个村庄的变化，反映了罗马尼亚农村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深刻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新旧思想的斗争，描绘了狭隘、自私的农民意识给主人公带来的不幸和失败。作者细腻刻画的拉耶·科尔多万这个人物，已成为罗马尼亚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农民形象之一。这部小说于1967年修订再版后，曾获得1969年罗马尼亚国家文学奖及作家协会文学奖。

琅克兰让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主要的尚有《日蚀》（1966）、《夜半雨》（1973）、《狗的道路》、《后代人的痛苦》（1978）和《旱灾的儿子》（1980）等。中篇小说《狗的道路》描写五十年代初在教条主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背景下一个家庭的痛苦遭遇。该书出版后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写"难忘的十年"作品中一个突出的例子。长篇小说《旱灾的儿子》以广阔的画面展示了主人公——一位农民出身的党的干部——在复杂的社会政治事件中所走过的生活道路。

琅克兰让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197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祈雨记》。小说以作家、机会主义政治家阿·格泽亚晚年想写一部伟大作品为主线，通过主人公写小说过程中的构思和回忆，描绘了在罗马尼亚解放后几十年的重大事件中某些人所表现的懦弱行为。

琅克兰让擅长心理描写。他笔下的人物不是按照固定的模式制造的，他们有血有肉，内心复杂，个性鲜明。这里介绍的《夜半雨》便是一例。

《夜半雨》译自罗马尼亚达契亚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琅克兰让短篇小说集《夜半雨》。

——译　者

世上最亲爱的人（选译）

马·普列达

陆象淦 冯志臣译

内容梗概

大学哲学系助教维克多·佩特里尼是一个热情而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诗人佩特里克·尼古拉乌的妻子玛蒂尔达。两人很快就热恋并同居了，但是，由于佩特里克长期不同意与玛蒂尔达离婚，维克多在感情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经过两年多的周折，他才得以同玛蒂尔达正式结婚。有着俄国血统的玛蒂尔达是一个多变、泼辣和好虚荣的女人。婚后不久，维克多就意识到自己同玛蒂尔达对人生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分歧。他笃信二次大战期间的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卢契安·布拉加（1895—1961）的哲学思想，并在一篇题为《懦夫时代》的文章中提出：任何东西也许都可能有生命，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不能苟且偷安地随随便便度过一生。他的哲学观点在系里受到了批判。在家里，他也同玛蒂尔达发生冲突。他们的女儿茜尔维娅的出世并没有能弥合两人的裂痕，相反使彼此在感情上更加疏远。其后，维克多被诬陷参预了反革命匪帮“黑衫党”的阴谋，遭

到逮捕和监禁。在经过三年多的铅矿劳动被释后，他不能再从事原来的工作，只能去灭鼠队当小工。此时，玛蒂尔达已经成为先任县委第一书记、后来又升任党中央书记的米尔恰的情人，抛弃了维克多。

几经周折，维克多·佩特里尼最后在奥拉卡工厂当上了会计，并爱上了出纳员苏齐·库拉拉。苏齐是旧时一个工业家的女儿，因此被开除出大学。维克多在苏齐身上似乎重新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化身，顶住了已被米尔恰遗弃的玛蒂尔达的诱惑。但是，在一次同苏齐一起外出滑雪时，突然在滑雪道上遇见了苏齐从未提起过的她的丈夫彭恰工程师。维克多受到攻击，被迫同彭恰进行格斗，彭恰从电缆车上摔进山谷。由于米尔恰的干预，维克多始得减刑。维克多的爱情再次破灭。

全书以五十年代为背景，用主人公回忆语气写成。

我终于度过了三年零三个月的监狱和劳苦生活，因为那三个月的拘留期并没有从我的服刑期中减除。现在，在离家那么久之后，重又踏进了家门。使我高兴的是玛蒂尔达还住在这幢房子里。这就是说，她没有因为我而受诛连。我到家的时候，她恰好有两个客人——瘦子和迷人的塔玛拉。

“维克多。”当她看见我出现在门口时，先是用目光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接着就喊叫起来。但是，我的心是麻木、阴暗和沉重的。我避开了她的目光，两眼转向一侧，关上了那扇遭受阵阵暴风雪吹打的大门。虽然踏进了家门，而且在最初一秒钟里看见了她那

双象以往一样充满了爱的眼睛，但我仿佛完全忘记自己已经回到了家里。玛蒂尔达没有察觉我的神情，开始拥抱我，把脸贴在我的脸颊和颈项之间，象一尊塑像似的站着，紧紧地搂着我，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维克多……维克多拉什，"她喃喃耳语道，"我的爱……你熬过来了？""是的，"我回答她说，"熬过来了。""一切都过去了？""是的，一切都过去了！"我想跨上台阶，走进屋里，但她拉住我不放，挡住了我的路，重新搂住我，开始吻我。我把手放在她的嘴上，她吻着我的手掌……然后放开了我，快步抢在前面喊道："阿尔蒂蒙，塔玛拉，维克多回来了！维克多，维克多回来了！"她为我打开了前面的屋门。

我拖着慢吞吞的脚步，摇摇晃晃地走进屋里，既感到疲乏，又有点心不在焉。是的，可以看得出来，她一直在等待着我，但我却没有想到过她，有几次曾试着这样做，但我的思路不能在心灵深处漫游，不能回顾那早就埋在心底里的我们的全部共同生活。为了活下来，为了能够笑和对眼前看到的东西作出反应，为了能够吃、睡和安眠，必须几乎完全避免思索和回忆。有些人不懂得这样做，便象烛光一样熄灭了。他们一进那个地方，就不知怎样呼吸，或者没有适应变化的活力。我却早就有了充分的准备，即使在刑满之时不是释放我，而是告诉我下达了新的判决（这并非荒唐的奇闻，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既不会十分吃惊，也不会完全绝望……当我走出牢门的时候，心情也是这样。确实，只在最初几秒钟，我的心猛烈地悸动着，随后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潜入我的心头，我重新变得忧心忡忡。现在，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系里会重新任用我吗？如果不能，我怎么办？

再说，我将如何同玛蒂尔达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女儿命名那天下午的一幕立即浮现在我的脑际，显得格外清晰：一只花瓶象炮弹一样飞来，从我的太阳穴边擦过，接着是玛蒂尔达那种狂暴和完全没有人性的戏剧性感情大爆发……从那一刻起，我深深地感觉到，同她分离将是不可挽回的。对往昔的爱情抱有哪怕是最微小的幻想也是一种盲目的愚蠢行为。只有你爱她是不够的，你可以爱，但仅此而已，因为在与你的共同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她，直到……噢，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也不再爱她的时候！在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到那时再说……难道我必须准备度过这整个阶段，静待那毫不美妙的结局？il faut couper net[1]，我曾经对不愿意割断同佩特里克关系的玛蒂尔达这样说过。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将遵循自己对她的劝告，身体力行这个 il faut couper net 吗？

然而，在牢房里，所有这一切没有在我的头脑里出现过。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它们埋藏到了我的心底深处，直到我重见天日、我迟疑的双脚重新感觉到了自由的土地之时……我获得了自由，但在跨进家门之前，甚至在刚走进门槛的时候，我宁愿保持监狱里的冷漠无情，免得因即将面临的种种难题而苦恼。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心灵的麻木不仁，但不愿意驱走它……“我想看看我的女儿。”我说道，并不理会瘦子和他的塔玛拉。他们怀着亲属的真诚友情望着我。岁月已在他们的眼睛里留下了自己的影子，使我们忘却了任何前嫌或敌意。“我想看看女儿。”我心不在焉地同他们握过手之

① 法语，意为一刀两断。

后，再一次说。对女儿的回忆曾是我唯一的慰藉，它象一线阳光一样伴我度过入睡前的时刻。天天是这样。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甚至连母亲也不例外，因为对她的思念会勾起我的痛苦。在使人筋疲力尽的矿下劳动时，我的女儿也仿佛同我在一起，出现在我的心里。但我又仿佛回避着她，不能放任自己去充分想象，而只是希望头脑里出现某个片断，能在入睡前看见那盏灯光在我的眼皮底下闪亮。我对着她微笑："……现在你有几个月了？……五个月？……七个月？……十个月？……十四个月？……一岁，三岁……你象谁呢？象爸爸？……象妈妈？……象我们俩？……象爷爷？……象外公？"

"把大衣和皮帽脱了，"玛蒂尔达说，"会把她吓着的。"但是，怎么能脱下大衣呢？大衣底下掩盖着的是一身打满补丁的肮脏的破烂衣衫。瘦子和塔玛拉似乎明白了我的苦衷，赶紧起身告辞。我脱下衣服，想径直走进孩子的卧室。"你还没有刮胡子，相貌并不那么慈祥。还是先刮一刮脸，洗个澡……你有足够的时间看她……你的日常用具还放在你原来放的地方……""不，"我说，"让我吓她一下，我要看她……"我走进了孩子的卧室，脚上那双短靴年月已久，已经裂开了口子，完全走了样，显得十分沉重。房里一片宁静，气氛象圣坛一样凝重。玛蒂尔达终于下决心打开了灯。我看见女儿撅着屁股，俯卧在床上，姿态显得很痛苦，但埋在枕头里的脸庞是愉快的。她正在熟睡。"她为什么这样睡？"我轻声耳语道。"不知道！"玛蒂尔达说，"给她翻过身来也没有用，我让她躺着睡，可她总是这个样子。"

我弯腰把她抱起来，她睁开了眼。在最初一瞬间，我感

觉到她的娇小的身躯挣扎着往后退缩，接着她便带着期望的神情，不眨眼地凝视着我。“茜尔维娅，是爸爸，”玛蒂尔达低声说，于是孩子相信了这个熟悉的声音，不再审视我，用疑问的口气喃喃自语道，“爸爸?! 爸 爸?”“是的，妈妈的小宝贝，爸爸回家来同你玩。吻一下爸爸……”孩子的神情松弛了，她那娇小的身体变得十分柔软，向我俯过身来，但我没有让她吻我，而是小心翼翼地去吻她，生怕吓着她。我用手轻轻抚摸着她的金黄色的头发，吻着她的小手。她那看人的神态简直使我陶醉。她一会儿瞧瞧这边，一会儿瞧瞧另一边，然后平静而又稍稍有点惊疑地望着我。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她尽量避免转动脖子，仿佛是通过心灵来牵动似的，显示出是在思索。没有放任的动作，没有孩子们表达愿望时的那种矫揉造作，不象其他孩子那样，只能在一个地方静坐几秒钟。她的身体的温热传给了我，搅动了我的心。一种深沉的恬静沁入我的肺腑，我内心隐藏的紧张感消融了。看到我没敢指望的这一奇迹，我的不安一扫而光。“这小姑娘不笨，”我喃喃地说，嗓音由于过分激动而变得干哑。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因为此时我想到的不是这个，而是我不愿意说出来的另一个念头：对玛蒂尔达，对我不在家时教会了她叫爸爸的玛蒂尔达的感激。“她很漂亮，”我继续喃喃地说，“长得那么漂亮……满头金发……”“长大了会变样的，”玛蒂尔达说，“不过，也许不会变……”“象谁呢？既不象你，也不象我。”“我也不知道，”玛蒂尔达说，“还看不出来，不过有些孩子生下来几个星期就显示出遗传性了……有时候，她很象你……也许象谁知道的哪位祖爷爷……或者可能是一个谁也不象的新一代，她身

上继承下来的老的因素也许太少了……”小姑娘的眼光显出畏葸。“胡子！”她吃惊地说，但好象是自言自语。“对，妈妈的小宝贝，胡子，”玛蒂尔达说，“爸爸有胡子，会刮掉的，不会扎你……”

我把她从怀里放到地板上，小人儿立即走起路来，径直朝着既定的方向走去。玛蒂尔达跟在她后面。“噢，”她说，“你把这一身破烂扔掉，洗个澡，咱们再坐下来吃饭。你看，咱们现在安了一个boiler①。我装上了煤气，再也用不着劈柴了，随时都有热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也办得了事情，”她不由得莞尔一笑，“我没有白白地坐等。我马上把拖鞋和浴衣给你拿来……”

她走回来问我，要不要她给我洗头。“你必须去理个发，”她一面给我擦肥皂，一面说。“有虱子吗？”“也许有！”“我把大衣、短靴子全都扔了……”“你干了一件蠢事，我想留着作纪念。”“不，必须忘记这一切……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你只判了三年……”“难道应该判得更重吗？”“据我了解，至少七年，三年根本算不上是刑罚，只是为了他们能有充分的时间来打乱你的生活，如果现在能找到什么把柄，他们还会重新给你判刑……”“我的那些笔记本，你听见过什么消息吗？……”“已经藏好了。为了把它们拿到手，我可费尽了周折。我早就了解其中的内容。算你有运气，我的一个非常亲近的同学的哥哥是党校的马列主义教员。她对我说：‘玛蒂尔达，真糟糕，我哥哥告诉我，他奉命审查你丈夫的几个笔记本。如果他写一个审查报告，说明

① 英语，锅炉。

笔记本的内容，也许你丈夫会蹲许多年监狱。’‘那就不要写报告，’我对这个同学说。‘是啊，’她说，‘可是他也害怕。如果保安部把笔记本交给别人复查怎么办？’果然不出所料，不过算我们大家运气好，保安部把笔记本交给了万特鲁勃……有一天，他来电话说要同我会面。‘太太，’他说，‘佩特里尼的情况很不妙。他怎么那样不谨慎，写下这些东西，而且还保存在家里？现在我该怎么办？我不能说谎，因为……’他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同学的哥哥的顾虑：保安部不会相信一个人的报告，还会找另外一个人写报告，如果第二个人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报告……他，万特鲁勃将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包庇一个被指控为唯心主义和谋图创立新宗教的罪犯？‘万特鲁勃先生，’我对他说，‘确实还有一份报告，恕我不告诉你是谁写的，不过确有其事。’‘里面说了些什么？’‘结论是若干哲学史讲义，从唯物主义哲学著作中摘录的提要。’‘他敢冒这样的风险？’‘是的，他甘冒这个风险！’‘那好，我也冒一次险。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是两个人，也许不会再出现第三个人……’也许确有第三个人复查，谁知道，也许后来甚至送到布加勒斯特去过。但是我也进行了活动，他们终于把笔记本给我送回了家里，”玛蒂尔达一面给我擦背，一面依然不停地说着。“无论如何，应该把它们藏好，或者一把火烧掉……”

“幸亏你和这个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坐到饭桌旁之后，我对玛蒂尔达说。“你以为真是这样？！”她说，“在你被捕后第三天，就有人来赶我搬家。就是那个亲手逮捕你的上尉。他什么都准备了，带着两辆卡车，一辆装上了家

具，一辆空车，准备把我的家具拉走。可是，我早就给安娜留了话，不管什么人来，都不要开门，如果有人砸门，立刻给我打电话。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于是我就给县委第一书记米尔恰打了个电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玛蒂尔达开始叙述起这段故事来。“米尔恰是搞过地下斗争的老党员，布加勒斯特人。我早就听过他讲话。那是有一次他来看我们这些建筑学家，恰巧碰上戈契曼被开除出了教研室，而且还有被开除出建筑学院的危险。但是，米尔恰只说了一句话，便救了戈契曼。那是在他准备走出我们的办公室的时候，问我道：‘这个戈契曼在哪儿？’怎么？他不知道？我们不由得感到惊奇。从他的口气我明白，是部里越过地方机关，直接下达了开除令。无论如何，他，米尔恰事先并不知道。他开始听我们讲事情的经过……我们告诉他，在国王米哈伊一世被赶下台的时候，戈契曼曾经同学生们一起静默致哀……这时，他说了一些惊人的话，既通俗又简单明了，我们都笑了起来。‘那又怎么样？’他吃惊地问。‘也许他们是朋友！’也就是说，戈契曼和米哈伊一世是朋友。我感到震惊！确实是这样！戈契曼为米哈伊一世搞过建筑，对，对，确实如此，在战争期间……米尔恰继续说道：‘马克思有一个朋友，我记得是拉萨尔，曾经干过一件使马克思十分恼火的事情，在印行《共产党宣言》时进行了篡改。马克思非常生气。拉萨尔竟敢篡改《宣言》！我记得，马克思当时写信给恩格斯说：我本来应该发表一篇文章，痛斥这个拉萨尔，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你们看，友情是很有分量的，有时候比某种观点更加重要。列宁也有过一个朋友，后来背叛了他，情节颇为严重，但列宁也没有十分责难

他……戈契曼也是这样！告诉他来见我。’当然，戈契曼没有保住在教研室里的位置，因为他并不是在家里独自默哀，而是示意学生们全体肃立……不过，无论如何，米尔恰为他进行了必要的辩护，让他继续工作。我心里不由得暗自想道，这个米尔恰是个人物，不知道他是否一字一句地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你看，他脑子里还有一些本本以外的东西，而且用来得心应手。不过，但愿他不至于很快轮换，或升或降，不得不离开我们这里。他没有走。我发现乔治乌—德治十分器重他，所以把他派到这里，因为他懂得策略，能保持某些对立倾向之间的平衡。他不靠开除来解决问题……我经常去请他解决各种难题，有些并非是他这种职务的领导人份内的事，但是……我还是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接待我的时候也比较随便和亲近了，有时候叫人送来咖啡，同我作较长时间的谈话。有一次，他借口某些建筑问题，把我叫了去。我生孩子的时候，他打电话来祝贺，并送来了鲜花。你用不着吃醋，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子女都跟我们一般大了！……听我讲下去！一个月之后，你被捕了。第二天，我就请求他接见。我向他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并且对他说：如果还可以相信人的话，那么请他相信我。我的丈夫是无辜的！他脸色阴沉地说：‘必须搞清楚为什么逮捕他！也许他干了什么蠢事！’我还能说什么呢？‘玛蒂尔达同志，你懂了吗？我会过问这件事的，他们会告诉我有关情况。如果确实是无辜的——我相信你的看法，但必须搞清楚他们的根据——，那么我向你保证，他不会有任何麻烦……’‘您不会忘记我吗？’‘怎么会忘记呢？！今天我就询问一下，请明天给我打个电话！’于是，当时我又向他诉说了房子的

问题和那个上尉的威胁。对此，他显得很乐观：‘应该把这家伙抓起来，’他说，并且告诉我怎么对付。‘米尔恰同志，他会带着分配的命令来的，也就是说采取合法的手段。’‘看他是为谁占你那所房子了，如果是为他自己，那算他倒霉，我送他去挖运河。很可能是为他的上司抢占，那样的话我就无能为力了……’‘也就是说，没有办法了，我必须把房子交出去？’我绝望地说。‘不，房子丢不了，但对抢占者，也就是派上尉去的那个上校甚至将军，就无可奈何了。他会说，自己一无所知，他早就申请要一所房子，现在终于分配给了他。他怎么知道这所房子是有主的呢？至多惩办一下那个签署分配令的人，但可怜的家伙也是出于恐惧才签署的，我能忍心惩罚他吗？他们开始铤而走险了，我已经风闻其他一些类似的事情，因此，我要拿这个家伙开刀！”米尔恰抓住了这个家伙，算他倒霉，给清洗出部队了，分配令上写着他的名字。我不知道是否已把他送去挖运河，”玛蒂尔达继续说道，“不管怎么说，当米尔恰闻讯后立即派人来要他交出分配令时，上尉显得非常强硬和恼怒。他不愿意拿出来，而且声称只有通过司法程序才能取消这张分配令。‘我是受命前来查看你们是否持有分配令的，否则我将立即打电话给保安部，请他们派人来，以滥用职权罪逮捕你们。’‘请打电话吧！’上尉恶狠狠地说。‘好吧！’那位党的工作者很冷静，我给他开了门，他开始打电话，但不是给保安部，而是给米尔恰本人。‘米尔恰同志马上就到。’他低声告诉我。我们来到门外，但这时上尉改变了主意，掏出了分配令。那位党的工作者把分配令塞进口袋，重新打了个电话：第一书记已经没有必要亲赴现场。

他在街上对上尉说：‘请您去见米尔恰同志，您将知道他如何处理这张分配令。’上尉耸一耸肩说，‘不是我签署的！他们分配我到这儿，我就来了……’他有点莫名其妙！她的丈夫已经被捕，怎么还会有人来保护她？他简直不敢相信！出于谨慎，他和他手下的那些人都穿着便衣。他们爬上卡车，一溜烟开走了。”

讲这段故事，玛蒂尔达显得非常得意，但是她跳过了有关“第六天”，也就是这位神奇的米尔恰告诉她如何过问我被捕情况的细节。从她故意不提这一节以及继之而来的沉默判断，米尔恰不是根本没有过问，就是听了汇报后也产生了怀疑。何况，恰恰是在那个“第六天”，我开始受到审讯。尽管明知她会怎样回答，我还是问道：“关于我被捕的事，‘第六天’他给你说了些什么？”我的口气听来好象有点麻木，其实包含着讽刺……“‘玛蒂尔达同志，’米尔恰对我说，那是在他办公室里，我打电话后，他把我叫去了。‘有点麻烦，他们不会无故逮捕一个人的，据说你丈夫接到了一封潜逃在巴黎的前“黑衫党”成员的可疑来信。’‘可是他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件！’我抗议道。‘他没有收到，但信是寄来了，你应该理解，我不必再给你作详细说明了。’他慈父般地对我说，‘我很快就把保安部的负责人找来了，并要他带着档案。他有点躲躲闪闪，说是审讯正在进行，再给他一天缓冲时间……眼下我不是要谈审讯的情况，我对这位负责人说，而是想看一下档案，了解被捕的原因。我希望你们不至于无故捕人吧？他说，不。那好，我也想了解一下因果关系！您知道，我们必须合作，但他们接受布加勒斯特的命令，并只对内务部负责。不过，假使我们报告说，他们没

有尽职，这对他们也很不利。当然，要看报告是谁写的喽。实际情况是，他们的权力很大，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完全服从各级党委。但是，他们说，党内也钻进了阶级敌人。那又怎么样呢？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我们可以揭露这些敌人，保卫部门只能调查，至于确定一个党员是否有罪，首先应该由我们来作出判断。可惜，你丈夫不是党员！’‘不是。’‘为什么？’‘他想入党，’我马上撒谎道，‘但恰恰在那个时候，您知道，停止发展并开始整党了。’‘是这样，’他说，‘但你为什么不把他早点吸收进来？’‘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们结婚才不久。’他责怪似的摇摇头，不相信我以前不认识你，不，他肯定了解我的一切，他们对于不愿吐露实情的人是不留情面的。我不由得脸红了。‘所幸的是，’他接下去说，‘档案中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封信。信的结尾有一句奇怪的话：听候您的命令。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保安部的这位负责人。他作了解释。那是一个名叫尤斯丁·科马内斯库的人，过去的“黑衫党”匪帮的一个恐怖分子。什么命令？这也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将军回答我说。可是，你们应该先调查，然后再逮捕他。看见将军沉默不语（他的神情向我暗示，他所接到的训令并非如此），我就说，好吧，嫌疑分子说了些什么？审讯时是怎么回答的？第一书记同志，他说，这些人永远是拒不承认。那么，如果有人是无辜的，你们怎么办？这意味着我们搞错了？为什么不会搞错？你们是圣人吗？对方可能是无辜的，这种假设难道不也是你们的出发前提之一吗？是的，但如果他拒不承认，提不出任何解释，我们不能认为他是无罪的。听着，我对他说，这句话必须解释清楚。嫌疑分子怎么说呢？什么也不知道！

他承认，同那个恐怖分子过去是朋友，现在还是朋友，在1945年他们甚至还是莫逆之交，可是进一步的情况，他不知道……将军回答说。’”

听到这些话，我不由心头一怔。我示意玛蒂尔达不必再讲下去了。“是的，”我厌恶地说，“于是第一书记信相了他的话……”我从桌子旁站起来，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走进卧室，躺到床上。玛蒂尔达随后走了进来。“你听我说……更多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是在当晚立即受到审讯的……接着，在第二天早晨，……就是那位将军……我说了所谓命令是怎么回事……我作了解释……他不愿说明真相，这个将军……这就是说，他害怕第一书记产生同我一样的想法……害怕我逃脱他们的手掌……后来呢？……哎，说下去，什么……但是，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初几分钟，我异常清醒，以为能听玛蒂尔达讲整整几个小时。但随后一片模糊，直到第二天下午六点我才醒来，看见玛蒂尔达仍然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一碗鸡汤，要我喝下去……她告诉我，早晨她曾嘱咐我不必起床（因为我熟睡得连气也不喘），但我只是翻了翻白眼（她模仿着我眼睛的动作，翻一翻眼皮），她便去上班了。现在早已下班，准备好了晚饭。“起床吧，”她说，“二十四小时的睡眠是够了……”我望着她，但视而不见……我的思想一片混沌，退回到了我刚刚解脱出来的那个地方，惺忪的睡眼看见了一个个佝偻的身影，那些筋疲力尽的老人弯着腰，拚命往矿车里装矿石，还有那不透光的地底的黑暗，只有电石灯的刺眼光亮投落在矿道的某些地方……自由的人们，那地底深处的天神，头戴帽子，把枪挂在矿壁上，在大声喊叫着什么，但听

不清楚……胜利者的吼叫，他们是唯一的主人……“是的，是的，”我喃喃地说，“即使在地底深处，也只有胜利者才能享受自由……这矿井是属于他们的。但我们，还有我们的同类则听凭他们驱使，不问我们是否愿意……”

我在床上扭动了一下身体，把玛蒂尔达的汤碗推到一旁，又睡着了。我再次醒来时已是深夜，周围一片漆黑。我打开了床头灯。她睡熟了。卧室的门是开着的，我走进门厅，孩子的卧室门也是开着的，大概是为了妈妈能听见孩子在夜里可能发生的一切。我走进厨房，吞下了乳酪、黄油和凉肉排，喝了两杯葡萄酒，立即觉得头脑有点晕眩，于是又回到门厅里，想再睡一阵，但毫无困意。在万籁俱寂的房间里，我抽了一支烟，然后走进书房。眼前排列着一架架书籍。我坐到写字台前。“给谁写信？”我问自己。“我的那些学生在干什么？”以后再说吧……我走出书房，来到孩子的卧室。我没有打开吊灯，门厅里的灯光已把孩子的床照得相当明亮。看见她正在熟睡，我情不自禁地向她的小床俯下身去。我的女儿不自然地翻了一个身，依然保持着我昨晚看见的痛苦的睡态。她双膝跪曲，娇小的身躯形成一种顶礼祈祷的姿态，头颅贴着枕头，象所有的孩子一样熟睡着，但她的身体得不到舒展，并不是整个身心进入了梦乡，而且显得那么疲劳，仿佛从现在开始就受惩罚得不到休息……她的膝盖靠近了嘴巴，额头贴着膝盖，背部和臀部仿佛处在一种警戒状态。“你为什么这样？”我心里想，“哪儿不舒服吗？我的孩子，为什么这么紧张？是谁在恐吓你？小傻瓜，是不是吓着了？这是你在母腹中的姿态？难道你不愿意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我把她抱起来，然后再把她放回那小小的床

垫上，给她盖上毯子。我轻轻地摩娑着她那娇嫩的身体。“乖乖地睡吧，”我对她说，“照我给你摆好的这种姿态睡吧，不要再手足匍匐。小心别把毯子踢掉！从今以后，我再不让你受罪……”

我再次见到了父母。但这次会面搅乱了我的心，我的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象奇怪的本能的自卫反应，现在显得更加严重了。母亲从来不问我是否有罪，她的儿子不管做了什么，都是无罪的，只是命运不济，就象生病，死亡或者终生残废等不幸事情一样。但是，她所看到的是我的整个身体和心灵。她一手捂着嘴凝视着我，忘记了去擦掉顺着脸颊流下来的眼泪。她问道：“我的儿子，身体好吧？”我强作欢颜回答她说，自己完全健康。“发配你去的那个地方苦吗？”“很苦，”我坚定地回答说，“但已经挺过来了。”然而，父亲却忍不住，不能不给我打击。他也许是从玛蒂尔达嘴里知道我已经不再当教员。“现在你能干什么工作？”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问我。“我辛辛苦苦培养你念书，现在你却只能到工地上耍铁锹。”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口气十分肯定。我明白父亲是受了庸人观点的影响，对我的前途已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一般的小市民是最讲实际的，在他们眼里，现在就是一切，永远不可能改变；一个人一旦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会不自觉地象牲口一样，只求有一个栖身之所。妄想爬上高位者终将成为卑贱者，这句话象紧箍咒一样束缚着小市民的头脑。虽然当代恰恰是他们这些“卑贱者”和“愚昧者”应该成为“领导者”和领导阶级的时代，但他们却认为贵人只能来自贵人的世界。这么看来，工厂的墙上

尽管涂写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之类的口号，但象我父亲一样的普通工人是否真的相信？

“爸爸，”我对他说，“我本来指望你对我说，耍铁锹并不是什么耻辱，世界上存在着的一切都是用铁锹和锄头创造出来的。我念了书，却不能用我的学识去教别人，这不是我的罪过。”但我的话没有能打动他的心。“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什么蠢事，他们是不会随便抓人的。”他说，声音简直是怒不可遏。这倒不是针对我，也不是针对逮捕我的那些人，连他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怒气对谁而发。也不是对命运，因为那样就等于同母亲一样，相信命运之说了，单纯地以为厄运已经过去，也许能时来运转。不，父亲懂得厄运还没有过去，而我当然是应该为此受到他指责的最方便的替罪羊，虽然我受到命运的打击最惨重。我哑然了，牙咬得紧紧的，没有回答父亲。我只是吻了吻母亲，匆匆告别了。

但是，父亲的情绪钻进了我的心灵深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使我摆脱的严酷的现实。我懂得，同父亲一起在工厂里劳动的人们，即使是朋友，也都是这么想的。而我的父亲，他也并不例外，尽管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但是，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很快忘记了父亲的态度：我给扬·米库打了一个电话，他听到我的名字时的反应是那样诧异，使我不得不立即挂断了电话。“喂，扬吗？”我说。“哪一位啊？”他说。“佩特里尼！”我回答说。“佩特里尼!？”他十分惊讶。“哪个佩特里尼？”“维克多·佩特里尼！”接着是一阵沉默。我重复说是我，佩特里尼，他的朋友，怎么啦？把我忘了？这个名字对他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不。”他说，又是一阵沉默。“好，”我说，“有何

感想？”我自己也开始感觉到一种反应——一个人受到真理的闪电般的启示时所产生的突然的亢奋和喜悦。扬·米库感到惊讶……听到我的声音时，他不是惊喜，不是高兴，而是惊讶……惊讶我获得了自由。在他的这种惊讶背后，意思是明白的：我似乎还应该在那个地方。是的，还在……无论如何，应当关更长的时间。多长呢？哎，有谁知道……“喂，”我重复说，“听见佩特里尼的名字，你有何感想？”“很多！”他说，这一次口气装得不是那么冷淡和陌生了。“原来是这样，”我不由得又笑了起来，“这么说，很多?！太好了，喂，扬，很好，扬。”我重复着他的话，仿佛我的本意是想征求他的意见似的。无论如何，与其说是为了恐吓他一下，倒不如说是为了打消他的恐惧，免得他以为我还会冒失地跑去看他，象以前一样结伴到啤酒店喝一杯。别了，啤酒店，我仍然在牢房里。“很好，很好，”我挂上了电话，还是那么轻手轻脚的，免得引起他的恶感，发誓不愿意再同我见面，甚至不欢迎我给他打电话……

但是，万特鲁勃接到我的电话时却显得又惊又喜。“佩特里尼？！”他若有所感地喊道，“你熬过来了？”“是的，”我说，“熬过来了。”“现在干什么？”“能干什么，在家闲着。”“到我家里来吧！”“什么时候？”“怎么什么时候，现在，马上！……”见面时，他拍着我的肩膀，拍着我的背，眼看就要拥抱我了。可是我并不鼓励他这样做，他的手终于停留在我的臂膀上，紧紧地抓着，上下打量着我，似乎是要看我是否还是个完整的人……我露出一丝微笑……“教授先生，怎么样？教育改革进行得如何？”我讽刺地说，坐到了一张椅子上，仿佛是要旧话重提，把我的女

儿命名日发生的那场不冷静的争论继续下去。但我的讽刺是针对我自己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到系里，再也不会为教育改革而伤脑筋。别了，大学！“那是一种未经证实的谣传，”他说，“不过在小学和中学教育方面，已经作出了当时我们所讨论的那种意义上的某些改变。在大学里，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只是换了几个名称和职称……攻读博士学位的年限和研究生从四年改成五年，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取消了几个教研室，譬如，在我们系里取消了美学、逻辑学和心理学教研室。”“逻辑学早就取消了，”我说。“噢，是吗？对了！”

我由此推断出，在他的印象里，我离开系里已经很久，仿佛有十年了。每天的异常紧张的生活产生了三年犹如十年的错觉。“这么说，本·亚历山德鲁不在系里了？”“本·亚历山德鲁?!噢，对，不在了，走了……”“那么哲学史教研室呢？”“缩小了，不过教研组还是保留下来了……你怎么样？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将到图书馆去工作……”“很好，希望你不会丢掉哲学……也许，过些时候，你会重新回到系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等到这个名曰阶级斗争——人为加剧的——阶段结束之后。你是个年轻小伙子，还有时间等待……不过，以谨慎为好，眼下暂时不要写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些笔记本……如果冒失，你随时会受到侦讯，那就会非常糟糕……你妻子已经告诉你了，我写了一个有利于你的报告；不过，他们毕竟没有考虑这个报告。”我告诉他，实际上，我判刑并不是因为那几个笔记本……“你说得对。”他说。会面就这样结束了。“再给我打

个电话，”万特鲁勃说，“咱们再谈谈……”

玛蒂尔达上班去之后，我抱着小女儿长时间地散步。只有她那娇嫩的小小身体贴着我的心，才能驱散针扎似的刺痛我的肝肠的莫名惆怅。我曾经爱读的书籍对我失去了吸引力。我几乎不得不责难撰写这些书籍的作者缺乏面对严酷的人类历史的精神和哲理。对于我曾经做过苦役的地底世界的深深怀念，使矿井中的生活重新历历浮现在我的眼前。在那儿，我的心灵只痛苦过一次，是被那个守卫刺痛的；现在，我获得了自由，反而每天都感觉到这种痛苦。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只撕裂着我的心灵的魔爪。在狱中，我可以哭，使我的心灵摆脱人类的温情，依靠克制感情来维护自己的生命。然而，现在我的心却象冰一样。

有一天，玛蒂尔达回来晚了，大约五点才到家，脸色阴暗。我淡然一笑，心里早就料到很快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吃饭的时候，她终于冷酷无情地对我说："你为什么整天呆着，什么也不干？你那个图书馆员的职位怎么样了？”我默不作声。谋求图书馆员职位的事情一无进展。我每隔五天打电话给县委干部佛特曼努，每次他都极其真诚和友好地回答说："还没有眉目，维克多同志（他这样称呼我，叫我的名字）。还需要等一等。请再给我来电话！”三个月过去了，冬去春来，但还是找不到一个空缺。“你应该多施加压力，”玛蒂尔达说，“如果图书馆没有空缺，就去其他地方。但现在已经太晚了！”“为什么？”“米尔恰走了，被任命为党中央书记。今天我才发现。我打电话找他，请求他帮你谋求一个职位，不一定是图书馆员。我仿佛有一种预

感，必须我出面干预……‘米尔恰同志已不在我们这里工作了，您没有看报吗？’他的女秘书回答说，她也认识我。‘他已经不在这儿了，玛蒂尔达同志……’我挂上电话，看了一眼《火花报》。现在又有谁来帮我们的忙呢？你给这个佛特曼努打个电话！”

我从饭桌旁站起来，拨了号码。这位县委干部仍在坚守岗位。“没有一点眉目，维克多同志，”他说，声音充满了热情，仿佛是在说：已经找到了一个位置！于是，我就告诉他，可否请他先替我找个另外的工作，等到图书馆或许有了空缺再……接着是一阵沉默……“您希望做什么样的工作？”“中学教员或小学教员的职位。”我冒险地说，幼稚地以为米尔恰一走，禁令也许会打破了……“不，维克多同志，恐怕不行，”他拖长了声音，表示不无遗憾。“请问为什么？”我继续说，“一个过去的大学助教教不了中学的物理、数学或者外语？至少可以教识字课本吧？”“不。”他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突然用一种似乎后悔没有及早想到的声调，一种对我的前途充满乐观的声调，告诉我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维克多同志，您为什么不去劳动局试一试？他们那里有各种职位，包括各行各业的，有一张招工单子，可以迅速解决您的工作问题。我是主管宣传的书记，另有任务，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有哪些空缺……”我懂得，他是想推开我这个包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把我的工作问题委托他办理的上司已经走了，他也就没有义务再去解决。找劳动局，好极了，这是一个满有希望的解决方案。“请您这样做吧，维克多同志，”他又说，“然后请给我来个电话，告诉我是怎么解决的。”“好吧，佛特曼努同志，谢谢

您的一片好意！”“没什么！祝您成功！”

“你啊，”玛蒂尔达听完我们的对话不由得喊道，“你早就应该钉住他，不应该固执地非去图书馆不可，你也早应该去找找米尔恰，告诉他如果没有图书馆员的空缺，给你另谋一个其他工作也行。现在你怎么办？去劳动局！他们将派你去抡鹤嘴锄。如果你不干，这一辈子怎么办？”“你怎么知道我不干？不，我将很高兴，总不见得比在矿井里更坏吧！”我用一种很粗暴的口气回答她说，“是不是这么干一辈子，走着瞧吧。对于生活，我有不同的看法！”“什么看法？你的看法又值几文钱？”她也十分粗暴地说。“我的看法是，生活也会出现奇迹，不会只按照某些人的意愿进行。生活也会满足其他人的意愿，也会发生改变……”“可是，你看它没有改变！它越变越坏，而不是越变越好！”“就算是这样吧，但我也无所谓！还能比抡鹤嘴锄更落泊？在矿井里，我已经锻炼出了钢铁一样的肌肉。我正想运动运动呢！”

这样的语言是女人所不能容忍的。她把餐巾往桌上一掷，紧握着愤怒的拳头说：“你念了书，不管怎么说，也靠书本生活。你应该有所要求，应该抗议，应该有所作为，而不是吹嘘自己有钢铁般的肌肉。你应该赶快振作起来！对，你受过苦，我理解。你需要休息几个月。但现在是摆脱这种麻木不仁状态的时候了。你既不读书，也不写任何东西。要知道，我读过你的笔记本，感到很有吸引力，我非常喜欢。你应当写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应当研究，工作……也许你会说，谁也不会出版你的书，但首先你应该把它写出来呀。把它写好，然后看有没有人出版。如果你相信生活将象你所说的那样发生改变，那么应该作好准备，不止写一本书，而

是写许多本！不能等到那个时候，等到年老力衰之时再动手去写。那样，你就将一事无成，将有更引人注目的年轻一代崛起。我听说，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既写作，也搞翻译和写回忆录……”“我没有任何兴趣去写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我说，“因此，你为我设计的蓝图不啻是椽木求鱼。我认为，只有马克思本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已经说了他所要说的一切，而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绝不能靠从别人的论著中寻章摘句……”“你在胡扯！”玛蒂尔达愤怒地说。“我不懂哲学，但我知道历史上的所谓哲学学派无非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结合在一起，阐发几乎是相同的思想。请你真诚地说，哪个大哲学家不是有一大批追随他的人？譬如说，苏格拉底①！”“是的，确实是这样，”我说，“一般地说，我们可以把这一群哲学家称为苏格拉底派，但是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并不满足于鹦鹉学舌似的重复苏格拉底的观点，而是建立起自己的哲学学派。所谓小苏格拉底派，如，麦加拉学派②、昔勒尼学派③、犬儒学派④等等，无不如此，更不必说色诺芬⑤和亚里斯多德这样一些哲学思想的

---

① 苏格拉底（前469—399）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自己”。

② 麦加拉学派是古希腊的哲学派别之一，由苏格拉底的门徒麦加拉人欧几里德创立，认为感觉不可靠，存在的只有统一而不可分的“善”，而“善”即是美德。

③ 昔勒尼学派是古希腊的哲学派别之一，公元前五世纪由亚里斯提卜(前435—360)创立于北非的昔勒尼。

④ 犬儒学派是古希腊的哲学派别之一，主张把名利看成身外之物，号召人们克制自己，独善其身而无所求，认为这就是美德。他们的这种主张被后人称为犬儒主义。

⑤ 色诺芬（前430—355），古希腊哲学家。

巨人了。至于欧几里得[1]吗？是的，他是苏格拉底派，但是，你看！他并没有拜倒在苏格拉底的思想面前呀，尽管譬如说欧几里得在麦加拉和雅典之间关系紧张时，曾穿上女人的衣服离开麦加拉，潜入雅典听苏格拉底讲演。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每个大哲学家虽然都有自己的门徒，但徒弟与老师大不一样。”“所以我说对了，”玛蒂尔达说，“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的，成为你自己那种样子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就不会有人再说你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了，因为你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出发点的。”“你是多么幼稚！”我说。“我幼稚我的，你写你的！将来你会承认我是正确的。我知道，你头脑里另有一套想法，我读过你的笔记本，但是，你认为一切都是精神，物质只是一种表象，只是精神所创造的一种外壳，这种观点首先并不新鲜，其次（玛蒂尔达忍不住笑起来）它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矛盾，确实永远不会有人给你出版这种观点的书。”“不，是一种新思想，因为它考虑到了本世纪的科学发现，这是过去多少世纪的唯心主义者所不知道的。所谓物质，到底是什么？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是不可捉摸的虚空，其中电子围绕核子以幻觉般的速度撞击。难道你相信这就是一切？这就是物质？”“是的，”玛蒂尔达笑道，“直至它腐烂掉。然后，我就不知道它变成什么了。我不能相信我用来喝水的这个杯子是精神……”“不过，我要写一本书，向你证明这个杯子确实是精神，但不能这样简单理解……”“后果将很简单，那就是

① 欧几里德即麦加拉学派的创始人麦加拉人欧几里德（约前450—约前380）。

把你送回放你出来的地方去，”玛蒂尔达幽默地说。“你把笔记本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在祖父家地窖的一个柜子里。”

第二天早晨，我到劳动局去了，虽然玛蒂尔达的阴沉的脸色显示着决不会有令人乐观的结果。我本来以为，在那幢建筑物周围会聚集着一大群人，就象在外国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可是，渺无人迹。我是唯一的一个申请工作的人。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填了一张表格，有一个人问了我几个补充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问我有否判过刑。在“职业”一栏里，我填上了当过大学助教，在“希望做何种工作”一栏，我填了中学、师范、技校等等，总之是学校的教学工作，尽管我明知这是痴心妄想。“您再填一些其他单位，”他说，“教育部门的工作分配由别的机关掌握——人民委员会教育局，或者由部里直接审批。”我又补充填上：或者去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或者甚至是某个机关的职员……“请您回家等候书面答复……”

三天后，我收到了书面答复。自某某日起，我被接受为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立即去某某办事处报到……与伊斯特拉蒂同志接洽，办理就业手续。我立即去了。这位伊斯特拉蒂是个小青年，外表很讨人喜欢，显出沉思默想的样子，当他听说我的学历和曾当过助教，他不由得凝视着我，仿佛受到了震动。“这些人是疯子，”他说，“只有本市灭鼠队有空位置。您同意干这种差事？！”他吃惊地问我。“也许是误会，让我……”

他拿起了电话。不，不是误会。于是，他开始提出我想要提出的同样问题。找不到其他工作吗？他是位大学教员……

是的，那是过去的事，但无论如何……即使判过刑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工厂的调度员，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的职员，譬如说邮局、电话局、电业局……好，暂时不行，但以后……以后也不行！？最好还是派他去工地当泥水匠，或者去工厂学钳工！……

然后，他挂上了电话，在他那沉思而讨人喜欢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对我表示疏远的淡漠神色。接着，他冷冰冰地望着我说："您同意干这个工作吗？他们告诉我，如果您拒绝，就不必再浪费时间去找他们了。谁拒绝某项工作，就失去了向劳动局申请工作的权利，以后只能自谋出路……""好吧，"我说，"请说得具体一点，所谓灭鼠是什么样的工作？我应该做些什么？""到我们通知你们去的不同地点消灭老鼠……"他有点不耐烦地回答，仿佛是在说：你既然不同意干，（怎么可能同意呢？）何必多问？"可以明天答复吗？""当然可以！"

我走到街上，慢吞吞地步行回家，时时停下脚来，呆呆地看着一对对的恋人在街头漫步。在街心花园里，几个垂暮的老人在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他们的下巴不由自主地哆嗦着。去灭鼠队，简直不能想象！我的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奋感，仿佛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我暗自微笑着。可怜的佩特里克，我曾经嘲笑过他那样狂热地谈论法国作家莫拉①的著作《智慧的未来》！现在看来，他和莫拉的观点是多少有点田园诗式的，我们的位置岂止排在"末尾"，而是在最底层：去灭鼠。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愉快，因为自己能从心

① 饶勒斯·莫拉（1862—1952），法国作家。

底深处蔑视这个世界而觉得自豪。消灭老鼠！是的，这是一种有益的劳动，也许还是有趣的。即使不能说这个工作本身是有趣的，那么将同我在一起劳动的那些人至少令人感到好奇。他们毕竟是人。我将认识他们。我心里禁不住升腾起一股热切的好奇心。何况，我的处境无论如何不会比著名的阿塔纳西耶·普罗卡医生的遭遇更糟糕。几年前，听人讲起这位医生的悲惨命运时，我并没有害怕。他被指控为安东尼斯库分子①，1944年8月23日后被逮捕，关进了监狱。1948年出狱。他热爱自己的职业（以前是他出资建造的那所医院的院长），要求降格当一名卫生员。但是他遭到了拒绝。据说，他曾经用一把菜刀和一根普通的麻线为一个患急性炎症的看守进行手术，救了此人一命。没有等救护车赶到，他已经做完了手术。“先生们，让我当个卫生员也行，我一辈子不会做任何坏事，只做好事！”绝对不许可！他们派他当阴沟工。结果如何？他接受了，为了不致饿死。或者他象我一样，是出于那种使人亢奋的高傲心理。他用铁链拖拉阴沟里的破损管道。无论如何，这种侮辱我是不能接受的，宁可饿死。我现在要干的是捕杀老鼠！老鼠是上帝所厌恶的一种动物，因为它过于嚣张，竟敢偷吃教堂里的圣饼。这是从母亲嘴里听来的。是的，这种动物太嚣张了，我童年时就受到过一只老鼠的袭击。我忘不了它那种狂妄的样子。它的无耻的吱吱叫声仿佛暗示自己也有人类一样的思想。它的一对机灵而凶残的眼睛骨碌碌地不停转动着。母亲不是用毒饵诱杀它

① 扬·安东尼斯库（1882—1946），罗马尼亚的法西斯军人独裁政府的领导人（1940—1944），同希特勒德国站在一起，参加了反苏战争。1944年8月23日被逮捕，1946年被处死。

们，因为毒饵虽然裹上了面包和黄油，老鼠依然能嗅出来。她是用干面粉同石膏混合，放在一个盘里。老鼠吃了这样的面粉，石膏就在它们的肚子里凝固起来把内脏撑破。我曾看见过这样的死耗子，肚子朝天躺在屋角里。一次，我在廊上看书，忽然瞥见大概有五只老鼠向井边跑去。它们一只跟着一只，秩序井然地前进着。到达井边之后，它们爬进鸡食盘里，开始喝起水来。然后又排成印第安人的队伍走回来，不慌不忙地消失了；它们毫无惧色，仿佛死亡对于它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怕。

第二天早晨，我上工去了。

回到家里，当我走近玛蒂尔达身边时，她抽动了一下鼻子。“你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她说，“你到哪儿去了？从哪儿带来的这股气味？”然后，她以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裤子上的污斑哪儿来的？”“上班时沾的。”我回答她。“上什么班？”“灭鼠！”“什么灭鼠？”她莫名其妙地小声说。“你不知道什么叫灭鼠？”这次轮到我用一种故作无动于衷的声音问她，“背上喷枪，进入一幢有老鼠的建筑，杀死耗子！”

她目不转睛和咄咄逼人地望着我。最后，她终于明白了。这么说，我们沦落到了这种地步。我也用目光逼视着她；是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说，建筑师玛蒂尔达是本市灭鼠队一个名叫佩特里尼的队员的妻子？对！他也许会走进你居住的楼里，而你将看见他身上背着喷枪？……对，这就是你的丈夫，你女儿的父亲。你也许会在一个女朋友家的房间里遇见他，而你的这位朋友在欣赏了他的尊容之

后转而向别人传播。你还愿意同我生活在一起，睡在我的床上，同我一张桌子吃饭吗？不，绝对不能，我不会吊在任何人的脖子上……

这场无声的对话要比我所想象的更难忍受。我的麻木状态掩盖了我的感情，但奇怪的是我的心跳动得激烈起来。这就是说，玛蒂尔达不能容忍这个消息，虽然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曾经希望她能容忍。我觉得一股仇恨的怒火从心底升起，而在同一刹那，某种同样的东西也出现在她的眼睛里。我们面对面站立在门厅里，没有任何动作，不说一句话。然后，我们的目光突然中断了接触，她消失在厨房，而我走进了浴室，脱下外衣，洗了个淋浴。“决裂的场面原来就是这样！”我想，“不过几秒钟，连一句话也不用说。”是的，你永远想象不出这样的场面；它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并非等到你觉得不可避免之时才降临！所谓生离死别，离别与死亡确实十分相象。我心里不禁感到恐惧和孤独，犹如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眼看死神这一次决不会放过自己。一个垂危的人对死亡的恐惧不是健康人所能想象的。在健康人眼里，死亡无非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一个现象，但并不是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现实，它的涵义只在于提醒我们：人虽然活着，但总有一天不免一死。然而，现在我的内心是这样恐惧、绝望和孤独，只有在监狱里我曾体验过。这也许是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同别人联结在一起的必然结果。我同玛蒂尔达争吵过许多次，现在真的决裂了，我却又觉得幸福的希望完全破灭了，这种希望我过去从未怀疑过，它在我的心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同我的生活的欢乐——我一直以为是不受别人左右和不可能被任何东西所驱走的欢乐——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

这不能说是痛苦，而是仿佛掉进了不可测的深渊。人们常常说："生活对于我不再有任何意义。"在此之前，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生活怎么可能不再有任何意义？只要能看见蓝天就使人心满意足了！——当蓝天象征着我的神秘的希望和朦胧梦想的那个时刻，我毫不怀疑地对自己说。但是，现在人们的这种说法成了严酷的现实，尽管我象以往一样，不愿意相信，但我知道，它不再是别人所想和所说的东西，而是我面临的现实。我所看见的一切，即使是蓝天，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我的存在本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啊，从浴室开着的窗外吹来的春风以往有多么温柔，现在却不再使我的胸脯感到充实，不再沁人我的心田，不再使我的思想无拘无束地飞翔。受伤的鸟儿希望痊愈，但我的心灵的翅膀已经被剪断，再也没有复元的希望。"一死了之"的想法闪现在我的脑海里，犹如一种平静的解脱。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我发现自己还有一丝希望和快乐：我的小女儿。"我将为她活着，"我对自己说，"谁也休想从我手里把她夺走。我是她的父亲，任何人休想插足。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正如我将同她的母亲分离是不可挽回的一样。"

我走进门厅，坐在一把椅子上。我厌恶地看一眼放在小桌上的杂志和报纸，心里忍不住想道，人有多么可笑，妄想通过一纸空文彼此沟通。我随手拿起一份浏览了几分钟，但什么也没有看进去，于是扔到了一边。我站起身来。走进了书房。面前的书籍仿佛使我回想起了某种早已遗忘和逝去的东西，有点象童年，但没有丝毫怀念之情。我躺在长沙发上，漫不经心地看着周围。我奇怪地发现，墙上的电源插座在我的眼里变成了两个，慢慢地向两边分开，然后固定在彼

此相距一掌的地方，不再移动。我眨了眨眼，插座合拢了，但接着又开始分开。同时，天花板也开始摇晃起来。我纳闷地站起来。难道我喝了那么多？绝对不可能，只有两杯，这算不上喝酒。我又躺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次是那盏大吊灯开始出现双影。虽然不象插座那样明显，但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谁知道呢，”我想，并且不愿深究地闭上了眼睛，“谁知道那个酒店老板为了对水在葡萄酒里搀了什么，天打雷劈的家伙，尽管有人说红葡萄酒不能搀假，否则会变色……”从刚才得到的启示中我又悟出了一个道理。长期来在我心灵深处孕育着的毁灭感预示着我同玛蒂尔达的决裂，而现在决裂既已成为事实，我反而有了获得解脱的感觉。是的，我在心灵深处预感到这种决裂的临近，但我的理智没有发现它，因为不愿意承认它。所幸的是现在一切结束了。我的胸脯又鼓了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奇怪的喜悦感，一切听凭神力安排的漠然心情笼罩着我。有谁知道呢？也许，我的一切并未完全结束！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不禁想起了祖父在我女儿命名日那天，看见玛蒂尔达撒泼的丑剧后所说的话：“小伙子还年轻，世界上姑娘有的是，你们分手算了！”哪位如果没有祖父，请务必购买一个！在这些老爷爷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弥补的，除非是生老病死。恋人之间相爱，后来又不爱了，甚至发展到仇恨和分离，这些罗曼史没有任何灾难性的意味，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只要你还年轻，一切可以从头开始，自然应当更加谨慎一些，挑选一个更好的姑娘，不至于刚从湖里爬起来，又掉进了井里。人有时候常常后悔，觉得后不如前，和好不如打闹更有味道。与其如此，你还不如独身。这可怕吗？独身自有它的乐趣，何

况你还准备抚养一个孩子！

这样，在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里，我从觉得自己跌进无底深渊的绝望心情转到了一种怪诞的兴奋状态。这是因为我已把痛苦完全置之度外，承认同玛蒂尔达的破裂，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因此，当我看见玛蒂尔达走进书房，脸上露出愉快的神色——仿佛也是那种兴奋状态的表现——叫我去吃饭时，我不禁笑出声来。“你笑什么？”她问我，但毫不表示惊奇。“你心里清楚！”我回答。她垂下了眼睛，这说明她确实清楚，但什么也没有说。我站起身来，坐到了饭桌旁。“刚才只是个玩笑，是吗？”当我正忙着照顾同我们一起吃饭的小女儿时，玛蒂尔达问道。“什么玩笑？”“你在灭鼠队干活的故事。”“不，绝对不是玩笑！非常有趣！你根本想象不到我有多快活！有权有势的人虽然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自以为有知识的人虽然生活在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中，但我想他们都不止一次地嫉妒过底层人民的生活，嫉妒底层人民的豁达和放浪形骸。”“也许是这样，但我希望你已经得到了满足，离开那个地方！”“我根本没有这样想过，”我说道，又爆发出一阵笑声。“不过，你应该知道，”她也愉快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分手……”“噢，是的，当然是这样，”我回答说，声音里充满了温情，“分离是不可避免的……”“是你愿意这样做的！”她说。“只要你感到高兴，”我回答说，“你可以这样认为。对于我来说，我们当中谁愿意这样做，抑或我们双方都愿意这样做，这无关紧要。”

我们在门厅里喝着咖啡，同小女儿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几个小时。这种情景后来一连重复了几个星期。爱情仿佛

获得了新生，我们彼此抚爱着，象初恋时一样热烈地拥抱，我甚至想说，我们终于发现了应该永远主宰我们生活的那种和谐和幸福。但我懂得，眼前的亲昵和热烈拥抱犹如人临死前的回光反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受彼此的分离；我们是无辜的，我们不愿意分离，我们相爱，幸福应该是可能的……是的，应该是可能的，但是……

大约一个月后，我和玛蒂尔达内心所感受到的兴奋消退了。我看见她脸上重新出现了疑问：这种生活还要延续多久？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还没有厌烦吗？""没有。"我干脆地回答。"先生，请你不要生气，"于是，她说，"你变了，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我不相信这是因为你曾经坐过牢。也有其他人坐过牢，但他们没有自暴自弃，在沉沦中寻求某种内心的快乐。他们爬起来了！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消沉，也不理解你要向谁挑战，甚至不给我任何希望，使我相信你终将摆脱这种消沉和麻木。我们不得不分手了！我不想马上离婚，希望你在孤独中能够进行思考，回到我的身边来。你可以呆在这所房子里，没有人会赶你走，但在我们之间，已不可能再存在任何东西。""我没有什么可以思考的，"我对她说，"不要忘记，在我被捕之前，你就有意同自己的丈夫分离，因此你敢于动手打他。从那个时刻起，"我继续说，把某些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和盘托出，"你就给我安排了一种屈辱的生活前景。再说远一点，结婚之后你所给予我的就是死人般的生活，没有任何爱情。我不甘心放弃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即使如你所说，我几个月来一直在消沉中求得内心的快乐。艰难的监狱生活也没有使我忘记或

者缩小我们失败的爱情在我心灵里投下的阴影。我希望，从我对你的这些剖白中，你能看到我曾经多么爱你。也许，”我又说道，“如果我不是那么强烈地爱你，谁知道呢，你的骄横可能不会那么深深地刺伤我；我同你的生活也许是可以忍受的。当然，这是说如果双方都没有发生叛变的话。但是，现在我不能确实相信没有发生这种叛变。我不能忘记你的那些电话，以及我偶然发现的你当时表现出来的幸福神情。而在此之后你对我的憎恶再次证明，不是我的猜忌（这种感情是同我格格不入的）使你产生了从你眼睛里显示出来的那种憎恶。这是骗不了一个爱着你的人的，我再说一遍，他并不猜忌，也就是说我并不猜忌，至少是对你。当你强烈地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绝对的信任，不可能产生猜忌。但是，一旦发现你的信任受到了欺骗，这也就不能原谅。”

“谁也没有欺骗过你。”玛蒂尔达说，声音显得那么奇怪。

我不由得一怔。在我们之间笼罩着一阵长久的沉默。对于这一场面，我早已有所准备，但我从未想到她会欺骗我。那么，为什么现在我要突然表示这种疑问？她的回答在言词上表示否定，而在语气里包含着肯定：“谁也没有欺骗过你，”听起来好象是在说：“我欺骗了你，那又怎么样?!”我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剖白，所以不得不继续沉默。她从坐椅上站起来，平静地向卧室走去。“不言而喻，她没有欺骗我，”我想道，“那么她应该怎么回答我呢？”但是，她说话时的奇怪语气依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你看，她早就说过而我一直不相信的分离变成了现在真的分离的一次演习，它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为什么我还自欺欺人呢？过去的一幕幕闹剧历历在目：她试图从家里出走，以迫使我离开；

公开的威胁；丧失理智的仇恨的大爆发……为什么丧失理智呢？也许她早就欺骗了我，或者是想要欺骗我，但我对她所表示的天真可笑的信任，我那梦想回到结婚以前的热恋岁月的永恒希望阻止了她。

玛蒂尔达拿了一包香烟重新回到门厅里，坐下来点了一支。“的确，”她非常平静地说，“这不符合你的幸福的梦想。但我有什么办法？假装不知道自己比你大五岁吗？那是多么可笑！我老了，亲爱的，我已年过三十，永别了，昔日的玛蒂尔达，她同一个年轻丈夫生活在一起的风流年月结束了……如果你当面对我说：我的血液同你的血液流动得不一样，我要是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你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和我亲手浆洗的衬衫，打上最时髦的领带离开家里，而我忍气吞声，不闻不问你去哪儿，在哪儿玩乐，为什么深夜不归，只是辗转反侧地孤守空房？……”

噢，请听，她在说如果……她终于揭开了自己行为的秘密，但我不再受骗了。“那么，”我对她说，“你为什么同我结婚，特别是为什么要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是另一个秘密，但我不会告诉你，你也永远不会发现。还有一件事：请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以为你自己曾经强烈地爱过我。你甚至没有象你所能够做到的那样真诚地爱过我，还记得当时我打电话到系里找你的情景吗？那时，你是一心一意的……也许，今后你会这样做，但我不可能是那个享受到这种爱的女人。那一年，是的，当你害怕失去我的时候，你爱过我，因为当时你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我是否会在某一天告诉你，我不想同佩特里克离婚，而重新回到他身边。但是，在你确

信我不会这样做之后，别了，爱情！”玛蒂尔达用手指在空中挥动了一下，表示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她不停地说着，不让我有插嘴的余地，或者是想用虚假的剖白来搅乱我的心。“还有一件事，”她继续说，“不要忘记，你是竟敢殴打你自称强烈地爱着的女人的罪魁。在当时，我象你一样，也认为那是我的过错，后来我醒悟了：我对自己说，你看，他不爱我，否则他怎么可能忘记是我，是玛蒂尔达站在他的面前，是我想告诉他感到抱歉，打开了他的写字台抽屉……但还没有容我告诉他，我就被打倒在地，我震惊了。现在你奇怪我怎么竟然也敢动手？无论如何，你没有权利对我说，是我给你安排了一种屈辱生活的前景。这样的前景是你自己安排的！至于说到我给予你的是死人的生活，也就是说没有爱情的生活，对不起，我也有同感；你给予我的也是同样的生活。”“是在更早的时候，”我说，“还是从我搬到你这儿之后第二天开始的？”“哎，”她叹息道，“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是吗？你还记得那个时刻？”“怎么不记得，这是忘不了的！”“不会搞混了吗？！”我假装怀旧似的说。“让咱们回味一下，我也对那个命中注定的时刻保存着记忆。”“那是在大街上，先生，”她说，声音倒象在讲述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正下着雪，你同佩特里克在一起，他可能正在对你谈论我，诉说我的不是，你脸带着笑在听，好象他的悲剧对于你是一出快乐的喜剧，而他却天真幼稚地去寻求你这个人的同情，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过你有多么残酷无情。我从远处看见了你们……然后，我迎面走过来，我没有停步，也没有和佩特里克打招呼，他正在生我的气，而我微笑了，感到怜悯他。这时，你

看见了我，你看着我，好象在看一个风流女性——我不想用娼妓这个词——，你回过头来，我觉得好象有什么东西在烧灼着我的双脚……是你的目光！如果你想知道，这就是我们相识的那个时刻。我已经告诉了你方程式的一个数，其余的你去猜吧。”“是的，”我赞同地说，“就是那个时刻。我已经说过，是命中注定的！”“是的，你说得对。正如你清楚地看到的，你把我套进了锁链，一直到婚后第二天。那一天，你象个陌生人一样，冷冰冰地走进了瓦茜娅的家，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你注视着大家，就象一个皇帝，从皇宫下凡到平民百姓中间，想挑选一个美女，可能是让你的仆人把她送到某处密室里，供你放纵作乐。这个美女就是塔玛拉。你的眼睛因淫邪而闪着光。如果你两眼盯着某个女人并且心里有了邪念，这就等于你猥亵了她，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如果塔玛拉喜欢你，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你对她如果不是那么鲁莽，你们俩也许会付诸行动，因为塔玛拉也是……但不是那么无耻……”“你是说，她也是很有感情的?!”我喃喃地说。“对，”玛蒂尔达用一种挑战的口气说，“不过，她是一个规矩的女人。如果你甚至可以猥亵我的一个近亲，不难想象你与那个叫尼内塔的姑娘的第一次爱情有多么肮脏。现在你觉得在灭鼠队工作很愉快，这并不使我觉得奇怪。你说他们是一些底层的人，但你喜欢他们！……”“请不要离开我们初次相识这条主线……你的叙述很吸引人。”“很吸引人?!从一开始你就把我看成第二个尼内塔（我不知道你坑害死的那个女大学生是什么模样），这很吸引人？”

事实上她的叙述没有丝毫吸引人之处，而是灾难性的。

这就是说，我对她的爱是在一面扭曲的镜子中反映出来的。在这面镜子里，我的面貌竟是这样丑恶？那么，是什么东西吸引了她呢？也许，象她所说的，恰恰是这种残酷无情、猥亵和下流的面貌？我望着她，这一次确实很吸引我。这是哪一位？她不再是我们的女儿命名日时那个女人。现在她没有因盲目的猜忌而丧失理智，她显得十分平静，我不能再象当时那样不相信她。我手里曾经掌握着她的隐蔽思想的几条粗线，多少年来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现在却使我震惊地感到，我的猜想竟都成了事实。这么说来，吸引她的是一个性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人。为什么我在她的眼里竟然面目全非？难道这是我给予她的印象（尽管并非出于我的本愿）？无情，感情上的犬儒主义，在共同日常的生活中对妻子粗暴无礼，对于爱情的叛变，淫邪，热衷于追求下流的东西……

“这么说来，我没有爱过你？”我既绝望又装作悔恨的样子说。“你爱过，我已经说过，但爱的是你想象中的我！”“那么，你也是这样吗？我很想知道你所爱的是什么，觉得十分好奇，你竟然走得如此之远！”“我对你说过，你永远不会知道！”

接着是一阵沉默。我们的小女儿打开了门，毫不犹豫地慢慢向她的母亲走去。玛蒂尔达站起身来，消失在厨房里。于是，孩子向我走来，懂事地坐在椅子上。我的老同事本·亚历山德鲁曾经预言，在玛蒂尔达熏陶下，茜尔维娅对我不会有任何感情。但他的话没有应验，虽然玛蒂尔达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灌注到了女儿身上。茜尔维娅很聪明，能料理她自己的一小部分生活，对待我和对待她的妈妈几乎同样亲昵，虽然玛蒂尔达看见她快活地爬进我的怀里时，丝毫也不表示

高兴：她溺爱孩子，但也想控制她。茜尔维娅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了第二个亲近的人——几乎每天带她在城里散步的“爸爸”。对此，玛蒂尔达不隐瞒自己的愠怒，试图用各种借口阻止她：“现在你应该睡觉了。”或者说，“外面冷，我不愿意看见你开始咳嗽。”散步时，我让茜尔维娅自己行走，但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告诉我说脚痛，于是我把她抱到怀里。其实，这是孩子在耍小聪明，脚并不痛，而是因为在地下什么也看不见，希望爬到我的胳膊上来。我猜到这是无声而强烈的好奇心在驱使着她。当一辆小汽车的灯光在远处出现时，她迎着它；而当小汽车从我们身边开过时，她那小小的身体挣扎着转动，睁大了两只眼睛，眼珠仿佛变得格外明亮了。她盯着这怪物远去，直至它消失在视线以外。商店的闪闪发光的橱窗象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我想离去时，她的身体传导给我的突发的对抗力使我明白，这些橱窗实际上使她着了迷，她希望永远站在那里观看。只是在我告诉她将有另一家更加漂亮的橱窗之后，她才肯离开，把僵直的身体放松，表示顺从我的意愿。在我的心底里，一股听命于这些甜蜜动作的力量油然而生，它溶化了我麻木的心灵，驱散了我那深沉的寂寞，使我从消沉中摆脱出来。不久，所有这一切，使她高兴的车灯和嘟嘟叫着的喇叭，那隆隆的轰鸣吓得她紧贴着我身体的强大的卡车，大广场上的五彩缤纷的喷泉，以及那象蓝色的箭一样冲向天空而又突然变幻成绿色或红色落下的水柱，把她带入了梦乡；我很快发现她睡熟了。于是，我抱着她走回家去。手里捧着这奇妙的重物，我感觉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幸福的人，我的痛苦只是一种幻觉，一种必须驱散的错觉；我可以这样生活一千年，然后静

静地死去。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更大的快乐，其余一切相形见绌。但是，回到家里，迎面而来的是她的母亲，她立即从我怀里把女儿抢走，把她控制起来。一连串的抱怨接踵而来：没有看见孩子累了？是居心把她害死吗？早在你听说我怀孕的时候，你不是就要下这样的毒手吗？噢，你以为玛蒂尔达已经忘记或者有一天会忘记这些吗？等孩子长大以后，她将把所有这一切告诉孩子，使孩子知道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他是多么不愿意自己的女儿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在这样的时刻，我有一种直感，觉得她猜到我是幸福的，但她不愿意我幸福，而且有力量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我问自己。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一切变得暗淡无光，没有任何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孤独和寂寞的浊浪似乎以更大的力量又在我心里涌起。

“是的，”我一面想着，一面把女儿的椅子拉到我身边，“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匍匐着睡觉。我听说，你早在母腹中就开始做梦了。（你能做梦，多么美！当你还处于混沌状态的时候，梦是什么样的？你的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高深莫测的记忆？是谁的记忆？也许是母亲的记忆，她也做梦，并通过她的心灵传导给你？也可能是父亲的记忆，通过我的遗传细胞传导给你？或许来自不可知的遥远的过去？）所以，虽然快满四岁了，你仍然有着先天的可怕的感觉？”我抚摸着她的金黄色的头发，心里觉得那样宁静，仿佛一支和煦的火炬温暖了我的心灵。“是的，”我继续想道，“我的女儿，你猜对了，爸爸和妈妈不和睦，从今以后，在这个家庭里你将再也看不见我，我们也不能每天再去散步。爸爸将一个人生活，你不会理解这是为了什么。”“喂，到这边

来吃饭。”玛蒂尔达说。我看着孩子慢慢走向厨房，一种奇异的感觉在心里油然而生：她的头顶上仿佛有一圈圣光环护着，这说明她在出世之前就得到了某种神秘莫测的启示。我点了一支烟，开始沉思地在宽敞的房间里踱起步来……

因此，一切都是存在的，我一边继续散步，一边想道。玛蒂尔达也是存在的，特别是还存在一个名叫茜尔维娅的小姑娘，而我必须抛弃她，经常不能看见她，况且连这一点也将取决于玛蒂尔达。一旦玛蒂尔达认为在控制她的感情和行动方面“失败”了，我就再也见不到她，我的名字也将在她面前消失。抛弃骨肉之情！怎样抛弃?！但又有什么办法？是的，有人曾经向我暗示过一条出路：死了岂不更好？玛蒂尔达曾经这样说过，而且还说她也将在我胸前放一小束花。我感觉到，在同扬·米库见面时已经驱散的那种悲哀重又笼罩着我，接踵而来的是一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的感情，一种我过去不理解而现在必须理解的感情：觉得找不到任何出路，觉得自己进退维谷，既不能接受（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推动着我不能接受）既成事实，抛弃骨肉之情（茜尔维娅的奇妙的体温、柔情和吊在我脖子上的双手仿佛已经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也不能看着玛蒂尔达的憎恶的面孔生活，强迫自己一辈子忍气吞声，永无出头之日，犹如被推进了地狱的大门：lasciati ogni speranza, voi che' ntrate① ……我的状态称得上绝望二字！我坐在一条长椅上，两手捧着头。难道一切都完了吗？我问自己道。这一

① 意大利文，但丁名句：走进这里的人，抛开你们的任何希望。

切是从哪里开始的？是的，我记起来了，是从我同意在灭鼠队干活那一天开始的。当时我觉得仿佛跌进了深渊，一种挑战的奇怪念头控制了我，犹如复仇者得到了满足，确信自己正在惩罚、判决某个人，我想：人人都会得到报应的，他们将洗刷不掉我的蔑视。即使现在他们象牧放在草地上的牲口一样自以为是自由和幸福的……一切都会得到报应，即使是集体的罪过也不会减轻继续生存下去的个人的痛苦。因此，这就是我的心灵麻木状态的真正含义。在我的心灵里曾经隐藏着一种希望：她，玛蒂尔达将同我站在一起。但是，如果连我自己直到现在才发现这种奇怪的麻木状态的含义，那么怎么能指望玛蒂尔达理解我呢？

我站起身来，朝家里走去。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心是冰冷的和无可救药地孤独的……犹如神话中一样，不幸的黑色旋风张开了口向我们袭来。如果我不是那么深情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一切似乎非常自然，我们既不是第一对不能和睦生活而必须分离的夫妻，也不是最后一对。“我看得很清楚，”我对玛蒂尔达说，“你不爱这个孩子，没有为孩子将受到的痛苦想一想。茜尔维娅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至少在她长大成人以前应该避免父母带给她的灾难。”“你就是灾星，早在她出世之前，你就想把她抛进深渊。”她重复着说过不知多少遍的老调，但在此时此刻使我感到心寒。“灾星在你的脑袋里，”我回答她说，“经过了那么长时间后，你还居然把我没有的感情强加于我。”“正因为你健忘，所以必须由我来提醒你。我希望你不要学佩特里克，死缠着我整整两年。我警告你，这是不会得逞的。”“不！”我喊道，“我什么也不放弃！”“我警告你，离婚将在两周内办理

完。我已经作了准备，找了应该找的人！”“那又怎么样？没有法律阻止我看望自己的孩子！”“你将看到存在这样的法律！”

我站住了，对于自己的头脑如此清醒感到吃惊：在这出不可思议的悲剧中，我虽然既是演员又是角色，却象一个观众那样旁观着剧情的演变。他在这个女人面前犯了什么过失？作为大厅里的观众我问自己，但作为舞台上的演员我十分清楚自己做了什么。是言语刺伤了她吗？是的，这虚幻的恶梦是由言语引发的。言语，它们给了她打击，留下了一个不能愈合的伤口。我不由得想起了病狮与守林人的故事。守林人对病狮说：“喂，病包，瞧你沦落到了什么地步？兽中之王就是这种样子吗？”狮子对他说：“你把斧子拿在手里！用它砍我的脖子。”守林人砍了一刀。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重新相遇了，狮子已经痊愈。“请你把手放在我脖子上。”狮子对守林人说。守林人把手放到狮子的脖子上，摸到了一块硬痂。“把痂揭掉。”狮子说。守林人照着做了。“你看见了吗？”兽中之王又说，“你用斧子砍的伤口愈合了。但你的言语给我留下的伤口没有愈合，也不会愈合！”狮子宽恕了守林人，消失在森林深处。玛蒂尔达就象一头母狮，她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虽然想忘却，但不能够。她没有狮子那种宽恕人的宽阔胸怀。她想乘我之危给我打击。她甚至有点急躁，（在两周之内离婚！）唯恐我恢复过来，构成危险！然而，她毕竟等了我三年。是的，但一种思想的力量可以深深地咬住一个人的心，一辈子不忘，除非生命结束或者那个刺伤了她的心的人毁灭。言语成了一场奇怪的恶梦：她竭力要把自己所理解的意义同我联系在一起，而且毫无疑问，不

管我的命运如何，事情终究要爆发的；她的复仇心无论如何将付诸行动，即使我爬上了最辉煌的事业的顶端。是的，一切都完了，我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二天午后，我在家里忽然遇见了塔茜娅。她告诉我，玛蒂尔达到布加勒斯特去几天，请她照看茜尔维娅。“去布加勒斯特?!”我惊疑地问，“到那儿去干什么?”“不知道，”塔茜娅一边说，一边给我的小女儿穿衣服，“她没有告诉我。”接着，她把孩子的日用衣物塞进一只网兜。“你这是干什么?”我说。“玛蒂尔达这样嘱咐我的，她不在家期间，把茜尔维娅接到我们家住。”“绝对不行，把孩子留在这里，你以为我和安娜不能照看她?”“我以为你们是这么商量定了的，”塔茜娅吃惊地说。“她连走也不告诉我，更谈不上商量了!”“好吧，那是你们的事。”“爸—爸—爸—爸，”茜尔维娅叫道，“咱们去散步?”“去，不过你先去睡一会儿。”

我走进书房，关上门，前额枕着手臂伏在写字台上。茜尔维娅的声音搅动了我的心，当她叫爸—爸的时候，从她的小嘴里流出来的不是短促的一声爸爸，既非毫无表情，也不是撒娇造作，而是象一首乐曲的音符，明澈得犹如清泉，声音动人、飘摇，充满了神秘的柔情。她仿佛充分意识到这个词的旋律的魅力，首先是把它的音响送入你的耳朵，然后停顿一下，再说出她的愿望。有时候，她并没有任何要求！不再说其他的话。可以肯定无疑地说，这个旋律不仅是她的声音的旋律，而且是她的稚嫩的感情的旋律，她的小小的心灵的旋律，因为我也听见过其他的孩子叫爸爸和妈妈，但没有一个象她这样，即使所有的孩子都飞上了广袤的太空，混合

在一起高声呼叫，我也能从高远的宇宙中辨别出她的声音。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企求呢？难道我们不应该竭尽全力，使这个旋律不从地球上消失，让它永留人间，作为反抗命运的最优越的武器？

感情的浪涛平静下来了，我走进了浴室。我照着镜子，用冷水擦洗了一下阴郁的脸和浑浊的眼睛，重新来到塔茜娅身边。她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大概。我们之间笼罩着一阵长久的沉默。后来，她说道："哎，维克多！最好你们还是和解！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不过，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她站起身来走了。

我又开始在这套漂亮的房间里慢慢地踱起步来。她到布加勒斯特去干什么？我问自己。在她回来之前，我一个人怎么办？我需要她，继续一起抓着那根将我们联结起来的绳索，奋力拉着，直到扯断。因为我觉得，不把那根感情的绳索彻底扯断，我们很难分手。虽然昨天我曾经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但现在想来，纵使我离开了这个家，仍然还是被拴在枷锁上，而她同小女儿在一起，将感到胜利的喜悦，嘲笑我那无可奈何的仇恨，比我更加自由。除此之外，"这个女人的心里到底隐藏着什么？"这烦人的问题将萦绕在我的心头，变成一场恶梦。因为它始终顽固地摆在我面前，即使在我听文蒂勒讲那些快活的故事，以为自己已经忘却，发出哈哈的大笑声的时候。我不相信同她谈话中窥探到的任何一种原因。那都是迷人的假象。有一天，她对我说："你是个半死的人。"这犹如一声当头棒喝，使我懂得一切都是既简单又

自然，我同她一起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第二天，当她不在我面前的时候，这种明确的想法迅速瓦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理解是谁培养起了她心头的仇恨。是我吗?!为什么？我知道不再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在我看来永远是十分简单和自然的事，你只要向对方说（或者对方向你说）：我不爱你了。那时，对方离异的感情就会传导给你，就象当时在大学门口我和克普里奥瓦拉发生的那样。同一个已经不爱你的人还有什么瓜葛！去他的吧！她已经不是你所熟识的那个人，已经不是同你的眼睛相遇时闪耀着光彩，嘴上现出甜蜜的微笑的那个人……那一切已经消失。她走了！她死了！你所熟识的她已不复存在，只在你心里留下朦胧的记忆；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你有什么办法呢？涌上心头的悲哀是温情的和朦胧的，你的爱的力量没有受到损害。事过之后出现的疑问不会有巨大的力量，即使你发现背叛了你的是对方。什么是背叛？无非是用一种丑恶的形式告诉你，你已经不被对方所爱。当然，丑恶的形式也许会激起你报复的念头，而美的形式也许会使你继续爱她，尽管你知道已经什么也不存在了。但是，无论如何，忘却将会降临，你将确凿无疑地感觉到它，甚至会庆幸自己能够摆脱对方，因为如果她能离开你，那么说明她还没有深深地爱上你。这样岂不更好！别了！……Balayer mes amours, avec leur trémolo, balayer pour toujours, je repars à zero①！是的，但是仇恨呢？你也可以用同样的热情和喜悦来歌唱：Balayer la haine②？怎么?！试一试吧！Essayez donc

① 法语，抛却我的爱，以及它的颤音，永远抛开，我从零开始！
② 法语，抛却仇恨。

repartir à zero①！……

我轻轻打开茜尔维娅卧室的门，准备叫醒她出去散步。“你是怎么啦？”我对她说，“根本没有睡！”“不，我睡了，但只睡了一会儿。”她承认说，把真话和假话调和在一起，意思是说，她想睡，但睡不着。我坐在床沿上，假装不直接看她，而是半闭着眼默默地欣赏她。“爸一爸一！”她说。这是一声召唤，我感觉到她想说什么。“噢，爸爸的小宝贝！”我喃喃地说。“爸一爸一，”她又说，“我看见你来到我面前，坐在床上，我看着你……可是……我不知道对你说什么……”最近以来，她不再匍匐着睡了，变得更加活泼，专等我回家，带她出去散步。她不太健壮，走不了一阵就会“脚痛”，（是真痛还是喜欢让我抱着？）当我在城里有事，走进市中心的大书店或者在某家商店购买点用品的时候，她显得尤其高兴。“你想说什么？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我问她。“爸一爸一，”她说，“我们到鞋匠那儿去吗？”转眼间她的思想的火花迸发出来了，也许根本忘记了自己曾清楚地说过看见我坐在她床边就说不出话来。“去，爸爸的小宝贝，”我说，“幸亏你提醒了我！”几天以前，我们曾到鞋匠那儿去过，但我没有察觉她喜欢“鞋匠”的小铺。你看，她喜欢这个铺子，而且象克里昂迦童话②中的那个孩子，也喜欢看这个新契奥尔佩克——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秃顶鞋匠，坐在小椅子上，四周摆满了鞋楦和一个个堆放鞋的架子。“起来！”我催促她说，“咱们穿衣服吧！”

---

① 法语，请试着从零开始！

② 扬·克里昂迦（1837或1839—1889），罗马尼亚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擅长写民间故事和童话。

这一次，我直接带她到公园里，去看“孩子们”，告诉她回去的时候再到“鞋匠”那儿去。我们坐在一条长椅上，我随手翻开了顺路在报亭里买的一本哲学杂志。但我立即觉得，茜尔维娅站了起来。我看见她径直向一个不相识的小男孩走去，他似乎在招呼她，但我没有听见他说一个字。公园里到处都是儿童小车，年迈的祖父和祖母，青年父母，以及因为这时候连一个大兵也不出现而腻烦的保姆们。茜尔维娅在距离小男孩不远的地方站住了，两个人相互对视着，仿佛各自站在一面镜子面前。他们默默无言地站了一阵，好象麻木了似的，莫名其妙地相互审视着，但小男孩终于更走近了一点，对她说了些什么。到底说了什么？她回答了他，便走开了。小男孩用一只脚转了身，消失在人群中。他传递给了她什么信息？似乎是重大秘密。茜尔维娅乖乖地坐在我身边，好长时间一言不发。我重新翻开了杂志。里面没有丝毫哲学，充斥着论述帝国主义的文章，说什么帝国主义已经到达其最后阶段，开始腐朽云云；还有谈论我们的五年计划的文章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爸一爸一，”茜尔维娅说，“公园那一边的旋转木马开动了。”啊哈！这就是信息！“好，爸爸的小宝贝，咱们去玩，”我站起身来，顺手把杂志扔在长椅上。

木马是同四个座的马车联结在一起的。再远一点，是由一个旧发动机带动着旋转的飞椅，那破旧的摩托吃力地喘着气，象劈木柴似的啪啪作响。在那个时代，只有木马玩具转盘是由一匹真马牵引的。马儿围绕着安装了一群木马的转盘奔跑，十分频繁地点动着脑袋，欢快地喷着响鼻，仿佛它懂得自己拉着转圈的这些小人儿不知道一匹真马是什么样子

的，因而想在他们面前显示一下。待到一轮结束，我抱起茜尔维娅，把她放在一辆马车上。立即，一种奇怪的感觉袭向我的心头：我会失去她。我看见她同另外三个孩子坐在一起，而那匹马儿把头贴在胸前，摆出一副准备跳跃的姿态。木马重新旋转起来，茜尔维娅的脸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宛如一个幻影。完了，她已经不再属于我，她也进入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只给你一种好似自己在飞翔的感觉，仿佛在带着你作一次遥远的、没有尽头的神奇旅行，实际上每时每刻又把你推回原地，围着它的轴往复旋转；虽然一切都处在运动之中，但不久就将停止！旅行结束了，请下来，轮到下一批了！我以为她会象其他孩子一样，高兴得叫起来，但她却默默地坐着，显得那么矮小。她自然并没有害怕，却也没有因为在飞旋而喜形于色。如果马车的链子断了怎么办？我暗自问道。如果抓得不紧，会摔下来吗？我喊她，但她听不见。我看得清清楚楚，她没有抓住扶手。"茜尔维娅，用手抓住马车！"木马不停地旋转着，马儿加快了速度，我听见它脖子上的铃儿丁当响着，得意地喷着响鼻，虽然显得有点老迈，但吃得膘肥体壮，看来很喜欢运动……它有时还假装要咬孩子们，把它那长脑袋伸向一边，似乎内心对这些小人儿怀有莫大的好奇。自它有生以来，他们好象一点儿也没有长过……在它起跑时，响起过一阵军号声，现在乐曲早就停止，但在它那敏感的耳朵里似乎还在继续演奏着……用不着有人吆喝，它的热情减弱下来了，然后自己停下了。跑一轮的时刻早就印在它的记忆里，它确凿无误地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结束。孩子们一个个跳了下来，有的依然欢天喜地，也有的流露出一副不愿意的样子。等在一边的孩子则急不可

耐地蜂拥而上，挤满了马车和木马背。“你喜欢吗，小宝贝？”我把茜尔维娅抱在手里问道。“喜欢！”“想再玩一次吗？”她有点豫犹……“以后再玩！”她说。我明白她并不十分喜欢，只是感到非常好奇。

在公园中央，有一个水池，大得几乎跟湖似的，里面养满了天鹅。离池子不远，在一个不太高的坡上，有一处小卖部卖啤酒、点心、咖啡、冰淇淋和冷菜之类。我同小女儿坐到一张桌子旁。“来一瓶啤酒，”我对服务员说，“还要……”“给小姐来一份冰淇淋。”服务员代替我说道。“还要一块点心吗？”我问她。她摇一摇头：不要！“爸一爸一，”等服务员走远后，她说，“你喉咙哑了！”我不由得一怔。在我同服务员说话的时候，仿佛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异样，略微低沉。我咳嗽了一声。“现在还哑吗？”“还哑……”我又咳嗽一声。“现在呢？”“还是那样……”“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也许我感冒了，自己不觉得……你慢慢吃冰淇淋，小心别也受凉了……”

喝啤酒前我点了一支烟。茜尔维娅仿佛对冰淇淋感到十分惊喜。她挥舞着两只手臂，伸出了舌头，高高地转动着小匙……哎，我暗自想道，如果有一天她问我在哪儿工作，怎么回答她？譬如说在她开始去上学的那一天……现在的孩子从小就拿父母来炫耀自己。父亲是医生，是工程师，工长，母亲是建筑师……但你的父亲呢？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的?!……也许能到扬·米库的编辑部去？……“爸一爸一，你又在想什么？”“听着，”我恼怒地说，“你拿冰淇淋在干什么？”“在吃！”“瞧你的样儿！到这边来！”我想把她搂在怀里亲吻，把我的脸颊贴着她的脸

颊，轻轻地抚爱她……我把她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拿起一张纸餐巾在水杯里蘸湿了，擦着她的小手和下巴，然后解开她的头发，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脏东西，又重新扎了起来。在做完这一切之后，我才把她的娇小的脸贴近自己的脸。“茜尔维娅，好女儿，”我对她说，“小宝贝，爸爸爱你……”

她的神情好象是在说，她早就知道我的爱，因为脸上的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遇见了一条狗，她想靠近它。那是一条野狗，我制止了她，告诉她说，野狗可能会咬人……看样子，这条猎狗很迟钝，找不到一个喂养它的主人。没有人看得起它。大家都驱赶它。于是，它就流浪街头，但它那神气似乎在说，它既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那么就是属于大家的……谁喂它食？这是一个谜，因为它一点儿也不瘦弱。我停下脚步，呼叫它。它把身体蜷缩成一个面包圈的形状，怀疑地垂下了头，好象在说：“谁知道我走过来后你会不会给我一脚？还是等着为好。如果你愿意，就请你走过来，虽然说不定我还是躲不开鬼知道什么倒霉的遭遇。”因此，我们走近它的时候，它就跑了，保持着一段距离，接着似乎对自己的卑怯感到吃惊，又停下来等着我们，然后再次后退。现在，它的肚子构成了一个美丽的弓形，再加上那四条颀长的猎犬腿和尖而长的嘴……如果它能在一幢房子附近停下来，我真想把它牵回家去。“你以为谁有功夫来推测你这条狗的命运！”我对它说，“看起来倒象是良种，但谁知道你有什么丑恶的习性！无论如何，你的心灵是脆弱的，你失去了对人的信任，总有一天会被汽车轧死，或者被打狗队抓住，剥掉你的皮，而你的肉将变成最好

的胶！”

我们走进了市中心的大书店，但我一本书也没有翻阅，只是低头扫了一眼。茜尔维娅的头还够不着展览新书的桌子。她用手攀着桌沿，好奇地观看这些长桌上摆的是什么。是什么呢？以形状看，是书！我给她买了一本从题目判断也许不坏的小人书《耗子精一家》。另外在纸品部给她买了一些蜡光纸。她很喜欢蜡光纸这个词，一路上重复着，再三要求我给她看。“回家给你看，我教你怎么剪贴……”然后，我们进了“鞋匠”铺。茜尔维娅着了迷，我不明白她喜欢这里的什么东西。是鞋匠手里的锤子还是扎鞋底的锥子？是鞋匠那种等到衔在嘴里的小钉全部钉完之后才慢慢抬起头来看你的神情？是因为鞋匠身边有一个看不见电源导线的硬塑壳收音机正在喑哑地歌唱？鞋匠把鞋交给我。我付了款，走出鞋铺，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又转身回去。“苏丘先生，”我对鞋匠说，“你能给我的小女儿做一条皮带吗？”“什么样的皮带？”鞋匠问。“一条薄薄的，用来跳绳……”“用来跳着玩的？”“对，两头装上扣，可以拉着顶在头上。”“不过，她玩这种游戏还太小了点儿，”鞋匠说。“我不小，”茜尔维娅说。“好吧，小宝贝，”鞋匠同意了，“我来量量你的尺寸。给你做一条最漂亮的，用三股编起来的。”“别太粗了，”我提醒他。“不会，我有数，”鞋匠一面说，一面用皮尺量着孩子的身高，“明天就做好！”

回到家里，我们开始剪纸。我先剪了一只兔子贴在她那白色的床架上。“看见了吗?!”我对她说。“多美！”然后，我让她看我怎样用剪刀剪，“现在你把这只小熊贴在它旁边。”但她剪坏了，把小熊脑袋剪断了。小剪刀不听她使

唤。我们俩耐心地剪了很久很久，直到卧室里阴暗了下来。“爸一爸一，”她看见我全神贯注地剪着这些小动物，突然说，“别把这些剪纸一天都剪完了！”我心头一怔，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开始热烈地吻起她来。“说得对！”我在她耳边说，“不应该一天全都消耗尽了！也不必一生把任何事情都做完！”我暗自想道，“如果一生完成不了，那又算得了什么？将有在你之后的另一个生命来继续干下去。”

在这一瞬间，我的思想飞向了我的那些被遗忘了的笔记本。它们正躺在祖父地窖的阴暗角落里，但我的脑海里仿佛更是漆黑一片。我还能有把它们重新拿出来的那一天吗？我问自己。我那被阉割了的激情还能复活吗？但是，我的思想仿佛凝固住了，不再飞翔。我的心感觉不到一点温暖。

第二天，茜尔维娅的那位骑士又出现了，对她说了天知道什么秘密。但是，她立即向我透露了：让她去同孩子们一起玩。怎么能让她去？不会走丢了吗？“爸爸，丢不了！”她回答得那么自信，我不由得动摇了。“好吧，”我对她说，“我同你一起去。孩子们在哪儿？”小男孩向着水池的方向指了指。这一天，我在报亭买了一份《文学金星报》，好奇心驱使我看一看扬·米库发表些什么。我开始浏览起来，时时担心地抬起头来，用目光搜索茜尔维娅。已经早就看不见她了，消失在树丛间欢呼雀跃的孩子们当中。

扬·米库主编的刊物除了一位大诗人和哲学家翻译的几首德国抒情诗和几篇争论文章（我对此不感兴趣，因为论述的作者和作品都不见经传），几乎没有东西可读。但我还是

硬着头皮读完了一篇中篇小说，想看一看到底写些什么……作者描写一个报名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的内心冲突。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在报名之前他卖掉了自己的牛，现在觉悟了，无限悔恨。他睡不着觉：你看，人们张开了双臂欢迎他，而他却欺骗了他们！他应该怎么办？卖牛得到的钱使他如坐针毡，他怎么能带着这样的记忆开始新生活？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他终于有了一个主意；但作者没有说明是什么主意，为的是让我们凝神屏息地继续读下去，追随主人公的活动和思想。（内心独白！）农庄主席听见了会说些什么？其他人会说些什么？他们一定会挤在农庄办公室的院子里，看着他发动……发动什么？嗳，这是悬念，无论如何将引起轰动，他也将能抬着头走路，踏踏实实地睡觉。直到最后，我们才发现，他想买一个发动机，无偿送给农庄。什么样的发动机？没有说明，伐木用的，抽水用的？从什么地方买的？从国营商店还是私人手里？接着便转到了运输的传奇插曲，一会儿是在一辆捎脚的马车上，一会儿是主人公背着它，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历尽艰辛之后，发动机总算搬到了农庄的院子里。写到这里，作者忽然变成非常现实，也非常现代化了，主人公没有胜利（现代的英雄都喜欢冒险，往往以失败为结局），农庄院子里只有几个人，主席没有露面。发动机要引起轰动必须首先开动起来。嗳，发动不起来。它吓人地喘着气，咳嗽着，最后是一声爆炸，把主人公包围在呛人的黑烟中。是的，生活就是一阵烟雾，但同它进行斗争并战胜它是值得的，特别是你在这场斗争中应该问心无愧。这是小说出人意外的结尾所暗示的意义。我有了再读一篇小说的兴致，虚假的臆造也有它的吸引力。这一次，作者居然能使我

解开紧锁的眉头。主人公是一个正直的阿尔迪亚尔人，也是一个农民。他走进人民委员会主任的办公室，从头上摘下皮帽，掷在地板上，嘴里嚷道：喏，主任！我一定要向党中央上诉！喏，发生了什么事！？那位主任也说。喏，农民说，我要多交，可收购站的那个管理员不接受。我要上诉，要到上面去申诉！喏，多瓦德雷，你要交什么？我听不明白！喏，定额！农民说。征购定额？主任问。喏，不是那个，农民怀着强烈的自豪感真挚地说，我要在定额之外再超售，嗨！于是，开始了具有高度爱国主义觉悟的主人公（因为向国家交售定额的粮食是爱国主义义务，而他要超额交售！）与官僚主义者的惰性之间的一场冲突，其结局当然是农民取得胜利。发表这样一篇中篇小说是不是扬·米库试图用隐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辛辣讽刺？当然是这样，否则我不能想象他会喜欢斯拉维支①和雷布里亚努②的这些可笑的后继者。但是，只有我这个了解扬·米库的人才懂得这一点，那些普通读者将作何感想？难道不会认为这家刊物的主编是一个浅薄的人，所以发表这类作品来逗他们一笑？如果象他暗示的那样，我可以去编辑部工作，那么去干什么呢？如果这就叫做写作，或者只能发表这类作品，那么我将扮演什么角色？寻找或者挑选更好的作品？我并不认为自己够格，而且也适应不了。我没有既充当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又试图暗中"讽

① 扬·斯拉维支（1848—1925），罗马尼亚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写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农民和城镇下层人民的生活。主要作品有《幸运磨坊》和《玛拉》等。

② 利维乌·雷布里亚努（1885—1944），罗马尼亚作家，以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著称。主要作品有《扬》和《起义》等。

刺”的天才，也就是说在行动上表示顺从，同时又挤眉弄眼，暗示应从反面去理解。怎么从反面理解？读者是严肃的，是讲求实际的，不能用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去哗众取宠……他们不是你可以请到啤酒店去向他们进行解释的“文人”……而仅仅是读者，也就是说，他们打开杂志是想了解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意义，他们或者并不理解（艰苦的生存斗争往往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或者已经有所直觉，现在希望得到这些能够写作并发表作品的佼佼者的验证。一般读者在艺术中寻求的是超脱（因为艺术的虚构是更高级意义上的麻醉品），以及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并象基尔凯廓尔[①]所说的那样，在生活使我们屈膝的时候重新想到我们精神上的刚直不阿……扬·米库以及他的讽刺和幽默远不能适应读者的这些要求。不，我不能在这样一个编辑部里工作。不，我没有胃口去学那种似是而非的思想方式，自欺欺人地声称我们有充分的自由，所以决定发表这些一眼就可以看出十分低劣的作品。我宁可用白灰去刷树干，那样至少可以认为自己是个园丁。但是，到这种编辑部去，我算什么？至多是一个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演出的马戏团导演。

“爸一爸一。”茜尔维娅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看着她坐到我身边，那神情好象并不准备对我说什么，但不仅她的声音，而且她的动作也表明，她是带着某个念头离开游戏的小伙伴的，尽管她装出一副恬静和淡漠的样子……“嗯，说吧！”“爸一爸一，咱们也去，嗯，找一些花……”这个

① 索伦·基尔凯廓尔（1813—1855），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先驱，认为哲学的对象不是宇宙，而是人的“存在”。

“嗯”字不仅表现了她的极度温情，而且也说明某个念头正主宰着她的头脑，是必须实现的愿望。“花？”我说，“好，让咱们看一看，哪儿能找到！”我们开始去寻找花，但只有花圃里有，那是不准采摘的。不过，茜尔维娅另有想法，当我告诉她花圃里的花不是供采摘的时，她丝毫也不表示信服。她以沉默来回答我，似乎另有她自己的真理。“可是，你要花干什么？”她的两只大眼睛凝视着我，对我耳语道：“嗯，是给新娘的！”“新娘？！什么新娘？”我问她说，心想可能是孩子们让哪个小姑娘扮作新娘，大家分头去找花。“嗯，我来指给你看。”说着，她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靠近孩子们游戏的地方。但在孩子们中间，我没有看见扮作新娘的。“你看，爸一爸一。”她对我说。在一棵树旁，我看见一大束石竹花，已经不十分新鲜，周围洒落着一些普通的花——牵牛花、玫瑰花和百日草，却都是刚刚摘下的……“是的，小宝贝，”我说，“我看见了，但是新娘在什么地方？”“会来的。”她说。“在哪儿？是你们中间的哪一个？”“不在我们中间！”“噢，不在你们中间？那么你们是在哪儿看见的？”“噢，我们没有看见！”“那么，你们怎么知道新娘会来的？”她没有回答我。“谁告诉你们这是给新娘的花？是谁拿到这里来的？”她无法理解地耸一耸小小的肩膀。“嗯，我们在这里找到的，”她说，“小朋友们摘了花，我没有摘，有人告诉我这是不准许的……”“当然不准许……”“但是，我也想放上几朵花，爸一爸一。”她以出人意料的遗憾口气说。这使我想到，儿童们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和隆重，通常远远超出单纯的游戏的界限。他们往往用整个身心去发掘生存的奥秘。新娘是什么？啊！是

女神，是人间的女神……“好，”我对她说，“把我们院子里的玫瑰花摘了……”

我以为她会忘记这件事，但第二天，她又一次提醒我，必须扎一束花。她眼睛里闪烁着光彩，径直走到那棵树边，弯腰把我们的那束花庄重地放在凋谢的石竹花旁。然后，她站起身来，着了迷似的望着一夜之间又吐出了新的蓓蕾的花圃……“小宝贝，谁说的这是给新娘的花？”我问她。不知道！不言而喻，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但即使你去问那个孩子，他也会显出茫然的神色，否认自己曾经说过。新娘的神话无疑会保持好几天，但终究将在她的心里熄灭。引起这段神话的那几束花朵将完全凋谢，再把它们保存下去已失去任何意义：盼望中的新娘没有来……然而，是谁把石竹花扔在树旁的？这个谜将永远无人解答……

玛蒂尔达的不可遏止的狂怒把我从孩子们的天真的神话中惊醒。她从布加勒斯特回到家里，那神情犹如一头张开了血盆大口的母狮。发生了什么事？在那儿事情不顺利？怪我没有让塔茜娅把小女儿带走？是因为我不承认这个孩子已不属于我？“不。”我直言不讳地说。她越是放肆，我越是冷静。“谁也无法习惯这样的想法：你亲生的孩子不再是你的。”我又补充说，“你依然没有懂得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她两眼盯着我，给人的感觉似乎她那捉摸不定和深奥莫测的心底里的一切升上了表面，沸腾起来。我仿佛受了传染，内心惶惑不安，犹如面临着某种莫名其妙而又不可避免的危险。我没有对付这种危险的准备，在她离家的这一个星

期我很幸福，而且还想到了我的那几本笔记本。虽然没有能复燃起已经熄灭了的我的内心的热情，但毕竟产生了一种惯性的运动，引起了翻阅它们的模糊的好奇心，尽管我预感到，这样做的时候，我的手将象被铅块压着一般沉重。不过，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告诉我，第二次再翻阅时，也许这种沉重的感觉会减轻一些。我想保护这希望的火花，尽量避免同玛蒂尔达发生冲突。“请你不要离开，”但是，她提高了声音，语气象铮铮发响的生铁。“坐下，听我说：请你作好一切准备，我们在两星期内离婚，我离开这个城市。米尔恰在布加勒斯特等我……”“哪个米尔恰？”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我惊疑地问。“米尔恰，你们在‘五一’和‘八二三’拿着他肖像的那个米尔恰。”“啊哈！他给你在布加勒斯特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位置。”“不，亲爱的，我同他结婚！”她用一种嘲弄的语气纠正道。“啊哈！你这一个星期就在他那里罗？”“当然是这样！”但好象这是一种讽刺，仿佛是在暗示某个天真的人应该听反话：一切都是荒唐无稽之谈，她怎么会同那个米尔恰结婚？她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在接受那些关系到自身的消息时都是这样，认为是不可信的，以便减少它们的冲击力。“好吧，”我说，“这是个老问题了！”“不错，”她说，“相当老了！”“那么，你们为什么迟至今日才解决？”“那是我的事！”“对！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想了解吗？！”

她望着我，那神情似乎劝我不必那么好奇。也许我会大吃一惊。我转过头去，望着一边，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笼罩在我们中间。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十分震惊，因为我回想起了另一件事，象火蛇一样烧灼着我的心：如此说来，我当初发

现的那个电话就是这个人打来的。我还清楚记得，她虽然就在我的身边，但同电话中的那个男人说话时显得无比幸福，没有任何做作，也不打算避开我；如果我当时放她走，她一定会打好行李，马上到那个男人那儿去。是的，她也许会到另一个男人家里生下同我有的孩子。因此，她在当时就爱上了这个米尔恰。难道她的心变得这样快？那时，我同她的共同生活还不满一年。如果茜尔维娅长得不象我，今天我也许会认为这个小姑娘不是我的。我竭力回想着这个人的面貌，终于有了一点印象。那是在我踏进他的办公室时就在脑海里产生的印象，但由于当时对他的实际年龄不感兴趣，立即消失了。无论如何，他显得并不象玛蒂尔达所说的那么老。玛蒂尔达曾经对我说："你别吃醋，他的孩子都同我们一般大了。""怎么可能？"当时我想道，"除非他二十岁就生孩子。"但是，现在想来，这里包含着那些年龄相仿的男女相爱的奥秘。这个米尔恰大概有四十岁或者四十五岁，比我更加接近玛蒂尔达，而且同我这种不懂得体贴的青年相比，更能爱护玛蒂尔达。如果他有孩子的话，他们也一定失去了母亲——想必是死了——，也许不会超过十五岁。因此，他是以一个成熟的人的全部热情爱着玛蒂尔达的。何况，据说人的感情也同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实际权力有关（谁知道是否也同大人物的觉悟有关），玛蒂尔达喜欢的不正是这种权势人物的感情吗？这么说来，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我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对她说，"所以，我的被捕正合你们的心意！""我希望你不要进行恶意诽谤，毫无根据地以为他似乎想摆脱你，因此没有挽救你！"她威胁地喊道，"你以为需要象他这样一个人来落井下石？相反，他尽

一切力量帮你解脱那几个笔记本的嫌疑，冒了很大的风险。我想，保安部的头头一定毫不迟疑地向布加勒斯特写过怀疑他的报告，而且放进了他的档案。”

这时，我才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种可怕的愿望牢牢抓住了我：回击她。“你怎么敢乞求你的情夫来挽救我？”我低声说，“我宁可坐十年牢，也不愿意在脑海里留下这种记忆。你怎么敢？”我重复道，“你怎么敢以为我愿意用这样的代价来获得拯救？既然你腹中怀着我的孩子的时候就背叛了我，你怎么敢至今仍同我生活在一起！？”我喘着粗气站起身来，但动作异常缓慢，唯恐引起她的恐惧，同时也希望能控制那震动着我心灵的愤怒。我感到高兴的，是仇恨的力量使我振奋。是的，你看，我的心不是麻木的，随着心底深处仇恨烈火的燃烧，我感到全身的力量复苏了，仿佛有了重新生活的勇气，要从中断了的那个地方重新开始……是的，我会这样做，我对自己说。独自生活在我的书籍和笔记本中间，利用我所经历的丰富的生活经验……这种孤芳自赏的冲动几乎使我陶醉。我不由得象做梦一样，开始在门厅里静静地踱起步来。麻木的冰山曾经把我压垮，而玛蒂尔达以为我永远也不能从它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但是，现在这座冰山移动了，离开了我，我的心又象从前一样激烈地跳动起来。同时，我象做梦一样怀着一种奇怪的柔情喃喃低语道：“你怎么敢，玛蒂尔达？……你怎么敢？”我期望她回答说：我敢于这样做，因为当时我和米尔恰之间是完全清白的。但我知道，她不会回答，因为她的看法告诉她，我不会相信。然而，我愿意相信她！这是一切的一切！我愿意相信她，至少我会相信她是在表示和解和避免仇恨的愿望，为此

我就会宽恕她。但是，对于她来说，或者说在她看来，这意味着屈服，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仿佛偶然似的，我的脚步把我带到了她的椅子旁。我重复着说："玛蒂尔达，"我近乎耳语地继续说，"你没有嘴吗？请你回答，你怎么敢？……你竟敢为我做这样的好事！你背叛了我！你没有想过吗？至少你不应该在我出狱回来之后给我讲述这一切，如果你不是那样得意洋洋地向我讲述这一切，如果你不是那样炫耀某些细节，我就永远无从知道。那些都是真实情况，但它们无补于事，并且令人难以接受。何况，在我出狱之后，你又把我置于他的保护之下。是的，因为我需要保护！但这又是什么样的保护呢？幸而他感觉到了某种难堪，没有为我作任何'安排'。为此，我尊敬他！但对于你，我毫无敬意！即使是最卑鄙的女人当时也会说，亲爱的，放心吧，我们好歹能生活下去，在这个世界上，好事不常有，坏事也未必永远不变！但是，你却让我去求助于你的情夫！是的，他是你的情夫，我坐牢的时候你同他生活在一起，我知道这一切，玛蒂尔达……"

她应该大喝道：这不是事实！但她没有喊。难道这是事实？毫无疑问！或者不是事实，而她宁可忍受我的仇恨，以便为她自己的仇恨辩解？是的，是这样。她永远促使我保持仇恨，因为我的爱使她难堪。但这是否可以解释为她恨我，是因为她犯了罪？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坐牢的三年中她培养自己的女儿崇拜父亲？为什么她不敢把我置于死地或者制造失踪事件——这是囚犯们在那些年经常发生的事情——，再次离婚和结婚呢？是犹豫不决吗？我的突然归来使她觉得不可忍受？

她沉默着，这种表情使我想起了昔日的一幕：她也是这样对付佩特里克的指责的，脸上带着不屑申辩的微笑，静静地听着，只是向第三者——也就是我——暗示她的行为的真正动机，好象是在说，如果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有被杀死的危险。现在，这个第三者并不在场，但她还是在对他微笑。那时，我明白佩特里克虽然同这个象男子一样的女人睡在一起，但并没有在心灵上制服她。他的指责不啻无的放矢。其实，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自欺欺人。现在，轮到我了，我的武器怎么样？也是无的放矢，只有那个米尔恰才掌握她内心的奥秘，她正在对他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虽然他不在场！噢！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也许，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适应她的变态心理的驯服的男性？她的勃勃野心不但应该在事业和社会上受到赞赏，而且还要在家庭里，在床上得到褒奖？她的表情虽然有点愠怒，但似乎在对我说：那个不在场的人听我的话，尊重我的个性。那是个男子，而不是……

“既然你知道一切，就也应该知道我怎么敢于这样做，”她打破了沉默。“不，玛蒂尔达。”看见她不再说下去，我接着说道。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把自己的手放在她头上，轻轻地抚爱，然后一把将她扼死。“我了解事实，但不懂它们的意义。玛蒂尔达，你不能说不了解我，或者更确切地说，你了解我，但是你的内心却不相信我能恢复过去那样的生活。在结婚前的两年当中，你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我，但结婚后你的所作所为是个谜，我不能理解。请把你内心的秘密公开出来，玛蒂尔达，是表白的时候了！……”

我蹲在她的裙子前面，迷惑不解地望着她。“玛蒂尔达，

我们曾经有过真挚的爱情，但在结婚之后，可以说从我住到你家里的最初几天开始，你就动手挖掘我们爱情的根底，你顽固地挖掘着，想要毁灭它。究竟发生了什么，玛蒂尔达？”我十分高兴地站起身来，似乎有点得意忘形，一只脚突然踩空，碰翻了椅子中间的小圆桌。噢，这张小圆桌是一个证人，目睹我进行过多少次尝试，想揭开促使这个女人同我结婚的奥秘，虽然她的爱情恰恰是从那时候开始熄灭了。然而，现在我已不感兴趣，我已把一切置之度外。抛却烦恼即能求得快乐，我又一脚踢翻了自己坐过多年的椅子。这张椅子也是一个证人，目睹过多少幕悲喜剧，而在那样的场面中，我总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卑怯者，一次又一次接受屈辱，却仍然希望我的幸福的梦想不致破灭。我忽然发现她的目光在注视我，既显露出蔑视，又夹杂着一种内心的满足，洋溢着对那个不在场的第三者的意味深长的微笑。她的目光是那样明亮和锐利，是一个胜利者的目光，充满了生机，好象是在向一切挑战，不由得搅动了我压在心底深处的昔日的温情和热血，使我想起了那些没有圆满结局的幸福的日子……“好吧，玛蒂尔达，”我又说道，“看来你不愿意开口，祝你一切如意。”我重新走近她，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她象被毒蛇咬了似的抽回手去，脸上出现了突发的厌恶表情。“请你多多照料我们的小女儿，希望她在你的新家庭里不致成为一个可怜的受虐待的姑娘。你同那位显要人物背叛了我们，在她出生之前就背叛了她和我，但我要警告你，你决不会有好下场，不管他的地位有多么高……”

我慢慢走向自己的书房，打开了门，然后独自关在里面。我希望检验一下，我的自信、我的热情出乎意料的复活

是否只是一种受到刺激后的兴奋，一种对于所受到的打击的反应。因为我知道，在有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们表现出深刻的自信，因为我们不得不昂首挺立，盲目地希望不致引起别人的疑问，虽然明知这无济于事。但是，孤独常常使这种自信破灭……我坐在写字台旁，把两只脚放在玻璃桌面上。这张以前堆满了书籍和笔记本的书桌也是一个证人，它了解我的梦想：向二元论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宣战，推翻现代哲学的基础。是的，我将这样做；是的，我将这样做，这个想法在我头脑里重复不已。是的，我将这样做，是的，我必须完成这项事业。我觉察到，并非是我在激励自己，而是我受到自己的痛苦的鞭策。我必须以无畏的蔑视态度驱散这种痛苦。我受够了！

如果人们每天抽出一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死亡，他们就大可不必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痛苦，不必十分恐惧这种遭遇所带来的巨大不幸了。他至少可以鼓起勇气来，庆幸自己仍然活着。可是，我们这些人却无论如何也不肯设想自己可能死去，何止不肯设想，甚至不敢提及一切都有尽头、死亡将随时来临——虽然我们十分清楚，总有一天我们也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好吧，就算这一天终将到来，可我们又想，这一天不是现在，而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离现在还遥远着呢。于是，我们这些仍有生命力的人，就暗暗地用高倍放大镜无限扩大那些损害我们心灵的言论和行动。

大夫检查我喉部疾病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他检查了很久，但是毫无结果。自从玛蒂尔达从布加勒斯特回来，继而彻底摊牌之后，我的嗓子就完全哑了，几乎不能说话。

“不是感冒，”这位专家咕哝道，“扁桃体、喉、咽……都很正常。肯定是感染，我们化验一下，如果必要，就给你注射青霉素。”“什么原因引起的感染？”我问。“没有原因，”大夫耸耸肩膀答道，“即使我们找不出炎症的病变过程，感染也是存在的。”也许是癌症吧，我想，否则怎么会没有疼痛，感觉不到病变过程呢？“您得过梅毒吗？”大夫问道。“没有！”“您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过吗？”“是的，工作过。”“在什么地方？”“在斯普里耶铅矿，”我答道，“可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最近一个时期，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参加了药物灭鼠的工作。”“两年并不说明问题，”他没有理睬我关于药物灭鼠的补充，“即使过去了十年，这类病也会发生的，例如，您刚才说过您在那种条件下工作过，一旦重新接触有毒的环境……您在铅矿工作了几年？”“一年……”“这不能构成必然的原因，否则大多数矿工，或者，不管怎么说，比例数相当高的矿工就会……不过……总之我从没听说在那个环境里发生过骇人听闻的大量病例……在那儿有奶喝吗？”“开始的时候有奶喝，后来情况就比较糟了，可那时我已经走了……”“到哪儿去了？”“挖水渠……”“您小时候得过喉疾？”“是的，扁桃体发炎，没有治疗就自己好了……”“别的没有什么不舒服吧？”“还有，如果我躺着向一点注视，眼前的景物就出现重影，我看见这些景物似乎是……”“可能是复视症，确切地说，这是疲劳和缺乏维生素的症状……您在铅矿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有时工作十一小时！”“我不能确诊，得请专家给你检查……您必须住院……”

“瞧，说得多轻巧，”我走到街上时心中想道，“让我

住院，然后让我两腿朝前离开医院。不，我不干！我要抗议！他们会把我送进太平间的，我怎么能够一个人孤单单地躺在那里，躺在黑暗中呢？是谁抛弃了我？大自然母亲在哪里？生命的熄灭（因为死亡并不存在）应该是非常自然的，在树林里的某个地方，紧挨水边，聆听着永不止息的林涛和潺潺的流水声，进入如梦的长眠，而且你还准备，是的，准备立刻醒来，穿上衣服……因为有人在等你……她的俊秀的鬓角从头发下显露出来，她的笑靥……谁的鬓角，谁的笑靥？……啊，不是玛蒂尔达的鬓角，也不是玛蒂尔达的笑靥，那是一个过路的姑娘。瞧，就是这样，我已病入膏肓，可是我的内心却不相信我会死亡，而且还有兴致瞧看姑娘，甚至回头张望……Une passante①……”

但是，我没有遵从我的一时冲动，没有离家住进树林，而是用我仅有的微弱声音对玛蒂尔达说：“我要住院了！我得了癌症！”她听着我的话，毫不感到惊讶，脸上挂着极其明显的冷漠神情。她半垂着眼睑望着一边，嘴角向下撇着，露出一副丑恶的鄙夷之色。我不禁暗自想道，我有生以来是否见过这么难看的女人。

入院后的第二天，我被移入一间有三个床位的病室，随后，大夫拿着化验结果来查房了。他挨着我坐在床上，用保护人的和蔼的声音告诉我，我什么病也没有，在我的体内没有发现任何炎症。他说：“喉咙的问题是个奇怪现象，或许过几个星期就会好转，不过，也可能拖下去，目前我们无法

① 法语，意为一个过路的女人。

解释这种病例。眼睛和耳朵都能发生原因不明的萎缩：突然间，你发现自己听不到声音了。有时我们查明了原因，有时却查不出。即使查明了原因，我们也经常束手无策。就象树上的一根枝条一样，如果机体得不到营养，就会干枯。如果这部分组织是胳膊上或者腿上的肌肉，问题倒不大（假如萎缩不是渐进性的）。可是您这种情况，萎缩发生在会厌部，问题似乎就严重了。不过也无须悲观，可能由于您在那种场所度过了许多个春秋，造成了某些维生素的严重缺失。首先我们打算这样办，给您大量服用维生素A和C，如果取得最微小的疗效，那就说明我们找到了原因，您会逐步康复。此外，您必须放开肚皮吃东西……我们将允许您的家里给您送饭，因为我们医院的食堂，很遗憾……”（这时我想：我一定要通知门房，万一我的妻子想要探视我，不要让她进来！）

我假装昏昏沉沉，心不在焉，其实我调动了我的全部感官探测着大夫的弦外之音：他到底知不知道我的喉咙患了什么疾病？我是否得了“人类的最可怕的疾患”？所谓最可怕，那是因为它是致命的，虽然癌变过程据说“并不痛苦”……大夫的这番话里，唯一值得怀疑的是“萎缩”这个词。在他们的行话中，这个术语隐喻着什么？我观察他的目光，因为这是窥测他内心的一个窗口，但是我在他的目光中没有发现异常的东西。他坚定、宁静、自信地望着我。老实讲，他那锐利的眼神似乎向我暗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是癌症。你甚至可以问我，我将给你一个使你感到意外的答复。于是，为了让对方听懂我的意思，我拉长字音，果真向他问道：“您怎么知道不是癌症？”“癌有另外的症状！”他非

常自然地答道。“哪些症状？”“甚至在看到了癌的实体时，病人仍然能够正常地说话。绝对不会象您这样，几天之内嗓子就哑了。”

也许是这样吧，我想，谁也不知道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到底经过了多长时间，可是，既然他肯定地告诉我不是癌症，我就无法追究“另外的症状”是什么样子了。有个机智的患者为了从大夫的嘴里套出实情，曾拿着一张肺部X光片去找医生，佯称这是他兄弟的片子。医生说：“癌症！”可是，X光片不是他兄弟的，而是他本人的。有些人留恋希望，不愿意听真话，相反，另一些人则宁愿确切地知道实情，不愿忍受疑虑的折磨，因为疑虑比严酷的现实更加令人痛苦。我不抱幻想，我属于宁愿知道实情的那一类人。无情的疾病迟早要现出本来的面目，迫使我承认它。我对自己说，我要想办法了解实情，暂时先看看这种新式的维生素疗法会产生什么效果……“您遇到过我这种病例吗？”我问。“当然！”大夫答道。“情况怎么样？”“一个人喝了一杯冰水之后，就失音了！情况就是这样！”他诙谐地扬起眉毛，说道。“后来呢？他没有恢复吗？”大夫晃着脑袋，似乎表示：我们现在最好别谈他是否恢复了。“总之，比您现在的发音情况还要糟……有些人的喉咙比他们的胃口脆弱得多，可是他们偏要用烟草和烈性饮料伤害可怜的喉咙，一刻也不让它休息。久而久之，怎么样……癌症！您不吸烟，对吗？”“有时也吸，”我答道，“您不……”“不！”大夫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腿上，说道，“就这么办吧，先开始治疗，您会痊愈的！……如果您想给玛蒂尔达太太打电话，”他和气地笑着说，“请到我的办公室来。咱们这个病区是她

三年以前修建的，”他补充道，似乎我会惊奇他竟然认识她，“您的夫人个性很强……”我终于明白了，我迁出重病室并且得到专家的关怀，应该归功于谁……

是的，她的确个性很强。尽管我在门房留了一张字条，亲手写上她的名字，不允许她进入病房，可是看门人却无法阻止她来看我。当然，她不是在我期待她（我期待她！）出现的探视病人的日子走进病房来的，而是在她随意挑选的日子。很奇怪，她十分谦卑地走进病室，脸上带着令人恐惧的冷漠神情。我坐起来，给她在床边腾出一块地方，可她似乎没有看见我，站在窗前向外张望。后来，她把手放在阳台的门把手上，扭了一下，走了出去。我明白了：她想同我说话，但又不愿意让病室中的另外两名患者听见。我跟着她走到阳台上，坐在躺椅里。

我猜错了，时间悄悄地流逝，她的嘴巴却一直紧闭着，似乎根本不打算开口。那么，她来这里要干什么？她出神地呆望着医院花坛中的柏油甬道，身子一动也不动，似乎极大的紧张使她变得僵直了。我望了一眼她的双手，以为她的手会紧紧地攥着，但是没有。这是午后时分，日光洒满了阳台，也照在她的脸上。我端详她的面孔，她似乎衰老了十年，眼角周围出现了密密的皱纹，嘴巴已经变得象个男人，下颏预示着她即将成为一个丑老太婆。荏苒的岁月，暴躁的性情，尤其是我在她心中引起的憎恶，无情地摧残了她。望着这张凋零的面庞，一股深深的惋惜之情涌上我的心头。突然，她望了我一眼，神情似乎有点儿慌乱。她猜到我的惋惜之情了？她从我的脸上发现了这种情绪？“把家里的钥匙给我！”她说。我一时摸不着头脑，犹豫了片刻，打算问个究竟。但是

我没有问她，转身回到病房，从床头柜的抽屉中拿出钥匙，交给了她。她把钥匙塞进提包。我以为她会立刻离开，但是她没有。于是我问她："你为什么要我的钥匙？"她似乎吃了一惊，感到意外。"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需要钥匙了。"

她的眼睛又象过去那样闪着光亮，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不知道从她那近似狰狞的目光中喷射出来的是仇恨之火还是爱情。她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去。我在长长的走廊上送了她一程，渺茫地希望她会止住脚步，让我知道……后来，我放慢了脚步。我还想知道什么呢？我耸了耸肩：她想打击我，可是我却处之泰然……好吧，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用不着钥匙了。嗯，那又怎么样？我向着那个曾是玛蒂尔达的鬼怪般的背影发问："你竟然这么高兴？如果你没有其他值得庆幸的事情，那你就高兴吧！……"

在我失音住院期间，玛蒂尔达如同对我说过的那样，在两个星期之内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开了这座城市。玛蒂尔达来医院探视后的第三天，母亲把法院传票给我送了来，但是我没有出庭。母亲说："她把你的东西，衣服和书籍，寄给了我们。你终于摆脱了这个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女人，你父亲感到很高兴。我真奇怪，既然她不打算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干吗同你结婚？"可是我知道为什么。我对母亲说："她老了！……她老得非常快！"母亲说："不是很老。你觉得她老了，是因为你还比较年轻。三十多岁的女人怎么能说老了呢……"我本来打算告诉母亲，玛蒂尔达在心灵上已经老了，不久，她的肉体也将很快衰老下去。她不能容忍那时我会比她年轻得多。可是我的嗓子发不出声来，我无法对

她讲这么多的话。“塔茜娅到咱们家来过了，”母亲继续说道，“你知道这个女人仍然喜欢你，她对我们讲了一个秘密。她希望你不要留恋玛蒂尔达，因为你不在家的三年中，一个叫米尔恰的男人经常去找她，他当时是个大官，现在身份更高了。离婚以后，玛蒂尔达马上会到布加勒斯特去找他，同他结婚。塔茜娅还说，你应该请个律师，设法把小女儿要回来，可她又说，你同那个米尔恰是没法儿较量的，你斗不过他……算了吧，孩子，”母亲唯恐这个消息伤了我的心，补充道，“不必苦恼，你会有你自己的孩子的……”

母亲坐近些，象过去那样抚摸我。她说：“你的脸这样苍白，不要想这想那啦……你最好还是想想怎样才能尽快恢复健康吧……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见到茜尔维娅。她对塔茜娅说了，你随时可以去布加勒斯特把女儿领到身边，一起呆上一个星期……这不大可能，孩子，你还是想点儿别的事情吧！”我笑了，吻了一下母亲的手。“我早就不想这件事了，我只是挂念女儿，她已经同我有了感情。”我对母亲说道。这时，我的嗓音似乎复原了，我感到惊讶。“不必担心，”母亲说道，“孩子对你的感情是断不了的。无论发生什么，孩子不会忘记父母……”直到这时她才想起了给我带来的那只鼓鼓囊囊的网篮，她把篮子放在床上，从里面取出许多小纸包……炸雏鸡、鸡蛋、肉饼、家制小点心、自己烤制的热面包，还有一瓶红葡萄酒。很奇怪，我的肚子饿了，于是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似乎苏醒了，仿佛妈妈带来的消息值得庆祝一番。我把那瓶红葡萄酒也打开，全都喝了下去。如果还有，我真想再喝一瓶……妈妈一手捂着嘴巴望着我，这是她的习惯动作，每当不懂事的孩子用语言伤了她

的心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样子。我拉住她的手，让她把手放下来。不，妈妈没有伤心，妈妈笑了。也许她从我的脸上发现了什么，这是只有母亲才能发现而又不肯说出来的东西，一个既简单又伟大的秘密：她的孩子很安宁、纯洁、自由……他饿了，他没有注意母亲在说什么，他想着自己的事情……是啊，可是他仍然是她的孩子，永远是她的。

每天晚上，挂念女儿的火辣辣的思绪都在折磨我，我近似谵妄地想象着那历历在目的场面，使我无法入睡。我的精神陷入了绝望状态。我看见我的茜尔维娅同一个陌生人坐在桌旁，然后被送去睡觉，而她的妈妈却同那个陌生人走进另外一间卧室。我的小女儿每次孤单单地入睡时，她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令她迷惑不解的问题：爸爸在哪里？为什么妈妈总是和那个人在一起，不和我一块儿睡觉？她会怎样解释这个问题？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她还能象以往那样天真活泼吗？她还能微笑吗？那种朴质的温柔还能在她的心底涌现吗？她能同谁说个话呢？爸爸不在身边，只是星期天才来看她。妈妈呢？每天早晨她看见妈妈给那个陌生人倒茶，然后梳妆打扮，同那人一起坐汽车离开家。回来吃饭的时候，又是给那人端汤上菜，同他聊天，一聊就没完没了！"是的，"女儿告诉我，"他们总是说呀，说呀，没有完的时候，要说的话真多！"有时妈妈晚上也梳妆打扮，"她总是梳呀，洗呀，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没完没了。"然后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去参加"宴会"。"经常吗？""不太经常，爸一爸一可是……""可是什么？"女儿忘记了在这个"可是"后面要说什么……"妈妈是爱你的，她对你很好！""是的，可

是……”“哦，说吧，告诉我！”“她同米尔恰吵架……”米尔恰，原来她是这样称呼那个人的。当然啦，她能怎样称呼他呢？决不能叫他父亲，不能称他先生，也不能叫叔叔。“那有什么关系？人们偶尔也会吵架的……”“是的，爸—爸—，可是，他们一吵起架来就吵很长很长时间。”“真的吗？”女儿不回答了。很清楚，他们不是经常争吵，也不是经常参加宴会，但是，一旦他们吵起来或者一起参加宴会，他们就把孩子忘到一边了。

在这种欢乐或者忧愁的时刻，妈妈不再属于女儿了。当他们打发女儿去睡觉，只剩下他们俩人的时候，妈妈也不属于她。“爸爸一直想念你，”我对女儿说，“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永远住在一起。”我只能说到这个地步，我不敢冒失地让她现在就到我这里来，否则我就可能永远见不到她了。等她达到能够进行自由抉择的年龄，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她同我的接触被隔绝，她会疏远我的，那时她的抉择将会对我十分不利。“不要把我们说的话告诉妈妈！这是我们俩的秘密。将来我们俩一起生活，爸爸不再结婚了。”“爸—爸—，你为什么不经常来呢？”“我住得很远，来一次不容易。”“那你坐火车嘛！”“是坐火车，可是我有工作，只有星期天才能走开。”

我们象过去一样，经常在城里散步，但这是另一座城市，街道很宽，街上走着川流不息的行人。过了很长时间我的情绪才稳定下来，认识到自己对现状束手无策。我发现茜尔维娅的心灵已经遭受了摧残。爸爸仍然是爸—爸—，可是妈妈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妈妈不仅爱她，而且也爱米尔恰，米尔恰对她很好。可是……这个“可是”包藏着许多意思。尽管

如此，我仍然看到这个小家伙很会保护自己。她是愉快的，吃得香睡得好，渐渐学会了怎样对付开始时使她迷惑不解的问题。她不再完全信任母亲的爱了，母亲已经同她疏远；她的心中萌发了早熟的孤独和自由感。但是，这并不使她感到压抑，不，她甚至还喜欢呢。她变得不听话了，而且固执。正如妈妈把对她的爱分给了米尔恰一样，她也降低了对母亲的爱，这使玛蒂尔达十分恼火。生活中缺少了一个人，她的爸爸，这没有使她伤心，相反，她似乎挺高兴。三个人同时关心她，这种状况助长了她的独立和自行其事的情绪。她现在还处在天真烂漫的时期，以后将会如何呢？我的心又缩成了一团：如果这个孩子过早地就被迫懂得了太多的事情，她会不会变得厌恶人类，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对爱情淡漠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尽力在她面前说妈妈的好话，向她保证妈妈爱的只有她茜尔维娅，米尔恰也是个好人。"可是，爸爸，米尔恰有两个很大的男孩子，在英国上大学……他说，如果将来我的功课好，他也送我到英国去读书！""太好了！不过，到那时还早着呢，等着瞧吧。""我不明白你说的话！""很难向你解释！"我本想对她说，到那时，或许他的地位已经不允许他把她送到英国去了，或者，她的妈妈可能会离开他，我们三个又可以在一起生活了。

我抱着这样的希望过了很久。起初，除了在玛蒂尔达脸上经常发现一种惆怅的表情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可靠的根据。既然离了婚，她对我的仇恨也就平息了，随之而来的是沉默，仿佛田野上的一堆篝火突然化为灰烬，静静的宇宙神秘地、并非死寂地笼罩了一切。对于我们的短暂爱情来说，这是个陌生的世界。布满繁星的天空，沙沙草鸣的黑夜，在这

种氛围中一个人的心情是可以恢复平静的，只要他肯于忘掉一切，或者什么也不忘记，但对一切都已漠然处之。他孤单地在心灵上承受着平静、冲突、冷漠、坦然、焦躁、颓唐、幻灭等各种感情，把面孔贴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双手攥满大把的泥土，怀着愤懑或者爱恋的心情冷笑着死去，于是这个无用的人就变成了死亡的伙伴。玛蒂尔达终于自我反省（这就是说，我没有介入）她的所作所为了。我头一次去拜访她的时候（那已是六个月之后了，因为我不想再看到她的面孔，否则我受不了），我发现她很高兴，一双眼睛又象过去那样盯着我，根本不在意她的丈夫就在跟前。这情景似乎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再现了我们旧时的关系，那时她是佩特里克的妻子。

后来，有一天终于证实了我并没有产生错觉。她兴高采烈地接待了我，问道："你吃过饭了吗？"虽然我已经吃过，但是我仍然答道："没有。""我们也没吃。米尔恰刚回来。"（从哪儿回来？今天是星期日，啊，对了，高级官员不仅星期天经常有公务，甚至半夜也会突然被人叫走！）她邀请我一起吃饭，我接受了。

然而，茜尔维娅显得很不耐烦。吃饭的时候，她把椅子弄得吱吱地响，用羹匙在汤盘中搅着玩，吧嗒吧嗒地嚼着嘴里的肉，却不肯咽下，而且根本不理会妈妈的斥责。玛蒂尔达终于发火了，给了她一巴掌，可是茜尔维娅毫不驯服，趁势把水杯打翻在桌子上，脸上仍然带着放肆的表情。"这个姑娘是怎么回事？"玛蒂尔达诧异地喊道，"她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维克多，你揪住她的耳朵教训她一下，她以为你在这儿会袒护她的。""茜尔维娅，"我说，"你这是怎么

啦？你不是三岁、四岁，你已经六岁，是个大姑娘了！”我把女儿从椅子上抱起来，让她坐在我的膝盖上。她挺着身子，表情淡漠，不再温柔地把她的头贴近我的面孔。是的，她已经不是一个极其单纯的孩子了。很清楚，她感到她母亲邀请我吃饭是不自然的，可她又无法通过语言表示自己的心情，只好用这种办法进行抗议了。“好吧，”我说，“既然你不喜欢和我同桌吃饭，我就走了。”我说这句话并非责怪她，口气里也没有使她伤心的意思。即使在这样幼小的年龄，人也会有非常合乎逻辑的固定看法，我们不可能用语言、威胁或者惩罚的办法轻易地使之改变。我心里感到很难受。如果我不想给她造成更大的痛苦，我就应该走开。她是有道理的，我的位置不在这里；她的幼小心灵无法接受我的介人。凭着她的本能，她很了解妈妈，她似乎察觉了我们在错误地表演一场戏，对此她拒绝参加。

“你愿意跟我散步去吗？”我站起身来，问女儿。她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只是微微地摇摇头。无须多问，很明显，由于我同意和她的妈妈与米尔恰一起吃饭，她是不能原谅我的。“维克多，”玛蒂尔达说，“我可以同你一起去散步吗？我有话对你说！”听到这句话，茜尔维娅的面孔开朗了，她带着一丝笑意对我说：“再见，爸爸，你什么时候再来？”我把她抱起来，吻了她一下。我同米尔恰道了别，然后走到街上等待玛蒂尔达。

我确信她不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即使有，她也不会马上就说，她只是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还能交流思想。我没有猜错，我们漫步了将近两个小时，她一句知心话也没透露。当然，在散步的过程中，我们近似耳语般地说了几千句话，

几千个平淡的词句，犹如贴在空瓶上的标签。我们的谈话不再象昔日那样互相碰撞迸出火花，而只是在我们的心中缓缓注入了极大的宁静、缓解和隐隐约约的渺茫希望。我还爱她吗？当然，我仍象原来那样爱她。她呢？她也有同感。她很惊讶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也许我们遭到了诅咒。”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她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不爱米尔恰。”“我知道你不爱他。”“可他却爱我爱得发狂。”“是的，我知道他爱你爱得发狂。”“我觉得你只在开始的时候这样爱过我。”“不，这不是你的感觉，这是你的想象。”“不，不对。否则我不会离开佩特里克。”“是的，你离开他是个错误。你已经对我说过许多次了。”“不，不是错误。我一直想要个孩子，可是佩特里克有病，我担心生不了孩子。”“不生也好，否则孩子会受到遗传的。”“不，我问过了，这种病不遗传。”“谁能够百分之百地知道什么病遗传什么病不遗传呢！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你当时爱我是有目的的，你想要个孩子。”“这也是一个原因。我爱你，当然也有目的。”“不，你根本没有爱过我，我们刚一结婚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还有秘密？”“是的，还有一个秘密：我对别人没有爱情！”“我知道你对别人没有爱情。可是，当别人不爱你的时候，你就发火。”“是的，我发火，因为不被人爱我就无法生活！”“伟大的发现！失去了爱情，谁能生活下去呢？”“你，例如，你就不需要爱情，你很清楚。当我发现你是这种人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是的，因为我认为女人的天职应该是爱别人，应该保持爱情的火焰，因此大自然才赐予她们美貌和魅力”。“那么男人呢？男人的天职是什

么？”“保护女人。所以他们健壮有力，性格刚强。”“是啊，瞧，我们谈不到一块儿去。”“那是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没有！”“那么有什么呢？”“必须有爱，哪里有爱，哪里就存在共同语言。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当然，不能绝对化，不见得哪里存在爱，哪里就肯定存在共同语言。我只是说，很难设想两个互不相爱的人能够有共同语言。托尔斯泰曾经问自己：是什么东西维持着人类的生存？他的回答是：爱。可以广泛地理解这个字的含义，没有必要只把它局限于基督教或者两性关系。例如，你可以爱人类，爱大自然，或者你只爱儿童，只爱动物。如果我们什么也不爱，我们将重新变成动物。或者，更糟糕的我们只爱自己，变成怪物。你说你对别人没有爱情，这不是真话，否则你无法唤起别人心中的爱情。也许你的话意味着你爱得更多的是你自己，这可是令人憎恶的事情，而且只能吸引那些面目可憎的人。你的第一个丈夫也好，佩特里克也好，我也好，米尔恰也好，我们都不是面目可憎的人。”“对，其他人都不是，但你是。”“是呀，你可能只看到我的令人可憎的一面。我们身上都有惹人憎恶的东西，但是不应忘记，对于一个卑鄙的人来说，美德（我指的是真正的美德）也可能令他憎恶。”“那么说，我是一个卑鄙的女人喽？”“是的，在某方面看你是。”“你刚才还对我说，你仍然爱我。你能爱一个卑鄙的女人吗？”“你能爱一个面目可憎的人吗？”“是的，不过我希望能够改造他。”“从来看不出你抱有这样的希望。或者，明确地说，你打算通过摧垮或者消灭的办法改造我。”“哈——哈！你把自己看得无比高贵，要求人们每天为你立一尊塑像。”“你们妇女解放

了。瞧，你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是的，我们不做你们随意支配的附属品了。”“祝你们一帆风顺，复辟你们梦想的母系社会。科学家们曾经发现女人的活力比男人更旺盛，于是你们就忘乎所以了。是的，女人的活力很旺盛，但不是在精神方面。在精神方面你们只能制造混乱。”“你们不制造混乱，那么战争都是我们发动的喽！”“战争是上帝发动的，但是在男人和女人的仇恨之中也酝酿着战争。”

玛蒂尔达非常惬意，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我的脚走疼了，”她说，“找个地方喝杯咖啡吧，坐在那里继续谈……”我们走进一个小酒吧，坐下之后她接着说道：“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竟然肯当会计。”“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会计，jusqu'à la fin de mes jours，① 我不可能永远当会计。”“你仍然抱有希望？”“不是希望，我坚信。”“如果你同意让米尔恰关心一下你的事情，那就非常容易了，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可以调离这个岗位。现在的情况同五年以前大不相同了。”“别来这一套！”“不要犯傻。这种事情在文明人之间是可以妥善处理的。尽管我们力图相信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而且也不能完全断绝关系。即使没有茜尔维娅，情况也是这样。过去的妻子帮助过去的丈夫，过去的丈夫帮助过去的妻子，现在的丈夫帮助过去的丈夫……这是正常的！两个男人爱着同一个女人……（你对我说了，你仍象开始时那样爱我！）此外，更不要说还有一个孩子！”“啊哈，因此你才留我吃饭。我们成了一家人了。”“不要胡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你难

① 法语，意为在我生命结束之前。

道不愿意让茜尔维娅知道她的爸爸是大学教授吗？”“当然愿意，可是茜尔维娅也将发现这是谁给我的恩惠，这叫我受不了。我宁肯让她知道，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当上大学教授的。”“茜尔维娅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首先，她肯定会知道。我猜中了你的心思：你希望我和他和睦相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会忘记正是这位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人把我的孩子夺走了。其次，即使茜尔维娅不会知道米尔恰曾经‘帮助过我’，但是我的心里是清楚的，我感到恶心！他过去倒是应该尽一尽自己的责任，制止他们非法判处我。但是，他没有出来制止。我在铅矿服苦役，他却准备夺走我的孩子。”“夺走你的孩子的不是他，是我。”“你以为这种事情能够忘记吗？”“我将尽量弥补这个过错，假期的时候，只要你愿意，我就把茜尔维娅送到你那里去。等她长大以后，就不再存在她被夺走的问题了。此外，你还会结婚的，你将有自己的孩子，你年轻力壮，不要说你已经心灰意懒，不想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了。”

这些话表明了她的心理状态。那么她出来和我一起散步，毕竟是有话要同我讲的了。出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她感觉到了什么危险？这不是谜，茜尔维娅同她疏远了。茜尔维娅或者是因为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现在就倾向于父亲，或者是因为她隐约感觉到了母亲把一个陌生人带到我们中间的罪过，因而现在要和母亲算帐。这样说，玛蒂尔达问我是否还爱她也并非没有针对性的了！为了考验她，我说：“我认为自己已经重新安排了生活。从今以后，我没有兴致再和一个女人共同生活了。”

这包括她吗？对此我的态度并不明朗。她点燃一支香

烟，我发现她的双手微微颤抖，仿佛是手指动作不协调所致。多么奇怪，我原以为我同她彻底决裂了，可她又接近了我，使我排除了错觉，忘记了她在我心中引起的种种痛苦，并且向她暗示我将一个人生活，她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我真的希望她回来吗？当然希望她回来，不过必须在理想的条件之下：我希望她恢复到我们结婚以前的状态。我觉得这并非不可能，因为有两年时间她曾真心实意地爱过我，我也同样爱过她，她后来的变化很难令人理解，同她的本性并不符合，是不正常的。她似乎得了一场神秘的病，但是我们离婚之后，她竟然痊愈了。

“好吧，”她对我说，“你将一个人生活，但是我不相信，因为你仍然同我藕断丝连。你不可能心中留恋一个女人又去爱另外一个女人。可是，什么东西阻碍你采纳我的建议呢？你认为接受帮助是一件比每日八小时不停地计算帐目还要坏的事情？你不是热切地希望重新回到学生面前，向他们讲授你热衷的学科吗？不要放不下架子，应该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一条界限，并且这样思考：事实上是谁把我赶出了大学？归根结底，是以某个米尔恰为代表的政治因素，而这个米尔恰由于怯懦或者其他原因——随你怎么说都行——，却闭起眼睛不肯秉公办事……我重复一遍，你有权利责骂他，怎样责骂都行，因为你毕竟是有道理的……可是现在，这个人想弥补自己的错误，或者尽可能地弥补一部分错误，因为谁也无法把你在监牢中度过的岁月重新归还给你。他不是帮助你，而是弥补错误。”“你同他谈过了？”“没有，”玛蒂尔达干脆利落地回答道，“但是我确信他能够，而且也愿意这么办。”“总之，”我说，“你是希望我让他和你少

受一些良心责备。”“不要说得那么天真，你以为他或者别人会因为良心上的谴责而睡不着觉吗？政治把各种事情抽象化了，并且按照因果的关系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在这之前发生过其他的事情，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一天，类似的事情就还会发生，对此，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又都没有责任。等到每个人都能及时清算自己错误的理想社会到来，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现在，即使某个人已经死了，也不便翻他的老底，因为这将揭示另外的错误，另外的错误又将揭示出另外的错误，如此等等，可以扯得很远！可这样做谁能保证不会发生难以预料的链锁反应，带来灾难性的更大不幸呢？”“他是这么想的吗？”“是的，他是这么想的。可你的反应却仿佛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世界里（目前，它不是最完美的世界，然而有自己的严酷规律和实际问题），你依旧相信一个理想的世界现在就能来临，你用乌托邦的眼光评价人们。”“是的，你说得对，我的反应就是这样，但这不是理想的反应而是本能，因为我的身心希望和平地生存。在理性方面，你或者那位米尔恰是有道理的，否则他就不成其为现在的他了。这是他自己承担的命运。退一步讲，即使他现在受到谴责和审判，他也不会承认他在错误中度过自己的前半生。这不是他的错误。或者，这些错误是从其他一些更严重的错误中派生出来的，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等因素造成的，它们的根源很广，而且非常深远。米尔恰希望我们作为个人，也采取他和象他一样的代表人物所采取的态度。是的，这是办得到的，因为全体人民都很通情达理，最微贱的无名小卒是这样表达他们的处世哲学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种通情达理的顺从哲学。你常常听到

他们说：我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情况就是这样。在理性上，我也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但是我不懂，也就是说我不能承担别人的错误，尽管我理解他们的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尽管我向自己为他们辩护。我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但我本能地退了回来，因为按照我的理解，这将意味着我赞许新的错误。谁能向我担保，哪种力量或者哪种现行的有效社会机构能够向我保证，在我（只此一次！在艰难与特殊的情况下）作出赞许之后，他们将不再滥用权力和地位，不再把唯一、艰难、特定的情况当作借口呢？没有人能够向我保证，因为在这个不可避免的、痛苦的过渡时期，法律还不是神明。你自己刚才说过，现在不便审查全部错误。你可以答复我说，这在世界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对此我表示同意。我和米尔恰一样，也很有一些哲学家的味道，但是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不能（不是由于品德，而是出于无能）充当他的或者任何其他人的同谋！”“事实上，”玛蒂尔达讥讽地说，“你是铁石心肠，你要使他们吃苦头。”“你知道，我以前曾从佩特里克那里学会了一点儿预言术：过不了多久，殉难者和刽子手将在同一个宴会上相聚，碰杯饮酒，互相拥抱，感动不已，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而那些错误实际上不是我们的错误，或者说错误人人有份。坦率地讲，我也很愿意参加这样一次宴会把一切都忘掉，不过……我现在很难答复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如果你们（你和米尔恰）感兴趣的话，我一定答复你们……”“那么，你不愿意采纳我的建议，”玛蒂尔达说道。“现在我绝不采纳！”“为什么？不要空谈理论，坦白地告诉我，什么东西阻碍着你？”“啊，是的！”我感叹地说，仿佛想起了什么，仿佛同意我刚才谈

的理论问题同我思想上的真正原因毫无联系。"首先，"我继续说道，"因为我有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好；其次，我知道现在大学里的哲学课讲授的是什么，对此我不感兴趣。我刚才说的是现在，因为我相信事情总会起变化。将来，我可能会同意让米尔恰弥补一下他不得不对我犯下的过错。瞧，我多么通情达理！我不是个不懂道理的人。"

我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在我的想象中我又是她的丈夫了，我可以大笑并且喜形于色，因为我控制着所谓的局势。但是，她的反应却极其冷酷。当时她一句话也没说，冷冰冰地沉默着。然后我们从桌旁站起来，分手了。这次谈话表面上似乎毫无意义，或者给两颗曾经相爱但已疏远了的心带来了安宁和平静，但是它毕竟使我隐约感到我面临着无法逃避的威胁。这次会面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她向我提出了建议，可是我傲慢地拒绝了。现在，我发现我的反驳也象她问我是否还爱她一样，都是十分可笑的。

对此我只能耸耸肩膀。下个星期天，我发现她家的门紧紧地关着。过了许久，女仆才走了出来，她对我说家里没有人，他们都到某地旅行去了。一连几个星期，我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我终于明白了：我再也看不到茜尔维娅了。我又徒劳地试探了几个月，至少在电话中同她讲几句话。谁呀？我在听筒中有时听见玛蒂尔达的声音，有时听见米尔恰的声音，有时听见女仆的声音。玛蒂尔达和她的丈夫会把电话立刻挂断，而女仆却重复那句老话：他们不在家，都出去了。除了星期天，我平常日子也去试过，而且大清早就赶到了那里，我知道他们那时应该还没有出门。但是女仆摇着头重复那句老话。那么小姑娘呢？小姑娘在哪儿？她也出去了。到

哪儿去了？她不知道。

〔后记〕马林·普列达(Marin Preda,1922—1980)，是当代罗马尼亚著名的文学家之一，出身于特列奥尔曼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先后当过《时代报》、《每日记事》和《自由罗马尼亚》的校对和文书(1941—1946)。从1952年开始，普列达在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文学月刊《罗马尼亚生活》编辑部任编辑，后任该刊副主编。在1968年的罗马尼亚全国作家会议上，普列达当选为作协副主席，之后又受命筹建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并任该社社长，至1980年5月去世。

普列达从1942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时代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穷人》；1948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来自四面八方》。这个小说集收进的八篇小说描写了多瑙河畔一个小村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农民形象。这些中短篇小说的情节构成了普列达后来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的主要素材。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普列达主要从事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其中得到一致好评的是《莫罗米特一家》（第一卷，1955；第二卷，1967）。从六十年代后期起，普列达转入对知识分子和城市生活的描写，创作了《浪子》、《不速之客》、《伟大的孤独者》和《呓语》等长篇小说。

这里介绍的《世上最亲爱的人》是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向本丛刊编辑部所推荐。该书为普列达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三卷本巨著，我们选译了第二卷的若干主要章节，根据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1980年原版翻译，但选段时参考了英文版《罗马尼亚评论》1981年第3、4期。

——译 者

捉 苍 蝇

米·森廷布里亚努
李家渔译

要捉普通苍蝇已有一套老办法，你想捉多少就捉多少，需要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当然，如果你需要的话……不过，平常的苍蝇没有什么大用处。我还没有见过一张这样的告示：“收购苍蝇，价格优惠！”或者，“以完好无损的鹿角虫换活苍蝇！”

可是，苍蝇也可以变得特别珍贵。比方说，竞技苍蝇。条件是，你得用巧妙的方法，而不是用暴力，将它们活捉住，身体器官要保持完好。

这种苍蝇有什么用处呢？很简单，它能够创造奇迹！有了它，你就能成为杂技团团长，就在家里表演。第一个节目：你在苍蝇的翅膀上贴一张邮票，然后放开它！邮票就会在墙壁上，天花板上……到处飞旋。第二个节目：把一只竞技苍蝇装在乒乓球里，乒乓球就会在案子上“自动地”跳来跳去。第三个节目（当然，这个节目需要两只苍蝇）：用一根线把两只苍蝇拴起来，它们就会成一定队形飞翔，象登山队员一样爬高……总之，根据报幕人的想象做各种事情。一

张邮票，一个乒乓球，一只蛋壳，或者一根线头谁都会有。可是，一只竞技苍蝇呢，怎样才能捉住一只0.9克重的、体格强壮、活蹦乱跳的苍蝇呢？……

这就是五年级学生凡尼格·波佩斯库给自己提出的全部问题。而且又恰恰在第四季度这样一个完全不合节令的时候。

那是十一月间。上数学课的时候，凡尼格偷偷地吃了一口家里带来的抹了果酱的面包。当时，老师正在黑板上证明一道将三角形的边转换为圆周的算题。凡尼格片刻之间思想开了小差，猛然发现包果酱面包的报纸上有一段惊人的文字：

你知道吗？一只体重不超过0.9克的竞技苍蝇能够搬运比它身体重一百倍的物体。

接下去字迹看不清了。报纸上沾了一团果酱。凡尼格小心地用舌头把果酱舔去，又读到了一句话：

有人曾经证明，三只竞技苍蝇能够拖动一支箭杆……

下面又没法儿读了，写着那段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报纸有一小片被他吃掉了。不过，这已经够了。就在这时，凡尼格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三只苍蝇能拖动一支箭，这就是说，六只苍蝇就能够驮着铅笔盒飞起来！十二只苍蝇就能够杠动书包！真了不起！……我要是把一只苍蝇放进一个空火柴盒里，火柴盒

就会满屋乱飞！”

凡尼格暗自笑了。

“我只消双手抱在胸前笔直地坐着，火柴盒就会从炉台飞到黑板上，在玻璃窗上乱撞……要是我能够捉住几只这种苍蝇，就会演一场别提多么精彩的杂技了。黑板架上的粉笔、黑板擦甚至点名册都会在教室里飞来飞去。

他失声笑了。老师转过身来。黑板上最后一个三角形的边已经代换成了圆周。凡尼格挺着胸脯坐着，似乎被三角形的A B C三条边迷住了。他的眼睛里闪着胜利的微笑。他的鼻尖上沾着一小片报纸。凡尼格伸手象抓苍蝇似的，一把将它抓在手心里，扔到凳子下面。假如他有兴趣看一看的话，他就会看到那片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澳大利亚奇闻》，他也就会避免许许多多的探索和苦恼了。

于是，从那时起，凡尼格就开始在费伦塔里住宅区周围到处寻找竞技苍蝇了。冬天来了。凡尼格独自保守着他的秘密，就象一个天文学家按照一种准确无误的历法焦急地等待一次新的日蚀出现一样，他盼望着春天再次降临。春天会唤醒水仙花，微风……和苍蝇。它一定会到来，不可能躲到别的地方去！瞧，水仙花！瞧，第一只苍蝇！只是这只苍蝇并没有按照他的梦想出现在家里，而是出现在教室里，上数学课的时候。

凡尼格呆住了。那只苍蝇从玻璃窗里飞进来，在黑板上面的夹角上停了一会儿，便飞到正对他头顶的天花板上。

“嘘！……”凡尼格皱起眉头，想吓唬它，“嘘！……”

旁边的同学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

“你怎么啦？注意点……”

这个提醒真是多余。凡尼格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苍蝇！那苍蝇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天花板，飞去停在第一排的一个男同学的头顶上。凡尼格感到自己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

“过来，嗨！到这边来！”他在心里哀求着，苍蝇果然听了他的话。

它落在一件跟其他衣服一起整齐地挂在衣架上的大衣上。但是，它没有在那里停留多久。

凡尼格看着它向一顶皮帽子飞去，那帽子正好挂在他的旁边。苍蝇爬进帽子里去了。

他等到老师的脸转向黑板的一瞬间，便飞快地抓过帽子往头上一扣。抓住了！苍蝇“俘虏”营营地叫着。他真想喊一声“乌拉！”可就在这时，后面有人在他的头上打了一巴掌，帽子正好掉在同桌同学的墨水池上。

“你疯了？”

老师转过身来提醒他们注意，可是凡尼格一点也没有听见。那只苍蝇——他的苍蝇在一滩墨水里挣扎。最后爬出来了，却在他的练习本上留下了一道墨迹，仿佛是临别的题词。苍蝇张开翅膀重新飞到空中。再见了，苍蝇！

第二只苍蝇不是在教室里出现的。凡尼格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它。它正在一个院子里的猪圈顶篷上休息，悠闲自在地搓它的腿。凡尼格把书包一扔，两步就跳过了篱笆。可是，同样两步又跳了回来。一只大得象小牛犊一样的狗正昏昏欲睡地躺在猪圈里咻咻着，冷静而又毫不留情地瞪着他。

在公园前面，他的运气比较好。他看见一只苍蝇停在一个推出来晒太阳的小孩的儿童车上面。他蹑手蹑脚地走上前

去。苍蝇似乎觉察到了他，便飞起来，在孩子嘴里的奶瓶上面盘旋。孩子睡着了，可是，他的小嘴仍然在吮吸那奶嘴。

“我现在就去把它捉住！”凡尼格集中注意力，可是，就在这时，那小孩在睡梦里哇的一声哭了。

“你以为它会一直跟着你飞吗，傻瓜?!”凡尼格嘟囔了一声，便跟苍蝇一起愤怒地离开了。

瞧！在几步远的地方……苍蝇落在一个正在读报的老人的秃顶上了……那老人坐在右边的第二条长凳上。

凡尼格从背后走近老人。两步……一步……他清清楚楚地看见苍蝇在圆鼓鼓的秃顶上。“现在它就要爬到老人头顶上唯一的那根头发上了……我这就去捉住它！”可是，他没有来得及。老人用手把苍蝇赶走了……

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男孩子仿佛看见周围有几十个苍蝇。他甚至听见了它们的嗡嗡声。他把头转来转去四下里看，什么也没有……原来是肚子饿了的缘故。

到了电车站，他才又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一只苍蝇。他扑过去捉；可是，苍蝇飞进了电车里。凡尼格几步就跳上了电车，票也顾不上买，只用胳膊肘分开众人往前挤，眼睛始终追逐着那只苍蝇不放。

“喂，票呢？你不买票吗？”售票员责备他说。

他一直走到驾驶员旁边。正当他准备把苍蝇从那贴着宣传画的玻璃上捉住时，苍蝇转身向电车的后面飞去。凡尼格又跟着它朝后面挤。乘客们提出了抗议。当他走到售票员身旁时，那苍蝇正巧停在售票员放零钱的盒子里。把手伸进去？绝对不行！

“你还不下车吗？到终点站了！”售票员对他说，“要

知道，回去的时候你不买票可不行。”

凡尼格·波佩斯库下了电车。他饿得头昏眼花。他一面咒骂世界上的一切苍蝇，一面步行回家。这时，一只苍蝇飞过来刚好停在他的鼻尖上。

凡尼格斜起眼睛瞟着它。看来，那苍蝇发现了他鼻尖上沾的一点果酱。男孩子真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以免吓跑了它。他擦了擦紧张得沁出了汗的手心，猛一下捂住鼻子。

太好啦！捉住了！……

他把苍蝇象宝贝儿似的握在手心里。疲劳顿时完全消失了。他真想大声地欢呼："我捉住了！它是我的了！乌拉！"可是，他的脑子里突然想道："如果它不是竞技苍蝇呢？如果它的体重不是0.9克呢？"

"我得把它称一称！"他打定了主意，"可是，上哪儿去称呢？"

他一边走一边留心地看路旁的招牌。

"木柴仓库……"

"嗞——！这里的秤一百公斤起码……我这是苍蝇，不是树墩子……蔬菜店……这里也不行……"

这时，他的眼前豁然一亮。拐角的地方正好有一家药房！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药房里的天平连毫克都能称……

"对不起，打搅您了。您愿意帮我称一件东西吗？"

"非常乐意。你想称什么？"

"一只苍蝇……"

"你给我出去！不害臊！"

凡尼格吓了一跳，手一松，苍蝇就从掌心里飞走了。

他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炉子上的饭菜早就凉了。旁边放着一张纸条："吃完饭快做作业！——妈妈。"

可是，凡尼格不想吃饭。他往软椅里一倒，立刻便睡着了。他梦见十只竞技苍蝇抬着他在空中飞，正好飞到校园上空时，把他扔了。

凡尼格大叫一声，醒来发现自己在地板上。在他的鼻子上方，果然有十来只苍蝇飞来飞去。

杏子与洋葱

米·森廷布里亚努
李家渔译

这场灾难既清楚，又无法补救。他把干粮忘在家里了。全部忘了。他，彼吉格昨天晚上亲自把食物包放在窗台上吹着……小包就留在那里了。现在，他把背囊里的口袋统统都翻过来又有什么用处呢？……反正他总不能吃手电筒和雨衣吧。

“你找什么？”

“嗯……没，没找什么。”

麻烦就在这里。他，彼吉格本人只好忍耐着，说到头来，这是他的过错。那么多鲁呢？首先，多鲁是他的客人；第二，你对多鲁还能要求什么呢？他刚上四年级，（“这家伙马上就要向我要奶瓶了！”）第三，不是别人，正是他彼吉格本人坚持要陪他步行翻过山坡，走到穆萨柳去看看罗马古矿井。他们本来可以在出发前饱餐一顿，可是他，彼吉格本人偏不这样。他说：“算了，我们到树林里去烤腊肉！”他们俩要是坐汽车走本来很好；可是他，彼吉格本人却心血来潮了：“咱们步行抄近路；翻过费蒂山，从沃里刷拉山洞那

边走……”

整整两个小时，他的嘴唠叨个不停，指给小家伙看每一眼山泉，每一棵野樱桃，每一丛罗勒草和每一朵蘑菇，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已经看见那个长满白桦树的山坡了。他原想在坡上的树荫里，在那覆盖着又湿又厚的苔藓的岩石后面，在泉水旁边请自己的客人吃东西的。可是，食物忘在家里了！全部忘了：奶酪馅饼，腊肉，洋葱，杏子……现在，就差小家伙没有向他讨吃的了。

正在这时，小男孩问他：“你不是说我们要在这里烤腊肉吗？”

“怎么？你不舒服吗？”彼吉格吓了一跳，马上打断了他。

“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我告诉你，我彼吉格本人……”

确实，他应当告诉他点什么，给他某种解释。可是，这到底为什么呀？总不能对他说，自己象个糊涂蛋似的把干粮忘在家里的窗台上了吧？于是，他不容反驳地对多鲁说：

“我本人告诉你：走路吃东西等于服毒！”

他做了一个剖腹自杀的姿势，意味深长地笑了：“肚子，最危险的就是馅饼、奶酪馅饼……”

“腊肉呢？”

“嗐！”

“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你的身体里满是酸性二氧化物。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你们还没有学过。我本人告诉你，腊肉里

面含有一种物质，叫做巴比妥酸，它要是跟汗液搅在一起，那可就是灾难了。怎么？你想让我背着你回家？”

小家伙嘟囔了一句，走到前面去了。彼吉格落在后面，心里想：“我们要是早一点到那片林中空地多好哇！那儿长着好些酸模果，你走进那里，一眼看去到处都是。山谷边上还有草莓。”当他发现自己的干粮忘在家里以后，他的身体顿时感到虚弱起来。他愤怒地望着山坡上曲折蜿蜒的小路，感到自己的膝盖在颤抖。他纵然有千百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以讲，现在他脑子里反复出现的却只有一件事："哪怕是'布谷粮'①熟了也好！”

他们不用再爬山了。从费蒂山的顶峰放眼望去，小城市仿佛挤缩在一个脸盆里。克里什河象一把微微弯曲的剑将它拦腰劈成两半。以前站在这里，彼吉格总是喜欢辨认城里的街道，在许多街道和楼房中间找出自己的家。可是现在，他却满心嫉妒地望着远方。那儿就是家，那儿就是窗户，那儿就是干粮包！

“你不吃点什么吗？”他又听见小鬼这样问。

“我？怎么，你不舒服吗？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一回了。这种时候吃东西会产生一种抗伤寒反应②，你的肚子可就要遭殃了……”

小家伙不再说什么了。直到半个钟头以后，当他们走到一处茂密的树丛前面时，他才回过头来：

“现在往哪儿走？”

---

① 一种野果名。

② 原文如此，显然是主人公胡诌出来的。

真的，往哪儿呢？也许，一直向前走到桧树林；或者……往右边走？穿过树丛是办不到的。最好还是退回去一点。

“我们绕过去！”

“你不饿吗？”

“我？我本人一旦上路，能够四十八小时不吃东西。我没有对你讲过？”

“什么也不吃？一丁点儿？比如说一颗杏子？”

“杏子？你不知道一平方毫米① 杏子里含有多少二氧化酊吧？让我本人给你解释一下……”

于是，饿昏了的彼吉格还得强打精神说话。他说个不停，生怕小家伙会气呼呼地对他说：“那么，你把吃的给我吧！”

然而，小鬼一句话也没有再说了。他这算是做对了。本来，他可以问彼吉格：“我们怎么还走不到呢？”而他，彼吉格本人就无从回答。他们正在一个长满水草的溪谷里。他们走着走着，似乎更多的是下坡，根本没有见到什么穆萨柳和罗马古矿井……

突然，彼吉格吃惊地停住了。他们已经来到小城的郊外，眼前就是克里什河的桥头！再走三百来步……就到家门口了。

彼吉格感到浑身又有了力气。他真想欢呼几声，他开始奔跑起来。“我将要吃东西，吃东西，把整包干粮全吃掉……八个馅饼就放在那儿——窗台上……”

---

① 原文如此，主人公是个马虎的孩子，他显然是把“一立方毫米”说成“一平方毫米”了。

厨房的门关着。但是彼吉格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他打开房门，直奔窗户。窗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苍蝇被关在夹层玻璃窗里，精疲力尽地嗡嗡着。

最后，彼吉格倒在床上，小声地哼哼起来。

“怎么啦？你不舒服吗？”小家伙吓坏了。

“我肚子饿……快要昏过去了……实在受不了啦……”

“你怎么不对我讲呢？我带着吃的。”

“你把它吃了？”

“对……你不是说……”

“倒霉的家伙！全吃光了？”

“还剩几个洋葱……”

“给我！”

“和几颗杏子……”

“拿来！”

只听见一连串的咔吧声：一头洋葱，一颗杏子。一头洋葱，一颗杏子……

“肚子呢？”小家伙大着胆子问道。

“嗨，小事情！我本人，彼吉格告诉你！”男孩子笑了，开始蛮有权威地给他讲解杏子的新陈代谢，一片洋葱含有多少卡热量，杏子皮含热量的全部常识，以及对于人体健康何等有益的一平方毫米①……

突然，他停住了，蹙紧了眉头，飞快地用双手捂住肚子。

“你怎么啦？”小家伙惊恐地问，“要我给你一片磺胺

① 原文如此。

嚏唑吗？我总是随身带着这种药。”

可是，彼吉格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站起来，飞也似的向院子后面的什么地方跑去。

小家伙在桌子旁边坐下。桌子角上，一个用毛巾盖着的篮子里，奶酪馅饼还有点热气哩。

〔后记〕米尔恰·森廷布里亚努（Mircea Sîntimbreanu 1926—），是罗马尼亚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上大学时攻读法律和哲学。毕业后，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多年，曾先后担任过少先队全国委员会负责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委员会司长、全国电影中心经理等职，现任海鸥出版社社长、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理事、青少年文学部主任。

森廷布里亚努热爱少年儿童，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为培养祖国的下一代孜孜不倦地工作。他从事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三十年，出版了十多部作品，其中主要有《带不带书包》（1956）、《我们的小画家》（1958）、《打电话》（1961）、《穿裙子的大象》（1966）、《不带提纲的谈话》（1967）、《说谎的蜗牛》（1972）和《课间休息》（1978）等。

森廷布里亚努熟悉少年儿童，善于将他们学习和生活中看似普通和细微的活动写进作品，赋予深刻的教育意义。作家笔下的少年儿童形象鲜明，他们天真烂漫，活泼可爱，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们有时难免淘气贪玩，因为缺乏生活经验而做出一些傻事来，但他们从中获得了教益。他们的身心是健康的，向上成长的。森廷布里亚努的作品语言幽默生动，亲切自然，能使读者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他的《课间休息》曾获罗马尼亚作家协会文学奖金，已被译成多种外国

文字。《不带提纲的谈话》曾多次再版，是罗马尼亚每个少先队辅导员的必修课本。

这里选刊的《捉苍蝇》和《杏子与洋葱》译自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1978年罗文版《课间休息》。

——译　者

公路一侧的生活（选译）

米·辛
陆象淦译

一

阿基姆醒来，看了看表。才八点，也就是说只睡了大约三个小时，这算不上一觉。他觉得头脑昏昏沉沉，这一昼夜间发生了多少事情啊。他竭力回想着什么，试图捕捉住某一个场面，期望闪现出某种念头。但是，头痛欲裂，后脑勺里好象有一块石头压着。他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起一片镇痛片，硬着头皮吞了下去，先是觉得一阵苦味，继之嘴巴和嗓子眼里火辣辣的，全是尼古丁的干涩余臭，也许是轻微的烟草中毒。他口干舌燥，但克制住了去洗漱的第一阵冲动。如果这时候起床，睡意可能会最终消失，可是他希望再打个盹，否则一整天又将萎靡不振，心情烦躁，精疲力竭地捱到晚上。

他朦胧恍惚地躺着，但再也睡不酣实，最后还是不得不准备起床。起来吧，他懒洋洋地对自己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唉，起来吧。他强打起精神，舒展一下身体，觉得浑身关节都在格格作响，是啊，浑身都痛，连

心脏也觉得隐隐作痛，这是不应该感觉到的；肺部呼哧呼哧的，倒象是在森林里踩着枯枝和干叶疾行；胃也感到烧灼，直冒酸水。他不愿意清嗓子，一句废话也不想说。今天一定要少开口，准确一点说，就是要尽量保持沉默，最好不抽烟，至少在午饭以前。

二

假期的头几天过得不太愉快，他一支接着一支抽烟，虽然曾经打算在休假期间不抽烟。他今年已经三十又五，在这个年纪上，最好应该开始比较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健康。他常常阅读各种杂志上的“医生的话”专栏，有一段时间还购买《妇女》杂志。

他的老父无疑很爱他，过去为他做了许多事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他每年生日，老人总是给他一个几千列伊——五千、六千或者七千——的存折。他试图不接受这份礼物，但结果还是拗不过老人，收下了事。老人境况很好，而他又是独生子。实际上，他就是用这些钱为自己买了汽车。

两位老人的房子是在大约二十年前造起来的，最初只有两个房间和一间厨房，后来，历年又陆续增建了好几间，现在有四间正房，一间厨房，一个粉刷得相当讲究的地窖，有普通房间那般大，再加上院子里一座两个房间的小屋。老人们出身农家，永远摆脱不了某些农民思想，从来不动正房里的用具和被褥，从春天一直到深秋，都住在小屋里。那边正房长期笼罩着一种使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和一股不通风的霉味，擦得雪亮的家具象从未使用过的新的一样，只是周围的

压抑气氛使它们显得仿佛上了年纪，蒙上了一副冷冰冰的哲学家的神气，象是不断在责问，它们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在这幢房子里。

大约在十年前，他读完了大学。两位老人曾经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他报考大学。可是，一连三年，他回家来总是不得不说“没有考上”，脸上尽量装出忧伤的神情，虽然显得不太成功。母亲不由得呜咽着哭了起来，而父亲脸色阴沉，惊奇地望着阿基姆。老人割掉脑袋也不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儿子虽然算不上聪明绝顶，但也不笨，为什么竟然考不上随便哪一所大学？而在他眼皮底下长大的同一地区和街道上的那么多拖鼻涕孩子却都是金榜有名，不久将成为工程师、医生和律师，见面也许不得不称他们为“先生”，客气地问候人家：“你好，科托什曼先生……”“你好，伊拉里耶先生，回家休假来了？”而且，也许时隔不久，他们真的会煞有介事地回答说：“是的，布雷泽亚努先生，只住几天，顺便回家来看看。”但是，也就在这一群淘气鬼变成有地位的男子汉，开始真那样回答他的问候的时候，他的阿基姆终于也成了大学生，开始在系里参加考试。阿基姆的那本蓝皮记分册上虽然分数不高，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年年能够升级。至于儿子得不到助学金，老人从来没有因此责怪过他，而总是给他寄去足够的花销。

不言而喻，阿基姆当年投考大学的时候，当然也年年指望“榜上有名”，被录取当一名大学生。这既为了父母，也为了他自己。在中学毕业之前，一切都很正常。他逐年升级，成绩不那么出众，经常是名列中等。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强壮而阴郁的孩子，足以打败和他同样年岁的所有小伙

伴，可是他从来没有打过架。小伙伴们也都不去招惹他，好象对他的骨骼粗壮的身体和大拳头颇表敬畏。其实，阿基姆心里很清楚，谁都把他看作软蛋。他虽然在体格上很象来自北方一个小城镇的父亲，但从来没有到老人的故乡去过。

他父亲来到阿基姆出生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两手空空，只有随身带着的不多几件衣服。可是，这个耐心的大汉有一股潜藏着的劲头，不久就在他的同辈人当中开始崭露头角，没过几年，他成了一名最优秀的工长，一个真正的专家。据说，缺少他，炸药厂连一天也不能运转。从阿基姆开始懂事，认识这是自己的父亲那时候起，总是看见老人清早骑上自行车，用不急不慢的同样速度蹬着，驶向工厂的大门口，几乎一辈子都是如此。工厂里，多少不可捉摸的复杂机械把他一连许多小时吞没了进去，直到晚上才满不在乎地把他吐出来。回家来时，老人吃力地踩着车蹬子，但你搞不清楚他是否真的累了。他那张憨厚的脸膛，配着棕黄色的头发和淡淡的眉毛，总是显得毫无表情，只有当他喃喃地咒骂的时候，才难得露出一丝愠色。至于笑容，更是罕见。

三

离下午四点还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找点什么事干干，填补这段空白，或者就这么无聊地等着。近几年来，回家的时候，总是觉得时光那么单调。他避免与二老谈得过多，他父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不满——儿子没有站在应该站的位置上。为此，阿基姆有时候不禁暴跳起来问道："到底是什么位置？""你应该站的位置，"父亲总是一成

不变地回答，然后怒气冲冲地接下去说，“要打开一条通向前程的路很难很难，你本来可以有远大的前程，你知道我是指什么。你没有努力去争取我们所期望你得到的前程。即使为了你自己，你也有责任去那样做。你不娶妻子，没有孩子，在今天这个时代，象你这样的人不会受人重视，在你这个年纪，本来应该自己察觉到这一点。”“我早就察觉到了。”阿基姆说。于是，老人照例平静了下来，重又变得沉默寡言，心里暗自说：对待这种人——可惜，是他的儿子——毫无办法，不通情理，而且首先是缺乏干一番事业的意志，如果没有意志……

阿基姆看了看表，只有十点半。他想先是一个人去喝杯咖啡。城里有一家最好的咖啡馆，他非常熟悉，可是有一阵子也曾经觉得十分腻味。然后，也许去拜访一位老同学、现在当上了本城第二中学校长的奥托诺姆·隆戈丘。他很有兴致打一场网球，隆戈丘当然知道哪儿有网球场，而且可能到处畅行无阻。

阿基姆坐在一张桌子旁读着《火花报》，等了大约十分钟，可是没有人来问他要什么。他恼火地向柜台望去，这才看见一块小牌子上写着“自动售货”几个字。两个脸色红润的姑娘和一位胖胖的大婶在柜台里忙着聊天，顾客不多。阿基姆走过去说了声要一杯咖啡，只见她们懒洋洋的，好象不愿意动弹。最后，其中一位好象终于下了决心，打开门，走进了里面一个小房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几个小罐，一个洗涮杯子的桶，看样子其中的消毒水下班之前不会更换。姑娘在那里磨磨蹭蹭干着什么，只听见罐子和盖子劈劈啪啪的响声，然后用小碟子端来一杯咖啡。

“我要一杯过滤咖啡，”阿基姆说，“我想是忘了告诉您。”

“不管您有没有忘记说，都一样。我们不能给您做过滤咖啡，机器坏了，您看见的这台液压机已经坏了半年。”

外貌象老大婶的那位女售货员显得很高兴，说话很快，而且喜气洋洋。显然，发表这种美妙的演说使她十分开心。又来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满脑子幻想的家伙，她真惊奇所有这些傻瓜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在半年当中，你们该想出办法来了。”阿基姆试探着说。

“我们有什么办法？难道我们懂这玩艺儿，先生？连那些所谓专家也不懂。布拉索夫的两个家伙来过两次，一个是头头，另一个是专家。头头作了一番调查，同我们座谈，问这液压机是从什么时候失灵的，计算这装置失灵后造成多大损失。他管这玩艺儿叫装置，手里拿着一张有许多栏目的表格，在里面填上装置两个字。他一个劲儿写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在我的办公室——我是负责人——我们给他喝了一杯浓咖啡和一杯上等白兰地。如果他是头头，那……在这段时间里，那个专家，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在液压机旁摆弄了一会儿。行了，液压机开动得起来了。我们也给他一杯浓咖啡和一杯白兰地。他们俩对我们说一声‘吻您的手’，就扬长而去。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机器又坏了。要么我们是笨蛋，不会用这玩艺儿，要么这些人根本不懂手艺，我们这样对自己说。第二次换了两个人来，差不多是照演一遍。我还能给您说什么？”

阿基姆望着杯子里的深褐色液体，稀得可以看见杯底，

于是打趣地说：

“您也许可以给我一杯给头头们煮的那种上等浓咖啡。”

“噢，那是特别预定的，先生。我现在给您的这种是早晨在一个三公升的罐里煮的。如果不够，我们再煮一罐，不过一般都够了，只有午后和晚上顾客多一些，有时候我们煮三四罐咖啡。”

那两个脸色红润的姑娘一个劲儿嘻嘻傻笑。她们身上穿着咖啡色的工作服，溅上了许多咖啡渍的污斑。工作服很短，露出了她们红红的粗大的小腿。

“好吧，”阿基姆说，“也许下一次您也能给我一杯比较好的咖啡。有什么办法，我不是以头头的身份到您这儿来的。”

“不是这个意思，请您别误会，同志，我们有国家标准配方，这是按照国家标准配方，按照食品工业部关于‘咖啡店’的条令制作的。”

“好，好，谢谢。”

四

第二中学位于城郊，在通往炸药厂的那条路上。阿基姆开着他那辆菲亚特只行驶了不到十分钟。中学的校舍曾经当过兵营，因此外貌严肃，带着军队的特色。直到前几年，那些冰冷、潮湿的墙壁才重新粉刷过，而在阿基姆的印象里仍然是一片灰墙：在时间的磨蚀下，红砖变成了灰色。那是一座很大的院落，还有各式各样的附属建筑：车间、仓库、院

子里的浴室。

他走进办公室——实际上应该称为“教员休息室”——打听校长奥托诺姆·隆戈丘先生。

“校长同志在教室听课，”一位穿蓝色工作服的年青女教师对他说，“您请坐，很快就下课了。”

他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前一张长条桌，无疑是举行教务会议用的。他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倒是有幸在学生时代常常拜访另一所中学的办公室。可是，你看，第一中学的那个爱激动和不听话的学生奥托诺姆·隆戈丘，十五年之后竟然当上了与母校齐名的第二中学的校长。

阿基姆点了一支烟，把脚伸进桌子底下，试图放松一下身体。真奇怪，直到现在进了这教员休息室仍然感到不自在。他抬眼看了看墙壁，上面挂着各种图表，可能是教具，还有许多集体照片，可以看得见男女老师手拿点名册坐在凳子上，他们的背后是模模糊糊的黑斑，看样子是学生的脑袋。在一个角落里，挂着一只大钟，钟摆嘀嗒嘀嗒地摆动着，显得相当神秘。不知道是一刻钟敲一次，还是半小时敲一次。有几位男教员和女教员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投过目光来朝他看一看。那位年青的女教员刚刚梳理过头发，波纹分明，其他两位中年女教员把头凑在一起，低声交谈着。还有两位男教员，其中一位好象面熟。看样子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高高的个儿，略有点驼背，一张皱巴巴的脸，两片薄薄的嘴唇象是在脸上留下的刀口。另一位比较年青，矮矮的个子，好象有点神经质，一面批改作业，一面嘴里喃喃自语，搞不清楚他矛头所向：瞧这白痴，这叫什么作业，是哪个见他妈的鬼把这么个活宝送进学校，畜生。如此等等。这

是阿基姆能够分辨得清楚的，还有其他一些咕咕哝哝的低语难以听得真切。

挂钟当当敲了四下，这代表一个标准时——四刻钟。钟声短促而悦耳，没有回音。已经十一点。

“请您按铃，德拉戈米尔先生，”那位批改作业的教员说，“我必须批改完……”德拉戈米尔先生奔向门口，用手按着一个电钮。突然，走廊里响起一阵急促而喑哑的电铃声，给人一种拉响了真警报的感觉。然后，又过了几秒钟，传来了嘻嘻哈哈的笑声，碰撞桌椅的响声，活跃的欢叫。青年学生们拥到走廊上，连蹦带跳跑下台阶，希望在院子里欢腾十分钟。年岁稍大一点的躲在背人的角落和厕所里，在哥儿们之间分尝着香烟。

阿基姆觉得有点激动，已经大约五年没有看见过奥托诺姆·隆戈丘了。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喝得酩酊大醉，工程师和教员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中学时代的荒唐往事，戏弄老师的恶作剧，他们在城里的难忘的哥儿们。五年前，奥托诺姆已经是一个肥胖而高大的青年男子，一个锋芒毕露和野心勃勃的教师。他的野心使阿基姆大为震惊。阿基姆不明白他这位老同学怎么会热衷于中学里的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什么同校长的关系啦，同区督学的关系啦，等等，不理解他那种要给这些人一点颜色看的愿望。看来，他的确在这些人面前显示了自己的手段，今天他已成为中学校长。

胳膊下夹着点名册的男女教员开始陆续走进办公室。当这群教员的队伍看来快要结束的时候，门又开了，奥托诺姆由一位青年教师——可能是实习的——陪着，走了进来。他没有太大的变化，也许更胖了一点，增添了被称为风度的那

种姿态。阿基姆站了起来，没等他向前跨步，先前批改作业的那位教师已走近奥托诺姆，对他说了什么。奥托诺姆看见了阿基姆，快步向他走去，嘴里说道："啊哟，多叫人吃惊，阿基姆，啊哟，先生！"他们相互拥抱，亲吻两颊，但是在他们的拥抱当中有某种单纯礼节性的色彩，少年时代的友谊已成为遥远的回忆。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为了不使其他人感到拘束，奥托诺姆大声说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阿基姆·布雷泽亚努，我中学的老同学，你们看多么令人惊奇。"然后又问：

"你说，咱们几年没有见面了？"

"哈，我刚想过，正等着你提这个问题，大约有五年。也许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多，先生，多，五年只是一眨眼。教员同志，"他转向那位同他一起进来的青年说，"我们改日再讨论你的课，你看得出来，现在不行了。"

"当然，校长同志，我的天啊，我怎么会不理解。"实习教师赶紧表示同意，当然很高兴。

"喂，请到我的办公室去，咱们再谈谈。"奥托诺姆提议道。

来到办公室里，奥托诺姆坐在一张黑色的大写字台旁。桌面上铺着一块玻璃，摆着一个白大理石的墨水缸，一个台历，一个杯子形状的筒里插着一把削尖了的铅笔。

写字台对面，象在其他许多类似这样的场所一样，有两只罩着灰绿色套子的高靠背椅，中间放一张黑色小桌子。阿基姆坐在一张椅子上，觉得十分舒服。他们俩又相互问候和

寒暄了几句，奥托诺姆便走了过来，坐到另一张靠背椅上，似乎发觉自己刚才习惯地坐在校长办公椅上颇有点失礼。

“喝一杯，怎么样？我这里有最好的李子酒，三年陈酿，色泽黄亮如油，倒出来凝成珍珠一样的小滴……”

“谢谢，我不想拒绝你的盛情邀请，不过我是开着车来的。”

“噢，一小杯没有问题，不必害怕。我也有汽车，达契亚1300，唉，你看……交通队的人我都熟，他们给了我驾驶执照，当然，不瞒你说，我给了他们不少文凭，他们当中有几个在我这里念的中学，当然是函授。你尽可以喝一小杯，不必担心。”

“好，如果能有你的保护，我没有任何异议。不过，我想同你打一场网球，可是不知道这里的球场在什么地方，而且如果我一个人，恐怕也进不去，也找不着对手。”

“网球？阿基姆，亏你想得到，你是怀念起当年我们的比赛了吧？不过，那时咱们玩的是乒乓球，我只打过两三回网球。在运动场上，我现在只限于充当观众的角色，两个星期一次，去观看动力队的这些夜郎自大的家伙，最好有朝一日这帮家伙能从B组降下来，那么我和这个城市的所有人就能得到安静。”

“我也不太迷恋于运动。可是，最近几天觉得有点不舒服，手和脚关节似乎僵直了，所以我想微量的运动没有坏处。对你也不会有坏处，你看怎么样？”

“叫我怎么说呢？我看你有点追求时髦，也是不甘寂寞，染上了打网球这种时髦病。好，喝一杯就去，我开始有点跃跃欲试了，九十公斤重的校长，瞧这个庞然大物怎么

打球！咱们现在去，我想早上场地比较空，没有人笑我。你怎么知道我当上了校长？”

“三年前就知道这个消息了，是妈妈写信告诉我的，也可能是她亲口说的。”

“一点不错，不久就是我任职四周年了。要知道，我曾向往过这个职位。”

“毫无疑问，我也认为你曾向往过。”

“那一年我获得了二级教师的职称，当我晋升为校长的时候，很使我吃惊。这个学校还有几位二级教师，还有一个一级教师，但都是一些糟老头子。”

奥托诺姆走到办公桌后面，弯下身体打开一个小柜，随即拿了一个瓶子和两只杯子走回来。

“这是校长的存货，有什么办法，必不可少的。”

他倒着酒。这李子酒确实色泽醇黄，透明如油，在杯子边上凝成珍珠一样的小滴。

“应该有一番祝酒词，你说是不是？”

“难道我懂得这一套吗？我还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机会致祝酒词。”

“好，阿基姆，我原谅你。那么，我来说吧。”

他站起来，肥胖的身躯堵住了窗户。他清一清嗓子，装出一副激动的神态，仿佛真是一次隆重的接见，在场的人正迫不及待地聆听他那重要而有分量的讲话。

“嗯，好，我亲爱的阿基姆，为了我们的会见而干杯。不知道为什么，你永远使我回想起在通常情况下我觉得仿佛不存在的那段时光。这第一杯为了我们的会见，为了我们的幸福，请你不要反对，为了我们的前程。我们还年青，正如

人们常说的那样，前程似锦。干杯！”

阿基姆想反对，但终于顺从地一仰脖，喝干了李子酒。奥托诺姆又斟满了杯子。

“第二杯，我建议为了祝福我们这一代羔羊。我们曾经是一批羔羊，这是布尔列亚老师送给我们的雅号，我没有记错吧？也许，现在我们仍然是一批羔羊，这也不坏。但是，实际上，所谓我们是指什么呢？大家天各一方，彼此不通音信，每隔这么十年有部分人相聚一次，于是发现我们当中有几位已经与世长辞，又有几位有了房子、汽车、妻子、孩子，有的心满意足，有的觉得不幸。不过，有哪个见鬼的傻瓜承认自己是幸福的呢？这个可怜的家伙为什么是幸福的呢？是因为有人要他相信存在着这种所谓幸福，还是他相信这一点？你看我：是一所庞大的中学的校长，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一所有好几个专业的工业中学，也许我还会当上督学或者甚至调到部里工作。什么可能也不排除，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凡是能够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我都希望得到。没有非分之想，但是从这少量的机会中尽量要求分享到最多的份额。你在听着我说话吗？”

“当然，当然，请说下去。”

“因此，我早就没有幻想了。弄清一堂课的内容，只需一堂课就可以了。但必须知道得清清楚楚，然后再加以改进，加以仔细分析，这就是一切。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一堂课。因此，我们应该为这一堂课，为我们这一代羔羊干杯。”

这一次，阿基姆仅仅用嘴唇沾了沾酒。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李子酒很辣，他的嘴唇快破裂了。奥托诺姆又一次一

干到底。难道他喝得很多吗？阿基姆一面在口袋里摸着烟盒，一面暗自问道。他这位老同学说起话来，好象一切十分简单。生活是一堂课。这么说来，生活就是我希望从中得到的东西，我的或大或小的要求，我的野心，我能从别人手里得到的东西，我用巧妙的手段或者暴力争取到或者夺来的东西。因此，外交活动是经常的，立场却是不断改变的。不，如果这样，事情就不那么简单，而是太复杂了。也许对于奥托诺姆来说，确实很简单。可是，你看，当他，阿基姆试图立即重复奥托诺姆的高论的时候，他的这位老同学的判断，那些不容反驳的坚定语句就变得令人怀疑了。

烟盒就在他面前的小桌子上。他点了一支烟，看着他这位眯着眼的老同学，慢吞吞地说：

“我是想说，亲爱的奥托诺姆，你很清楚，我不能象你所说的那样激进。我觉得，你说‘我们这一代羔羊’这一类话是毫无意义的。并不是因为这话近乎庸俗，这我不在乎。但是，令我吃惊的是，你重复了布尔列亚先生的语言，这是我们在中学时代的争论中遭到强烈驳斥和引起大家反抗的语言。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现在用这样的语言。亲爱的奥托诺姆，请你想一想，”他不由得微笑着，心里暗自想，很快就会使这位十分自信的庞然大物陷入难堪的境地，“当年，我们问自己，当然是指那些愿意和希望弄清楚周围一切的人，我们问自己，布尔列亚送我们这样的雅号究竟是什么用意。因为，我们觉得，这不单纯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种责骂或者愚蠢的玩笑。回想起来，他说‘你们这一代羔羊’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讽刺，也许甚至是轻蔑的语气。可是，归根结底，他有什么权利蔑视我们，他是何许人物，代表什么，除了教

员的职业，还有什么作为？是的，有一种讽刺的语气，夹杂着一丝同情，有时候带着某种怜悯的神情望着我们，你不觉得吗？一个人已经进入老年，反而怜悯起某些青年人来，这不太正常。”

奥托诺姆故作惊奇地举起了手：

“看来，你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班会上问布尔列亚先生，为什么这么称呼我们。我们惊呆了，你知道这个老头儿有时候会暴跳如雷，同他闹别扭没有好处，他在开除学生方面发言权最大。不过，我认为你故作天真的神态演得很成功，你是不惜代价想获得成功，刚才你在我面前也几乎是假戏真做。老头儿没有发怒，而是这么回答你：‘我不责怪你，不责怪你们，你们也不会理解。尽管我这样称呼你们，你们仍然是我的可爱的羔羊，这还不够吗？’他对我们不怎么友好，我们讨厌他，这几乎是一种自白。”

“当然，我记起来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你重复他的言论就不使我觉得惊奇了。”

“我并不用它来称呼我的学生，这是一个差别。”

奥托诺姆似乎恼怒了，稍许提高了声音。阿基姆暗自对自己说，你瞧，这一位也对我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子了，也许是要开除我。这是一个很好的笑话，应该讲出来。

“请不要开除我，校长，求你原谅。”

“嗨，丢开你这些胡说。最好还是把杯子里的酒喝了。”

“好吧，老兄，请允许我也固执己见。为什么我们过去甚至现在是羔羊？”

“我不知道，阿基姆。你希望我给你说什么呢？我不知

道，这就完了。你为什么这么关心几个词呢？就算是我舌头发痒，或者是我觉得布尔列亚先生说得有理。还解释什么呢，我感觉是这样，满意了吗？”

他也点了一支烟。两个人鼻子里呼着粗气，心不在焉地沉默着。走廊里传来了上课的铃声，奥托诺姆立即从椅子上弹跳了起来，抱歉地说：“我去教员休息室，看一看同事们在干什么，催促他们上课去。”

五

奥托诺姆终于回到办公室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穿着蓝工作服的青年女教师。在刚刚进入青春年代——可惜，这样的年代已经在很难确定的某个时刻结束了，虽然承认这一点是令人难过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同某个女性见面，特别是同她结识，总使阿基姆觉得激动，给他某种紧张和新鲜的感觉，试图表现得既热情友好，又悠闲从容，既象一个果断的男子那样大胆泼辣和富有进攻性，又能克制自己而颇有分寸。但他总是不太成功，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过于胆怯。当然，他也曾经胆怯过，几乎所有的毛头小伙子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只是有的克服得快一点或者掩饰得巧妙一点，有的一辈子留下了这方面的缺陷。至于阿基姆，青春期的痕迹表现为爱激动和矜持，怕出丑。也许会在一个姑娘或者普遍的女人面前出丑，引起她们的嘲笑甚至反感，这种想法使他变得更加严肃。如果许多男女一起在某个公开场合，譬如说在酒宴上，对于阿基姆来说情况就比较简单，虽然并不一定有利于他。他知道自己没有充当主角和赢得崇拜

者的资格，尽管这样的念头困扰着他。于是，他变得忧郁和孤独，必须强制自己不至于过分不通情理，以免使别人扫兴。他开始豪饮，突然显得格外快乐，用那种近乎丑角的插科打诨来博取别人的欢心。但是，事情过后，阿基姆总是对自己说，幸亏很少有人发觉他是故意哗众取宠，大多数人以为他是略有醉意的机智而可爱的饶舌者，也就是说富有生气的人。

但是，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代表着他的少年和青春。近几年来，结识一个女性对于阿基姆已是家常便饭，只引起他某种轻微的好奇心。一切无非是逢场作戏，或者单纯为了换换口味，他已经变得老练稳重，淡漠无情，经常提醒自己不要炫耀或者揭穿玩世不恭的面具。这是他的唯一刺激。他已不再犯一些男人片面看待女人的错误，以为她们都象一杯水和一抔黄土。对于阿基姆来说，存在着三类女人以及为数甚少的有人格的女性。第一类女人对自己的欲望很清楚，从不踌躇忸怩，动作也已经程式化，无非是为了缩短通向床上的距离，这就是她们的最终愿望。毫无疑问，这是最容易交往的类型。阿基姆曾经同这类女人有过许多接触，她们即使睡在床上也渴望热烈的言词和亲昵的低语。第二类女人喜欢忸怩作态，总是要扮演一出小小的悲喜剧，大谈其道德意识问题，但在这样“戏剧性”的长篇独白之后，到头来照样干欺骗丈夫或者情人的勾当。阿基姆不能容忍这样的女人，有时候她们很危险，总是固执地寻求和需要你的爱情，但她们本身却又没有爱的感情。他也碰到过另一类严肃和正直的女人，她们以几乎是男子汉式的决断拒绝任何越轨行为。同她们相处，需要十分讲究策略，这很使他觉得疲劳甚至恼怒。

这些女人有专注的热情，但是逐渐会变得十分专断和富有占有欲。最后，阿基姆所描绘的异性画面上还有两三位他所认识的人物。把她们加以概念化是危险的。也许她们具备前三类女性的某些特点，但更加捉摸不定。阿基姆爱她们，但又躲避着她们，觉得她们每个人身上有一股能够慑服他的隐秘力量。只有一次，是他主动退避三舍，另外几次是她们抛弃了他，就象抛弃其他男人一样，没有很多的解释。

现在阿基姆站在窗边，而奥托诺姆和那位女教师坐在高靠背椅上，正好隔着那条图案因袭陈旧的仿制波斯地毯。他们刚一进门，他曾经往前走了几步。在介绍时，他没有记住那个女人用低得几乎耳语一般的声音说出的姓名。然后，他一步步后退，而奥托诺姆一再请他和女同志坐下。“你们俩坐在椅子上，随便谈，我也把椅子摆近一点。”“不，”阿基姆表示反对，“我想站一会儿，腿麻了，等你的时候坐够了。”

“亲爱的阿基姆，请试着回想一下，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小姐，这位教师同志，因为她坚持说，她认识你，而我是相信她的，我没有理由怀疑。”

他大笑着，整个身体在坐椅里颤动。

“对于我来说，这样的会见是快乐的，”奥托诺姆又补充说，但引起他哈哈大笑的原因恐怕不止于此。另外两个人沉默着，这种拘束气氛是他所不喜欢的。“喂，小老头儿，试试看，试试看，看你的记忆力如何，是开动不起来还是不想开动。哈哈哈。”

阿基姆没有胃口充当奥托诺姆说笑的对象，谁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愚蠢的玩笑。当然，他决不会去仔细打量面前这个

女人。刚才，他只是匆匆瞥了她一眼，现在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一会儿看看奥托诺姆，一会儿看看她。很明显，他从来没有见过她，看来，只要奥托诺姆有所暗示，这位年青的小姐只能接受校长的把戏。但他阿基姆觉得，要他附和这样的玩笑，不需要这种挑逗的笑声。

“我想，”他说，“对于我来说，事情很清楚，我不认识这位太太或者小姐……”

“教师同志是小姐，”奥托诺姆又大笑起来，“如果她允许，我想明确说明这一点。”

“娜迪娅·帕拉德小姐，”女教师补充说，显得有点尴尬，“您看，校长同志，我对您说过，他不会认出我，不过我们至少在教员休息室见过面了。当然，细想起来，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

奥托诺姆故意装出颇有点愤愤不平的样子：

“当然，当然……您不能试图原谅他。小老头儿，你是未老先衰。请不要否认这是事实。当我妻子给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我不否认，哈哈哈，我不否认，因为她比我年青七岁，不过，我根本不在乎，最好是对这样的话不加评论，尽管我可以老实告诉你们，在三十五岁这个年龄，真的会有类似感觉。”

他看来真的十分愉快，站起身来走到办公桌后面，又拿来了一个杯子。然后斟满三杯酒，举起了自己的那只杯子。“又要祝酒了，”阿基姆暗自想道，“奥托诺姆真是大有变化，有了祝酒的癖好。”

“请你们二位也举起杯子，”奥托诺姆果然这样说，“也请你，小姐。我胃口从没有这样好，真想在这里，在我

的这所学校里喝个酩酊大醉。请不要害怕，小姐，我不会这样做的，我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你很清楚，现在是大白天，连课还没有结束。我们也举行过小小的宴会，阿基姆，大大小小的集体宴会。每年三八节，我们在教员休息室喝酒，有些教师还跳舞，变得似乎活跃起来。但是，我们这个集体太大了，难免没有人喝醉，你不能相信所有的人，否则第二天醒来，就会发现整个城市沸腾起来了。真正的酒宴是在男子汉中间进行的，到山下的绿草地上去，烤一只或者两只小羊，或者来一头小牛，加上几箱啤酒，大量的李子酒。我们喝得烂醉，象一群猪，小姐是知道的，其实许多人都知道，我们把酒瓶砸碎，大闹大唱。亲爱的阿基姆，还有我的同事，这样的酒宴是多么荒唐，过后又使我多么厌恶。大家天晓得是怎么回到家里的，有人干脆留在组织者——通常是在我们学校进行函授考试的某一位幸运儿，或者是对儿子的成绩表示满意的家长——家里过夜。请你诚恳地说一句，我能不同他们一起去并主持这样的酒宴吗？起初，我想拒绝，但是不行。你以为我能拒绝吗？你真相信我能这样？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我没有特别注意你，只是随便看你一眼。”阿基姆说，对于他的老同学的话，特别是那种忏悔的语气感到吃惊。只喝了三四杯酒，这位老同学忽然开始打开心灵的闸门。

“不管你是不是特别注意我，那是你的事。咱们这里只有三个人，我们彼此相当了解，小姐也相当了解我，阿基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有什么办法？当上了中学校长，这是我的愿望，很好。也许我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也很

好。但是，我觉得似乎末日已经临近。这个阴影压迫着我。这种感觉使我恐惧，因为它来得太早了，我才三十五岁。”

他坐到自己的办公椅上，而那张大写字台现在成了他的屏障。阿基姆和女教师略微转过身去望着他，形成一个三角。而那只顶角就是他奥托诺姆本人。

“我有两个孩子，我为他们工作，保护他们健康成长。我的妻子也是教师，教物理的。我有汽车，有一套四居室的楼房。我的妻子希望我们自己盖一座房子，一座大一点的房子，有个小院子。我妻子说，孩子们——我的小调皮鬼和小女儿应该有地方玩。阿基姆，当然，她说得对。我妻子常常在晚上到我的工作室里来。那是我的避难所，我总是借口要读书，写报告，也就是说要工作，躲进那里。但是，只有鬼知道我有什么工作。我有相当多的藏书，也许我的孩子们将来有用。我很少读书，也就是说几乎从来没有读完过一本书。总是一个人躺在那儿的大沙发或者扶手椅里，看着书柜和墙壁。我有两张风景画：田野，干草堆，长着芦苇的湖，在湖中嬉戏的小鸭。我下意识地抽着烟，望着这一切，或者茫然发呆。在另外几个房间里，孩子们在又跳又蹦地欢闹，但我很少想到应该去同他们一起玩耍，或者给予他们教育，这是我的责任。我感觉到自己那庞大和肥胖的躯体已经精疲力竭，无限的疲倦和厌烦。刚才说过了，我的妻子经常在这样的时刻，或者天知道什么状态下到我的工作室来，给我讲她关于房子的计划。她是物理教师，懂得设计，经常给我讲应该如何修改设计图，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她近来发胖得很快，我已经一点也不爱她，但我同这个女人生了两个孩子，我望着她。她往往是从厨房里直接跑来的，一股汗臭……”

“校长先生，请您不要说了，您怎么能……”

“算了吧，娜迪娅，没有必要对阿基姆隐瞒，我们曾经是好朋友，他不属于我周围的这个世界，应该理解我，可以理解我。以往，我连妻子的这种汗味也喜欢，青年女性的柔软和娇嫩的身体的香味。我问自己，她是否觉察到我已不再爱她，也许她也知道我同娜迪娅的这种关系，我想你已经理解了这一点，阿基姆。也许，她已经知道，但故作不知，为了孩子，也为了她自己。她是个不幸的人，虽然也许比我更坚强。如果我遗弃她，她能有什么办法呢？也许，她也已经不爱我。过去，她以自己的方式爱过我，并且根据逻辑，必须结婚，生儿育女，给他们良好的教育、房子和玩耍的院子。如果我们离婚，她也许会重新结婚。我告诉过你，她比我年轻七岁。她也许会重新结婚，是不是？”

阿基姆突然被拖进了这种处境，这是他在几分钟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过的，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困惑或者尴尬。他很平静，头脑也很清醒，端起杯子来喝了口酒，身上感到微微发热。他正在权衡自己应该在这幕戏中扮演什么角色。他所看到和听到的是否真的是一出悲剧？在奥托诺姆作这番自白的时候，娜迪娅小姐低垂两眼望着地上，盯着脚下的地毯或者皮鞋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显得颇为紧张，有时候轻轻打一个战栗，但很难察觉她头脑里在想些什么。看来她大约有三十岁左右，那么为什么不结婚呢？她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很可爱，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睫毛长得异乎寻常，几乎有点吓人。表面上看，是个温顺和近乎驯服的女人，奥托诺姆为什么爱上了她？她的体态也并无什么吸引人之处，蓝色的工作服似乎大了一点，平板地遮盖着她的小腿、胸脯

和大腿。如果按照奥托诺姆的描绘，娜迪娅同他妻子相比显得过于瘦弱了。她的肩膀很美，虽然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似乎略宽了一点，但线条非常柔和，一直伸展到那白皙、娇嫩和纤长的颈脖。“苦思冥想去理解别人的感情是件荒谬的事情，”阿基姆对自己说，“可是，奥托诺姆为什么一定要我相信他的感情？”于是，他随口答道：

“原则上讲，也许会重新结婚。但是，据我所知，许多女人不再结婚了。”

“谢谢你。是这样，我对你说过，娜迪娅，你看，我说对了吧？我可以肯定，我的妻子不会再结婚。她希望有孩子和一座房子，希望有一个能够给予她孩子和房子的丈夫。我不相信她爱过我，那么为什么还会去爱另一个人？没有了我，也许会使她觉得不幸，最终打破了她的安宁和希望，因为她的生活是建立在非常具体和实际的希望上面的，她不断地期望得到某种东西。”

“我不想干预，”阿基姆说，“我知道，这类情况彼此相似，而且解决办法也往往雷同，人们最终会随遇而安。但是，每种情况都有自己的归宿，我是这样想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某种归宿，我不是说命运，而是归宿。必须理解这种归宿。你们俩应该知道自己的归宿，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怎么办，冒险干预你和其他人的生活，不啻让一个从来没有修过钟表的人来修理时钟。我想也许有人会成功，但不可能太多。”

他觉得被自己的议论吸引住了，周身微微发热。这又是一个促使他重新想到搏斗的时机。搏斗，大大小小的搏斗，无声的战争，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顶住了，顽固地试图取

得不光彩的胜利。但是，有谁知道这种胜利能带来什么结果？

“我想，在这类情况下，需要一场真正的搏斗，”他接下去说，“但是，要有取胜的机会，就必须用全部力量奋勇进击，特别是应该知道取胜之后怎么办，你如何利用胜利。因为，取胜并不十分困难，历史上充满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失败者几乎永远知道自己的结局：砍头，绞索，刑罚，监狱，反正从来不会得到好处。但是，胜利者有什么结果，这是一个问题，一旦摆脱了敌人，胜利者应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历史既有所回答，又没有回答。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是贫乏的。历史习惯于告诉我们，胜利者不论作恶还是行善，都会带来某种新的东西，推动世界前进。世界不会停止不前或者后退，这是规律，对不对？如果不被别人打败，胜利者一直活到老死。他们建设，鼓励贸易、艺术和工艺，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进行战争或者宣布和平，维护安宁和稳定。他们常常破坏、毁灭，是暴君，猜忌、多疑。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但是，这是否是唯一的历史？是否代表一切的历史？胜利者自己写下了本人的历史，凯撒自己写下了历史。他们不相信任何人，即使是宫廷传记家或者驯服的史学家。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传记家和史学家确实是忠心耿耿，力求博得胜利的主子的欢心。他们感到受宠若惊，把毕生献给他人，既那么奴颜婢膝，又不胜高傲，因为历史将提到他们。他们是忠臣，很少有人敢越雷池一步。但是，一般说来，每个人都想自己写本人的历史，这我刚才已经说过。他们亲自动手写回忆录，唯恐得不到别人理解。历史在不断清除有人企图倒在它头上的所有垃圾（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垃

圾）。最好它能跑得很快，那么人们就能亲眼见到和真正体会到历史的裁判。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玷污了它，历史总是一页一页不断地把那些污垢洗刷掉，这是好事。”

“这是令人鼓舞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觉得你的话令人沮丧。”奥托诺姆嗫嚅地说。

“令人沮丧吗？你知道是为什么？我想，不会比你和娜迪娅的处境更加令人沮丧。你挑起了讨论。”

“娜迪娅要求我带她到这儿来，同你谈谈。你为什么不说话，娜迪娅？”奥托诺姆问。

娜迪娅无可奈何地望着他，终于小声说：

“我确实认识您，不是开玩笑。当时，我念六年级，您是我们少先队的辅导员。您给我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印象，所有的孩子都爱您，要知道孩子们是多么需要一个可以毫无保留地完全信任的人。我知道我们都盲目地相信您所讲的一切，我们相信您胜过相信我们的父母。把一个仅比我们大五六岁的青年加以神化，现在看来近乎荒唐，但是，我认为，您有一股使我们信服和听从您的力量。”

阿基姆忽然觉得很振奋，沉浸在愉快的浪潮中，听凭这种陶醉的感情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不觉得丝毫窘迫。这是他早已忘记的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他本来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一件小事。可是，恰恰是现在，在他三十五岁这一年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它变成了生活中的一个令人吃惊的事件。他发现了至今没有人告诉过他的东西：他，阿基姆的人格可以而且已经在别人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他的形象留在别人的心灵里，这曾经是他的愿望，他为之奋斗过，但后来终于放弃了，其中的奥妙他是一清二楚的。然而，一切似乎

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这毕竟发生了。它就象是承认和授予他某种应得的头衔，过去无疑是被埋没了。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真想从椅子上跳起来，去吻这个姑娘。当年的她，想必是一个长着大眼睛的幼稚的普通小姑娘，他已完全想不起来。他竭力保持举止得体，站起来说：

“谢谢你，娜迪娅，你想象不出给了我多大的愉快。经过了这么多年，你仍然把一个普通的人留在记忆里，对于我来说真是莫大的惊奇，莫大的愉快，是的，是的。”

“真是奇怪，”奥托诺姆说，“有时候命运简直在作弄我们。我想，娜迪娅——据她说不仅仅是她——天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断地想念着你。恕我斗胆说一句，如果你们相见得早一些，也许会相爱。娜迪娅是一个少见的女人，请原谅我这么直率，娜迪娅，但是你知道，我常常觉得对不起你，我不认为你应该有这样的境遇，我们的关系……”

“请不要这样说，”阿基姆坐下来，反驳他说，“你没有正确理解我的反应，你也不会理解。你几乎完全不了解我中学毕业以来——很快将要满二十年了——所经历的一切。这同你们，同你们的爱情没有任何联系。”

“但是，恰恰是你说过，我们处于一场搏斗，一场既小而又大的搏斗，”娜迪娅说，“不过，我们不希望有敌人，不希望当牺牲品，也不希望成为胜利者。我个人不希望。在我们面临的情况下，谁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他的妻子，孩子，周围的人们？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同他们搏斗，我觉得荒谬。”

“不，不是他们，无论如何，我没有这样想过。他们也许会成为牺牲品，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存在没有牺牲品的

搏斗，对于这一点，你们象我一样了解得很清楚。在我所说的这场搏斗中，你们本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你们在同自己作斗争，试图跨越某种状态、境遇和条件。你们想跨越、排除、消灭这种状态，但更想改变它。用什么来改变呢？这我就不得而知。如果我知道……如果我知道为了超越自身，在某一时刻否定自己是值得的，为了超出一般变化之外的某种东西而冒搏斗的风险是值得的，那么我将更加勇敢地对待自己的生活。我并不抱怨自己的境遇，虽然有时候确信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是哪些东西呢？这就比较难以说清楚。我们不满意停滞不前，我想这也是你所抱怨的东西，奥托诺姆，你抱怨放纵狂饮，抱怨家庭乏味。但是，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所强烈希望得到的是什么？不知道。譬如说，有一个心怀不满的人。你问他有什么不满，先生？他就会说，为什么我是那个人的下级，为什么我工作比他繁重，而工资比他少，我和所有人都知道，我要辛苦得多。再譬如说，一走进阿普罗扎尔——这是什么吗？国营蔬菜供应店，对不对？——总是闻见那个邋遢的女售货员冒出的臭气。难道蔬菜店必定是邋遢的？那个女售货员和她的蔬菜难道不能至少每月有一次是干净的？为什么我去买菜时，她把一堆烂西红柿塞进纸口袋卖给我？我提出意见，她却说：你喜欢这个，是好的，不换，很好。我说：把意见簿拿来。她说：喏，意见簿在这儿，你也不比那些在上面涂画过的疯子和无赖强多少，有谁会认真看你写的？你自以为是个人物，有能耐惹是生非？

“你看，这些就是不满者的牢骚，都很实际，很容易理解，连一个女售货员也看得一清二楚。旧的牢骚将被新的牢

骚代替，将出现你所预料不到的不满。就以我来说吧，我是满意的，安于自己的境遇，但恰恰是这种苟安使我恼怒，虽然十分偶然，但每每使我怒不可遏。

“我是一个设计院的室副主任。我明知道自己比主任强，那么我为什么不愿意当主任呢？他当过某个大企业的总工程师，是我们原来的部长的老同学。部长换了，他也站不住脚了，谁都知道他是个大草包，只会打猎和钓鱼；在这方面倒是有点名气。不过，他栽得不太重，不，仍然当上了设计院的一个室主任，尽管一窍不通，实际上全靠我给他干。可是，我没有挖他的墙脚，这不是荒唐和愚蠢到极点吗？为什么不挖一个狡诈无能之辈的墙脚，取代他干一番事业呢？许多年来，我们设计同样的装备，但院里的总结报告说，年年有所改进。我的老天爷，天晓得什么改进。鸡毛蒜皮，鬼才相信。我今年已经三十又五，却不知道自己是勇敢还是怯懦。看样子是既不勇敢，也不怯懦。我没有勇气，因为不想当室主任；我不怯懦，因为不怕头头。为什么我不愿意为了某些问题——它们归根结底同我有关——而进行斗争？为什么我不愿意冒风险？这使我恼怒。难道是我缺乏雄心，或者在不知不觉中磨掉了雄心？你们听腻了吧？”

“不，”奥托诺姆说，“你的话很有意思。”

“我同我的第一个厂长的关系几乎也是这样。那是一个亚麻加工厂。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另外的地方，但我父亲安排我留在特兰西瓦尼亚，也许你知道我父亲，不太爱说话。他说：‘如果你过了山，我们就失去了你，阿基姆。我和你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也许你也想到自己的责任。如果你过了山，布加勒斯特把你吸引了过去，我们就会失去你。’你

看，多么奇怪，鬼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不觉得吗？报上登满了各种例子和小品文，报道人们如何四方奔走，找门路去布加勒斯特工作。当父母的也挣扎着把儿女往首都送。可是，我的父亲不那样做，我也根本没有想去那儿的愿望，我不喜欢人多，拥挤，无谓的奔跑。这大概是主要的，当然也有其他原因。”

他打住话头，自已斟满了一杯酒，喝了一半。他不愿意自己显得滑稽可笑。

“你们真不觉得腻味？”他再问一次。

“当然不，当然不。”娜迪娅说。

“可是，我有点离题，你们感兴趣的完全是其他的题目，我想，我知道你们……”

“嗳，”奥托诺姆打断了他的话，“请说下去，不必那么多虑。”

“如果不同厂长发生冲突，也许我至今还在那个亚麻加工厂里。不过，刚才已经说过，我不知道能否称之为冲突。因为冲突意味着一场斗争的开始，是不是？我的老父亲安排我在那儿谋取一个职位，他现在或者过去有各方面的关系，同乡啦，老同学啦，老人是一个旧式的手艺人，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在那儿的职位是总工程师。厂里没有其他工程师，因此破格任命我为总工程师，而我实际上只有实习员的资格。但这难道是我的罪过？为什么厂里没有其他工程师？工资优厚，如果加上几百列伊的补贴，可以说是十分优厚。我是‘农业机械化’专业毕业的，学这个专业并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响应号召等等。说到爱好……我想学其他专业，但不可能。我想学外贸，对于旅行有着真正的热情，也许我曾

给你讲过这一点，奥托诺姆。可是，我的档案和政审不合格，不准报考。我常常为此悔恨，有时候几杯酒下肚，不免觉得怒不可遏。至今我还不明白我的档案有什么不合格之处，既没有出身问题，也没有家庭问题，不象其他人那样，不，我想纯粹是因为档案写得不那么好。不扯这些了。言归正传。因此，对于一个念完了'机械化'——我是想说专业——的青年来说，亚麻加工厂也不坏。工厂离城，正确一点说是离两个城市都很近。放眼望去，一片亚麻地，一直伸展到山脚下。还有一条小河，或者说是比较大的山涧从旁边流过，欢腾，湍急，就象介绍旅游的新闻片里经常看到的那样。山脚下有两家旅游旅馆，几间伐木工的房子，造得象简易木棚，要是藏在森林里就好了。我在那儿工作了三年，只登过三次山，山顶上也有一家狩猎旅馆。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登山，而是没有同伴。厂里没有人喜欢登山。他们说：这些山不是整天在我眼里，这还不够？第一次我是同一些陌生人一起上山的。我参加了一队大学生的队伍，虽然我只比他们大几岁，但觉得好象隔了一个时代。我已经不是他们的人，不能欢蹦乱跳，也不能唱充满了俏皮话的大学生歌曲，这多少有点不是滋味，甚至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第二次是骑着驴子登山的，真是可笑到了极点。从布加勒斯特来了位领导，长得有点胖，可是厂长布伦迪亚和我发现，他固执地坚持要爬山，因为他从来没有上过山。当时正是八月末，是登山的最好季节，于是我们真的选定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晴朗的天空，空气清新得象美酒，使你很想喝上几口。我们坐着厂里的吉普车来到山脚下，背上了背囊，开始登山。布伦迪亚嘱咐司机第二天在山脚下等我们。我不断地看着那位

领导，估计他吃不消。事实果然如此。大约爬了一公里之后，他忽然站住了，脸上堆着非常自然的微笑，但汗流如雨。他对我们说，吃不消了，他觉得吃不消了，更准确一点说，是他预感到马上会爆发肝痛。但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我，阿基姆跑下山去，请伐木场的一个工人牵来三头驴。布伦迪亚对我说，免得让那位领导一个人骑驴觉得难堪，所以牵三头驴来。你们看这个布伦迪亚是个多么好的心理学家，对待头头们是多么精细。加上路途休息，我们用三个小时到达了狩猎旅馆。简单一点说，到了那儿，我们的客人的肝就不痛了，他吃喝的胃口抵得上我们几个人加在一起，虽然布伦迪亚对于吃喝之道也并非一般的业余爱好者。最后，我们连同旅店管理员都喝得酩酊大醉，跟你们的酒宴有点相仿，奥托诺姆。唉，好吧，不谈登山的事了，事实上我想告诉你们……”

“还有第三次呢？”娜迪娅说。

“第三次登山吗？没有意思，我惹你们讨厌了。”

“请你讲下去，”娜迪娅说，“有机会听听别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不坏。我们往往觉得，人们只能象我们那样或者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生活。”

“不见得，这样就不会有嫉妒了。为什么你会嫉妒别人的生活呢？”

“登山问题还是个悬念，”奥托诺姆插话说，“讲下去吧，继续讲第三次登山。”

“我想，刚才把‘登’这个字用得太滥了，实际上是从一条可以行走的林中小路到达山顶的。登山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第三次同我做伴的是一个比利时女人。我是在海边认识

她的，她同我搭话，想必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同一个大约八岁的小儿子来旅行，丈夫没有来，用她的话来说是公务缠身。这段巧遇过去后一年，有一天忽然收到她的来信。真想不到，当时我给她留下地址只是为了应酬。她信上通知我，要来罗马尼亚看我，想同她儿子一起爬山。这是五年或者六年以前的事情，可是你们瞧，我已经不记得她的姓名了。我叫她希尔，带一个长音L，当时我当然知道她的姓名，真叫人恼火，我怎么忘记了她的姓名。我很久没有想到过她了（可是，他的脑海里毕竟出现了她那金发碧眼的形象，她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年龄，他当然问过，但她只做了个手势，表示这无关紧要，看来大约有四十岁，这也说明为什么她有那种远道来看他的热情。应该承认，一个普通的人是不会从比利时跑来看他的。她有一种直接的表达愿望的方式，缺乏他所知道的那种称为矜持的东西。她紧紧依偎着他，挑逗他，需要他，感情激动，或者装出一副激动的样子，只有鬼才知道。她十分健康，有运动员一般的体魄，几乎发疯似的吻他，咬他的嘴唇）。她坐出租汽车从城里来到我们的工厂，想必是花了一大笔钱。当时，我住在厂里，那儿有一幢老式的单身宿舍楼，看样子是战后第一批建起来的。她的来到使我觉得受宠若惊，但也很尴尬。工人们瞧着我们，指指点点，不胜惊奇。我们进了屋，小男孩累了，很快就睡着了。我请她稍等我片刻，我们之间语言不太通，她是佛兰芒人，法语比我还差。但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我多少也懂得一点，因此我们讲的是一种混合语。

“我去找厂长布伦迪亚，请求给我几天假期。那一年，我还没有休过假，因此并不是期望什么奇迹般的恩赐。但

是，这个布伦迪亚拒绝了我的要求。说是不行，厂里需要我。应该坦率地告诉你们，这使我暴跳如雷。要知道，这个家伙根本不把工厂放在心里，是我顶着他的工作，他经常出差去布加勒斯特，给部里各色各样的头头送去鳟鱼、饼状乳酪，特别是李子酒。而所有这一切是他从工人头上搜刮来的。虽然我们需要更多的熟练工人，他却把附近村子里的一些人安插来当临时工。山脚下有一个养殖鳟鱼的水池，由一个小伙子看管。这家伙大约二十五岁，没有结婚，是个大酒鬼。布伦迪亚帮过小伙子几次小忙，这个鱼池就成了他的工具。小伙子不闻不问，布伦迪亚救过他。这个布伦迪亚可真是神通广大，有一次我心血来潮，想开一张我所知道的他的关系户的名单，结果写满了整整一页划成两栏的纸。

“再回过头来说。当时我暴跳了起来。在这之前，我始终没有干涉过他的事情。我对着他喊叫。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恐吓了他。我对他说，应该把他交到警察手里，他愚弄厂里的工人，根据每人送给他的礼物来定级。虽然当时还没有把握，但我指控他盗窃，盗窃厂里的资金。

“这个家伙半躺在皮靠背椅里，冷静地看着我。我们是一个小厂，除了一个新建的车间，只有几间旧厂房。但是，布伦迪亚的办公室却是富丽堂皇，奥托诺姆，你这个办公室同他的相比，简直不算一回事，太低标准了。这个布伦迪亚只上过四年学，还没有能找到一个愚蠢的校长给他一张七年级的文凭，但满肚子鬼胎。他不但在办公室里摆上了高靠背椅、办公桌和定做的沙发，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农家物品来点缀，墙上挂着彩盘。那个盘子插架是件一百年前的古董，托

板上绘着红蓝两色的花朵。他经常在布加勒斯特串门，发现用古老的农民艺术品来装饰房间十分时髦，便从附近的村子里尽可能地搜罗。厂里还有一间会客室，布置得更加漂亮，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月不接待部里来的 客人，从 小 职 员、会计、督察员一直到总局长。

“再说这个布伦迪亚半躺在皮靠背椅里，两眼盯着我，然后我见他忽然露出了微笑，象一个满面春风的大外交家，但马上又向我递了一个眼色，仿佛一个放鹅的在对另外一个小牧童传递某种暗号。他大概是这样说的：‘你听我说，布雷泽亚努，你以为我破格任命你为总工程师很容易吗？其他人只能当实习员。这个世界上还有感激两个字吗？’他望着我，讲话的样子很严肃，胖得陷在肉里的两只小眼睛因喝酒太多而有点发红。你瞧，我暗自说，在布伦迪亚的世界里是要报恩的。也就是说，我为你出了力，你应该成为一条忠实的走狗，一个听话的小乖乖，否则……‘这算什么恩宠？’我说，‘你所做的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别无选择，所有的工程师都逃走了，没有一个能够同你这样一个厂长共事。’‘不见得吧。他们是斗不过我，他们每个人都试图把我搞下去，但都没有成功，其中的道理，我想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也都已经明白。’‘对，我早就想说了，我知道你只上过四年学，得到了破格提拔，想必你的任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吧？’他开始笑起来。‘怎么没有困难，我也认为过去有困难，现在仍然有困难。否则，我为什么每个月都要到 布 加 勒 斯特去？关系是培养起来的，对不对？而我懂得培养这种关系，对不对？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另有高 就，可 以 飞 离此地，你有自由在任何时候远走高飞。但在这之前，请记住不

要多嘴，不要耍脾气。不要多嘴，不要耍脾气，否则……’

‘否则怎么样？’我挑战似的说。不过，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他重复‘不要多嘴，不要耍脾气’的时候，口气那么异样，充满了恶意。他的脸本来是肥胖和红润的，但忽然变成灰白，由于过度紧张和愤怒而显得苍老。我觉得耳热心悸，这是个魔鬼，我暗暗对自己说，如果关系帮不了他的忙，他会杀人。我们这么相持了大约一分钟，彼此望着对方的脸，直至我点燃了一支烟来掩饰自己的犹豫。但是，他看出了我的犹豫。我肯定他看出了这一点。他对我说道：‘你是一个正直的好小伙子，将来肯定也是个正直的人，不会为自己钻营谋利。如果我有你那张倒霉的文凭，我会成为一个大人物，请相信我。但是，我的机会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现在，我只求保住这个位置，一直到退休。我将不惜任何代价保住这个位置，请相信这一点。我在这儿当了十五年厂长，大概还可以干五六年。这叫工厂吗？请你也公平说一句。一堆破烂，不是工厂。是我经过多少挣扎，给了它工厂、企业的名称，否则还不是仰人鼻息的一个破烂车间。但是，现在我们直属部里领导，是个二级企业，有权招聘厂长和总工程师，而且也有了厂长和总工程师。我将保住厂长的职位，直到最后一刻，至于总工程师，谁当都可以，无关紧要，而眼下是你。’我再也没有说一句话，而是感到精疲力尽。我想走开，想大声诅咒着走开，但好象身不由己，仍然站在他的对面。‘惹你生气了，我觉得很遗憾，’他继续说道，‘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根本没有想过不准你这几天假期，你可以同这位外国美人随便玩多少天，只是劝你应该谨慎一点，谁知道外国人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是不是？他们想从你身

上得到什么呢？’‘蠢猪。’我低声说。我发现他完全控制了形势，但我尽力不表示屈服，一边抽着烟，一边注视着他，试图装出轻蔑的微笑。他根本不理会我的蔑视表情，也无意同我认真。‘请原谅我，不过，我不想知道细节。’他开始向我让步了，变得多少友好了一点。‘因此，你可以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刚才我说不行，你就暴跳如雷，其实，我看出你是进退维谷，需要我帮忙，而我也希望你能帮我一点小忙，请不要说这是讹诈，我不喜欢这样说。’‘帮什么忙？’我问道，‘我帮你的忙够多了，你出差的时候，我常常整个星期干你的活。’‘对于这一点，实在感激不尽，请不必担心。现在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需你签一个字。我申请到了一笔投资，数目不大，还不到十万列伊。修理泡麻的水池和烘干设备用了一部分，这是你也知道的。剩下的钱也花了。是的，要维持好关系是很难的，不言而喻，光靠我的工资是不够的。因此，你必须同我一起在这张纸上签字，说明投资已经如数用完。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对不对？’”

忽然铃声大作，三个人都吓了一跳，彼此避开了对方的目光，每个人似乎都在深深地思索着什么，但不知道是否就是阿基姆一直在讲的故事。娜迪娅保持着专心听讲的神态，身体侧向椅子右边的扶手，一只手缓慢地抚弄头发，仿佛是在进行梳理。她的工作服的袖子滑落了下去，露出白皙而修长的前臂，隐约可以看到静脉的蓝色阴影。

“你们安装了多少个铃？”阿基姆问，铃声还没有停，给他一种在震动的实感，压迫着他的头脑。

“鬼知道几个。”奥托诺姆回答，“难道我还数过？”

他看一眼手表，立即跳了起来。

“这个科墨内斯库真糟糕，又忘了准时打铃，现在已经是十二点零五分，想必同事们又在骂他贪污了他们的课间休息。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希望不至于被察觉我喝了酒。”

“看不出来。”娜迪娅说。

“签字的事后来怎么样了？”奥托诺姆走出去后，她问，“你真的让步了？”

阿基姆似乎还在沉思，但表面上很平静，只是频频吸烟的动作显露出他内心的激动。

“没有，”他说，“我没有签字。我不当签字画押的傻瓜。也许你们觉得我是一个懦夫，我不知道为什么想给你们叙述那一幕戏，很久没有想到过它了，可是，我也想问问自己……”

“请你不要后悔，为什么要这样做？”娜迪娅恳求道，“无论是我或者奥托诺姆，我想都不会认为你是一个懦夫。起初你谈到了有关搏斗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一切是从这个话题开始的。可能是你希望澄清某些事例，因此很自然会给我们讲起往事。在给别人叙述的时候，思想似乎更加清晰，往往能发现某种意义。”

“也许……”

他捏灭了烟，走到窗口旁。心里想起了奥托诺姆答应的那一场网球。在户外的淡黄阳光下和秋天中午的宁静空气中奔跑在网球场上该多么好，也许时间还不至于太晚。

“我要求奥托诺姆一起打一场网球，结果你瞧，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喝酒，忏悔往事。我的天啊，娜迪娅小姐，请原谅我。唉，我的天啊！这一切有什么好处？”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难过和后悔。最好还是继续给我讲后来发生的事情。讲吧，我十分恳切地请求你。”

“好吧，”阿基姆同意道，“不过，对于这些故事，对于过去和回忆，我已经没有任何兴趣。有时，过去使我悔恨，甚至恼怒。所谓有时，也就是一瞬间。有时，感到一切都无所谓，我只是象一个机械玩具，由别人拧紧发条旋转起来，而未来，让我怎么说呢，不，未来使我更感兴趣。我将做这件事，我将做那件事，当计划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更有勇气，流动着的血液在推动着我。请你不要笑，未来的一场网球，一顿美餐，一顿不是那么丰盛、却很精美的食品，一个没有恶梦、能解除疲劳的美觉，对于我来说，这些问题也属于我们大家称之为未来的范围。即使计划未能实现，我也不觉得懊丧，重要的是我有过某种希望。当时，我非常想同希尔和她的孩子一起上山，而且确实也这样做了。当然，我没有充当英雄，放弃这次机会，以此来搞垮厂长布伦迪亚。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要搞垮他，也就是说运用一整套策略同他进行斗争。他是一个骗子，应该清除他，但这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我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呢？而且，有没有打倒他的希望呢？我说不清当时是怎么想的，真的说不清楚，我也害怕再想当时的情景。问题是我没有签字，他呢，终于也同意批准我的假。‘好吧，’他说，‘去同你那位比利时太太度假吧，你在女人面前是个宠儿，布雷泽亚努。不过，我的孩子，你再想一想，还有足够的时间仔细斟酌。’我当然没有想让步，可是想到了其他种种事情，想到了我的处境，我对于布伦迪亚这类人的依赖性，有时候觉得似乎有点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希尔同我两个人在

狩猎旅馆里，旅馆管理员同我很熟，可是周围一片荒凉，寂静无声。松树、岩石和黑色的山羊，这一切好象把我围困了起来，使我感到厌恶。我甚至厌恶我自己。希尔不断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同她在一起感到不高兴？但是，我能给她说什么呢？

“她过去和当时都喜欢冒险的生活，我不知这么说是否正确，但我是这么感觉到的。她的丈夫是昂维尔的游艇制造者，但经常迁移，也在澳大利亚、非洲、西部海岸不知哪个国家住过几年。她帮助丈夫，既干活又当他的秘书，只要能卖掉两、三条游艇，就能赚一大笔钱，但开销也大，经常旅行。我望着她，不敢相信她给我讲的在澳大利亚捕猎鳄鱼的故事，如何用枪射击鳄鱼两眼正中的部位，如何买卖鳄鱼皮等等。他们一连几个月乘着游艇在海洋上旅行，尝遍了各个著名港口的食品。这些地方我只在电影里听说过或者从书本上看到过，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到达她和她的丈夫所到过的哪怕一小部分地方。这往往使我十分恼火。于是，我说道，我出生在罗马尼亚这个美丽而长期经受苦难的国家，我是罗马尼亚人，有我们国家自己的问题，必须考虑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命运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命运，有时候令人感到绝望的是，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无名战士。我熟读自己国家的历史，对欧洲和其他大陆的历史也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对比利时的情况相当熟悉。我还十分自觉地学习过地理。她对这一切不太清楚，对历史不感兴趣。当我告诉她谁是他们国家的总理和外交部长时，她感到十分惊讶，为什么我头脑里塞满所有这一切蠢事？她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对我说，必须懂得生活，我们必须生活，你怎么不理解

这一点？可是，我暗暗对自己说，我们有一批专门解释'作用'这个词的哲学家，据说'有什么作用？'这样的成语是我们所特有的，有人说这是一种高度超脱的表白，也有人说这是对庸碌生活的最好的揭露，还有不知道什么人说这是看破红尘的象征，是民间的禁欲主义，可以有无限的涵义和解释。真是活见鬼。因此，这个外国女人的异样的眼光和语言等于是在说'有什么作用'和'有什么好处'。你烦恼，自己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了解那些对你无用的事情，这一切有什么好处？重要的是生活。而她活着，她相信自己活着，这是重要的。她的信心，她的满足，进行海上冒险，这种健康的爱好应当说就是这位比利时太太性格的体现。"

"她在你的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娜迪娅说，"你同她的关系并不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只是逢场作戏。"

阿基姆似乎在沉思，然后眼里闪烁出喜悦的光芒：

"也许你说得对。但奇怪的是，我很久没有想到过她了。"

"她再也没有给你写过信吗？"

"不，一般说总是会来信的，用书信欺骗你一个时期。但我不相信这些，信上的甜言蜜语立即变成越来越淡薄的回忆，直到许多年之后，再次读到它们的时候，简直不知所云：我是这样写的吗？我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位姑娘把我给她的信还到了我手里。你知道有些人向对方要回自己的信，并把对方的信还给他。我早就忘记了这些信，有一天偶然在家里的一只鞋盒里发现了它们。我读完整句、整段和整页，脑子里却毫无印象。噢，不，不能说没有印象，而是觉得仿佛看电影一般。我是同信中的内容无关的第三者，一个

不上台的局外人。确实如此，多么有意思，更准确一点，我想应该这么说，我仿佛是一名摄影师，回忆起青年时代拍摄的旧影片，发觉自己当年手法生涩，而且有许多难堪的错误。但是，摄影师无论如何不是主角。希尔的信是用英语写的，说她的近况通常很好，但有时心情不佳，多少有点忧郁。她还告诉我，她思念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摆出玩世不恭的神气？为什么用这种嘲讽的口吻说话？也许她真的喜欢你。”

“没有任何希望。我们没有感情的交流，而只是写些相互问候的话，无非是老生常谈。我已经不相信这些，它们变成了令人生厌的俗套。她每天写一封信，也许你也这样写过，结束总是‘我爱你’，娜迪娅；或者‘你的亲爱的’，‘吻你，再吻你’。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已经熟视无睹，不相信任何东西。也可以把‘我爱你’当作一种咒骂来读，等于‘他妈的’。必须有感情的交流，爱情之成为爱情，必须超越语言，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言上。禁锢在语言里，爱情就失去了生命力。这个希尔总是以‘我爱你’作为信的结尾，‘I love you’。请你多读几遍，看一看是否还相信这类空话。她为什么爱我呢？信总是干巴巴的，准确地告诉我又到什么地方去旅行了。有时候，我把世界地图摊开在面前，一面抽烟，一面看着地图，试图在脑子里勾画出那些地方，特别是她的轮廓。但总是一无所获，很快放弃了这样的念头。”

铃声重新响起来，课间休息结束了。一堂新课——物理、数学、化学、法语或者俄语课开始了。

“你没有课吗？”阿基姆问。

“没有，今天我只有两节课，从早晨八点到十点。”

“你下课那么早，为什么不回家？”

“也回家，但经常是到这儿来聊天，直到最后一节课，消磨时间。再说在教员休息室也干不了什么事，太不安静，而且常常有人问这问那的。”

“是奥托诺姆制定的这种铁的纪律？”

“哪儿的事！奥托诺姆也象我们一样，什么都干。我们没有课的时候，就闲着聊聊天。课间休息时到担任班主任的班里走走，写各种各样的报告，无论什么事都得写报告。”

门打开了，出现了奥托诺姆。

“唉，”他说，“需要不断地监督，人们为什么觉得需要监督？为什么不能在不受人监视的情况下自觉尽自己的责任？”

“发生了什么事情？”娜迪娅心不在焉地问，很显然她并不感兴趣。

“不是什么大事，表面看来是不值一提的琐碎事，不过你应该了解，每天都有类似的事情。博尔克内斯库不下课，侵占了学生的课间休息，过后又抱怨学生同他捣乱，不喜欢他。刚才又来告状了：十一年级的学生某某在课堂上站起来，要求出去，博尔克内斯库吃了一惊，怎么？要求出去，为什么？学生说：没有什么，想上厕所。博尔克内斯库更加惊奇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十一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要求上厕所，这简直是闻所未闻，脸皮厚得无以复加。学生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行？我要上厕所小便。这个博尔克内斯库每天都遇到点麻烦，我可怜他，但有什么办法？除了数学，好象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不知是哪一位安排他来

当教师的？”

“你想怎么办？”娜迪娅试图维护这位大名鼎鼎的博尔克内斯库。“你认为他应该干什么？他是一个不懂世故的人，而学生们喜欢作弄人，残酷无情，利用他的弱点。”

“应当让他当学者，”奥托诺姆耸一耸肩说，“搞研究的学者，他是这种类型的人。但他没有成为学者，这难道能怪我吗？”

“不能怪你，当然不能怪你。但是，你认为这是他的罪过吗？你了解博尔克内斯库吗？”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奥托诺姆吃惊地说，“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当然，没有什么需要你去了解的，什么也没有。甚至他的自传上写着什么也不需要你去了解。请不要生气，你至少每个星期都会提醒我们一次，要我们关心学生，关心他们的校外生活，对他们进行家访，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给每个学生建立个人档案。其他数以百计的校长也象你一样，注意这一点。但是，对于我们，对于这些教师，有谁关心？当然，我们是经过培养的，是成熟的。应当感谢的是，你总算没有说我们是已经不可造就的小小教师，是一些庸碌无用之辈。没有人过问我们是怎么成为教师的，有什么希望，有多少业余时间，在业余时间能够干什么。我们连运动的时间也没有，一个教师一到四十岁，即使没有未老先衰，也被看作是个小老头。”

她的语气变得很激烈。阿基姆怀着某种好奇注视着他们的讨论。

“言过其实，娜迪娅。你应该管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

对我的事情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噢，请您原谅，校长同志，我十分诚恳地请您原谅我竟然敢冒犯阁下。我保证下次不再重犯，您从来没有过问过我，而现在，天啊，我竟敢……”

“请你收起这种讽刺，”奥托诺姆愤怒地说，“它们对我不会起任何作用。”

“你看，”阿基姆插话说，“能不能不吵架？你刚才不是说是小事。”

“是小事，”奥托诺姆再次肯定说，“学生是激怒不得的，阿基姆，你很清楚当年我们干过多少恶作剧。不过，当然，成为教育工作者之后，情况会有所改变。多想一想自己当学生时的情况，不管是好是坏，可以使你这个当教师的避免……我只是凑巧给你们讲了博尔克内斯库的例子，难道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吗？他是为了教学生数学，侵占了他们的课间休息，而不问他们是否学得进去。但是，另一些人还没有打下课铃就离开了教室，其原因是他们所讲的填不满一节课，已经完全不适应学生的需要。学生就讥笑他们，逗引他们议论足球赛和电影：教员先生，哪个是有教育意义的？哪个是有害的？他们张着大嘴讲笑话。有些人没有头脑，没有人格，这是唯一能说明这种事例的原因。可是，你，娜迪娅，要求我讲人道，了解他们，认识他们。为什么？有什么作用？发给他们文凭的不是我，我有什么办法改变他们的现状？创设校长这个职务的不是我，事实证明需要这样的职务。但是，我当校长不是为了教育教师，而是为了教育学生，我觉得这是十分明白的事情。”

“对，”娜迪娅说，“也许是一切都十分清楚，但如果

你允许，我想告诉你其中的奥妙。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轻松自如地运用语言，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魔术家。我们不是需要某种辩解和真理吗？于是，便开动如簧之舌，把嘴一张，各种词汇就滔滔而出，真所谓口若悬河，这些词句为我们服务得多么好，我们是多么能干。你看，在它们的帮助下，能够为一切进行辩解。我们是从推论到推论，从空话到空话，而不是从事实到事实。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词句上，这是不应该的。无论是生活抑或工作，都不应该是建立在词句上的生活和工作，不应该这样，对吗？人应该自爱、朴实和谨慎。讲起话来不能一会儿象跳华尔兹，一会儿象跳卡特里尔，一会儿象跳探戈，一会儿又象进行曲。恕我直说，如果我们用语言来自欺欺人，那不是语言本身的罪过。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工具。应该想一想语言背后的涵义……”

“你怎么了，娜迪娅？”奥托诺姆吃惊地说，双臂张得大大的，“你是在对我提出控诉吗？你想些什么？我怎么冒犯了你？”

“同你没有任何关系，”娜迪娅低声说，仿佛忽然感到精疲力竭，“同你没有任何关系，请记住这一点，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但是，奥托诺姆陷入了沉思。

“好吧，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让咱们抛开这些吧。你那个布伦迪亚的故事讲完了吗，阿基姆？最后你采取了什么办法？真的给那个低能儿要了吗？至少从你前面讲的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不对吗？”

阿基姆仿佛突然从梦中惊醒，立即答道：

“噢，对。你出去的时候，我给娜迪娅讲过了。最后，我当然还是同那位比利时太太上山去了。”

“怎么样，快活吗？”奥托诺姆想开个玩笑。

“是的，快活，很快活。”

“你回来之后受罚了吗？”

“没有，为什么受罚？我有假期，没有受罚。我对娜迪娅说过了，这家伙想让我在一些文件上签字，掩盖他的勾当。”

“你当然没有签字……”

“当然……为什么这么追问我？你想让我相信，你确实对这个隔了那么多年的问题感到兴趣？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对此真感兴趣。”

“你想到哪儿去了，阿基姆？为什么这么多疑？我为什么不感兴趣？我感兴趣，你讲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请相信我，我是这么认为的。”

奥托诺姆的脸上显露出忧伤的表情，但不知忧从何来，也许是借来的。他那厚厚的嘴唇向下一撇，拉得长长的，两边的嘴角耷拉下来。阿基姆又犹豫了一阵，两眼从奥托诺姆身上转到了娜迪娅脸上，仿佛想检验一下他们感兴趣的程度。她避免看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两只眼睛牢牢盯着地面，只是那修长和有力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做着同样的动作。阿基姆暗自说，不必担心他们是不是爱听，回忆起那么多年没有想过的事情是十分有意思的。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的，也许进行忏悔的时刻重新来到了，谁知道呢。也许三十五岁还不算一个完全的人，还会有许多出乎意料的机遇。是的，无论是给他们讲或者给自己讲都不会有什么害处。他们

不会觉得他滑稽可笑。退一步说，他即使在他们眼里出了丑，也不过是此地的一个过客，虽然这个城市是他的故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也许再隔几年，如果他或者奥托诺姆没有突然“夭亡”，他们还会见面，仅此而已。实际上，死神早已经降临到他同辈人的头上，第一个送命的是埃莉卡。

阿基姆向奥托诺姆转过脸去，和蔼地看着他，仿佛他这位老同学面临着什么危险，虽然并不十分严重，却是避免不了的。

“真奇怪，”他说，“我想到了死亡。”

“死亡？”奥托诺姆一愣，对阿基姆看着他的那种神情感到吃惊。

“对，对。你知道死神最先降临到了我们哪位中学同学身上吗？”

“当然知道，”奥托诺姆说，“第一个死去的是埃莉卡·歇费尔。那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是的，一个很好的姑娘。不知道你是不是相信，奥托诺姆，我从来不能想象她已经死了。我参加了她的葬礼，但没有勇气去看一看她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也许我到的时候已经盖上了棺盖，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她是我同班同学，我似乎爱上过她，或许应该说喜欢她，在那个年岁是不太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的。所有的男孩子都有点爱她，对她做这样那样的表示，但象她那样的一个姑娘是不会进行选择的，还不会下决心进行选择，而是以特有的友好姿态挑逗人。”

“是个运动健将，长得非常漂亮，漂亮得撩拨人，但又有点象男孩子，有一次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狠狠打了我一巴掌。”

"对，你说得对，奥托诺姆，有强烈的性感。她有时请我到她家里去，帮她作作文。她是日耳曼族，懂罗马尼亚文，但作文就困难了。她只能在椅子上安静地坐二三分钟，随后就坐不住了，不是手里拿点什么活干，就是小声哼着歌曲。她抚摸我的头发，可是我没有这种权利，如果我碰一碰她，她就会揍我。可是，你看，这个姑娘毕业后不久，第一个去世了。"

"怎么死的？"娜迪娅问，"交通事故吗？"

"是的，交通事故。同一个男朋友一起骑摩托车到海边去（也许是从海边回来），晚上或者是夜里，又可能有雾，那个家伙开得很快，突然出现了一个道口路障。他倒是还来得及弯下身去，可是不知道这个不幸的家伙喊了没有，路障碰到了她头上。摩托车正在高速飞驰，不言而喻，她当场死了。那个不幸的家伙说什么也想不到有人会死在他背后，一路上好几百公里，亲热地感觉到脖子后面的气息，搂着他腰部的双臂，紧紧抱着他的优美的双手，忽然一切全完蛋了，只见一具女尸躺在柏油马路上。那个不幸的家伙是什么人，奥托诺姆？"

"我也不知道。我想，当时没有人知道。事故发生的头几天，打听不出来。后来各自忙着复习功课，投考大学。"

"对，是这样。我刚才在想她是怎么死的。那时候，还死了另外几个人，汽车事故，溺水，一块砖头落在一个建筑工程师的头上，死了相当多。多么奇怪，你服药或者根本不服药，避开了疾病，健壮得象头牛，从来没有想到过死亡，它似乎非常遥远，是老年人的事情，意味着生命的熄灭。我们只是从书本里知道死亡，只是听说别人是怎么死的，同自

己似乎关系不大。但是，死神却可能在任何时候突然出现，不同我们打招呼，甚至连同我们交谈的时间也没有，也不作任何解释。它出现了，这就足够了，随后我们就没有任何知觉。有时候，我觉得害怕。我一个人住着一套两居室带全套卫生设备的房子，是我老父亲给我钱交的预付款，否则我不会买下来。有一间房我很少进去，觉得不可忍受，太孤独。那是我的所谓工作室，里面也有一批藏书。如果我突然死去，也许经过许多天才会被人发现，因为我不常有客人，无论是男的或者女的。也许会象一条狗一样在那里腐烂掉，想到这种事是不太愉快的。有时候，我对自己说，必须结婚，而上面的原因是我想结婚的一个理由。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在二十岁左右，非常想同一个姑娘结婚，但是有什么办法，我没有能避免失望的结局。”

“最好还是别谈死这个题目了，”奥托诺姆说，“我们都知道人生总有一死，何必害怕呢？不能这样活着，不断受死亡恐惧的威胁。”

“我们都知道……我没有说我们不知道，不过，想不想……这决定于每个人。也许，如果我们时时想着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聪明和善良一点，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不过，我们一生中所期望得到的东西太多了，我不是说应该抛开这些东西，但也不应该为此而彼此大打出手。”

“这要看是从哪个角度认识这些问题，阿基姆，也许恰恰是这种思想，我们的本能，对死的这种或大或小的莫名恐惧，使我们不是变得善良，而是变得凶恶。你说自己常常想到死，那么你认为自己比较善良吧？”

“我怎么知道？也许，我比较善良，因为没有做过什么

坏事，而且也没有过作恶的特别机会。如果处在某些情况下，谁知道我会不会作恶。”

“嗯，你看我没有说错吧？来，咱们再喝一杯，我们有点婆婆妈妈了，不，应当说是伤感。娜迪娅，你也再喝一杯，不碍事的，是上等的李子酒，象药一样……祝我们大家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一饮而尽，确实是好酒，立即使人觉得浑身发热。

“对，”阿基姆说，又活跃了起来，“让咱们再回到很久以前的故事上。我同那位比利时太太下了山，随着我们距离我的家，也就是距离亚麻加工厂越来越近，心里觉得越来越悲哀，我们立即就将分手。她抓住我的手，绝望地紧紧握着，指甲陷入了我的肉里。坦率地说，当时我也感到同样绝望。她为什么绝望？是因为将失去一个男子，将同他分别吗？她那样悲伤地望着我，仿佛我马上会死去。有人说，每次别离就是一次死亡，当然，这只是文学语言。如果我们死过那么多次，那么在真正的死亡面前就是一名无动于衷的沙场老将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都怀着极大的恐惧，希望自己仍然活下去。然而，我们支持不住了，生活不下去了，向着某个地方滑下去，毁灭了。抓不住任何东西……”

“看你，又来了。”

“噢，你说得对。让咱们跳过离别这一段，看来它又使我想到了死亡。且说那位比利时太太，我的希尔去了。她罗曼蒂克地走了，隐没在小汽车扬起的尘浪中。她回到她的游艇，回到昂维尔的丈夫身边去。回到厂里，有人告诉我，有位客人在等我。那是部里的一位局长，曾经来过，我喜欢这个头头。他年轻，当时只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年龄，对于一个

头头来说，应该说是很年轻了，不是吗？没过多久，我就被召见，走进了我给你们讲过的那套会客室。他很友好地接待了我：‘小伙子，怎么样？工作好？’‘还好，’我说，‘总局长同志，我们这儿也在进行劳动。’‘为什么只是还好，而不是很好？’‘您知道，人希望越来越好，永不满足。’他喝了一口咖啡，似乎很有兴趣似的望着我，但显得非常疲倦，缺乏睡眠，也许有点神经质。不过，他早就学会完全克制自己，很难察觉象他这样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觉得他是外表可亲的人，一个温和的高个儿男子，过去或者今天仍然爱好运动，衣着很有风度，一套英国式的大方格图案的西服，脚穿软皮鞋，是最时髦的宽头的，但并不刺眼，相反显得十分自然和潇洒；是一个自信、能干、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男子。头发剪得很短，虽然已经开始谢顶。‘是这么回事，’他忽然对我说，‘厂长好象对你有点意见，发生了什么事？’我沉默了一阵，大约有几秒钟，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我决定告诉他，虽然我不相信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我对他说，我认为布伦迪亚是个骗子，这是当时的原话。还告诉他，布伦迪亚要求我干一件违法的事，遭到了拒绝。‘请您别以为我现在是在向上级告状或者挖他的墙脚，是您问了我，我坦率告诉了您。您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善于弄虚作假，开脱自己。’局长沉默地看着我，点了一支外国烟，并把烟盒递给我。我也点了一支，等着他开口。他会说什么呢？随他的便，不管了。他开始微笑起来。‘你怎么知道我不了解布伦迪亚的为人？为什么要有先入之见？我很清楚，布伦迪亚还没有精明得使人闻不出他的气味。但正象你说的，他善于摆脱困境。你看，他摆脱了，这也是我的看

法。这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坏。你是一个好小伙子，布雷泽亚努，我喜欢你，但不要那么幼稚。你应该守本分，我会照顾你的。你应该懂得，你是正直的，象你这样的人确实不多见，但这也可能反过来害了你，如果你幼稚无知的话。睁大你的眼睛，竖起你的耳朵，这句话对于任何人都是有益的。一个人善于摆脱困境有什么不好？你以为我能一帆风顺当上部里的局长，无须继续摆脱困境了？请不要指望我告诉你细节，但我也不喜欢你把我看作一个骗子，如你看待布伦迪亚那样。摆脱困境在一定限度内意味着尽一切力量使自己出人头地，如果你相信自己有能力的话。在一定限度内。’

‘请原谅，您是说在一定限度内。我认为，这是很难确定的。’‘同你有什么相干？当然很难确定，但有谁费脑筋去确定它？你为什么要费这个脑筋，为什么要毁了自己，噢，不是毁了，我是想说冒险，你为什么为了布伦迪亚这么一个小人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你以为我不知道他的野心？这个亚麻加工厂算得了什么？你打算一辈子埋没在这儿？你看，我对你是诚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伦迪亚确实要得很好，部里是对他满意的，许多人对他有好感。如果你要同他斗，我不知道你能否取胜。你现在会想，我为什么不斗争，对不对？我大体上了解情况，有权改变这种情况，那么为什么容忍他呢？很简单，这个布伦迪亚属于多少年来为建立关系而斗争的那一类人，他们建立起了各种关系，而且毫不隐讳，相反经常向人暗示自己有这种关系，是强有力的。在这方面，我也可能糊里糊涂沿着某个危险的斜坡滑下去。我的一个行动需要时间，许多人会问：我为什么那么费心去撤换内地的一个普通厂长？你知道，如果布伦迪亚的关

系确实存在，这部机器——我根本顶不住——开动起来，会出现多少奇迹？我再说一遍，这需要时间，我现在没有时间，我有自己的许多麻烦问题，觉得十分疲劳，工作太多。老实告诉你，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监督你们，我知道这里的情况。我离开布加勒斯特是为了有几天休息。你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有时候我思念内地，思念泥土。你看，我对你非常坦率。你应该知足，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小声说，象一个机器人，‘我知足。’

“他打电话把布伦迪亚叫来。布伦迪亚容光焕发而又显得十分谦恭地走了进来，但看得出来，掩盖不住自己的不安。‘你们俩都在这儿，’局长对我们说，‘搞好你们的工作，小伙子们，不要干蠢事，不要惹我生气，我没有时间为这类事情生气。搞好你们的工作，小伙子们，就象你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又对布伦迪亚说，‘这个小伙子在这儿，在这个加工厂呆多久由我决定，只要他在这儿一天，你不应该打扰他，不要找他的麻烦，明白了吗？’ ‘明白了，总局长同志，我对他没有任何意见。我的天啊，我对你说过，布雷泽亚努是一个能干的青年。’ ‘好，’‘总’字号说，‘让咱们喝一杯你们的李子酒，忘掉你们的故事。’于是，我们便喝起酒来，然后三个人一起吃饭。一切都由布伦迪亚安排，特别是那几条鳟鱼是他亲自搞来的。这差不多就是全部故事。第二天，‘总’字号走了。”

“这是全部故事？那算不上悲剧，”奥托诺姆说，“你在这个加工厂又工作了多久？”

“是的，算不上悲剧，”阿基姆冷冷地重复说，“没有多久，大约半年，然后转到了现在工作的设计院。”

“是你自己转的还是他们调你走的？”

“这无关紧要，再也无可奉告，就让我的这份自传上留下几页空白。”

他很明显感到不快。三个人都沉默不语。阿基姆斟满了一杯酒，喝一口说：

“行了，咱们打网球去吧，闲扯够了。喝了这样的李子酒，对于运动十分有益。”

六

老人们在小院的厨房里。他的父亲走出门槛，喊道：

“不把车开进院子里来吗？要给你开大门吗？”

“不，”阿基姆说，“过两个钟头我还要出去，有一个约会。现在几点了？”

“两点十分。”老人回答说。

“噢，”阿基姆惊叫一声，走进了厨房，“我马上就得走，四点有一个约会。同一个老同学见面。”他又补充说，知道老人对“约会”这种说法很惊奇。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言而喻意味着是同一个女人见面。同一个男人用不着“约会”，只能说是去“看”某某人。但是，他们对于同某个女人，某个姑娘——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姑娘们——约会是敏感的。阿基姆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孩子，当然比较成熟，他们知道这一点，但毕竟是个孩子，应该受到姑娘们的爱慕。他们没有打消生前看见他结婚的念头。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结婚的事情，他是他们的独生子，他们不愿意过早地同他分开，而结婚意味着真正的分离，阿基姆将

不再属于他们，而变成那个将成为他妻子的姑娘的财富。直到他将近三十岁时，他们才有点困惑地问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因为结婚太晚弊多利少，他想到过这一层吗？结婚太晚之所以不太好，是因为你过惯了舒服的生活，就会变懒，对一切缺乏欲望，不再真正受家庭的吸引，不能象年青的丈夫那样为生活奔波和奋斗。当然，你是一个聪明、体面的孩子，见过世面，不会象年纪太轻的小伙子那样草率从事，同萍水相逢的随便什么女人结婚。当然，你有了某种基础，用不着白手起家，但还是不要错过了时机，不要虚度了光阴。你应该保持这个基础，甚至丰富和完善它，但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同你的妻子两个人，然后三个或者四个人一起，孩子会降临。生孩子并不难，难的是抚养和教育他们，这需要你拥有一切。但是，如果你没有年青人那种为了自己的儿女挣扎的劲头，没有同生活斗争的决心，怎么会拥有一切呢？对于任何人来说，生活都并不轻松。只有他们深知其中的甘苦，虽然上帝没有赐予他们很多孩子，而只有阿基姆一个，所幸的是他很健康。但是，他们难道没有为了他而饱尝艰辛？只靠一份工资过日子是不轻松的，他们凭自己的双手建立了一切，没有人给过他们任何东西。他很清楚，祖父年轻早亡，没有产业，子女又多，能给他们留下什么呢？

"阿基姆，你虽然是回到了家里，但同我们一起的时间这样少，总是在外面。我们只知道你在城里，就在附近，其实连同你说话的时间也没有。"

"对，"老人加重了语气说，"你母亲说得对。你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也许你没有什么可以同我们交谈的。"

老人坐在他喜欢的那张小凳上，背靠着一个旧的两用沙发。这是他中午打盹的地方，老人固执地说，自己中午从来不睡觉，只是打盹，没有睡意。他的双手一起放在自己的大膝盖上，棕红色头发丝下的两鬓象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一样青筋暴突，显得有点肿胀，也许是笨重的劳动造成的，也许得了谁知道什么病。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病，正在用他那褪了色的蓝眼睛望着阿基姆。他的目光显得呆滞，他并不咄咄逼人，也不好奇，明亮的眼睛从来不会在意外情况面前变得浑浊，这是阿基姆早已习惯了的。他盯着阿基姆，可以这样看上几分钟甚至几小时。老人总是在沉思着什么，而且所思考的事情也许是复杂的，或者毋宁说思考得不是那么很快，也许只有一个平淡无味的念头，象一块褪了色的画布，一些毫无意义的影子在上面时隐时现。又仿佛是在望着井里的水，也许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许什么也看不见，只是望着水，好象看到了水面的东西，又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

阿基姆坐到桌子旁，母亲背对着门，坐在他左边。他望着父亲。近几年来，他们常常这样无言地相对望着，又时时把目光转向周围的东西。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休息一下眼睛，他们相互对视的那种样子是不会使人感到疲劳的，各自思索着自己的心事，假如其他人——不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的母亲和妻子——看见他们，也许会说这是两个悲伤的人物的一幕悲剧，尽管他们俩并不悲伤，也不愿意显得悲伤。确实，他们既不觉得悲伤，也不是用目光在相互打量，既不是敌对双方的对峙，也不是乐于这样相互观望，而只是在思索，只是无意中形成的一个习惯，也许多少有点奇怪。他们当中谁也说不出第一次这样的对视是何时开始的，这个习惯

是怎么形成的。是的，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习惯，有一阵子，阿基姆有时问道："你在想什么，爸爸？""什么也不想，有什么可想的？"父亲回答说。或者说："嗯，我在想自己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不饿吗？"父亲问，"我们吃过了，我做了好吃的西红柿浓汤，还有白菜肉卷、土豆猪排，你要哪样？"

"我不饿，"阿基姆说，"再说，我答应同我给你们说过的那个老同学一起到饭店吃饭。"

"为什么到饭店吃饭？饭店里东西差，价钱贵，白扔钱。最好在家里吃饭，只在那儿谈谈，喝一杯啤酒，一杯葡萄酒。"

"好吧，妈妈，给我盛吧，可别装满盘，我不太饿。"

如果他不吃，母亲会生气，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既然她的阿基姆赶上午餐的时间同他们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不在家里吃饭？

厨房里很热，除了食品的气味，还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每座房子，每个房间，甚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殊气味，阿基姆闻到了藿香、白菜肉卷的味道，也许还有盖在碎石拼花地面上的漆布的气味。那张宰猪时摆肉块的旧桌子上铺着一块相当新的漆面桌布，上面绘着雏菊和其他色彩鲜艳的小花，也许还有这块桌布的气味。炉子对面的墙角里，放着一个咖啡色的旧食橱，里面装满了盘子、各种罐子和瓶子。橱顶上排列着一排铁皮盒，蓝色的漆已经剥落，贴着各种标签：糖、茶叶、胡椒、盐、辣椒面、桂皮、可可粉。这一排大大小小的盒子也散发着香气。床上铺着一条农家用的粗毛毯，床上方的墙上挂着一条壁毯，据阿基姆所知，这是从房子一建起来就

挂在那里的。壁毯上方放着一个木制的耶稣神像，耶稣前面是使徒约翰，背后是三个虔诚地为上帝牵衣的天使。神像是从某个集市上买来的，不算什么古董，构图和造型脱不了摹仿色彩。阿基姆暗自说，这是宗教工艺小产品，如果避讳用仿制品这个词的话。神像右边，是一张没有署名的风俗画的复制品，画着几只可爱的小猫在花丛中游戏。如果不是故意用彩色来渲染欢乐气氛，这幅画几乎象一张照片。归根结底，看着这些游戏的猫，使人能得到休息。神像左边是一幅蓝线刺绣：一个象白雪公主一样的姑娘快活和安静地坐在桌子旁，下面有一行字："饭菜做好了，我等着亲爱的丈夫。"许多年以前，也许是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这幅刺绣，还有那几只小猫和各种其他东西使阿基姆感到刺眼，用他的话来说是趣味低劣的愚昧的组合，他曾经试图说服母亲把它们取下来，换上其他东西。母亲感到十分吃惊，用几乎是敌视的眼光看着他，请他今后再也不要干涉这类事情。因为，她说，不管是不是趣味低劣，这是我的世界，我们的世界里的东西。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世界，无论是我还是你父亲都不能超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阿基姆知难而退，正如他放弃了说服他们住进正房的念头一样。如果两位老人几乎整年挤在院里的偏房里，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些房子？房里的柜子、床、沙发、高靠背椅、桌子和镜子等等家具如果不用，那又为什么要堆放在那儿？怎么不用？母亲吃惊地说，我们是为你，为我们自己一点一点添置的，人为了某种目的而劳动，把东西积聚起来也是为了防老，难道把它们保存起来就等于不用吗？的确，正房很大，房间也很大，但在偏房里更加宁静。

是的，这里比较宁静。当然，他们需要安宁、平静与和

睦。这是一个家庭，虽然只有两个人，蜷缩在这散发着厨房气味的房间里。他不在家的时候，他们谈些 什 么？成 年 累月，他们始终保持沉默还是经常交谈？难道每天都交换那些同样的话语？

有时候，他怀着嫉妒，不，不是嫉妒，是恐惧，不，恐惧也不恰当，而是遗憾，姑且说是怀着遗憾，想到两位老人住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彼此充分了解，相互照顾，以同样的节奏休息和劳动，一切都进入了巨大的惯性之中。他知道，他们青年时代都有过自己的罗曼史。后来，在他出世之后，他们才明白，所谓罗曼史无非是对不是最先表示忠诚的女人和男人的短暂的爱慕之情。阿基姆是在很晚才发现这一点的，对其中的细节他并不感到好奇。他了解这对曾经相爱的男女，他的父亲和母亲。说来似乎令人不可置信，一些多子女的人没有过任何特别的事件，也很难相信他们曾经有过什么特别的事件。可是，他们俩，他的父亲和母亲摆脱不了见异思迁的本能。这种本能召唤 他 们 暂 时 飞 离 过 自 己 的“窝”。当然，他们随后就惊恐地回来了。飞翔是短暂的，犹如家禽一样。后来，他，阿基姆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这意味着许多事情，意味着一切，成为维系他们的主要借口。是的，也许恰恰是由于他，他们的家庭才能 维 持 至 今。可是，他自己反倒成了没有家庭的孤独者，经常回到他们的家庭里，不自觉地乞讨一点温暖、平静，特别是安宁。只要他们在世一天，一切似乎都很稳固和牢靠。如果他们在他之前去世，他最终将不得不去探索那从来没有把握的东西，探索他们的环境和世界。这个世界也许从来没有属于他过，因为他的世界在以往是由别人替他探索和安排的，他自己总是觉

得无能为力。是的，如果他将进行探索，就永远不会再有安静的生活。

他喝着浓汤，不再去看老人。相反，感觉到父亲的目光也许比以往更加锐利，注视着自己的动作。他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周围的气氛太宁静了。

“我很高兴同你们在一起，心里觉得很安静。可惜一会儿我必须出去，否则今天下午我们能在一起很好静养半天。”

“那么你就不要出去了，”父亲说，“咱们一起挖菜园子地，干这活对你没有害处。”

“当然没有害处，但是我必须出去，我已经答应了，你们知道失约有多不好。”

“我们知道，”父亲说，声音里故意带着讽刺的语调，“我们知道你必须对别人守约，至于我们，那是无所谓的。”

阿基姆不愿意回答，故作糊涂。

“这是什么意思？”

“问得好，”父亲说，“你听得很清楚，而且象我一样明白我说的是事实：对于我们，你从不守约，我们在你心里总是排在最末的地位。你不必因为我这样说而生气。我想过许多次，也许最好我们能有很多孩子，我和你母亲想要，但结果是只有你一个。有时候，我又想，即使我们有十个孩子，结局也会是这样，我和你母亲仍然将是孤独的。你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男子，很难理解自己依然是某个人的孩子，你用自己的方式来尽对于我们的义务，回家来看望我们。是的，你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男子，而且回家来了，但是不能理解象我

这样年过六十的人的心情，你母亲也快满六十岁了。你看见我们很平静，并且说很高兴同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这些老头子还在劳动，经常找一点事干，我仍然有权利每年在厂里干二三个月，今年我干了五个月，他们还需要我。”

老人从小凳上站起来，挺着腰杆坐到了床上。他很久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了。阿基姆暗自想道，眼前不是进行家庭争论的适合时机，他马上就要出去。他看了一眼表，三点差二十分。

“我可以呆在家里。但是，你看，我干了五个月。他们需要我，在这个厂里只有少数人能干这样的活。他们见了我仍然脱帽致敬，我仍然是不能随便打发走的老专家。我想，已经给你母亲说过多次：在我的车间里是危险的，你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但想必知道，你小时候曾经发生过多少次事故，死了多少人。我已经成了铁石心肠的人，最初我哭过，躲在角落里或者厕所里痛哭。记得第一次看见那种情景时，我吐了，在厕所里又是哭又是吐。你刚同一个人交谈过，彼此几乎是好朋友，可是过了一刻钟，他就变成了血肉模糊的肉块，象屠宰场里刚剁下来的肉块，怎么？难道人肉有什么不同吗？后来，我的心肠逐渐变得硬起来，不再哭泣，这并不等于说我不再心痛，我的心仍然疼痛，但变得麻木了，这是可怕的，请相信我，对于别人的死亡麻木不仁。我对自己说，我也可能在任何时候死去，因此是最不关心自己，这也使我觉得可怕。我心里经常暗自说，不要怕死，‘只要魔鬼一捣乱，我就粉身碎骨，一切了结。’有时候，我责问自己为什么不怕死？我对自己说，我有妻子和孩子，他们靠我的工资生活，如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但只是在脑子里这么

打转，不觉得任何痛苦。如果我已经习惯于同死神打交道，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故，当然也包括我们车间的事故，都是由于不小心引起的，有人违反操作规程，有时候设备、机器出了故障，管子爆裂，但也应归咎于人，有人没有及时进行检查，有人眼睛不敏锐，各种各样的情况很多，用不着给你一一列举。不过，请注意听我说，谁没有失误和不注意的时刻呢？是不注意，而不是心不在焉。所谓不注意，我是想说一个人过度疲劳或者过度紧张了，神经让你松弛片刻，好比拉在两棵树中间的一根绳子，上面凉着衣服，也许绳子忽然松弛了，没有断，但向地面下坠了，这就是说某个绳结松了，或者衣服的重量把绳子抻长了，绳子也有弹性，不是钢铁，不对吗？”

老人在床上不安地挪动了一下位置，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中间，可是膝盖也在不断地颤抖，勉强把手夹了起来。

“神经也不是钢铁，它们也有弹性，可能会松弛片刻。但是，就这一瞬间可能意味着死亡，这种事发生了多少次，只有我知道，我是亲眼看见的。你看，我直到现在都逃脱了，也许恰恰是我的铁石心肠和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救了我。居然死里逃生，还活着。因此，我随时有可能死亡，但毕竟逃脱了，活到了退休。于是，我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怪人：你看，我没有庆幸自己死里逃生，不是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收拾收拾院子和菜园，而是去上班，今年开春至今干了五个月。只需要一天，我就能重新适应工厂的生活，身体里有一种激情，噢，不知道是不是该称作激情，反正是这一类的感情。但是，有一天，我问自己到厂里去干什么。我已经是个老头儿，神经也不如以往健康，眼睛、反应都不如从前了，好

象退休后力气也小了。从那一天开始，我总是反复问自己，到车间里去干什么？为什么我对自己能够不带一点伤痕从死里逃生不感到高兴？我不是已经退休了吗？从前，在我年青的时候，曾经梦见过多少次自己死去了，我梦见自己成了血肉模糊的肉块和碎骨，包裹在一块毯子里，同各种陪葬的物品一起塞进棺材里，坟上只有一个工厂作坊做的木头十字架。我在梦里对自己说，同我的功劳相比，这个十字架太小了，他们为什么舍不得花钱做一个大一点的十字架？我梦见过许多类似的荒唐景象，叫喊着醒来了。你母亲总是打我几巴掌，催我清醒，当然打得不太重。亲爱的，为什么打我，你怎么了？我只说了这么几句，又立即睡着了，不再做梦。我太累了，每天早晨五点必须起床。自从我退休后，梦境开始变得更加复杂了：我得了各种病，已濒临死亡，但至今没有死。如果一个人总是梦见死，那么就会对自己一直还活着感到惊奇。我开始害怕自己这样睡在床上忽然死了，或者在菜园里突然倒下，你以为不可能吗？我是个老头儿，不知道死神何时光临。于是，我自己得出一个结论，宁愿到工厂里去，这是我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于那样的死亡方式。是的，我对你说过，我象一块石头，但不习惯死在家里。一想到这一点，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理智。如果你母亲在我身边，那么她就会大喊大叫；如果她出门了，那么等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僵死了几个小时，虽然我骨肉完整，毕竟已不在人世，你母亲又会喊叫起来。你看，这就是不怕死和只习惯于某种死亡方式的恶果。”

“请不要再讲了，爸爸，”阿基姆说，“别总是想到死，过去你从来没有讲到过死，现在为什么谈这些呢？我知

道你很硬朗，与你同样年岁的人相比，你显得强壮、健康，干起活来比我还有劲。请相信我，也许只是一时的忧虑。”

他发觉自己的话没有丝毫的说服力。不要总是想到死，多么愚蠢，多么虚伪。当一个人总是想到死，不能不想到死的时候，意味着有某种不正常的东西，死亡已不再作为同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出现在头脑里。尤其令人奇怪的是，老人从来没有这样健谈过，而且谈的不是日常琐事，而是死亡。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会儿就要出去，却面临着这种特殊情况。无论如何，他不能想象老人会很快死去，但也不会长生不老。老人已经六十三岁，这样的年纪自然会开始担忧身后的事情，即使以往没有过类似的忧虑。

“给我一支烟。”老人说。

他只有在喝酒的时候偶尔抽一支。阿基姆有一盒美国的肯特牌香烟，给了他一支。但是老人连看也不看一眼，拿过来点着了，随即吐出一口浓烟。阿基姆眼看着那支烟的四分之一立即变成了灰烬。

“我的一些邻居和朋友，过去一起在厂里干活的伙伴开始说我的闲话了。也许不是闲话，因为有人当面对我说：喂，布雷泽亚努，你为什么还要去干活？你还要钱有什么用？你已经有了所需要的一切，儿子是工程师，一个完全成熟的男子，为什么还要工作？只是没有当着我的面说我是因为贪婪才去工作的，希望有更多的钱。对于这些人，我说什么好，怎么回答他们？可是，必须回答他们，我不能转过身来不理睬他们。他们看来是好心，奇怪我为什么不休息，为什么劳动了一辈子不好好保养自己，他们有些人就期望着这一切，领养老金和休息。我的一个朋友，你也认识，就是图

多尔，开始写诗了，说这是最好的休息。他一辈子想写诗，在车床上工作的时候——他是个钳工——天天梦见诗，一连几小时遐想着。我不愿意惹他生气，但总是对他说，图多尔，这是工作，写诗不是休息，不象你想象的那样，也许你开始得太晚了。可是，图多尔对我说，我不管这些，这是我的梦想，不当诗人，但写诗，从现在开始直到死，我要干这件事，要用诗句来叙述我的生活。那当然是他的事，可是我仍然感到惊奇，他的生活能写成诗？从我认识他以来，他除了守着车床，就是回家，也许到温泉疗养院去过两三次。写诗必须从青年时代开始，不能扔下，而且必须有学问，不是开玩笑，这样才能写出好诗。但是，你看，谁也阻挡不了他，这是他的梦想。也许别人看待我正如我看待图多尔一样惊奇。我对这些人说什么呢？难道告诉他们说，在厂里工作是我的梦想？这是说不出口的，因为这样说就象是告诉他们，我在青年时代就梦想同死神结下不解的姻缘。因此，我总是简单地说一句自己习惯干这种活了，他们当然不会相信，不过可以暂时堵住他们的嘴。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个回答吧。但对于我自己来说，答案是什么呢？”

谁也回答不了，仍然需要他自己来解答。这是当然的，但母亲为什么沉默那么久？为什么一言不发，两只手耐心地抚摸着裙摆，低头望着地板呢？长时间沉默，这不是她的习惯。今天一切都违反了常规，父亲是那样健谈，而且是在一个通常休息的时刻。如果是一个不知内情的人，看到和听到这一切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以为无非是家庭里的一个普通场景：父亲在诉说自己的不满。一个老人如果不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抱怨，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发泄呢？何况儿

子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子汉，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儿子已成为过去，如今的父子联系只借助身份证之类的证明文件维系着。这样的儿子是能够，不，应当说是有责任保护父亲，显示出自己的胆量和谋略来理解和开导父亲。确实，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儿子现在更加有知识，是一个“男子汉”，应该比一个老人更懂得如何处理眼前的情况，如何使你的生活每天同时代合拍。当然，那个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会说，年轻的“男子汉”，儿子，或者说过去的儿子，应该回答这个严肃的——姑且不用严重这个词——问题。

然而，阿基姆不能回答。这不是草率或者随机应变的信口说说的安慰话，而应该是一种解决办法。他的老父亲所寻求的是一个解决办法，对于某个问题或某些问题的答案。老人并不期望从儿子那儿找到答案或解决办法，而是试图自己来加以回答。阿基姆只能好奇和无能为力地等待这个答案。

“我并不是想说自己没有象其他人那样期望过退休，”老人接下去说，“有些人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天起就天天想着将来退休的事，计算着自己的工龄，我碰到过这类人。我也象大家一样，想到过自己将来要退休，将会更加平静和安逸，但是，你看，得到了休息之后却又不愿意休息，我害怕死亡，害怕死在家里，害怕死在这个厨房里或者菜园里，害怕你母亲也许会不在家里。这种事确实发生过，而且就在不久之前。比克·维克多也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是个机械维修工，比我早几年退休了。也许你能记得他。你小时候，他们家也住在科洛尼亚区。”

“记得，”阿基姆说，“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比我大。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记得了。”

“好象叫苔莉娅和乔治，格奥尔基或者乔治，他们家里叫他琪琪。”

“对，苔莉娅和琪琪，现在我记起来了，他们在什么地方？从上中学之后就没有见过他们，他们毕业，我刚进中学。”

“苔莉娅当了助产士，嫁到了马拉穆列什附近的什么地方，可能是扎勒乌或者其他名称。”

“扎勒乌不在马拉穆列什县，爸爸，而是在塞拉日县，一个新建立的小县。”

“也许，我听说过塞拉日，那么就在那个地方，或许还是在马拉穆列什，这无关紧要，总之离我们很远。那个琪琪，你曾经问过我，投考过多次大学。有一回他考上了康斯坦萨的师范学院，可是很快就腻了，在港口当了装卸工，还做黑市生意捞钱。我是从他父亲嘴里听说的，两年前我碰到他父亲，一起喝了一杯淡葡萄汽酒，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象他这样辱骂自己儿子的人。我不由得问他，维克多，你怎么能这样辱骂自己的儿子呢？也许这孩子有病，得了癔症，不能严肃地对待任何事情，你有什么办法吗？什么办法也没有，维克多对我说，眼睛里噙着泪，请相信我，我也曾经想过多少次，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但你知道我为什么是有罪的吗？因为我生了他，我和他母亲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这是我的罪过。他还告诉我，琪琪换过一连串的工作，哪个地方也呆不满几个月，而且不时地从家里溜出来，一连几个月杳无音信。这便是维克多的命运，生了一个琪琪这样的儿子。现在回过头来说他是怎么死的：他妻子到苔莉娅家去了，在马拉穆列什或者塞拉日。比克·维克多自己照料一切，我已经

对你说过，他退休了。他自己做饭，也可能他妻子留下了食品，总之是孤零零一个人过日子。家里还养一口或者两口猪，几只鸡，象我们这里一样，生活不算差。不管怎么说，已经干了一辈子。过了些日子，他妻子回家来了，看见大门开着，房门也开着。她走进厨房喊维克多。可是，维克多不回答，她觉得有什么东西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尸体臭味，心里不由得火冒三丈，她的维克多是怎么搞的？弄得这么臭气熏天，这是他们家里从来没有过的。她又大声喊维克多，同时开始寻找臭气的来源。她觉得臭气是从卧室里吹过来的，便走进卧室，只见维克多直挺挺躺在床边的地毯上，她的维克多已经开始腐烂，后来据法医断定，死了已经大约五天。在这整个期间，大门和房门都是开着的，但没有任何人来看过比克·维克多。有谁还需要他这个退休工人呢？连小偷也不光顾，几只鸡和一口猪饿死了，另一口猪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没有一点快宰的肥猪样子。他们不得不草草把维克多葬了，不能再耽搁，已经开始腐烂。你想一想，他妻子看见他这种惨象，心里和头脑里会怎么想？她已经不可能还是一个神志健全的人。可怜的女人，如果她仍然神志健全，那么意味着她将活一百岁。”

“你们没有见到过她吗？”阿基姆问，忽然打了个寒噤，仿佛厨房里冷起来了。“你们没有去参加葬礼？”

“没有，我们没有去，我们没有能够去，我的心不让我去。当我听说这件惨事的时候，几乎晕倒了。”

母亲为什么沉默？她只是站起来给他盛白菜肉卷，随后又以同样的姿势坐下了，两眼盯着地面。他们在一起谈过所有这一切了吗？或许已经谈过一次、两次、十次或者更多？

她为什么听凭自己的丈夫，他的父亲一反常态地罗嗦个没完，而她自己一声不吭，既不叹息，也不哭泣或者阻止：算了，不要老是把死挂在嘴上，不吉利。确实，他的父母是孤独的，始终过着寂寞的生活，他，阿基姆只是一个偶然的来访者。有谁知道这些孤独的老人是如何生活的？

“比克·维克多的死使我想得很多，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感到害怕，尽管我一再对自己说，死了也就一切完了，还管什么有人及时发现或者几天之后才被发现，你反正是不存在了，永远安眠，不复存在。但是，我仍然想，无论如何不能这么死，最好身边有一个亲人，能够按照惯例对他说几句临终嘱托，按照人们的风俗对他吐露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几句话。在此之后，再安心闭眼，灰飞烟灭。这最后的几句话也许是值得说出来的，也许是我们心灵里最美的言词，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因此，你可怜的母亲只敢出去买东西，知道这种恐惧深入了我的心灵，我并不因此感到羞耻，你看，我不感到羞耻，我把这种恐惧也告诉了你。”

老人沉默了，从床上站起来，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拿了一支烟，随手点上，呆呆地站立了片刻，茫然望着窗外。然后又以原来的姿势坐在小凳子上，两只手掌放在膝盖中间，随即又站起来，去拿忘在烟灰缸上的香烟，转而坐到床上。

“象图多尔那样急不可耐地等着退休后写诗的人，也许有他们还没有实现的梦想，退休对于他们来说犹如第二次生命。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能够这样欺骗自己直至生命结束的人是幸福的。我不能欺骗自己，因为我所梦想的是不可得到的东

西，我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你曾经是我的希望，我建造了这座房子，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高兴。但是，后来我明白，家庭不可能等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除了家庭，每个人还必须有某种信念。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大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的吧。我还开始明白,自己可能是错了，不再觉得你是我的希望。我还是那样爱你，但坦率地说，你不要因此生气，我对你能有什么指望呢？这倒不是说我希望你成为什么了不起的学者和名人，我不一定期望这些，阿基姆，亲爱的儿子，但至少应该让我看见你能拾级而上，能够为了某种东西而奋斗，能够有自己的希望。至少能够让我看到你也有所变化。但是，许多年来，你毫无变化，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有自己的愿望。当年上学的时候，你还有自己的抱负，是一个好学生，但事实证明，这在一生中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的，你没有任何愿望，我好象也不再有任何愿望；你不作任何奋斗，我也不再奋斗。可是，我想近来又出现了另一个希望，我的希望，只是我个人的希望，不过我觉得它出现得太晚了。太晚了，你应该理解这一点，因为我连这种希望的名称也说不出来，是某种莫名的东西，我说不出它的名称，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希望。我的希望也许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我说不出它的名称，也许我还对之怀着恐惧，因此是我有时觉得可怕的希望，你可能会觉得可笑，以为我在信口胡说。如果你愿意相信我，事实确是如此。有一天夜里，我梦见了一条大海鱼，很大很大，养在游泳池一般大的一个鱼缸里，摆在市场上。我到达了一个奇怪的国家，难得有人路过，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那儿的。鱼是白色的，长着一对忧郁的红眼

睛，它是微侧着身体的，所以只用一只红眼睛牢牢地盯着我，我不由得害怕起来。我后退了几步，恰巧有一个身穿黑衣服的人走过那儿。他穿着黑色大衣，露出白色的衬里，象是马戏团的演员，走起路来直挺挺的，手里拿着一个提包和一张网。我问他：这条鱼是怎么啦？为什么放在这里？这个人回答道：这是我的鱼。我又问：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国王，正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如果你同我一起去买一点小甲虫给鱼吃，就可以请它预卜你的未来，它会告诉你。你看清楚了，是一条非同寻常的鱼。我同他走进了市场，只见货摊前站着的人都脸上蒙着黑布。我没有敢问国王他们为什么蒙着脸。我从一个摊贩那里买了一公斤火红色的大甲虫，奔向鱼缸，扔进水里，那条鱼立即把它们吞了下去。我喊道：我的未来如何？但是，鱼没有开口。我又喊：我的未来如何？这一次我觉得鱼的嘴在动，想必是在说话，可是我听不懂。这是我的一个梦，的确这样，只要我活着，就要记着这个梦。”

“爸爸，”阿基姆说，口气很温和，但显得十分疲倦，“爸爸，请你别见怪我要对你说的话，也许你病了，正象你刚才说的，神经有时候会疲劳的，你为什么不到医生那儿检查一下？”

“不清楚，我没有想过。如果我病了，为什么还要去麻烦医生？医生有什么办法？我对医生怎么说？”

现在他又用平常那种几乎是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阿基姆，好象忽然平静了下来，也许是消了气，也许是讲累了。

“咱们到菜园里看看，不好吗？”阿基姆说，“我马上就要走了。咱们到外面去呆一会儿，我不吃了。”

“好，说得对，让咱们到菜园里透一透空气。”母亲高

兴地站起来说。

父亲也顺从地站起身来，三个人一起走出了厨房，阿基姆让两位老人走在前面，随手关上了门。

“你看，”母亲说，“今年西红柿长得多可爱。我们这里生长得晚，是秋西红柿，可是你看长得多大，肉头多厚。”

阳光象秋天的湿润的尘浪从天空洒落下来，沐浴着他们，沐浴着肉瓤厚实的西红柿和几窝土豆，沐浴着面前的鲜花和茂密的野草。一头猪在厩里哼哼着，几只母鸡咕咕地叫着，四只蜂箱周围，蜜蜂飞进飞出。这个小菜园是多么安宁和静谧。

“爸爸，”阿基姆说，“我该走了，劳驾帮我加一点油，汽油在车库那个旧油桶里。”

〔后记〕米哈伊·辛（Mihai Sin）1942年11月5日生于弗格拉什，父亲是工厂的工长。1960年，辛毕业于故乡的一所中学，然后去克鲁日大学罗马尼亚语言系攻读，于1965年毕业。当过中学教员，后在特尔古一穆列什城的《故乡》杂志任编辑。

米哈伊·辛从1966年开始在克鲁日的文艺月刊《星》上发表小说，1973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静静地等待》，之后不久又写了中篇小说《公路一侧的生活》，以其新颖的风格崭露头角，受到文艺界的好评和注意，被认为是罗马尼亚青年作家的优秀代表之一。辛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当代的日常生活，侧重于探索他的同龄人，即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思想感情和特殊的要求。他善于通过平凡琐事的描写展示人物的性格，并用一种幽默和略带嘲讽的口吻评论人物的

心里细节和举止，勾画出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作品的结局往往是开放的，没有为主人公安排某种特定的道路。一些文艺评论家把这种创作风格称为新现实主义。

就目前而言，辛的作品不是很多，但都有一定的深度。他的近作、长篇小说《敲吧，门将为你打开》（1980）再次得到罗马尼亚文艺评论界和读者的欢迎和赞扬。

这里介绍的《公路一侧的生活》出版于1975年，是根据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的版本摘译的。

——译　者

天上的摇篮（选译）

安·苏乔
陆象淦译

启　示

一天，母亲忽然对我说：

“或许你也会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吧。”

“谈何容易！”我掂量着她的话，然后完全当作玩笑似的，用生意人的口吻问道，“一本什么样的书？快乐的还是悲伤的？”

“应该是真实的。”她说。

很明显，我错了，不该那么问。从母亲的手势可以看得出来，她心里想的不是如何舞文弄墨，而是两鬓周围的头风痛。好象有一个无形的包围圈，越来越沉重地向她压来，使她时时从梦中惊醒。于是，她想起了已经流逝的时光，思索着我们如何象老式时钟的钟垂在重力的作用下，一点一点慢慢下落，越来越接近大地，终于坠入尘埃之中，再也没有回春之手能够重新倒转时钟的神秘机械。但是，至少也许应该

在身后留下一本小书，不是当作安慰，而是作为我们这一代历史的点滴见证！

“这个想法也困扰着我。”我不得不表示屈服。

“应该顺从这个想法，我的儿子，你会做一个甜蜜的梦！”

噢，甜蜜的梦，母亲曾经在一个黄昏，在院子里那张小桌旁对我这样说过。是的，还是那张同样的桌子——几根插在泥土里的木棍，钉上板子。在炎热的夏天，桌上摆着多汁的西红柿、刚刚洗净的新鲜黄瓜和散发着田野泥土芳香的乳酪等待着我；秋天，在那阴郁的秋天，它依然等待着我，而我在廊檐下默默注视着它，努力想从中得到一点启发。我看见它牢牢立足在泥土里，毫不退缩，任凭雨水和冰雹的冲击；冬天，我看见它还是在那儿等待着，承担着厚厚的积雪的重压，宛似一个洁白无瑕的银色箱子。

听见这美好的祝愿，我立即昂起了头，仿佛一个女神的声音在轻拂着我的心。但是，神话里的祝愿都来自高不可攀的天上，而现在却来自人间，来自那接近泥土的地方，来自前面的蜀葵、双耳草和矮小的毒芹。母亲坐在一条自己织的毯子上，正在缝补我弟弟约什卡的衣裳。她是那样瘦弱，好象一片可以随手托起的羽毛，尤其是从我这里看去，显得更加瘦小和纤弱。啊，她正借着泥土的温热，觅求片刻的憩息。在她的头巾下露出的一绺头发里，布满了银丝；两只眼睛象洗得太多的布匹，褪去了颜色，但可以看得出来，它们曾经是浅棕色的，年轻的时候甚至还带有栗色……

“你只要用眼睛环顾一下咱们的院子，然后再看一看村里，就会找到可以写的东西。”

其实，无须费多少力气，就能把只有手帕大小的院子看得一清二楚。那是昔日的一个农奴的家业。住房只有一间简陋的农舍，虽小倒也温暖。这并非出于对田园风光的偏爱，而是由于一个基本的原因：物质条件。父亲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三十年来，他的双手能够赋予我们的，仅此而已。小屋的五个窗户上摆着四盆花。如果我想在一个窗口手托下巴遐想片刻，就必须把那里的天竺葵——我们民歌里常常唱的那种漂亮的红花挪开。

“放在地上！”母亲总是习惯这样说，“它守着窗户看够了！”

紧贴着小屋是用木板条钉起来的一个夏天做饭用的厨房，再过去几步便是牲口厩，我们唯一的一头母牛的栖身之地。在我们拥有母牛的年代，对于这头牲畜能够准确量出厩门的宽度，避免牛角撞到那狭窄的门框上的本领，我总是惊讶不已。牲口厩旁边是一个只有手提箱大小的鸡舍和一个小小的羊栏。

在小屋和牲口厩之间那段一条铁链长的空地上，拴着一条狗，整天东跳西窜，仿佛是在不断辨认它那只有十米见方的自由活动的界限。有时候，它想一直往远处跑去，结果被铁链勒住脖子，吊了起来，卡得喘不出气来。于是，它奇怪和可笑地开始咳嗽和打嗝，好象嗓子眼里卡着一根头发。母亲笑着呵斥它道：

“瞧你飞，疯子！”

在院子顶端，躺着一口井。在那镜子似的井口上，只容得下一个人的脸。与其说是从里面打水，倒不如说是“偷”水。你必须提着桶蹑手蹑脚地靠近它，否则，稍不谨慎，它

立即一片浑浊，黑糊糊的，满是水藻。但是，我们的贫穷给予了它厕身水井行列的权利。

这里还可以看到一系列半途而废的试验的痕迹。在堆放干草的棚子门口，是昔日修理作坊的遗迹，放着一堆毁坏的工具：父亲的手工业时代。菜园后面，有三个破破烂烂的蜂箱和一只皮帽形状的糊着泥的柳条筐：父亲的养蜂时代。说到这门手艺，父亲是在1927年学会的，当时弄到了三窝蜜蜂。从那时以后，“养蜂场”增加到了四箱蜜蜂。牲口厩里似乎还弥漫着那头已经成为回忆的母牛的奶香，那是三十年代的陈迹：父亲的农业时代。在夏天做饭的棚子顶上，堆放着一部脱粒机的零件：父亲的大农场时代。在外廊的一个角落里，留下了小小的榨葡萄机烙在泥土上的印痕：父亲的种植葡萄的时代。对于区区一生来说，这些失败的纪录确实是太多了一些。父亲仿佛在不断探索着一首长诗的韵律，希望在它的结尾找到“幸福”。

正当我在想着这一切的时候，头顶上忽然传来一阵悦耳的音响，逐渐扩展开去。父亲从菜园后面一口气跑了过来，气急败坏地告诉我，蜜蜂结成了团。也就是在这时候，开始敲响了追悼一个青年拖拉机手的钟声；在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宣告生与死的。钟声也唤醒了母亲的其他忧虑，使她想到了迫在眉睫的我的弟弟盖尔盖伊的婚礼。在山坡上的国营农场的院子里，发动机重新又开动了起来。机器磨象患了哮喘病似的吭哧着，村里的文书忙着通知我们，新设备已经安装好了。一个罗马尼亚姑娘——或许是拖拉机手的亲属——哭着走过果园。母亲站起身来，悲哀地久久注视着她。胡同里，三个茨冈人吱吱呀呀地拉着提琴，两个小伙子凄凉地唱着丧

歌，嗓音曲折婉转。茨冈人下巴枕着提琴，眼梢望着天空，好象是在为刚巧从我父亲那里逃出来的蜂群演奏。我审视了一下周围。如果我真的指望今夜能够睡一个安静的美觉，应该从分担家务着手，去追赶逃掉的蜂群。

迷　津

轻拂着的微风，空中的太阳，醉人的杨树叶，空荡荡的蜂箱，我们那充满希望的打算，井里的水，嘴里的舌头，头顶上飞着的蜜蜂。一切正常。我们的判断也正确无误。不过，只是在经验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只会一种抓蜂群的方法，对于其他方法，全无所知。而且，细想起来，我们所掌握的工具是自己土造的，我们的方法也十分简单：不断吹口哨，时时停下脚步，朝着狂怒的蜂群方向泼水。

蜂王飞得很高，从房顶飞到了白桦树顶上，翱翔在一片白蒙蒙的浮云下。这是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

“赶快想想其他办法！”母亲痛心地叫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蜂王现在随心所欲地飞着，工蜂群紧随不舍。我们大惊失色，也用目光追踪着它们。眼见蜂群一阵风似的飞离了院子和我们的蜜桶，我们便毫不迟疑地投身于传统程式的漩涡中去。

“婆娘，拿水桶来！”父亲喊道。

“还有蜜蜂草。”我插嘴说，以免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闲人。

一束涂了蜜的草从清晨就放在洒上了牛奶的蜂房里。现在，这个没有用的蜂房被遗弃在地上。父亲恪守传统的老办法，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拿着一束草，连跑带跳，两只胳臂大幅度地划动着，仿佛是在祈求苍天帮助，引得邻居们哈哈大笑。

“瞧他玩得多快活！”一位邻居说。

“我能不玩吗？”父亲苦笑道。

这时，他开始泼水，我吹着口哨，听凭落下来的水滴打在脸上。母亲从后面追了上来，手里拿着备用的水罐；由于激动，她迈着跳舞一般的小碎步。有时，参加这场飞行婚礼的一只狂怒的工蜂会忽然撞到了她的脸上，母亲不由得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叫。实际上，蜜蜂不仅是在举行婚礼，而且在进行一场血战：它们象机枪子弹一样，呼啸着冲向我们的防线，有的跌落在泥土里，有的撞在我们那条狗的后脖子上。狗挣扎着向它们扑去，但是，只见它开始惨叫着跳起舞来，挣断了铁链，从菜园里狂奔而去。

“狗跑了，”母亲说，“跑到天边也不会停下来。”于是，她追着狗，喊叫起来。但父亲喝住了她，告诉我们暂且不必管狗，因为眼下应该抓住的是蜜蜂，而不是那条看家狗。

何况，已经听不见这倒霉的家伙的嚎叫；可能它正躲在什么地方，默默忍受蜂蛰的滋味。我们只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蜜蜂身上。

我们沿着山坡往上爬，路上到处是荨麻，那讨厌的毒叶透过裤子扎进小腿的皮肤，一阵火辣辣而又刺痒的感觉搅得我暂时失去了吹口哨的兴致。我的动作不由得更加敏捷起

来，转眼间冲上了山坡，来到一片草地上。母亲提着水罐和其他用具，远远落在后面。只剩下我们父子俩继续作战了。蜂群现在盘旋着，越飞越高，仿佛想要直冲云霄。泼水已经完全无济于事。

“有一支水枪就好了。”父亲说。

我们不停地奔跑着，离开了院子和村庄，来到田野。国营农场的那一片栗子树林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的最后希望，因为再往前是一片荒野，然后是一个杨树苗圃，而离苗圃几步就进入邻村地界。我们在新耕过的田野里和土豆地里狂奔。现在，我们把一棵蛀空的粗大苹果树当作基点，蜂群正在它顶上盘旋，可是并不落下来。父亲紧一紧裤腰带，开始更加用力地泼水。我用口哨吹着一支只有五个节拍的短小而熟悉的曲子。我在童年时代就喜欢这支曲子，即使是在冬天，蜜蜂冬眠的时候，有时我也吹起来。那时，我是多么希望它们有朝一日能展翅飞翔！可是，现在……苹果树不合它们的心意。经过一阵短暂的空中盘旋，眼见着飞行的速度刚刚减缓一点，这支在寻找新居的结婚队伍又抛弃了这棵老果树。噢，这是一个多么便于行动的地方！只需要一架小梯子，施放少量的牛粪烟，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手里又提着满满当当的蜂房，雄纠纠气昂昂地凯旋而归。父亲汗淋淋的脸上闪出满意的笑容：我们有希望避免又一次可能发生的破产。一公斤蜂蜜价值四十列伊，而且，在冬夜里难道有比从蜂房里割蜜更快乐的事情吗？在储藏室的架子上将排列着一排排金黄色的蜜罐，也许梦想中的蜂场有朝一日也将变为现实。以前，我曾经在伊什托克·山道尔神父的花园里看见过这样的蜂场。那儿还摆着一张床，书架上放着各种报纸。我

总是从篱笆的缝隙中偷偷瞧着这天堂的一角。在这样的地方，能够睡得多么甜美啊！

我们仍然劲头十足地提着水桶继续往山坡上奔跑。蜂群变得稀疏了，看上去好象远处的一小朵云彩。山顶上，以往是庄园主们的墓地，山风不知疲倦地拍打着松树和核桃树的枝叶。我刚刚攀上这里，最后一次追赶上蜂群，忽然遭到一个散兵游勇的袭击，象我们家的那条狗一样，耳朵背后被蜇了一口。后果可谓立竿见影，随着腮颊肿大，我吹着口哨的嘴越来越歪。

“咱们换一换，”父亲说，看来又想出了新的作战方案。“你继续泼水，我吹口哨。”

最后，我们的行动终于变成了告别仪式。我们倒掉桶里剩下的水，扔掉那一束涂了蜜的草，慢吞吞地走回家去。

教训与新的计划

现在，我们回到了夏天做饭的那间木棚的吊灯下，好象是一场血战劫后余生的败兵。母亲用一片芹菜叶在我耳朵背后搓着，父亲包扎着自己的红肿的鼻子。看家狗不知在什么地方避难，不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无疑是不敢重新回来的。我们平静地、不急不慢地开始一天的总结。

“别看你是个糟老头子，跑得倒是挺快。可惜，满脑子是荒唐的幻想。”母亲揶揄父亲说，算是对他的一种安慰。

但是，父亲的头脑里从来不能接受类似的教训。

"你嘀咕些什么，婆娘？什么荒唐的幻想？"

"你自己说，抓住了一只蜜蜂吗？"

"想当初，在1937年，难道我没有一手抓住了两群？"

"哎，那是哪个年月的事喽！"

父亲为了替自己的失败辩解，归罪于气候反常。冬天来得太早，春天来得太迟，错过了春雨。大自然本身出现了根本改变。有些人说，这一切是上帝对无神论宣传的暗中报复。父亲当然不相信这种说法，尽管很难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辩解理由，也很难说清事情的正反两面的真相。但是，可以肯定，蜜蜂很久没有这样撒野过，试问什么地方曾经发生过蜇一条狗的怪事?!

"它们不喜欢蜂房的气味。"我试图发表自己的意见。

"什么都是可能的，"父亲说，"也不排除与原子弹有某种关系。频繁的核试验使气候完全颠倒了。"

这是他从某份报刊上读到的。我避免对这种假设表示肯定或者否定，兀自用芹菜叶搓着耳根下面。其实，应该说养蜂并不是一项适合于我们的手艺，尽管这种意见是冒父亲之大不韪。在四十年当中才发展到四群蜂，这不啻于原地踏步。

"你哪儿来的那么大耐心？"我问他。

"我对什么事都有耐心。"父亲自信地说，而且可能认为讨论已经结束。他开始翻箱倒柜，把工具一件件找出来。

国营农场机修车间下班之后，父亲还经常为邻居和亲戚们干点修理的零活。不过，大多数时候，是在家里找点什么干的，不是在厨房里黏补锅碗瓢盆，就是摆弄石磨或者剃头推子。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躺着一口大铜锅。每天晚饭之

后，父亲也常常摆弄这口锅。他俯身在锅上，耐心地把管子套接起来，再贴上半月形的银色小金属片。这时候，一切谈话立即停止了，代之而起的只有锤子的敲击声，以及随着这敲击声带来的希望：今年秋天将在这口锅里煮李子酱。父亲在夜晚的灯光下搞这类所谓的发明创造，由来已久。譬如说，他曾经苦心创造了一台割麦机，而且备加赞扬，很有些踌躇满志。可惜，机器没有人使用过，今天躺在国营农场机修车间的一个角落里。但是，他还在等待着专利权。

我坐在微弱的炉火旁打盹。随着那熟悉的锤子声，往事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我竭力想找出那条扯断了的线以及滚进了我童年的丛莽中的线团。这条线代表着父亲从本世纪初直到今天的坎坷的人生道路，眼下即使是我也觉得越来越难理解他的一连串固执的蛮干有什么作用。我心头不由得悸动了一下，知道这说明自己已经疏远了他。过去，当我追随在他身边的时候，只要他走一步，我就会连走两步，唯恐跟不上他，总是象一匹小马驹似的在他后面奔跑。每当收割脱粒的季节，我总是贴着他的后背，睡在干草堆里；清晨，我们一起用清新的井水洗掉脸上的夜露。那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更接近他的思想。只要看见他一个简单的眼色，我就会迅速领会自己应该做什么和往何处去。也许，正是这种想法现在噬咬着我：自己丧失了凭一个简单的眼色理解他的能力。时间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有一件事情是必须澄清的：他每天的辛勤劳动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他的农业合作社社员的身份是象征性的。他那残存的往昔的活力已经胜任不了使用镰刀或者铁锹的农活。他从来没有超出过作为一个匠人的界限，在学习各种各样的手艺中耗费了一生，可惜是事倍功

半，虽然遍习百艺，却无一精通。我不能不说，他追求着某种确定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却永远同他远隔着一座山，好象奥洛尼·扬诺什[①]诗中描写的追逐彩虹的孩子一样。

尽管父亲不是徒步，而是骑着自行车在追！

为了逃避打短工的沉重劳动，父亲在二十年代跑到克鲁日去当洗汽车的工人，后来成了司机助手，又从那儿回家来当了庄园里的机修匠。从庄园又转到布加勒斯特当临时工；而后又重新回到家里，成为种植两波贡[②]耕地和半波贡牧草的农民，本区教会的佃户，接着又在邻村当上了机修匠。十年之后，他终于同别人合买了一台脱粒机。

一切都以破产告终。债务吞噬了他的草地、母牛、猪、家禽。

可是，一条迷人的新的彩虹又展现在他眼前。

战后，他侥幸在卢图什郊区看见了一台被烧毁的脱粒机的钢架。他买了回来，从旧货市场和同行手里找到缺损的零件，重新装配了起来。那些轮子、传动带和轴都是他从三个、四个甚至七个村子以外背回来的。他用木杠插在铁轮里，背着翻山越岭，虽然腰被压弯了，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但意气昂然。眼见机器已经装配完毕，油漆也快吹干，父亲却根据当时的法令被列入了富农的名单。这是一次更加危险得多的失败，是家庭的大灾难，带来了烦恼、赤贫和无穷的恐惧。“父亲，你不必害怕。”他在克鲁日、阿尤德和布加勒斯特的儿子们在信中这样说。“噢，我不怕，只是感到吃

① 奥洛尼·扬诺什（1817—1882），匈牙利伟大的叙事诗人。

② 波贡为罗马尼亚过去使用的农田面积的单位，一波贡相当于半公顷。

惊。”他回答他们说。出于国营农场一个头头的愿望，父亲和母亲被扫地出门，这个头头占据了那两个房间。住进来之前，这个头头仔细查看了每个角落，连烟囱也看了一眼，唯恐有什么暗藏的危险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窥视着他。经过这一番查看，他才躺下。窗下，蟋蟀在嚯嚯地唱着。我的父母睡在牲口厩的阁楼上。就在这时候，食品柜里的一个西红柿酱瓶子掉在地上，啪的一声碎了。房里的新主妇叫喊着冲到院子里，硬说是父亲用手枪谋害他们。“噢，天啊！她怎么会这么想！”母亲后来在信中表示惊奇。“事实上，你父亲正在梦中哭泣。最大的不幸不是我们现在的境遇，而是这种怀疑将会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后来，这个不幸也终于过去了，而且各种各样的无端猜疑也随之减少。从布加勒斯特来了一个委员会，进行实地调查。经过长时间的询问，在委员们的一连串摇头之后，父亲被恢复了权利，重新搬进了自己的房子。他被安排在国营农场机修车间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等于获得了幸福。他立即在房顶上设计了一个大风车；按照他的计划，风车将在风力推动下旋转，它所产生的能量将用于家庭照明。但是，这只不过是梦想：不刮风。接着，他又着手改造炉子，想在缺乏木柴的情况下用石油取暖。一个新的梦想可以给人一种最快乐的感觉；温暖的屋子将使严冬变得可以忍受。但是，结果是原油的臭气熏人，烟雾满屋，因此这项发明也只能象其他种种不成功的试验一样，束之高阁。然而，这次的失败也并没有使他气馁，很可能是这种感情已经在他心里牢牢生根，使他有了免疫力，能够淡然对待任何失败。实际上，他对于工作的永无休止的渴望使他立即又转向成百上千的其他对象。今天，伸展在各家

房顶上的无数天线就是出于他的手。从早到晚，国营农场里震响着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铡草机的马达声；父亲也维护着这些机器的“健康”。每当农忙季节，总是可以看见他背着那只塞满了急需工具和替换零件的破背包，象一个足球裁判似的在田野里奔跑。我不知道他在这种时候想些什么。但是，晚上一回到家里，腰痛使他坐卧不安。

现在，在跟着蜜蜂进行了这场可诅咒的奔跑之后，父亲的腰痛病又发作起来。临睡之前，母亲用一块热毛巾围着他的腰。在施行热敷疗法的同时，他们彼此关切地取笑着对方的老态，回想起青春年华。

“你又在打什么主意？”

父亲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按着热毛巾，坐到床上。他两只脚后跟彼此搓着，狡黠地回答说：

“应该为孙子们做一辆小马车。也许假期里有人会回来。”

“这个主意不坏。还有呢？”

“应该在屋后挖一口井，还装个水泵。你说好吗？”

“我们没有钱。”

父亲不屑地摆一摆手。钱从来不会从天外飞来，没有钱不是障碍。

“我们将会有清凉的甜水。”

在最初一瞬间，母亲似乎怀疑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接着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在那出现在脑海里的梦想中，她已经朝将给我们带来清凉的甜水的井泵奔去。在向这些伟大计划迈进之前，父亲又拉了两次自己的裤子，然后装出十分恼怒的神情，抱怨又掉了扣子。母亲意味深长地瞥了

他一眼，笑了起来，因为父亲不是一个好演员，在这样的时刻装不象恼怒的神态。

“瞧把你乐的！难道你不怕死?!”

“谁说不怕，那是说谎。”

母亲踮起脚尖，抬头去吹熄油灯。她的头发已经松开，披散在背后，双肩十分瘦弱，背部的骨头隐约可见，但她的动作是那么轻柔，仿佛连空气也没有碰动。她依然在微笑。对死的恐惧也包含着我们意识到自己活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忧虑正在困扰我们。现在，我看见她的脸颊显得意外地年轻，仿佛又恢复了青春，回到了人生的忧患刚刚开始的年代。

天上的摇篮

今天，我们家里来了许多亲戚；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命运，犹如手里抱着一个顽皮的孩子。M姑母也吃力地拄着一根疖瘤错生的拐杖，看我来了，虽然死神已时刻在窥伺着她。告别的时候，我想这也许是我对她所作的最后一次道别。就在这时，一只红色的摇篮从我窗前飞过。那正是正午时分，它象一匹长了翅膀的马驹，飞向珠白色的天际。

“瞧！我的摇篮！”我指着它，对母亲说。

“不是你的摇篮，”母亲说，“可能是有人生了孩子，借来的。”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天的谈话。摇篮的故事是我们的

谈话所要解剖的主题。它的神秘的魅力使诗人的想象从星际的王国回到人间，回到这听不见仙乐、而只有农民孩子哭声的泥土地里。

我首先察觉，那只红色的摇篮是一个人用肩膀扛着它送往目的地的：一个头戴皮帽、身穿紧身马裤的农民，矮矮的个子。那只红色的小筐随着他的步伐在跳跃，仿佛是他自己的欢乐，他自己的生存的脉搏在他肩头上跳动。这种急切地想要炫耀自己有了孩子的动作是他生存的一种形式，可惜摇篮里是空荡荡的，而且一旦看清那不是一匹飞翔的马驹之后，好象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一切都摆错了位置。但是，它毕竟是应该受到顶礼的，因为它有着辛劳的过去。母亲说，有多少成人在这摇篮里向世界呐喊。在我们这里，这种使人类的哭声化为美梦的筐子是不断更换主人和门户的，就象磨刀人扛在肩上走街串巷的凳子一样。摇篮永远不准休息，也不准扔进阁楼或者牲口厩里，这是法律。一只比较结实的摇篮成为名符其实的公共财产。甚至在多少年之后，最初的主人和制造者的名字消失在迷雾之中，就象民歌的起源一样。用摇篮晒黄豆是莫大的罪孽。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①……”母亲用假装的严肃神情提醒我注意，实际上是要说明这支无限的队伍的源流。接着，她补充说：“既然如此，久拉为什么不能生久卢卡？费伦茨和亚诺什为什么不能生费伦茨卡和亚诺什卡？他们为什么不能让摇篮工作？”

① 基督教《圣经》故事中说，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始祖，其子以撒为希伯来族长，生子雅各。雅各生十二子，为犹太人的十二列祖，其中包括这里所说的犹大。文中的这段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

因此，母亲的思想跨越了几千年的距离。后来，她又说：

“我的儿子，生儿育女不是普通的事情。”

你不能在留下一个生命接替自己之前离开这个世界，进入那个影子的世界，这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有些人虽然已是风烛残年，骨头和筋脉在雾水的侵蚀下变得松软，却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生命，那给予我们每天的面包的唯一主宰就会说：人啊，走了吗？请留下接替者。

在我们童年的游戏中也体现着对这件人生大事的关切。游戏一般是在村里有人举行婚礼之后开始。在青年夫妇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结婚之后，一群孩子重新演出这场奇怪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喜剧。我们通常以最雄壮的场面作为开始。八至十个孩子手挽着手，象醉汉似的在大路中间摇来晃去，用手势喝令赶车的回避，否则将自讨苦吃。这时，乐师——往往真的是一个茨冈孩子——把一段木头当作提琴，吱吱呀呀拉着，而大提琴手用一根小木棍敲打着自己那腆出来的肚子，自得其乐地哼着一支欢快的曲子。

我们用小药瓶喝李子酒；吃着用鞋油盒烤的甜面包，彼此用诗歌敬酒。我们每个人都选了一个妻子，她们这时会走上前来，用最真切的似诉如怨的语气，说出女人们的万古不变的祈求：

“回家去吧，米哈伊，你喝醉了。”

“闭嘴，婆娘，小心我揍你。”

有时候，还真的动起手来。于是，“婆娘”撒泼嚎哭起来，沿着沟边跑来跑去。就象每个男孩子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自己的偶像一样，“婆娘”在脖子、背上或者谁知道什么

地方挨上一拳或者一个巴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象亚诺什叔叔一样揍她！”“我只用手背搧她，免得把她打肿了。”当然，也有相敬如宾的模范丈夫：“女人应该得到爱；女人什么也不怕，但是没有爱情就会枯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偶像——热恋的靴匠的名言。

N．R．是新娘（别忘了今天去看望她）。她是一个瘦弱的小姑娘，长着栗色的头发和一对蓝眼睛。前额上戴着一个用田野上的野花编织的花冠，肩上披着一条绣花餐巾，代替披肩。新郎把桑树叶摇落下来，替新娘的赤脚裹上一双绿色的鞋子。

“愿这双鞋子象雪花一样轻，不磨你的脚后跟！”

我们的腿虽然短，却飞速跨越着时代：我们的游戏不限于举行婚礼，而且还包括它那受到祝福的果实。在跳了很长时间的舞之后，六岁的新娘和七岁的新郎完全按照应有的礼仪退入洞房，也就是那棵桑树顶上，同一群吵吵闹闹的麻雀一起吃着细小的桑葚。等了一阵，我们便喊着向新郎发问，准备什么样的葡萄酒迎接他们下来，红的还是白的？因为，按照古老的习惯，这里包含着另外的意义：红葡萄酒颂扬新娘的贞操，白葡萄酒则告诉人们，那可爱的人儿不是一个处女。树下的人们对于这两种颜色同样都感到高兴，但比较起来似乎更喜欢白色，因为白葡萄酒里包含着更加丰富的戏剧性，带有更加灰暗的悲剧色彩。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新郎必须因为痛苦而喝得酩酊大醉，拉着新娘的手送回娘家。一进娘家门，新郎便劈头问道：

“这是个什么样的娘儿们，为什么给我做妻子？”

但是，我们那个幼小的新娘却带着胜利者的骄傲抢着喊

道：

“红的！红的！”

“是真的吗，拉伊奇？”我们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假装不相信。

“如果她说了，那就是真的，”拉伊奇从树上跳下来，下令凿一个摇篮，因为他已经在上面的桑树枝上孕育了一个婴儿。

这时，新娘才小心翼翼地从树顶上下来，布围裙底下揣着一个裹在桑叶里的“王子”。姑娘也许是从她母亲或者谁知道哪个孕妇那里学会了临产前的表情，开始迈着象小鸭和小鸡一样可爱的步子，摇摇摆摆地走着：

“我胃口好着呢，”她说，“我要糖、核桃、醋栗……”

谈到食欲问题，有时不免出现争执：

“难道我们没有说定你该要些什么？”

“我所看见的一切。”

“对，糖和核桃，可是你看见哪儿有醋栗？”

“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了。”

“在哪儿？”

“在埃德尔斯坦因老爷的花园里。”

“请教父跑一趟，偷一个醋栗来！”拉伊奇下令道。

这时，年轻的妻子绕着桑树走了九圈，然后坐在草地上说：

“我要生了，赶快去请接生婆！”

接生婆赶到了，名叫凯列门，是一个脾气温和的孩子，很适合为婴儿洗澡和包裹。与此同时，一只用玉米杆或者向日葵杆编起来的摇篮已经完成。我们把桑叶娃娃——“王子”

放在里面。小妈妈一边摇着摇篮，一边唱着优美的歌曲。我们象受到拿撒勒人吸引的牧人①一样，围坐在一起，好象发现了什么奇迹似的注视着婴儿。接着，我们喝着小药瓶里的酒，庆祝新生命的诞生，庆祝生命的繁衍不息。恰恰是这生命的延续性使我们所有人从混沌走向光明。

“愿上帝保佑你不过早地断绝奶水。”

为了使父亲的名字拉伊奇也能延续下去，我们把孩子命名为拉约什，而万能的、温和的凯列门不再充当接生婆的角色，摇身一变，成了神父，敏捷地举行了祈祷，宣告命名仪式结束。

那一年发生了毁灭性的大旱灾。铁锄碰到泥土发出钟声一般的当当响声。玉米垅里，除了我们父母的汗水，得不到一点雨水的浇灌。但是，我们对于这一切并不十分关切，而是立即着手抚养拉约什，直到他长大成人，养老送终。生命犹如一头年老的雄狮，听任我们摆弄着它的鬃毛，用一切可以想象的办法诱惑它。但是，它之所以有这样的耐心，是因为相信，不管怎么样，终有一天将把我们所有人置于它的利爪之下。

事实果然如此！

现在，母亲已经在考虑身后的事情，因为人总是应该留下点什么。

“生儿育女是一件真正的大事。我的父亲塞凯伊·盖尔盖伊和母亲德兹迈里·玛丽什科每天晚上到院子里招呼全家

① 见《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降生后放在客店的马槽里，上帝的使者告诉伯利恒的一群牧羊人去该处寻找人间救主。

吃饭的时候，总是一口气喊上一串名字：萨里，玛丽什科，约什卡，贝尔塔，皮什塔，埃尔热，盖尔盖伊．约娜，埃日蒂，若菲，雷贝卡，还有天晓得叫什么名字！如果我没有记错，一共十一个！我的祖父塞凯伊·米哈伊只有四个孩子，可是曾祖父拉斯洛生了十二个。你父亲这一边，祖父苏乔·米哈伊和祖母伊莉耶什·阿格内什生了九个孩子：卡蒂，玛丽什科，盖尔盖伊，安德拉什，达尼，阿格内什，尤莉什卡，安娜，拉斯洛。他们赶集的时候，就靠从庄园里挣来的工钱为全家买一点糊口的东西，比不得今天，唯恐钱花不出去，发愁给小宝贝买什么好！你的曾祖父也叫苏乔·米哈伊。关于他的生平，伊什托克·山道尔神父，愿他在地下安眠，记下了这首'诗'。我想把它发表在报纸上！”

我抄录了记述一个家庭变迁的这首“诗”：

农奴苏乔·米哈伊终年六十四岁。他的第一房妻子库塔什·卡罗琳娜青年早亡，终年三十八岁。

第二房妻子波加斯·雷贝卡青年早亡，终年三十七岁。

他们的子女：

阿尼科，生于1844年。

安德拉什，生于1847年，同年夭折。

拉契，生于1849年，四岁时夭折。

玛丽什科，生于1852年，一岁时夭折。

拉契和玛丽什科死于同一年。

萨洛梅，生于1854年。

卡蒂卡，生于1856年。

玛丽什科，生于1859年。

苏西卡，生于1863年。

德博拉，生于1865年。

久里，生于1868年，夭折于1874年。

马尔特齐，生于1870年，六岁时夭折。

亚诺什，生于1873年，翌年夭折。

久里，生于1875年，死于1876年。

卡蒂，生于1878年，同年夭折。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观念组合促使母亲把伊什托克神父的这张民政登记表说成是"诗"？也许，这是一种夙愿，生长在她感情深处的永不平静的想象，或者是把生活与诗歌等同起来的一种观点。文学尽管历经变迁，但没有能够磨灭掉母亲心灵深处的这种想法。我们姑且把它看作是母亲自己的艺术观、人生观：农奴苏乔·米哈伊一家十四口，十人早亡，只有四人活了下来，同灭种作斗争几乎是他唯一的目的。这是一条血的道路，靠着唯一的一只摇篮逾越了一切历史障碍。

农奴苏乔·米哈伊的命运比民间传说中的智者马诺列①更加悲惨：他埋葬了两个妻子。一年又一年，他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坟墓。1896年，一岁的久里和六岁的马尔特齐同年夭亡。

只有大自然才会有如此巨大的惊人浪费：成千上万颗松树种子随风飘落，希望至少有一颗能够在看不见的石缝里生长。

母亲相信，如果象今天这样，有一个经常把针头和针管

---

① 智者马诺列也称匠人马诺列，是罗马尼亚和一些东南欧国家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主要内容为：马诺列为了建筑宫廷教堂，被迫把女儿和妻子当作祭神的牺牲，而在教堂建成之日，马诺列本人也被害。但这个传说的具体细节，在各个地区和各国有出入。

揣在口袋里的萨斯·久拉那样的人照顾，这支步兵大队也许全都会活下来。这位萨斯·久拉带着各种各样的药品，跑遍了村里的家家户户，替病人诊疗。我想，有一点是很发人深思的：今天，我们村里的乡亲们是药品的最大消费者。由于胃口象魔鬼一样好，即使没有病，也喜欢吞下医生先生的“钮扣”。譬如说，饲养员往槽里扔了两把草之后，便往门上一靠，慢吞吞地掏着口袋，但掏出来的不是烟盒，而是一瓶维他命。“这管什么用？”拖拉机手问道，他虽然身上穿着工作服，外表象个工人，骨子里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什么都管用！”“那也给我一粒。”大约是在八年或者十年前，医生给我父亲开了一张治腰痛的方子。现在，这张方子仿佛成了救命天使，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传来传去。半个村子的人都在打听这张方子的去向，而从邻乡传来消息说，不久就可以还回来，不过他们也在等着绍姆库察农场一个犯腰痛病的看葡萄园的老人把方子送去。不知道哪一位忽然心血来潮，认为这样的仙方不应该免费出借：

“谁用了，就该付钱！”

归根结底，那第一个犯腰痛病的人为什么不应该有一笔小小的收入?!

我的思想又这样回到了现实，发现童年时代的小新娘N.R.也是经过一场严酷的斗争，被“免费”从死神的魔爪下救了出来。在过去，即使是一位男爵也享受不到医院给予这个瘦弱的普通姑娘的贵重药品。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

“我不知道她有了孩子。”

“是的，确实这样。”母亲点一点头，我从她的脸上看

出来，有关的故事足够写一部小说。

其实，回过头来平静地细细一想，我不应该吃惊。我们同N．R．一起在桑树下游戏的时代，她同拉伊奇在天空下，在麻雀叽叽喳喳欢叫的桑树枝间孕育“王子”的时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过去。我仍然保持着记忆的线索，N．R．童年时代的形象在我脑海里至今完好无损。但是，现在她象我一样，走出了欢乐的游戏圈子，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游戏中的幻想的摇篮不知不觉充满了阴影，代替那必须为他装哭的“王子”，一个嗷嗷待哺的真正的儿子来到了世间。

“我应该去看望她。”我对母亲说，并且马上立起身来就走。

走了几步，我才想到自己的行动有点唐突，便回转身来对母亲说：

“能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吗？”

“天黑之前回来！”母亲也开起玩笑来，但只是淡然一笑，犹如一声叹息，而眼角上的阴影又开始笼罩着她的整个脸颊。

我就这样离开了家！

我仿佛又同小伙伴们搂抱在一起，背后已经传来土制提琴的乐曲，时光同我们一起逆转，那棵茂密的桑树又在飘落着温热的绿叶。

“我们街上在举行婚礼……”我的声音象新开口的刀刃，寒光闪闪，劈开了象合金一般坚硬的时间的高墙。在这呐喊和重新沸腾起来的童年时代的狂热感情的道路上，不可能有任何障碍。我从来没有想过世界会有另一个样子，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不能行走的道路和跳不过的栅栏。在那时候，

死亡没有任何威慑力量，因为我们仿佛用一根黑线把死神拴在地上，而傍晚我们感到饥饿的时候，又把它抛弃在大路中间，抛弃在白昼的尘埃中，就象那段充作提琴的木头一样。

象一棵蒲公英一样的小新娘在埃德尔斯坦因老爷的醋栗丛中等着我们。而早已不在人世的埃德尔斯坦因老爷现在忽然复活了，又正在走向小偷们偷醋栗的地方，想抓住谁知道哪一个调皮鬼，用下次将受毒打的威胁来加以恐吓。

但是，对于埃德尔斯坦因老爷的恐吓，新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她已经具备了一切条件，将从神话中所说的天真和混沌的时代，走向一个女人的生活。同这种推动力比较，挨几下打算得了什么。脚上穿着绿色的桑叶鞋，头上戴着花环，肩上披着麻布的头巾，身边站着赤脚的新郎，再过去几步是那棵桑树，她将绕着它走九圈。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相信生活是不可亵渎的。

我推开一扇小小的门，童年时代的婚礼场面退出了脑海，忘却的霜雪逐渐飘落下来。在N.R.的小院子里，我希望重新看到以往那些宁静和有条不紊的角落；但是，猛一望去，眼前出现的仿佛是一群醉汉。满院子是一堆堆由树杈、木块和荆条组成的破烂，勉强趴在地上，仿佛随时都会塌坍下来。鸡舍摇摇欲坠，夏天做饭的棚子完全堵塞了起来，仿佛是跪倒在地上，不再有人的足迹，不再有夏天的汗味和甜饼的特殊香气。三棵伤痕累累的老李子树好象是这个院子的绝望气氛的写照。它们寻求着通向天穹的道路，但根下的泥土却在浮动。在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扭曲状态中，它们拼命想随遇而安，保持自己挺拔和高傲的外貌。

只有房子是新的，牢牢立足在小土岗的宽阔的前沿。昔

日的小新娘躺在床上。她更加瘦弱了，显得憔悴，那双蓝色的眼睛在岁月的浪花冲击下失去了光泽。只有那乳白色的袒裸的胸脯丰满而鼓胀，象风帆一样颤动着。一个真正的婴儿象勇敢的小海员一般，双手攀在她身上，象是天晓得什么国际比赛到了最后一刻似的，紧张地吮吸着她的乳汁。她犹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伸手到枕头下拿出一块刚刚熨过的干净手帕，平静地盖在乳房上。

“请坐。”她友好而羞怯地说。

我坐到那张矮床上，当然先是夸奖了一番她的胖儿子，接着又赞美新房子。我脑海里不禁出现了昔日旧房子的景象和她那象芦苇一样纤细的小姑娘的神态。

“房子是翻新了，”她说，“但是昔日的小姑娘已经面目全非。”

“你好？生活得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随手把遮盖胸脯的手帕换了个位置，让怀里的孩子吮吸另一个奶头。

“多谢你的问候。”

“你看，我这样……”她忧伤地微笑着说，“我分成了两半……”

“你应该请我参加婚礼。”

“不可能。”

“为什么？”

“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根本没有举行过婚礼。”

她虽然在对我说话，目光却飞越过我的肩头，望着远处。我猜想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情况，因此再也矢口不谈婚礼。在我们这里，还经常有抢姑娘的习俗，这并不是电影里描

写的那种使人开心的冒险。譬如说，B姨一早醒来发现，在一起跳舞的那个晚上和抢亲的日子那样勇敢的骑士，卑怯地溜走了；姑娘只得包上小媳妇的头巾，腋下夹着因为羞耻而变得沉重的包袱，回到父亲家里。那儿等待她的是在这样的“节日”应得的巴掌。然后，为了把这样一个姑娘嫁出去，全家合力奔走，指望能哄骗到一个瘸子或者呆子女婿，因为耻辱必须洗刷掉。

“你丈夫在哪儿？”我问。

“都是为了这个冤孽，”女人叹息道，“能在哪儿呢？”

“他遗弃了你？”

“我们只订过婚。”

看见她流泪，我就不再问下去。泪水滴在孩子的脸上，同母亲的甜蜜的乳汁混合在一起。人就是依靠这些不同的养料成长起来的。后来，N．R．的母亲回来了。她一面拍打掉身上的雪，一面用各种各样的粗话咒骂着那些订了婚的男人。

“没有把戒指捞到手之前，这家伙也不敢胡作非为。手上有了订婚戒指，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作践女人。”

在盛怒和悲痛之下，这位老妈妈连订婚的必要性也竭力否定：

“要么立即上教堂举行婚礼，要么各走各的路。”

不过，我还是斗胆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反复说明人们必须有一个比较长的了解阶段。当然，也许有人走错了路，徘徊犹豫也是自然的。

“我不反对。了解是有用的！”

老妈妈也擦掉了眼泪。女儿用祈求和责怪的目光望着

她，因为她的诅咒象一块石头一样，伤着了无辜的孩子。老人也察觉了这一点，怀着难于掩饰的后悔表情，开始在棕色头发的小外孙身上忙碌起来。她烧热了洗澡水，把尿布推近炉子。在炉灶壁上，挂着一条小纸蛇，在气流的吹拂下微微舞动。

“请别见怪我见面噜嗦那些不愉快的事。”老人用恳求的口气对我说，然后问女儿，是否想吃点儿什么，今天晚上可以宰一只母鸡。

一阵沉默笼罩着我们，仿佛是和解的信号。

当然，孩子将长大起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耻辱也将逐渐褪去颜色。

“我看见亚诺什了，”后来，老人说，“他给自己的儿子借了一只摇篮，伊格纳茨家的那只红色的摇篮……”

“我已经试过那只放面粉的箱子，”年轻女人回答说，“放在那里面摇起来就象海湾里的小船……”

“孩子将象面包一样在里面长大。”我说，算是代替孩子父亲的祝福。但是，我不再提到桑树下的那个“王子”，而是让他埋在树枝间轻轻飘落下来的温暖的白雪下。

〔**后记**〕安德拉斯·苏乔（Andras Sütö）是罗马尼亚当代匈牙利族作家，1927年6月17日生于克鲁日县克默拉舒的一个农民家庭，只上过七年学。罗马尼亚解放后，他先是在一家匈牙利文《光明报》当通讯员（1945—1947），然后从事党的工作（1947—1948）。1949年又到另一家匈牙利文报刊《人民之声》担任编辑至1955年，并任特尔古一穆列什市的匈牙利文文艺刊物《新生活》的主编。

安·苏乔的文学创作始于1948年，最初是在克鲁日的匈牙利文刊物《我们的道路》上发表短篇小说。他的作品以反映罗马尼亚当代农村，特别是他的家乡的农民生活为主，文笔简洁幽默，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大都是中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曙光中的胜利》、《人们开始行动》、《新鞋》、《一个议员的信》、《一盒烟》、《萨拉蒙的岐途》、《不知名的请愿者》、《母亲祝我做一个愉快的梦》和《天上的摇篮》等，其中《新鞋》曾在《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上翻译介绍过。

苏乔除了从事小说创作之外，也写过不少剧本。在六十年代，他的剧本大部分也是农村题材的明快的喜剧，如《燕子的眉毛——翅膀》、《爱情，请你不要急》、《毁灭人的爱情》和《可怕的吉迪昂》等。近年来，苏乔从事反映宗教改革斗争的历史剧的创作，写了《一个马贩子的花》和《火刑柱上的星》等。

《天上的摇篮》是他在1972年写的一部自传体散文作品。罗马尼亚当代著名作家梯图斯·波波维奇在读了这部作品后，曾经给苏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作品真挚感人。波波维奇写道："……时间随着你的书一页一页庄严而又平凡地流逝着，人们也庄严而又平凡地逝去或者生存。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和思想，看见了他们克制的行动——这些长期受屈辱的人们保持尊严的奥秘——重新看见了我的父母、亲戚、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的相识……我怀着几乎是痛苦的迫切心情感觉到了童年的春天和秋天的气息……"

这里介绍的几节是根据罗马尼亚克里特里昂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该书罗马尼亚文本译出的。

——译　者

睡　美　人（选译）

——美国游记

拉·图多朗

陆象淦译

我继续赶路，头脑里充斥着由于到达旧金山时的倒霉遭遇而涌上心头的阴暗回忆。这里，令人毛骨悚然的荒凉和寂静使我想起了美国另一个大城市。也是晚上大约九点刚过，城里，即使在市中心，也不再有任何生活的气息；除了偶尔有一个迟归的行人贴着墙根走过之外，连狗也看不见一条。那个城市名叫克利夫兰。当时，我正沿着欧几里德大街匆匆赶回旅馆。这条大街全长三十多公里，其中心地段曾经是市民的骄傲，但是现在由于恐怖而正在衰败，面目日益可憎，居民日益减少。我应安德里卡先生的邀请，在附近一家装饰得俗不可耐的饭馆里吃晚饭。饭馆坐落在一幢水泥和玻璃建筑的最高层。如果不是从窗口可以眺望伊利湖，在这里吃饭真叫人腻味。湖岸上有一个小型机场，闪烁着彩色的灯光。私人飞机在那里不断起飞和降落，构成一幅迷人的持续画面；驾机夜航，无论从构思或者实际场面来说都是很美的，而我始终觉得这是涂上了当代色彩的一个神话。“实业家！”安德里卡先生提醒我说，剪断了我的想象的翅膀。

我并没有因此而生他的气，对于这顿讨厌的晚饭也毫不介意，因为他对我讲述了美国生活各个方面的许多趣事逸闻，这充实了我的头脑。否则，我是无从了解到的。这些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去发现我所希望发现的美国，无论如何不至于走向极端。

要回旅馆，必须穿过一个纪念广场。广场上铺的是花岗岩还是大理石板，我已经记不清楚，总之很有炫耀豪华之意，既有拼花图案，又有人工喷泉。但是，没有了人，这个被称为克利夫兰名胜之一的广场，就不啻为一片旷野，徒有其名的废墟而已，到头来只能用以堆放垃圾和生长野草。我试着加快脚步，伸手搀扶不久前双眼做了剥除白内障手术的安德里卡先生。我们那急促而不灵活的脚步声象是在乱石堆的荒野里回响，我们投向四周的影子仿佛是第一批登月者的幻影。

我同样想起了在芝加哥度过的那个夜晚。本来，我早已忘记了芝加哥的坏名声，不再把它看作暴力城市。这当然不是指匿名电话和不速之客敲门之类的事情。有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美国作家，曾经专门搬到这个城市住了一阵，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体验一下危险的生活。他毫不含糊地证实，芝加哥作为暴力城市名副其实。他还公开地说，即使是到附近报亭去买一张报纸，也必须有保镖陪伴。我觉得他太过分了，大可不必这样渲染恐怖，但也许他对情况了解得更为透彻。

那是美丽的一天，阳光明媚，但我忘不了前一天从克利夫兰坐旅行车来此时沿途的滂沱大雨。那滚滚的乌云象是要把天空撕裂似的。我心里不由得暗自说，被雨水淹没的公路

也许会断裂。我的脸色和心灵一片阴暗，默默诅咒着大自然，对于美国也表示愤愤不平。因为，这样的大雨在其他地方似乎是不可能遇到的，是美国式规模的大雨。当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这条路不要有尽头。然而，芝加哥就在前面几百公里处，我们正在不可挽回地接近它。车的速度虽然不快，但很稳定——每小时五十五英里。于是，我又咬紧了牙，紧握拳头，凭借自己的全部想象力祈求命运之神把雨搬到其他地方。当我们进入芝加哥时，天气出奇地好，远远超过我向命运之神的祈求。天空晴朗，高远得有点不自然，现在想来，在美国之外恐怕是看不到的，因为这里有着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星象组合。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就此忘记了自己是在何等压抑的心情下到达这里的；尽管我不是那种总是同自己过不去、对往事耿耿于怀的人，但心里唯恐大雨会随时重新袭来，正如停止得那样突然和出人意料。无庸讳言，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

第二天，天气依然晴朗。我走遍了全城，脚上穿的是那双被雨水泡坏了的皮鞋，但觉得格外轻松，如果象神话里的老幼皆知的天使那样插上翅膀，也许会飞起来。我心里暗自说，只要在作为这个城市骄傲的密执安湖滨大街走上一巡，就会心满意足。在到达芝加哥的当天，我就匆匆看过这条大街。可惜是晚上来的，没有时间散步，急着寻找一家航空公司的办事处预订机票；从这里开始，到美国西部，都是远距离的旅行，只能乘坐飞机。我被这条大街的美丽景色所触动，第二天在环游了全城之后，又回到了这里，想无忧无虑和不慌不忙地细看一番；我这样沿街走了很远，发觉天色暗了下来，原来活跃、安详、充满笑声和欢乐——那是一个星

期日——的人们开始离去。我却被豪华公园的美丽景色迷住了。这些公园占地很广，即使全城居民和所有的旅游者都倾泻到这里，恐怕也不会显得拥挤。公园里的一切都建造得不惜工本，象征着美国的无与伦比的财富。我没有注意到时间已经晚了。待到我往回走时，早已行人稀落，只有个别迟归者，行色匆忙，也很快消失了。街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和一群汽车。汽车在大街和湖岸之间的公路上排成三列或者四列狂奔着，是欢度周末后赶回来的，曾经给野外带去过狂热的生活。它们仿佛事先约定在某一时刻相会，结伴而行似的，汇成了一股机械的巨流。一刻钟后，只能偶尔听见个别迟到车辆的轰鸣，仿佛在更加疯狂地奔驰。

我仍然没有感到不安，并没有把熟人的忠告放在心上，不相信在如此美丽的世界里会发生丑恶的事情。走近横跨芝加哥河的大桥，看见左侧有一条街，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我毫不迟疑地跑过去，想在人群中再留连片刻，至少见识一下夜生活的最初时刻，不必在七点半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尽管在克利夫兰九点钟回旅馆途中所经历的恐怖场面使我仍然心有余悸，心里明白七点半这个时刻在美国街头意味着已经很晚，而不是天色尚早。

这是一条娱乐街，有电影院、酒吧间，摆在人行道上的杂货摊，以及星期日开门的乐器商店，里面的半导体收音机和收录机大叫大嚷着，如同街上的人群一样。我信步走着，同人流汇合在一起，心里因为有这么一个稍微能多接触一点芝加哥风貌的机会而颇感自得，正如我初到纽约那天晚上一样。不过，现在不敢那么天真了。

没有任何人阻止我，没有任何人推搡我，没有任何人攻

击我。直到又走了五十来米，我才发觉一些可疑的人物和敌视的眼光在盯着我。我立即从第一条横街向右拐，奔向已经不远的旅馆，两眼不敢旁顾左右，而只是竖起耳朵听着背后的动静。这样，我又回到了现实，回想着白天所见到的一切，准备在适当的地方加以叙述：那使我留连忘返的游艇码头，还有近在咫尺的著名的密执安大街。我继续思索着，回顾多少天来所见到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不由得悲伤地对自己说，如果在晚上七点人们就必须把自己关在家里，而警察只敢双双结伴巡逻，并且不下警车一步，那么这些美丽景色和财富有什么用处?!有时，晚上再晚一点，还会接到神秘的电话，甚至有不速之客敲门。

现在应该谈一谈旧金山了。恰恰是在旧金山，在促使我作了这些阴暗回想的旧金山，我见到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场面，在我的心里播下了恐惧，觉得自己并非处在受保护的地位。两个骑摩托车的“地狱使者”(Hell's angels) 从我面前经过。幸好，我在街角上，没有挡他们的路。他们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冲上了鲍威尔大街，用加速到极限的摩托的吼叫声恐吓行人。人们很熟悉他们，避之唯恐不及；谁不逃到一边，难免遭到不测。我没有看清楚他们，但已领教过他们的威风：一天前，当我坐彼得先生的汽车从离婚城里诺回来时，遇见过这些“地狱使者”。彼得先生是我朋友的一个熟人，还没有见面，只从电话里听见我的话音，便邀请我同他和他的夫人——一位沉默、善良、温顺的菲律宾妇女——一起去度周末。这种邀请是符合美国精神的，所以我接受了。在那个周末，我也少许领略了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在度过了愉快的两天之后，当我们驾车从高速公路回来

的时候，看见“地狱使者”从对面的车道上驶来；所幸的是，我们没有挡他们的路，上下单行线之间的草坪把双方分隔开了。最前面的是五个人，占据了整个路面，骑的是他们所特有的那种奇形怪状的摩托车。这种车的前轮特别向前突出，前叉后倾，而且非常长，车把高高翘起，与骑驾者的肩膀相齐；这些人相貌吓人，留着大胡子，披头散发，穿着象征地狱的颜色——黑色的罩衣。我们的车在高速公路的第二股道上行驶，当时的车辆不多。“地狱使者”们驶得很慢，仿佛是巡逻队，凑巧没有车辆从他们后面赶上来，因此我没有看见有人想超车时将出现的情景。但是，彼得告诉我，只要有人胆敢按一下车喇叭，汽车的前窗玻璃就会被一串机枪子弹打穿。这是可信的，因为不但其他人都这么说，而且这些家伙的气焰和凶神恶煞般的外貌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直到不久之前，警方才开始采取行动，并希望能使之绝迹，但不无法律上的麻烦，因为这些人是合法地组织起来的，属于一个体育俱乐部。欲同美国的法律作斗争，实非易事。

我无意把彼得所谈到的关于冲突和暴力的全部材料在这里一一介绍。我们至少通过电影画报——同电影较接近，图片多于文字——也知道一些。譬如说，好莱坞的某电影女演员在贵族式的别墅区贝弗莉山庄被谋杀之类的新闻，会通过数以吨计的彩色油墨——首先是红色油墨——出现在著名的《巴黎竞赛画报》及其他类似杂志的画页里，为许多人所看到。不同利益和不同道德观的冲突几乎是电视系列片独一无二的主题。政治冲突，事业冲突，家庭冲突等等，我不知道争论最激烈的是哪一种冲突，也许都不相上下吧。在所有这类影片中，都不免要表现凶杀，一个象征恶的天才在银幕

上耀武扬威，大有压倒一切之势，看来眼下善要赢得胜利实在不太有机会。

我早就想写一本侦探小说，一本富有性感但不至使我丢脸的书；可惜没有这种本领，只好让别人来写。然而，如果我从头到尾讲一讲在高速公路上与“地狱使者”相遇后获悉的一个故事，那么这样一本书应该说已经写好。一伙强盗——这个词已过时，但我想不出其他词汇——绑架了一个姑娘，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的富翁的女儿。不言而喻，富翁必须出钱赎回女儿。但是，这个姑娘却觉得在匪伙里生活得很自在，也许是有人搞昏了她的头脑。她不愿回家，成了他们专干非法勾当的同伙。后来，她落到了警察手里，进了监狱，直到她的父亲用金钱和权力证明她无罪——说是不应该只看表面现象，这个姑娘其实只是受害者。即使到此为止，故事已经具有相当典型的美国色彩，但它的结尾更近乎不可思议：姑娘一得到自由，立即同看守她的警官结了婚。不可能还有比这更喜剧式的结尾了！

前一天晚上，我们从里诺回来，路上经过一个名叫奥布伦的地方，在汽车旅馆里过夜。奥布伦这个地名使我想起了早年的一种汽车牌子。我同彼得和他的菲律宾血统的妻子奥罗拉聊到很晚。他们的房间同我的房间不在一幢房子里，中间隔着一个大约五十米的院子。当我离开他们房间的时候，外面下了薄雾，旅馆的院子虽然有灯照亮着，但仿佛到处都潜伏着威胁。主人给了我一瓶刚刚打开的葡萄酒，以便手里有一件象征性的自卫武器。我并未在院子里受到任何人的攻击，那瓶葡萄酒当然被我在房间里静静地受用了。后来，插上门闩，我又在门上顶了两把椅子。这时，我不由得

暗暗问自己，如果我不得已而用酒瓶自卫，我能有几分生机呢？尽管在许多场合有人忠告过我，但一旦面临可能出现的危险，我就把他们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们告诉我说，如果受到攻击，切不可试图自卫，不要做任何可能被理解为反击的动作；顺从地让对方拿去一切，就有死里逃生的希望。这是一种怯弱的表现，正如天一黑必须立即回家或者在光天化日下必须绕过某些街区一样。

妨碍我感受美国的美丽景色——即使我确实无疑地看到了它——的这种恐怖和令人窒息的气氛，我想已经说得相当多了。我不能安静地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心里积聚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愤懑，转而变成厌恶。

我承认并且毫不隐讳地说，有些阴暗的印象也许是由于误解造成的。譬如，在我环游全美，看到了相当多的东西之后，来到了旅程中的倒数第二站迈阿密。在这里，我见一位妇女倒在街头。那是一个美丽、迷人的夜晚，可以感觉到近在咫尺的海洋的气息。我在灯光比较明亮的地方沿街心花园散步。我不敢离住处太远；已经过了应该回去的时间，大约是八点半了。但是，我的心不让我回房间去，它朝相反的方向作着斗争。小心谨慎，这条戒律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虐政，纯粹是令人恼火和不能容忍的陈腐之见。我不能允许它把我同佛罗里达的夜景隔绝，因此起而反抗，不过也并非毫无顾忌。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暗影中的脚步声。就在这时，在离我不远的一条侧街上，突然响起一声喊叫。这条街上还有不少人，都是邻近房子里的住户，他们显得十分安闲，也不想在这样的时间就把自己关进屋里。有些人甚至把小椅子搬了出来，坐在门口平静地聊天。在这样一幅和平的

景致中，我忽然看见一个女人，不知是从哪儿跑出来的，看样子就住在附近，因为她穿得很随便，只套了一件睡衣。我看见她双臂高举，一边喊叫着，一边从人行道上跑过来，仿佛有人在追赶她。她没有走多远，只过了几秒钟，便突然一转身，好象想穿过马路。但是，只见她脸朝下倒在马路中间，两只手依然平伸着。我听见她的骨头和头颅撞击在马路上的响声，然后她就不动了。

一辆汽车恰巧从前面驶来，减低速度绕开了她。握着驾驶盘的那个人只是淡漠地看了她一眼，便驾车扬长而去。没有一位邻居跑来救她，而是象刚才一样，依然坐在各自的门口。这时，已经围聚了不少人，有的出于好奇，有的表示惊疑，有的也许是怀有同情，但没有一个人从人行道上走下来，仿佛那个女人躺着的马路是个禁区。我感到站在原地袖手旁观不啻是犯罪，将受法律的惩罚，何况我也害怕某种危险的后果，或者警察来到之后找我作证。于是，我便顺着街心花园的便道继续往前走去。但散步对我已没有刚才那样的吸引力，或者说已经毫无吸引力了。我一心只想知道刚才那个场面的结局。

过了十分钟，当我走回来时，围观的人更加多了，邻居们照样坐在门口的小椅子上，安之若素。那个女人还象刚才一样躺着不动，没有一个人去伸手把她扶起来。我走到对面的那条街心花园便道上，又踱了十分钟，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来美前不久在布加勒斯特的契什米久公园目击的一件事。那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昼，在冷饮商亭前面，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瓶汽水，忽然象被人砍了一斧似的，仰面倒了下去。我听见了人体倒地和打碎玻璃瓶的响声，看见她仰面朝天躺

在玻璃碴上。在片刻的惊疑之后，就有大约五个人飞奔过去把她扶起来，有的抱头，有的抬手和脚，而且如果需要，还会有这么多人冲过去帮忙。

想到那个兄弟般友爱的场面，眼前迈阿密的这个女人的遭遇以及人们的冷漠态度就象是被强光一照，显出了原形：自私自利、卑怯或者残忍、虐待狂和不人道。直到二十分钟之后，当我第二次走回来时，警察和一辆法医检验车才赶到。但他们没有把那个可怜的女人扶起来，只是将她翻了个身，让她仰面躺着，然后量血压，测脉搏，敲她的关节，摸一摸她身体，听她的心脏。与此同时，警察进行侦讯；我看见一个目击此事的邻居、坐在小椅子上聊天的男人站了起来。他说，女人一面喊叫着，一面跑过来，然后仰面倒在马路中间。他相距只有五米，怎么可能没有看清楚？抑或时隔二十分钟就忘记了？我真想走过去插嘴，说明真相，因为这个女人是脸朝下倒地的。我最不能容忍歪曲事实，即使象眼下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

法医早已检验完毕。他们又是笑，又是插科打诨，因为这个女人只是喝醉了，没有其他毛病。尽管她脸上的血染红了地面，他们却视若无睹，只管检查；他们收起工具，扬长而去。在此之后，救护车才开来。一个姑娘，是医生或者是护士，半抱着那个女人，替她包扎脸部。然后，司机轻轻抬起她的脚，送进救护车。人们同警察以及救护人员一起笑着，现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大家都可以自由行动了，酗酒是一种喜剧病，永远引人发笑。

这件事虽然结局是喜剧式的，但给我留下了丑恶的印象，直至我了解到美国的法律不容许接近在公共场所倒下的

人，而必须等警察来救援。既然是法律，我就不应该说三道四。其实，我也理解美国人的推理，尽管我们的思想方式与他们根本不同。我想到了契什米久公园里的那位妇女，她的事故现场也许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飞奔过去抢救她的人们不排除会帮倒忙，引起她窒息或者加重她的病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各自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而往往又不懂得救护知识，显得热情有余，冷静不足。周围的人也会七嘴八舌，提出各种误人的主意：把她的头抬起来；不，应该把头放下去，低于肩膀；往她身上洒水；拍她脸颊；把她舌头拉出来；给她做人工呼吸；送她去医院！

美国的法律尽管在我们看来似乎多少有点不人道，但我想，其目的之一就在于使事故或犯罪意图的痕迹不至被搞乱，不至被销毁。我在布加勒斯特有一个朋友，一位强壮和生气勃勃的妇女。许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在市中心的一条人行横道上被汽车撞断了大腿骨。肇事者急急忙忙把她塞进汽车，加重了她的骨折，并在有人见证之前就把她送进了急救医院，这样也就销毁了事故的痕迹。而交通岗亭只距离事故现场一百米！几天之后，由于受害者的申诉，这个肇事者才被侦讯，竟然诋赖得一干二净。而我那位可怜的朋友，虽然几经转院，一连几年吃尽了苦头，还是落得个终生残废。当我给迈阿密事件的证人们的冷漠态度下断语时，早就忘记了她，因此，这是一种误解，我为自己的过于匆忙的判断感到羞愧。不过，在上面的所有议论中，我避免作出不加思索的最后判决。我的罪过也许是拒绝采取宽容态度。然而，强大、富裕和美丽的美国难道需要一个远隔重洋来到这里、然后又悄然离去的证人的宽容吗？

〔后记〕拉杜·图多朗（Radu Tudoran），1910年生于普拉霍瓦县，是作家乔·博格扎的弟弟。青年时期上过军校，并当过空军军官。后来担任《罗马尼亚世界报》的记者，从1933年开始在《今天》杂志上发表作品。1940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穷姑娘们的城市》，之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东方的一个港口》（1941）和《四季》（1943）。罗马尼亚解放后，图多朗创作了一系列探险小说、幻想小说、青少年文学作品和游记，擅长于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和勾勒社会风貌。他的主要作品有《火焰》（1945）、《扬帆》（1954）、《第八十二个》（1966）、《地球的第三个极》（1971）、《玛丽娅与海》（1973）和《在我们自己的北方》（1979）等。

《睡美人》是图多朗1979年周游美国各大城市和各州后写的一部长篇游记。我们根据罗马尼亚埃米内斯库出版社1980年的版本，选译了该书第二章的一部分。

——译　者

诗　　歌

冯志臣译

扬·阿列克桑德鲁

歌

大路旁有一眼
繁星闪烁的清泉。
夜阑人静，
泉水对着星光
低语潺潺。

白昼，镜面似的泉水
把甘冽和安谧
毫无保留地
送到行人的面前。

我饥渴地
跪下去，
双手捧起
从大地深处
涌出的甘泉。

现在，它已冰冻了。

惨淡的寒光
封锁了冰面。
你为何遭此禁锢？
你可安好，清泉？

泉　水

我也象一股清澈的泉水
在夏夜的星光下不停奔涌。
越是天高风静，
我的内心越是不安宁。

不是外界传来的声音
激起我心潮滚滚，那是因为
太空中飞来一个影象
溅落在我的心中。

层层涟漪越传越远，
化为波涛，
我心中的泉水
不停地奔涌。

〔后记〕扬·阿列克桑德鲁（Ioan Alexandru）是六十年代涌现出来的罗马尼亚诗人。他1941年生于克鲁日县的一

个小镇，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西德进修。

他的诗歌隽永清秀，充满田园气息，在寻求感情的理想境界的同时，努力探索生活的哲理。主要诗集有《怎么对您说》（1964）、《目前的生活》（1965年获作家协会奖）、《值得讨论的炼狱》（1966）、《荒漠的关卡》（1969）、《愉快的颂歌》（1973）、《特兰西瓦尼亚颂歌》（1976）等。

——译 者

阿·E·巴康斯基

黎明的颂歌

啊，黎明，光的恬静的笑脸，
欢迎你来到我的窗前——
我一直等着你，彻夜不眠。
聆听时而传来的行人的脚步，
我紧紧追上去，终于听见了他们的心声；
我觉得疲倦的微风在我的肩头上睡着了，
有人吻我一下，随即无影无踪。
啊，黎明，星辰的摇篮曲，
欢迎您透入我的身体，照亮我的心田——
瞧，成群的鸽子飞离了古老的塔楼，
响着汽笛的城市摆脱了黑暗；
瞧，工厂的高大铁门敞开了，
和谐的机器声传到耳畔；
瞧，过路的男人们互相问好，
老人微笑着，一个妇女跨着轻轻的步子
把睡意犹浓的孩子送进幼儿园。
各种生灵都从宁静的睡眠中苏醒了，
如江河，如潮涌，沿着各自的道路

奔向闪着蓝光的目标——
啊，黎明，光的圣洁的使者，
您永远指引我们向前。

献给陌生人的歌

我一直生活在贫苦的人民之中，
他们都是陌生人，极普通的黎民百姓。
虽然年龄、秉性、容貌因人而异，
但都象白杨一样充满活力，
勇敢地挺起胸脯，迎接骤雨和暴风。
有时他们也惆怅地回忆往事，
对那些未能实现的事情
感到隐隐的遗憾，
但是他们坚信美好的前景。
我曾化作排箫，为他们解除忧愁，
宁静的傍晚，我给他们带来欢快的笛声；
时而微笑，时而流泪，盼望春天的到来，
根据云彩的形状，预测天气的阴晴，
然后沿着暮色中的小巷，返回家中。
我就是这样为他们缓缓地唱着颂歌，
度过了我的前半生。

我曾一直生活在贫苦的人民之中，
他们修建起一座座城市，

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容——
他们脚下的暴风骤雨
驯服地听从他们的命令。
我俯首低额，在他们面前倾诉衷情：
我不说空话，只愿我的这颗心
变成现实中开阔的田野，
愿他们永远生活在
这块属于他们的田野上，
他们的姓名就是我的姓名。
我愿化为田野中的
永远埋没姓名的一口水井，
同几株榆树和洋槐
在时代的路口等候行人。
我决不成为疾苦的根源，
我将一如既往
甘当人民的游吟诗人。

仿佛一株鬓发早白的柳树，
我迎着白昼的強烈阳光
不断地回忆往日的情景，
我的身心
在陌生人的行列中消融。

〔后记〕阿纳托尔·E·巴康斯基（Anatol E.Baconsky，1925—1977）是五十年代成名的诗人。他在克鲁日大学学过

法律，曾任《文学年鉴》和《星》的主编。早期作品主要是叙事诗，其中有《阿里耶什河谷的孩子们》（1951）、《白昼之歌，黑夜之歌》（1954）和《劳动与季节》（1956）等。

虽然他从1950年开始就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但诗人的真正才华是通过《冬天过后》（1957）和《黎明颂歌》（1962）两本诗集表现出来的。这一时期他的诗歌以抒情为主，具有象征派的格调。

他的具有代表意义的晚期作品是《真空中的尸体》（1969年获作家协会奖）。这本诗集充满了作者对物质世界的悲观想象。死亡、乌有和解体构成了全诗的主题。

除诗歌之外，他还著有幻想小说《疯人的春分》。

——译　者

斯·奥·多伊纳什

生着银牙的野猪

利凡特的一位酷爱射猎的王子
向着古木参天的树林深处进发。
他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小径，
吹起骨笛，呼唤他的部下。
“来吧，让我们在这人迹罕至的森林中
猎获那头生着银牙的凶猛的野猪，
它在隐蔽的石窟、树洞中神出鬼没，
它的毛色、眼睛和四蹄每天都有变化……”
“殿下，”手持猎号的仆人回答，
“我们不如猎取一些獐狍野兎，
或者射死几只火红的狐狸，
那头野猪不会钻进这种沟岔……”
王子微笑着继续向前迈进，
在浓密的树丛中仔细观察。
温顺的小鹿不是他的射猎对象，
目光闪闪的猞猁吸引不了他。
王子拨开山毛榉下的乱草丛：
“瞧，那头生着银牙的野猪

就在我们的眼前翻滚戏耍，
赶快用木矢射死它！……”
一个仆人机灵地眨着眼睛：
“那是林中波光闪闪的小溪，殿下。”
王子转过身子回答：“住嘴，
闪光的小溪很象野猪的银牙。”
他把走散的随从召集到榆树林：
“瞧，那头生着银牙的孤零零的野猪
正在山坡上喘着粗气，拱着尘土，
赶快用铁矢射死它！……”
仆人毫无顾忌地苦笑道：
“那是林中随风起伏的青草，殿下。”
王子转过身子回答：“住嘴，
起伏的青草很象野猪的银牙。”
他在枞树林催促随从爬上山顶：
“瞧，传说中的生着银牙的野猪
正在山顶的洞穴中歇息，
赶快用火矢射死它！……”
仆人轻蔑地冷笑道：
“那是林中朦朦胧胧的月光，殿下。”
王子转过身子回答：“住嘴，
朦胧的月光很象野猪的银牙。”
啊，天上的星辰暗淡了，
正当他向着泉水俯下身子时
一头巨大的野猪张开獠牙，
在殷红的尘土中撕扯他。

“是什么怪兽咬得我满身血污，
不让我猎获生着银牙的野猪？
是什么恶鸟迎着月光叫喳喳？
为什么枯枝败叶总是刺痛我的面颊？”
“殿下，那是生着银牙的野猪
咻咻吼叫着把你扑倒在大树下。
听，猎狗狂吠，正在追逐它……”
王子转身回答：“住嘴，
赶快拿起猎号，用力吹吧！
向着明洁的天空，吹到我闭上眼睛……”
这时，残月在群山背后沉没了，
长鸣的猎号声在渐渐喑哑。

〔后记〕斯特凡·奥古斯丁·多伊纳什（Ștefan Augustin Doinaș），1922年生于阿拉德县，曾在克鲁日大学语文、哲学系学习。他从1939年开始创作诗歌，1947年获得洛文内斯库奖。1964年以后，相继出版了《海潮》（1964）、《持罗盘者》（1966）、《拉奥孔的后裔》（1967）、《面貌》（1968年获科学院与作家协会奖）、《第二个我》（1970）和《纸莎草》（1974）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民谣体诗歌濒于灭绝。在这种情况下，多伊纳什曾与拉杜·斯坦卡等人发起锡比乌文学社，致力于民谣体诗歌的革新，力求使这类诗歌获得崭新的内容，为当前的社会服务。《生着银牙的野猪》就是他在革新民谣方面的一篇代表作。诗人通过一个民间传说，成功地塑造了为理想而奋斗，为理想而献身的坚韧不拔的人物形象。

他的近期作品中充满了雕塑式的诗的象征，经常用实体表达抽象的概念。例如“肉的果实”是“接吻”的同义语，“洁白的神庙”是妇女的象征，流逝的时间构成了宏伟的“拱顶”，浩瀚的穹苍是一座“巨大的帐篷”。

——译　者

尤·热贝利亚努

夜莺

使我们双目失明的不是豺狼，不是恶棍，
而是夜莺。
挖掉我们双目的曾是我们的爱戴者，
它们善于向我们歌唱，
把我们赞颂。
夜莺把我们的眼睛当作粮食啄食了，
它们曾是我们的朋友，伟大的朋友，
它们拥戴我们，
它们是生着翅膀的光灿灿的星，
总是啾啾唧唧地歌唱着，
让我们高兴。
它们曾是我们的知心朋友，
可以同它们讨论美术，
谈论音乐，
诉说痛苦，歌唱永恒。
它们拥戴我们，亲吻我们，
啄食了我们的眼睛。

现在，双目失明的我们，只好用双手
在黑洞洞的木桥上摸索着前进……

完美无疵的走钢丝者

他，完美无疵的走钢丝者，
双脚从未踏过泥泞的沟壑；
他高居人上，并非完人，可是他
总是指责我们的身上沾满污浊。

他从未加入过我们的行列，
从未到过我们居住着的
总是有点儿污浊的世界，
所以，他有权利这样说。

拉紧的钢丝绳是他的立足之地，
他的双脚永远是那样清洁；
居高临下，傲视万物，他根本
不晓得什么是荆棘和坎坷。

我们这些下层人忍受的一切
当然都归咎于我们的过错。
他可以挖掉你清澈蔚蓝的眼睛，
他有权力惩治我们的罪恶。

〔后记〕尤金·热贝利亚努（Eugen Jebeleanu，1911—）是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诗人，曾获埃特纳·陶尔米纳奖和赫尔德奖。

他读中学时就开始写作和发表诗歌。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攻读法律时，一边学习一边给报刊写稿，大学毕业后继续为当时的反法西斯左派刊物撰写文章。1944年后，曾任《胜利》、《农民阵线》、《罗马尼亚生活》等报刊杂志的编辑。

他的第一部诗集《阳光明媚的小教堂》出版于1926年。但是，他的成名之作则是1934年出版的《刀剑下的心》。在这部诗集中，他开始流露出对社会的抗议情绪。1944年，反法西斯的战斗诗篇《不能忘记的事情》问世，这是诗人创作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后来，他陆续发表了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诗集，如《和平之盾》（1949）、《和平的诗篇与战斗的诗篇》（1950）、《小树林之歌》（1953）、《解放组曲》（1959）等，其中反对原子屠杀的长篇组诗《广岛的微笑》（1958）在罗马尼亚和世界文坛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使人类真正获得安宁的生活环境，不仅需要铲除侵略战争的根源，还必须清除用各种面目表现出来的独断专行和个人主义。反对暴力、压迫、谎言和不公，伸张正义、公正、真理和自由，是诗人后期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发表的主要诗集有《抵御死亡组曲》（1963）、《汉尼拔》（1973）。

热贝利亚努的诗歌很受罗马尼亚国内外读者的欢迎，主要作品已被译成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匈牙利语等多种文字。

——译　者

阿·波乌內斯库

残破的钢琴

我是键盘残破的钢琴，
我曾是钢琴，也许，再也不是钢琴，
一个劈柴人把我砸碎了，
他认为咳嗽胜似琴音。

此后，我愚蠢地写过申诉，
要求归还我本来的面目。
我要用黑键和白键
让钢琴的谐音在空中回旋。

一个琴键在啜泣，一个琴键在呻吟，
一部分壳体今日已成灰烬。
钢琴的踏板改做车蹬，
我也变成了门上的补丁。

我要歌唱，哪怕是一小时
用完整的键盘，完整的音箱，
重新奏出悠扬的琴声，

愿我的知音了解我的心情。

砸碎我的劈柴人早已离去，
他的孩子们却在欣赏乐曲。
原谅他吧，木材之神，
他认为咳嗽胜似琴音。

歌手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才能医好我的疾患。
我拜托乐曲向你们恳求，
恳求你们挽救我的残生。

唯一缺少的就是力量。
我要求得到人们要求我的东西，
我要成为一架钢琴
重新奏出悠扬的琴音。

谋杀钢琴者

钢琴的谋杀者，
不肯向世界屈服的伟大失音者，
伸着两只锯齿般的手掌
在漫漫荒原和乱石滩上游荡。

他用鸿沟把世界分成两半，

在那深沉的命运之声中
他生来就闭塞的耳朵
只能听见没有雷雨的云声。

深夜，他抖动全身的骨节，
拄着冰冷的双手爬来，
我极力恳求他，让他把我放开。

我忍受着。不过，没有什么可怕，
他从我斗室中夺走的
是钢琴，无非是一次挑衅。

〔**后记**〕发掘一秒钟里的永恒，聆听历史事件的心声——这是诗人阿德利安·波乌内斯库（Adrian Păunescu）的一个心愿。

波乌内斯库1943年出生于教员家庭，1968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曾任《罗马尼亚文学》副总编，现任《火焰》杂志总编。出版的诗集有《超感情》（1965）、《第一批羔羊》（1966）、《患梦游症的水井》（1968年获作家协会奖）、《一秒钟的历史》（1972）、《重担》（1974）、《暂时是大地》（1976）和《诗集》（1978）等。

他擅长运用夸张的比喻和令人愕然的奇特象征，启发读者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他在某些诗中力求反映历史的真谛，而不是用空泛的言词勾勒历史的影子。他主张诗歌应该赶到历史的前面去，向历史挑战，这样，勇于承担风险的诗人才能充分揭示藏在内心的感情。

——译　者

阿·菲利毕德

相逢于蓝天

我登上陡峭的山顶，
面对着蔚蓝的高空，
古老的树林缩进谷底，
一条彩虹架起缥渺的长桥
　　连接着起伏的群峰。

　　已经西斜的太阳
　　在暗红色的天边上
　　肃穆、宁静地
　　穿过残破的云层

　　这时，探索新世界的念头
　　在我的心中烈火般地升腾，
　　久久未得舒展的梦想
　　今日要自由地驰骋。

突然，高山变成了一艘大船，
我这个孤单的旅客站在高高的船首，

准备在太空的海洋上
　　向着太阳以外的世界航行。

我想同古代的英雄们，
同人马座和武仙座在星际相逢，
沿着光年的路途拜访新的星辰，
把人类世界的信息远远地带入太空。

蓝色的杯盏盛满金色的琼浆，
火红的晚霞在遥远的天际为我饯行。
高山从深谷中升起——我随着
慈祥的太阳，开始了穿越星海的航程。

旅行归来

在这光秃秃的山峰上
我的目光自由飞翔，
从已经西斜的太阳中
衔回一束金黄的光。

周围的景物任我欣赏，
排成长列的橡树林
躬身下拜欢迎我，
陪伴我一步步跨下山岗。

瞧，山谷中的树丛里
走来两个独眼巨人，
我凝神细瞧：那是两株
银盔银甲的白杨。

我托清风问候这两位
疾步奔走的行路者，
突然，对面的山坡接过话音，
一片寒暄声在空谷回荡。

这时，蹦蹦跳跳的行路者
已经消失在山岗的背后，
我转过身子，同我的
橡树老友略叙家常。

随后，我向群山礼拜，
群山一一问我安康。
山间的小溪向我致意，
荡漾的水波闪着日光。

思想挣脱了羁绊，
无拘无束四处漂荡。
我的心脏在河水里跳动，
燃烧的大脑飞进太阳。

古老的海神化为我的气息，

我的胸膛中发射出一条条
具有生命的无形的线，
把我捆缚在大自然的身上。

我愿同生命深处的原生质
完全融合成一体
我愿做诗人们
经常提到的那个希腊人。

在远古的时候，
一位神明为了惩罚他，
让他的耳朵里生出枝叶，
让他的臀部扎根于黑色的土壤。

〔**后记**〕阿列克桑德鲁·菲利毕德（Alexandru Philippide，1900—1979），罗马尼亚诗人和散文作家。1963年起，任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1965年在维也纳获赫尔德奖。

他生于雅西，并在该城读完法律系和文学、哲学系，此后到柏林和巴黎进修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学。1928年回国后，曾在外交部和宣传部工作。

1919年后，他开始诗歌创作活动，出版的诗集有《华而不实的金子》（1922）、《被闪电击中的石崖》（1930）、《时代轰鸣声中的梦想》（1939）、《巴比伦独白》（1967）等。

菲利毕德年轻时是一个怀有远大理想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真理探索者。解放前，由于旧时代的历史条

件的限制，他感到压抑，感到孤独，这种情绪在他当时创作的诗歌中有所反映。这类诗歌的题材差不多都是同探索和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弄清某些问题，他不得不孤单单地在时间和空间中漫游，或者到荒凉凶险的地方去旅行，向古代英雄和希腊诸神求助。为了更好地理解他当时的诗歌，可以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语言概括他的矛盾心情，那就是，这位新浪漫主义诗人是脚踏着现代的水面，同时又不得不向着古希腊的天空拍动翅膀。

除了诗歌以外，非利毕德还著有小说集《深渊中的花》，评论集《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研究》、《作家与艺术》等。



马·索列斯库

复　写　纸

夜晚，有人把一张巨幅复写纸
粘贴在我的房门上，
这样，外面的门板
立刻记录下我思维的映象。

全世界的好奇者
一齐拥向我的住宅，
我听见他们踮着脚尖
一步一步踏上楼梯，
后来又调转身子
悄悄离开我门外的现場。

他们是害着失眠症的
形形色色的鸟雀，
狺狺吠月的野狗，
还有老朽的洋槐，
以及大街和小巷。

他们的鼻梁上架着眼镜，
异常兴奋地审读我的思想，
或者举起拳头威胁我，
因为我对一切事物
都有明确的主张。

可惜他们对我的心灵
却一无所知，
我的心灵
象一块不断消融的肥皂，
只有白天
它才显露自己的形象。

丁 字 尺

制图用的丁字尺
越来越成为
衡量文学的工具。

你可以用它
顺利地审阅文学书籍。

把它准确地放在
第一页上，
然后你就阅读

木尺限定的
字句。

被割裂的句子
象青蛙一样
迅速膨胀，
把遮掉的部分也吞了下去。
为了未来的
文艺创作，
半个动词
会使你怒气不息。

此外，日常生活中，
也应该利用丁字尺，
你会发现声音、景象、心灵
都超过了限制。
听人说话时要用丁字尺，
观赏节目时带上丁字尺。

假如你胸前的扣袢上
没有挂着丁字尺，
千万不要谈恋爱，
不要太稚气。
同样，晚上睡觉前，
床头上放一把丁字尺，
以防你们的美梦越过雷池。

〔**后记**〕马林·索列斯库（Marin Sorescu）是罗马尼亚解放后涌现出来的比较重要的诗人和剧作家，1936年出生于多尔日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雅西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后，担任过文学刊物《金星》的编辑。

1964年他发表了第一本诗集《唯一的诗人》，后来又陆续出版了《诗集》（1966年获作家协会奖）、《时钟之死》（1966）、《吉诃德先生的青年时代》（1968）、《咳嗽》（1970）、《角》（1970）、《云彩》（1975）等。

关于索列斯库的作品评论很多，众说不一，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作品内容新颖，形式灵活，语言通俗，寓意深刻，堪称罗马尼亚当代诗歌中的一个新的流派。在他的笔下，任何极其平凡的事物，任何与传统诗歌毫不相关的东西，都能构成诗的形象，都能成为讽喻的题目，因为他认为，诗意并非物品的属性，而是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观察事物时内心感情的流露。这样，绘图用的丁字尺就能够通过诗的渲染，变成教条主义者的象征。同样，对着空椅子说话，也可以表达诗人的孤寂的感情。

索列斯库的诗歌很受读者欢迎，某些作品已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等。

《复写纸》、《丁字尺》两诗选自诗集《云彩》。

——译　者

尼·斯特内斯库

爱情的故事

我们相会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我站在时间的一端，
你站在另一端，
仿佛是陶瓮的两只提环。
只有飞翔着的词句
往返于你我之间。
词句卷起了隐约的旋涡，
突然
我单膝跪倒
用臂肘支撑地面，
为了察看跌落的词句
是否象奔跑着的雄狮
把野草踏弯。
词句回旋着，不断地回旋，
往返于你我之间。
我越爱你，它们越是
在隐约可见的旋涡中
使物质的结构再现。

致 和 平

我转过身子，望着我的年龄，
望着我一直向上
伸延的身体，
仿佛望着一根擎天柱，
天空的正中是太阳。

一个儿童双手举着
一个少年的身体，
一个少年的肩头上站着
一个男人的身体，
一个男人的额头上踏着
一个老人的干裂的脚掌，
他的髭须
已经被烟草熏黄，
他用嘴巴亲吻着
缭绕的彩云、
蔚蓝的穹苍、黑洞洞的洪荒。

我的生命象一根擎天柱，
我让它为你们的出生和婚礼
支撑高堂，
我呼唤情侣们把他们的名字

刻写在这根柱子上，
让他们的名字融化于
被爱神的光矢射中的
伟大的心脏。

八月的歌

我认为：立足于工厂，
站在钢筋混凝土的
高耸的钢铁构架上，
更能把未来展望。
我认为：立足于田野，
注视那人流般的
无边无际的滚滚麦浪，
更能把未来展望。
我认为：立足于书籍，
夜深人静时，聆听着
萤火虫般窸窸窣窣的和声，
更能把未来展望。
我认为：立足于钢铁，
看着那奔流的铁水
变成连杆和齿轮，
更能把未来展望。
我认为：立足于八月，
在那神圣绚丽的夜晚，

目睹物质静悄悄地化为光明，
更能把未来展望。

〔**后记**〕在罗马尼亚的文学评论中，诗中有诗、非物质化、透明、幻觉和抽象这样一些评语，总是同斯特内斯库的诗歌连在一起的。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Nichita Stănescu）1933年生于普洛耶什蒂，1957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曾任《文学报》编辑。

1960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爱情的含义》。四年后，诗集《感情的幻影》（1964年获作家协会奖）和《时间的权利》相继问世。

《感情的幻影》是一部爱情诗。诗的意境是虚幻的世界。实体是透明的，漂浮的，飞翔的。时间和空间不再成为障碍，语言仿佛是一些小气球，填补了情人之间的真空。在《时间的权利》中，整个宇宙都变成了非物质的东西，一切服从想象的引力。换句话说，想象的引力代替了万有引力。1966年，斯特内斯库发表了《哀歌十一首》。在这部诗集中，诗人通过更加抽象的语言和数字的象征，围绕着“语词”和“自我”这两个概念，全面揭示了他的诗歌的意境空间和他本人的世界观。斯特内斯库认为，诗歌应该揭示真理，不应该在科学的背后爬行。诗的隐喻并不亚于数学方程式。

此外，他已发表的诗集还有《蛋与球体》（1967）、《非语词》（1969年获作家协会奖）、《诗的状态》（1975）等。

——译　者

剧　本

除夕夜之猫

杜·拉·波佩斯库
陆象淦译

人　　物

奥雷尔	维多莉娅
普拉东	埃利泽乌
维克多	扬
母　亲	图多尔
纪尔达	莉维娅
渥克塔维娅	

序　　幕

〔酒宴正在热闹地进行。奥雷尔手拿餐叉，站在椅子上指挥；大家注视着他，齐唱歌剧《茶花女》第一幕：

曙光出现在天际，
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
感谢您，尊贵的夫人，
承蒙您的宴请。

曙光出现在天际，
城市里工作已经开始，
而我们还没有安寝。
休息的时刻已经来临，
为的是蓄锐养精，
再来他一场，
新的欢宴痛饮……

普拉东　（学阿芒的唱段）：

爱情啊，迷人的爱情，
她占据了我的全部心灵，
暗自疯魔，暗自伤心。

奥雷尔　你怎么还没有轮到就抢着唱了？
维克多　咱们还是演《岛上的山羊》吧，这个剧永远使我高兴。
奥雷尔　妈妈，你为什么不同我们一起分享快乐？
母亲　奥雷尔，你知道我的耳朵缺少音乐感……
纪尔达　才不是呢，爸爸在的时候，你总是唱……

母亲　算了吧，你们唱吧，我听着就高兴了。
渥克塔维娅和维多莉娅（唱《茶花女》第二幕）

我们是来自远方的茨冈姑娘，
看手相犹如读经，
识未来也懂星象，
在我们面前没有任何秘密，
能卜会算，不论何时何地。

维克多　真的，《岛上的山羊》比《茶花女》欢快得多……要不，咱们来听听埃利泽乌舅舅的警句……“今年夏天，我在海边抓住了一只海马，现在正在晒干”……

埃利泽乌　不……“现在正在熨干”。这不是警句，而是一种荒诞造句法……

奥雷尔　（左手拿镜子，梳理头发）每当我听见有人冒充哲学家，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蠢话或者警句时，我总是要接着他们的话碴嚷嚷：穿着裤衩，没穿裤衩，带着黄瓜，没带黄瓜，扣着纽扣……真叫人开心……

埃利泽乌　嘲笑我使你开心？

奥雷尔　不是嘲笑你，原则上说……譬如讲，你朗诵一首诗，随便哪一首，我用四句话就能把它搅乱了……你朗诵《哈姆雷特》当中的一段吧……

埃利泽乌　“生存还是毁灭……”

奥雷尔　……穿着裤衩。（哈哈大笑）是一种游戏，但十分可怕。我们的父亲啊，你那在天之灵，扣着扣子，保佑我们，没有扣子……（独自快活地笑着）

纪尔达　（指着普拉东手里一直提着的手提袋）手提袋里提着什么？是金子？干吗不放下？

普拉东　一只猫……

纪尔达　我看看……

普拉东　不行，它已经酩酊大醉……我用漏斗灌它喝白兰地，让它在这除夕之夜也享受一下酒精的甘美……做一个好梦。

奥雷尔　……穿着裤衩……（哈哈大笑。走到普拉东面前，对着猫说）跳舞吗？

普拉东　谁？我吗？

奥雷尔　不，猫……（从普拉东手里接过手提袋，开始提着它跳舞）

扬　好象有一股什么臭味，是不是猫……

普拉东　猫现在正在做梦，让咱们给它唱一段《茶花女》。

奥雷尔　喝，让它高兴高兴（一边跳舞，一边指挥）。

普拉东　（唱《茶花女》中加斯顿的唱段）：

从马德里来了劈刺手，
他们是最棒的斗牛士，
整个巴黎将为之轰动，
没有人能赛得过我们，
这个故事……………

（从奥雷尔手里抢过手提袋，跑进厨房。）

维克多　安静！咱们演《岛上的山羊》。序幕：

在一个岛上，有三个人。他们有一只山羊，供他们喝

奶：他们靠山羊生活。他们轮流看着它，轮流挤奶。前天是——我，昨天是——扬，今天是——奥雷尔。晚上，奥雷尔从田野里回来（示意奥雷尔学做从田野里归来进门的动作）我看见他，问道：奶在哪儿？奥雷尔回答：

奥雷尔　什么奶？

维克多　扬说：

扬　羊奶。

维克多　奥雷尔说：

奥雷尔　什么羊：

维克多　扬，该你说：

扬　我们养的那只山羊，今天早晨轮到你放羊。你记得吗？

维克多　（对奥雷尔小声说）你说：对。

奥雷尔　我说：对。

维克多　（对扬小声说）你问：嗳，那么羊在哪里？

扬　嗳，那么羊在哪里？

奥雷尔　什么羊？

维克多　我们根本没养过羊！

扬　不，养过。

维克多　不该你回答，该由他来回答。好，接下去演：我们不是商量过，每人一天，轮流放羊和挤奶。这样我们就能有羊奶喝，看着羊，提防被狼吃掉或者被人偷走。对吗？

奥雷尔　对。

维克多　第一天不是我去放的羊吗？

奥雷尔　对啊。

维克多　第二天不是他（指扬）去放羊，晚上带着奶回来的吗？

奥雷尔　对啊。
维克多　第三天不是该你去放羊吗？
奥雷尔　对啊。
扬　今天你去放了……
奥雷尔　对。
维克多　嗳，那么奶在哪儿？
奥雷尔　什么奶？
维克多　山羊奶。
奥雷尔　什么山羊？
普拉东　（走进来。唱斗牛士的合唱）

在比斯卡亚曾有一个可怕的年轻劈刺手，强健的手臂，炯炯的目光，举世无敌。他发疯似的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安达鲁西亚姑娘……

维克多　你真有一条好嗓子！……还是唱一段《托斯卡》吧。
普拉东　我不明白这个山羊的故事有什么逗乐之处。
埃利泽乌　不是这个寓言本身逗乐，而是它的语言……
纪尔达　（唱斗牛士的合唱）

但他那骄傲的美人，
对他这样说道：
我希望看见你
能够一天刺杀四头公牛。
你将因此得到报答：
我的手将属于你！

普拉东　他立即回答说：遵命，
随后走进了斗牛场；
他那灵活的手臂，
同时刺死了四头公牛。

维克多　妈妈，今天晚上你一点儿也不高兴，是不是在想爸爸？……

普拉东　他头戴桂冠，
立即向他那骄傲的姑娘走去；
她啊，把那充满爱的心，
奉献给他作为报答。

奥雷尔　（指挥）从头唱起，再从……“曙光出现在天际”开始。

维克多　妈妈，好吗？……

〔灯光古怪地忽灭忽亮，仿佛电路里有一个变压器。静場。电影的某种静止镜头。

〔导演注意：上演本剧时，也可以不要序幕。或者也可以通过表意动作突出序幕。总之，导演完全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第一幕

〔除夕之夜。有很多扇门的房间。在一个角落里，

放着一棵新年松。男人们正提着有柳条护壳的大肚瓶倒酒。一扇经常开和关的门通向厨房。传来厕所水箱哗哗冲水的声音。水声响处的那扇门背后，灯灭了。门打开，出现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普拉东。

普拉东　请原谅！（想伸手拿大肚瓶，但又缩了回来；想帮着装饰新年松，但也打消了这个念头。显而易见，他觉得手足无措）对不起，（伸手拿大肚瓶，对维克多）对不起……（想把一块糖系在松树上，但糖掉了下来）

渥克塔维娅　看来你有点神魂颠倒……（拿出手绢吐痰，这是她的经常动作）

普拉东　为什么？

渥克塔维娅　瞧你那手足无措的样子，把瓶瓶罐罐都弄乱了……

普拉东　什么瓶瓶罐罐？

维克多　（喊）纪尔达！纪尔达！（纪尔达从厨房里走出来）把这个傻瓜从这里带走，领他到厨房里去炸火鸡。

普拉东　（听见了维克多的话）可是，我不是傻瓜……

维克多　我知道，你爱上了纪尔达。所有热恋中的人都是傻瓜。

普拉东　可是，我根本没有爱上纪尔达……

埃利泽乌　你真懦弱，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

普拉东　我富有幽默感，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必须爱上纪尔达。

维克多　那么我收回自己的话，你不是傻瓜。实际上，我是

说，谁爱上纪尔达，谁就是傻瓜。再说一遍，爱上纪尔达的人是傻瓜。如果你没有爱上她，那就另作别论。不过，你还是跟她去炸火鸡吧。别生气，咱们是在橄榄球场上相识的，一起玩过……当时我挺喜欢你，可是现在不能容忍你。自从你当上了经理，我就不能容忍你。我容忍不了你们这些经理。

普拉东　可是，我是疯人病院院长。

维克多　如果你爱我，请你去炸火鸡……

普拉东　很高兴。我尝尝酒……纪尔达，我跟你走……（走向厨房。为她打开门，小心翼翼地说）对不起……

奥雷尔　结束了！咱们怎么守岁？现在才七点。你们想打牌吗？（同埃利泽乌一起坐到桌边）玩憋七？（问维克多）你不玩？

维克多　没有时间。

奥雷尔　你在干什么？

维克多　什么也不干，呆着。

奥雷尔　圣人！你为什么不能容忍当经理的？这么说，你也不能容忍我啰，我也是经理。

维克多　我知道，因此你买了两棵松树。一棵庆贺圣诞老人，另一棵庆贺新年老人。圣诞节那天，妈妈和姑妈们装饰圣诞树的时候，你把另一棵松树放在阳台上，向过路人表明你不过圣诞节，而在期待着新年。喂，你同埃利泽乌舅舅玩憋七吧，我知道你一刻也不能闲着，永远是个活动分子，永远需要做一点什么。好象有蛔虫。（传来门铃声）

扬　（穿着短裤走进来）我同木偶剧院联系过了。他们答应

让新年老人今晚也到我们这里来祝贺。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付了钱。

奥雷尔　多么愚蠢的玩笑。邀请新年老人到一个只有大人、没有孩子的家庭里来。

扬　这是纪尔达的愿望。

奥雷尔　但愿纪尔达别在今天夜里又同新年老人勾搭上了。木偶剧院的新年老人。一个疯人病院院长还不够？

母亲　奥雷尔，别这么说话！

奥雷尔　为什么？妈妈，开句玩笑嘛……（问扬）玩牌吗？（扬点头同意）

母亲　她是你妹妹……

维克多　开玩笑！太好啦！我的胞兄开玩笑！我们终于茅塞顿开，也开始懂得如何对待文学中的荒诞派啦！（对埃利泽乌）舅舅，你对卡夫卡、乔埃斯、普鲁斯特有何高见？嗨，给我们讲一堂课，赶赶时髦！我们也需要赶上潮流，我们是敏感的人……经理……

埃利泽乌　你最好还是给我们拿点李子酒来……

奥雷尔　我去拿……（走进厨房，拿来一瓶酒）

维克多　扬，我想，我的胞兄有蛔虫！你这个医生给他开一张什么药方？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都希望长一种特殊的蛔虫，你可得小心！（奥雷尔把李子酒倒进杯里，然后坐到桌边）喝吧，吃吧，再玩憋七！（在他们头顶上画了一个十字）免得别人说你们白白受了高等教育！（走到松树旁）妈妈，请你说实话，爸爸死了吗？

母亲　你为什么要问我？

维克多　因为我曾经问过你，但从来也没有得到确切的回

答：死了还是没有死？

母亲　我不知道……

维克多　你总是骗我们，妈妈……不过，你为了不让我们难过，编得很圆满……我不记得爸爸了，当时我还小……从你们嘴里我只知道他留着胡子，左手上有六个指头……奥雷尔说，他死了……

母亲　也许是吧……很多很多年了……象他一样蹲过牢的人都释放了，回到了家里……他没有回来……也许是死了吧……

维克多　也许是……但奥雷尔一口断定，说他死了。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对奥雷尔）经理，你会通灵术？

奥雷尔　七！我赢了！你们进贡。

维克多　阁下没有听见？

奥雷尔　所有不三不四的话我都听不见！（门铃声响。维克多开门）

渥克塔维娅　你看见啦，电视上的那个托姆·约姆多神气！

维多莉娅　是啊。（两人满手提着小纸包，走进来）

渥克塔维娅　（对众人）他只有三十五岁！但是腰弯得那么厉害，是驼背吗？

维多莉娅　我怎么知道？

渥克塔维娅　（问维克多）是驼背吗？

维克多　你问经理（指着奥雷尔），他什么都知道。

渥克塔维娅　（问奥雷尔）是驼背吗？

奥雷尔　不是。

渥克塔维娅　不是，可是他每月挣七千列伊，还灌唱片。

扬　（问渥克塔维娅）外面怎么样？冷吗？

渥克塔维娅　不冷，可是到处是民警，好象全城的人都会跑到教堂里做弥撒似的。现在是傍晚，大家看得见他们。一到夜深人静，即使强盗把你杀了，马路上连一个民警影子也找不到……（同维多莉娅一起走到松树旁）你听说了吗，一个女人拿着一小筐面包过铁路，给火车撞了，脸上破了相。

维多莉娅　是啊。

渥克塔维娅　轧得不成样儿了。

母亲　死了吗？

渥克塔维娅　死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叫火车撞上了还能不死。

奥雷尔　是年轻的还是老太太？

渥克塔维娅　年轻的，大约五十岁。

维克多　你的妻子莉维娅在哪儿？

奥雷尔　在厨房里。

维克多　我没有看见她什么时候回来的。舅舅，你为什么搬到布加勒斯特去了？

埃利泽乌　对一个文学家来说，那里有更多的机会：出版社多，杂志多，还有电视台、电台。

扬　也就是说谷粒儿更多……

埃利泽乌　如果你愿意这样说，也对。另一方面，我想躲开内地人的倾轧。布加勒斯特是个大城市，任你萍踪浪迹……那里有许多鲨鱼——我是想说文学家——，他们之间相互吞食……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而在内地，就比较死板；如果你同某一位打笔仗，见面连搭讪都不行！在布加勒斯特是另一种风度，比较欧化。

扬　我见你经常发表文章，很活跃。

埃利泽乌　你也读我写的文章？

扬　不。我不细看杂志，只是随手翻翻而已。不至于赶不上潮流。我既然认识你，干吗还要读你的文章。

维克多　我读他的大作，是位有名望的批评家……

埃利泽乌　你是在恭维我……

维克多　哪儿的话，正象你们说的，批评是一个帮口，文艺批评帮。要我说呢，是一个大棒加吹捧的行帮，好不显赫！你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文艺批评也是吵吵嚷嚷的，象个军乐队。你养尊处优，舅舅，养尊处优，一心想着自己的荣华富贵！你好象也发福了！是一个满好的吹鼓手：大腹便便而仪表堂堂！批评不愧是文学的军乐队！把肚子吃得肥肥的，不必害怕！腆着大肚皮的人永远是一个幸福的人！！你瞧我这位胞兄！

奥雷尔　妈妈，把这个好斗的家伙请到厨房里去！

母亲　维克多，你在干什么？

维克多　妈妈，在讨论问题。我觉得很高兴。谁觉得不自在，就请他到厨房里去！

扬　（问埃利泽乌）我听说，你去布加勒斯特是因为同一个姑娘发生了点麻烦事……

埃利泽乌　噢，真是天下奇谈……

扬　一个年轻大学生，不是吗？

埃利泽乌　是的……我同她去过山上、海边、多瑙河三角洲……

维克多　你们去干什么？

埃利泽乌　一起生了个私生子。

维多莉娅　（站在松树旁）我丈夫科斯塔盖在铁路上挣得很多，近两千列伊。刚才我正在说，我也到他们的调度员学校去。铁路上福利多，可以免票坐火车周游全国。我想同科斯塔盖周游全国……我在邮局工作……前几年我真傻，休假的时候总是回乡下妈妈家里，两眼望着黑莓过一夏天。我从来没有去过海边。现在想去也不行啦，得了神经性疾病。

渥克塔维娅　没有到医生那儿去看过吗？全是些江湖骗子。

维多莉娅　没有，我得的是神经系统病。虚弱症。他们这么告诉我的：虚弱症！

母亲　维多莉娅，你不应该激动。

维多莉娅　近一个月来，我一直非常平静。我丈夫科斯塔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当我生气或者感冒的时候，总觉得眼睛发花，尤其是左眼！看东西都叠着影儿。

普拉东　（从厨房出来）电话在什么地方？噢，在这里。（走向电话机）

维多莉娅　这是哪一位？

渥克塔维娅　一位大人物，疯人病院院长。

维多莉娅　到这儿来干什么？

渥克塔维娅　向纪尔达求婚。

维多莉娅　那个疯丫头？

维克多　（听见了她们的对话，自言自语）是啊，疯子找疯子，皆大欢喜。

普拉东　（对着电话听筒）值班医生？我在这里，当然……如果有什么重要情况，请通知我……不，现在还没有什么事……也许我会叫你……我大概快天亮的时候回家。

是的……看情况……有小汽车……你们应该时刻准备着，我们是从来没有自由的……病人是不管平时还是节日的……再见。（挂上电话）

扬　你为什么穿着工作服到这里来？

普拉东　因为今天我值夜班，随时都可能被叫去……工作服是白色的，没有细菌。在我们那里没有细菌……我们医院又离这里那么近……

维克多　他时刻在履行职责。即使躺在床上，也不忘自己是院长。你们没有“细菌”，可是有比这可怕得多的东西……奥雷尔即使玩憋七的时候，也不忘自己是经理。他必须赢……要我们进贡。即使他的联合企业里出了人命事故，他也有利可图。普拉东，在你那儿，死了人是不负罪责的。我胞兄那儿也是这样。前天死了一个工人，另一个工人压断了一只手。谁也没有罪责。命运嘛！

维多莉娅　（对普拉东）我想，如果我不结婚，就永远不会有病。我本来多么健康，从来没有头痛过，还笑那些犯头痛病的。可是现在只要一吹风，头就痛。风湿症已经侵蚀了我的所有器官。我穿着连衣裙同科斯塔盖一起坐摩托车兜风。一吹风，鼻子里出了水疱。哎，结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头痛。可后来痛起来了。

维克多　我的胞兄照样玩憋七。同他有什么相干。他杀死了一个人，今天把他体面地埋葬了。工会给抚恤金，还有乐队送葬，所有的人都说：我们有多么好的经理，上帝保佑他健康！

奥雷尔　你还要怎么样？难道是我杀死了他？工伤事故嘛，全世界都是有的。

维克多　应该先搞一个水泥坑，做粘合强度试验。但是没有这样做，说是为了节约。为了超过计划！结果死了一个人。人是不值钱的，不会写到节约计划上去。

奥雷尔　是车间工程师没有搞水泥坑，不是我。

维克多　这么说，不是你杀死了他，而是工程师？妙哉，妙哉。那么，为什么由你去埋葬他？为什么你感到有责任对他表示“悼念”？为什么你不追究工程师的责任？你掩盖一切，为的是逃避掉你自己的罪责，为的是堵住别人的嘴，不再谈论你的联合企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为的是保持你的荣誉……

纪尔达　（走进来，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够了，够了，够了！你们真叫人讨厌！喂，你们这些男子汉，过去摆桌子吧！至少今天除夕夜里，再也不愿意听见你们吵架！

维克多　你可以冲着普拉东这样大喊大叫，别冲着我！我的耳朵很有音乐感，听力很好。

渥克塔维娅　（对普拉东）为什么她可以冲着你喊叫？你要同他结婚？

维多莉娅　你爱纪尔达？

普拉东　爱她，但并不仅仅把她当作女人，而且当作患者。我认为，她是一个色情狂……

纪尔达　普拉东，住嘴，人人知道你有多蠢！不是疯子，而是傻瓜。或者说，如果这里有谁是疯子，那么就是你！

母亲　噢，天啊，没有一天是清静的，没有一天……（非常忧伤地走进厨房）

纪尔达（对普拉东）你来到我家里，我接待了你。一会儿还有好吃的，白菜肉卷，火鸡，你喝酒，给我们吹笛

子。这是你的节目，请照办！

渥克塔维娅　纪尔达，不应该这么同一位骑士说话……

纪尔达　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心里明白，他不是以一个骑士身份到我这里来的。他来这儿是把我看作一个娼妓，所以我就要象一个娼妓那样同他说话……我就是这样，不会说别的。

渥克塔维娅　亲爱的纪尔达……

普拉东　算了，我不生气……我有经验，见多了……纪尔达生气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纪尔达　难道我不是疯子？你，作为院长……

普拉东　我喜欢幽默。我见过许多真正的疯子，懂得识别假装的疯子。象假钞票一样，也有假装的疯子！

维克多　瞧这个聪明人！

埃利泽乌　我去摆盘子！我饿了！（下）

普拉东　如果你愿意这样说，那么任何一个疯子都是聪明人。当然是他们那种样子的聪明人。我同许多疯子生活在一起，很难说过去或者现在有哪个疯子比我更加疯！我是想说，从所有的疯子成为我的患者那时候起，我比他们的病稍轻一点。因为我要理解他们，容忍他们。

纪尔达　或者说是比他们更加疯，从你成为他们的院长那时候起。炸火鸡的时候，我观察过你……

维克多　你们炸得好吗？

纪尔达　你哪里晓得我炸得好不好，你不懂！

维克多　在咱们家里，你自然也比我更有能耐。

普拉东　为了促使你们和解，应该有一个诚挚的气氛，我可以给你们吹笛子……

奥雷尔　吹，吹！不妨来一首奏鸣曲！

普拉东　怎么不行？（拿出笛子，开始吹奏）

扬　不能吹！不准在家里演奏。

普拉东　为什么？

扬　必须先给作曲家交税。如果不交作曲税，即使在浴室里也不准演奏……这是法律。

奥雷尔　如果都依法行事，我们就得破产。

扬　我知道你从来不遵守法律，所以你是个破落户……

奥雷尔　对于你这种穿着短裤的人的笑话，我不会报以笑声……

普拉东　我吹一首奏鸣曲？我获得了许可……

维克多　当然，你是院长……

纪尔达　他是作曲家，可以演奏。他是作曲家协会会员。

奥雷尔　你当然可以演奏，每个人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情。

扬　可是不能杀死自己的父亲。

奥雷尔　我不懂你的话。

扬　你很明白。刚才维克多也问过你，你没有回答他……你从哪里得到准确消息，肯定你父亲死了？

奥雷尔　（笑）噢，对，从那里……我杀死了他。你满意了吧？

扬　奥雷尔，不要笑，你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奥雷尔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去寻找他？到哪儿去找？死人同死人在一起，活人同活人在一起。请你让我安静点，如果你不愿意，那就请回尊府，缺了你的侮辱，我们照样能生活……

扬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为什么要激动？

普拉东　我吹一首奏鸣曲？

奥雷尔　吹吧。（普拉东演奏）你不能伴着一个死人吃饭、喝酒、歌唱……你不可能爱一个死人，即使这个死人是你自己的父亲……因为死人是不存在的。扬，我的父亲不复存在，如果我时时刻刻为他哭泣，不喝一杯酒，也从来不笑一笑，那就是一个傻瓜……他根本不存在，我不认识他……

扬　奥雷尔，你不但杀死了他，而且现在正在做一件更可怕的事情：侮辱他的尸体！

奥雷尔　我是一个傻瓜，你看，我白白地发怒……你是一个穿着短裤的可怜小丑。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小医生……你在我的家里侮辱我，因为你觉得我不太爱你的姐姐……你可以侮辱我，但请你在我的饭桌上吃饭，不必胆怯……我不会象你想象的那样，中你的圈套，承认你们要我承认的事情：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我不能杀死一个不存在的人！

维克多（对普拉东）吹吧，幸福的普拉东……（对奥雷尔）即使你没有杀死父亲，也侮辱了他。出于你的虚荣心，你亵渎对于我们父亲的怀念，而不是他的尸体……奥雷尔，死人是存在的，我在自己心里就感觉到他……

奥雷尔　你最好还是找点活干，靠自己的双手挣面包吃……

维克多　吹吧，幸福的普拉东，我希望在音乐伴奏下受到斥责……

奥雷尔　你们是了不起的白痴，想破坏我除夕夜的欢乐……但是，我容忍你们现在的行为……（笑）我是宽容的。

维克多　国王是宽宏大量的，还养着小丑……

纪尔达　普拉东，吹吧，你的患者有点歇斯底里……

奥雷尔　（对扬）喂，告诉我，我还谋杀了什么人？还有什么错误？

扬　你的主要错误是相信任何事情一旦完成，它就结束了，相信只要杀死了你自己的父亲，任何罪恶就可以一笔抹去……

奥雷尔　聪明的所罗门啊，你刚才还说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会被抓住并受到惩罚……

扬　不。我是说事情并没有因某个人受到惩罚而了结，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惩罚是让你再犯一次罪。

奥雷尔　我不明白。

扬　谁一旦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就会再一次下手。

奥雷尔　我不明白。

扬　再一次下手，直至无限。死亡并不能使你摆脱任何东西，也不能摆脱一个亲属……死亡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能够掩盖一切：它不能掩盖被杀者的生活，也不能抹掉他死于非命这个事实以及他的过去和未来……只要你活着，你的躯体内就包含着你的父母，正如在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在他们的血肉里包含着你一样……

奥雷尔　（鼓掌）好极了……

扬　你不能把他从你的心里消灭掉，你不能阻止他在你的心里说话，即使你已经把他杀死……

奥雷尔　（鼓掌）太好了！现在你不想用芦笛吹一支曲子吗？（把芦笛给普拉东）

普拉东　不，我不要你的笛子！有一句谚语：妻子、钢笔和笛子是不能借的……

维克多　眼下你还只有笛子……

普拉东　我可以给你们吹一支巴赫的曲子……

奥雷尔　吹吧！

普拉东　不，还是吹一支戈尔日的圆舞曲吧。（吹奏）

奥雷尔　（打开通向厨房的门）妈妈，埃利泽乌，请过来！院长在吹芦笛……（埃利泽乌走出来。母亲没有出来）

维多莉娅　（对渥克塔维娅）你知道休假时应该干什么吗？打扫卫生。整个房子打扫一遍。我丈夫去年是冬天休假的。天气太冷了。他不想去上班，怕冻掉鼻子……

渥克塔维娅　嘘！听院长吹得多棒……

维多莉娅　我丈夫科斯塔盖那么爱睡觉！……睡觉比吃饭还重要。这不好。可是他说，永远不要后悔睡得太多。我不能睡。为什么要睡觉？人只有一次生命，白白在睡梦中过去？时光流逝，忽然死了，这就是生活。（院长结束了一支曲子。掌声，当然，有的带着讽刺意味）

渥克塔维娅　太好了，太好了！棒，真棒！过来，让我亲你一下。（吻普拉东的前额）

埃利泽乌　吹得非常优美，过去不知道。

普拉东　歌曲松弛人的神经，这是我的结论……我不是天才，可是这段曲子已经吹过许多遍……我有过许多其他的机会……（笑）埃利泽乌先生，你瞧，我吹奏笛子象其他任何人一个样，但是我却没有这个自由……为了这件事，许多人认为我……

埃利泽乌　我理解你，理解你……

普拉东　说实话，对于我来说，笛子只是 le violon d'In-

gres① ……

维多莉娅　他说什么？

渥克塔维娅　他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小鸟儿。

维多莉娅　他为什么不吹了？吹得那么美，象一个天使。

普拉东　有一次，医院里来了五个查帐的。有一笔款子本来是拨来造另一幢楼的，我们用它建了一个新的实验室……我对他们作了解释。可是毫无用处，他们不理解我的话。

纪尔达　于是，你就给他们吹笛子。

普拉东　对。

维克多　他们理解你了。

普拉东　没有。我得出结论：实际上这些查帐的缺乏音乐感。

埃利泽乌　最后你是怎么同他们谈通的？

普拉东　我对他们说，没有新实验室，我们就不能工作。可是，他们还是不理解。于是，我对他们说，先生们，我没有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我是把钱用于医院建设……哎——他们无动于衷！我又重复一遍！还是无动于衷。我说了三遍！照样无动于衷。说五遍！无动于衷。说十二遍！无动于衷！我随即平静地拨了个电话，告诉门房，让值班警卫马上就来！他们来了。我指着查帐的对他们说，把这些人带走，他们是疯子，什么都不懂！我们用电流刺激给这几个查帐的治疗了两个星期。

纪尔达　我对你们说过，他是疯子！

① 法语，安格尔的提琴，意为业余爱好。

普拉东　我的亲爱的，今天整个世界都在发疯。

母亲　（打开门）过来吧，开饭了。（所有的人都向厨房走去）请，请，餐室里挺暖和……可是这里太热了……纪尔达，稍微开一会儿窗……（纪尔达独自留了下来，打开窗。门铃声响。纪尔达开门）

图多尔　（走进来）晚上好……

纪尔达　你好，老爷爷……可是，你怎么这样跑来了？没有化装，没有穿戴好，我们可没有给你化装的道具……

图多尔　我不是老爷爷……

纪尔达　不是，不是……但从你扮作新年老人的那一刻起，你就成了老爷爷。

图多尔　我不是新年老人。

纪尔达　那么，是圣诞老人。随你怎么说吧。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在我们中间，你可以随便怎么说，我们不会告发你的……

图多尔　纪尔达，不认识我了吗？

纪尔达　不认识。你来过我们家？你不是木偶剧院的？

图多尔　不，纪尔达……

纪尔达　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不是同我睡过觉？可能是，你知道……我记不起来了，请不要为此生气。我必须有一个电脑才能记起所有同我睡过觉的男人……

图多尔　纪尔达，我是……

纪尔达　噢，告诉我一个细节……也许我能回忆得起来。说实在的，我喜欢年纪大的，他们有感情，给钱爽快。而且，不是那么累人……喂，小老头，鼓起勇气，告诉我姓什么叫什么，是何许人，在哪里……也许你希望我给

你一个吻，鼓起你的勇气？（吻他的前额）

图多尔　纪尔达，我是你的父亲。

纪尔达　哎！……这太好了！……我的父亲已经死了。大除夕的，你居然开这么一个拙劣的玩笑。我们的父亲……多么荒唐……我相信，我们的父亲在天上。噢，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但愿你是在开玩笑，你这个在木偶剧院工作的老演员……但是，我们出钱不是让你扮演我们的父亲，而是扮演新年老人……也许父亲没有死？！……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妈妈说过什么……你真是我父亲？（维克多进来）这个人说，他是我们的父亲……你认识他？

维克多　不……不，因为他走的时候，我还太小……

图多尔　不是我要走，而是被抓走的……

纪尔达　现在从什么地方来？

图多尔　监狱。

维克多　（抓住他左手）对，对……爸爸的左手有六个指头……欢迎你回来，爸爸……

图多尔　你是哪一个？维克多？

维克多　对，你的小儿子。你本来留着胡子，蓝色的眼睛，还有声音是……现在你不留胡子了……但眼睛和声音……请原谅，我不能吻你……我还不敢相信……虽然我始终知道并且相信你一定活着！

纪尔达　（打开通向餐室的门）妈妈，奥雷尔……爸爸回来了！（三个人一起走进餐室）

维多莉娅　（从厨房里走出来，后面跟着渥克塔维娅。她们手里拿着放满了食品的托盘）吃得过饱对身体没有好

处，象喝李子酒一样，上头。自从我在几个朋友家吃伤过以后，我懂了……对了，你看见过芬特内勒的疯子吗？就在城郊。

涅克塔维娅　没有。

维多莉娅　真可惜。那些疯子都挺可爱的。可是现在没有了。那儿的疯人病院取消了。

涅克塔维娅　搬到中心医院来啦……不管他们了。火鸡怎么样？……

维多莉娅　我曾经有一个邻居，是疯子。他总是喊：请买《宇宙报》！《潮流报》！卖报一报一报！《宇宙报》！

涅克塔维娅　怎么疯的？

维多莉娅　平白无故同他妻子一块儿疯了。同一天。他妻子叫约兰达，长得很漂亮，年轻可爱。男的也挺可爱。他们看了教堂里的一本经书，就疯了。他对约兰达说：我把你砍了，装在罐里！

涅克塔维娅　我的天啊！！

维多莉娅　从那本书上可以学会同死人说话。他还同自己去世的母亲说过话。

涅克塔维娅　你别把我吓疯了！

维多莉娅　德拉戈什先生——有一天他离开家的时候，大家这么喊他。他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现在进了锡比乌的疯人院……那儿有很多疯子。他同孩子们一起走进森林，把树叶堆起来……堆成一个垫子。他让孩子们躺在树叶上，给他们做木匙。

涅克塔维娅　天啊，圣母！

维多莉娅　还给他们做了野草荨麻汤。

渥克塔维娅　哎，还等着咱们入席呢……

维多莉娅　他背上背着把斧子在村里逛。嘴里嚷道：我也不知道什么人万岁！

渥克塔维娅　约兰达怎么样？

维多莉娅　她没进锡比乌疯人院，后来病好了……据说，女人的疯病好得快，或者也许好不了。她到锡比乌去给他送吃的。看见他胖了！胖了而且漂亮了！她想把他领回家，可是他不愿意。对她说：婆娘，我不回家了，我已经不爱你，我留在这儿，同一个象我一样的人结婚。

渥克塔维娅　怎么读一本书就会疯了呢？

维多莉娅　老人们都这么说：只要一读那本书，那就完了，准进锡比乌疯人院。

渥克塔维娅　我死也不去碰一碰这些书！一本也不碰。谁知道哪一本是念了咒的？

图多尔　（从餐室出来，后面跟着母亲、维克多、纪尔达等人）瞧维多莉娅！头发白了……但气色很好，我很高兴，邻居，多么高兴……（拥抱她）

维多莉娅　有一个姑娘因为恋爱疯了。现在吹着哨在街上跑来跑去。夏天还穿着毡靴。她碰见了一个名叫普列达·布泽斯库的，是个胖子，也疯疯癫癫的。两个人整天谈个没完，还到公园里散步，象两只小鸽子。普列达·布泽斯库有一顶翻边软帽，歪戴着，挺调皮。女的个儿不高，同我差不多。他胳膊和手腕可有劲啦！……疯子都有一股邪劲！他总是在公园里抱着她，给她朗诵自己写的诗……

图多尔　（问扬）你母亲？……

扬　说话这么颠三倒四快十年了……

图多尔　谁照顾她？你姐姐莉维娅吗？

扬　不，同我住在一起……莉维娅自从同奥雷尔结婚以后，自己的事情也很忙……不过，妈妈倒也安静，做做饭，洗洗衣服……

母亲　你不累吗？不想洗一洗？有热水……

图多尔　不……我有个朋友，一起来的……我把他留在城里一家酒店里……我想去把他带来……

维克多　奥雷尔用车送你去吧……汽车就在下面门外，而且他是个十分熟练的司机……

图多尔　不……我走去……这样更好……我很快就回来。（走出门去）

维克多　奥雷尔，爸爸回来好象使你不太高兴……

奥雷尔　这是你的错觉……我很高兴……可是你要我怎么样，大喊大叫，在地上打滚吗？

埃利泽乌　他保养得不差，甚至可以说很好……我一直不相信他能死里逃生……

母亲　点蜡烛……松树……把每一根蜡烛都点上……等他回来的时候，这棵迎新松将大放光明……多少年了啊……

维多莉娅　（对渥克塔维娅）德拉戈什一天到晚喊着：不知道什么人万岁！

埃利泽乌　今天晚上帕勒德斯库医生也邀请我到他家里去……我想去那儿，不再打扰你们了……

扬　见他妈的鬼，那是个江湖骗子。

埃利泽乌　（开玩笑地）他是你的头头，小心我去告你……（严肃地）我看你是言过其实！他是欧洲有名望的一位

外科医生！一位学者！

扬　一个江湖骗子。

母亲　不，你不能走……今天是我最快乐的日子……而你是我的兄弟……

埃利泽乌　我明天来。你们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谈……确实，应该让你和图多尔单独在一起……

母亲　你别穿衣服，我生气了……

扬　帕勒德斯库是个江湖骗子，你怎么能同一个江湖骗子一起度过除夕？

埃利泽乌　他是国内最杰出的肿瘤专家……他的乳腺癌手术在国外也得到好评！我知道，不但是文人相轻，在医生之间也互相嫉妒，但是真理是遮不住的。我亲眼见过，一本外国杂志上十分称赞他……乳腺癌手术成功率达到几乎百分之百，这可不是件小事！我不懂医学，可是作为一个外行，我认为……

扬　他确实是个江湖骗子，请你听我说！

埃利泽乌　他在我面前从来都对你很夸奖。你们在一起工作过……

扬　当初……

埃利泽乌　他说，你做手术的时候，下刀特别稳重……他把你当成自己的接班人。

扬　上帝保佑！

图多尔　（按门铃。纪尔达开门。图走进房间，后面跟着一个人。迎新松上所有的蜡烛都点燃得通明）他是我的朋友……你们同他握手……

纪尔达　（同他握手）纪尔达……

图多尔　别指望他回答……他不会说话，是哑巴。（哑巴同大家握手）他是在十七岁那年，铁卫队叛乱后进的监狱……

奥雷尔　他是你的朋友？

图多尔　是的，是我的朋友。

奥雷尔　这么说，你在那儿有各种各样的朋友……

母亲　奥雷尔，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应该把他赶出去？

奥雷尔　不，妈妈……不过，也许爸爸还有其他的朋友……

图多尔　（对哑巴）坐下，坐在这儿，不要走……如果你走，我也走。

奥雷尔　爸爸，不能这么说……你到哪儿去呢？我说他可以留下，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也许这个人想回他自己家里。

图多尔　他无家可归……

母亲　再说又是除夕夜……图多尔，带他去洗个澡……然后吃饭……（图多尔带哑巴走进浴室）

埃利泽乌　（对母亲）你不要生气，奥雷尔说得对……他今天把一个铁卫队员带回家……明天还会带来另一个什么人。（图多尔轻轻走出浴室，听见了他的话）不管怎么说，奥雷尔是厂里的总工程师，是个负责干部，而且……

维克多　爸爸的朋友会损害他的名誉！

母亲　纪尔达，你同维多莉娅和渥克塔维娅一起去摆桌子……

埃利泽乌　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放出来之后就没有人盯梢了……我不希望因为图多尔的一时心血来潮而使奥雷尔遭受损失……

图多尔　这么说，我使你们为难了……

奥雷尔　不，可是……

埃利泽乌　图多尔，你应该谅解……时代不同了……

图多尔　什么时代？这就是说，你们这些自由的人害怕我？害怕那些曾经被关起来的人？

扬　图多尔大叔，谁也不害怕。如果自由使我们感到害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难道我们害怕自己的自由？

埃利泽乌　当然，谈不到什么害怕……我看，哑巴——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能这么称呼他——可以留下来……

图多尔　就这样称呼他，哑巴……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孤独和不幸的人。不会把你叫到民警局去讯问他的姓名的，请不必害怕。

埃利泽乌　你凭什么说不会传讯我呢？

维克多　即使要传讯，也是找奥雷尔，他是主人……或者找我……

图多尔　用不着传讯你，因为你会自动跑去报告。（哑巴上）老弟，请坐。

埃利泽乌　请你不要侮辱我，图多尔。

图多尔　你觉得受到了侮辱？

埃利泽乌　我不是民警局的密探。

图多尔　也许，但你天生是当密探的料。

奥雷尔　为了这么点小事吵架毫无意义。这个人今夜留下来同我们一起过年，这不就完了吗。

图多尔　我们没有吵架，而是在心平气和地谈话。我说他天生是当密探的料，这有什么失实之处？今天，大家都已经了解我，了解哑巴和其他人的真相……我们付出了代

价。所有的人都这样。如果有人直率地说出了我以前所做的一切，这并不是一种侮辱……是的，我做了，为此我付出了代价。现在我不再因为过去做过的事情而感到害怕……埃利泽乌为什么觉得受到了侮辱？他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他也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了代价。埃利泽乌，你坐过几年牢？

埃利泽乌　我没有坐过牢，我为什么要坐牢？

图多尔　（笑）怎么没有坐过牢……喂，说吧，坐了几年？

维克多　埃利泽乌舅舅没有坐过牢。

图多尔　啊……这就是说你害怕……好吧，这样，我们就有好多事情应该谈一谈……

奥雷尔　还把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事情挖出来，有什么意义？……即使舅舅早年不是左派，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那是在那个时代……现在已经澄清了……

维克多　见他妈的鬼，大年三十还要开会！嗨，吃饭吧！

图多尔　现在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埃利泽乌　在布加勒斯特……

图多尔　布加勒斯特……大城市……你可以在那儿隐踪匿迹……我也路过布加勒斯特，差一点在那儿迷了路……认不出来了……

维克多　很好，爸爸，为当今制度唱赞歌！

图多尔　我不作任何美化……事实就是这样。

维克多　说下去，说下去，瞧奥雷尔听到你的赞歌有多幸福！他会告诉一切人：我父亲脱胎换骨了！新制度的成就使他震惊！

奥雷尔　你别哗众取宠！

维克多　但是，请原谅，这是真的；噢，你不会说，我父亲感到震惊……而是说，甚至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也对我们的成就表示震惊！

图多尔　在布加勒斯特逛街时，在共和国宫附近我看见一个人在注视我。他戴着墨镜，跟在我背后……我刚刚被释放出来……心里不免嘀咕：这个人肯定是要重新逮捕我。但我不愿意被抓走……至少也要见你们一面……我对自己说，如果他逮捕我，我就挣扎并且大喊：一切都是谎言！他们给我们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报纸上做宣传！可是，转眼他们又把我们抓了起来。我想用这根手杖揍他。他走近了我。我对他说：我不认识你。他问我：如果我告诉你自己的姓名，你也不认识吗？我很自信地对他说：不认识，因为我记不住每个审讯员的姓名。他说：我是德拉古·约瑟夫。我知道这个名字，是我过去的一个朋友……我想，当时由于恐惧，没有认出他来。或者是隔了二十年，我的记忆淡薄了。

母亲　德拉古·约瑟夫？他还活着？很久没有听人提起过他了。他现在怎么样？

图多尔　我问起他近况怎么样，他回答说：活着。是啊，活着，这就是一切。活着。

母亲　他曾经参加过……

图多尔　他对我说：一切都忘记了。这里，在布加勒斯特，你可以销声匿迹……没有任何人追查你的经历……也没有人检举揭发……可以有许多办法活下来……一个办法不行，再换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在内地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全城都了解你的一切！

母亲　是个黑黑的矮个子男人……而且有点手脚不干净。

图多尔　对……只有埃利泽乌不记得他了……

埃利泽乌　我当时认识的人有几百个……

图多尔　对于他，你应该记得起来，因为你们俩都是民警局的告密者……

埃利泽乌　我一生从来没有当过民警局的密探。

图多尔　我是说当告密者……当时你已经是个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不当密探的……

埃利泽乌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侮辱我。

图多尔　如果这不是事实，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切置之一笑呢？你害怕什么？嗨，埃利泽乌，笑吧，只当我象以前一样，同你开玩笑……走，吃饭去……（拉着哑巴的手）喂，老伙计！（走进餐室。电话铃响）

维克多　喂！哪一位？……帕勒德斯库先生……等我看一下是不是在这里……（对扬）有个叫帕勒德斯库的问你在不在这里……

扬　告诉他，我不在……

维克多　我不能说谎；你自己告诉他，你不在这里。

扬　那就告诉他，我在这里，可是上厕所去了。（走进厕所）

维克多　喂，帕勒德斯库先生吗？扬在这儿，可是上厕所去了。（挂上电话）

纪尔达　（打开放置松树的客厅与餐室之间的玻璃隔扇）维克多，帮我一下……人多，还得摆一张桌子……

维克多　很高兴效劳，姐姐。嗳，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你又得到了哪些肉体享受？

纪尔达　搬椅子，少贫嘴。除了耍嘴皮子，你什么都不干。

维克多　我动嘴，你干活，这就叫劳动分工。嗳，你又得到了哪些肉体的或者生理的快乐？至于精神上的快乐，我不会多嘴问你，因为你不可能有。没有长脑袋的地方，上帝是不会给予这种快乐的。（对埃利泽乌）舅舅，别这么转来转去的，脱下大衣，这里不冷。你想走，那不行，我们不让。你想逃到哪儿去？

埃利泽乌　至少得到帕勒德斯库家里去坐十分钟……

维克多　过了十二点再去……过了十二点，你有完全的自由……（对从厕所走出来的扬）帕勒德斯库祝你健康和走运！

扬　从一个江湖骗子那里接受这样的祝贺，是一种耻辱。

埃利泽乌　毕竟是祝贺嘛，不管是从谁那里来的。

扬　这不是出自内心的祝贺，而是为了私利。大人物！骗子！前天，由于他的愚蠢，把画家斯坦卡的孩子搞死了。一次简单的手术，疝气……可是，小孩还有心脏病，他直到出了事故之后才知道……这是个公务员，不是医生！看政治问题尖锐！同画家、演员有各种关系，是批评家埃利泽乌·佩德斯特鲁的朋友……懂得绘画、文学、音乐。你可以同他讨论一切，可是医学除外。我这个人至少是坦率的，承认除了《人民体育》上的拳击栏，什么书也不看。

埃利泽乌　你曾经当过拳击手，在拳击台上搏斗过……但是医院不是拳击台……我请求你给帕勒德斯库打个电话，保你前途一帆风顺……为什么象小孩子一样，一时意气用事而拿自己的前途冒险呢？

扬　我受不了这种虚荣！我不需要用欺骗和怯懦换来的荣誉。

一想起帕勒德斯库，我就恶心。在他的医院里，我总是想呕吐，他的医院散发着一股厕所的臭气。

埃利泽乌　他的医院是以清洁闻名的。而且十分温暖，无论是从实际意义上说还是从抽象意义上说……

扬　温暖，也许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象暖房。

埃利泽乌　在医院里，你冬天也穿着短裤？

扬　在大街上，我也穿着短裤，现在也穿着短裤。

埃利泽乌　古怪……正如冬天在湖里破冰游泳一样古怪。

纪尔达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古怪……这就是说，你能够做，可是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我倒想看见你光着身体躺在冰上……

母亲　纪尔达，说话文雅一点。

纪尔达　算了吧，妈妈，我见过他光着身体……

维克多　（笑）我感到吃惊……我本来以为，舅舅洗澡的时候也是躲在新词后面的……他就是这样写文艺批评的，在饭桌上也是如此……每个句子有五个新词。

普拉东　这意味着一大堆……

纪尔达　算了，亲爱的，听人家说！

维克多　好象是把法文和意大利文译成罗马尼亚文，这就是新词。实际上，他是用这些新词来掩盖内容空洞，没有任何思想。再加上捧场或者大棒，即使这些也谈不到任何思想性……他所写的一切就象一杯凉水。凉水！

埃利泽乌　你从来不读我的文章，因此嘲笑我……

维克多　你说错了。最初，在这些新词面前我被吓倒了，以为你智慧非凡。我相信，别人至今还这么认为……他们有一种错觉。说实在的，舅舅，你是靠着别人的错觉来

混饭吃……真的，我是绝对坦率的，在上帝面前也是如此。据我看，你没有任何一点天才。

图多尔　以前，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才气……

埃利泽乌　现在你们都冲我开火了……对，我没有天才……

母亲　（菜已经摆好，举杯）新年好……幸福和健康！（大家碰杯。道贺。进餐）

图多尔　纪尔达，你生活得怎么样？

纪尔达　我是护士……我不喜欢这个职业，但收入高，所以我干……这就是说，我从医院拿钱，可是厌恶自己的职业……这给了我不收钱接受我所爱的东西的自由。

图多尔　这是什么意思？

纪尔达　这就是说，同我所喜欢的人睡觉，不收费用。

母亲　纪尔达！

纪尔达　妈妈，爸爸到头来总归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自己不告诉他？这样更光明正大……我已经不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不存在什么处女的问题。

渥克塔维娅　我可是处女。

母亲　纪尔达也结过婚。

纪尔达　我结过婚。可是结婚的时候已经不是处女。我把当老姑娘的快乐留给渥克塔维娅姑姑。爸爸，我同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一个医生举行了试验性结婚。

维克多　这个人曾经当过医生，是她把他塞进医院的。

纪尔达　是个职业医生，可是实际上当戏剧导演……

奥雷尔　人们也有出于利害关系结婚的。

纪尔达　我叫纪尔达，不叫奥雷尔……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

人……但不喜欢工作……他当了导演，不是演员。演员比较难，必须完成别人的指令，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在装相……他对我说，当导演是给别人指令，这比较容易。他待我非常真诚，狂热地爱我。他说，除了钱之外，还有名誉。演员很多……如果他们角色演得成功，那是你当导演的功劳，报上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演得不好，你可以说没有好演员，没有好剧本……他是一个待我十分真诚的男子汉，得心脏病死了。

奥雷尔　他受不住纪尔达的烈火一般的试验……纪尔达是一个灾星，把另一个男人送进了监狱，可怜的家伙，挪用公款。她在一个村子里实习的时候，村人民委员会主席同自己老婆闹离婚。

纪尔达　我不能对所有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傻瓜负责。

奥雷尔　她坐在轻便马车上，赶着马在村里跑。大家都说：瞧特奥多拉！曾经放过一部电影，名叫《特奥多拉》……

扬　她是一个很好的护士，虽然她不爱自己的职业。实在说，也很难让人喜欢医务工作……谁要是说自己十分热爱这个职业，那……帕勒德斯库爱这个职业。他应该爱，瞧他那份殷实的家产：两辆伏尔加小汽车，女佣人……

埃利泽乌　你不必生气，他积蓄起来的这些物质财富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一个坏医生。一个人有汽车、房子……是件正常的事情。

扬　对，可是他利用别人的痛苦来捞钱。他乘人之危敲竹杠，你懂不懂？他从来不白给任何人动手术。

埃利泽乌　如果有人给他送点礼物，表示感谢，难道能拒之门外？这是救人一命啊！

扬　我很了解他，算了……

埃利泽乌　你从来没有从任何人手里接受过钱或者礼物吗？你坦白说。

扬　如果我接受了，就不会骂他了。

埃利泽乌　你骂他，也许是因为他接受了馈赠，当然，很多。但他的荣誉……噢，他的荣誉引起了你的嫉妒，原则上说，这是很自然的……

扬　我不可能去嫉妒一个罪犯！为了他的这种荣誉，他残害人！残害，你明白吗？

埃利泽乌　任何手术都意味着割除某一部分。

扬　不，不……你看到的文章里说，他在乳腺癌手术方面获得了成功……是的。他为数十名妇女做了手术，切掉了她们的乳房，这些妇女恢复了健康……他对这些病例作了记录并加以发表……治愈的病例，癌症治愈！实在了不起，不是吗？

维克多　当然，扬，了不起！

扬　了不起吗？不！因为被割掉乳房的那些妇女不是病人，她们被割掉了乳房，但她们不是癌症病人！她们没有患乳腺癌，只有很轻微的某种症状……他竟然敢于发表这些谎言！而且把自己的荣誉建立在它们上面！真是一个可怕的江湖骗子！

埃利泽乌　但是，你也是同他一起做这些手术的……你敢说不是这样吗？！我看见他也提到了你的名字……

扬　我做了这些手术……可是我并不知道。我曾经信任过

他。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头脑里总是想，一切太美好了……我们那么简单就解决了癌症……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当然，他不承认……

维克多　所以他忙着给你祝贺新年……

渥克塔维娅　（对维多莉娅）嗳，咱们听收音机去吧。

纪尔达　医务工作是由医生们支配的，叫人怎么能爱这个职业？

扬　帕勒德斯库仍然逍遥法外。

埃利泽乌　如果逮捕他，也要逮捕你，而且名正言顺：你也做了手术。你也是有罪的。

图多尔　并不是所有的罪人都得坐牢，而且扬是无辜的。埃利泽乌，你太轻率地归罪于他……你习惯于看见别人倒霉，犯罪。

维克多　他是文学批评家嘛！永远是个不倒翁！摔下去，又爬起来，永远不倒，永远不坏！无论如何，批评家是最保险的寄生虫。这当然是我的看法喽。他们永远使人倒胃口，使作家倒胃口，使读者倒胃口。人们一有点什么快乐，就会平地冒出一个职业批评家来！跑出来散发臭气！

埃利泽乌　我欣赏你的幽默，维克多。但是，我是正确的。如果扬觉得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为什么不告发帕勒德斯库。

扬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我。

埃利泽乌　你看，他也掌握着材料……

扬　眼下还没有人会相信我。

埃利泽乌　如果说你坚持的是真理，那你不敢告发是因为你

也怕坐牢。这是实际情况。现在是严冬，在监狱里可不象这里那么温暖……别看你受过训练，总是穿着短裤。

图多尔　在监狱里，可怕的倒不是冷……你看，我得到自由之后，最大的快乐是看到翠绿的树……翠绿的花……

埃利泽乌　据我了解，你没有当过铁卫队员。

图多尔　当然没有当过，我没有同你一起……翠绿的花，也就是说草，树……还有湛蓝的天。我在城郊躺在草地上，整整一个下午仰望着蓝天，看个够。在监狱里……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必须低头看着地面。不能看天，必须使自己感觉到是在监狱里……而且院子里没有一根草……

母亲　这么说，你早就放出来了？或者那里还没有下雪？……告诉我……

图多尔　以后再告诉你……但我还想说的是，我早就知道自己将获得自由。在你们，也就是祖国变得十分强大的时候，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知道，我们现在仍然受到监视……但这是正常的。我们毕竟获得了自由。我们将劳动……

埃利泽乌　你不至于说，你们将成为最聪明的工人和国家的捍卫者吧。

图多尔　不……但是，我相信罗马尼亚，相信她的独立，相信她的自主……

埃利泽乌　罗马尼亚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必须是这样。

图多尔　你不必给我说这些，我早就这么说过。而且，正因为我说出了这一点，才被逮捕。

埃利泽乌　请你不要冒充英雄！你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捕的，

是因为背叛祖国！

图多尔　你看，你不是记起来了？

埃利泽乌　你相信只有西方能拯救我们。你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西方！但是，如果西方重新在我们国家恢复资产阶级—地主制度，怎么办？你说，只有西方才能永远给我们带来一切好处，甚至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

图多尔　只有宗教是从东方来的……你的记忆力真是惊人。我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我是一个中学历史教员……你是罗马尼亚语教员……我确实是这么样说的……是的，如果你愿意，可以说这是背叛……我写过几封信，我同西方的某个人保持过通信，且不管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吧。当时我还年轻幼稚，或者说是傻，以为自己单枪匹马能够……噢，不是单枪匹马……是两个人一起写的，埃利泽乌……实际上，是我起草，你打字……他们抓住了我。也就是说，也抓住了你……但你矢口否认。埃利泽乌，我们俩象傻瓜一样落入了罗网。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我象一个傻瓜。你没有用你的手写任何东西……你是这样表白的。于是，你非但没有同我一起成为被告，而且摇身一变成了证人，揭发我。

母亲　埃利泽乌?！可是，他没有告诉过我们……

图多尔　审判是不公开的……还有许多人……埃利泽乌，于是你逃脱了……如果你要我承认这件事，确实我是有罪的。我并不是因为这一点生你的气，而是因为你诬告我。你希望我死去，你的罪恶就不会被人发现。

埃利泽乌　这不确实！

图多尔　千真万确。德拉古·约瑟夫也是证人。但他虽然手

脚不太干净，却保持了沉默。因为，实际上他什么也不知道。我同他是中学同学，也算是个朋友，不过只是酒友。他当过证人。他听见了你的揭发。也许还有证人。

埃利泽乌　现在你把没有被关进去的人都当成敌人……我为什么要诬陷你？

图多尔　为了保住你自己。也许有人给你提供了逃脱的机会，而这是代价，也许……也许是你自己用这个代价换取自由……你以前也写过信。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可能因为三句话而蹲五年监狱。可是，现在我回来了，埃利泽乌……我没有死。而且，每天见到你，就会想起我过去的行为。可是，你也会想起你的所作所为。

埃利泽乌　你想怎么办？要我自杀？

图多尔　为什么？我告诉了你事实真相，我相信你给予我这种权利。我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纪尔达　舅舅现在是党员！还有谁知道他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埃利泽乌舅舅已经脱胎换骨，纯粹而又纯粹，完成了改造……

埃利泽乌　纪尔达，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唯独你是好样的……你是我们的好绵羊！

图多尔　埃利泽乌，一切都是随着时代转移的，你不必生纪尔达的气……我们当时的领袖人物已经各奔东西，有的已经死了……我们俩彼此十分了解。而我没有死。这也许使你感到恼火……我付出了代价，你躲过了。你是自由的，但生活得比我更阴暗，为的是避免付出代价……我认为你的罪不在于你当时的思想和行动，而在于你作证诬告……你惩罚了我。而从那时候起，对于我来说，

你也惩罚了你自己。什么友情、亲属，为了能够自己逃脱，你全都扔在脑后！为了这一点，我不能原谅你。

埃利泽乌　全都是假话……你现在嫉妒我，过去也暗暗地嫉妒我，我写文章，讨姑娘们欢心……而你当时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我觉得……

图多尔　你叛变我是为了成为写作界的明星？你叛变我是为了怕在狱中埋没了自己？或者是怕自己得阳痿？现在你仍然得到女人的欢心？

埃利泽乌　是的。但我没有叛变过你……我觉得很遗憾，你侮辱了我，还不如刚才到帕勒德斯库家里去……

图多尔　我侮辱了你？是因为我说出了事实真相吗？但是，我为什么要坐二十年的牢？我侮辱了你?!

纪尔达　你到帕勒德斯库家里去干什么？

维克多　他同帕勒德斯库是精神上的兄弟，那一位为了自己的荣誉，不惜宰割活人肉……

埃利泽乌　现在不是进行解释的适当时候……大家都喝了相当多的酒。酒精刺激着神经……我再说一遍，帕勒德斯库是正直的……他能达到今天的地位，也备受艰辛……

维克多　一位先哲说，所有的道路都充满了牺牲。我想，这是指他人的痛苦。

埃利泽乌　是个人的痛苦……我也并非一帆风顺。我也有过痛苦。

图多尔　你没有受过痛苦。你善变。不管你相信与否，是的，是的，不管你相信与否，你善变。否则，你就不会害怕我。我是一面镜子，我让你面对着这面镜子……不过，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呢？为什么不承认？我只

要求你承认这一点！

埃利泽乌　要我承认你的幻觉?！明天你就会逼我承认其他的事情！苦海无边。

图多尔　这么说，事到如今你仍然不愿意忍受一点痛苦，虚荣心不让你……还有恐惧……你善变……但是，即使有人死去了，也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意愿那样，一切都死光。幻觉吗？记得还是在我们当大学生的年代，有一天下午踢足球，你踢了我的右脚，使我将近一个月不能踢球。你连这也不记得了吗？

埃利泽乌　不，我记得……是闹着玩踢伤了你……发生在一次比赛当中……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踢你是因为你比我强，咱们俩都踢得不好……

图多尔　我并不比你强，但也许我可以比你踢得更好。无论如何，你是想阻碍我踢球……

埃利泽乌　青年时代的无聊小事！闹着玩踢了你一脚，根本没有想到你会瘸……

纪尔达　那么昨天你想把我拍卖给帕勒德斯库也是闹着玩吗？

埃利泽乌　我给你作介绍。那是偶然碰见他……

纪尔达　我很了解这类巧遇……当初那位导演也是你巧遇上的……你把我拍卖给了他，这是他同我结婚后，告诉我的原话……他爱上了我，把一切真情告诉了我：最初他只想同我睡觉。而你，大概是为了一瓶香槟酒，开玩笑说，我将属于他……

埃利泽乌　死去的人已经不会说话了，你可以把任何事情栽到他头上。

纪尔达　他是死了，但我还活着。我说的就不值得相信吗？

埃利泽乌　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纪尔达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货色……

埃利泽乌　如果你愿意这么说，也未尝不可。你整天什么也不感兴趣，一本书也不读。

纪尔达　你不知道我多大岁数吗？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我为什么要读别人写的书？我是一个娼妓，但是谁是第一个侮辱我的人？也是开玩笑吗？是谁在有一年夏天跑进我的房间，说是怕冷，钻进了我的被窝？接着，又开始抚摸我的乳房和大腿，并且开玩笑似的吻我的耳朵和嘴唇……又是谁说是开玩笑，吻我的胸部？接着用手摸我的裤衩……是谁？这是开玩笑吗？埃利泽乌舅舅，是谁？这不是你吗？（埃利泽乌走向厕所）看看我是怎么变成娼妓的。由于厌恶这个畜生一样的舅舅，我躲开这个家，同我喜欢的人睡觉，不愿意再看见你。（埃利泽乌走进厕所）闹着玩……你也可以闹着玩去死，听着，别躲起来！

渥克塔维娅　（走进来，维多莉娅跟在她后面）国王在收音机里讲话。现在正在讲！祝我们健康呢！（画十字）天啊，我想，国王是个疯子！说的都是蠢话。说是要回来，小宝贝！

维多莉娅　那个德拉戈什也老是喊：不知道什么人万岁！

渥克塔维娅　咱们还是唱《祝你健康长寿！》吧。我还没有唱过呢……时间一去不复返，时间不是纺线槌，德拉戈什也是这么说的，对吗？

维多莉娅　哪个德拉戈什？

渥克塔维娅　德拉戈什，胖子！锡比乌的那个！

维多莉娅　我没有听说过他。

渥克塔维娅　算了，你会想起来的。（唱《祝你健康长寿！》维多莉娅也一起唱）

纪尔达　他为什么现在躲在那儿？

扬　躲在那儿和躲在帕勒德斯库家里是一样的。

图多尔　埃利泽乌，别躲了，到外面来！

维克多　他一生就是躲躲闪闪的，连自己的名字也保密。他从来不在杂志上署本名，而是用埃利泽乌·佩德斯特鲁这个名字。连我们也叫他埃利泽乌，不再叫他的真名。

扬　说正经的，他在那儿干什么？

维克多　写文艺评论！只有在那种地方才能集中思考力。

〔渥克塔维娅和维多莉娅在唱《祝你健康长寿！》扬撞开厕所门。露出埃利泽乌的两只脚，悬空挂着。他上吊了。

维克多　这些批评家真没有办法，永远使人扫兴！

第二幕

〔片刻之后。舞台上只剩下几个角色。

维克多　他死了，目的是要破坏我们除夕夜的欢乐，不让任何人对父亲回来表示高兴。曾经有过类似的事情。那是在加拉茨，是埃利泽乌给我讲的。不知道我是不是记错了。一个套间里的两个邻居，彼此不和，真是头可

断，气不可不争。有一天，其中一位结婚了。当然，他没有邀请那位邻居参加婚礼。应该补充一句，这两家合用一个客厅。那天晚上，在幸福的新郎的房间里又是闹房，又是跳舞唱歌……他的邻居就用拳头敲墙！可是谁也不理睬他。于是，一气之下，他为了报复隔壁的新郎，在客厅里上吊自杀了。一场婚宴全给他搅了。

扬　灾星，一个白痴。

维克多　我们怎么办？请检察机关派人来？

奥雷尔　我想，不是时候……他们来了，立刻就会开始侦讯。

维克多　对，咱们暂且拖一拖，让埃利泽乌再享受一点快乐，看我们吃不进火鸡，把他当作唯一的话题……对于我来说，死人不会打扰我，正如活人也不会打扰我一样。如果埃利泽乌希望见见检察官，是不会从那里走出来的……还是把他留在那里，如果他不愿意见检察官……（电话铃响）喂！（对扬）帕勒德斯库……

扬　不在。

维克多　不在这儿……不，不是我转告您的，是他……他说不在这儿。没有喝醉。为什么说他醉了？让我向他转达祝贺？告诉他，您向他衷心致意？当然，我一定转告。不过，最好您还是衷心向埃利泽乌致意！当然，你们是朋友……好，祝您好……（挂上电话）这个人嗓子挺甜……嘴巴就象女佣人那么会说……（敲厕所门）埃利泽乌，帕勒德斯库向你衷心致意！

维多莉娅　埃利泽乌到什么地方去了？

渥克塔维娅　（同维多莉娅一起走进来）愿上帝保佑他……

我来给你讲一讲怎么跳摇摆舞。（舞台上只留下她们俩）把全身的重量落在一只脚上，另一只脚的脚尖这么着动，就象是想踩灭香烟头。两只手这么着动，就象是用一条毛巾在搓背……

维多莉娅　也应该教科斯塔盖跳这种霍拉舞……科斯塔盖只会跳塞尔巴舞，连探戈也不会……刚才去车站之前，没有忘记喝一百克李子酒。他从来不忘记喝李子酒，但是忘记了跳探戈的步子。

渥克塔维娅　（抹口红，梳头）维多莉娅，你啊，什么都记得。来，为了你的好记性，让我吻你一下！（吻她，然后又梳头）

纪尔达　（走进来）我对你们说过，别再独自呆着……噢，国家在燃烧，你却在梳头。

渥克塔维娅　明天早上，我同……同他见面。

纪尔达　同……同什么人？啊……在什么地方见面？

渥克塔维娅　在马路上。姑娘，听说你曾经想嫁给一个贝尔格莱德人。

维多莉娅　一个画家。有房子，有汽车，有钱。

渥克塔维娅　如果有这些，纪尔达还不去吗?！还不到贝尔格莱德去?！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子，没有钱，连出租汽车也没有……

纪尔达　的确什么都有。他是贝尔格莱德人，有房子，有汽车，有钱，可是也有老婆。

普拉东　（同维克多走进来）我可以把埃利泽乌运进太平间里去，离这里很近。我把他抱着，或者背着运过去。这种事我已经习惯了。他是个疯子，我已经怀疑他很久。

对于疯子，检察机关比较松……

维克多　让他留在这儿。奥雷尔希望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他是因为怕丢丑。现在这个地方对埃利泽乌很合适。“把批评家、历史学家……扔进厕所里去！”

渥克塔维娅　喔唷，维克多，在上帝面前你不觉得害臊？

维克多　这是伟大的福楼拜说的，不是我说的。福楼拜，世界文学的古典作家。

渥克塔维娅　这些古典作家还说过许多脏话。维克多，你还告诉过我，有一个这种样的古典作家，为了描写世界，那么苦思冥想，那么搜肠刮肚，直到精疲力竭！结果把脑袋搞疯啦！

维克多　埃利泽乌没有疯，他原来就是个笨蛋。他在文学界跳着可怕的舞蹈。一个人最愚蠢的习惯莫过于坚持违反世人常识的事情。他起劲地说谎……

普拉东　他是疯子……

图多尔　（从里面开门出来，听见了最后几句话）你这么认为？

普拉东　我深信不疑。

纪尔达　你把所有的人都看成疯子。

普拉东　我是靠这个生活的……靠着人们发疯生活，如果我不相信人们发疯，早就去当牙科医生了。

奥雷尔　埃利泽乌不是疯子。他害怕自己干过的事情……懦夫！一旦开始了拼搏，就应该干到底……

普拉东　他是疯子。

维多莉娅　（对渥克塔维娅）我每天早晨都对科斯塔盖说：穿上厚靴子，就象跳里戈莱托舞时穿的那种靴子，现在

人们都穿里戈莱托式靴子，可是他不穿。我对他说，天气冷，我们这个地区是山区，日照时间短。太阳升起得迟，落山得早，日照短……

普拉东　（对图多尔）您看，每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疯子（指着维多莉娅）她的思想总是恍惚迷离……常常飘浮在幸福的境界里，常常在同科斯塔盖交谈，当她谈到科斯塔盖的时候，她头脑里一切都充满了魅力，忘记了贫困，忘记了寒冷、辛劳，她是幸福的……她的思想幸福地徘徊在回忆之中……她相信科斯塔盖活着，而且刚刚同他说过话。

图多尔　她真这样想吗？

普拉东　是的，她以为自己给他准备好了食品，给他必不可少的里戈莱托式靴子……

图多尔　科斯塔盖死了吗？

奥雷尔　在山里被土匪开枪打死了。他本来是一个车站的站长……不愿意拦截一列重要的列车……他们干掉了他。那是在冬天……（图多尔走向维多莉娅）

渥克塔维娅　维多莉娅不懂足球……（对图多尔）一点儿也不懂。可是她同我一起在电视里观看每一场球赛，罗马尼亚对葡萄牙，国际对狄纳莫……在第一分钟，维多莉娅，你不记得了吗？帕尔克拉布得到了球，象流星一样冲向底线，并且从一个很难的角度起脚猛射，葡萄牙队守门员扑救不及，一比零，我们领先……

普拉东　在第几分钟克鲁日科学队的马特亚努攻破了灯塔队大门？

渥克塔维娅　第七十三分钟，由佩特鲁·埃米尔传给他一个

球……

纪尔达　她知道一切，可惜还是个处女。

渥克塔维娅　对，我以此为骄傲。（对维多莉娅）有一个会计追求我……（她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说怎么办？让他破坏我的贞操？我应该委身于他？

纪尔达　（自言自语）不，再忍耐一点。你已经等了那么久，应该再耐心等待，会有人娶你做妻子的。

渥克塔维娅　一定会有人的。

纪尔达　来吧！来吧！美男子……

渥克塔维娅　我所梦想的骑士就是童话里的美男子。我希望自己在新婚之夜是贞洁的，是一个处女！

普拉东　（对奥雷尔）她熟悉国内所有足球队。每天看《人民体育》……

奥雷尔　扬也每天看《人民体育》。

渥克塔维娅　贞节的……（同维多莉娅下）

纪尔达（对普拉东）她将默默无闻地死去！可怜的女人！一辈子想着一件蠢事：贞操！女人应该适应时代的水平，适应原子弹时代的水平。应该吸引男人，奴役男人，毁掉男人。女人应该是放射性的。喂，普拉东，我来教你怎么吃火鸡！

普拉东　不，谢谢，我饱了……我想来一杯葡萄酒……

纪尔达　嗨，给你葡萄酒！（拉着他的手下）

图多尔　可怕！

奥雷尔　有什么可怕的？

图多尔　一切变了，一切同我期望的不一样。

奥雷尔　你期望的是什么？纪尔达是破鞋，难道你希望她是

一个贞洁的少女？本来你应该在家教育她。

图多尔　不管怎么说，只要埃利泽乌这样的人……

奥雷尔　你能相信纪尔达的话吗？她不会撒谎吗？

图多尔　如果她撒谎，埃利泽乌就不会……

奥雷尔　埃利泽乌并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你！是的，是的，是因为你的威胁！这个人也许犯过罪……可能是这样。但是，他现在的功劳抵消了过去的罪孽。

图多尔　这么说，如果我现在获得了自由，那也就是得到了宽恕。（维克多手拿一个杯子，悄悄走进来）

奥雷尔　每个人有责任维护自己的自由。

图多尔　但是，当自由并不取决于这个人自己的时候，怎么办？埃利泽乌曾经左右着我的自由……如果埃利泽乌……我就不会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也许不会被带走……

奥雷尔　抛开埃利泽乌吧，不仅仅决定于他……而且你扮演一个失望者的角色毫无意义……丈夫回家来了，但并不是从为国牺牲的战场上回来，而是从监狱，因为他曾经想毁灭自己的祖国。在家里，他的妻子没有象悲剧里描写的那样，叛变了他，同一个新国王生活在一起，而是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牺牲了自己的一生。请你记住这一点！故事或许可以这样开始……但并不是悲剧。因此，爸爸，如果你确实是我的生父，愿我们不要制造“悲剧”。

图多尔　我发现了一个敌视我的儿子，这更加糟糕……他是我的骨肉。

奥雷尔　但是，他并没有接受你的信念。我没有任何反动思想，而且也不是这个时代的敌人。

图多尔　你想把我赶出这个家庭的门？

奥雷尔　我只是说，我不是这个时代的敌人……

图多尔　从我被释放的那一刻起，国家认为我的信念已经没有任何危险性，即使我确实有过什么信念的话……国家希望我能适应这个时代，即使不能接受新的信念……无论如何，国家给了我做人的可能性，给了我自由生活的权利。难道我的自由使你感到难堪?!

奥雷尔　如果坦率地说，没有你，我们也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来了，你怎么会使我们感到难堪呢？今天，一块面包已不成其为问题。

图多尔　我能劳动，不会要求任何人施舍……我也有确有保障的工作岗位……

奥雷尔　因此，你是幸福的！那么，你刚才为什么说可怕？难道你想用你的思想在我们中间制造恐怖气氛？

图多尔　怎么制造恐怖气氛？

纪尔达　（喊着走进来）跪下，跪下！（普拉东四肢着地，爬出来）对，就是这样，如果你爱我！应该这样……

奥雷尔　他喝醉了?!

纪尔达　普拉东从来没有醉过！他是疯子！

普拉东（站起来。对图多尔）人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疯子，正如我已经告诉过您的。纪尔达头脑没有癫狂，因为您看她是多么自负，并且命令我四肢爬行。但是，她的感情跳出了一般的框框，是变态的，请原谅我避免用疯狂这个词。

纪尔达　因此，我是“渴求”爱情，对吗，聪明人？

普拉东　渴求，对，渴求，一种机能的渴求，一种身不由己

的渴求，犹如在酷暑盛夏需要水一样。

奥雷尔　她为什么不渴求知识？

普拉东　她受太阳的烧灼，受爱情的烧灼，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是疯子……

母亲　（出现在门槛上）图多尔，我不懂哑巴想要什么……（图多尔随她下）

普拉东　（对奥雷尔）我并不是她需要的那种可以解渴的水。

纪尔达　水可以使我暂时平静，但一旦喝了下去，我就渴望另一种水，因为对于我来说，水是可以任意更换的无名的东西，正如男人一样。清凉的水。水，解除那快要把我燃烧死的干渴！

普拉东　她象一只母狼，感情在她胸中燃烧。如果她当演戏的女演员，会象一把火炬那样燃烧起来，在整个世界光芒闪耀！

奥雷尔　但是，任何一个女人都是这么燃烧着。她的堕落是父亲造成的。（图多尔走进来，哑巴跟在后面。他听见了奥雷尔的话）水，这是基本物质！（对纪尔达）可是，你却还在炫耀自己。

纪尔达　我要炫耀自己，炫耀自己勾引男人的本领！我应该炫耀自己。如果不把钱花在刮宫上，我早就可以买一辆汽车。为了这一点，我应该炫耀自己！我要炫耀自己，因为我怀孕了！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将要成为母亲！我的腹中怀着一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我邀请了新年老人，我希望他在这除夕之夜感到幸福！奥雷尔，我有了孩子！晚年再也不会孤独。我不愿意再同你住在

一起。如果再听见你把这孩子的母亲骂作娼妓，我就用硫酸烧瞎你的双眼！（下）

奥雷尔　噢！普拉东说得对，她的神经已经变态。我受够了，这些不知温饱的猫！我要安静！我需要它。就连这除夕之夜，也不能有半小时的安静。

维克多　安静！为了我胞兄的肚子，请大家安静！让他这个可怜的人也有一点快乐。我的胞兄发怒了，大喊：安静！你害怕什么呢？

奥雷尔　我害怕你的愚蠢……我为什么要害怕？

维克多　如果你需要安静，这就是说你不喜欢某种事情……也许，你不喜欢爸爸从……回来。可能因为这一点，会把你从联合企业里一脚踢出来……你在自传中没有填写父亲在押……

奥雷尔　我不知道他还活着……我注明他已去世。是妈妈这样告诉我的。

维克多　她是这样说过，但你早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妈妈告诉你说父亲去世了，是为了不至使你在大学里遇到什么麻烦……

奥雷尔　妈妈，是你让我填上父亲已故的吗？

母亲　是的。

奥雷尔　（对维克多）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当时妈妈也同父亲离了婚，以免工作上发生什么麻烦。是这样吗，妈妈？

母亲　是这样。

维克多　但是，她知道父亲没有死。你也很清楚。你填写上“死亡”两字，为的是忘掉他所给你留下的印象，以便

你有充分的自由，使他不再成为你的绊脚石！可是，现在他却活着，而且回来了，又成了你的绊脚石，因此你大喊大叫，要求安静。并不是纪尔达打扰了你。

奥雷尔　我没有任何理由因为父亲的过错而感到害怕。这些过错不是我犯下的。

维克多　你真的不怕吗？就算是这样。可是，你害怕由于不忠诚老实而被开除出厂。

奥雷尔　什么不忠诚老实！简直胡说八道！

维克多　是吗?！你想一想，你们是怎么把我们的同学卢基扬开除出大学的？是因为他父亲是富农吗？不，富农阶级已经不存在……你们把他开除出学校，是因为他没有申明父亲过去是富农，也就是说因为他不忠诚老实。这个词是你发明的，不记得当时你多么洋洋得意吗？你也将因为不忠诚老实而被开除，这是你的痛处。需要安静！这就是说，我们应该保持缄默，而父亲最好远走他乡。为了我的胞兄能一帆风顺，我们应该奴颜婢膝！所谓安静，就是说，要么大家缄口不言，要么一刀两断。你说，纪尔达的堕落是父亲造成的，这是说谎。你怎么没有堕落？

奥雷尔　我付出了劳动。

维克多　你当上了工程师，取得了成功，成为一个人物。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你比纪尔达堕落一千倍。你从来满嘴谎话。你为什么指责卢基扬对共青团不忠诚老实？为什么？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你是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不可能有这种肮脏行为。

奥雷尔　卢基扬还偷宿舍里的雨布。

维克多　那么只应该指控他偷窃……

奥雷尔　你没有权利指控我，因为你嫉妒我完成了学业……你夸夸其谈，一事无成，虚度年华……我不怕任何人。我每天在尽自己的义务，为了人，为了国家，象一个战士那样劳动……

维克多　象一个得到报酬的战士。我不相信你会在战斗中献生。你口称战斗，却不愿冒牺牲的危险。

奥雷尔　什么牺牲？荒唐无稽。

维克多　这是指一种信念，请你不要装糊涂。为了自己所坚信的事业而投身于斗争的人，也想到可能的牺牲……你认为，为事业而斗争的共产党人没有想到过牺牲吗？

奥雷尔　算了吧……你无从了解这样的问题……我为了人们的幸福而劳动、斗争。

维克多　你确实在斗争，但不冒任何风险，爱惜你的生命．你的职位，生怕被一脚踢开。你是一个永远不会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因为你关心的不是事业，而是能否谋取私利，能不能弄到一辆汽车……你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你心安理得，踌躇满志，忘记了你的一切财富来自他人的劳动，来自一个社会主义联合企业的产品。

奥雷尔　你为什么要攻击我？是为了向爸爸和全家人表白你象圣人一样善良和正直吗？维克多，为什么要仇恨我？为什么说谎？

维克多　我没有说谎。你也相信我没有说谎。对于我来说，说谎不啻于死亡。奥雷尔，我患了癌症，你知道我不说谎。自从我患了癌症，不再对任何人说谎，也不对我自

己说谎。

图多尔　维克多，也许诊断不正确……你听见扬谈到了帕勒德斯库的事情……也许大夫……

维克多　我确实患了癌症。癌正潜伏在我体内，象花一样生长。只要我还活着，就必须说真话，我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失，如果在这样的时刻我不说出自己所确信的一切，那就是懦夫。我不能在临死之前还做一个满嘴谎话、唯唯诺诺、阿谀逢迎的人……不，我没有任何恐惧，我不怕死亡……也不怕疾病。疾病帮助我恢复了本性，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本来面貌……我抛开了一切社会的道德约束，找到了真正的我，找到了我的真性。那是一片广袤的沙漠，辽阔的撒哈拉！

图多尔　也许是疾病使你感觉到寂寞和绝望……

维克多　我没有绝望，没有。癌症使我成为一个完人，就象初生的婴儿一样，没有怯懦，没有奥雷尔那样的野心……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和希望时，当一个人面对着的只有死神时，没有任何理由再象奥雷尔所说的那样去战斗，再象妈妈那样为了不使我们绝望而去说谎，再象埃利泽乌那样出卖灵魂……（扬走进来）只要你活着，诚实即使不是你升官发财的道路上的绊脚石或者某种罪过，也是一种愚蠢的表现。只要活着，你就希望适应环境，你就不可能是完人……我是坦白的，就象是做临终忏悔。

扬　这就是说，只有在临死前的几个月或者瞬间，才可能成为一个完人？

奥雷尔　你的坦率说明了你的无能，说明你害怕严肃地对待

任何事情。你把疾病当作挡箭牌，逃避一切。疾病给了你偷懒的借口，给了你侮辱大家的借口。有谁会去反驳你？有谁会去侮辱一个病人？你所依仗的是大家对这种病的恐惧，就象以前恐惧肺病一样。啊，那些生离死别的情节剧！今天，茶花女也许会用盘尼西林治疗！于是，一切也就迎刃而解。明天，癌症也可能不成其为问题。而且，退一万步说，即使你是个病人，又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权利侮辱一切人，而把自己吹嘘为一个说真话的人，宣称有义务说“真话”，要对自己真诚等等。

维克多　可是，奥雷尔，我没有侮辱你。是你觉得受到了侮辱。如果事情失实，它就不可能成为侮辱人的依据，那只不过是狂妄胡说。譬如，我说奥雷尔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你觉得受了侮辱，那就说明你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再如，我说扬是白痴，他一笑了之，当作玩笑，因为他并没有觉得受了侮辱。

奥雷尔　可是，你说奥雷尔不正直！扬不是白痴！你说的是你想说的话，而不是我们的想法。

维克多　的确，我说的是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我说了真话，你就会生气。你看，现在你由于生气变得狂暴！这么看来，即使茶花女用盘尼西林治疗，也无济于事；她也许会痊愈，你却治不好。

奥雷尔　我们宁肯做一个健康、强壮而懦弱的人。我们比你们这些诚实的病人对世界有用得多。你的坦率无非是一种不再发挥效力的怯懦。在有病之前，你也是无所事事，没有一个职业，就象现在一样。那时候，你伸手向我要钱，象一个小流氓一样敲诈我，公开对我说，如果

不如数给你一个二十列伊硬币，或者一百列伊，甚至一千列伊，你就要在我妻子面前造谣，说是看见我同一个德国姑娘在一起鬼混，或者到厂里去揭发，说明父亲是在坐牢，而且还活着……你看，父亲被你利用来作为讹诈的手段……现在你却把他描绘成传播真理的基督。

图多尔　奥雷尔，你是不是害怕某个人？

奥雷尔　我不怕任何人，你不要听信维克多的胡言乱语。他喜欢把自己装扮成坦率的骑士！

图多尔　你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我也搞过写作……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所成就。不过，在当时也是一种机会。我的几个大学同学并不是出类拔萃之辈，逃到了法国。其中有几个颇有成就，有一位还成了大人物！

奥雷尔　你为什么不逃走呢？

图多尔　我舍不得你们。而且，也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害怕的。我相信一切都将会改变的。果然，一切都改变了，但对我来说，也许太晚了一点。我从来没有害怕过。看来，那些怀着恐惧的人反而获得了成功……奥雷尔，看来你会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维克多　也许会当上总经理，或者发明点儿什么。诺贝尔奖金正在等待着他，现在这项奖金也发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人了，特别是科学家……

奥雷尔　可是，怀着某种恐惧毕竟不是好事……这意味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普拉东　（同纪尔达一起走进来）也许会成为疯子。思虑过度的人都是我的患者。

图多尔　还是应当有自己的思想……在监狱里，我没有任何

想法。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一切都是熟知的。我不再想到会有什么不幸，不再有任何恐惧感。

奥雷尔　可是，也不再怀有任何希望……

图多尔　不，我怀着希望，希望并没有丧失，只是不再有恐惧感。奥雷尔，你心里十分害怕某种东西，仿佛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母亲厌烦地走出去）

维克多　爸爸，他根本不是自由人。对于他来说，不存在自由，这是首要的。

奥雷尔　只有傻瓜才是完全自由和幸福的人；只有他们，傻瓜或者装病的人。我是不幸的，满意了吗？（哑巴走进来，后面跟着渥克塔维娅和维多莉娅）他是幸福的！

图多尔　奥雷尔，不要嘲笑！

奥雷尔　他是幸福的！也许，他在为某种事业而献身。他怎么会不幸呢？也许，他是个烈士！

图多尔　奥雷尔，请收起这种冷嘲热讽，小心我抽你巴掌！

奥雷尔　在我的家里？你有什么权利？首先，我根本不能确凿知道你是不是我的父亲，也许你只是妈妈青年时代的一个情人。

图多尔　奥雷尔，不许你侮辱自己的母亲！

奥雷尔　我并没有侮辱她，只是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维克多有权表示他的意见，为什么我就没有？也许，妈妈已经讨厌孤独的生活，所以在今天晚上把她青年时代的一个相好介绍给我们，让他冒充我们的父亲。谁能说不是这样？我们并不认识他。

维克多　埃利泽乌认识他……

奥雷尔　埃利泽乌是妈妈的兄弟。他会说妈妈不爱听的话

吗？你问他！埃利泽乌，这个人是谁？沉默。他是我父亲，埃利泽乌？仍然是沉默。如果妈妈告诉我们哑巴是我们的父亲，那么哑巴就是！也许，妈妈也已经讨厌晚年的孤独生活。

纪尔达　可是，证件……

奥雷尔　谁问他要过证件了吗？再说，证件也可能是安排好了的，在这个国家里，与我们同姓的有好几百。当然，他如果没有证件，也可以说自己事实上是我们的真正的父亲，而不是证件上那个。

图多尔　我后悔踏进了这个家门。

纪尔达　爸爸，不要理睬他。如果可能，他也会不认我们是他的兄弟姐妹，我们打扰了他，毁坏他的名誉，特别是我。

奥雷尔　你大可不必生气……无论是长相、品性……你都不象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今天，有那么多的骗子，有人来冒充你的父亲也是意料中的事情……这个人会诈骗钱财，享受温饱和安静……而且，他还带来了一个朋友，出于谨慎，他说这个朋友是哑巴，这样，就可以避免拆穿把戏。（哑巴对图多尔做手势，表示要走）酒足饭饱之后，又计上心来，想一走了之。

图多尔　（示意哑巴坐在椅子上）坐着，哪儿也不要去。奥雷尔，不要忘记，我可以永远离开这个家。但是，只要我还在这里，我就是这个家的合法主人。

奥雷尔　主人，什么主人？

维克多　爸爸，你不要发怒，他就是这么一个盛气凌人的家伙，故意激人失去耐心，然后他可以抓住理。他到处称王称霸，希望人人怕他。他要发号施令，从来就是这

样，在厂里也是这样。一贯正确的人说话就是命令。

奥雷尔　我不相信你是我的父亲！（维多莉娅、渥克塔维娅、普拉东下）

纪尔达　普拉东，不要走。你不想给我们这位可爱的经理诊断一下吗？

普拉东　（走出去）毫无用处！我也熟悉这种病。实际上，疯子也彼此嘲笑，在他们中间也存在等级。是的，他们也有等级制度和纪律。当然，建立起来很不容易。但一旦建立了起来，那个大疯子也是大鱼吃小鱼……或者象民间所说的，捞点别的……（下）

奥雷尔　见他妈的鬼去，这个白痴！（神情严肃地转向图多尔，摆出男子汉对男子汉谈话的姿态）你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你是我们的父亲！

图多尔　你们就是我的证据。

奥雷尔　但是我们不承认你，而且也不象你。

纪尔达　我认他！

奥雷尔　谢谢！看来，你对他惊人地了解！他一进门，你就象一个娼妓一样扑向他！

图多尔　（咆哮）你们是我的孩子！

奥雷尔　我们是一串肉泥肠！即使是你的骨肉，也不象你。肉泥肠！时间是一架绞肉机，你所说的你的这些儿子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特征。我们是一串肉泥肠。时间也绞碎了我们的人格，如果我们有人格的话；时间把我们混合在一起，加上佐料，经过熏制，一个挨一个走出来，成为一种日用的东西！成为摆在肉食摊上的美味！成为被人吞噬的佳肴！为了这条生命，我们得象娼妓一样小心

侍候！

纪尔达　我还不知道你是一个哲学家，过去只知道你是一个制作肉泥肠的！也许，你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下属的。至于我，不容许任何机器来绞碎我。

奥雷尔　你是已经绞好了的！好几百个男人已经把你绞烂，假如你把他们的名字记住，你的头脑就会变成一部百科全书！你红颜已褪，不必再照镜子，你已经是个老太婆，而且一事无成。你一走到街上，大家都用手指头指着你，暗暗耻笑！

纪尔达　而且还说这是经理的妹妹！因此，你感到不舒服！可是，我的过去比你现在的作为要强百倍！我不想在这除夕之夜，在一年当中最神圣的这个夜晚把任何人赶出我的家，不想把任何人赶出去！任何人！至于把我的父亲赶走，那更休想！即使他是个冒充我们生父的骗子，也不能赶走！因为他毕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快乐。不过，你也知道，监狱已经空了……

奥雷尔　早就空了……他来迟了。我们也看报！大赦令早就已经发布……

图多尔　确实……不过，我首先帮助这个人找家庭、亲属去了……（指哑巴）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纪尔达　谁也不认识他吗？

图多尔　谁也不认识。

维克多　谁也不需要他吗？

图多尔　谁需要一个劳改犯呢？

奥雷尔　你找到了一个宝贝，你带着他吧。

图多尔　告诉我，你真的认不出你自己的父亲了吗？……我

只是老了一点……对，我带着他。你要我怎么办？重新把他送回监狱里去？

奥雷尔　我不相信在这个国家里不能为他也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图多尔　是的，能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找不到温暖。人缺乏人间的温暖就无法生活。

奥雷尔　你大概还会说，你觉得劳改犯的心比我的心更加温暖。

图多尔　对，更加温暖。

奥雷尔　这是因为我坚持原则，不容许诈骗！你希望我打电话给民警局吗？（走向电话）你希望我向他们报告，有两个人在这里利用父子之情和人道主义进行投机吗？

纪尔达　不准你打电话，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妈妈听到了，会马上衰老不堪。

奥雷尔　妈妈是善良的，慈爱的……

纪尔达　可是，埃利泽乌认识他，因此自杀了。

奥雷尔　埃利泽乌是因为你自杀的。你使他受人耻笑。他是一个敏感的人，一个高尚和自爱的文学家，一个自信的单身汉，但是受不了毁坏他名誉的荒唐侮辱。

纪尔达　但我说的是实话！

奥雷尔　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个破鞋承认过自己说谎。

维克多　他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欢乐才自杀的，而且也许害怕爸爸了解他的为人……

奥雷尔　不是爸爸，而是这个人！也许埃利泽乌早就认识他，是个无耻的骗子！你们希望我打电话报告吗？

图多尔　不必打了，我们走。

奥雷尔　你们看见了吗?!（对图多尔）你们准备到什么地方去?

图多尔　旅馆，那儿有我们的行李……今天夜里就离开这个城市，不再打扰你们了……

奥雷尔　这么说，你承认是骗子?!

图多尔　是的，我承认……

奥雷尔　也许你曾经坐过牢……也许你在牢里认识了我父亲，听他谈起过我们。

图多尔　是的……

奥雷尔　你们本来以为我母亲也许去世了，或者也可能你们认识她……于是，你们跑来诈骗……好吧，为了不至使你们失望，我给你们一点钱，当作路费。（把钱塞在对方口袋里）二百列伊，够做路费了……

图多尔　是的，够了。

奥雷尔　你们走出了监狱，应当为活着而庆幸。

图多尔　我们为此而庆幸，但活着并不等于一切……活着，我到底干过些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干!……

奥雷尔　哑巴呢?

图多尔　噢，他确实是个不幸的人。确实，他是个哑巴!他十七岁进了监狱，那是在铁卫军叛乱之后。当时，各个县曾经逮捕了许多无辜的人，为了凑够数……他是一个孤儿，为一个铁卫队员放羊……这个铁卫队员把他交了出来，顶替自己的儿子……安东内斯库把他关进了监狱，后来，战争开始了……也就无从弄清他的身份……他们总是毒打他，他痛苦地嚎叫，声带撕裂了……是因为痛苦……因为毒打，他变成了哑巴。他既不认识字，

也不会说话，不能为自己辩白，象一条被遗弃的狗……谁也没有时间去考虑他……

奥雷尔　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吧，而且最好在给你钱之前讲。我已经付过钱了，你无须再说谎。

图多尔　我发誓，关于他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奥雷尔　1944年解放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释放他？

图多尔　你以为那么简单？档案上写着：铁卫队员！继续拘留。谁有空来为他甄别案情？那是个动荡的年代……

奥雷尔　不要为铁卫军辩护……

图多尔　我指的不是铁卫军，而是这个人……共产党人现在才将他释放……他进监狱时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出来时已是一个老人。你看看他，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生活，而且也无从知道。这应该归罪于谁？

奥雷尔　历史……

渥克塔维亚　（走进屋里，后面跟着维多莉娅）我想玩瞎婆婆捉迷藏……

维多莉娅　我也想，我也想……我来喊：基米策，你在哪儿？你来回答……

渥克塔维娅　在这儿，在这儿……瞎婆婆捉迷藏，就这么玩。

维多莉娅　基米策，你在哪儿？（笑着下）

图多尔　历史……你能责怪历史吗？什么是历史呢？是时代吗？但是，对于时代，对于历史，你是不能责怪的，它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这个人不知道什么叫幸福，那么告诉他说后代——即使他有后代——将获得幸福，这不会使他得到鼓舞……他没有过幸福……

奥雷尔　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我再给你们几百列伊？

图多尔　不……我只是想说，由于某种错误，这个人没有得到他能够得到的东西……或许，他本来可以得到你这个经理的职位……

奥雷尔　你很幽默……

图多尔　不。请看看他，一个老人！虚度了一生！而且连这一点他也不知道！相反，埃利泽乌是个真正的铁卫队员，却并没有被判罪。

奥雷尔　请收起这种侮辱性的言词！我不知道埃利泽乌的过去，也不感兴趣。

图多尔　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东西。只是象苍蝇一样附着在物品上，看风使舵；活着就是一切。

奥雷尔　我已经说过，请收起来！请不要忘记你是什么人！不要忘记你亲口承认过的身份！冒名顶替，欺骗讹诈，我想你很熟悉惩处这类勾当的法令。

图多尔　我知道。我走。

纪尔达　他不能对妈妈不辞而别！

奥雷尔　好吧，容许他告别。（对图多尔）我们就让你和妈妈单独在一起，可是休想讹诈她，即使她可能认识你……告诉哑巴，叫他离开这里……

图多尔　（用手势同哑巴讲话。哑巴离去）他到旅馆去了……

奥雷尔　妈妈，请你过来……（除图多尔以外，全体下。母亲出来。对母亲）我们到那边去喝一杯酒……（他也走出去）

母亲　图多尔，你为什么不到那边去？

图多尔　我要走……

母亲　到哪儿去？哑巴在哪儿？为什么走了？

图多尔　到车站买票去了……

母亲　不能明天走吗？

图多尔　还是及时离开为好……

母亲　他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图多尔　不知道……总能找到安身之所吧……我必须同他谈一谈，不能扔下他单独一个人，所以我要走……

母亲　去吧，或者还是让奥雷尔用汽车送你去吧……这样，你们回来得快一点，也许你会说服他不要在今天晚上走……一年的第一天就去旅行，不吉利，预兆着这一年不能呆在家里。他也能找到一个自己的家就好了……让奥雷尔用汽车送你去……

图多尔　我自己去，叫一辆出租汽车，别搅乱了他的兴致……而且，我同哑巴谈话的时候，不希望别人在场。

母亲　（看钟）第一班火车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才开，还有时间……

图多尔　我不愿意让他一个人等在车站……（拉住她的手）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母亲　为什么，图多尔？

图多尔　为了你所做的一切……你是一个殉难者，母亲……

母亲　我只是尽了一个母亲的责任。

图多尔　（跪在她面前，吻她的手）我感谢你，母亲。

母亲　图多尔，起来……

图多尔　请你不要笑我……我总是想着这一时刻……你看，也许奥雷尔会笑……我不希望他现在进来，希望只有我

们俩在一起……只需要短暂的片刻，非常短暂的片刻，让我能够对你表示感谢……不，不，确实，你身上背负着的不仅是作为妻子的十字架，而且还有我这个做丈夫的十字架……也许，他们会说，我的嘴太笨，可能是这样……但我是在寄宿学校长大的，经常到教堂里去，宗教只给我留下了一个信仰：我相信每个人都毕生背负着一个十字架……

奥雷尔　（走进来，大吃一惊）噢，站起来，不要演电影！

母亲　奥雷尔，你愿意开车送他到车站去吗？

奥雷尔　妈妈，我送他，哪怕是到天涯海角！不过，请尽量快一点，新年马上来临了！

母亲　好，我叫你，去吧，奥雷尔……（奥雷尔下）你不要生他的气，我尽自己所能把他们抚养成人……他们不是很有教养。当时，他们还小……奥雷尔有一辆绿色的小三轮，你还记得吗？他从来不蹬小冰车，后来长大一点了，也不会蹬，感到头晕，从车上摔下来，不能在两个轮子的玩具上保持平衡……即使现在，他也不会骑自行车……他非常喜欢三轮车！而维克多，当时还不会说话……

图多尔　我始终爱着你……你从来没有幸福过，从来不是这个家庭里的女王……我曾经许诺过……还记得吗？我说，要使你成为女王，成为我的女王，这个家庭的幸福和骄傲的女王，世界的女王，没有人比你更幸福……

母亲　是的，女王，我记起来了……后来，你又给我唱浪漫曲……可是，你的吉他早就被我卖了，是在奥雷尔进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你十分喜欢这把吉他，可是……不，

我把你留下来的东西全部卖了。但并非出于恶意，并非是不愿意回忆你的往事或者恼恨……虽然，有一段时间，我是因为这才把你的钢笔和软边帽卖了，不愿意再回想起你当时神气地戴着软边帽，用钢笔打着拍子，唱浪漫曲的样子……可是，现在我是幸福的，图多尔，现在一家团聚，你们所有的人都在我身边，现在我象一个女王……图多尔，多好啊，你回来了……

图多尔　每年除夕之夜，我都梦见自己回到了家里……醒来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能回来看看你们，哪怕是只有一个小时，然后再走……

母亲　还记得吗？（轻轻地唱）

象以往一样，
我等你在同一条小路上。
你应该明白，
我没有忘，没有忘……

图多尔　有时候我想到孩子们，暗暗对自己说：噢，他们当然爱自己的父亲，但是他离开了家，他们也建立了另外的生活……他们开始忘记他，只有在写自传的时候才提到他，相信他已经死了……

母亲　（一面听着他的话，一面继续唱）

我在寻找那消失的梦的印痕，
一定要找到他
再给他一个吻……

图多尔　我梦见自己回家来了……最初，他们感到高兴，但是，忽然一种恐惧开始笼罩着他们。恐惧……

母亲　不要说话，图多尔，不要胡思乱想，听着……

图多尔　我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将感到恐惧……如果我还活着，就会破坏他们的生活，他们就必须填写我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我代表着另一个时代，代表着过去，代表着那腐朽的老根；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幽灵……

母亲　别说这些愚蠢的话……你是他们的父亲，你给了他们生命，谁也不会那样说，现在时代不同了……

图多尔　我是他们的父亲，但他们是用另一种方式培养起来的……因此，我应该离开这个家。我看到了你们，我应该再到这个世界上去闯一闯，别打乱了你们的生活……

母亲　天啊，图多尔，你说些什么蠢话！

图多尔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他们也许会恼恨，会强迫我离开这个家，或者不认我……或者把我当作骗子，要报告民警局……

母亲　（笑）天啊，图多尔，图多尔……

图多尔　那么我还是自动离开这个家为好，免得民警局证明我是他们的生父……

母亲　（哈哈大笑）天啊，图多尔，你还是满脑子的幻想……

图多尔　我将为他们感到羞耻，并将离开这里，就象根本没有回来过一样……我将永远不再回来……如果他们以为，他们的父亲会忍受被赶出去这样的奇耻大辱，那就想错了……

母亲　（笑着吻他）图多尔，你丝毫也没有变，还是满脑子的幻想……

图多尔　还是让他们把我看成骗子为好，否则，他们自己的父亲所受的侮辱太大了……让他们为那个不认识的父亲感到骄傲吧，正如不管什么人都因为自己有一个父亲而感到骄傲……

母亲　幻想，幻想，你的头脑象一座森林，里面到处是长着翅膀的小鸟，你的那首浪漫曲，不要说话，不要说话……

今天一切都已经改变，
只有那棵老菩提依旧。
还是开着同样的花朵，
就象你那明亮的双眼。（吻他）
枉自空等待，
你不再经过。
我也看不见
你小路上的脚步……

图多尔　你想从头开始，把一切同当时联系起来……可是千头万绪，有多少个乱线头……

母亲　岁月流逝，时光前进。
往昔的全部爱情，
还有那滴滴热泪，
只剩下绵绵回忆……

图多尔　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不会杀死我吗？

母亲　谁？你说什么？谁要杀死你？（脸色骤变）

图多尔　他想摆脱我……我心里这么想……会对我说：我不

认识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父亲，只知道你已经死了！可是你现在回来了，要求你的权利、地位和住房，地位，地位，在饭桌上，在一切地方，你将破坏我们的生活，毁掉我们的前程，我们自己创造的生活和前程……

母亲　（再一次哈哈大笑）天啊，你满脑子幻想，千千万万个幻想……

图多尔　谁知道你是我的父亲还是其他什么人？也许妈妈忘记了你，也许……

母亲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可怜的人啊！（用手掌堵住他的嘴。给他唱歌）你过去弹着吉他唱……现在再唱一个，唱一个吧！

翻开生活的课本，
在那一页白纸上，
写着我青春的思绪，
把我带回旧时的梦……

嗨，唱吧，我想听你唱："……噢，来吧，不要离开……"嗨，图多尔，为什么发愣？

图多尔　（唱歌，她和着他）

噢，来吧，不要离开，请留下，
你是我的第一次爱情；
求你怜悯，不要离开，我爱你，
你是我的第一个情人……

奥雷尔　（走进来，见状，鼓掌）好，太好啦！（看表）

图多尔　我马上就走……

母亲　我给你拿点吃的，路上……（拉着他的手走进厨房）

纪尔达（同维克多和扬一起进来）可是，他到什么地方去呢？你们为什么这么懦弱？维克多，好象你说过，爸爸一只手上有六个指头……维克多，你为什么不说话？

维克多　如果真是爸爸，不会甘愿被赶出去，不会懦弱到自动离开这里……

纪尔达　但是，他受了屈辱，维克多，他受了不可忍受的屈辱……他是被逼得不顾一切，气愤出走的。

奥雷尔　他是个骗子，他自己也承认。抛开这出愚蠢的悲喜剧吧。我希望你们不至于也同他一起唱浪漫曲。

扬　他不是骗子……

图多尔　（同母亲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再见……（同纪尔达和维克多握手。吻扬的前额。同奥雷尔握手）我自己走，叫一辆出租汽车……（想吻母亲）

母亲　（吻他，并拍拍他肩膀）嗯，快走，快一点，追上他……（图多尔走出屋。母亲走进厨房，嘴里轻轻哼着刚才唱的浪漫曲）

奥雷尔　妈妈衰老了。开始喜欢唱浪漫曲。

扬　他不是骗子，他们不是骗子，不……如果真是骗子，不可能几百列伊就打发走，我很了解那些人！他们可以讹诈你，奥雷尔，你害怕。如果真是骗子，一定要价很高。

奥雷尔　对。这些骗子！这么说，他们离开这里是为了明天开始真正的进攻！（愤怒地穿上衣服）

纪尔达　你到哪儿去？

奥雷尔　去追他！

纪尔达　别去，在下雪，有薄冰，汽车滑！

奥雷尔　我要抓住他！（走出屋子）

纪尔达　奥雷尔，别压死他！是爸爸！妈妈！（妈妈走进来）他要杀死爸爸！他认识爸爸！他想摆脱爸爸，也想摆脱我们大家……他要压死爸爸！

母亲　纪尔达，你怎么啦？（扬向外面跑去）

维克多　妈妈，爸爸真的有六个手指？……

母亲　对……（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

维克多　我本来以为你是给我讲故事，不是真事……（打开窗）是爸爸……（喊）奥雷尔！（传来汽车开动的声音，然后是急刹车和一声可怕的惨叫）

纪尔达　（也来到窗口）啊—啊—啊！！！……

第　三　幕

〔紧接前幕。舞台上的人物有维多莉娅、渥克塔维娅和维克多。

维多莉娅　说真的，鸭子是幸福的，它们什么也听不见，发动机的喧闹也不会打扰它们。我们现在养着五只鸭子，放在笼子里，它们也安之若素……我们院子里有一个停车库。大卡车整天来来往往……我们去告了一状。可是，他们说，这是瞎吵吵！为什么只有我们告状？老天啊，我们怎么能不告状？

渥克塔维娅　我们楼上住着一家，你知道……整天打架，尤其是深更半夜里打起来。我想这家女人身上的皮一定很结实……

维克多　我想是习以为常了！（站在窗口）

渥克塔维娅　我理解一个家庭总会有争吵，也会打架，不过在打架的间歇总需要休息……他们是一次接一次轮番作战，你也弄不清哪个更有劲。而且是用椅子打。我还有一个邻居爱酒如命，一个劲儿灌！一天醉四回。大冬天，搂着婆娘在地窖里睡觉。可是什么事也没有。醒着的时候，象个疯子似的吼叫。

维多莉娅　安静就是一切。鸭子是幸福的！它们有什么需要？青草、谷子和水。

渥克塔维娅　有时候，再加一条小鱼！那个醉鬼对他婆娘说："普通的鸭子只追鱼。"

维克多　这两口子都得下地狱。

纪尔达　（走进来，对维克多）没有回来吗？

维克多　没有。

纪尔达　他明知道那是我们的父亲……他利用父亲的自尊，激他出走……本来他是可以要求父亲住到远离这儿的某个地方去，每月给父亲寄点生活费，以免自己难堪……

维克多　（对不停地向手帕里吐痰的渥克塔维娅）你别老这么吐！

纪尔达　她自己也会觉得恶心……

渥克塔维娅　我为什么觉得恶心？我不觉得恶心，我是在做减肥功。一个医生告诉我，多吐口水，可以减肥。

维克多　吐吧，吐吧……

纪尔达　妈妈一直在哭……我真怕她别发生什么意外……

维克多　妈妈是坚强的……

纪尔达　但是，现在她已失去了任何希望……她等待了那么久，现在……你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怎么称呼妈妈的？

维克多　三只小羊的母羊……

纪尔达　对，三只小羊的母羊。她并不生气。我们象等待童话里所说的母羊那样，等她从城里回来……然后就翻她的口袋、提包……给我们带回来了什么吃的？

维克多　贫困……

纪尔达　妈妈当时在一个仓库工作，给工人分发食品……她有一个半公斤装的瓶子……她的提包里带着小块的肉、黄豆和其他能够搞到的食品……回家来再“调上”水，我们这样生活了很久，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维克多　实际上，是靠她在那儿偷来的东西生活……

纪尔达　她没有偷，是拣别人剩下的……

维克多　我们的母羊没有过任何快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笑过……仿佛她身上只有一把骨头和忧伤。现在，奥雷尔把这杯苦酒倒满了。

渥克塔维娅　（把收音机调到播放音乐的电台）爵士乐……（跳起舞来）医生告诉我：要保持苗条，就应该吐口水和跳摇摆舞。

维克多　（同纪尔达议论渥克塔维娅）她不是疯子。普拉东说整个世界都在发疯，这不对……要发疯，首先必须是个完全的人。应该有头脑，有可以发疯的东西。她从来就是这样，丝毫也没有疯。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就是这样：一只鸭子……对，这句话对她挺合适：鸭子。而

鸭子是不值得让你发火的。用维多莉娅姑姑的话来说，它们只需要青草、谷子和水。

渥克塔维娅　你说什么？

维克多　我说：只有疯子才说真话。

渥克塔维娅　可是，这儿有疯子吗？

纪尔达　只有一个：普拉东。但是，现在他喝醉了，睡在那边。

渥克塔维娅　纪尔达，你那么体贴他，说明热恋着他。普拉东，疯子，这句话里带着感情……你爱上了他！

纪尔达　发疯！

渥克塔维娅　可是，木偶剧院的新年老人不来了吗？

纪尔达　来，来，我们已经付了钱！

维克多　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饿死了……（扬走了进来，没有人察觉。他默默站在门旁）我同几十万人一起，顺着一架与地面垂直的梯子往上爬，爬向一个装着食品的罐口……爬到上面一看，罐子又大又深，象个坑，必须用屁股或者肚子贴着坑边溜下去，或者四肢着地爬下去，才能拿到食品……要抢先吃到食品，就得往下跳。坑里已经有许多人，象在一个蚂蚁窝里那样蠕动着……有人告诉我，下面，人把食品踩成了稀泥，由于拥挤，有些人挤死了，可是这并没有妨碍其他人去抢食品……这场面从上面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人吃饱之后，设法往上爬，但由于半路上饿了或者其他原因，总是爬不上来，于是又回去抢吃的……人成了肚子的奴隶，一个完全是荒唐的故事。人爬上了梯子，却又掉进了狼吞虎咽的人群的漩涡里，狼吞虎咽，狼吞虎咽……我拒绝往罐里跳，就饿着肚子离开了罐口。我饥肠辘辘饿醒

了，那天晚上没有吃东西，我也差点儿忘记了这个爬上生活的阶梯去抢食品的噩梦，可是奥雷尔使我想起了它。他在坑下边，吃得那么饱，肚子滚圆，象一条臃肿的蛆……

纪尔达　也许只是轻轻撞了他一下，用汽车送他上医院去了。

维克多　可是我刚打了电话……

纪尔达　也许还没有到。

扬　不在医院，我到处找过……

维克多　我想是他把父亲压死了，然后拉到城外扔了……也许扔在森林里……

纪尔达　不，也许根本没有压……可能在车站……正在谈话。

扬　不在车站，天亮之前没有列车经过……正在下大雪，铁路被雪覆盖了。

维克多　下雪了？如果把尸体扔在沟里，雪一盖，一直到春天……

纪尔达　奥雷尔不会这么干的。

维克多　他会这么干的。他有权有势，是个头头，又野心勃勃，他需要安宁。下雪是最理想的。冬天是最安静的，你没有发现吗？这是由于下雪的缘故。雪淹没了一切喊叫，淹没了一切歌声，吸收了一切，吞噬了一切，雪……奥雷尔是强大的，因为他十分虚弱，害怕自己走过的每个步伐。他不光明磊落。现在原形毕露，再也没有遮羞布了。对于他来说，心里最清楚自己是怎样爬到今天的地位的，因此可以干出任何事情来……

维多莉娅　那个德拉戈什喊道：不知道什么人万岁！

维克多　不，没有任何人把他推向灾难，他自己驾驭着自己……盲人瞎马，他掉进了自己的网里……猫喜欢玩弄老鼠。它给予老鼠逃生的希望，为的是取乐，为的是残酷地杀死老鼠……当然，奥雷尔既是猫，又是老鼠，可惜他自己没有察觉到……猫在吃掉老鼠之前要取乐……他气壮象猫，胆小如鼠……他将自己咬碎自己的脑袋。

扬　可是，在这之前，他会吞噬许多人。从他自己的父亲开始……他象帕勒德斯库一样，企图消灭那些了解他的人……一旦你不再当他的奴仆，而成为他的敌人时，你就是他的猎物……奥雷尔正在追捕猎物，我看见了，用汽车……

奥雷尔　（走进来）我用汽车追捕什么？

纪尔达　爸爸在哪儿？

奥雷尔　（对扬）首先请回答我的问题！我用汽车追捕谁？

扬　我看见你压死了他……

奥雷尔　一只黑猫窜到我面前，我急刹车，而那个人喝醉了，钻进了车轮底下……嗳，这有什么办法？难道都应该归咎于司机？步行的没有任何过错？

维克多　你把他运到太平间去了？

奥雷尔　（对扬）我不能容忍在我自己的家里被人侮辱。

扬　请不要把侮辱和真话混为一谈……

奥雷尔　你不要把猜疑和事实混为一谈！

扬　你是怀着邪恶的想法从这儿走出去的。

奥雷尔　我还不知道可以根据想法来定罪……根据你认为是邪恶的想法……（脱衣服）我定你的罪都是根据事实，

你没有揭发帕勒德斯库……难道不是因为害怕同他一起被拖下水吗？

维克多　爸爸在哪儿？

奥雷尔　（不理睬他，继续对扬）我也许会把你的事实报告司法部门。

纪尔达　活着吗？

奥雷尔　死了。（声色俱厉。走进厨房）

渥克塔维娅　我看见天堂里到处都是足球运动员。他们整天在天堂里踢球，一队是白队，他们的对手是蓝队。

维多莉娅　如果是在天堂里，怎么也分成敌对阵营？

渥克塔维娅　这无关紧要，不记分，友谊比赛。

纪尔达　（几乎是在喊叫）恶有恶报，害人者必害己！（奥雷尔出现在门边，手里拿着一个酒杯和一块点心）

奥雷尔　你觉得懊丧？为这次车祸付出代价的将是我……你们将无依无靠，象蚯蚓那样。他，不会……（指维克多）

维克多　我会很快死去，请不必为我操心。

奥雷尔　（不理维克多）而你是一个……

纪尔达　我不是你所要说的那种人……

奥雷尔　你根本不知道我想要说什么。

纪尔达　那么，说吧！

奥雷尔　是个破鞋……

纪尔达　胡说！我是一个冰箱。

奥雷尔　现在改名了？

纪尔达　我是一个冰箱。在男人身上，我找不到任何乐趣，因此我一换再换……

奥雷尔　（笑得喘不过气来）找不到任何乐趣……

扬　他在哪儿？

奥雷尔　（声色俱厉）在民警局。我到那里报告了发生的一切。

维克多　这么说，他没有死?!

奥雷尔　死了，我把他运到了太平间……

维克多　看来，一切都将安排得十分妥当……死人同死人做伴，活人同活人在一起……但是，你听着，奥雷尔，你依然摆脱不掉你所害怕的东西……你想不惜任何代价回避某些事情……你想抹掉父亲的经历，但是你将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实际上，你只是推迟了还债的日期，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你将走向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地的反面……遮遮掩掩，闪闪躲躲……可是，你看不见自己是多么虚弱吗？什么也不能改变，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

奥雷尔　爽快一点，你想怎么办？

维克多　什么也不想。俄狄浦斯[①]由于羞愧而挖掉了自己的双眼……可是，你早就有眼无珠，即使……

奥雷尔　我问你，你想怎么办？

维克多　我知道，你是强者，象一个国王一样责问别人。你不能容忍别人责问你……

奥雷尔　不！我知道，你不愿意说谎，而这样就找到了你自己的本性……你抛开了社会的陈规陋习，重新找到了自

①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子，曾破人面狮身怪物斯芬克斯的谜语。后误杀父亲并娶了生母，发觉后自刺双目，流浪而死。

己的天性……等等，等等！可是，实际上你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些什么呢？

维克多　一片沙漠，一个广袤的撒哈拉……

奥雷尔　太好了！我祝贺你！你既不象我那样受感情的约束，也不象纪尔达那样未老先衰……

纪尔达　闭上你的嘴！

奥雷尔　是普拉东这么说的，不是我。

扬　普拉东不是这么说的。

奥雷尔　意思一样。

维克多　你象一个国王那样得到了权力，用谋杀来开路。你谋杀了自己的父亲……不仅仅是现在，而是早就在你心里把他杀了……可是，你忘记了，死人并没有真正死去，除非到你自己也归天之日，在这之前，他们在你头脑里跟踪着你……

奥雷尔　对于我，他们不会跟踪。

维克多　你是一个真正的国王。你也扼杀了自己的意识……

奥雷尔　真是耸人听闻！

维克多　丝毫也不。意识，这就是你为了成为国王而谋杀的那个国王。现在，你接下来就会把我们也消灭掉，以便取得完全的自由……

纪尔达　爸爸在哪儿？

奥雷尔　你没有听见维克多说，我杀死了他。

扬　你杀死他是徒劳的。他的死不能解脱你所固有的恐惧。

渥克塔维娅　那个喝牛奶的贝利、雅申、狄斯坦方诺、科帕、邓尼斯、洛……将在一个球队里踢球。

维多莉娅　你别把我吓疯了！

渥克塔维娅　另一个队有加林恰，就是那个有七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的家伙，还有苏亚雷斯、扎莫拉、马索比斯特、马佐拉父子、马特扬努和他的老搭当约内斯库—杜米特里乌第二。

维多莉娅　可是，这是些什么人？是神明吗？

渥克塔维娅　亲爱的，是足球运动员！可以说，也是某种神明。

纪尔达　你把父亲的不幸归咎于他自己……

奥雷尔　嗯，说下去，说下去……

纪尔达　现在你想让我们都保持沉默。

奥雷尔　对。

纪尔达　因为，要么我们说出事实真相，那我们就是证人，要么就充当同谋。

奥雷尔　你不觉得自己很聪明吗？

维克多　可是，难道你不明白吗？什么也隐瞒不住……

奥雷尔　在你的那个撒哈拉上，必须放上鲜花，你才是个人，否则你就是一个活死人……为了说明你活着，需要鲜花……否则活着毫无意义……确实是这样，寂寞、虚无和天真……你应该理解目前的情况，应该理解我……我希望在撒哈拉上有一片绿洲！

维克多　绿洲引来了骆驼，骆驼排泄出粪便。

维多莉娅　他们那里没有女人，说是不允许……可是，既然没有女人，他们在天堂里干什么？

渥克塔维娅　踢足球。

维克多　最初，大地是荒芜的。后来出现了巨妖。它们什么也不种，连一朵花也没有，以免出现雷龙，把花吃了。

奥雷尔　你正在被你称之为癌的这种罪恶的真诚所吞噬，你无所事事，自怨自艾，每天一点一点地消瘦下去，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维克多　……我活着……但是，无可救药地注定要死去……你不愿意我了解你，只希望我能保持沉默，你所谓的鲜花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要我表示怜悯……可是，我只有厌恶，奥雷尔，你要获得幸福，就不应该自欺欺人……你是一个大无赖，不是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偷。

奥雷尔　我不会走埃利泽乌走过的路。

维克多　你宁肯看见洪水再来，也不愿意死……你希望我们毫不抵抗，象死人一样听话。这样，你就可以保持你那顶破烂的王冠，踩在死人身上的国王。看来，你就是死神，只有死神才喜欢尸体……

维多莉娅　（指着其他人对渥克塔维娅）他们在吵架吗？我怎么办？

渥克塔维娅　在吵架。哎，真让人恼火，我有高血压，不想因为他们而死！（下）

维克多　用恐吓连一群羊也赶不了。何况是人！！用恐吓你只能唬人，不能服人……

奥雷尔　这么说，你将作证控告我？

维克多　你的权力将成为保护你的盾……

扬　把他同人民隔开的盾。

维克多　你想吓唬我们，对吗？如果我们控告你，就将失去依靠，对吗？

奥雷尔　对……你们将是幸福的。

纪尔达　你是多么无耻！……难道这是幸福？

奥雷尔　噢，你生活在性腺的陶醉状态中，而且把这称为幸福……这种幸福任何一只猫也能一年享受几回……你，是特殊品种，夜夜享受。

纪尔达　你是在做买卖，要求我们保持沉默，对吗？（母亲走进来）

奥雷尔　对。

纪尔达　我希望你不至于也这样要求妈妈吧？

奥雷尔　妈妈已经同他离婚，早就同他分开了。

母亲　表面上是这样，但在我的心里并不是这样。我一直等着他……我离婚是为了能够抚养你们。

奥雷尔　你曾经对我说过，他已经死了。

母亲　确实说过，那是为了不让你因为他的过去而背上包袱。为了你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把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挫折归咎于他。现在你有了一切，家庭，地位，金钱。

扬　只缺一样东西：意识。

母亲　扬，我不允许你这样挖苦他。他是我的儿子。

扬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他没有意识！因此也根本不会有悔恨。

奥雷尔　我不悔恨。我不会让你满意的，也不会让维克多满意。（对维克多）我不可能成为俄狄浦斯，也不是哈姆雷特……我有意志……

母亲　图多尔在哪儿？

奥雷尔　哪个图多尔？……那个人吗？

母亲　图多尔，你的汽车前挡泥板误伤的那个图多尔……

奥雷尔　死了……

母亲　不，不，不可能，你是在开玩笑……（走进厨房）

奥雷尔　我没有开玩笑！嗨，维克多，打电话告发我！我没有去过民警局。我把他扔在城郊的一条沟里，在森林里，雪覆盖着……刚才下着鹅毛大雪……嗨，拿起电话来！嗨，拿出勇气来，象个男子汉，捍卫一个死人，把我送交司法机关，别忘了我是你哥哥。来吧！

维克多　不，我不告发你……

奥雷尔　你怕我，怕我那顶破烂的王冠吗？

维克多　不。但是，不管我说不说，都已经无济于事。

奥雷尔　要不，拿起纸来……我知道你有天才……

维克多　最近，我什么也没有写过，一行也没有写过，甚至所有笨蛋都写的诗也没有写过。我不写，因为这毫无意义。我不控告你。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有一条可怕的物质规律和生活规律，你们还记得吗？物质不灭，也不能创造，一切都相互转化……在这条科学规律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我所能做的一切都不可能同你一致……我不想自欺欺人。但是，我为什么要控告你？你做一件好事，背后蕴含着一件坏事……你打针滋补肝脏，却损害了肾。扬，对吗？你是医生。当机能出了毛病时，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们所有人，整个人类已经病人膏肓……癌症……你们都是癌症患者，但是不愿意承认，在自欺欺人！

扬　每人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维克多　扬，你是一个不合潮流的罗曼蒂克……一切很清楚：物质不灭，也不能创造，一切都相互转化！

扬　任何懦弱行为都可以找到辩护的借口。

维克多　只有做我所相信的任何事情，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扬　什么也不干的自由。

维克多　表示厌恶的自由……

扬　不存在没有权力的自由。

维克多　这是伯尔切斯库①的名言。但我觉得，指的是人民、民族。

扬　每个人即是人民。

维克多　我不知道哪位名人说过这句话。不，扬，一切都是徒劳！我们冲不破我们自己的无能。请别以为我是在散布反动思想，影射人类的某个社会时代……不。从根本上来说，人冲不破这个世界，冲不破自己的躯壳，冲不破自己的生死。无能为力。也许，只能大声疾呼几声。但是，这也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人听得见你的呼声，连上帝也听不见。四面碰壁，扬，碰壁，碰壁……我既不听奥雷尔的，也不听你的……在我心中不存在偶像。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希望，扬言只有他才是正确的。你看，各种宗教……基督教徒坚持说，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只有他们才有权进入天堂。佛教徒——噢！这些佛教徒！——则坚持说，只有他们才能升天，伊斯兰教徒也如法炮制，如此等等，等等。天堂！天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宗教和真理辩护。因此，我不相信任何人……

扬　确实有许多宗教，但由此你能得出一种宗教也不存在这

① 尼古拉·伯尔切斯库（1819—1852）是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参加并领导了罗马尼亚公国的1848年革命。

个结论吗？这是醉鬼的逻辑。（对普拉东）你的猫在哪里？我想听它讲哲学。

维克多　不存在天国……不存在进步……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人类在原地踏步……你会说我们已经飞向了宇宙……那又怎么样？在免除人的痛苦方面，又做了些什么？人的痛苦……有些什么进步？化学、物理……的成就。但是，人连拔一颗牙齿也不能没有痛苦。这又是多么落后和无能……

母亲　维克多，你真是一个怪孩子。你总是闹牙痛，并且大嚎大叫。可是，为什么你不理解痛苦，忍耐一点呢？忍受痛苦是正常的，否则我们就不成其为人类。石头倒是没有痛苦……

维克多　如果我牙痛，就嚎叫，我不隐瞒自己的痛苦！

奥雷尔　（手拿一面小镜子，对着梳理头发）亲爱的，嚎叫吧。

维克多　我要嚎叫！

扬　维克多，你是在白白耗费精力，作徒劳的挣扎。你竭尽全力来表白自己是正直的，为了这种荣誉，你耗费了所有力量……可是，你没有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真正正直的。你是白费劲。

维克多　因为世界上一切都是白费劲……太阳白白地释放热量，大地白白地变绿，一切都是永无休止的无效消耗……

奥雷尔　（吻维克多）太好了！我不相信你这么聪明。今年夏天，我要让你到布拉格去旅行，坐青联组织的旅游车去。

维克多　可是，我不想旅行……

奥雷尔　你想让我给你买一辆摩托车吗？我给你买。

维克多　我不是为了这些才说刚才的话的……

奥雷尔　好了，好了，我理解你……你有自己的觉悟问题。可是，这并不妨碍你去看一看布拉格，那是一个黄金一般的城市……

维克多　奥雷尔，你真可怕。我刚才不是装假演戏！

奥雷尔　亲爱的，我知道。

扬　维克多，你可是一个正直的人，大家都瞧着你。否则……

奥雷尔　维克多非常正直。（再次吻维克多）

维克多　（哭）噢，如果我不觉得憎恶，就天诛地灭！真叫人羞愧死了……天打雷劈吧……如果我不觉得蔑视和厌恶，就……

奥雷尔　你会聪明和厌烦地死去，象苏格拉底一样……（维克多走进餐室）我出高价请他声明憎恶我……

纪尔达　你多聪明……

奥雷尔　无论如何，我总不会肚子撅到嘴边，谁也欺骗不了我……

纪尔达　没有人“欺骗”我。

奥雷尔　是谁的孩子？

纪尔达　我的。

奥雷尔　同谁有的？……你生下他的时候，怎么说明他的来路？

纪尔达　我说是仙鹤带来的！（暹克塔维娅和莉维娅走进来）

奥雷尔　我们这里每年都有鹤群飞来，而且似乎很多。

纪尔达　那我就生一千个私生子，我会生的，可惜你一个也生不出来……

莉维娅　纪尔达……

纪尔达　不是你的过错，是他不想要孩子，免得象爸爸一样碍他的手脚……

莉维娅　纪尔达，请不要惹奥雷尔生气……

纪尔达　你看不见他把你搞成什么样了，一个影子……仿佛你根本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他的影子，他的女奴……你们的婚姻是一桩蠢事……

莉维娅　我爱他，纪尔达。

纪尔达　但是他呢？啊哟，天啊，女人是多么傻！由于爱情变成了奴隶，结婚……离婚吧，莉维娅！否则，他会把你毁了……生孩子吧，他们是父母的纪念品，孩子……即使是奥雷尔那样的负心人也会动心。无论如何，没有孩子，我们的生活就毫无意义。对于一个负心人，怕是不起作用的……莉维娅，抛开他吧……你们给了丈夫家庭的安宁、舒适和生活的保障，因此他们就蔑视你们。他知道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家里找到你。他有保障，结婚给了他忠实的保障，于是他觉得你不值两文钱。女人啊，不要爱男人，不要当他们的奴隶，那样，他们就会跪在你们面前……他们喜欢冒险，这些孱弱而装模作样的公鸡，如果知道你爱他们……莉维娅，抛开他吧……

扬　抛开他吧，莉维娅，你没有看见自己在他身边就象个幽灵一样吗？如果他连自己的父亲都能下手，那……

奥雷尔　你把我说成凶手，那是因为你觉得我同莉维娅感情

不好，并非是为我的父亲鸣不平……可是，说来道去，你怎么知道我确实杀死了他呢？

扬　因为你显得惊人地苍老，而憎恨是一种老年病。因为你感觉到自己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感觉自己丧失了爱的感情，所以你就憎恨。怀着恶意的愉快憎恨一切。

奥雷尔　我没有学会爱。

扬　你的孩子死了，于是你就不再要孩子……没有孩子，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父母，你是一段被砍断的树干，既没有根，也没有冠和花。

奥雷尔　噢，讨厌透了，这些冒充哲学家的婊子和打着人道主义幌子的杀人医生。有些人为了逃脱责任，在自传中也宣称父亲已死，他们难道不也杀害了自己的生父？难道只有我是罪魁吗？其他人不是？妈妈同他离婚，不也就等于杀害了他吗？（母亲走进来）的确，我又一次杀死了他，用汽车压他……但是，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们大家，是为了你，纪尔达，为了你不至因为自己同埃利泽乌开始的不光彩生涯而在他面前感到羞耻；也是为了你，妈妈，你多少年来不再提到他的名字，你忘记了他……

母亲　你想把罪责推到我们头上，这办不到……

纪尔达　我们没有怂恿你……爸爸也没有这样做。

奥雷尔　爸爸，爸爸，爸爸！

扬　他已经失去了任何理智，衰老了，他的孩子死了，他童年时代的天才泯灭了。阿门！（走进餐室）

奥雷尔　可是我根本没有过童年！（在扬背后叫喊）我生来就是个老人，你听见了吗？老人！（下）

莉维娅　咱们还是玩憋七吧。

维克多　反正是奥雷尔赢，我们当他的奴隶，向他进贡……你同他玩憋七的时候总是输给他，不觉得腻味吗？

莉维娅　我习惯了。

纪尔达　你为什么不抛开他？

莉维娅　我习惯了……

纪尔达　同他在一起？只要你安心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一切也就完了。

莉维娅　……我已经习惯了，同他，同你们，同这里的一切……

纪尔达　还有同那些脏东西，正如妈妈常说的，象一只猫。

莉维娅　如果没有孩子，也几乎没有任何亲人，那很难不安于这样的生活……我是懦弱的，你让我怎么办呢？我想，你们为了生活，也会同他相处惯的，也会保持沉默！即使你们不会干他所干的事情，也会用沉默来维护他。

纪尔达　你在自欺欺人，莉维娅。

莉维娅　我总是自己欺骗自己，对此我也习惯了。

渥克塔维娅　（对莉维娅）我擦过粉了，比刚才更加神气，正因为这样，我至今洁白无瑕……你也擦点粉，嗨，擦一点。（莉维娅不理她，走进餐室，渥克塔维娅跟在她后面）你擦粉的时候，不想让你丈夫看见，好……（跟着走进餐室。奥雷尔重新上場）

母亲　奥雷尔，这么说，是真的？

奥雷尔　对。那个人不在了。

母亲　那个人是你自己的父亲，奥雷尔。

奥雷尔　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母亲　我知道。

奥雷尔　谁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维克多走进来）维克多不知道，他不会告诉任何人，至于纪尔达，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她的言行……

母亲　可是我知道……

奥雷尔　妈妈，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纪尔达　他也不爱你，妈妈……我们怎么能同一个杀人犯生活在同一间屋子里?!

奥雷尔　这和跟一个娼妓和一个病人生活在一起没有多少差别。

母亲　不要听信他的胡言乱语，奥雷尔喝醉了，乱开玩笑，想惹我们生气……

奥雷尔　我不是在开玩笑，拯救我们的唯一出路是他的消失。

纪尔达　我不会保持沉默。

奥雷尔　对你很简单。如果你真象臭名远扬的那样，到处搬弄舌头，就请你住进疯人病院，让你在那里养老送终。

纪尔达　哑巴会讲的……

奥雷尔　哑巴不会讲。再说，他有证人吗？来过这里？那又怎么样？他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尸体扔在城郊，他怎么知道是谁下手的？……是不是哑巴杀的？

维克多　什么?!　……

奥雷尔　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谋杀是不是哑巴干的？也许，他知道那个人身上有一点钱，或者谁知道其他什么原因？

维克多　你在说胡话。

奥雷尔　一旦哑巴讲出去，我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他？……

纪尔达　你锁住了我们的嘴，但锁不住扬的嘴……

奥雷尔　他的嘴已经锁住了：他毁了病人的生活！同帕勒德斯库合谋。而且，如果我撇下他的姐 姐 莉 维 娅……那么，一个寡妇姐姐和一个疯子母亲就落到了他头上，他也会保持沉默。

母亲　多么愚蠢……我的整个一生就是一件蠢事……我从来没有打扮过，没有快乐过，已经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没有跳过舞……我是一个穷姑娘，穷母亲……可是，我有你们，我从来没有认真说过自己是不幸的……（笑）三只小羊的母亲……对于我这样一只老羊来说，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小羊长大了，没有被猛兽吃掉……母羊必须保持沉默……母羊为了别人尝够了人间辛酸……图多尔也走了……噢，还有埃利泽乌……多么愚蠢，他为什么喜欢这个名字？维克多，你说过，他不喜欢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是名字还是符号，你是怎么说的？

维克多　妈妈，你想到哪儿去了？

母亲　多么愚蠢……这一辈子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总是要我沉默，沉默……我的孩子是一些普通的人……

奥雷尔　你有一个好样的女儿！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

母亲　母羊疲倦了……可是，奥雷尔，你杀死的不只是你爸爸，而是一个被赋予了自由的人，记住，一个被赋予了自由的人，一个过去的一切得到了宽恕的人。

奥雷尔　你别忘了，由于他，埃利泽乌舅舅……

母亲　埃利泽乌为了自己的私利，提供了伪证……

奥雷尔　也许是别人强迫他写的……

母亲　可是，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去死……我疲倦了，可是，奥雷尔，你不要忘记，这不行……我不会沉默……这就是说，我的一生就是一件蠢事，我白白受尽辛酸盼望你们成人。愚蠢，我还能站在这儿，我没有死……我不会让任何不幸打倒……老山羊的这颗心还在跳动。

奥雷尔　控告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母亲　你难道丝毫也不为我想一想？如果我保持沉默，你就不管我将会处于一种什么境况？你想要我们把一切埋葬在这儿，忘记一切？猫也是这样做的。它把自己的粪便埋在土里。继续安安静静地走它的路。可是，我从来不是猫，听见了吗？我是一只山羊，你应该知道。我不能为自己的龌龊的孩子感到骄傲。（扬走进来）

奥雷尔　这么说，你要毁掉我！可是，我是你的骨肉，是你的血液害了我……

母亲　（平静地）愚蠢。你是一个知书识礼的聪明人，应该考虑到怎么办……你是我的骨肉，但我不能承担你的罪责。你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我承担了你的一切；在我怀抱里的时候，我承担了一切；我抚养你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我不再承担了。（奥雷尔笑）你笑什么？

奥雷尔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那个人即使活着，也是一具僵尸。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人吗？

母亲　他本来是一个漂亮、强壮、活泼的人！

奥雷尔　你说话缺乏理智，仿佛蒙上了眼睛，在玩捉迷藏。

母亲　我爱他，你想怎么办？难道有人因为我爱图多尔而来

谴责我吗？

纪尔达　不，妈妈……（奥雷尔笑）

母亲　你笑也没有用，我不会沉默……（十分平静地）不会。

奥雷尔　（笑）可是我没有杀死任何人，妈妈……你为什么要控告我？为了一个笨拙的玩笑吗？确实，我轻轻撞了他一下，他害怕了……可是，哪儿也没有伤着……在汽车里，我们和好了……我送他去同哑巴见面……他们是开着车来的，在一个工地工作，是司机……

纪尔达　多么愚蠢的玩笑！

奥雷尔　一点也不愚蠢。我发现，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爱我……你们真认为我是凶手。

扬　他还活着吗？

奥雷尔　对。可是，对于你，我算是明白了。你对我的看法真是可怕。

扬　我保留自己的看法……

奥雷尔　很好！你很清高！可是，我没有杀死任何人，而且我也有自尊，可以要求侮辱我的人从明天起不必再同我打招呼。

扬　现在就可以这样做……

纪尔达　结束你们这些愚蠢的争论吧……（吻奥雷尔）你是一头大蠢驴，把我们放在干锅里煎熬。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奥雷尔　也许就在今天夜里，也许明天或者更晚一点……必须把哑巴留在那里，托可靠的人照顾……

母亲　他走之前说，会象在梦境里一般回来，让人喜出望

外，或者象一个幽灵……我以为他是象过去一样话，我还对他说，他满脑子的幻想……他就是这样，满脑子的幻想……

纪尔达　（往杯里倒酒）让我们喝一杯！噢，这一夜就象一个噩梦……我们脱掉了七层皮……让我们把这一切留在将要过去的一年，从明天开始，我们将是纯洁和明智的……

奥雷尔　你太容易忘掉自己说过的话了……

纪尔达　你也没有少说我。

奥雷尔　对，很好。但是，我所说的，都是过去说过的话。如果我不提醒你们注意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不对你，纪尔达，还有你，扬，你，妈妈，多少要挟一下，你们就会抛开我，或者准备抛开我……可以说，我用不诚实的手段制服了你们，但事实上，我是诚实的，因为我没有杀人……因此，我很高兴，而且，即使我杀了人，现在也识透了你们，知道如何制服你们，或者说，不是制服，不，是使你们保持沉默。说真的，妈妈，我不理解你的意图……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我不存在，也就没有你。只有维克多，这个激进分子，在共青团委干过，用忠诚老实来恐吓我，但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宁肯维护我和家庭，不愿意哗众取宠，让我当众出丑……

维克多　你理解错了：我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自己才那样做的……

扬　你说过保持沉默……

维克多　对。有许多人正在干着他们自己不赞成的事情。我只干自己想干的。我声明不控告你，不是出于对你的爱，而是因为我认为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奥雷尔　也许你根本没有癌症……对于你来说，病只是一个借口，可以在有病的幌子下任意侮辱我们，希图我们对你表示同情。是的，我看透了你们！当国王战败之后，许多人的头脑忽然觉醒，大谈其如何热爱真理……你们所有人都侮辱我，特别是你，扬……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干涉我的生活。维克多要求他的那种自由，扬也要求自己那种自由，难道我就不允许有我自己的自由？你们想成为真正的"人"？悉听尊便，但不能踩在我的背上，不能靠毁坏我的名誉……否则，你们也是懦夫……你，维克多，你也不是象你自己想象的那种真正的人……

维克多　我只有睡着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醒着的时候，我虽然有这个愿望，看来却做不到，特别是蒙你恭维我之后。

奥雷尔　我的赞扬侮辱了你。

维克多　不会使我感到荣幸……

奥雷尔　但是，你们的侮辱难道会使我感到荣幸？哎，好吧，你们现在听着，我完全有权利用汽车压死他……我不会让任何人骑在我脖子上，而是宁可骑在别人的脖子上……尽管你们把我这种不当牺牲品的愿望称为谋杀。我不能象纪尔达那样，充当垫子……没有很多选择的余地，不是在上面，就是在下面，只有分成这两个极端，才会出现进步：一个人踩在另一个人背上。即使是孩子，也无不如此。未来是靠出色地玩着这种游戏的男女创造的。有时候，他们觉得好象彼此相爱，因为他们把这种相互剥削称为爱情，每人轮着当一天国王……

扬　可是，我还认为你杀了自己的父亲，因为你对于过去感到困惑，对于现在，对于人，你毫不信任，而对于孩子们，对于孩子们的未来和你自己的未来，表示憎恨。你怀着仇恨观察未来。

奥雷尔　确实这样，因为我很清楚，在人们面前摆着的永远是末日、死亡。

扬　或者，也许是因为你始终想做一个人，而不是当一个小职员？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仇恨？你发现了新大陆……人人都要死，这是正常的。

奥雷尔　因为你们的指责使我愤怒；妈妈，你的这种苟安偷生、希图小小的安乐的愿望使我愤怒……还有纪尔达，她想生男育女，传宗接代，是多么愚蠢。维克多，他装疯卖傻。你，所有人都使我愤怒！对于我来说，任何人，包括上帝在内，都是微不足道的。我没有父亲，其他人有。但是，我有什么罪过？他们节日拿着小旗上街庆祝，可是我不行，被当作敌对分子一样对待，他们假期到海边的夏令营去度假，可是我不行，没有这个权利。有一年夏天，当我眼睁睁看着我的男女同学们坐火车上山去旅行时，心里发誓要进行报复：要不惜任何代价，越过一切障碍，爬上比他们更高的地位，把他们掌握在我的手心里。而现在，当我的这个愿望已经实现，我的生活的快乐已经得到的时候，当我已经达到我所谋求的地位的时候，他，父亲，我为他吃尽苦头的父亲回来了，回来毁掉我的一切，把我重新置于他们的压迫之下，变成一个没有权利、没有“高山”、没有“大海”的低等人。可是，现在父亲已经毫无用处，我要大海！

他来晚了，汽车已经开动，再也不能停止！如果我停止下来，那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无能的小人。

母亲　这么说，你真的压了他……

奥雷尔　一块绊脚石，由于他，我曾经不能享受权利，难道现在还要因为他而失去我的权利？

母亲　人就象野草一样多，你不能压死所有的草……你只不过是一只张牙舞爪的猫，到头来爪子只落到了自己身上，自以为逃脱了陷阱，到头来自投罗网……

纪尔达　妈妈，别理他，你没看见他又在想嘲弄我们？他想把我们引进圈套，看我们对他的态度……他喝醉了，妈妈，别理他……

扬　你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一种抗议，仿佛这个世界妨碍你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完全可以象一个正直的人那样，得到你已经得到的东西……

奥雷尔　不可能。如果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就不会同你姐姐莉维娅结婚，她丝毫也不吸引我……我娶了她，因为你的父亲成份好，受到信任，娶了莉维娅，他们就不会再盯着我的出身……

纪尔达　她爱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奥雷尔　我想到了。你看，我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谋划的，甚至自己的不幸。我不爱自己的妻子，可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能够这样做。她只是一个阶梯。

纪尔达　扬，谁知道他还会胡诌出什么玩笑来，咱们到餐室去，让他一个人在这儿，他喝醉了。

扬　你欺骗了她的唯一的信念，她相信自己幸福的唯一支柱……你这样大言不惭，难道不觉得羞耻吗？你夺走了

她的一切……

奥雷尔　可是你们难道没有夺走了我的一切？

扬　所谓你们是指什么？

奥雷尔　你们，你和你的朋友……所有人！快走吧，快到党组织面前去告发我！快拨电话给民警局，向他们报告！

扬　他们有重要得多的大事需要处理，没有闲功夫来管你这样的小丑。

母亲　扬，奥雷尔喝醉了，在说胡话，可是我不允许你辱骂他。

奥雷尔　你们夺走了我的一切，夺走了我幸福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任何可能，我没有权利把自己同这块土地上的某种东西，同生活中的某种东西联结在一起，我没有权利拥有只属于我自己的某种东西。一切都属于大家，我必须为所有人的幸福而斗争！你们是干涉我的生活的不速之客！如果我同妻子吵架，你们马上出来说长道短，并且宣称这是因为爱我而帮助我；如果我在厂里出了差错，你们也要来帮助我，好象我是一个稻草人，不会自理似的。你们总是"帮助"、"帮助"，剥夺了我最起码的人格，而你们的所谓建设性批评，使我在下属面前受到耻笑，对我的能力提出疑问。你们还当面嘲笑我，把我的生活搅得失去了任何趣味。你们把我当作一只苍蝇，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不能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电话、会议象疲劳轰炸一般袭来。我不能有自己的时间——统统给了你们！舒适、幸福，不能有，说什么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什么也没有，没有一小块土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同我联结在一起的。土

地、集体，都不能同我联结在一起，我没有那种感情。我什么也没有。那么我依靠什么来使自己当一个正直的人？

扬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也就是说，依靠犯罪……

奥雷尔　我不相信任何宽容精神，对于我来说，不再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无论是朋友，无论是你们，我不宽恕任何人。我是冷酷无情的，可是，正因为如此，厂里运转正常，我受到表扬。我不开后门，不给任何人方便，不宽恕人，不断地发号施令。生产节节增长……

扬　可是，人们怕你，不爱你。

奥雷尔　畏惧而尊敬我。如果他们爱我，会使我感到窘迫。

母亲　比对待图多尔更坏。你毁了他们的自尊和灵魂。

扬　象一个监工，我听说你就是这样对待工人的。

奥雷尔　我给他们高工资。

扬　你蔑视他们，把他们当成机器。

母亲　对我们也是这样。

奥雷尔　如果我只会拍拍他们的肩膀，而不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他们就会说，我是一个笨蛋、白痴。

扬　你这样大言不惭地表白自己的卑鄙灵魂，难道不觉得厌恶？

奥雷尔　不。在这块土地上，我唯一的支柱是不惜任何代价保存自己！我单枪匹马闯出了一番事业，不愿再被人骑在脖子上……我没有需要膜拜的神龛……

扬　除了你自己……

奥雷尔　如果我什么也没有，没有上帝，没有爱，也就不应当有父亲。我是彻底的虚无！虚无！虚无！

纪尔达　普拉东在哪儿？他可以看一看，一个人喝醉了是怎么变成疯子的……

渥克塔维娅　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从前有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一个茨冈人，三个人都哭得很伤心，泪流满面。可爱的上帝看见了他们。先问法国人：我看见你在哭，法国人，这是为什么？这个法国人就说，我的邻居有老婆，我没有。上帝说，没有关系，我给你一个。于是法国人破涕为笑。喂，满意吗？法国人说：满意。上帝又问德国人：喂，施瓦本人，或者萨克森人，你为什么流泪？这个德国人说，怎么能不伤心落泪，我的邻居有一辆四个轮子的摩托车，我没有。可爱的上帝说：别生气，我给你一辆小汽车。满意吗？德国人说：十分感谢。于是，不再哭了。上帝又问茨冈人：茨冈人，你为什么哭？茨冈人回答说：牧羊人啊，我哭是因为我的邻居有一只奶羊。没有关系，我也给你一只羊。满意了吗？茨冈人说：不，吻你的手。那么你要什么呢？茨冈人说：最好你把他的羊宰了。

维多莉娅　可笑在哪儿？

渥克塔维娅　接下去我不知道了，忘了。

奥雷尔　这就是道德，你忘记了道德。

维克多　茨冈人太妙了。

奥雷尔　不能归罪于他。上帝！世界！时代！魔鬼！上帝赐予人女人、汽车……

母亲　可是，谁也没有给予你愚蠢。（下）

奥雷尔　我讨厌一切人。我用汽车压死了他……可是，难道父母不是生来就是让子女屠杀的吗？我们在他们的肩膀上

长大起来，一旦爬上高位，我们就感觉厌烦了，于是把他们送进坟墓。他们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而是我们对他们的厌倦和腻烦。当他们觉得后代厌烦的时候，便离开了人世。他们不是因衰老而死的，而是被迫离开的。衰老根本不存在……

纪尔达　因此你没有孩子，希望长生不老，你不爱任何人，既不爱父母兄弟，也不爱自己的孩子。啊，孩子，你的血肉凝成的孩子，你在梦中看见他们，在腹中孕育着他们，将听见他们如何呱呱坠地。可是，你为了不生孩子，夜里不跟自己的妻子同床……

奥雷尔　我不能同一个白痴生孩子……你们看一看她的母亲，一个疯子，梦想着贝利……

扬　你想同我姐姐离婚？你可以这样做，但请不要在我们面前作践她……这是你在作践自己！因为，我的姐姐是你的妻子，而妻子比姐妹重要得多。我们只是出生于同样的血缘。而你们，从你们合成的血液中可以诞生出一个生命……你们可以创造一个生命！可是，你什么也不愿意相信。你是一个卑鄙小人。生命就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父到子的血液循环之路，而你砍断了这条通道，因此你是一个刽子手，双料的刽子手：既不要孩子，又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奥雷尔　我记得在他来到之前，你已经说过我是杀人凶手了。大家都已经看到你说了谎！而且，当他在这儿的时候，你们谁也没有再吭一声，因为你诬蔑了我。现在，你又开始了，我的亲爱的，你是老调重弹。

扬　你没有理解我的话。我不是因为你杀了他而指责你。这

是司法机关的事情。我指责你是因为你不承认自己应对他的死负责。你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不管是由你还是由其他人来做。你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归罪于你，而应归罪于其他人。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你不认为自己应对此负责。上帝，世界，时代是罪人。为了把自己洗刷干净，为了使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纯洁无瑕和清白无辜，你诿罪于上帝、世界……你的可恶之处就在这儿！（母亲重又走出来）

渥克塔维娅　我记起来了。

维多莉娅　什么？

渥克塔维娅　忘记了。

维多莉娅　啊！我记起来了。

渥克塔维娅　什么？

奥雷尔　你忘记了！请问，我应该对谁负有罪责……

维多莉娅　可是，我知道自己想起了什么，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

奥雷尔　什么？

维多莉娅　想起了德拉戈什先生。他到医院看病，医生对他说：你应该经常洗一洗。德拉戈什回答：我每天洗。医生说：那么你应该经常换水。

奥雷尔　天啊！我憎恨这部为所欲为的机器，但是，我怀着憎恨为它服务，以便捣毁它。我为它服务是为了最彻底地捣毁它，因为我熟悉它。

母亲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竟是这样傻，奥雷尔，可是，如果你真这样想，那就太幼稚了……你照照镜子！谁害怕你？噢，你这个可怜虫，不必讲这么一大套理论来表白

自己是个懦夫，开车压死了图多尔……

纪尔达　妈妈，他没有压死爸爸……

母亲　他冷酷地压死了图多尔，而且象他所说的那样，用车拉到城郊，扔在雪地里……而当他看到我不愿意保持沉默时，就改口说没有压，以便争取时间，让图多尔即使没有被压死，也活活冻死……这样，寻找图多尔的任何尝试都变成徒劳的事情，一切都已为时太晚了……他希望我在既成事实面前原谅他……希望我能忘掉一切。不，奥雷尔，即使图多尔已经死了，我不是一只猫……

纪尔达　（对奥雷尔）你真的压死了他？

奥雷尔　对，他死了。

纪尔达　维克多，你听见了吗？

维克多　听见了，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你愿意，至多可以写一个叙述这一夜的剧本，虽然剧本没有任何重要意义……我只能说出自己的意见，再进一步就无能为力了……我不是司法机关……我也不到民警局去报告……那样做毫无用处，不解决任何问题，物质守恒……真理总是迟到的……不，什么也解决不了，纪尔达……

母亲　天啊！我竟养了这样的孩子，这就是我宠爱过的孩子……（维多莉娅、渥克塔维娅、莉维娅走进来。母亲穿上外衣）

渥克塔维娅　我打了个盹，梦见自己吃了毒磨菇……

维多莉娅　这就是宴席，喝得太多，吃得过饱，把胃撑着了，把头脑喝糊涂了，科斯塔盖从认识我那天起就这样说……

渥克塔维娅　难道只有我喝酒了？大家都喝了！我还梦见了

图多尔……埃利泽乌……我还梦见了成熟的南瓜，浑浊的多瑙河以及一只布谷鸟自鸣钟！

奥雷尔　（对母亲）你想到哪儿去？

母亲　别管我……

扬　我也跟你一起去……

奥雷尔　（梳理着头发）我想同猫跳舞！它是你们当中唯一清醒的！（把手提袋挂在手臂上）

纪尔达　你的小小的幸福，你的小小的幸福的权利。安静！我们保持沉默！

奥雷尔　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对扬）说！是谁驱使你这样做？

扬　没有任何人。可是，我并不害怕可能被人逼着说出我所知道的事情，而且也不能把我所知道的事情隐藏在心里。如果我隐瞒了，那就不再是我扬这个人，而是一只猫！

奥雷尔　（把手提袋翻过来）请看！……（什么也没有掉出来）根本没有猫……这里什么也没有藏着，也没有猫，所以没有藏着猫屎……没有猫！我没有杀死它！根本没有！你们也可能会指控我杀死了猫。

纪尔达　不，只指控你杀死了一个人。

扬　你不只是杀了一个人，而是杀了自己的父亲。父亲高于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你的一部分。你疏远他，逃避他，象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而且满不在乎地用汽车撞死他，比对待一个陌生人更加毒辣……但是，如果你能理解这是谋杀，我也许能谅解你！你却不知悔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撕毁一切。如果你能理

解自己的罪责，我也许能谅解你，把它当作一起偶然的车祸……一时失慎，或者是失去任何控制时的片刻精神错乱，一瞬间的精神错乱！可是，对于你来说，谈不上什么偶然的车祸，因为即使你不用汽车撞他，也会用其他方法杀死他。因为你不理解自己的行为，而不理解自己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的人是一个潜伏的罪犯。你杀死他是妄图使一切停留在原地，世界不至出现变化，一切成为固定不变和僵死的东西。这是荒谬的，因为未来毕竟是会来到的。

奥雷尔　但是，会不会一切只是一个梦？现在天快亮了……是不是你们喝得太多了？（传来厕所冲水的声音）谁在里面？

渥克塔维娅　也许是鬼魂，我也梦见了他。

纪尔达　也许是埃利泽乌的灵魂。

渥克塔维娅　可是，灵魂会拉水箱吗？

维克多　可能是水箱坏了。（打开厕所门）埃利泽乌不见了！

奥雷尔　你们看，本来就是一个梦！（对扬）你为什么要走？

扬　你想逃避的事情是逃避不了的，死人连同他们的全部历史会常常出现，他们还活着。如果我们假装不认识他们，这就是说我们也不愿意认识我们自己。

奥雷尔　（笑）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维护他，而他为什么临走时要吻你：他是你的父亲！你是在战前，我岳父被抓进监狱的时候生的……你看看自己的身份证，再问问妈妈……这是一个相当可信的假设！……

扬　不管是不是这样，也改变不了我对你的看法……

奥雷尔　可是，老弟，请你醒一醒！谁也没有来过这里，无论是他还是埃利泽乌……瞧，埃利泽乌不见了！

渥克塔维娅　也许长腿跑了……

纪尔达　我们在那边房间里的时候，普拉东也许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了。

奥雷尔　即使如此，他也早有神经病的征兆。如果他作为一个疯子自杀……那就谁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普拉东在哪儿？

渥克塔维娅　在那边打鼾。我想，他也正在梦见那只布谷鸟自鸣钟。

奥雷尔　大家都喝多了，也都睡过了，现在头脑不清醒。（普拉东走进来）喂，你梦见了什么？

普拉东　许多事情，还梦见了埃利泽乌……

渥克塔维娅　没有梦见多瑙河吗？

普拉东　我梦见了宽阔的多瑙河、成熟的南瓜和一只布谷鸟自鸣钟，

奥雷尔　妈妈，醒一醒！扬，抛开那些愚蠢的想法！嗨，莉维娅，拿杯子和酒来！（莉维娅拿来杯子，奥雷尔斟满酒）干杯！

母亲　从现在起，我知道应该怎么办……

奥雷尔　你准备怎么办？硬说实际上没有的事确实存在？那只是你的幻想，只是我们的幻想……

母亲　什么也隐瞒不住……也不应该隐瞒。

奥雷尔　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事情。

渥克塔维娅　你们想玩捉迷藏吗？

奥雷尔　如果你硬要去控告，那等于自杀。你将失去我们这些人。

扬　你为什么恐吓她？

母亲　你希望我也马上死了，才感到舒服？这样，就能保持完全的沉默……在这个家庭里将是一片坟墓，变成一个坟场。

湼克塔维娅　我先当瞎婆婆……

维多莉娅　还有我……应当有两个瞎婆婆……（把眼睛蒙起来）

奥雷尔　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个噩梦，一个可怕的梦。

莉维娅　请拿杯子喝酒。

纪尔达　你不喝？

莉维娅　我从来不喝。

纪尔达　你不喝酒，不讲话，从来没有一点生气。

莉维娅　（微笑着）我习惯了……

湼克塔维娅　基米策，你在哪儿？

维多莉娅　在这儿，在这儿……

母亲　可是，一切非常清楚，非常清楚……

普拉东　做梦，发疯，一切人都是疯子，不论是醒着还是在梦中……你所害怕的事情是摆脱不掉的。发疯……

纪尔达　你是这儿唯一的疯子……

普拉东　如果这使你高兴，那么就是这样……（手里端着满满一杯酒，走向电话，拨了个号码，轻声说道）喂……门卫吗？值班的?！请注意……对，来吧，这儿有一帮疯子……把他们抓起来……

奥雷尔　新年好！

普拉东　干杯！（喝酒）对，可是，要知道这只是彩排，真戏现在刚刚开场。（门铃响了起来）请进！新年老人也来了！让咱们再喝一杯，往事总是变化莫测的，只有未来才是确定不变的！（又喝了一杯。门铃不断响着）

渥克塔维娅　小心别喝得烂醉如泥！（图多尔从门外走进来，哑巴跟在后面。哑巴同他并肩走着，仿佛是相互支撑着。全場惊愕）

维多莉娅　基米策，你在哪儿？

渥克塔维娅　在这儿，在这儿……

图多尔　晚上好……

——剧　终

〔后记〕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Dumitru Radu Popescu) 1935年8月19日出生于罗马尼亚比霍尔的一个教员家庭。1953年在罗马尼亚西北部的边境城市奥拉迪亚完成了中学学业，然后到克鲁日攻读医学，1956年转人语言系，1961年毕业。曾在文艺月刊《星》杂志社当过编辑。

杜·拉·波佩斯库的文学创作生涯开始于1953年，最初是在奥拉迪亚市的报纸《克里沙纳》上发表诗作。1954年开始在克鲁日的文艺刊物《星》上发表小说。1958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逃跑》。翌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周》。继后，他又写了一系列中篇小说，如《南方姑娘》、《沉睡的大地》、《思念》、《遮阳伞》、《大战中的渺小人物》和《白雨》等，得到文艺界的好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波佩斯库转而从事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有《御猎》、《F》、《云雾国王》和《过时的雨》等。这些作品无论在题材或表现形式上都突破了陈旧的框框，刻画了罗马尼亚

重要变革时刻中的必然与偶然、强权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描写了处在突变中的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表面的平静潜藏着湍流，家长式的极权造成了死亡或犯罪。在写作方法上，波佩斯库侧重于心理描写和隐喻，用表面看来近乎荒诞的结构揭示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功利与牺牲精神的对立。在他的戏剧创作中，上述倾向尤为明显，往往在诗情画意或怪诞的场面背后包含着寓意。罗马尼亚评论家认为他的有些剧本接近于存在主义的剧作。杜·拉·波佩斯库在1969年发表于《论坛》周刊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这样说："怪诞比悲剧更铁面无情。它没有摒弃悲剧，而是使之更加尖锐，并通过复仇给它以力量，使之更具魅力，更加亲切。"（引自米雷拉·罗兹诺维亚努：《论杜·拉·波佩斯库》，罗马尼亚海鸥出版社，1981年，第203页）他的主要剧作有《没有指望的爱情之夏》、《梦》，《这些悲哀的天使》、《除夕夜之猫》、《飞鸟莎士比亚》、《仲夏花园中的矮子》、《灰人》和《偷鹰贼》等。

杜·拉·波佩斯库自1968年起先后当选为罗共中央候补委员和委员。自1970年起任文艺周刊《论坛》的主编、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克鲁日分会的书记，1981年6月当选为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主席。

《除夕夜之猫》是杜·拉·波佩斯库1970年的剧作，这里是根据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波佩斯库戏剧选》译出的。

——译　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天上的摇篮
作者＝陆象淦　李家渔等译
页数＝５８０
ＳＳ号＝１０４７２７０３
出版日期＝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第１版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